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6

齊魯書社

本朝王公封號一卷 傳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奕賡繼刑部尚書王士禎國朝謚法考作謚法續考。此書與之相輔而行，專紀有清一代宗室外藩及異姓外王公貝勒封號，乃至侯伯嘉名。自開國迄道光年止，上溯肇興景顯四祖，初次追尊澤慶昌福四王號，次紀世高仁宣四宗繼統以前曾封和碩雍寶嘉智四親王，次和宗室和碩親王凡一字和碩禮親王代善等二字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等四十二家，次多羅郡王凡一字多羅信郡王多尼等，二字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等，次多羅貝勒凡二字多羅安平貝勒杜度等四人，固山貝子以下無封號不紀，次異姓王凡孔有德等六人，異姓公楊古利等二十六人，異姓侯和隆武等五人，異姓伯和琳等十二人，子男無封號亦不紀。凡宗室諸王兼紀其流襲之人，異姓王公侯伯祇載始封者名氏。又編中所紀莊親王係鑲紅旗承澤親王子名博果鐸，始封莊親王世襲罔替，清語曰 ᠮᠠᠩᡤᠠ 託，普親王與太祖弟舒爾哈齊親王謚莊，清語稱 ᠮᠠᠩᡤᠠ 按巴凌烏親王者各不同。惠郡王亦有二人，一承澤親王子博翁果諾，一仁宗皇子綿愉。其異姓公嘉名係雍正元年所訂，侯伯嘉名則始自乾隆十四年。又此集書號不書謚，郡王中武功宣獻慧哲通達敏思懷愍等字以係謚號，故不錄，而鮑康皇朝謚法考則以慧哲宣獻通達等係封號非謚，亦不錄入，蓋國初朝政簡略，封謚二字者不甚分別之故。若誠毅貝勒之勇壯篤義貝勒之剛果則封與謚區以別矣。奕賡為莊襄親王緜課之近支親貴，故特於內族紀載多所詳盡，其他則遺漏失誤所在難免。例如異姓諸王中錫封號者蒙古科爾沁有博多勒噶台親王，旗人中有英誠王楊古利皆封號也。漢人中有海澄公黃芳度歿後亦追贈王爵，除黃氏王無封號可以不取外，此編異姓王中不當獨列策楞福康安而遺楊古利。又異姓侯中無靖逆侯張勇、威勤侯勒保、襄勇侯明亮、昭勇侯楊遇春等名最著者多人。異姓伯中有勤宣伯張廷玉而無同時之襄勤伯鄂爾泰，其他誠毅伯伍彌泰、昭信伯李侍堯等更末之載，如斯之類，皆為作者闕失，難臻上品矣。

侍衛瑣言一卷瑣言補一卷 傳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奕賡為和碩莊襄親王緜課餘子、號鶴侶、官三等侍衛、是書係就其承差六年中所得而作、所記皆大門(及前)乾清門侍衛等差務、公式服裝仗馬諸務、傍及瑣談、掌事莊諧並陳、於一代乘輿掌故、凡為會典等書所不能纂入者、於此多所發揮、脫稿於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為正編補編各一卷、卷末自署云天下第一廢物東西、具見疏曠之致、按侍衛一階、於古為虎賁中郎將及羽林

中郎期門殿中千牛備身等職、遼有宿直詳穩、視此(以上 [illegible])清初曰轄、本蒙古語希依阿三合字、滿洲語因之為希鴨二合、漢語作轄、舊譯或以蝦字對譯、蓋國初風教蒙昧、不知中土六書、教之者有意刻薄、藉筆墨寓譏、故意以魚蝦字書之、亦有竟作瞎字者、猶之巴圖魯公之鰲龍拜之作把兔鹿公之類是也、侍衛各項差務名稱以去天咫尺故、每多循用國語、如正編所云花里雅(二合)滋和合也、莫因隊伍也、雅嚕滋引導也、蘇珠密跑也、衣七挨次也、過滋落欠工也、其言官制謂領侍衛內大臣以下為

續辦事章京、事權最重、例兼侍衛班領、有如八旗之印務參領、六部之掌印郎中、補編言續辦事章京原名隨印協理事務侍衛班領、現任人鮮知者、又只孫衣即黃雲緞大背心、始元歷明、其來甚遠、按巴哈哈譯言大漢、即前代之大漢將軍、壇廟大祭用之、執豹尾槍應穿們都爾祜、俗名大眼蟒、即蒲紬朝服也、們都爾祜當是東方舊土語、又下五旗護衛、清語謂之佳占、即漢語家將之譯、轉副將、舊譯作副占將軍、舊譯作章準、其證也、宗室例穿四開

褉(當作騎)袍、腰帶繫皆金黃色、若行褂穿缺襟袍、時仍(因)用二開褉、繫仍用藍色、與常人無異、篇末附記正黃旗頭等侍衛那倫、漢藍翎侍衛何一鵰二人忠義事、可為國史資料、毋有足存焉、

帝京歲時紀勝一卷 乾隆刻本
清潘榮陛撰榮陛大興人字在廷號止軒順天大興
人雍正間歷承禁庭史館等差旋膺宮闕制作督
銷之職乾隆初告養歸來以其所經歷撰有工務紀由
月令（年）覽昏儀便俗讀禮須知曠懷閒草等書世鮮
傳本帝京歲時紀勝序刊於乾隆二十三年冬月卷
端有榮陛自序及其同學姚成烈顧學乾所題七
言絶句詩各二首卷中紀錄都中一歲節令勝事自
元旦迄歲暮雜務凡分十二月敘事多駢儷語卷
末有皇都品彙一篇亦妃黃儷白體如作賦榮陛著
籍京華宦學禁闈於都門朝野風物身歷（已逝）故所言
事事翔實無或燕郢之失祇以乾隆至今閱年幾及
二百風尚不盡沿習地址亦未盡存在如除夕迄元旦
南藥王廟徹夜進香元夜正陽門摸釘二月二日熏蟲
清明柳條穿祭餘蒸點東嶽廟浴盆五月供淨水
朔日端午日禁汲泉水是月雜頭妨舅氏六月宣武
城河浴象積水潭浴馬七月七日種生盆設七星壇
九月鬭鵪鶉十月朔皮商占候二十五日西苑白塔

作佛事等現皆不復如是嶽廟浴盆久不見五月
供淨水移在三伏日忌雜頭移在正月皮商占候
改在重陽西苑佛事則在阜成門白塔寺舉行其
弘仁寺打鬼及馴象所曹公觀兔兒山東頂等
處故事今併其地亦無遑論事迹七月秋聲一條
言金風漸起嘶柳鳴旌家家整緝秋衣砧杵之聲
遠近相接教場演武閱操感笛鳴於城角更有
橙前鐵馬砌下寒蛩晨起市潮聲達戶外云云屬
辭警切最為神似卷末皇都品彙一篇總紀京師各
商肆所售著名品類為道光朝都門紀略之先聲光
緒順天府志稱潘氏書序述京師歲時勝事當乾
隆初年海宇靜謐人物富庶游覽之勝十倍今茲筆
亦裁翦得體云

健銳雲梯營制規章一卷 寫本

清伊鏗額纂伊鏗額字華亭姓吳扎庫氏滿洲鑲紅旗人官健銳雲梯營前鋒參領健銳雲梯營俗簡稱健銳營乾隆初上以平定金川武成大告深得以碉攻碉之利特旨設健銳雲梯營於京西香山之麓依山為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境集全營前鋒官兵練習雲梯火槍馳馬跳駝飛鞭舞刀水戰駕馬駛等技並建實勝寺勒碑誌其事此營制規章一書係伊鏗額檢取乾隆十五年立營以後至光緒九年二月歷屆所辦成案可為則例章程者纂輯成書首宸翰恭錄乾隆十四年御製敕建實勝寺碑二十六年御製實勝寺後記碑皆滿漢字次規章其條目為本營官兵定額官兵房間數目馬匹額數軍裝器械公費銀兩俸餉數目接送聖駕皇上閱操官兵數目水師船操大閱交衝圍差官兵數目壇差輪派官兵數目點驗軍器兩翼翼長關防滿漢字翼長賞穿黃馬褂翼長養廉操演小過堂官學教習番子佐領並圖記滿漢字奏換營印滿漢字領取合符官兵軍政教場地面槍場地面補放挑補前鋒校以下官兵及駮京各章程十條卷末附番子事務係本營收管金川瓦司等處來京番子編置旗佐營房官兵餉糈並隨同應差及挑選秀女接送聖駕演習大郭莊舞獅子扎什倫布歷年十二月三十日保和殿正月初十日紫光閣十五日保和殿十九日西廠子等處預備各項樂舞附錄金川番語大郭莊各種樂曲扎什倫布香讚吉祥吼頌等考健銳雲梯營自成立以來除會典等類官書略言職制外向未纂有則例伊鏗額輯此營制規章實同現行則例於一朝掌故關繫匪輕惟僅此殘餘寫本未經刊布殊可貴也

旗務集覽三卷 寫本

此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二十四固山現行辦事章程也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成書年月係鈔寫未刊之巾箱本凡三卷第一第二兩卷為旗署印房應辦事務凡辦理查閱外省營伍考試應封宗室揀選各等官缺點驗軍器盤查戶部三庫補進內大臣文武繙譯鄉會試監射監試彈壓咨送都統年歲生辰大臣入宴吃肉查齋查城聽戲管理左翼實地四處考驗軍政節令拴賞圍差收放駝馬紫禁城騎馬年終賞麅鹿福壽字更換值年大臣認買貂皮胡土克圖等咨送本旗都統副都統堂銜等事六十二條其屬於參領以下至兵丁旗戶凡辦理應發放副都統月報各項送考識認齋戒陪祀入宴迎送聖駕救護日月送放內外文武官缺送挑各處兵丁差佔送考文武繙譯鄉會錄科官民字號等事六十三條其五年一次應辦者咨行欠員事蹟官員軍政保薦卓異等事三條三年一次應辦者點驗軍器考驗世職騎射選看秀女咨領兵丁雙單圍賞等事五條每年應辦者承領

建坊銀兩咨送小甲米出城門單領取時憲書旌表節婦官學拔草六營合操仰山窪合操津貼查驗倉城堆撥及各佐領下器械咨報有無城外居住官兵有無借放重利債營房官兵有無滋事等事二十三條四季應辦者出城米石門單封送戶部米樣等事四條每月應辦者來文註銷謝恩月報三八日步射月報等事三條逐日應辦者接收呈畫批發公文呈畫考勤等事四條隨時應辦者咨報外省引見人員八旗會議等事八條辦理堂官兼任事件四條擬派外差隨堂搜檢查齋查庫收放駝馬記點冊掐送看秀女地安門內排車放車對名等事五條本印房挑取貼寫班長入放印務筆帖式班次等事二條以上第一第二兩卷印房應辦事務共一百八十六條第三卷檔房應辦事務凡辦理京城官缺十一條世職二條外省官缺三條世職八條年終奏銷紀錄幼官引見等事十一條附秀女得賞家屬謝恩科場彈壓覆命綵服遞摺式樣等事十三條銀庫應辦事務各官虧空紅白事賞銀收存官房租等事三條檔案

庫應辦事務京外比丁冊級紀履歷呈銷檔過繼等事十五條派差處應辦事務城倉庫堆各項值班官員常朝彈壓行街備點器械等事十條戶口房應辦事務挑補兵缺官兵婚嫁添裁戶口查辦白事等事八條俸餉房應辦事務王公官兵俸餉恩賞銀米庫銀米折馬折有無逃兵等事二十一條附官兵俸餉銀米數目此外兩翼世職幼官學四處應辦事務七條附各學官制地址云云以上八旗公署所屬印房等八處應辦現行事務綜二百九十五條卷首冠以王公世爵品官職制賞卹各旗公署地址佐領額數於有清一代豐沛政俗教令鉅細靡遺洵不朽之作惟鈔胥不𠐍錯誤甚多必須加以匡正始成善本

練兵示諭一卷 同治刻本

此避朝神機營頒發官兵示諭滿漢合璧本滿洲名按神機營創設於同治初年沿前明之舊名神機礮鋭之義滿洲名特派醇郡王奕譞為掌印管理大臣總理全營事務其營制係選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及前鋒護軍步軍火器健鋭等營並內務府圓明園護軍營精捷營兵之精鋭者部署之為威遠制勝左右兩翼中左右前後各五營馬隊開花礮隊威遠制勝左右兩翼左右前後各四營步隊中營中左右前後五營步隊及親兵小隊共二十五營月之初一初九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九六日分赴京西外三營北郊兩黄旗教場操演槍礮技藝春秋駐紮南苑平時守衛紫禁城並會同八旗驍騎槍營守護三海此卷為總理營務長官頒給各隊官兵之示諭略云欽命總理神機營事務議政王親王銜多羅醇郡王諭各隊官兵等知悉我朝八旗勁旅威播寰區每遇征調無不以從軍為榮落後為恥近因承平日久武備漸

覺廢弛現在聖主勤修武特頒內帑於俸餉外月支公費簡派王大臣訓練爾等其上思報國下思保身毋負本爵殷殷訓誡之意此諭著全營習異長刊刻刷印每官兵各放給一本令其朝夕觀誦以期整頓營規云云同治三年月日其面另黏一紙云此諭務須時常講論熟記不許損壞遺失儻考問查驗時有全不記憶及損失各情定行究辦不貸諭中扼要之語為步隊演打槍礮牌放槍貼臉馬隊在敞地演習槍箭蓋不貼臉不能致準無準則心無所恃馬隊在道中演熟一旦禦敵持械持韁包抄衝突馳策既不隨心手足必致失措云其繙譯一面亦尚平順惟議題練兵示諭之國語[illegible]五字措辭串迂是蓋淺人所為者

煨柮閒談一卷 傳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奕賡別號鶴侶氏是書結銜又自署墨香書屋主人自言係近支具寒素清高氣槩仕止大門三等侍衛六年而隱官常自守不事攀援其天性發為語言時時流露於所為楮墨間此煨柮閒談一書為佳夢軒叢著之一種多載朝野舊聞深資掌故書名煨柮蓋取古嵩山題壁詩芋火雖盛倏起倏空爐煨榾柮可以大煖斯人寓託於以想見書中敘事鉅細兼陳以皇族內廷之事為多且詳如世傳清初開國宗藩世襲罔替之八大家鐵帽子王人或不能一一指出觀乎此乃知為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承澤親王碩塞鄭親王濟爾哈朗克勤郡王岳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也承澤親王碩塞薨子博果鐸襲改王號曰莊是為八大家鐵帽王其後世襲罔替之怡親王允祥定親王永璜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慶親王奕劻等皆不在八家之數又如官員內廷乘轎服用貂褂朝珠大紅帽罩綠呢縫韃漏紗袍

桂限制國初額宜都佟圖賴索尼孔有德等祠墓所在田雄縛獻宏光封負義侯裕謙僕余陞之忠義江起龍封驍騎將軍謚英佑中正殿之聖三楓粵洋巨盜郭學顯之有道等皆事之有足傳者他如記西湖憲獻貝子祠葉臣遏擺寧海將軍固山貝子遺愛碑稱為貝子王謂仍國初街市之語當時雖閒散宗室民間亦以王呼之云按固山貝子追封和碩親王寧海將軍傳喇塔康熙朝謚惠獻曾膺追封固可稱王然其云凡屬宗室民間皆呼以王此正唯康熙時沈啓亮清書指南自叙其父荀蘇謫行征南大將軍事正藍旗貝勒王於幕府授先鋒副將閑纏閩粵之語符合又如謂蟒袍繡水水下直紋曰瀝水言其從上瀝下俗呼豎水故又有卧水之對按蟒袍向有立水卧水之別立水者人所通用惟河務人員其蟒袍補褂皆服卧水蓋寓海不揚波之意立水二字固自可通必書瀝字豎字斯今僻矣

括談二卷 傳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書之體裁与猥枾閑談相類所記除新舊日遺事瑣談外多著朝政公規及章服制度草茅下士於會典通禮等書詎能人盡寓目涉於此亦可以少當一臠焉書分上下兩卷上卷之末結銜署道光丙午閏月書長白愛蓮居士丙午閏月是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愛蓮居士當是奕賡別號所記事物之有應討論者如云怡親王允祥據冊檔為聖祖位下第十三房以八旗通志初集所稱第二十二子為誤清史稿与冊檔同雖然王薨後其行狀係世宗特敕大學士張廷玉所撰其房次亦云第二十二子欽奉之件豈容錯誤此或併殤亡諸皇子暨二十公主統同計數如世俗所謂大排行之說乎九城啓閉擊鐵雲版俗呼為點云惟東直門用鐵鐘按九門八點獨崇文門用鐘現仍如故亦載之金吾事例但未明言其故宣武雅瓦城瓢阜俗傳五火神墓此言水平与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所言正同前年有人發掘冀獲殉葬寶物卒之一無所見可為笑柄謂世傳元豐通寶錢最多乃海外

所鑄非宋錢宋元豐通寶錢有行書篆書二種考
李兆洛紀元編及近世校增本元號韻編載元豐為
宋神宗並理宋宗時交趾陳煚年號丙無元豐与此
書所記不同又明熹宗得天啓錢此獨舉天完徐壽
輝有天啓年號按北魏元法僧年號大啓一作天啓陳
永嘉王莊唐南詔冕成豐祐改元皆號天啓亦見李
氏書則奕曆所記不必定為徐氏之物又云混同江產
石砮土人以之礪刃即古肅慎砮矢遺意呼為木變
石清語曰海蘭察言榆木入水千年化石可磨刀劍云按清

語榆曰海蘭則察字似衍另條記常談清語以不甚修
飾為嬾散謂漢語即蹤蹋按懶散乃漢語闌珊之轉
彫散貌並非清語又西遼感天皇后鑄感天元寶錢其
讀法先右而上而下而左天字在第二遂位於上其意以
天之不可居下故不知者以常錢例之呼為天元感寶此
正与清初天命天聰老滿洲字錢皆以汗字居上之義同又
言烏槍所出鉛丸城門鎖鑰井曰錢糧皆不可解此則
三百年前便有是稱見明代公牘此外紀錄大房孔水
洞所在玗石刻為其身所經歷可正劉侗帝京景物略

之誤澳門之新聞紙知今之報章道光時早成故事卷
卷末載前明鼎革時正陽門賣卜人邢姓書聯語於
關帝廟壁自經一事未見他書著錄可備史材檢討全
編雖是是非非瑕瑜互見而一時國故總屬可傳之書
也

滿漢西廂記四卷 康熙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源流從略滿漢合璧本不著繙者名氏書成雕版於康熙四十九年所用皆舊時清語字句古奧前有序云龍圖既啓繹紬成千古之奇觀(此字失粘)鳥跡初分翰墨纏百年之勝事文稱漢魏迺漸及乎風謠詩備晉唐爰逮通於詞曲潘江陸海筆有餘妍宋艷班香事傳奇態遂以兒女之微情寫崔張之故事或離或合結構成左穀文章爲抑爲揚鼓吹比廟堂清奏既出風而入雅亦領異而標新錦繡橫陳膾炙騷人之口珠璣錯落流連學士之衷而傳刻之文祇從漢本謳歌之子未覩清書謹將鄴架之陳編翻作熙朝之別本根抵於八法六書字工而意盡變化乎科文鳥篆詞顯而事揚此曲誠可謂銀鈎鐵畫見龍虎於毫端蜀紙麝煤走鴛鴦於筆底付之剞劂以壽棗梨既使三韓才子展卷情怡海內名流開函色喜云云此本所繙爲王實父原編自驚艷至驚夢十六章之唱詞科白其各家評註雜言暨後續西章不在此內繙譯用字流麗生動至饒神理除五經

四子聖諭廣訓私家撰作之吏治輯要等書外殆無出其右者其靈活之筆如第一章科白夫人前云老身姓鄭繙云[illegible]後云女兒鶯鶯爲相公在日曾許下老身姪兒鄭恆尚書長子鄭恆爲妻繙云[illegible]前段老身係按字直繙後段者身則依其語意繙云女兒鶯鶯爲相公在的時候應許了我的娘家鄭尚書的長子鄭恆來著其老身姪兒爲妻等字則俱未繙出雖然其語意則包括在內其運筆靈活類如此又西廂一書爲北人所撰繙之者亦必爲北方人對於書中一應北方土語其知解宜無燕郢之失如元和令張生唱云顛不剌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顛不剌舊解或云美人名或云美玉名或云寶石或云顛輕狂不剌助語詞或云顛傾不一是言所見好好歪歪不一的女子此書清語顛不剌繙[illegible]義爲多數賣弄俏浪的与上本一解合此外一切方言土語見諸各章賴清語譯義爲之註釋者其數甚多不能具述又如

又如第二章酬韻科白紅娘目張生為傻角此即北方俗語傻瓜之謂諸如此類非本土人不能通曉書中祇第一章上馬嬌詞是兜率宮句舊註率佛經音律此書對譯清字亦作律音誤兜率之率應為所律切讀如率循之率音蟀不應劣戌切讀作率更之率音律也

清文鑑總彙十卷 舊鈔本

滿洲名 [illegible] 謹按滿洲十二字頭分門排纂為譯學檢字之書與漢籍中字彙字典同類撰人名氏不著係舊鈔本亦無成書年月其書封面又題名清文鑑彙全書凡為甲乙壬癸等十卷甲至己六卷為第一字頭庚至癸四卷為第二至第十二字頭及 [illegible] 等外字各字頭排比次第一遵清文鑑之總綱書之體裁各字頭門類首以乾隆朝增訂清文鑑總綱為主次李延基清文彙書次宗室宜興清文補彙其結構舉甲字第一卷為例首列清文鑑之總綱凡 [illegible] 字門始 [illegible] 終 [illegible] 計四百四十四語每語之下用雙行小字註明此語在清文鑑某類檢字者依其所指於某類求之始得其義惟原總綱中大小字皆清書不著漢義檢閱者不易明瞭此書則於各清書語句傍加注漢字義無勞覆檢次列清文彙書凡 [illegible] 字門始 [illegible] 終 [illegible] 計六十七語悉照錄原書之注釋於原字下其已見前總綱者不重

出惟彙書原有之[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等六語係屬外字清文鑑總綱已特立外字專門於十二字頭之後不當闌入此門次列清文補彙凡[滿文]字門始[滿文][滿文]終[滿文][滿文][滿文]計一百二十四語照錄原注與前彙書一律亦總綱及彙書所已有者不重見（內惟[滿文]一語總綱之有重出者刪）卷端附載增訂清文鑑目錄蓋為表明以鑑綱為主之意此書專為滿洲譯學檢字而設集三書之成作一爐之治學者不勞再索可以問一得三實此道之善事之利器獨怪其遵用增訂清文鑑之總綱以立體而竟將補編之總綱遺漏實為莫大之失雖所刻清文補彙中收有補編語句差堪救弊於體裁究欠正大又是書無編輯年月檢察第九壬字卷末附載忌辰日期內有孝穆皇后而無宣宗成皇帝知是書成於道光初年

清文總會三十二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係道光初鈔寫舊本書之體裁與清文鑑同其區分門類即以乾隆三十六年御製增訂清文鑑為標準仍分天時令地君諭旨設官政禮樂文學武功人僧道奇異醫巫技藝居處產業煙火布帛衣飾器皿營造船車食物雜糧雜果草樹木花鳥雀獸牲畜鱗甲蟲等部三十有六別類二百九十有二類中細則亦什八九依清文鑑之次序編列之凡此道中習用名詞為鑑中別取清文彙書補彙同文廣彙大清會典律例祭祀條例六部成語鴻稱通用繙譯四書五經通鑑綱目古文淵鑑乃至時憲書等凡為原鑑所未收入者各按門類編纂補闕拾遺為數甚夥僅舉一二項略如天部補入者日落後清光曰[滿文]露氣曰[滿文]下露水曰[滿文]時令部今了曰[滿文]上旬曰[滿文]下旬曰[滿文]設官部奉祀曰[滿文]樂部之署使及書經工以納言之工曰[滿文]管勾曰[滿文]主簿曰[滿文]主首曰[滿文]主保曰[滿文]

戎旗曰　紅旗曰　儲將曰　祗候曰
總隊曰　能開硬弓曰　十五善射曰
嗇夫曰　虞人曰　監曰　保曰
守曰　士曰　狄鞮曰　寄曰
象曰　政部凡事由根起曰　作弊曰
真曆曰　假曆曰　禮部路車曰　旟曰
贊曰　儺曰　房俎曰　大房
曰　敦曰　醆斝曰　斝曰　鼏曰
椇曰　嶡曰　梡曰　苴曰

供曰　崩曰　薨曰　殤曰　冒曰
偪曰　樂部歌謠之謠曰　唱的味調曰
文學部傳宣誓戒　通達之達曰　武功
部鎮曰　協曰　標曰　司曰
各語皆康熙乾隆兩朝清文鑑及清文鑑補編之所
不載且所舉僅單字一項不及全書什之一二皆散見
各種繙譯經典中雖或經清文彙書補彙等書
各按字頭采輯然祇能依滿譯漢不便於以漢繙
滿有此一編學者獲益不少惟惜其分類綴言不
盡允當斯爲玷耳此書第二卷君部中著錄孝穆
皇后不及宣宗成皇帝與清文鑑總彙同知是
書亦成於道光初年也

清漢托忒文鑑二十卷（雍乾隆原刻嘉慶添寫本）

原本音漢清文鑑清董家佳明譯撰其書成於雍正十三年已著錄嗣復有人於原書各門類中滿洲語之傍增加對譯之托忒字以嘉慶十三年六月寫畢成一種清漢托忒三合文鑑而不著己之名氏按托忒字為準噶爾額魯特等部行用之一種字書體式頗近於古與蒙旗各部現行之喀爾喀蒙古字之其字義字形互有同異如漢語天地日月蒙古語為[illegible]托忒語與蒙義蒙古同惟其字則書為[illegible]式灝其本源實蛻化於元初畏兀兒書考元太祖獲乃蠻太敭汗傅畏兀人塔塔統阿其人深通本國字書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此種字僅有十四母系最為簡略迨後太宗定憲之際闊端大王始遣章瑪郭特之道爾達達爾罕等迎請薩斯嘉地方之班迪達喇嘛名袞噶嘉勒燦者至國中佐理政教始仿畏兀字體制為蒙古國書草創簡約始與畏兀字相等成武之世又有垂濟鄂特色爾羅咱鋒喇嘛者補其闕略增加各母畫成今式其托忒一種字形與畏兀相近內地通者無多遜朝平定準部收撫餘族今分駐伊犁科布多等地方擬定朗翼班次乾隆四十七年樞臣奏請在京設立托忒學蒙古八旗各置學生一人肄業儲才待用惟關於此種字學之辭典字典等類未見有傳世書籍祗嘉慶元二年間大學士富俊撰有蒙古托忒彙集一書專為檢察托忒字義所用其體裁頗如漢籍之字彙字典首列蒙古字次以滿洲字釋音次托忒字次滿洲語而以漢字居末遞分五格層層印證係寫定稿本僅止一部現藏大內並未刊行此清漢托忒文鑑與蒙古托忒彙集相表裏亦係寫定未刊之書誠海內孤本希世奇珍也

御製避暑山莊記并三十六景詩詞二卷 康熙殿本

滿洲名 [滿文] 康熙五十年聖祖仁皇帝御撰滿漢本按避暑山莊在熱河承德府治東北聖祖仁皇帝歲巡塞外駐蹕熱河康熙四十二年肇建避暑山莊為時巡展覲臨朝聽政之所其地陰陽向背爽塏高明靈境天開氣象宏敞疊石繚垣上加雉堞周迴十六里有奇具勝景三十有六五十年六月聖祖自製山莊避暑記一章並煙

波致爽等三十六景詩詞各一首景各有說並綴圖三十六幀分上下兩卷滿漢本山莊避暑記煙波致爽芝逕雲隄無暑清涼延薰山館水芳巖秀萬壑松風松鶴清越雲山勝地四面雲山北枕雙峰西嶺晨霞錘峰落照南山積雪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風泉清聽等十六景詩各一首為上卷濠濮間想天宇咸暢暖溜暄波泉源石壁青楓綠嶼鶯囀喬木香遠益清金蓮映日遠近泉聲雲帆月舫芳渚臨流雲容水態澄泉繞石澄波疊翠石磯觀魚鏡水雲岑雙湖夾鏡長虹飲練甫田叢樾水流雲在等二十景詩詞各一首附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敘等跋及武英殿總裁領繙書房原任內閣學士和素等銜名為下卷全書清漢語皆聖祖親御丹鉛不假詞臣之手漢語避暑山莊四字清語則顛倒換語其義繙為山莊避暑書中金山繙 [滿文] 黑山繙 [滿文] 御山莊記末署康熙五十年六月下旬書下句繙作 [滿文] 以上三句皆

清文鑑所不載其萬壑松風詩註花萼繙 [滿文] 係例外別體字舊清文鑑總綱入 [滿文] 部清文彙書入 [滿文] 部乾隆增訂清文鑑已改為 [滿文] 矣又如三十六詠中天宇咸暢香遠益清雲帆月舫三首為填詞調寄萬斯年柳梢青太平時雲容水態鏡水雲岑二首為六言絕律外其他各詠則為五七言古詩絕律排律又三十六詠中漢本逐句各有詞臣揆敘等註解滿洲本則除萬壑松風泉源石壁鶯囀喬木石磯觀魚長虹飲練五首有聖祖自註外餘皆無註

清文助語一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成書年月係鈔寫未刊之本書之體裁取ᠠᠯᠠ告訴字為例於其上下聯綴各字組成各種詞句勒為此編初學用之便利簡捷有事半功倍之效譯學中善本也按學習繙譯最難而最要者厥惟虛字一端新舊清文鑑雖皆有此種門類然皆單詞隻字並無聯貫用法學者昧焉在昔賢達專為發明繙譯中助語虛字之著作已刻未刻者凡有虛字歌清

書指南及清文啓蒙接字舉一歌一隅集繙譯批答等書而各書體裁求其別開簡易途徑拈定一字為體以之或單或聯銜接各字闡明意義若近今小學校練習綴字之法則惟大清全書之[illegible]滿漢類書及清文彙書之一[illegible]清文接字之[illegible]与夫蒙文法程之[illegible]為然此鈔本清文助語亦用蒙文法程先例取[illegible]字為體聯綴各字計有二百三十三句較法程字句增多可稱大觀且又逐句

釋以漢義亦較法程之不注漢字為便略舉書中各字體例如下云ᠠᠯᠠᠮᠪᡳ告訴也謂以言語告人此為活動字預備字無虛實已然未然之作用凡百語句悉由此預備字體孳乳而出次[illegible]叫告訴乃使令之詞為硬口氣字次[illegible]往那裏去告訴[illegible]往這裏來告訴此二句為對待語亦硬口氣字使令字次[illegible]現今告訴去[illegible]如今告訴來此二句為義通字別語以下[illegible]纔告訴了

歷[illegible]將纔告訴了及[illegible]諸凡都告訴了歷[illegible]各項都告訴了[illegible]至到此時沒告訴歷[illegible]至今沒告訴[illegible]衆齊告訴—[illegible]一齊都告訴等句皆兩兩通別呼應問答之語餘詳原書不具

帝系一卷 光緒朝朱墨精繕本

清制皇族家譜凡紀錄宗室覺羅子女名字年齡之書謂之玉牒滿洲名[illegible]恭紀皇帝皇子名字之書謂之帝系滿洲名[illegible]此帝系一卷係光緒朝所修墨書朱系當宁亦朱書第一頁肇祖系肇祖原皇帝二子第一子充善第二子傍支從略下同充善三子第三子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一子興祖直皇帝第二頁興祖系六子第四子景祖翼皇帝第

三頁景祖系五子第四子顯祖宣皇帝第四頁顯祖系五子第一子太祖高皇帝第五頁太祖系十六子第五子太宗文皇帝第六頁太宗系十一子第九子世祖章皇帝第七頁世祖系八子第三子聖祖仁皇帝第八頁聖祖系三十五子第四子世宗憲皇帝第九頁世宗系十子第四子高宗純皇帝第十頁高宗系十七子第十五子仁宗睿皇帝第十一頁仁宗系五子第二子宣宗成皇帝第十二頁宣宗系九子第四子文宗顯皇帝第十三頁文宗系三子第一子穆宗毅皇帝承繼子今上皇帝光緒萬　年朱書第十四頁穆宗系第十五頁今上系俱空白以上帝系十五各為一頁朱絲闌繕寫工楷凡各系列帝皆居中書寫不填御諱其他昭穆序備書銜名景祖之昆弟德世庫等及顯祖昆弟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等名下皆注覺羅字太祖之昆弟乃為宗室宗室腰束黃帶覺羅束紅帶親疏以辨有繕寫錯誤者景祖第三子宣獻郡

王齋堪此誤齊堪聖祖第二十四子和碩誠恪親王允祕此誤識為誠又聖祖幼齡二子承祜允禑此誤作承祜允禑皆應改正俾成善本存為一代典章也

皇十五子家譜二卷　道光寫本

聖祖仁皇帝位下第十五房皇子（正紅旗）多羅愉郡王胤禑宣統間國務大臣奉恩鎮國公載澤之本生始祖也此家譜不詳何人所撰創始於道光季年惟輔國將軍奕柏各房以下則為咸同以後續添凡男女各譜一卷體例与星源集慶相類但作傳記式不為表格每一人皆各標題房分爵秩注明生卒襲替時日及所出母氏嫡庶妻室其女並詳其所適某氏存者朱書歿者

墨書祇所書各人与清史皇子（世表）對除史表重在爵秩無爵秩者不著外其他著錄之人閱与此譜有不合者春秋之義名從主人自應以此譜為準然以年代先後之關繫亦有須從史表者撮舉略例如下首敘皇十五子多羅愉恪郡王胤禑其下注云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一月二十八日順懿密妃王氏知縣王國正之女所出雍正四年五月封多羅貝勒八年二月晉封多羅愉郡王九年二月初一日巳時薨年三十

九歲謚曰恪嫡福晉瓜爾佳氏都統伯石文炳之女側福晉瓜爾佳氏外博色之女庶福晉杜氏五爾之女二世胤禑五子第一子第二子皆未名第三子多羅愉恭郡王弘慶第四子鎮國將軍弘富第五子弘緩注皆從略下同三（世）弘慶二子第一子多羅貝勒永珔史表作永琦第二子奉恩將軍永勒四（世）永珔十一子第一子固山貝子綿岫第二子鎮國將軍綿峻第三子以下略五世綿岫七子第一子輔國將軍奕橚

第二子奕柏史表名奕棖第三第四雙生子奕楸奕樵第五子奕楙第六子奕楨第七子奕梅綿峻三子第一子奕林第二子輔國將軍奕棠原名奕檀第三子奕杕六世奕柏五子第一子奉國將軍載霖第二子載燿第三子載光第四子載燕第五子載蕉云云別房及另卷女譜皆不著所有家（譜）与史表不同者史表綿岫第一子奕橚道光三十年襲鎮國公第三子奕棖譜作名奕柏作第二子咸豐七年封輔國將軍第四

子奕楸譜作第三子同年同封第七子奕根譜
無此名同年封奉恩將軍第八子奕楠譜作第
七子同治七年封奉恩將軍第九子奕𢢞譜亦
無名同年同封又奕棖第四子載光譜作第三
子光緒三年封奉國將軍第六子載燕譜作第
四子同年同封以上各人所授爵秩皆在修譜
之後自當以史表為準又譜中鎮國將軍綿峻
第三子應生奕杕光緒末仕至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輔國將軍第五子奕柏載焦光緒三年奉

旨更名載澤承繼仁宗睿皇帝第五子惠端親
王綿愉第四子鎮國公奕詢為嗣襲輔國公二
十年晉鎮國公三十四年加貝子銜宣統末年
官度支大臣參預政務纂擬憲法督辦鹽政各
大臣國變後任陵寢守護譜不及載附誌於此

不分卷 舊寫本

此係兀魯特台吉等家譜原無漢名今補譯按
兀魯特台吉等為元裔博爾濟吉特氏此彼族
家譜舊鈔滿洲字本不著撰人名氏及撰成時
代據八旗氏族通譜輯要附載滿洲旗分內之
蒙古姓氏原注博爾濟吉特大元之後國初來
歸入於滿洲旗分其氏族甚繁散處於西拉木
楞兀魯特札魯特克魯倫把岳特及各地方其
外藩蒙古除烏梁海濟勒莫特姓氏之喀爾沁

土默特別為族系外所有內札薩克四十九旗
及喀爾喀四部落台吉俱係元代後裔其藩長
均膺汗王貝勒貝子公封爵同為我朝臣僕一
統無外之規實前代所未有云本譜首述元代
世紀自太祖成吉思汗始祖字端叉兒起挨次
敘至巴圖蒙克達延汗位下圖嚕博羅特等十
一子（原滿敘格呼圖台吉一人）格根公主一女次為各旗兀
魯特世系總表及分表總表由烏班隆諾延譜
至正黃旗明安及明安行輩之正藍旗瑣諾木

等二十人合為一圖分表凡明安及其兄弟行輩瑣諾木世父行輩達爾漢諾延碩哈等各本房子孫共十三圖皆國書無漢字其人存者朱書歿者墨書内各房始祖明安瑣諾木垂爾札爾伊林齊及明安長子昂坤次子多爾濟拜桑子奇普塔爾達爾漢諾延碩哈長子莽阿代之子布當碩哈次子布達之子恩格壘碩哈三子莽古爾代之子常奇寨桑古哩長子拜音代次子塞賽偉徵土謝圖諾延子布彥代常吉勒

次子達賴代青子鄂爾齊圖等十五人即八旗通譜中兀魯特地方博爾濟吉特氏之有傳者惟此本分譜第六表始祖托克托海隸正黃旗通譜書作塞冷人名彼此不合又奇普塔爾布達之名下此本原注無嗣亦与通譜相左其他書寫筆誤非隨在有之實較譬之不善又此譜無撰作年月就其人存者朱書及義題家譜之清字書作[illegible]考之其朱書者在雍正九年至乾隆九年間所纂之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多書作現任某官又家譜二字之清語在乾隆十二年九月間欽定為[illegible]嗣又改訂為[illegible]是知撰書此譜必在雍正乾隆之交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裔世譜一卷 鈔本

此蒙古博爾濟吉特氏世系譜為鑲黃旗滿洲二甲附屬第十六十七兩佐領下惠陵礼部員外郎恩謙家舊藏鈔本迻錄者不著撰人名氏恩謙係蒙古扎嚕特部貝勒喀喇巴拜八世孫喀喇巴拜姓博爾濟吉特氏為元帝後裔清初以投誠最早得優隸鑲黃第一旗附之滿洲固山專設佐領博爾濟吉特原作博爾濟錦即元秘史之孛兒只斤元史稱太祖姓奇渥溫亦即

秘史之乞顏奇渥溫乃種族之名孛兒只斤則國姓也孛兒只斤近改書博爾濟錦奇渥溫三合蒙古語原只一字讀如羣溫係語音奇渥或別作乞要奇岳二合急讀則為卻字奇渥溫之為奇岳特卻特猶博爾濟錦之為博爾濟吉特也特者蒙古語衆等之謂例如漢族葛氏之有諸葛氏本世系譜自元太祖成吉思可汗敘起至清初巴克貝勒率屬投誠止開卷云蒙古之先姓奇渥溫氏後改為博爾濟吉特氏語意籠統於元代君民種族姓氏之分殊欠明晰太祖至順帝各朝事迹一依元史及續綱目可以不論獨云世祖長子名多雷不知何所憑藉順帝以下至吉囊俺答（俺原書奄）乃至最後十四部長乞慶哈等大率以明史韃靼傳為根據訛誤甚多如謂阿魯台為順帝孫烏吉根台吉之子巴圖猛可大燕汗諱奄答有十四子長子滿都海又諱乞慶哈及扎魯特巴克貝勒為慶台吉嫡子之類皆與蒙古源流及官書所載不合惟其敘察罕伯即察合台祝奇即朮赤胡剌虎即旭烈

兀塞琛即薛禪順帝稱烏漢哈圖汗謚惠宗愛猷識理達臘稱畢力克圖可汗弟脫古思帖木兒稱武思哈爾可汗及伯顏猛可為阿柴台吉孫海拉忽寒察克子巴圖猛可大燕可汗為伯顏猛可子各節尚為典實可據他如謂額爾伯克可汗諱鬼力赤德爾伯克可汗諱本雅失里特遜台吉諱瓦剌脫歡武可圖可汗諱奔古力格思改諱脫脫不花小王子漠倫台吉諱麻

兒小王子滿都渾稱大元可汗各説大半得之
明人傳述縱未必言言盡審要可為參證資料
祇以揄不勝瑕難臻上品存其目焉備考而已

礼部主客司題行簿無卷數 寫本

此前明崇禎末葉礼部主客清吏司辦理賞卹之題行稿簿清内閣大庫所藏原本也与乾隆四庫全書史部職官門土官底簿公侯簿同類按明史職官志礼部主客清吏司分掌諸蕃朝貢接待給賜之事外凡朝廷賞賚之典各有土物之貢咸掌之此簿乃主客司由崇禎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歷辦各處題行賞卹成案凡三十七件銷一件冊之首尾尚有闕頁内第

十五件為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萬壽聖節内外官員進表慶賀第十六件為敵犯通州治臣王鼇永鼓勵將士用[illegible]擊斬級獲馬第十九件為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四日皇太子千秋令節第二十三件為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宮殿下千秋節第三十七件為崇禎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懿安皇后聖旦各進表進箋慶賀員役給賞事項通州之役言東人自陷薊之後旋即窺犯通州治臣王鼇永獨能鼓勵

將士用儆龔擊共斬級二十二顆獲馬一十五匹立振從前頹怯之氣有功員役妥宜立賞以鼓其敢戰之心云事為國史王傳所不載其宮庭誕辰憙宗懿安為十月初六日愍皇帝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愍皇后三月二十八日皇太子慈烺二月初四日愍帝之誕日見傅維鱗明書月日相符明史本紀繫十二月不書日王源居業堂集十三陵記附注云聞之張景蔚親見烈皇帝神主題御諱字德約行五生於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寅時崩於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時誕日亦與此彌無異庚戌是萬曆三十八年簿中照字由字以避武宗熹宗愍帝三朝廟諱皆書作炤字繇字明末公牘悉如此

別本清文指要二卷 嘉慶別本

此新刊清文指要滿洲名[illegible]為舊本改訂別刊者原未著撰人名氏考清文指要一書同名者除乾隆四十五年大學士富俊刻入三合便覽中一種別為著錄外現世尚有通行兩種為嘉慶十四年京都三槐堂新刊本正續編各二卷前附字音指要一卷皆未審何人何時所撰向為學繙譯者重視同樣又有改訂漢語之鈔本一種易名清語要指後者乃蛇足之作且有錯誤無足取資其一即此二卷別本此本為嘉慶二十三年西安軍署印房協領存福佐領兆俊塔瑚禮率同舉人馬甲瑚遜布委前鋒校愛仁布等校定重刊者手役人有委驍騎校珠爾杭阿書等寫清字貢生馬甲舒清阿等書寫漢字較京坊刊本為勝其篇章字句皆有改訂之處如京本正編為上中下三卷續編上下兩卷此本則正續編通改為上下二卷京本正編上卷為字音指要

卷端並有無名氏清文指要一序此本則悉無之京本之正編中下兩卷清話各二十五條此本合併為五十條改作上卷京本續編之上下兩卷清話亦各二十五條此本亦如上合併改作下卷此兩本篇章之改訂不同者也京本開卷第一條[illegible]清話呀此本清語相同漢語則改作清話者又京本[illegible]就像漢人們各處的鄉談一樣此本漢語無異清語則改為[illegible]此兩本字句之改訂不同者也大抵兩本程度實相伯仲若論版刻則陝本較京本為優也耳

西番譯語一卷 龍威秘書本

此龍威秘書第九集荒外奇書六種之一為記載西藏語言之作不著撰人名氏按南北朝時土伯特即西藏持勒德蘇隆贊遣通密阿努之子大臣通密繖布喇並約其友十六人至額訥特珂克即天竺國中參究隨彼處之班迪達名德齊必特雅星哈者傳音韻之學復以所學之音韻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字母合入四聲於原三十四字內刪去十一字以其餘三十三字与土伯特始創之六字並原阿字定為三十字母各分音韻語具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第二卷此西番譯語不詳撰自何時彙集土伯特常用單句若干勒為一書番漢合璧其目凡分天文地理時令人物身體宮室器用飲食衣服聲色經部文史方隅花木鳥獸珍寶香藥數目人事通用等二十門每門各輯若干譯語皆習見常用者每句首列番字用行書體寫次漢字本義次以漢字注番字之音如天文

門番語གནམ漢字天注音難地理門番語ས漢字地注音薩ས是引字其音不讀出འ楷書作ས音納木例可讀作十三覃韻以南字注音不當用難ི為字之點道ུ楷書作ཀ以下例此不備舉焉

蠻語不分卷 西藏圖考本

清黄沛翹撰沛翹字壽善湖北人官四川候補道營務光緒十一年八月撰西藏圖考八卷翌年五月脱稿提督李培營刻以行世本書第六卷為藏事續考以為前録有未盡者復分天地人物四類挨次纂輯聊作拾遺每類之末各附蠻語若干凡天時類七十二句地利類五十九句人事類一百八十四句物產類一百五十九句四類都四百七十四句皆漢字為綱漢字代書藏語為目与明茅元儀武備志及其所引薊門防禦考之蒙漢譯語體例相同惟其中多有藏地各方土語与書傳筆墨不盡相合兹錄示其格式如下如天時類天曰浪日曰尼嘛月曰大瓦防附注達哇同星曰噶兒嘛附注藏曰宿米地利類地曰薩世界曰只頂皇圖曰甲恩天下曰甲亢人事類大人曰安奔漢官曰甲奔穿相曰鑾播王子曰甲薛物產類印曰湯噶附注又曰替椀大曰卓哇小曰冲哇底楪曰楪

嘛酒曰冲葛云云以下仿此其謂天曰浪謂星曰宿米各語皆屬異地方言与書傳不合設用西番字合璧傳寫加以校訂未始非譯學中一種有用書也

順治八年詔書冊一卷（舊寫原本）

此前清内閣大庫所存詔書底冊原本凡詔書五道其一順治八年正月十二日世祖章皇帝躬親大政恩赦詔其二順治八年正月十九日恭上孝端文皇后尊謚升祔太廟詔其三順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追尊攝政王為義皇帝廟號成宗順治八年正月日升祔太廟恩赦詔其四順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崇上昭聖慈壽皇太后徽號恩恤詔其五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攝政王母子併妻罷封撤享停恩恤〔赦〕詔以上五詔鈔錄簿冊係當年内閣庫存原案歷有年所殘闕甚多考蔣良騏東華錄順治七年十二月戊子（初九日）攝政王薨於喀喇城甲辰（二十五日）追尊楙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八年正月庚申（十二日）上親政御太和殿赦天下十九日丁卯升祔孝端文皇后於太廟並以追尊攝政王為成宗義皇帝妃為義皇后同祔太廟礼成覃恩赦天下二月初十日崇

上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覃恩天下又前以蘇克薩哈譍岱穆濟倫首告睿親王事己亥二十一日詔曰鄭親王巽親王端重親王等同大臣合詞奏言太宗皇帝賓天時臣等扶立皇上並無欲立攝政王之意議惟伊弟豫郡王唆詞勸進彼時皇上曾將朝政付伊與鄭親王共理迨後獨擅威權不令鄭親王預政以親弟豫郡王為輔政叔王背誓肆行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係奪立以挾制

皇上又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攝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太廟伏願重加處治朕反復詳思王大臣豈有虛言不意伊近侍蘇克薩哈等首告伊主審問皆實看來謀篡果真謹告天地宗廟社稷將伊母子併妻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云各詔書王先謙東華錄亦同載之而較蔣錄加詳兩錄字句與此本略有出入蓋此本乃草創之作彼則脩飾之筆也惟第三詔王錄不著

政貴知變論一卷 自寫本

清湯斌撰係順治九年翰苑館課手書墨蹟內閣大庫藏本此論為乾隆四庫著錄之湯子遺書所不載斌字孔伯號荊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五年戊子舉於鄉六年己丑會試聯捷進士九年壬辰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出授陝西潼關道副使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尋以父老乞休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侍講二十

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翌年充明史總裁官遷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外用江寧巡撫二十五年內用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二十六年改工部尚書是年十月卒年六十一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道光三年從祀孔子廟廷此論乃撰人自書翰林課卷白紙朱絲闌面頁題曰館課傍注四月下旬不署年署名門生湯斌四字篇中有閱者墨批云波瀾俱是

古文及此段大是髯蘇諸語錢塘王廷燦輯湯潛庵先生年譜云順治九年壬辰先生年二十六歲成進士授弘文院庶吉士是年應詔擬御製大清會典序及送歆謹親王詩作政貴知變論知此篇乃順治九年所作也

普陀宗乘之廟瞻礼紀事滿洲鈔本

滿洲名[滿文]嘉慶十三年仁宗睿皇帝御撰按[滿文]普陀具云布達拉地名有三一在天竺一在西藏一在浙東之定海縣承德府志普陀宗乘之廟在府東北熱河行宮北里許乾隆三十五年舊藩新附溥海臚歡命仿西藏布達拉都綱法式創建茲宇嘉慶十三年秋七月庚辰上啓鑾秋獮木蘭丙戌駐蹕避暑山莊八月己酉巡幸木蘭行圍九月丙寅駐蹕山莊癸酉自山莊回鑾御撰瞻礼紀事即在此時凡爲七言古風一首起句云大聖人首出御世王道禪修非二致至敬承我考綏遠猷爰作長言紀其事共二十八句署嘉慶戊辰中秋月御製附有注解全章皆國書無漢字其繙譯筆法遠出近代庸流之上篇中清字印度書[滿文]拉穆吹忠書[滿文]廓爾喀[滿文]奈巴書[滿文]宗喀巴書[滿文]達賚書[滿文]班禪書[滿文]示

寂書、帕克巴書、凱珠布格埒克
巴勒藏書、根敦珠巴書
、阿旺羅卜藏嘉木埒、丹
書克書、堪布書、之類學者知此於
對音用字頗為有益特簡藩王頒厚賜句繙譯
書明藩王為喀喇沁王滿珠巴咱爾等亦為補
衮之筆惟寺廟二字舊例對音作、不繙
乾隆三十六年增訂清文鑑更制新語後寺廟
通用、字嗣於四十六年三月內閣鈔出

改訂寺用、廟用、此篇普陀宗乘
之廟仍用、未改是偶爾失檢處

滿蒙漢三合雲谷立命論 嘉慶鈔雍正刻本

滿洲名雲、蒙古名
、漢本明袁
黃撰滿洲蒙古本清棍卜扎布阿必達同繙袁
黃字坤儀初號學海改號了凡吳江人先贅嘉
善殳氏遂補嘉善學隆慶四年舉於鄉萬曆十
四年成進士授寶坻知縣擢兵部職方司主事
朝鮮被難經略宋應昌奏黃運前贊畫提督李
如松殺戮無辜黃面折力爭觸如松怒以十罪

劾黃削籍去家居卒年七十四熹宗朝敘功
贈尚寶司少卿嘗著誡子書四篇傳世謂之了
凡四訓雲谷立命論即四訓之一子儼亦成進
士官高要知縣棍卜扎布及阿必達二人身世
姓貫皆不詳雍正三年在唐古忒學正副管理
任內公事之暇共繙此書刊印行世此本則嘉
慶三年孟春韜菴嶺魯禮氏三宜堂鈔蒙有察
哈爾蒙古胡魯古斯氏及修業堂美人香草印
唐古忒圖章卷端有世祖章皇帝御製序亟言

雲谷此論深契朕心是正子輿氏所言求得舍失為前賢所未發明之進修要語用是刊布俾廣其傳署順治十三年丙申三月十五日滿蒙二合無漢字袁黄此作大致言余童年喪父遇孔先生算定終身信進退之有命後於棲霞山訪雲谷法曾禪師得聞立命之説謂凡人有數極善極惡之人數固拘他不定遂授以功過格令力行善事其後所得福果皆逾於算定之數語詳世行了凡四訓及各勸善書中所附袁了凡先生立命篇茲不悉舉全書語句為漢蒙漢滿合璧盛世元音堪作學人模範其滿蒙對照處凡蒙古語多於滿洲語者蒙古字以朱筆書之如雲谷滿洲作[蒙文]袁黄作[蒙文]蒙古則雲谷作[蒙文]袁黄作[蒙文]是又蒙古語句下間有加注者如秀才[蒙文]下雙行小注云[蒙文]是也是書為世行三合繙譯中最善之本他非倫比惟惜傳刻甚少為所憾耳

[蒙文] 鉛石印本

此蒙古繙譯本出像玉歷至寶鈔警世書也是書舊名玉歷鈔傳警世乾隆時有刻行本據本書第四章自述受自道人淡癡授其弟子勿迷以傳世所言皆冥司地獄之事錢江李宗敏考證謂淡癡師弟皆北宋時人授受此編在仁宗天聖八年庚午及神宗熙寧元年戊申間又云淡癡或係遼人勿迷或居中國宗敏並言乾隆辛巳（二十六年）彼曾見過宋版舊此書之本與新本稍有參差此蒙古本係喀喇沁索特那木鍾鼐按照現行漢本所繙近年由北平蒙文書社用新製鉛字排印者全書共分八章無漢字第一章玉歷之序論最遠者以嘉慶十四年己巳歲為始第二章玉歷之圖像第三章玉歷之緣起第四章玉歷之傳流並考證附佛聖神仙誕辰第五章論玉歷可證儒書可括佛教可參仙旨及孚佑帝君敬信懺悔二十條並附唐元奘法師十二月禮佛滅罪日期第六章奉行玉歷善

報各事第七章不信玉歷惡報各事第八章附載玉歷以外善書如感應篇益壽俚言等大致与現行漢本玉歷至寶鈔通編無多出入惟無叢桂堂江氏之經驗藥方其蒙古繙譯則僅許中梓識見去古人遠甚他不具論如第五章唐元奘近今石印漢本誤奘為焚乃此蒙古對音竟亦書[Mongolian]焚字以例其餘從可知矣

滿蒙漢三合指迷金鍼一卷 石印本

滿洲名[Mongolian]蒙古名[Mongolian]漢本託名神訓其滿蒙本不著繙者名氏卷末附屬二章一老母囑咐滿洲名[Mongolian]蒙古名[Mongolian]一聖願寶訓滿洲名[Mongolian]蒙古名[Mongolian]全篇語言用歌頌體有如舊時之彈詞及現在之鼓詞詭異粗俗又如三家村之巫婆香讚此中大意以勸人行善為宗旨凡為韻語十篇以十字為一句為首以七言詩句作冒頭其事實為老母十次寫書寄与東方男女語意極近荒唐首篇第十四句全行漏書漢語俗書誤字亦數見不鮮名詞中如皇胎子原來子及老母原人之類意義多不可曉繙譯一方尤非佳構就其大處言之標題書名蒙古[Mongolian]下應用[Mongolian]字誓願寶訓之訓滿洲應作[Mongolian]蒙古應作[Mongolian]字斯為正軌乃此書蒙古[Mongolian]下用[Mongolian]不用[Mongolian]

滿洲[illegible]作[illegible]而又誤書[illegible]蒙古[illegible]作[illegible]字義大謬其他類是總之是書荒怪無稽滿蒙漢三方皆無足取乃蒙古人信奉之繙譯之流通之見重如是存此一目可以驗彼族人民愚昧少識之一斑維其所秉教義忽釋忽道乍鬼乍神門目雜所傳麗姑入之小說類[illegible]唱詞視之而已

蒙藏漢三合西藏藥名五種無卷數（刻本二種舊鈔本三種）

此種書屬於目錄簿記不著編撰人名氏西藏圖攷載藏藥与中國異產自藏地或購自西洋不炮製兼用丸散遇病亦先診視若小疾則以酥油遍體擦之曝於日中遇陰晦則以絨單覆病者以柏葉燒煙熏之云蓋藏地藥物向以訶梨勒番紅花為重藥師琉璃光如來造像手持即訶梨勒果番紅花俗呼藏紅花訶梨勒本音阿嚕喇譯言天主持來又名訶子乃五藥之一毘奈耶雜事言餘甘子訶梨勒毘醯勒畢鉢梨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与非時隨意皆食藏地与竺國比鄰政教人情靡不相仿此西藏藥名簿各種以北京天清藏經局刻行之大本及巾箱本兩種相同者體裁為善三合對照條目秩然除卷之首尾各藥類標目皆藏字下對譯蒙古字外其各類所列藥目品則藏語下譯注漢字本義復以藏字對譯漢字讀音如藏語[illegible]字下譯注金字又以[illegible]對譯金字音[illegible]字下

譯注柯子即訶梨勒又以巴子對譯柯子音是也此二刻本外別有舊鈔本三種内二種於各藥藏語下皆以漢字譯注藏字讀音而省去以藏字譯注漢字讀音餘与刻本相同以上二書不同之體裁左右逢源便於識字一種鈔本係藏醫各項藥方被中習用治療注与内地不能盡同

咸豐辛亥恩科繙譯鄉試硃卷刻本

此前朝咸豐元年登極恩科廣州駐防繙譯鄉試兄弟同榜中式第一第二兩名繙譯舉人蘇完瓜勒佳氏承泰承衡之硃卷也兩卷同本體例如通常式首履歷次論文題目次試卷次繙譯試文按會典各省駐防繙譯鄉試由該將軍都統城守尉驗看騎射合式於三月前錄科滿洲試以漢字題一蒙古試以清字題一試畢將報考人數並錄科卷及題紙解部備覈新進各

生無須錄科該將軍等造具各生年貌清冊註明旗佐送藩司造辦試卷卷式如京旗紙堅厚細紙長一尺闊四寸卷前空白九幅以八幅印草稿起止一幅便彌封謄真用十六幅共二十五幅每頁用紅色分為五行謄真於直行上共四行無橫格卷面填年歲旗分佐領管領敘明文生貢監生繙譯生及現任候補候選應某年繙譯鄉試蒙古繙譯鄉試字樣於該省文闈完竣後十七日點名入場十八日發考試十九日

出場題目照京旗例四書清字論題一皇上欽命繙譯題一主考公同擬出滿洲題用漢字蒙古題用清字試竣將試卷彙封派員解部經欽派閱卷大臣校閱滿洲每十名取中一名過半者增中一名惟不得過三名蒙古七八名取中一名擬定名次進呈後交礼部折封填榜鈐蓋堂印交該省於旗營張挂試錄進呈後不刊刻向來鄉會士子中式後每將其試卷刊印成書以曾經主考用硃筆閱定故名硃卷惟世行傳本皆屬文闈者此繙譯試卷絕無僅有而同懷兄第一榜取中第一第二兩名兄前弟後尤為罕見特為著錄標其奇也焉

滿漢合璧十二重樓一卷 道光五年光緒二年鈔本

滿洲名 [Manchu] 此道光五年光緒二年兩鈔本為舊京五十年前通行歌曲係旗籍人所撰不詳名氏大意為思婦懷人之作實古人子夜之遺音曲之結構分十二章為一年十二月一章各分四節所敘皆各因每月當前景物發抒各箇人情愫所倚之聲稱之曰折如中東言前江陽人辰之類皆按京音取字不依古韻如此曲正七九臘月為言前折二月為中東折三五月江陽四月懷來六十月人辰八月幽求十一月則天條折正月第一節唱詞曰正月是新年 [Manchu] 丈夫出征去掃邊關 [Manchu] 花燈兒無心點 [Manchu] 收拾弓和箭 [Manchu] 云云繙譯之運用頗為合度如收拾弓和箭句弓本繙 [Manchu] 箭本繙 [Manchu] 此舍 [Manchu] 本字不用而取 [Manchu] 弓鞬撒

帶即韋韃字用之不著色相自然包括弓箭二字在內乾隆朝諭旨所謂取意繙譯者是也此曲之來歷相傳有清中葉邊境不庭某貴戚奉命出師夫人懷念作此已而戚竟殉難此曲遂成柏舟之識雖然此中詞句事實殊不相類且四五九十一等月並臘月尾聲各折語意有同蕩婦口吻非大家命婦所宜道也

滿蒙漢王中書勸孝歌八反歌 刻本

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漢本撰者及滿蒙本繙者皆不詳名氏時代書為北京嵩祝寺天清藏經局刊印歸化城土默特旗巴克什噶勒藏授徒之本後附清字讀音並蒙古字分別男女各法全書計前後兩章前章滿漢合璧後章蒙古書無漢字其漢本原載之清初雲間顧氏丹桂籍卷末案語謂仁人孝

子天性自然不待學而能不待勸而善此歌為世守之不孝其親溺愛其子者作晨鐘暮鼓苟有人心不甘自墮者當猛然深省焉桂林陳氏撰訓俗遺規輯錄此作為之序云八反歌將待子待親一一比照尤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凡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以言其分則父母尊而子卑以父母乃生我之人子則為我所生者奉父母之日短而養子之日長比而同之尚且不可況事事相反如歌所云者天性骨肉之地而

倒行逆施如此何其習而不察吾願每日与之讀八反歌云所謂八反者一幼兒詈罵我心喜歡父母督責心反不甘二兒輩千言聽常不厭父母開口便道多管三幼兒屎尿無厭忌心老親涕唾有憎嫌意四市買餅糕供父母少哄兒曹多五撿藥買肥兒丸不買還少丹六富貴養親親常未安貧賤養兒兒不饑寒七養親二人与兄弟爭養子十餘皆獨自任八親十分慈說理該當子一分孝就偏傳揚是也各首字句与他本載錄互有異同滿蒙繙譯則大致尚好祇用字有時欠妥如篇首幼兒詈罵我詈即罵也用一[Manchu]已足乃此本滿洲語添[Manchu]蒙古語添[Mongolian]皆取意背馳有傷累贅又本書題名王中書之中字對音滿洲當用[Manchu]蒙古當用[Mongolian]字屬於品第英音此本滿洲用[Manchu]蒙古用[Mongolian]改從安恩因音[Mongolian]字又是蒙古變體皆不合通例至本編標題漢名他本有署為唐王中書者姑無論王中書名字維何就其歌

詞吐屬殊不類唐人口吻陳氏遺規引用諸家名作各著小傳於前并開姓氏獨於所輯王中書勸孝歌則否其引用所附八反歌原注謂出於丹桂籍未詳姓氏具見矜慎之至又本書封面籤題滿蒙漢合璧思孝歌名實不副茲不取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滿漢太上感應篇一卷舊刻本

滿洲名[Manchu script]順治十三年內三院奉敕繙按太上感應篇現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聖帝君覺世經鼎足傳世稱三聖經所謂太上者應如礼經太上貴德左氏太上以德撫民之義不必實指太上老君與佛典高王觀世音經之不必便是北齊高氏及其他別有一高王同也感應篇自南宋時始顯於世注之者有御史中丞李昌齡又有真德秀為之撰

傳元泰定間武林陳堅張中父創為圖說權輿歷明而清代有表章輔翼之作以篇中多言人臣事君之道官吏蒞民之方故宋元以來恆為朝廷所重清世祖章皇帝御製勸善要言多用此篇要語更於順治十三年特敕院臣取此篇全本以國書繙譯之天然舊語太古元音合漢為一卷刊行宇內其漢本字句與今通行本同惟勸善要言所引各條與之互有出入如此本善行條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句要言

則作積德愛物忠孝慈悌惡行條短尺狹度輕秤小升句要言作短尺輕稱用小升斗又此本善行條憫人之凶遏惡揚善推多取少惡行條輕蔑天民誅降戮服貶正排賢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自罪引他擁塞方術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訐人之私耗人貨財敗人苗稼嫁禍賣惡無故剪裁非礼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見他體相不具而笑

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闘合爭訟妄逐朋黨力上施設橫食餵人左道惑眾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越井越竈跳食跳人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等句要言皆未采錄是蓋取其切於時事而用之繙譯一方要言與此本亦互有異同則只因筆者並非一

人之故至如此之心毒貌慈繙
為內惡外善之全非本字輒指三光之
視日月繙
之上下顛倒其辭是又別出機杼為譯學
中之化境也

一卷 傳鈔本

此蒙古繙譯本太上感應篇也書名係用蒙古字對音不繙義篇中無一漢字亦不著繙者姓名世行勸善各書惟是篇流傳最古清初有國書繙譯本刊布內外蒙古人信奉宗教敬畏鬼神有人取此篇併文昌帝君丹桂籍焦窗十訓關聖帝君覺世經警世文等繙以蒙語傳之各屬部旗民眾化導冥頑以為流通善書功德書係依照區分章節之本繙譯冠以感應篇讀法纂要並以太極真人垂訓附之篇末讀法纂要凡五條一宜篤信二務勤修三貴堅永四要真切五勸流通本篇章節分明義章第一凡太上曰禍福無門以下四句首明禍福之義乃全篇之綱領示警章第二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至算盡則死先言惡報以示警察章第三又有三台北斗神君至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極言上天糾察之嚴積善章第四是道則進至與人不追悔備舉為善之端使人知所奮勸善報章

第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至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備舉善報使人知所向慕諸惡章第六茍或非義而動至無故殺龜打蛇備舉惡行使人知所儆戒惡報章第七如是等罪至死亦及之感應之理已詳於前此復舉橫取枉殺等事三致丁寧蓋人惟貪嗔易犯故重言以示戒指微章第八夫心起於惡至吉凶神已隨之言心動即有神知欲知人謹之於微以明如影隨形之義悔過章第九其有曾有惡事至所謂轉禍為福也言人能改悔即可挽回天心力行章第十吉人語善至胡不勉而行之總結善惡之報勉人以力行云最後為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太極真人垂訓四言頌詞十二句全篇繙譯運用蒙古語言尚稱妥帖惟有處見解不明括字舛誤例如示警章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句首句明言是天地間有專司考察罪過之神乃此本竟繙 [illegible] 是認有司二字為名

詞過字為動詞作地方有司官署過往之神解全篇具此一昔難為善本矣

滿蒙漢三合陰騭文一卷 光緒刻本

滿洲名[滿文]蒙古名[蒙文]漢名文昌帝君陰騭文清嘉慶二十四年盛京工部侍郎明敍繙正黃旗委官李鼎成錄鑲藍旗協領伊克坦布梓光緒六年新鐫按文昌帝君及所傳陰騭文各原始詳見蒙古本丹桂籍覆按魏崧壹是紀始引續通考劍州梓潼神張亞子戰歿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濟一作順）咸平中王均作亂神示以滅賊日期招安使雷有終以聞改封英顯王元時加封為文昌帝君張埏息影偶錄引通元觀志文昌帝君姓張諱善勳字仲子蜀之梓潼人生而仁慈孝友遇神人授以大洞法籙護國佑民歿為神主文昌宮晉唐以來屢著靈蹟元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弘仁帝君陸鳳藻小知錄梓潼神張仲事宣王幽王初以直諫賜死為雪山神尋為趙王如意又生嫁張翁陷城邑救父母以殺多譴為邛池令龍遇釋迦脫罪又生晉時跨白驢去云各書所傳故實彼此不同要以他本所傳斗魁戴匡之說為正明敍字攸圃為嘉道間繙譯名宿其官新邊領隊大臣時校訂吏治輯要一書在國語中推為最善之本此滿洲蒙古兼漢三合陰騭文運用繙譯筆墨靈通平正活潑兼而有之如篇中士文夫之士清語繙作[滿文]蒙語繙作[蒙文]係取用新定名詞自較蒙古本丹桂籍之繙[蒙文]義為賢者之字為當其他免屍骸之暴露句清語蒙語俱舍字取義繙作將曠野拋棄之死人屍骨葬埋之云云舉此二則見例是書之勝於蒙古本丹桂籍從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古文]一卷 傳鈔本

此蒙古繙譯本文昌帝君蕉窗訓也原無漢字亦無繙譯人姓名文昌原始具詳蒙古本丹桂籍及滿蒙漢三合陰隲文提要中翟灝通俗編別有考據引明一統志云梓潼神姓張名亞字惡子其先越嶲人徙居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仁文聖武孝德忠文王又崔鴻後秦錄姚萇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名曰張惡子也及萇稱帝即其地立張相公廟祀之唐李商隱有張惡子廟詩孫樵有祭梓潼神君文後人以為神乃詩之張仲十七世為大夫身或又謂神非張亞亦非張仲而為漢時蜀之文翁云並引蜀志秦宓傳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漢家得士盛於其世能移風易俗有益於世宜立祠堂又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云云世俗流傳展轉糾

合以帝以會昌之語合文翁之姓復以神以建福之言合宜立祠堂之事是以號之曰文昌云各書互異其辭聚訟紛如皆穿鑿支離莫可究詰總不若天官斗魁語醕正可取文昌帝君蕉窗訓漢本亦題作蕉窗聖訓或蕉窗十則相傳出自鸞筆凡分戒淫行戒意惡戒口過戒曠功戒廢字敦人倫淨心地立人品慎交遊廣教化等十則為綱每則各有子目四五句至七八句不等如戒淫行第一則子目云未見不可思當見不可亂既見不可憶於處女寡婦尤宜慎各語戒曠功第四則第五目勿見異思遷他本或無此句慎交遊第九則第六七目化兇惡而師孔子絕姦狂而交忠正二句別本或作化凶暴而師聖賢絕姦宄而思忠正至其蒙古繙譯則扞格不通與丹桂籍相等如未見不可思既見不可憶句未見繙作[蒙古文]義為沒見時面言非甚可愛之美好物件而妄行讚美之詞既見繙作[蒙古文]義為即刻之即二語用義皆不切合

又化夷惠而師孔子夷惠言伯夷之謚柳下惠之不恭此本播作[蒙古文]竟成外夷之字様与丹桂籍中晏露之露播成雨露之露同一可笑

[蒙古文] 一卷 傳鈔本

此蒙古繙譯本警世文也世行有漢字本相傳為關聖乩筆故亦稱關聖帝君警世文此蒙古本無漢字亦無繙譯人姓名漢本自吾大漢良良民起至戒之勉之止凡一千一百三十六字併篇首後人所加帝君曰三字共一千一百三十九字大意為表章太微仙君功過格以化愚頑時過諸生吳可師周大掄等虔誠祈禱因再降筆於此以昭前意大略謂云人心習尚不畏天命不

畏大人聖言以無稽之言為新聞以閨闈之說為妙語傲慢無知恃才作孽笑貧趨富恬不知羞喪事用鼓吹以人死而為樂祝壽演雜著舊注唱戲忍害礼而不衷奢侈成風何怪人貧財乏天良喪盡尚求富貴榮華自誇才學無雙不過眠花宿柳罵罵然以古人自待聽其語無非攻訐陰私岸岸然与昔賢為徒考其行都是損人利己嘴同啄木鳥尖心似黄蜂針毒人心風俗大觀如斯良心雖死盡終有一隙之明天理從全

虧豈無再生之路三十條之言過言功乃時人之苦心良藥數十言之教孝教弟誡百代之規矩準繩論道理則不言禍福鬼神正人則必語災祥報應通篇所言罔不切於時事尤為調弄筆舌論著時聞者應證針砭紫府太微仙君即純陽呂公功過格一書其來甚遠金世宗時又玄子有太微仙君功過格序載之張全吾金文最中云又玄子於大定辛卯之歲仲春二日子正之時夢遊紫府朝礼太微仙君得受功過之格令傳信心之士凡功格三十六條過律三十九條各分四門以明功過之數付修真之士明書日月自記功過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末署西山會真堂無憂軒又玄子序明袁黃服膺此格奉行甚篤此蒙古本警世文与蒙古本覺世經殆出一人之手繙譯平平雖許上乘如首句吾大漢良民之繙譯凡朝代名稱除大金應繙其義作[滿文]外其他皆應對音直書則大漢二字當作[滿文]此本繙義作[滿文][滿文]非是又太微功過格五字本應半對音半繙義作[滿文][滿文]此全繙其義作[滿文][滿文]亦不允當全篇語句大率類此蓋繙書者短於漢學使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一卷 乾隆刻本

清軍機大臣福隆安等奉敕撰。乾隆三十七年三月，高宗純皇帝以內外疏章案牘，遇滿洲蒙古譯對漢字，往往任意書寫，不合本音，特命福隆安、慶桂等依國書十二字頭，酌定對音，兼寫清漢字樣，刊成簡明篇目，名清漢對音字式。三十八年校刻成書。是年十二月，復命繙書房議定字音輕重對譯，並分別繙譯對音加點、不加點之法。原書體例，每一字頭清字對音漢字，開列一字至五字，如[滿文]對阿，[滿文]對烏、伍、武、務、渥。不能用一字對音，則用二字切音，如[滿文]切額依合二，[滿文]切伊依合二等。又有漢字對音為清字所無，如聶[滿文]合二，年[滿文]合二，及清字二合相切成音而不能用一漢字比對，如[滿文]尼雅合二，[滿文]尼約合二等，則清漢各用二字分別切合之。卷末並附盛京、吉林、黑龍江、札薩克、喀爾喀、青海、甘肅、新疆等處地名之寫法，惟循用已久之[滿文]巴里坤、[滿文]吐魯番等寫法，漢音不合，亦如[滿文]固山、[滿文]甲喇、[滿文]牛彔之例，不能改易。計第一字頭由[滿文]阿至[滿文]儒，正列一百二十八字，附屬[滿文]司、[滿文]持、[滿文]智三字。第二字頭由[滿文]愛至[滿文]銳，正列一百二十四字，輔助[滿文]渠、[滿文]舉、[滿文]虛、[滿文]餘、[滿文]女、[滿文]律、[滿文]取、[滿文]聚、[滿文]須九字。第四字頭由[滿文]安至[滿文]潤，只正列一百二十四字，無輔助字。第五字頭由[滿文]昂至[滿文]容，正列一百二十四字，輔助[滿文]瓊、[滿文]絅、[滿文]雄、[滿文]用、[滿文]濃、[滿文]龍六字。第十字頭由[滿文]敖至[滿文]揉，亦正列一百二十四字，無輔助字。以上五字頭聲母韻母共為一音者，計列六百四十二字，並以切音單字九十九字，都七百四十一字，專為人地名對音取用，切音雙字十七字不計。其實切音雙字內[滿文]尼揚、[滿文]固外等字，亦屬孃、[illegible]等切音單字。至第二[滿文]阿爾、第六[滿文]阿克、第七[滿文]阿斯、第八[滿文]阿特、第九[滿文]阿布、第十一[滿文]阿勒、第十二[滿文]阿木等七字頭，除[滿文]阿木字頭可與[滿文]安字頭時或同用外，其他字頭乃聲母韻母分為二音者，各字聲母既為第一[滿文]阿字頭各字之上體，又於人地名對音處需用不多，故每字頭只舉三字為例，不備錄。書成頒行中外大小衙門，遵照譯寫。嗣以日久生懈，講習漸疏，宣宗復於道光十六年三月，重申前旨，令武英殿再行刷印頒行。下逮光宣兩朝，皆

有刊傳新本朝旨所謂字音輕重對譯者即漢字衛字應從輕呼魏字應從重呼清字 喀 闊 庫等三句九字重讀 軲 卡 課等三句九字輕讀是也所謂分別繙譯對音加點不加點之法者即繙譯中 為君上尊稱 為耳目之耳 為數目之十例不加點若三字用為漢翰山善專撰等字之對音則加一點於字之下體左傍作 式區別之 三字之對音因避廟諱亦復如是實還其 納字下半體之原形蓋緣第四字頭安恩音之韻本即納字亦本即有點為後人所省去也又第一字頭第一 阿字與第四字頭第二 恩字其形不分則書恩字亦於字傍準此例加寫一點作 式以為標幟是書自乾隆朝初頒至光宣時續印凡所列各字闕於有清歷朝皇帝及應避聖賢名諱皆改書作 諸式雖已經易代無所用之然於審辨舊籍著作時代有所利賴內惟仁宗廟諱下一字應加一點照 例書作 又清字無兩兄二

貳耳兩音之字例以第十一字頭第二 額勒二合字代之乃新印是書此二字下皆未發明為其疏漏至卷尾所列地名對音亦不免有挂一漏萬之失蓋滿蒙回藏地域隸我版籍載諸時憲書者豈僅此書所列之數內地行省亦有 安徽 甘肅 雲南 貴州四省單寫他省皆聯寫及 山西 陝西清字無別另有山西借用 字法例之類皆未擇要列入亦是書之闕失焉

清書對音一卷 乾隆四年寫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以清字十二字頭對譯漢字為體用專取全字頭中聲韻二母合成一音之阿愛安昂敖五字頭之對音單字及附屬輔助並切音單字各若干摭成編其阿爾等七字頭皆聲韻析為二音者只取一額勒代用單字其他不錄凡第一阿字頭摘錄九十七字附屬二字第二愛字頭錄四十字第四安字頭六十一字第五昂字頭六十八字第十敖字頭四十六字以上五字頭對音並附屬單字正錄三百十五字連同輔助十三字切音一百二十八字都四百五十六字甄錄不多每字頭六字一系惟取前五字其第六字以音讀與第二字相等則舍之如阿額依鄂烏諤系不錄字及第一字頭有鄂無倭有喀喝哈無干嘎哈前之和呼與後之軲古課果綜錯互用亦為音讀相等之故若等彈舌音字皆為漢音所鮮用則不著錄正所以明是書專

為對譯漢字所編不為繙譯用也第二字頭有威無維前之海輝又與後之揆貴閨蓋換用與第一字頭法雖不同而重出者取一無音者不取則大旨不異以下字頭仿此第四字頭雖無僕算拴欒川專元撰鑽阮等字而切音字中有煖算等字以輔之惟三字下未錄森字致對漢森字無著是其疏漏第十字頭錄奧淖乃至早撓等字不用敖鐃等體亦與現在不同其各字頭每一清字下對諸漢字與數目多寡不同第一字頭依字下對漢多至五十二字阿字以昂對其音最古蓋昂之與阿同為漢譯之發音字凡字音作彈舌讀者其上多用昂字以引之如悉曇章離字注音之為昂力遐合二咒語中喇特納之為昂剌怛那之類是也是書為乾隆四年寫本遠在欽定對音字式成書以前簡約精賅可尋舊迹實為關古要書原書體例除如上述外尚有可紀者數事一第四字頭人仁任忍等字對音用不用一輔助字中而兒二爾等音以第十一字頭額勒字代用

皆特定之字為終清之世承用不改者乃對音字式書內雖於第十一字頭舉出[滿文]字僅注其類勒本音不注代音是此本實優於對音字式一書(等)矣

十二字頭一卷 (正字通附刻 康熙九年本)

是書滿洲名[滿文]清廖綸璣附刻其父昆湖正字通書中之一編璣字仲玉廣東瓊山人任正黃(康熙九年)旗官學教習書即成於是年在官時卷首有綸璣自撰引言略謂十二字頭即漢音之四韻內載千三百餘字即漢字之六書漢音無字者效佛經三合之法二字連呼成一音以肖口吻如格矣呼慨夏矣呼孩哈矣呼海之類書內所音漢字俱係北韻音字有未能盡合者則俟高明詳核之余曷敢自謂通曉以鏤傳於世祇就官學別本揣摩音韻而已云檢閱原書體例係每一字頭總注統音每一字系各注分音其聲韻與他本小有出入蓋由古今南北時地不同音讀致異(使然)第十一[滿文]阿勒字頭下注爾音可(亦可)互通不為誤第十五敖字頭下應注烏音此書注由字音乃循俗之故斯為小疵然別本率皆如此已成慣例毋乃也甚於讀音尚無害惟第六[滿文]阿克字頭下注忒字與第八字頭同音當是筆錄或刊校之失耳十二字頭一書乃滿洲字母要籍清初不能無通行刊本但現在所見僅此康熙初年正字通本為最古亦足珍貴矣

滿漢全字十二頭清漢對學千話譜二卷 雍正十一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面題鎔霞添補敬寫六字上二字當即撰者別號書中語句逐字清漢互相對音其十二字頭則與廖綸璣本體例相同亦每字頭總注統音每字系各注分音較廖本近於明切末附[illegible]天[illegible]千等切音八十六字亦為廖本所無書眉附列滿洲雜話三百十四句即所謂清漢對學千話譜也是書為京坊永和齋宏文閣刊行俗本似無足取書面署類刻板所在清字為永和齋漢字乃宏文閣蓋和刻者為永和齋移讓宏文閣刻後漢字以清字無人注意故仍之耳祇以鐫板在雍正十一年現世所傳除正字通清文啓蒙等書所刊附本外單行刊本此為最先存之以為學者鑑古之助

圓音正考一卷 道光十年刻 乾隆八年序

不著撰人名氏自序在乾隆八年癸亥署存之堂謚當為撰者名號或其所居是書原曰鈔本道光十年三槐堂龔宜古挽烏扎拉文通序刻之大旨以十二字頭之[illegible]察[illegible]查[illegible]薩三系之各第三[illegible]齊[illegible]潛[illegible]西三字與[illegible]奇[illegible]基[illegible]希三字及其各屬系之韻關語韻各字之對音應有尖團之別特為分析之列舉清字九十六析為尖團音各四十八注漢字千六百有奇內有音無漢字者十有一避諱者二所謂尖團音者其音發於齒牙口之前部為齒發音時舌伸抵齒其音尖後部為牙發音時舌縮抵牙其音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字及其屬系之韻關語韻字隸精清從心邪每發音於齒者為尖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字及其屬系之韻關語韻字隸見溪郡曉匣母發音於牙者為團音尖團二音在漢學吟詠不甚講求獨於清漢對音之辨必須分明令人度曲亦甚重之士人知其所以然而不知行其所當然令人行其所當然又未必知其所以然是書撰於乾隆八年在欽定對音字式頒行以前只舉三書六字若[illegible]

倭字之與[illegible]鄂[illegible]諤[illegible]博字之與[illegible]玻[illegible]撥及[illegible]之喀[illegible]科[illegible]枯之與[illegible]卡[illegible]課[illegible]庫等俗讀不分之字皆未論及所以此書跋語謂還音中尚有陰陽之辨如[illegible]昭[illegible]趙[illegible]州[illegible]紂之類亦當另集一冊不知何時得就斯編倘有先我而編集之是則余之厚望云云是先達亦嘗欲結集一種全字對音之書以惠後人而不知先乎此已有乾隆四年寫本清書對音者在更可見清書對音之僅有寫本並未刊行也

[illegible]四卷 内閣官書精寫未刊本

清大學士鄂爾泰等奉敕撰乾隆六年七月高宗純皇帝以無圈點清字為國書根本慮日久湮沒不彰人皆不知今體清字之來源特命鄂爾泰徐元夢等取閱内閣庫存國初無圈點清字檔案彙輯其字勒成一書頒發國子監及八旗宗室覺羅各學俾學者各知所本是年十一月十日書成上之此書原無漢名今譯名無圈點字書其體例分十二字頭皆太祖時額爾德尼噶蓋照蒙古字式所制之滿洲字每字頭各系之甲乙次第皆與見在十二字頭之字序相同各字胥以古體為主每字各著一體至七體不等有與今體同者有不同者其最瓌奇如[illegible]字之類實難辨識至各字下臚列古今形聲之比對乃秖以舊體為綱新體為目以釋之而不著漢字如[illegible]與今[illegible]同[illegible]承用蒙古字體與今[illegible]同又如[illegible]北京[illegible]德勝門[illegible]土城關[illegible]盧溝橋[illegible]薊州[illegible]易州[illegible]遼東[illegible]遼陽[illegible]

良鄉　將軍　同上　同上　都堂　副將　都司　千總　千夫長　把總　百夫長　秀才　知府　知州　知縣　書匠　刻字匠之類，皆與現體不侔，則據此以明辨舊體清字，匪獨能讀清初無圈點檔案秘本，且於東邊三百年來漢字對譯知其所讀土音焉。[illegible]法蘭西國立圖書館藏有一部，當是中國佚出者。

不分卷　內閣官書寫本一部　精寫本二部未刊

是書無漢名，據清朝通志六書略案語註名無圈點檔案，不著撰書時代名氏。清初太宗時嘗命庫爾禪等以滿洲字記注政事，則是書之成當在此時，出自庫爾禪等之手。原書不分卷，總計三十七冊，又謄錄精裝本二部，一百四函，七百二十冊。原本有破損，第一本即欠首頁。乾隆六年七月大學士鄂爾泰等奉敕編輯　皆取材於此。十一月書成，併將此檔以厚紙襯裱治成冊，奉藏實錄庫。迨後又照原本字體謄錄一部，復照原體增加圈點，另錄一部，皆精工繕寫，東之以函。惟原本破損者無能照補，故謄寫本亦付闕如。書成，同原本一併度置庫中。盛京崇謨閣所藏亦錄之此本。按清初開創榛狉，制度不備，記注太祖太宗時一應史事，秪有此本，故目是書為祖宗實錄及起居注也可，目之為開國方略也亦可，目之為國史紀傳亦無不可。雖屬公家簿書，實不異乙部要典，故著錄焉。書中語語直書，無所諱飾，可徵實事，可息浮辭。類如國族之為　國土之為　國姓之為　太祖之稱

……尊號之為……又太祖紀年起癸未明萬曆十一年訖丙寅明天啓六年逐年平書無建元天命國號滿洲及俗姓語是皆當時實錄未經後世改易者他如地名之……撫順人名之……費英東官名之……觀察使……都堂……總兵官……參將……備禦等字皆與現在之字形聲不同可與……互相參考也

華寫三合漢字十二字頭一卷 欽定增訂清文鑑附入本

是書滿洲名……不著撰人名氏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傅恆等奉敕撰增訂清文鑑并補編已著錄此為鑑中附入之一種按清朝通志七音略太祖高皇帝始制國書創為十二字頭十二字頭即滿洲之字母也惟歷來學者讀十二字頭皆用傳鈔之本清初有無刊本今不得見最早者當屬康熙九年廖綸璣附刊其父正字通內之本再則為雍正八年舞格清文啓蒙卷一及十一年京坊宏文閣梓行之單行本題名滿漢全字十二頭內府有六行四格單行刻本但所取側重常用之字故韻系不完備惟此增訂清文鑑附刊者稱足本且為頒行官書故著錄之按清太祖指示額爾德尼巴克什額兒德尼人名巴克什或作榜式俗稱把式即漢語博士二字遂譯用為清語者噶蓋扎爾固齊噶蓋人名扎爾固齊蒙古語審事人也舊亦作扎魯赤二人創制滿洲字初無圈點太宗令達海巴克什增加圈點即後世通行之滿洲字也其字之審聲定形實蛻化於蒙古字根底於托忒畏吾脈絡於天竺梵書日本亦然合觀梵書十六音韻字與滿蒙十二頭第一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第一系[illegible]五字可以見之不過在字之形聲次第少有同異耳是書共十二字頭每字頭滿洲字之傍各加注三合或二合漢字對音與本鑑同例第一字頭第一系為音韻字乃庶字之總母第二系以下皆為一聲一韻配合字乃第二至第十二字頭之本根第一字頭在漢學屬於雙聲（其實第一系亦為一聲一韻配合字因其發聲收韻同歸一音故人多誤認為單純音韻字詳境行蒙古字母表解）第二至第十二字頭皆一聲二三四韻配合字在漢學屬之疊韻（第五[illegible]字頭為一聲三韻字後增[illegible]等一聲四韻九字其餘十字頭皆一聲二韻字第二[illegible]字頭後增[illegible]等一聲三韻九字）各字頭之音韻字乃第一字頭各字化生之半體故第二[illegible]三[illegible]四[illegible]五[illegible]六[illegible]七[illegible]八[illegible]九[illegible]十[illegible]十一[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字頭之韻出於第一字頭[illegible]（二合）等字之聲而字只半體則其音亦僅得其半內第四字頭[illegible]為[illegible]字所化本字讀納而發安恩因音第五字頭[illegible]為[illegible]兩字合化本字讀納克（二合）而發昂印翰英音竟遠與羅馬取音一致是滿蒙字學不獨淵源乎西番印土更與泰西聲韻遙相闗切直可謂之自然天籟戴履所同已耳

御製盛京賦清漢三十二體篆字書六十四卷（內府刻本）

盛京賦并序高宗純皇帝御撰滿洲名[illegible]其清漢篆字各三十二體協辦大學士傅恒等奉敕撰高宗雅好儒術漢學而外凡翻番鞮（象胥）譯之事無不研習（留心）嘗閱四庫（譯）館外藩番字諸書多有譌缺曾於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命傅恒陳大受納延泰等撥輯西天西洋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回回高昌及海外諸番苗疆等處語言分門別類彙為全書十二日復以太宗國書雖舊有篆體而未詳備以前寶璽（時）印章尚多取用本體清字幾暇指授儒臣援據古法肇為篆書（清字）三十二體於是傅恒等以御製盛京賦義蘊既富字數復多請即以盛京賦之清漢字繕成古篆三十二體以成是編得旨以傅恒汪由敦阿克敦蔣溥等總裁其事清篆既成寶璽印章得遵式改鐫焉是書清漢字各為篆三十二體合六十四卷（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告成之國朝宮史云清漢各三十二體共七十二體各為一冊與此數異）第一卷為玉筯篆[illegible]李斯變倉頡史籀書法為之國制皇太后皇后皇貴妃貴妃妃皇太子寶印皆用此體第二卷為芝英篆[illegible]

亦曰靈芝漢武帝命陳遵作體用小篆而歧其首尾若芝之初生狀親王并世子郡王朝鮮國王寶印用此體第三卷為尚方大篆作者未詳體與填書略同文職一二品及琉球安南暹羅等國王並衍聖公印用此體第四卷為小篆李斯改省史籀作亦曰八分小篆內三品外布政按察使司提督學政印用此體第五卷為鐘鼎篆大禹作內四五品外三四品印用此體第六卷為垂露篆漢曹喜作以書章奏如懸鍼而不纖若濃露之垂內六品外五品以下印用此體第七卷為柳葉篆晉衛瓘作頭尾俱細公侯伯及武職一二品印用此體第八卷為殳篆作者無考筆畫屈曲首尾皆有鉤環武職三四品印用此體第九卷為懸鍼篆漢曹喜作筆畫上方下銳若懸鍼然武職四五品以下印用此體第十卷為龍篆庖犧命臣飛龍氏作午疏午密夭矯如龍第十一卷為穗書神農氏作

如嘉禾之穗纍纍欲墜第十二卷為鳥跡篆倉頡作如鳥足步塵纖悉畢見第十三卷為垂雲篆黃帝時作筆勢若飛字張如雲第十四卷為鸞鳳形少昊時作筆畫象鸞鳳形第十五卷為科斗篆作者未詳字體如科斗游泳水中第十六卷為龜書作者未詳或云陶唐氏因軒轅靈龜負圖而作是書第十七卷為倒薤篆亦名薤葉篆務光見風吹薤葉交偃成章而作此體第十八卷為鳥書周時有赤雀丹鳥之瑞作此以書幡信與第十二卷鳥跡不同彼仿其跡此象其形第十九卷為墳書作者未詳周媒氏配合男女令各書以為證用此第二十卷為大篆倉頡作或云史籀損益頡篆為之其體與太學獵碣相類第二十一卷為麟書魯西狩獲麟孔子興感及門作是書紀之筆端象麟形第二十二卷為轉宿篆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有德言星徙三舍司

星子篆仿其退縮之象而為是書每字首用三星作蓮花未開形第二十三卷為雕蟲篆即戰筆書魯秋胡官遊其妻桑時浣蠶體道律屈曲如蟲第二十四卷為刻符篆秦篆八體此其一用柳葉小篆銜鉤成字俗呼飛白者誤第二十五卷為金錯篆周泉府漢錄兩刀布所制形皆是胡正言摹秦漢印章每於用筆注頭處作兩丫形蓋本此第二十六卷為鵠頭篆作者無考起筆輕如鳥

喙繼筆重如鵠頭詔版用之第二十七卷為飛白書漢時飾理鴻都門適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歸而作此書筆畫有絲理與第二十四卷刻符篆銜鉤者不同第二十八卷為龍爪篆王羲之題會稽桐亭柱作一龍字形若龍爪遂以為名第二十九卷為奇字甄豐定六體書之一在籀篆大篆之間第三十卷為纓絡篆漢劉伯升夜觀星象肖其形狀作此第三十一卷為翦刀篆韋誕作筆端有刀

翦形第三十二卷為碧落篆作者未詳因碧落碑刻此體而得名李陽冰見此碑寢處其下者數日以上清漢篆字三十二體各為一冊一冊共六十四卷六十四冊第一卷端並恭錄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上諭開列監修莊親王允祿等銜名此書既成於是將以前內庭寶璽諸司印章除太宗朝所遺天子之寶皇帝之寶外自餘悉仿書中體式改鐫清字新篆惟是六書原委篆隸本在楷體之前今此書清字乃依楷體而造古篆未免不經所以為此實專為國家符信制度而為之不得不爾亦猶元代八思巴所製國書別有篆體一種施之官印也

大清全書十四卷 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滿洲名 清沈啟亮撰。啟亮字 松江人。清初嘗從軍浙閩，間關奉沈。游學京師，假館鑲黃旗下，數載而成是書。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序行之。凡為卷十有四，仿許叔重極誕生偏傍部居之例，就國書字母為綱維，彙集各種清語，勒成此編。全書依十二字頭為次。凡 七母、 五母純音者居前，複音者居後。每一字部則依字系之先後為次，輔以字外字，各繫於同類字下。其體例實開清文鑑、總綱、清文彙書等之先河。所收各字，每多清初古義，為他書所鮮見者，類如 責緣、 經承、 新年、 舊年、 歲除、 甚字意、 向其 善戰鬪之人、 搦戰、 老娘、 鰥夫、 夥計、 扯淡之詞、 靦覥、 亂騰、 羊皮金、 不意思、 驚散人物、 一發、 牽扯又淫污、 印花布、 飛白書、 行路所帶小水瓢、 臭蟲即壁虱、 蛙、 純是又一色、 同上、 純色禽獸、 臉罩子、 莫逆之交、 有朝一日、 同上、 箏、 匾桃、 買賣、 小口瓶、 戒尺、 九環錫杖、 邊、 衚衕、 冰上的拖林諸語，或為各書所不載，或各書另有他字，與此書不同，可以互相參酌，考斟所用之文。如 之類，皆男女著惡語，清文鑑不收，清文彙書亦未全載，則端賴是書檢知之。書中雖間有若干有字無解及筆畫錯誤處，設非手民工事之失，則當念啟亮以南方漢人，首為中朝滿人所未為之事業，前無古人成書之憑依，自敘謂就教於滿洲諸儒，採輯五經諸書、六部定例，竟能創此檢討清語善本。後乎此之清文鑑、總綱、清文彙書、三合便覽等書，皆不能脫其窠臼。加惠後人，功不可沒，未可以寸短掩其尺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文彙書十二卷 乾隆刻本

滿洲名 清李延基撰延基字介持一字肯堂鑲藍旗漢軍人改宛平民籍係明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十五世孫初任福建南安縣知縣歷貴州黃平州知州復遷福建水口鹽運同知雍正十二年裁缺回旗旋就養其長子世全太湖同知任所乾隆八年五月呈請改歸民籍清文彙書之成殆在改隸宛平之後故其自序署籍京師云云書凡十二卷乾隆十六年刊行之其為用專在清語檢字實清文鑑總綱之濫觴體例一本之大清

全書惟所收清語倍蓰過之編次之先後則依十二字頭 之甲乙為門類每門又按 之次第一一順布 等外字各附麗同等字後與清文鑑總綱大清全書排比法少有不同簡便易尋實較鑑綱依漢語門類分先後致清語字系隔別難檢者為勝所輯清語雖以清文鑑為藍本然亦有清文鑑所無者略舉首卷 字門中如 經年又整年 正月 下雨 雨水 小滿 小暑 小雪 小寒 若不是 沒有的 無所不到 無甚異處 四顧寂寥無聲 略幼略小 捕麞鹿套網 終久 令收存 怕背疼愛 怎得 怎樣纔好 落在後頭了 射箭右手往後摔 睡得輕 肯睡人 困起來 睡夢朦朧 酌量

應否 千斤骨 疹子 出疹子 早雕 大風 或痴或睡或濕疼大喊叫聲 信息 圍場中射獵在人之先放箭 圍場中在人之先殺獸 輦 睦等語清文鑑皆不備具此僅舉 字一門他門不計也又清文鑑不收人身着惡字句大清全書收之但彙書之 字沈書則亦未採錄又彙書第十卷 字門中 令人去至 去了後時九十一語乃繙譯虛字運用法蓋本之

兼類滿漢類書第三十二卷字尾類[滿文]至[滿文][滿文]等九十七條而彙書則改注詳明便人易解綜觀是書雖卷帙無多而所收清語則不為少數每語所綴注釋其名詞亦復不拘體用不厭鄙瑣必期其理明辭達而後已實為研習滿洲繙譯之善本終清之世傳刻屢屢學者無不人手一編書之可貴從可知矣是書成於乾隆八年以後已如上述其自序據乾隆十六年英華堂梓氏刻本末署乾隆十五年端陽月端陽日京都李延基序□□□堂云云乾隆十五四字較原序所刻字體細小僅佔原板三字空格內五字亦復傾仄偏左明係書坊剜改年次迨後板歸他主復將封面中右行漢字英華堂剜改蔡照閣不識左行[滿文][滿文]英華堂三清字故未併改斯為笑柄厥後欽定增訂清文鑑及補編書成於以前清語多有增改則凡乾隆三十六年以前成語廢止不用於是書賈復將原板年月剗去止留端陽日云云數字以求易售其第三卷[滿文]字二門復有錯簡殊可恧也

清文補彙八卷

滿洲名[滿文]清宗室宜興撰宜興字桂圃武英親王阿濟格裔輔國公西安將軍普照孫官仁子歷官刑部侍郎倉場侍郎江蘇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嘉慶十四年卒是書成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嘉慶七年二月其婿法克精額為之校讐刻行按清語檢字之書自李延基遵照清文鑑撰輯清文彙書行世後學者便之迨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增訂清文鑑並補編告成增加新語數千言為清文彙書所無於是宜興即將增訂清文鑑及補編新增新改並其他欽定書籍內各等清語凡為清文彙書所闕者裒集七千九百餘言起而撰為清文補彙八卷以餉學者其規模悉照李氏彙書之舊惟[滿文]字以後及[滿文]並[滿文][滿文]等外字則照清文鑑總綱例附載全書之末別立一門為[滿文]全書所收之字凡出於增訂清文鑑及鑑注者則在字首標一圓○如[滿文]陰陽之陽等字是也出於增訂清文鑑補編及補編注者則字首標一尖△如[滿文][滿文]年神等字是也出於欽定

經書閣鈔公牘金石印刻如[illegible][illegible]樫[illegible][illegible]梓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祈年殿之類亦皆於每字下詳注出處惟見於小說才子等雜書之語病其不經不予收錄原委既極明晰宗旨亦簡賅正焉

滿漢類書三十二卷 康熙刻本

清桑額撰桑額字省齋由起居注收掌官改授山西內院七品筆帖式專司撫署公牘繙清譯漢事務是書乃其二十餘年服官內外公暇時所作成於康熙三十九年冬月在頒行清文鑑書以前上於故籍無所師承據其自序謂幼年失學迨至成立始與二三同志學習清書凡語言宜錄者或採擇於經史或諮詢於老成所獲一字一句未嘗棄擲紀載者殆十餘年嗣後承乏翰苑執正高明日積月累者又六七年始獲語言若干然清語無窮茲書豈能備十分之一云云枯索冥搜其心良苦其事功實不可沒也書分八冊凡三十二卷卷各一類曰天曰歲時曰地曰人倫曰官職曰身體曰人曰文武曰人事曰品行曰劣行曰言動曰城郭宮室曰飲食曰服飾曰憂喜曰疾厄曰布帛米穀曰雜物曰軍器曰器用曰鬼神曰果木曰花卉菜蔬曰鳥獸曰馬曰魚蟲以形容語天然語相連語字尾四類殿之內人事類語句較多故分之為二全書所載多清初舊語茲略舉前一二冊中若干語述其異如[illegible][illegible]明星清文鑑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彗

星鑑作　當以鑑為正然沈氏大清全書兩
收之是舊語固可通用也又清文鑑彙書皆不收之
字如　（舊清語沈氏全書作）　篆字作　（沈書）　按
當以此書為正此字增訂清文鑑改為　　按
　　義為變寫之字以由正寫製為篆
書之滿洲蒙古字當之最稱允合其　義
為創始之字則宜專用於由篆而楷之漢字為當又如
　　臘日鑑改　　元
宵鑑改　　端午鑑改

　　中秋鑑改　　重
陽鑑改　　後年鑑改
　　定更鑑改　　外
祖父母鑑改　　姪鑑改
　　內閣侍讀鑑改
始祖鑑改漢語為高祖　　戍守兵清文鑑亦
有之上一字音安福安字加點乃　　相聯本來之體
清文彙書即入之　安字門中增訂清文鑑改為
　　上一字讀阿納福於是補彙改入　阿字門中

矣又　　少遲此二條聯寫彙書單寫作
此或類書誤筆　　開原係地名已見無圈點檔案
補彙收此字注謂出自四十六年五月閣鈔未免後時
　　朝鮮彙書有之其國王印章亦如此上一字是朝
廷之朝按宋李延通字書誤讀云朝鮮音招仙誤潮
銑此則積重難返未能遽改者也他如　　東
　　西　　蒙古地方　　黑龍江
　　三省交界　　登聞院
城門校　　木匠　　皮匠　　鼓手

　　串客乃外來同歌之人今名客串
圓清乃蹴鞠打球之人　　親夫　　不
生育婦人　　棄擲子等皆鑑彙所無其末卷字彙
類乃虛實字運用規則舉　去字為例備列九十
七法示人門徑惟注釋語句隱微難解李氏清文彙
書照錄之而注釋改從直捷易於了解矣

清漢文海四十卷 道光刻本

清巴尼琿撰。巴尼琿字韞輝，姓瓜爾佳氏，原籍吉林。累官貴州按察使。書為繙譯檢字而(所)用。道光元年冬其子普恭刻於江甯將軍任所。駐防屬員圖瓦綳阿、伍郎阿、倭什鏗額、全光等為之校讎。書前有伯麟、孫玉庭及普恭序。檢字之法，據自訂凡例，係取佩文韻府為標的，所收漢字凡八千八百餘，綴清語可三萬七千句。先取給於四書五經，次子史文集，再則當代常用之語。尊無清文者以意擬繙之，不知者闕如，云云。取用之字不皆在句尾，或句首或句中者亦編取之，如東字韻斗杓指東，東字在句尾，吾道東矣則在句中，東作復在句首是也。又韻書各字次序，如一東韻原以東同銅等為甲乙，此書則改以東蝀凍等字音相近者集之一地，所以便於檢閱。又每韻所取各提綱字，於其四周加一圓○如㊐所以醒目。所引各語多寡長短不一，其本字改書為丨（如斗杓指丨）所以省筆。又每條下所繫清語皆依原引各書照錄，如平秩東作 [illegible]，亦有所引不止一句，如毋雷同 [illegible] 二句，服之不衷 [illegible] 三句，始終 [illegible] 乃至五句者，亦有只登漢語衚衕及桑童童不繫清語者。其䤥醍醐等字，併漢語亦無之。總之此書為檢討清語，非為吟咏詩詞，今乃以韻字為綱，則必須漢字通音韻者始能運用，且意隱僻，取徑狹隘，不如清文與要、上諭成語照字彙字典偏傍排比之法為簡便，而所取之字在句首句尾，地位亦不一致，則開卷上平聲一東韻首句斗杓指東一語，未始不可隸於卷十下平聲二蕭韻杓字之下，猶卷二十三上聲二十五有韻有字下之浪繫明星有爛句也。主客罔辨，輕重莫權，使檢字者無所適從，實為詬病。其漢語原無清語者，尤不應以意擬繙，致失述古本旨。不但此也，衚衕繙 [illegible]，早有成語見大清全書，桑童童本漢昭烈皇帝事，亦不難以意繙出，今此二條下不繫清語，豈其所謂不知闕如者乎。惟是此書卷帙孔多，取材甚富，為他種滿洲類書所不逮。又其凡例中辨別尖團字音，指明喉音為團，齒牙舌脣音為尖，一矢破的，既簡且明，亦他書所未道，為可貴焉。

清文典要四卷清文典要大全十二卷 典要舊刻光緒刻本 典要大全世行傳鈔本

二書皆不著撰人名氏清文典要前有序言而無年月末署秋芳堂主人書六字鈐筆硯精良讀書習字二章不審即撰書人否書係舊刻光緒四年文淵堂有重刊本較舊本為良清文典要大全蓋仿自清文典要而增補之未授梓時見傳鈔小本亦無撰者姓名及序跋年月是二書專為檢察繙譯成語而設有如漢籍之詩文料清文典要略仿梅氏字彙及康熙字典偏傍部居例採擇繙譯各典籍四字要語以第一字為標鰤次排比分部凡一

百八十集句約九千所集各語悉錄之原書原句絕不以己意竄入其間述而不作頗稱得體惟於各類部署稍涉紛亂始一終龍乚乙二部牽合為一有儿無几有攵無夂其尢屮巛己文爿牙瓜瓦皮冈缶而色釆隶面韭音香鬥鬯鬲黍鼎鼠鼻龜龠等部皆付闕如蓋緣所取成語不多之故則凡其中適有一二語句比皆繫之其他近似部下而抉擇出入又欠明晰斷如沖和不竭沖然潛然二句入冫部公正無偏公論不孑公爾忘私三句入厶部舍高就卑舍而壹龜二句入口部王三錫命王用三驅王春彌隆王假有家

四句及生生不之本生齒日繁生養安全生成化育生平事業五句入土部秉道徂己秉掌國鈞秉性躁妄秉心抑畏四句及兼容並生兼濟萬物二句入彐部蹇之時用蹇利西南蹇蹇匪躬二句及冥行自犯冥冥昭昭二句入冖部而冥升在上冥豫在上二句又另入八部常存正直一句及當屈則屈當然之理當然之節當位貞吉當位實也當前迷眩六句入小部豈淺鮮哉豈偶然哉二句入山部應答不竭應感之機應天時行應天順人應地無疆五句入广部行僻而堅行善以力行地無疆行履不篤行人之

得行失類也行險而順行險不失行險儌倖行事端方行中之謂行而未成十二句及衡文析律衡紈紘綖二句術家射覆一句入彳部伐異黨同伐施盡化二句及武備廢弛一句入戈部遨遊傳肆一句及文德教命一句致身堂陛致身恐後致君澤民致主澤民致知格物五句入文部救火追亡一句及敦本崇實一句入支部冒險越深一句入日部冒昧之譏一句又入目部普如摧如一句入曰部胼手胝足胼胝經營二句入月部整齊嚴肅整頓紀綱整飭修舉整理太過四句入止部敗歙微患一句入犬部

畜牝牛吉一句入玄部蓋藏寡乏一句入皿部疑貳猜嫌疑貳之嫌疑忌之端疑嫌如忌疑慮紛紜疑慝相煽疑畏慫謝疑畏猜阻八句入矢部稟受成質一句入示部務得其人務期無失二句入矛部和順恭敬和悅之後和悅為義和粹可親和言虛受和柔巽順六句及妻任獨隆妻曲閨導妻心聽命三句入禾部豎立奇勳一句入立部善柔成性善繼善述二句入羊部獲心意也一句及夢寐旁求一句燕居之時一句恭以持己一句黃中通理黃離元吉黃裔無疆三句入廿部慮始圖終慮患持難二句入虍部眾允

悔罔眾志成城眾志乖異眾體奉職眾叛親離眾怒群猜眾望徒殷七句入血部祇屬虛文一句及祀典備舉一句禮樂政刑禮不踰節二句神明奉定神人以和神明莫測神器有屬神靈之統五句入衣部建業立功建功當時二句入辶部童蒙求我童牛之牿二句入里部欽明文思一句入金部闢靡誇多一句及問夜之勤一句閭政之驗閭風向化二句入門部夙夜宥密一句入風部各條或口見誤入之部或互見本部以及首卷。卜部改為卜部等皆舛譌不當殊欠斟酌他如广部有成性成形彳部有或承之羞文

部有天地如之日月四時小利攸往血部有豪傑之士豪傑羣從豪傑景附豆部有曲折宛轉曲折艱阻曲盡條理諸語則似屬鈔胥之失書中所收純是舊語則編輯時代至近亦必在乾隆初年雖收集雜句飣餖零星近於試科典料然體裁爾雅莊而不纖於古修綆於清書中別闢一徑著錄存此不為濫等其清文典要大全一書世行多巾箱小冊皆互相傳鈔並無刻本其體裁係取清文典要而增廣之經典外益以公牘雜語編輯體裁一如清文典要惟所集漢語則二字至十餘字不等並不限

以四言而各鈔本傳受不一書之部分語類乃至繙譯新舊皆不一致論定得失無所適從焉

上諭成語十二卷 傳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書之體例。與清文典要大全相同。專為京外各部旗衙署繙譯上諭批旨及摺奏公牘所需。依康熙字典部首。裒集各種例行清語。皆以第一字為綱。擇要編輯。其語句不拘字數。其卷次即照字典十二辰例分析之。部首亦照字典次序開列。因語句不能悉備。故有儿無几。亦未將弋斗无文片瓜皮禸舌色豸隶韭鬯鬲黹鼠鼻齒龜龠等部列入。惟匚匸攵文攴文部合併不分為誤。各部語句之結集。亦有不當處。如正

值大雨時行。正本銀兩。正帶匣費。正贈米。正耗銀。正耗銀糧。正耗民欠。正雜倉項。正票各引。正署。正稿等十一句。及再留一任。再請實授。再停一年三句。可經久遠。可憫二句。更不成話一句。王營舊藏墉一句。歪斜一句入一部。又如申明舊例。申錫無疆。申理冤抑。申首總甲。申詳。申解六句。及年穀順成。年清年款。年力富強。年老休致。年力就衰五句。半本半折。半多事故二句。平心靜氣一句。引票未能按期繳銷一句。弗克勝任一句。甫經飭禁一句入丨部。屯運加津。屯田地塗。屯學等糧。屯漕銀米。屯工。屯丁。屯弁。屯

餉八句。及及界而返。及時濟用二句。幺麼小醜一句。秉公審訊一句。千狐之腋。萃而為裘一句入丿部。未免偏枯。未便政撥。未滿吏三句。及小旦小心防範二句入亅部。工歸實用一句入二部。商力不免拮据。商疲運絀。商捐銀兩。商捐撥船。商民兩便。商情未協。商夷被火。商議完結。商載九句。及膏火不敷一句。董揭懲辦一句。幸意更張一句入土部。全賴微山湖水宣注接濟。全行蠲免。全坐災區。全數彌補。全數修艌。全案入卷。全案入籤。全境肅清。全就肅清。全無把握。全生自循。全案。全漕十三句。及會計等項未叙。會議妥善。會同親訊。會商。會銜。會匪七句。命將出師。命盜雜案。命婦三句。含糊遷就。含混了事。含混三句。合餚養食。合掌念佛二句。夾帶雅片一句。春韶錫慶一句。箇兒錢一句。化險為平一句入人部。見好一句入儿部。曾經查明。曾經押空。曾經出師。曾經外任。曾任知縣五句。及舉目無親一句入八部。同時並舉。同時併納。同時被害。同預逆謀。同姓同名五句。及罔恤民隱一句入冂部。軍臺。軍官兵月糧。軍白糧。經紀。軍營總局。軍需總匯。軍功恩封。軍實不齊。軍興以來。軍行絡繹。軍報絡繹。軍政佳期。軍裝一項。軍船

接運軍船歸次軍流遣戍軍法徒罪軍前正法軍安正耗
軍需軍佃十九句入冖部減水牐一座減搭兵饟減壩正河
減黃河埝減黃出清減賦停徵減價售賣減半賞給減
則田地減豁糧銀減免錢糧減免一半減賦式例減免減
半十五句及咨部查核咨解遲延咨交未完咨交案件咨
奏兩歧咨駁七句陵虐一句覊棄一句淨心調攝一
句入冫部辦歷中外一句入刀部辦公貽誤辦理兩歧辦理
草率辦事浮躁辦工竭蹶辦差六句及另購次米食用
另候酌用另議更張三句敕命一句入力部此等彼竄一

句及能事一句背鄉村一句入匕部直言面諍直是峻絕二
句及率行一句早為措置一句本屬之訣一句古淺一句入
十部外來表匪一句入卜部限滿有無緝獲限外接扣二
句及叩閽一句郅治一句郵政一句隆恩殿一句壓科地一句
入卩部歷年積欠之區歷經山水沖涮歷任督撫歷次
獲犯歷屆章程歷屆大安歷歷如繪歷經大汛歷久
相沿歷練十句及廳治廳弁廳備廠吸一句壓前積穫
一句灰暗發粒一句入厂部參差不齊參餘項下參處三
句及臺丁台米二句入厶部乃至力部有吏治不能明晰

吏治民風亟需修葺合伙人員售其伎倆各句等皆自踏
駁舛迕甚於清文典要此尚就子集第一卷校覈之他
卷之舛誤當亦稱是病其繁蕪特為從略此蓋緣清文
典要既經刊行自當先為校勘一次此書則僅有互鈔之
本所以不良如是雖然是書傳世頗廣劉[illegible]景和不籍
剞劂之力而行凡習清書之家幾於無不人手一編而
滿洲從政者亦往往奉為金鍼秘本其地位實居清漢
文海之上所輯語句亅部有小旦曰[illegible]按清語男曰
[illegible]女曰[illegible]小旦以男伶飾女故用[illegible]半男半女

字當之又力部有加卯曰[illegible]謂鑄錢增加鑪
數也清語鼓鑄曰[illegible]此乃併合字尾之字卯為鼓
鑄之整字所以去其字尾作[illegible]二者皆新訂之字取
義頗稱隽永清文鑑增訂清文鑑清文彙書清文
補彙四書俱無之則是書有足傳矣其他命婦曰[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侈頭曰[illegible]會匪曰[illegible]
[illegible]留兒錢曰[illegible]剋期曰[illegible]
功令曰[illegible]或[illegible]等皆他本所罕見亦併
為此書之特長云

盤古傳十卷 鈔本

滿洲名[illegible]乾隆時鈔本不著繙譯人名氏書為稗官說部之流原漢本亦名開闢衍義為明人所撰姓名亦不著書中列敘洪荒時代至周初事前有崇禎旃蒙大淵獻乙亥八年春王正月人日序無人名略謂盤古氏為首開闢天地人三皇為次開闢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續開闢夏禹繼五帝二王又一開闢以及商周秦漢下逮明太祖統一華夏皆以開闢稱之所述各代史蹟曰列國志西東漢三國兩晉南北史隋唐傳南北宋水滸傳岳王傳金元史英烈傳等皆稗乘演義之屬漢志不廢虞初故丙部中有其門類未可以弁髦棄之其附載乩仙士子降筆問答一篇謂天地合開如一西瓜五行五色溶化其中硬者如瓜子軟者如瓜瓤欲開不得得一盤古氏左手持鑿右手持斧剖為兩半上半漸高為天下半漸低為地又引邵康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語發明開闢之義所謂盤古氏則又別引胡五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之說以佐之微芒眇忽難徵事實自當存而不論此繙譯本以盤古傳標題凡十卷八十章回第一回為盤古氏開天闢地迄八十回周武王弔民伐罪止蟬聯相續敘事荒唐不盡典雅開宗明義即言過去之世西天釋迦牟尼佛大放光明照見天下萬國四大部洲悉皆蒙蔽不能升降因敕毘盧遮那菩薩化身盤古氏開闢天地云云鴻濛事蹟本不易言託始大雄斯亦善於辭令者矣繙書之人末附識語云[illegible]譯言壬子乾隆五十七年春三月繙譯繕正起冬十一月初五日繙繕畢共分八十回作為十卷是歲余年四十有八又云[illegible]譯言書於京師西山仍不著姓名蓋繙此書者必為滿洲人舊時旗人不事標榜於此可見一斑焉

繙譯類編四卷 乾隆刻本

清冠景撰冠景號菊畬姓尼瑪察氏滿洲舊族旗分未詳是書蒐羅清語詞藻以二十餘年績學功力編輯而成爲繙譯類書中翹楚阿杭阿有福等爲之校對乾隆十四年鴻遠堂周爲刊行之有是年二月襄平周祖榮序例言六則略謂清漢書籍篇帙浩瀚讀者未免望洋是書擇其散金碎玉彙成之不敢毫有杜撰每門以二字序於前四字接於後有一句二三繙者皆載於一句之中以圈別之又謂清漢成語各本於成書有以字面繙者有取意繙者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是在用之者辨別之耳書凡四卷卷各十二則則以二字標題頗雅正第一卷曰天文曰時令曰地理曰城郭曰理氣曰對待曰禍福曰太平曰條目曰賡博曰譬語第二卷曰君道曰臣道曰釋老曰人品曰文藝曰武備曰祭祀曰刑罰曰古昔曰區處曰雜語第三卷曰身體曰人倫曰老少曰貧富曰理欲曰性情曰言語曰行動曰修省曰勤惰曰曠官第四卷曰人事曰優行曰劣行曰衣食曰器具曰草木曰禽獸曰險阻曰雙字曰無慮此卷全書類集語較多析爲二則與彙類滿漢類書例同無慮門所集爲助語辭廣雅無慮都凡也趙充國傳無慮二千人言不待計數而知之收集散語厥此一門即以此二字標目所謂一句二三繙載於一句以圈別之者如時令門之代謝繙 [illegible] 亦作 [illegible] 天文門之暑雨祁寒繙 [illegible] 時令門之祁寒暑雨則繙 [illegible] 所謂以字面繙暨取意繙者太平門之玉燭曰 [illegible] 取意繙者也若以字面繙則當作 [illegible] 與金甌 [illegible] 爲屬對參進呈帝賀表中玉燭長調屢時雍於九牧金甌永固綿泰運於萬年即用此二語所謂宜於此不宜於彼端在用之者分別何處施之耳類乎此其例甚多不可一一舉也

六部成語各一卷　康熙初刻乾隆道光重刻本

滿洲總名凡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一卷吏部成語名戶部成語名禮部成語名兵部成語名刑部成語名工部成語名皆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前後序跋年月乾隆七年鴻遠堂本尚是重鐫者各卷所輯皆六官奏咨案牘中習用清語每句不限字數蓋清康熙時在公人員所鈔記積久成書第三種禮部成語末附皇帝萬壽元旦冬至賀表及皇后千秋節元旦長至皇太子千秋節正旦長至賀箋式各一通吏部有陞用原任京察履歷降級罰俸戴罪圖功錢糧劄付戶部有庫倉斛合勺抄撮社倉經紀禮部有廟壇社稷表箋建功鄉試會試殿試卷榜兵部有營鎮協遊擊都司奸細墩鋪爪探夜不收架礮夜不收營紅衣礮纛刑部有赦封套衆論笞杖杖之梆子番子快手蠱毒光棍揭帖扶鸞修齋設醮端公師婆卜課風水嫡堂姪皇城工部有縷堤滾水壩涵洞清口龍尾埽鋪戶趕繒船之類也乾隆三十六年增訂清文鑑未頒以前舊語兵部兩種夜不收乃軍中兵役名猶是宋明故制是此書確為清初所作無疑案之吏部有宣講聖諭十六條禮部有康字五十號印信及皇太子千秋節等賀箋式則是書之成必在康熙時代而頒行十六條聖諭在康熙九年更可知成在是年以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語摘鈔四種四卷 光緒刻本

滿洲總名[illegible]凡官銜名目摺

奏成語公文成語四種以元亨利貞四字次之第一種衙

署名目滿洲名[illegible]標識有篆書依鎮領

三字章清語元字第二種官銜名目滿洲名[illegible]

[illegible]標識篆書哈豐阿章清語亨字第三種摺奏成語

滿洲名[illegible]標識阿昌

阿章清語利字第四種公文成語滿洲名[illegible]

[illegible]標識招克東額章清語

貞字四種俱光緒十五年三四六十二等月京坊聚珍堂三

槐堂二家所刻聚珍堂本較佳皆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

無序跋聚珍堂本有玉森林之印並松坪二章未審即

撰人名字否四書所結集皆奏咨公牘新訂清語雜採

自增訂清文鑑六部成語上諭成語暨所有滿洲政書

傍及閣部旗營現行案卷以為吏人治事之資元字第

一種衙署名目區為部院類旗分佐領類倉庫名京城

門名禁城門名宮殿名壇廟名關隘名八門每門之排

比雖未明分然亦各有次第如部院類首列總綱繼之以

京外各部院衙署旗營學館及其各所屬司廳科房

依序開列戶部所屬舉江南刑部舉奉天二清吏

司[illegible]為

例餘類推理藩院清語有二其云[illegible]

[illegible]省稱[illegible]鼓廳衙門[illegible]即

登聞院[illegible]領侍衛內大臣處[illegible]

[illegible]省稱侍衛處[illegible]提督九門步軍巡捕

五營統領衙門[illegible]

[illegible]省稱步軍統領衙門[illegible]

[illegible]俗呼提督衙門稍提營[illegible]俗呼

解為營憲綱排次以太醫院廁於內務府七司六庫之次

與上駟院武備院奉宸苑等同列則係錯誤其他倉庫

宮殿壇廟等門皆京外一併收集亨字第二種官銜名

目區為國朝年號列聖誕辰列聖列后忌辰君類封

銜文職封贈武職封贈外省文職外省武職京城文職京城武職

內府官弁名閑散類太監官職十四門國朝年號天命

至光緒凡十有二列聖列后誕辰忌辰並附月日惟太祖

高皇帝誕辰不詳忌辰並附陵名因注重尊謚之繙

譯校書雖列於光緒年所紀誕辰亦僅至穆宗毅皇帝為止君類則如清文鑑僅兼及宗室封爵職銜秩品官總綱列於外省文職之前土司官階列於外省武職之後郎中員外郎主事筆帖式等附載內府官弁中惟武職封贈用舊漢名大夫郎等不用將軍都尉騎尉校尉新名及文武職京城後於外省則為不當他如奉政大夫　奉直大夫　二語　皆誤作　致與修職郎修職佐郎無別又僉使道　之僉誤作檢　誤作　技勇兵勇誤作軍間散類中農夫　誤作　媒婆　誤作　縴手　誤作　皁隸　誤作皂吏　等處恐是寫刻之失皆應改正利字第三種摺奏成語員字第四種公文成語二者雖皆未明分門類其次序則固按吏戶禮兵刑工六項編輯者也

三合便覽九卷續編二卷 乾隆刻本

滿洲名　蒙古名　清富俊繼其父志所撰富俊字秀升號松巖姓卓特氏蒙古正黃旗人由繙譯進士初授禮部主事累遷內閣學士兵部盛京工部侍郎理藩院工部尚書副都統都統各邊大臣東三省將軍東閣大學士管理藩院事內大臣卒謚文誠贈太子太傅是書成於乾隆四十五年鐫板於五十七年富俊自序略謂三合便覽一書先大夫敬齋公手輯先大夫當未第時即立意輯成是書有志未逮戊辰（乾隆十三年）成進士授理藩院主政兼軍機處行走案牘勞形並無暇及迨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恭膺簡命督理殺虎口驛務公餘多暇乃從事是書口差甫竣事即出牧廣德補調六安旋署潁州郡篆不遑復理以故新語多所未備余小子不自量偕二三友人依例增補以終先大夫未竟之志云云是書凡正編九卷續編二卷其結構則每一部居皆按十二字頭為次序舉清字為綱依類

繫以漢語蒙古語每字頭之中文以字系之先後自爲次第之一與大清全書清文彙書體例相同以故卷帙雖繁而檢閱則頗爲簡易至其每字綱繫則行分四格有如表列首清語如[滿文]次漢語如天次蒙古語如[滿文]次以清字傳寫蒙古字音如[滿文]續編二卷亦同此例立法至爲盡善是書一出實內地學習蒙古語言轉有專書之始加惠士林厥功偉矣惟是此編既爲擇膾家津逮要籍以故流通甚廣輾轉剟印譌舛紛紜如[滿文]陽扣之蒙古語[滿文]

[滿文]下一字誤作[滿文]之類觸處皆是幸道光末賽尚阿纂三合便覽正訛一編於舛誤字多所糾正然所正亦有疏略處如[滿文][滿文]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衙門[滿文]正訛以三營爲誤於是改[滿文]改三爲五改[滿文]爲[滿文]不知清初步軍統領所轄實只中南北三營至乾隆四十六年始奏准改設五營便覽經始於乾隆二十五年告成於四十五

年在未改五營之前三營原非誤正訛從時追改之尚無不可目之爲正之則非矣至其續編中固實有可議者非一處如[滿文]皇威之章之蒙古語[滿文]句中似有錯誤當作[滿文]始與清語相合又[滿文]秧雞[滿文]按增訂清文鑑補編秧雞爲[滿文]以蒙古語比對繙之當作[滿文]與清語不悖凡此皆學者所宜討論者焉

三合便覽正訛一卷三合便覽補遺一卷 道光本

清賽尚阿撰。賽尚阿字鶴汀，姓阿魯特氏，蒙古正理藩院員外郎壽[illegible]藍旗。以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科繙譯解元，初授理藩院筆帖式，充軍機章京，遷內閣侍讀學士，外任察哈爾都統、哈密辦事大臣，歷理藩院工部戶部侍郎、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副都統、都統、理藩院工部戶部尚書、步軍統領、協辦大學士。咸豐初拜文華殿大學士，歷管理藩院戶部事務，授內大臣。奉命督師，以懸祥失機論辟，改戍軍臺，尋釋之，命練察哈爾蒙古兵。庚申之變，投回京總統左翼巡城事宜，予侍郎銜，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此二書乃道光二十八年官戶部尚書管理藩院事務時所撰。自序略謂：蒙古文原無繙譯定本，惟稽鈔本蒙文聖諭廣訓及師長秘本誦讀，而各家傳授不一，學者無所適從。迨富文誠公三合便覽書成，如撥雲見日。道光三年文誠公屬蒙古館提調官音德布、前員外郎烏爾棍扎布成格勒等，以諸家蒙文聖諭廣訓會粹畫一，奏明頒發，始有定本。惟三合便覽屢經剞劂，刷印過多，致有舛訛。余憂其失於相沿，

致妨肄業，且於文誠公不無遺憾，不揣固陋，敢以四體鑑、滿蒙文鑑注為定評，敬纂正訛一編、補遺一編，學疏識淺，不能無挂一漏萬之譏，以俟君子理而董之云云。所撰三合便覽正訛一書，計本書正編中檢出[illegible]陽扣[illegible]等三百餘條，續編中檢出[illegible]啓天門之章[illegible]等七條，皆視其滿漢蒙何種字錯誤，為之更正。然亦有漏未更正者，及已更正而未能盡善者，如正編之[illegible]鳳凰鸚鴿，鴿應作鵡；[illegible]罔桐，罔應作岡；[illegible]野烏，烏應作馬；[illegible]七大八小，[illegible]應作[illegible]；[illegible]去商量，應作[illegible]端，應作瑞；續編之[illegible]沐猴，[illegible]應作[illegible]；[illegible]夫料，料料應作匠；[illegible]太平瑞盛花，盛應作聖；[illegible]正，乃數目名，注云十為正，十調為正，應作十澗為正，上三字衍；[illegible]學政，蒙古語有誤字，已改，但漢語政應作正，未改。此乃國子監官名，非[illegible]各省之提督學政與各州屬教官[illegible]學正

漢名字同清語字異又[illegible]甚麼行子應作[illegible][illegible]漢語同上應作[illegible]此二語清字雖已改正但二字皆為第七字頭[illegible]之部所屬便覽原書誤以為[illegible]之相聯入之第一字頭[illegible]之部正訛未予敘明斯為闕失至其三合便覽補遺一書凡輯錄八百二十餘條皆便覽原書正續編之所無足備採用惟滿蒙繙譯隨方隨時遞有新語不能以數目計量則是書當時所補語句宜即以此數作觀止多寡得失無可月旦之也

清文指要不分卷 乾隆刻本

清富俊撰其身世具詳別錄富俊撰述先志成三合便覽一編實國內教學蒙古繙譯傳有專書之先聲加惠後人功不可沒便覽於乾隆壬子五十七年發刊時附有啓事一篇言是書參訂閱廿餘年寒暑行役未嘗稍輟其間章或襲謬字或沿訛淺見寡聞無所執正公諸同志惟冀匡所不逮俾免貽誤後人卷端附以指要蓋恐有志之士無力延師存此以當一隅之舉云云三合便覽既與學者以入德之門復慮及寒士無力延師更與學者別撰指要訛謬惟以貽誤後人為懼不以見識貽笑介懷長厚居心自是宰相之度清文指要一書門類計分七篇首十二字頭根底於增訂清文鑑之兼寫三合漢字十二字頭其第六字頭[illegible][illegible]字作陰性他本則多不然此書堪為矩矱次[illegible][illegible]章法類所輯皆起語冒頭字如[illegible]嘗聞[illegible]嘗思等三十八句[illegible]散語類如[illegible]撰次[illegible]不然等一百六十六句略依清文鑑散語體例以[illegible]字頭[illegible]之字系之次第

清文指要有二種其一為嘉慶十四年刊本撰人未詳凡正編三卷續編二卷其一即此書也

甲乙之四〔滿文〕〔滿文〕虛字類皆繙譯助語〔滿文〕〔滿文〕等字之用法凡八十六則一字或具數義一則成有數字每一字皆引據經書成語為之例五〔滿文〕〔滿文〕成法類專言清語用字之一定規則如〔滿文〕〔滿文〕二字之用法讀法〔滿文〕〔滿文〕〔滿文〕〔滿文〕六字虛用之不可撞寫〔滿文〕等字之上須用〔滿文〕字〔滿文〕等字之上須用〔滿文〕字〔滿文〕等字之上用〔滿文〕字〔滿文〕等字之上用〔滿文〕字諸法凡三十六條六〔滿文〕〔滿文〕互用類謂清語排聯處有落腳字相同者則上句之字可省俱於下句總之如〔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正心誠意此〔滿文〕〔滿文〕二整字用〔滿文〕一字攝之徐隆泰清文字法舉一歌所謂肥時削棒三字一穴即是此法七〔滿文〕〔滿文〕變體類如〔滿文〕〔滿文〕運官惟賢〔滿文〕〔滿文〕位事惟能〔滿文〕〔滿文〕〔滿文〕湯之王以七十里此二惟字一以字分繙〔滿文〕〔滿文〕〔滿文〕三字之類是也四第三類〔滿文〕係屬筆誤應改為〔滿文〕是書專論滿洲助語虛字與徐氏字法舉一歌及沈啓亮清書指南舞格清文助語虛字萬福清文虛字

指南編等書大略意旨相同雖蒐集字句不多其在學者取用則綽有餘裕耳

蒙文指要不分卷 乾隆刻本

清富俊撰。書名蒙文指要者有二種：其一為景煇蒙古文晰義、蒙古文法程、賽尚阿三合便覽、正訛、三合便覽補遺四種合刻，題曰蒙文指要；其一即為此書。富俊既撰清文指要，壽世復為此編，載之用滿蒙漢三種語言互相表證，為讀三合便覽之階梯。其體例較清文指要簡約，皆以滿洲字作蒙古字之綱領，首蒙古字頭，即所謂察罕托羅蓋也。次蒙古虛字之名稱，悉以清字標音，如字名黑斯布哩，字名察楚勒噶，字名匡西勒，字名圖爾肯匡西勒，字名孔庫爾，字名烏爾圖孔庫爾，字名慶啟爾之類三。字在八字頭下所讀之音四，十二字頭下有各虛字所讀之音五十二字頭下分別運用各虛字之法六，輯錄今夫等一百句，與清文指要第二章法類第三散語類同，內若這樣之蒙古語，亦作苟且之蒙古語，亦作把這箇响之蒙古語，亦作怎能得之蒙古語，亦作怎麼說之蒙古語，應作再三之蒙古語，亦作間或偶然一次之蒙古語，應作當然宜之蒙古語，亦作七繙譯虛字施用法，與清文指要第四類同。凡九十六則。以上凡分七門，雖寓典則，犂然大備。有清一代內地講習蒙古繙譯，運用助語之書，此為創作，飲水思源，亟應表章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古文晰義二卷 道光刻本

滿洲名[Manchu]蒙古名[Manchu]清景煇撰其子賽尚阿校刻之景煇姓阿魯特氏蒙古正藍旗人嘉慶七年壬戌科繙譯舉人仕至理藩院員外郎以賽尚阿貴封贈如例是書於道光二十八年雕板賽尚阿爲序略謂嘉慶十六年先大夫以理藩院主事差赴賽爾烏蘇管理驛傳事務余時年十四肄業蒙文賴先輩師德公山懸懸教授先大夫三年差竣出是書授余屢欲鐫正刊刻未能如願茲章際昌期與同志二三友人悉心校閱繕本付諸剞劂以永其傳俾先大夫之遺訓久而不湮於學者亦不無裨益云按繙譯名物分晰辨似之作蓋仿自舞格清文啟蒙第四卷之清語解似一門如[Manchu]爲萬壽長壽之壽[Manchu]爲壽命壽數之壽等皇朝通志六書略所謂同中之異如[Manchu]福壽之壽與[Manchu]壽數之壽異[Manchu]恩澤之恩與[Manchu]施恩之恩異[Manchu]人生之氣與[Manchu]氣血之氣異[Manchu]無燄之火與[Manchu]水火之火異之類是也蒙古語辨晰字義較滿洲字尤爲晰歧略舉此書中所晰數字言之[Manchu]年也[Manchu]爲年歲之年[Manchu]爲年節之年[Manchu]綱也[Manchu]則爲法綱[Manchu]合也[Manchu]則爲六合之合又[Manchu]合氣之也[Manchu]合意也[Manchu]合圍也[Manchu]婚合也以上皆滿洲字可以通用而蒙古字不能通用[Manchu]又滿洲語一[Manchu]字有一枝箭一枝木一枝筆頭目總頭嫡妻嫡子長子渣汁奶渣子奶底子肚頭兒源本根本本性原宗伯首本度[Manchu]義若蒙古語則[Manchu]爲一枝箭[Manchu]爲一枝木[Manchu]爲一枝筆[Manchu]爲頭目[Manchu]爲總頭[Manchu]爲嫡妻[Manchu]爲嫡子[Manchu]爲長子[Manchu]或[Manchu]爲渣汁[Manchu]爲奶渣子[Manchu]爲奶底子[Manchu]爲肚頭兒[Manchu]爲源本[Manchu]爲根本[Manchu]爲本性[Manchu]爲原宗[Manchu]爲伯[Manchu]爲首[Manchu]爲本[Manchu]爲度之類滿洲蒙古繙譯類此者其通別分合至爲糾紛學者一不經心則此疆彼界易於眩惑是書爲景煇氏從政之餘以蒙文鑑註按字考核所撰依十二字頭次序用清字爲綱蒙漢字爲目上卷爲第一字頭下卷爲第二至第十二字頭每卷之末各有補遺猶清文啟蒙之清

語解似下卷並分別形聲相似者八字如[illegible]蒙古地名，[illegible]花鷄鷹馬亦以滿洲字為主循清文啓蒙之點圈字辨似音同字辨似醒誤字辨似解析蒙古語義頗為詳審亦中土之創作也。

蒙古文法程不分卷 道光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蒙古名[illegible]清景輝撰賽尚阿校刻身世具詳別錄景輝從事鞮寄之學既立既達又恐初學此道者一時不能盡悉對譯之法因而撰集是編嘉慶中以授其子賽尚阿囑他日稍有力必刊傳以利後人賽尚阿既貴即以此書並蒙古文晰義二種偕其友人音德布瑞春文廉瑞麟等檢校訛誤於道光二十八年刊行於世其書首冠蒙古字頭之第一字頭[illegible]至[illegible]凡四十七句一百十八字末附應屬第二字頭之[illegible]等九字與富俊蒙文指要所附字頭之寫法可以參閱次闡列滿蒙對虛字單用聯用各法與舉滿洲[illegible]蒙古[illegible]令人告訴等一百四十七句每滿洲語一句對照蒙古語一二三句不等所闡語法最為賅備與桑額滿漢類書第三十二卷字尾類[illegible]令人去等九十七句李延基清文彙書第十卷[illegible]令人去等九十一句之意同三闡列滿洲虛字字尾[illegible]對照蒙古[illegible]之變寫法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對照蒙古國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例又有變法不同者舉[illegible][illegible]對照蒙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為例末附滿洲[illegible]對照蒙古[illegible]等不變者一百五字統上各條關於滿洲蒙古繙譯用字之法釐然大備惟[illegible][illegible]二條應在前[illegible]條之次誤廁於後當更正之其首章蒙古字母僅列第一字頭不及其次推其用意蓋欲以滿洲十二字頭該貫之不知蒙古十二字頭其第三[illegible]阿爾第六[illegible]阿克頭克第七[illegible]阿斯第十二[illegible]阿木體勢與滿洲不同也滿洲字頭第三作[illegible]其第六[illegible]第七[illegible]第十二[illegible]字尾不必定如蒙古之短[illegible]字字尾且有變點皆與蒙古字異又篇中所舉變寫諸字惜未道其所以然考乾隆三十四年德通撰蒙文變字言變字有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體俾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字化生[illegible]體由[illegible]字化生又指示字尾[illegible][illegible]二字之聯法謂屬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字頭字下用[illegible]字屬於其他字頭字下用[illegible]字云云是書未顧及此亦不免闕失雖然瑕不掩瑜終為不朽之作也

欽定蒙文彙書十六卷奏疏目錄一卷 光緒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illegible]蒙古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清理藩院尚書松森等撰光緒十七年九月理藩院疏言滿蒙漢文我朝三體並重蒙古文義近年精通者鮮推原其故蓋因書籍刊行於世者無多淵磨之士每苦從之莫由臣院蒙古學存有故臣賽尚阿鈔本彙書一部皆依御製三合清文鑑體例綱舉目張條分縷晰若再加以研求似可期於美備惟係鈔本不能廣傳擬將此書由臣院自行籌款照式修纂查有遺漏蒙文即行

續入俾資記誦而廣流傳疏入報可於是以員外郎瑞全特圖慎崇林為總纂官郎中崇凱員外郎孝祐英廉主事長海為纂修官共同編輯本年十二月書成上之是書全以賽尚阿蒙文彙書為藍本別取三合便覽蒙古文晰義等書語句輔助之凡為彙書所未備者一一添入其體例一如滿蒙文鑑總綱清文彙書之成規每一部居專以字形為主不分陰陽聲韻如[illegible]字兩音[illegible]字三音皆併合為一包類每一語系首舉蒙古字為綱領次註漢字釋其義次以滿洲對譯蒙古字義如[illegible]下註漢天字又

以滿洲[illegible]字對譯是也有蒙古滿洲相同字如[illegible]為字母鷹嘴聲慢應聲[illegible][illegible]為逐雞鳥聲滿洲字亦同[illegible]類有奇字如[illegible]作驚馬聲[illegible][illegible]即第八字頭[illegible]字韻母之變體[illegible][illegible]筆上一字音達哈有字同音異者如[illegible]用為宮室字音鄂爾多用為長短之長則音烏爾圖有音同字異者如同一烏特巴拉字於[illegible]羅花則書[illegible][illegible]於菊花則書[illegible][illegible]有一語上下二字相同而讀法陰陽不同者如[illegible][illegible]抖紙聲上字讀塔爾齊吉南屬陽下字讀特爾齊吉訥恩[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屬陰有一字半陰半陽讀之者如[illegible]驚馬詩讀阿扎歌因上半阿扎二字屬陽下半歌因二字屬陰之類是也本書凡為卷十有六始[illegible][illegible]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並附[illegible][illegible]等外字每門收入若干字復有增補若干字語其得失大抵公事常用之語是書所輯尚稱完備其他一方專語以及佛典翻譯則多所闕遺至如各卷訛誤處如錫帶公曹嬰粟花之功盟等字司繕校者固不能辭其咎[illegible]焉

蒙文總彙十二卷 光緒刊本

滿洲名[illegible]，蒙古名[illegible]。清喇嘛李鋐撰。鋐俗字品三，身世不詳，皈依黃教，為固什喇嘛。固什者，梵教之譯經人，猶清語之巴克什，漢語之博士也。鋐與鑲白旗滿洲繙譯名家軍機章京、陞任浙江溫州府知府裕彰者相友善。光緒十七年冬，鋐成此書，裕彰為之序，言清文繙蒙，藉富文誠公三合便覽、賽鶴汀相國蒙文晰義等書，始窺涯涘，惟蒙文譯清，則悉賴師長口授，或家塾鈔本，初無成書。彰於咸豐初元，從事樞廷，潛心滿蒙文義，見友人李品三喇嘛案頭置有蒙文若干卷，為先正所輯，門類繁多，體制詳備，於行文對譯之法，悉心窮其奧，惜未付之剞劂。品三素嫻蒙文本義，兼通蒙語元音，取而編次之，獨能詳細校勘，數易寒暑而成帙，顏之曰蒙文總彙。友人福丞甫勸之繕刊，而助以資。余思品三取前人所輯而校録之，並不剽人之有，炫己之長，誠足以副先正未竟之志云。所云先正蒙文若干卷，不知何書，亦不知撰者何人。勸刊助資之福丞甫，即署銜校閱之花翎二品職銜福勤洪阿。鋐取前人書編次校勘，而署銜詳校，不云撰著。今之著作家，劉說當同掠人之美者，能無愧怍。是書與理藩院新纂蒙文彙書同時告成，體例一致，二書互校，則此書門類之分析形聲，視彙書之陰陽混合為善。如[illegible]讀鄂諾美，屬陽，義為中前十中；讀烏努美，屬陰，義為騎牲口之騎。[illegible]讀納錫，屬陽，義為往這們來；讀訥錫，屬陰，義為戳血之戳。其字皆形同聲異，彙書本以字形為主，故同收一部，此書則鄂烏納訥部各分繫之，此二書關於分別形聲之異也。又[illegible]（讀嚕巴）義為狗類；讀嚕巴，義為骨牙石木等物之裂衩縫之。[illegible]讀塔嚕美，義為猜疑；[illegible]（讀達嚕美）義為跟隨及投降。又[illegible]讀特呼，義為那（去聲，如納）；[illegible]讀德呼，義為枕頭。又[illegible]讀扎嗎，義為幫襯腰；讀扎哈，義為地頭及縫子、被褥頭。讀鴉嗎，義為雲頭及片金邊之類。亦各部分繫之。難解語句每有註釋，凡此各端，閱者稱便，為理藩院新纂彙書所不及。蓋私人之作，聚精會神；公家所編，非出一手。此長彼短，理宜然也。

都門紀略二卷增補都門紀略三卷都門彙纂無卷數朝市叢載八卷 坊刻本

都門紀略合都門雜詠為上下二卷清楊士安撰道光末年李南圃校正刊行士安號靜亭順天通州人久客京師留心世故嘗以日下舊聞都門竹枝詞草珠一串等書臚列古今勝迹資人採訪列風繪俗纖悉無遺第可供學士之吟哦不足擴市廛之聞見乃為都門紀略一書凡分風俗對聯翰墨古蹟技藝時尚服用食品市廛詞場十門并以前三門外地圖一幅有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士安自序其所舉例言略謂是書原為遠省客商而設鋪戶皆係老號馳名天下貨真價實又前三門外為仕商聚匯之所市廛地址必詳細注明地圖并取外城者內城則外省人足跡罕至擇要略登一二云故所分十門除慶會堂之對聯仁一堂之門扁翰林院之土旋大佛寺之演貫跤傳像號之內式暖帽和順居之白肉米市之老米等三十餘處外其他皆屬南城或南城郊外地下卷為都門雜詠係仿楊米人瑛昶竹枝詞得碩亭與草珠一串補成打油歌一百首亦如上卷紀略分風俗等十門計風俗十四首對聯三首翰墨四首古蹟十三首技藝四首時尚十八首服用九首食品十四首市廛十二首詞場九首凡前人所已載者則不復贅亦有士安自序李南圃評定之亦於同年刊行另有上卷紀略之後附加都門會館一卷作上中下三卷者名增補都門紀略者亦楊士安所撰校之者為趙紫城張鶴書係於道光二十六年序刊此都門紀略之本來面目也厥後十餘年間書肆逐年增續刻踵事增華日新月異商肆爭相納資在各門類中登錄字號貨品藉以招徠顧主實現世報紙廣告之濫觴其都門雜詠一種有盛子振張鶴泉王樂山金建侯等增補本有陳韻珊孫伯軒洪謁人孫蝶花等續增本皆並選加得碩亭草珠一串詩十餘首同楊靜亭原唱所選合訂成書同治三年甲子伴花齋徐氏有序刊之本趙昶等為之詳校十一年又增入天下路程光緒時花樣翻新復改書名為都門彙纂不分卷數於各門皆有增益

最著者為京都八景大內及內外城地址首善全圖各省地圖國朝鼎甲錄菊部羣英等嗣又改名朝市叢載補闕刪冗釐為八卷大興李子象寅弁以序首卷滿漢文武品級滿漢文武衙署光緒十三年分齋戒忌辰禁止屠宰日期二卷順治丙戌至光緒丙戌歷科鼎甲三卷各商行各行省會館客店廟宇提塘四卷京師風俗行路須知由京至各省路程風暴日期五卷匯號宴會服用食品六卷翰墨市廛京都八景古蹟時尚戲園戲班也其第七卷乃增補都門紀略之雜詠分翰墨古蹟節令人事服用食品市廛風俗時尚技藝詞場十一門與舊本不同內有光緒九年濮槐青作若干首但連原有各詩皆不注作者名氏末附厰甸正月竹枝詞十二首第八卷為鞠臺集秀錄計伶人四十三家以上各書皆由楊士安都門紀略蛻化而來光宣兩朝直至現在尚有屢刻之本多以增補或續增都門紀略為名不用都門彙纂朝市叢載字所添事事物物皆任便為之市語商情無庸月旦之也

洪文襄公年譜一卷 崇實小學校校長洪永青藏鈔本

清法式善撰法式善原名運昌字開文號[illegible]時帆一號梧門姓蒙烏爾吉氏漢姓孟內務府蒙古正黃旗人高宗命改名法式善姓伍堯氏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任國子監司業祭酒翰林院侍講學士改洗馬充文淵閣校理官至庶子著有存素堂詩文集清秘述聞續聞槐廳載筆續筆李文正公年譜朋舊及見錄陶廬雜錄辛稼軒集鈔存等書已刊未刊者甚無慮數十種此洪文襄公承疇年譜一卷未授梓由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始生起至清聖祖康熙四年乙巳七十三歲考終止一生仕履戰蹟以月繫年以事繫月彙取洪氏家藏斷爛筆墨用材於明史紀事本末綏寇紀略八旗通志附以家乘傍徵稗史叢書及史館遺軼聞瑣事畫成是編有翦裁無增益不知者闕以待補之按文襄以明代重臣身事二姓為清流所不許雖然論語記子路子貢之於管仲皆謂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而疑其非仁孔子謂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瀆人莫之知深許其利澤及人有仁之功唐魏徵不死建成而從太宗弼成貞觀盛業松山之役洪承疇以壬午二月就俘米漿不入口者七日懷故主厚恩矢死不屈四月尚未薙髮清太宗屢命諸臣勸降不答上益厚遇之至親解貂裘以賜承疇歎為命世之主遂請降上大悅賞賚無算為陳百戲以賀甲申四月從軍西行上啓睿王此行專為剿寇掃除逆亂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皆見施行其後奉命招撫江南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五省剿撫兼施全活人民不能以數目計因果之說儒者不道縱觀前朝勳貴三百年來子孫淪落難言者比戶皆是獨洪氏後人世膺膴仕甲第依然迄今仍執教鞭不絕讀書種子未始非洪文襄公出民水火積功累仁之所致若夫南中諸君子各擁所立疏屬弄兵潢池螳臂當車致形天之舞沽一己之虛名置兵民於不顧比至殺身成仁不過於國家多一忠義新鬼不利

於君不利於國更不利於己此無他士大夫高談道學謬分種族之使然而已況乎兵連禍結寧剎手清軍與流寇以毒川機會孰為階之厲者則當時必且有以洪承疇一人剿之撫之之為少者矣是編所譜與國史本傳合而生卒家世加詳凡一切不經之談如文后勸降並制定不利旗人法令之類皆屬無稽譜內不為濫入撰者有自序具存素堂文集略謂文襄既有其才復有其位其功年譜可以不輯以六世孫某泣請固辭不獲云云字裏行間亦有微詞是以徇俗者之言耳

定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尚善致吴三桂約戰書 滿洲字鈔本

滿洲名　尚善爲清太祖弟和碩莊親王舒爾哈齊第八子固山貝子改封輔國公追封靖定貝勒芬古次子順治元年襲封輔國公晉固山貝子六年晉封多羅貝勒預征河南江南雲南等省康熙十三年六月授安遠靖寇大將軍率軍之岳州協助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封吴三桂尚書至軍寓書三桂陳利害不報十七年八月薨年五十八此即康熙十三年致吴三桂書以國語繙譯之本此外傳世凡滿漢已刊未刊者不一種其一滿洲名　漢譯曰貝勒致吴三桂滿漢字書係刊本其一滿洲名　漢譯曰尚善貝勒與吴三桂信函係傳鈔未刊本皆滿漢二體合集歐人福克司日本鴛淵一山本守亦有此書惟其書名標題及書中字句不盡畫一定南大將軍署銜亦與安遠靖寇字不合乾隆間欽定

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中多羅貝勒芬古列傳附載此書詞約而雅畧謂王以亡國餘生乞師我朝殄殲賊寇爲國雪恥爲父復讐感我朝聖恩傾心報國蒙恩眷顧列爵分藩榮施後嗣忠孝慈義之節炳於天壤富貴寵榮之盛絕於近代迄今三十餘年而末路晚節復效童昏頓喪初心自取顛覆竊爲王不解也何者王藉言興復明室則曩者大兵入關奚不聞請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猶爲我討除後患翦滅明宗安在爲故主效忠者將爲子孫謀創大業則公主額駙曾偕至京甚時何不遂萌反側至遣子入侍乃復背叛以陷子戮可爲慈乎如欲光耀前人則王之投誠也祖考皆膺封錫今則墳塋毀棄骸骨遺於道路可爲孝乎爲人臣僕迭事兩朝而未嘗忠於一主可謂義乎不忠不孝不義不慈之罪躬自蹈之而欲逞志角力收復人心猶厝薪於火而云安結巢於幕而云固也諺曰老將至而耄及之王非詩何乃至是如即輸誠悔罪聖朝寬大應許自新毋蹈公孫述彭寵故轍非族湛身爲世大僇云是書大意與

各本無異祇書尾無約戰之語則脩飾潤色者去之也

七巧圖合璧養心堂七巧圖文少堂七巧續圖不分卷

第一種嘉慶刻本第二種道光刻本第三種鈔本

原本七巧圖合璧清中葉有之撰人名字不著毛應豐跋其兄應觀七巧六書圖或言創自高句驪殆不可信此為現代通行游藝品之一乾隆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有宋黃伯思燕几圖明嚴澂蝶几譜黃圖係以三種尺寸不同之木几六縱橫錯綜列之為二十體變為四十名謂之骰子桌後增一几易名七星衍為二十五體變為六十八名各為之標目系說嚴譜則因燕几圖而變通之燕几以方几長短相參此則以勾股之形作三角相錯狀若蝶翅故名其式有三其制有六其數十有三其變化之式凡一百有餘較燕几頗巧七巧圖肇自避朝嘉慶年雲間徐氏理厚勾股用寸木小版七片取奇耦式三角體分大小中方斜五等七片互相關合演成各種人物形式實燕几蝶几之濫觴嘉慶十八年有人輯刻成書題名七巧圖合璧而不著撰人名氏序言謂七巧之戲亦名合巧圖其源出於勾股法去歲雲間徐恕堂摹繪一百六十種

刊行。余未及見。今夏王子毅園自其鄉攜來吳下，又增其弟春生所推廣者，共成二百餘圖，示余。雨窗無事，因与同人互相尋繹，覺轉移之妙層出不窮。又推鄙意得百餘圖，合成一冊，不敢秘諸枕中，爰付剞劂，以公同好。署嘉慶昭陽作噩且月，即癸酉十八年六月。申齋桑下客識。鈐章曰自怡。書中所繪自包含六合至月下老人，共圖三百餘。前附七巧版式圖說，題曰先天太極。鈐顛倒鴛鴦二字章。後附七版重疊式，題曰七巧本來面目。更附二人對酌式及杯盤書版為三圖，題名七巧化境。醉儋石一題，云獨坐靈巖望太湖碑一題，云嘉慶十八年癸酉歲織女渡河之夕桑下客繪於養心堂。類如書丹。鈐章七巧二字。有碧梧居士跋，作四六駢儷語，署嘉慶癸酉巧月巧日題於乞巧樓前。鈐章二，上潘郎，下人比梅花瘦。凡撰者序跋者皆不具真正名字。此為中書堂初刻原本，亦有依其式製為几案臺盤者。此原本外又有道光七年重刻本，題名養心七巧圖，於原本三百餘圖外增加太平有象等一百四十九品，並序跋二首。其跋語署愛吾居士，又

不著年月。此二種為七巧圖合璧原本之全豹。又有春雨樓珍玩山樵氏七巧新譜，嘉慶乙亥二十年乙亥序，則道光三年癸未巨經堂重刊本，係采擇舊本加以刪改推廣，得圖若干種，為舊本所無。又有彰鑑堂增訂詩情畫意七巧圖，咸豐十年庚申鏡睴堂刊本，係合舊有新撰，重加敘次。以上四種除道光年增刻太平有象等百餘圖外，其他皆有排法界以畫線之副本，名七巧成圖。此外又有如道光九年毛應觀七巧六書圖附七巧詩圖，二十二年鍾國泰七巧五言律詩絕句十二首，同治元年胡敬鳥翼七巧圖續編五百五十餘字安章宅句題名句段遺意，人物一千二百餘題為古今故事題名人物演義，光緒元年古越蘭痴及慈谿嚴恆七巧字圖等書，皆合璧舊本之支流。無論圖與孰為得失優劣，皆當存之為不祧之宗。存其名目，因以附焉。惟光緒元年文少堂七巧續圖一書，乃繼承合璧舊本而作，見繪稿本，未經付刊，為圖凡二百九十六品，不与舊本重複。前以碑始，亦肖舊本書丹式，題曰文少堂七巧圖續集。後以碣終，題曰此圖以碑起者，上承原圖，所以為續也。而以碣終碣者

結也於是乎續圖之結焉立意雋永可喜顧亦惜其
獨無撰書人真正姓名此併合璧本撰者豈皆以雕蟲
小品不屑以姓名見知於世耶去今人之好事標榜者遠矣

秋芬室七巧八分圖十六卷補遺一卷 同治刻本 補遺光緒刻本

清錢芸吉女士撰芸吉字達青浙江仁和人甘肅甘
涼道廷熊女適廬陵王其沅四載而殞著有秋芬
室詩草佚是圖乃其幼年與兄辰吉共筆硯時所演
采輯前人成書者半自撰者過之歷十餘年而得千
五百餘圖命以八分據云以為如易之參互錯綜變
化莫測芸吉歿後長女王念慈以母氏半生心血所寄
為之作會請於其父王其沅參定以於同治十一年刊
行之版藏於王氏求是齋中凡為卷十有六書面
作壺盧形五言律詩一首於二十字中之第一第九
第十七第二十五第三十三字當壺口兩肋兩臍處
分嵌壺中日月長五字所以標示全書之巧有咸豐
十一年二月王其沅序錢睦題詞例言十則圖說兩
篇卷一六書類凡七襄判形等二百四十五圖所輯字
悉有句讀結語七巧之化王氏主人八字亦恰到好處
卷二星象類包含六合等六十三圖卷三人事類敬
業樂群等八十二圖卷四禮制類春秋鼎盛等八十
圖卷五樂舞類福緣善慶等五十五圖卷六文房類

聯元捷報等五十八圖卷七武備類挂印封侯等六十四圖卷八衣飾類指日高陞等七十三圖卷九舟車類滿載順風錨等六十圖卷十陳設類平升三級等一百三圖卷十一器皿類開門發祿等八十六圖卷十二葉具類任用五行等八十圖卷十三宮室類乾坤草亭等一百圖卷十四山石類壽比南山等一百三十九圖卷十五庶物類太平有象等一百三十八圖卷十六蕃生類王母蟠桃等七十七圖結尾伐殘古幹黃葉落歸根二圖殆為摸者之識以上十六卷十六門類除首卷圖說二扁外共為圖一千五百有四雖游藝小品賛者不為但以出之婦人女子手中便覺難能可貴而其定擬七葉圖版勾股弦尖角及平線圭畝等名稱並為便利關合計先將兩大葉指明地位創為合尖對角諸法且為譜製符號以厶几弓小ク千今卩寸广替代勾股弦尖角關合隔對仄各字啓鑰度針与人以方便門路尤為新雋可喜光緒元年七月譜工甫竣其兜女輩又於故紙堆中續獲佚稿再請於父又刻補遺一卷於六書星象樂舞大房

武備衣飾舟車器皿宮室山石庶物蕃生十二類共補二百二圖併前書統數一千七百有六惟人事禮制陳設葉具四類無所補

以當一瓶（亦名新增集對七巧圖）三卷序目一卷別本以當一瓶不分卷

續增集對七巧圖二卷（第一第三種道光刻本第二種寫本）

以當一瓶清袁良白撰良白號雪裳浙江錢唐人履歷未詳七巧之戲自嘉慶十八年七巧圖合璧出書後續為之者踵事增華蟬聯鵲起如春雨樓七巧新譜之類亦有依其形式製為几榻臺盤斗燈諸具斯合戲弄者要不過裒多益寡綦增加品類更無新意出乎其間道光五年錢唐袁良白撰新增集對七巧圖六百品為上中下三卷不但与舊本各圖無一雷同且將每圖名稱兩兩相對譜形取義妙肖逼真洵此道中第一佳作結尾繪一箋壽馬匣銘詞鐫風雅何傷一圖章邊款刻雪裳偶作以此二語隱括己意雋永有味是書為聽鮮樓藏本前有繆文增及撰者四六小序葛啓疆步枚孫纂並篆夢仙退士心蓮居士題詩姚衡丁嘉葆劉汝弼題詞附版式半頁題云七巧中藏天地心次上中下三卷集對圖式每卷集圖二百共圖六百除上卷有七巧三才日月山川八字外他皆人物鳥獸形狀又有精寫別本一種無卷數其小序詩詞与刊本相同而較少圖僅二百十六有對有不對者另有所謂遺珠者四十四成二十二聯有目無圖各類圖形品目並其彼此配對与刊本不盡一致如奏樂洋鐘對印章古盤刊本其名雖同而奏樂洋鐘之圖異又瓦硯對銅餅刊本瓦硯作銅雀瓦硯對金魚瓷缸其銅餅則別對玉斝又南郭先生對東籬處士刊本南郭先生作負手沈吟對回頭顧盼東籬處士作酣眠對挺立又携琴對舉臼刊本携琴作携琴就玉階對帶火遺金斗舉臼作舉白對踏青臼皆典並非筆誤又谿橋對水閣刊本無水閣而以谿橋而以水閣對煙墪又戲臺對碩石刊本戲臺作我儂試舞爾儂看對新鬼含冤故鬼哭（具之寶盒）頑石刊本雖仍對戲臺但非此寫本之戲臺圖其他似此互為同異者蓋不勝舉論其對仗工穩實不在刊本以下謂之為平庸者信手為之耶夫何能与刊本功力匹敵是恐為袁氏書未經修潤之稿本耳又此寫本中各圖之前附有獨釣寒江一圖題自述數則嚴一閣署丙寅孟秋七夕後五日夢寉居主人醉識於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城碁書樓之西窗下云云刊本無此一段主人不知何許人丙寅當是嘉慶十一年若為同治五年則不成為叢書稿本而為夢蘼主人欲改叢書重輯之別本矣以上二種外凡為七巧對語之書又有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歲寶善堂刻本永清王德棻續增集對七巧圖一種德棻號雲樵順天永清人書凡二卷上卷輯圖一百五十二其式皆舊本原有而排法不同者自序所謂由故而生新下卷則自製圖二百四十集成一百二十對多為舊本所無所謂創新而異故前有駢語自序末署藏拙子識於晉陽不敢取巧軒南窗下集對如海燈洋鏡套杯蓋盌唾盂乳缽雨傘風燈披肩圍嘴鐵貓木狗茶葉瓶蓮花漏八角鼓七絃琴蠟花剪翦燈草囊銅雀瓦金魚缸點心盒漱口盂雁齒橋龍頭枴青玉案紫霞杯切菜刀穿楊箭聚寶盆支機石縮項仙人無腸公子吳市吹簫泗濱浮磬虛室生白飛閣流丹薄荷油鼻煙倭瓜把服藥之類或雖不及以當一瓶之富麗大致亦頗可取附著於此知叢書體裁尚有繼續為之者

增補七巧圖完璧不分卷　多羅貝勒載瀅藏嘉慶刻本

清佚名撰敘跋凡例或署梅隱山人或署片雲居士馮氏是書凡彙七巧圖通別兩種版式為卷成於嘉慶十九年甲戌四月翌年乙亥刊版於得月齋与癸酉六月桑下客之七巧圖合璧相輔以行自序言是圖在笥已久去夏陳子古峯請刊行未遂今春來京師友人出刻本示余及檢舊笥僅重為校對共計七百有奇凡前刻已備者悉除之尚存四百三十餘種遂付梓人雖類續貂自非懷璧云署嘉慶十九年四月望日梅隱山人鈐天香草堂巧不傷雅並繼澤堂二章次為福餘高起耀金臺書壽庵氏所題詩詞次為凡例六則云以別式者為初製又云是圖之繪象書名悉仍前刻舊式所謂依樣壺盧末署片雲居士識次為版式二圖皆別式者題曰本來面目注云右圖七片合則為一分則成七各分其七又可為四十九而合四十九仍自為一縱橫損益真妙境在眼前云其通式者亦有版式在後末有甲戌嘉慶十九年仲夏山陰陳雲樵篆書跋是書前部為別式凡二

百五十餘圖別樹一幟世無他本後部為通式凡一百八十餘圖係增補七巧圖合璧本之闕通別二種版各七葉皆係積十六小角而成十六分為二八所以有謂之為七巧八分通式之版凡一小角作本體小三角形与積四小角為大三角形者各二葉積二小角作中三角形者方形者斜方形者各一葉此式最為世所通行作會之書傳世者亦夥別式之版凡一小角作本體小三角形者与積二小角作方形者斜方形者積三小角作梯形者積四小角作箕形者各一葉積二角作中三角形者二葉是種版式知者不多作會成書此外亦別無他本以其不為世人所重故也

閒雲集一卷 道光刻本

清徐一齋撰徐氏名貫無考是書係以七巧四圖集五七言絕句詩一首拈取每句一字縮合一圖每詩一首用圖四亦有集五七言詩二句或對或不對每句取用二字仍縮合四圖者集句成詩皆不甚佳拈字縮圖亦未能盡當全書凡為七言絕句三十五首五言絕句五首五七言兩句者各二共縮圖一百七十有六如第一道首云欲借先生問丙丁卞非七步許何曾丂寫南圖千般艷心共寒潭一片澄係集唐人賈島貫休杜牧徐寅各一句此首即不甚佳以丁七丂心四字圖縮合之丁七兩字亦非切要其他所集類是又各詩圖之前附有版式一頁題曰七丂先竜四字用旦二字古體風殊為庸腐卷端有辛巳道光元年季草舟沈源湖端陽日辛巳春野沈蘭芳南湖沈文潮鐵生華清瑞蓮峰顧文煒等題詞壬午道光二年晚香沈鵬程集句題詞考七巧圖一物為時不久消閒戲具淵源勾股較宋明人燕几蝶几各法特有妙趣自桑下客合璧出書後若養心七巧圖增補合璧成足

本者也文少堂七巧續圖纔合璧而作者也增補七巧圖完璧一則附庸合璧一則別立模型者也以當一瓶續增集對七巧圖二者皆屬圖以爲對偶者也秋芬室七巧八分圖是又釐爲統系州區部列者也乃至結構字句模範筆畫如毛應觀七巧六書圖之類其撰擬體裁書各不同閒雲集集句成詩因詩證圖雖其著筆平常用意低弱然但在七巧圖中別爲一種程式所當過存其目用備一格云

京師坊巷志十卷 戊午刻本

清朱一新撰江陰繆荃孫勘定損益即光緒順天府志第十三十四之京師坊巷志上下兩卷興化李詳爲之作序吳興劉承幹釐爲十卷提刊別行者也一新字鼎甫號蓉生浙江義烏人光緒二年丙子科進士授編修十一年任陝西道監察御史先於光緒五年經兼管順天府府尹萬青藜等聘修新志與編修繆荃孫共主京師坊巷事成內外城志上下二卷敘其述意略謂京師衢巷大氐襲元明之舊瑣聞佚事往往而在顧方志屬略靡所取材昔賢纂著緐而無紀爰鉤考其言之雅馴者述爲斯篇牙署寺觀各有顓門標其綱要補其闕遺亦志地所不廢若閭巷叢祠王侯甲第郡國計車之所萃寓公名流詠之所傳聞涉譽無關掌故略仿宋氏長安志悉加甄錄云彊圉大荒落即遜政後丁巳年劉承幹以李詳敘首繆荃孫修訂之稿攷其未確補其已佚改爲十卷序刊於滬上求恕齋作爲別行之本於朱氏述意牙署寺觀以下各有

顯門等十二字以其不隸志書改爲標綱補闕四字要關掌故以下略仿宋氏長安志例悉加甄錄二語改爲洛陽伽藍記略標故宅宋氏長安志從之至徐氏東西京城坊考尤爲詳悉今仿其例悉加甄錄云云至若其志書用字古僻如國屬衹漏散丹衛專等字用氏扁檄牙關顯者此仍舊貫全書十卷首述五城中西中東朝陽崇南東南正東關外宣南靈椿日南等十坊名目本會典事例參城冊卷一皇城卷二并卷三前衛城南城卷三後并卷四內城東城卷五內城西城卷六內城北城末附八旗通志所載順治元年八旗界址會典事例所定旗營會集處所及雍正三年六月議定八旗滿蒙漢各參佐領詳細界限卷七外城中城卷八外城南城外城西城卷九外城南城卷十外城北城總殿以前明以上舊坊考書之體例與順天府志相同衹細目考據中暨關志書中名類語句有所增改惜所列地址以五城十坊分敘爲民間不盡習知如皇城地安門以東內城東長安街以北屬中西坊地安門以西西長安街以北歸屬中東坊之類頭緒紛賾不特平民迷罔學士

大夫似亦不盡明晳實不如吳長元宸垣識略之以方面分列簡便易尋又書中每有引用明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處但於現時地名譌誤者不贅一辭日下舊聞考言天師宮相傳顯佑宮及步軍統領衙門即其地疑俗語流傳未足據不知顯佑宮東垣外北端實有天師府之名也波羅廠注云八旗通志作羅兒衚衕不知波羅廠即邑羅倉羅兒衚衕另是一地在其南也震鈞天咫偶聞撰刻於光緒二十九年三十三年在順天府志成書後則此書引證偶聞語係現在所補其總鋪衚衕條云特恭慎公□□宅咸豐朝兵部尚書特登額也南鑼鼓巷條云洪文襄公第有順治乙未進士扁是文襄諸子偶聞原有誤語此不引用全語實彌縫得體然識洪氏居邸不如引證錫縝復齋軒隨筆之爲翔實且在先也又宋徽宗北狩館於延壽寺世多以爲即在正陽門外延壽寺街獨是書徵引故實分別全城內外以爲當是元一統志所云在憫忠閣東之大延壽寺即建自東魏之大雲歷唐名延壽金海陵爲宮在古憫忠今法

源寺之前故基湮沒者，識見精卓，為他書所未道及。

都門竹枝詞及草珠一串都門打油歌等十三種十三卷（竹枝詞等）

嘉慶至民國木刻鉛石印本打油歌鈔本

都門竹枝詞、草珠一串、都門雜詠、新增及續增都門雜詠、芝蘭室都門新竹枝詞初集、都門蟲語、都門贅語、都門打油歌、都門紀變三十首絕句、京華百二竹枝詞、京華慷慨竹枝詞、京都新竹枝詞等十三種，各一卷。按古柘枝、柳枝、舞曲之外，有竹枝，魏崧壹是紀始（三）竹枝詞始於楚，本夜郎之音，蓋于夜歌之變。唐書劉禹錫所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家善巫鬼，每祠歌竹枝，

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在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黃庭堅山谷題跋：劉夢得竹枝九章，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同工異曲云。打油歌，據翟灝通俗編引南部新書：有胡釘鉸、張打油二人，皆能為詩。魏崧紀始：打油詩始於唐。引太平御覽（引）九唐紀：唐人有張打油者，作雪詩云：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後人稱淺俗詩曰打油，其實打油之義，當亦古時打稻唱（歌）之類，齊力

忘疲与今筞桔槔相似舊時關於都門風土人情打
油竹枝之作見於日下舊聞宸垣識略及附載作者
各家專集外別行者有桐城楊米人瑛昶都門竹
枝詞百首世爲傳本就今所采別行本祗如以上十三
種一都門竹枝詞一卷嘉慶十八年癸酉刻本撰人
名氏時代皆不著自序謂補楊米人所作之遺凡米
人已作者不復見區爲街市服用時尚京官候選考
試教館胥吏内眷觀劇十類類各十首共百首既
以胥吏内眷近於言公事諺閨閫乃删此二類只餘

八十首此都門竹枝篇什別行本之最早者又有別本
一種則於街市類多二首時尚類多一首街補加街市
標題一草珠一串一卷原亦名京都竹枝詞百八首滿
州得輿撰得輿號碩亭輝發那喇氏自序謂甲戌嘉慶
十九年新夏友人持京都竹枝詞八十首見示不知出自
誰手按此即前第一種大半譏刺時人時事未寓箴規匪獨
有傷忠厚之心且恐蹈誹謗之罪立秋後五日是年七月
初九日芸圃靜坐忽聞滿院蛩聲華户重關不見
同人履跡瀟瀟細雨空餘北海之心勃勃詩情敢

效東施之態因人及物共得百有八章集腋成裘
真乃一言以蔽名之曰草珠一串草珠者何取其物原
土產人以綫穿不過草子之稱豈盡竹枝之義云結
銜不署姓名年月所爲詩凡總起四首文武各官十首
兵丁六首商賈十首婦女風俗各八首時尚六首飲食
八首市井十八首名勝遊覽各十四首總結二首詩意
有必須解釋者則爲注明是編爲各竹枝中最善之
本如名勝門中有一首注言左安門内圓通寺建自
唐時有顏真卿所書經幢乾隆年間竟被盜

僧鑿爲碑礎惟董其昌書尚在云此未見記載尤爲特
色一都門雜詠一新增都門雜詠一續增都門雜詠各
一卷皆附著於都門紀略中不贅述一芝蘭室都門
新竹枝詞初集一卷撰人不詳別據廉浦氏石門閒
詠自序知爲蒙古巴朗氏雄顯里號廉浦者所作
原序謂自同治丁卯六年至己巳八年共作都門新竹枝
詞三百二十首今僅得初集係刻於丁卯之本分市井
閨閣歌謠文士衣飾遊賞洋藥和尚捐輸風俗十
門詩八十首中有闕損則丁卯以後至己巳所作尚有

二百餘首，並有續集可知。一都門蟲語叢題，春明雜詠一卷，醉春山房主人少山撰，光緒丁丑刊於駐萍軒，分科名仕宦風俗翰墨古蹟閨閣時尚技藝詞場九門，詩六十五首。一都門贅語一卷，壽光韓又黎撰，貝門人吳東山家儒為之校訂，略加注釋，光緒六年刊於斫桂山房，分古蹟街坊遊覽時風四門，共詩二百首，述意尾聲一首，言皆雅正，前後有王巘弁言、吳家儒跋。一都門打油歌，不分卷，光緒二十年鈔本，不著撰人，共詩六十一首，不分門類。一都門紀變三十首絕句一卷，

刻本，長白敦崇撰。敦崇有燕京歲時記，已著錄。此為光緒庚子秋冬間都門事變紀實之作，與胡思敬驢背集體裁相同，但此以平淡語依上下平每韻一首，鄰於游戲，正與竹枝打油相類，故著錄於此，末附迎鑾曲一篇，追寫承平時春日即事七絕四首。一京華百二竹枝詞一卷，鉛印本，宣統元年蘭陵憂患生撰，遇園雜著之一，不具姓名，僅著其校閱弟子劉凱夔蕭東清名楷，詩計一百二十首，每首皆有注釋。一京華慷慨竹枝詞一卷，石印本，宣統庚戌吾廬孺撰，共詩一百首，皆有標題。一京都新竹枝詞一卷，民國二年石印本，霞盦綺佛子、虛譙野逸、雲湛園髯翁、五百里暖公、索然竹隱生、滕花龕主、季子俠友、石子戒馬、書生如諫、果空主、顯夫、厂薪、厂萍、影孤竹、愚盲等分撰，考看校印人皆無真實姓名，共詩一百四十九首，間有標題注釋。以上竹枝打油體詩十有三種，內別行者十種，描寫皇居風土，較各地紀載鄉俗之書為重，若其善勸惡規，不失詩家溫柔敦厚之道，與夫詞句清婉，俗而不厭者，胥宜登之冊府，用備獻徵，其他不露真實名氏，淫靡其辭，有傷道德諸作，假以附庸已耳。

樂山回文四種合刻四卷補刻一卷 同治刻本

樂山回文凡京西名勝房山古蹟留臺雜詠盧洲秋興四種各一卷續詠京西名勝一卷共五卷清道士王嘉誠撰嘉誠字樂山別號雲鶴道人京師蓬萊宮道士幼業儒喜吟咏擅書畫中年遁入黃冠同治初嘗与邦門徐永年輩雅集伴花齋作京師風土人情竹枝詞若干首輯入都門紀略雜詠中此編亦都門風土竹枝打油之類但皆七言絕句回文體多係咸豐時舊作五種合刻五卷有同治元年自序第一卷京西名

勝其目為扇子河昆明湖繡綺橋萬壽山虎城長河玉泉山石景山望兒山黑龍潭碧雲寺潭柘寺戒臺寺卧佛寺天台山温泉妙峰山大覺寺寶珠洞龍王堂白雲觀大鐘寺等二十二處第二卷房山古蹟其目為大房山金陵賈島故里賈公祠百花山上方山黑龍關房城古樹軋宮院萬佛堂王禪洞西域寺中和峪大象石白水寺龍泉水磨留臺尖稻地八村等十八處第三卷留臺雜詠凡遙瞻帝里遠望盧溝良鄉塔影涿城雙塔遊山偶作遠望留臺山房對菊留臺眺遠邊關曉月午夜霜鐘晨醒望日雪月烹茶下視房城雲嶺飛泉等十四題留臺即留臺尖在房邑城西三里孤峰峭立東南村落西北雲山為嘉誠前所棲止處第四卷盧洲秋興凡秋興十首雜詠雨雪四首皆七言律體回文為咸豐六年都中所作盧洲即天壇邊蓬萊宮舊名東極宮名盧洲道院亦嘉誠舊時所居周匝蘆葦北近魚池有城市山林之趣以上四卷皆同治元年初刻其元年在香山所作二年補刻者曰續詠京西名勝凡一卷其目為香山蘇

州街盧溝橋明陵居庸關五塔寺萬壽寺西頂玉皇頂四平臺蓮花池曲臺等十二處附刻五種合刊總題名雲鶴回文詩卷端有自述詩引附董四墓村小茅庵山居樂各七言絕句二首卷末有廟宇荒廢無力修補賣畫謀生感作七言不回文律詩一首殿之每卷各題附注地址所在頗為醒目只豐臺注云又名看臺非是看臺乃看丹之訛地与造甲相近元時便有此名見趙松雪集嘉誠是編獨詠京畿古蹟与丁部專集不同而竹枝打油

之體裁以回文出之尤為特色而紀錄風土掌故亦不
可(必)取(畫)亦不詞翰故雖筆墨不甚高簡悉宜諒之矧
其人為方外黃冠更不能以儒學士夫例之矣

鑑略繙譯釋稿一卷 同治年寫本

鑑略亦名鑑略四字書漢本清王仕雲撰滿本不著繙者名氏係(此)鈔寫未刊本亦未敘成書時代王仕雲字望如別號江南過客江南江寧縣人昭代叢書所輯仕雲書署著籍黃山非順治九年壬辰科仕雲中式鄒忠倚榜三甲第九十名貢士賜同進士出身與范忠貞承謨文正同年任福建泉州府推官其所撰鑑略一書自序略謂因事被逮西曹日拈古史集為四字以消永晝或取諸故本或發自心裁好事者錄而成書歸來偶理叢殘為兒輩作句讀坊客力請以梓非敢與昔人競煥存之藝圃或亦(非)紀一時感慨之興云云康熙五年序而刊之全編隱括通鑑節略上起鴻濛下迄明末范以四字為句八百三十四用字三千三百三十六提綱挈領平易其辭以是二百餘年來蒙學譯讀咸樂用之顧是編滿洲本不知何時所繙亦不知出自誰手以列朝諱字考之除孔子諱改外作外遠在雍正(初)年制定外篇中漢之(朱李唐朱溫之朱字漢元兩代順帝之)朱李唐之朱溫朱字滿洲字音與清

順字宋范純仁之純字其滿洲字音皆与現代廟諱下一字相同此改書作　及　字西唐之尊號年號則天天寶明之年號天啓人名唐之田令孜宋之田錫文天祥其天字田字(滿洲字書)与廟諱下一字不分及宋實儀与匯晥帝御名滿漢悉同此皆不之避改於以知是編必為光緒以前同治時代所繙也是編滿洲字草書漢字正書頗精緻前後無封面標題及序跋僅面頁簽鑑略繙譯稿五字終不知繙者何人也是書譯筆平淡難列上乘字裏行間或經意

或不經意處失誤亦多顏師古注漢書孝子善述(詞)父之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編中太宗孝文世宗孝武句繙作　　　　皆無孝字固亦可行然終不若照原句繙之為是又累朝皇帝廟號清字對音例皆聯寫如　太祖　太宗等句是此編中若祖若宗或聯寫或單寫不歸一律又維周文王惟元世祖惟明太祖等句之維字惟字乃發語詞此編三字概繙　為惟獨之惟与夫太戊修德句戊字本係茂音此以　

音對譯中原感憂句回紇乃休句中原二字係泛言中國國內當繙其義非專指一處地名之例當對音者此編因中原句与上句西吐蕃入寇為一聯遂將吐蕃中原俱以對音出之作　　而又不知吐蕃應聯寫作　不應單作　回紇應聯寫作　即　不應單作　了也他如唐敬宗周恭帝宋欽宗清語未誤漢語誤作敬帝恭宗欽帝特為謄寫之失又五代漢紀傳子承佑天命不祐二句佑祐二字顛倒則

漢本原誤失之改正以上各端皆為是書之眚惟以西漢紀中呂后臨朝句呂后清語繙為　太后明紀中弘光南渡句弘光只以　二字對音不(加)繙君上之　字斯又是書之長不可掩者也

望江南詞一卷 刻本

清來秀撰來秀字子俊姓伍堯氏國子監祭酒
法式善孫官知府有掃葉亭集此其離集別行之本
所作望江南詞四十闋專詠都門景物蓋亦竹枝詞
打油歌之倫類記俚事以俏語出之凡都下風土人情二
十二闋釣游舊跡十八闋每闋皆以都門好三字為
起句後十八闋句中或有注解風土人情門內分戲
園廠甸店食品茶館糕點隆福寺小有餘芳飯館
口技女曲雜耍歌舞鞦韆鐵嵩八角鼓估衣蟋蟀
籠鳥九龍齋酸梅湯內興隆鞾店蓮室西湖秋色海
甸泛舟等二十二事釣游舊跡門內分昆明湖陶然亭
可園頤園極樂寺天寧寺天寧寺俗稱玉泉山二牐臥佛寺
北海半畝園十剎海靈鷲庵兒老良醫西心鑑五星
兒老心鑑皆人名文會掃葉亭等及結尾懷其兄弟凡十八
事卷末有李宗泰湯鉉宮本昂等跋語及恩煦
趙惟堤等題句其釣游舊跡詞中有北海瀛臺
語並注謂瀛臺即明之南臺有極樂世界萬佛樓
諸勝十剎海注謂景山即明之後山有流水音望湖
樓春耦齋諸勝所言地址皆不當豈以禁籞深嚴作
者無從身歷想象紀之歟然道咸以後同光以前西苑
固未園禁士大夫不難瞻仰所以云釣游舊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滿漢合璧通鑑總論一卷 舊刻本

漢本元潘榮撰滿本清阿什壇譯潘榮字伯誠婺源桃溪人隱居不仕世稱陽節先生阿什壇亦書作阿什坦清語音無定字國子監題名碑又作何錫談字海龍金世宗裔完顏氏初隸滿洲鑲藍旗改內務府鑲黃旗順治二年授內院六品他赦哈番九年成進士擢刑科愛惜喇庫哈番康熙元年改給事中七年充實錄纂修官二十二年卒聖祖嘗召問經義稱爲我朝大儒曾繙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陽節潘榮通鑑總論亦其所繙之一潘氏著此論梁谿杜詒病其通首全無結構前後顛倒錯亂論漢而忽入唐論唐而又入秦晉六朝又攙入宇文完顏論君道深貶漢文帝極讚宋神宗甚至劉裕朱溫有褒無貶學者童而習之貽誤不少其愛之者則又謂通鑑之有總論乃史籍之綱領後學之指南言簡意該事略義詳學者一翻閱之上下千百年治亂得失是非善惡了了若指掌又云是書上自三代下及宋末論斷千古其發明細目尤爲切要是以誦讀

者頗多云左之右之持論各有所主雖然是書既爲滿洲繙本但應以國語之優劣爲衡不必較量漢本理論之得失也阿什壇從事此書係因其官內閣時目睹儒臣繙譯通鑑自欲先繙總論俾學者誦讀以公務匆忙未遑其事嗣任刑科有暇用止三旬而卒業時在順治九年以後書成嘗語其子和素謂吾所譯諸書惟此通鑑總論清語詞句既極其曲折而與漢本之旨又無不吻合汝輩當識之和素乃以康熙四十六年按原稿釐正且欲使讀者易於對閱遂依五經傍訓規模逐句側綴以漢字序而刊之綜觀全書繙譯脈絡筆意古拙略無生動夏商周秦漢等世紀[illegible]下皆應著[illegible]字春秋等書名下皆應繫[illegible]字君上稱號下皆應綴[illegible]字以及人名之上皆應冠以姓氏此多不然姓名對音降屬於繙譯字義外例當單寫乃此本獨於諸葛武侯及曹孟德姓名聯寫作[illegible]餘則如式不知何意宇文高祖邕書作[illegible]蓋因字形相近誤認爲[illegible]漢昭烈帝備本音避此書則[illegible]作貝字讀伍

子胥員音云奉綽醜檜音膾此書[illegible]作圓字會字讀等悉為是書之失特以書為清初舊繙多用古語又現世滿漢合璧書籍在滿洲字傍附以漢字若五經傍訓體裁者實由此本發端用為知古之資可以存耳

四體合璧佛說四十二章經一卷 梵筴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蒙古名[illegible]西番名[illegible]原天竺梵本後漢摩騰竺法蘭譯同清乾隆四十六年敕譯滿洲本後又經嘎卜楚蘇巴嘎室利牙都雜等遂譯西番藍占巴波羅覺達牙別加譯蒙古共成四體合璧葉河鄂卓恆齡出貲刊印布施板藏京師嵩祝寺後天清藏經局作梵筴大貝葉式考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自西南來照殿庭王問羣臣對曰西南方當有大聖人出至漢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帝夜夢金人長丈餘作紫磨金色赫奕如日來詣殿前曰我教流傳此土帝旦集羣臣傅毅奏帝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訪佛法至月氏國遇天竺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白馬上載釋迦畫像四十二章經及大小乘經並佛舍利一鐏同還洛陽時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後復六年二尊者摧伏異道踊身虛空而說作偈言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云云說已以神通

復還天竺。此四十二章經為佛典流入中國之第一部，與佛遺教經、即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之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同為釋子入德之門。宋朱子謂四十二章經其說卻是平淡，是經宋真宗皇帝明釋守遂、了童智旭道霈續法並現代丁福保等，皆有疏解及箋註。本今復得此四體合璧之本，學者可由滿洲上溯蒙古，再由蒙古遞溯西番，乃至加喝爾天竺一線相屬，能窺印土原經本來面目焉。

蒙漢合璧五方元音二卷 民國石印本

蒙古名[illegible]。蒙古海山撰。海山字瀛洲，自序署銜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札薩克親王旗哈達蘭烏蘭岡村學海書屋主人。又卷首封面及小像印章，係喀喇沁右翼旗貝子。按五方元音漢本，清樊騰鳳撰。騰鳳字凌虛，堯山人。是書專論切字之法，以陰平陽平上去入聲分隸一天二人三龍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駝九蛇十馬十一豺十二地字音十二部，以梆匏木風斗土鳥雷竹蟲石日翦鵲系雲金橋火蛙二十字音紐繫之，皆用實字為標，為便記憶。全取方音，不依古韻。所以村塾蒙館無不知有五方元音一書者，幾於家戶誦也。海山此書一仍樊氏之舊，只添加蒙古字於各字之下，先對其音，與乾隆間清漢對音字式同；次釋其義，與蒙文彙書及總彙之類同。如天部上紐下所繫平聲之天字，對音為[illegible]，釋義為[illegible]。天良為[illegible]，欽天監為[illegible]，沖天礮為[illegible]。田字以下及上聲腆、去聲㮰字仿此。遇蒙古語不詳者，則缺之。是書脫稿於民國元年壬子三月，印行

於六年丁巳二月有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卓索圖盟西土默特旗扎薩克郡王棍布扎布哲里木盟賓圖親王棍楚克蘇隆及撰者蒙漢字合璧玉四序後有諸生子穆漢字跋卷端附撰者小像及蒙漢篆字印章曰喀喇沁右翼旗貝子之章，漢篆如常式其蒙古篆字係用滿洲體式頗為希罕綜觀全書凡漢語悉以蒙古語繙之彙輯各類辭句其體例雖不如鑑書之冠冕然獨出心裁立法新穎用字檢尋易幼學者苟熟乎此不惟習知蒙語兼可多識蒙語其功用足可與槃書伯仲也

滿洲實錄八卷 民國影印清乾隆重繪本

滿洲名，蒙古名，

是書原名太祖實錄戰圖影印改題今名撰人不著考國朝宮史續編太祖實錄戰圖一分八冊凡七十七圖乾隆四十六年高宗純皇帝敬覽乾清宮所藏太祖實錄戰圖乃盛京舊本特命依式重繪一貯乾清宮（尚書房）一恭送盛京尊藏并聖製敬題五言八韻詩一首此為民國十九年遼寧通志館照盛京藏本攝影石印惟原本頁面橫分三格為滿漢蒙三種字此則專取漢字及圖印之省去滿蒙字但每圖標題之滿蒙字則一仍舊貫末附高宗敬題五言八韻詩最後附以說明略謂有清起自鄂多里三百年來武功文治載在國史及東華錄特東華錄潤色為書清史稿猶未通行其餘稗官野乘傳聞率多失實未可據為典要求其足徵可信惟歷朝實錄而已顧其書祇有寫本兩部外間不可得窺本館編輯通志得向省府借觀總計全書漢文三千餘萬言滿文亦略稱是而以滿洲實錄為首記載質實圖畫精工爰集鉅

資摘取滿洲實錄附有詳圖者計一部八大冊專以漢文
及圖付之影印以廣流傳云云書凡八卷爲圖八十有二（按圖數與實史不合）始[illegible]長白山[illegible]終
（貼黃）[illegible]四王（貼黃）射死囊努克（貼黃）[illegible]爲滿漢蒙三種字之標題圖後附說
則刪去滿蒙只留漢字帖黃處係御名第七圖爲肇祖
原皇帝其他皆太宗文皇帝也每一圖不必繫一事凡同
時事跡皆附焉又各圖三種字標題亦往往不相應如
第一卷漢題佛庫倫成孕朱果得同異滿蒙題皆作佛
庫倫成孕落二姊後佛庫倫歸昇屬子滿蒙題皆作佛
庫倫教子昇天都督（貼黃）計殺仇人滿蒙題皆無計字
太祖初舉下圖倫滿蒙題倫下皆有城字太祖計殺諾密
納鼐喀達滿洲題作太祖定計殺諾密納鼐喀達蒙古題
作太祖以計殺諾密納鼐喀達二人碩翁科羅巴遜敗
哈達兵滿洲題作碩翁科羅巴圖魯巴遜敗哈達兵蒙
古題作碩翁科爾巴遜首敗哈達兵太祖宥養食理岱
滿洲題作太祖不殺理岱宥而養之蒙古題作太祖以
寬大心宥理岱太祖大戰瑪爾墩滿蒙題墩下皆有城

字凡此雖滿漢蒙語句不同而其語義則一也書中所紀
太祖號淑勒貝勒[illegible]注謂漢語爲聰睿王而
漢籍則謂之聰睿貝勒蓋貝勒當時爲一國君長之通
稱與汗王無異迨後始定爲五等爵之第三位太宗改
元天聰國語亦用此稱而易貝勒二字爲汗則此稱始爲
易世罔襲之號矣太祖又稱明汗丙午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喀爾
喀五部貝勒尊爲崑都侖汗[illegible]注云恭敬之意
漢籍作神武皇帝丙辰年（萬曆四十四年）羣臣頌爲列國沾恩英
明皇帝建元天命滿洲語爲[illegible]蒙古語爲[illegible]
漢籍作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又書中不云金國汗
亦不云建州衛其錯誤處如第一卷末有完顏部人遜
扎秦光兗兗乃袞字之誤又第二卷第三圖漢題太祖
四騎破八百兵滿洲題作四人蒙古題作四友圖畫亦係
四人步戰其附說亦云太祖遇敵於界藩自執旗前進見
敵兵不動遂下馬將馬遣回率弟穆爾哈齊并二家人
延布祿武凌噶四人奮勇步射直入重圍遂敗其兵八
百人云是實只四人步戰漢題四騎反掩其大誤尤甚焉
末卷有乾隆印章六滿漢蒙篆各二皆乾圖隆方象天

地舊分鈐上中下三格內（原本為滿漢蒙三種字樣分三格其印各鈐於滿漢蒙本格內今删去滿蒙字印則存舊）上格滿篆[滿文]中格卦象漢篆☰☰隆下格蒙篆[蒙文][滿文]滿蒙篆皆變化之筆異於三十二體其蒙篆一種尤所罕見惜[滿文]之首[滿文]之尾皆有誤筆為玷耳

[滿文]十四卷（乾隆刻本）

此書無漢名據清宗室宜興清文補彙凡例定名為實錄內擇出舊清語間稱舊清語不著撰人名氏及撰作年月前後亦無目錄序跋補彙卷七[滿文]字門著錄此書之滿洲原名注云乃乾隆年御製當即鄂爾泰等編纂無圈點字書疑治無圈點檔案舒赫德等繕撰無圈點有圈點檔案二種或前或後之時所作也書凡十四卷每卷皆擇先朝實錄中舊清語提格大書為綱下注此語與今之某某語義同低格細書為目無漢字試舉第一卷第一條為例如舊語[滿文]（舊語）

（先祖）其下注云[滿文]謂[滿文]（新語 先祖）舊語亦作[滿文]也是編為檢討清初舊國語要書所載各語之異辭者清文補彙亦多采入補彙之凡例云本書卷內所載見於成書及舊檔鈔之語於繙清文說清話均可通用惟注曰見舊清語者乃遵實錄內擇出舊清語一書採錄俱係國初以前口角相傳之言如說清語固可效用如繙清文則不便率然直用尚須臨文裁酌云雖然有清盛時首重國書表章公牘皆清漢並用每因漢文具備凡就漢字繙清眾悉遵乾

隆間御製增訂清文鑑及歷年發鈔新語而用之不取舊語所以聖祖御定之舊清文鑑四庫竟不著錄國初舊語無論矣斯時也就漢字以繙清不用舊語則舊語固可廢棄光宣之際國人數典忘祖即新語亦漸不傳旗人如是漢人無論矣今者正朔已更清書雖無所用而當年官譯事之就漢繙清一變而為學人考古之因清譯漢欲明遜清朝三百年又近之故事則關乎清語解義無論古今新舊皆應知之而尤以古字古義為要是此實錄擇出舊語並乾隆以前舊書康熙清文鑑上至國初無圈點檔案皆為考古要書善事利器較之近代辭典尤為急也

音韻逢源四卷 道光刻本

清宗室裕恩撰裕恩字容齋睿忠親王多爾袞裔睿恭王淳穎子而慎王寶恩勤王端恩不入八分輔國公禧恩弟也嘉慶十四年封二等鎮國將軍裕恩撰此書道光二十年其友凡凝齋禧恩為之校讎并序言容齋手訂音韻逢源其法以圖書十二字頭參合華嚴字母定為四部十二攝四聲二十一母統一切音編成字譜凡四千零三十二聲惜其不列入聲未免缺然問之則云五方之音清濁高下各有不同當以京師為正其入聲之字或有作平聲讀者或有作上去二聲讀者皆分隸於三聲之內祇為傳聲射字之用固音韻之游戲云按世間庶物之有音聲本皆發於自然純乎天籟無絲毫造作於其間事物言動無音不備喜怒哀樂亦無聲不有聖人造字正所以傳庶物之音聲而一切音亦無不包攝於一切字字類之比較連言之漢字音聲似不如滿蒙之具備其實中外字類雖異音聲則含識皆同前人韻表中之空位所謂有音無字者非真無字也不能識別字之音聲不能拈出也識別其真實音聲以其上下相屬字按四聲映帶呼之其音聲自脫口而出是為天籟即婦人孺子亦能之皆

夫古人韻表空位不能以此法括字也自紐弄等韻諸法興多門經學者反為所苦裕恩為此書門徑益多督惑迷罔歧中又歧書分四部十二攝四聲二十一母等四門首四部用易卦名乾坎艮震四字繫合口呼光開口呼剛齊齒呼江撮口呼[滿文]居汪切等音次十二攝用十二地支全字繫光官公昆等音次四聲又用易卦巽離坤兌四字繫上平聲光上聲廣去聲桄下平聲姑王切等音此門與前四部所用字目割裂經書易如分用元亨利貞或甲乙丙丁氐宿列張等成語為有興據又其區分上平下平二聲不取入聲事不師古非難為訓次二十一母用二十八宿角亢至觜參二十一字繫噶佉啊搭他那巴葩媽哩攃薩渣叉沙哈阿發斡拉聲等音係參照涅槃字母以為出之華嚴者非全書為元亨利貞四集子丑寅卯等十二攝為綱以二十一母四部四聲為目門戶愈多頭緒愈歧迷罔弁愈甚夫滿洲十二字頭[滿文]五部實天地之元音遂句讀之加以上下平四聲略為分析無音不備則一卷十二字頭或一卷清漢對音字式使可集韻學之大成即古紐弄等韻之類統歸貫辭何言其他是編誠如禧恩序所謂祇可用之傳贊射字為音韻之游戲已耳

滿漢字清文啓蒙四卷 雍正[illegible]刻本

滿洲名[滿文]清舞格撰舞格字壽平身世不詳其署籍曰長白是必滿洲旗人也書凡四卷刻於雍正八年庚戌元日錢塘程明遠為之校梓并序實譯學入門第一善本他書難與比肩者第一卷分七門第一門為滿洲十二字頭單字聯字指南第一字頭[滿文]至[滿文]四十七句一百三十一字各以漢字注音其下列舉各字聯寫之變法如第一系[滿文]六字寫在聯字之上舉[滿文]六字為例（此系六字僅聯在字上用不中下不用其[滿文]二字有聯在中下二語）第二系[滿文]五字（[滿文]字無用）寫在聯字之上舉[滿文]五字為例寫在聯字之中舉[滿文]五字為例寫在聯字之下舉[滿文]五字為例第二字頭[滿文]至[滿文]四十六句一百二十四字亦各以漢字注音其聯字變法取舉[滿文]三字為例第三字頭[滿文]至[滿文]四十句一百十二字首三句九字以漢字注音其他讀法與第一字頭注音同聯字變法

舉　三字第四字頭　至　四十六
句一百二十四字亦各注漢音變法舉
第五字頭　至　四十六句一百二十四字注
音同上變法舉　三字第六字頭
至　四十句一百十二字注音與第三　字
頭同變法舉　四字第七字
頭　至　四十句一百十二字注音同上舉
法舉　三字第八字頭　至
四十句一百十二字注音同上變法舉
三字第九字頭　至　四十
句一百十二字注音同上變法舉
四字第十字頭　至　四十六句一百二
十四字亦各注漢音變法舉　三字第
十一字頭　至　四十句一百十二字注音與
第九　字頭同變法舉　三字第
十二字頭　至　四十句一百十二字注音
同上變法舉　三字各為例以上十二字
頭共一千四百十二字第二門為切韻清字

等七十二句一百七十八字皆十二字頭中所無者以二清字
相聯切一漢字音如　枯窪　孫窪　呼
窪等各二字切成誇瓜花等一字音等三門為滿洲
外單字　等六句十七字即今分隸第二
第五　兩字頭中者第四門為滿洲外聯字
第　等第三十三句第五門為清字切韻法惟是清字
切韻之法無論清字漢字本皆元音天籟出乎自然
初無若何法例是編條列
等字切韻十二法旣惑累
贅反不如無第六門為異施清字列舉單聯清字叶
聲異讀如人名對音　二兩字同　三兒　五兒
八兒　住兒　偏兒　雪兒　二小子
二達子　二丫頭　二黑之類並指示第五
字頭下聯寫　應讀作
音以及小　大　二字在第四　第
五　第一　等字頭下之用法讀法第
七門為清書運筆先後末言　等字標寫圈
點之法位置第一門兼漢滿洲套話凡五十一條皆通

俗口頭問答之語第三卷一門清文助語虛字備列繙清譯漢施用虛字各法第四卷分二門第一門為清字辨似其目有點圈字辨似如雨僕人之類音同字辨似如銀項下咽喉之類醒誤字辨似如何苦姓甚麼之類第二門為清語解似其目有壽語解似如萬壽長壽之壽壽命壽數之類是書雖卷帙無多然其於學習滿洲繙譯法程無一不備標題啓蒙名實相副且不僅初學者恃為必要之書即此道通人亦當奉為參考程式譯學中不朽之作也

通鑑檢要十卷 鈔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及撰作年月前後亦無序跋每卷首尾有完顏氏藏及如愚子識二條記此或為撰書人姓氏別號然亦莫能知為何許人編中語句如白色之繙以新舊皆收則編輯時代必在乾隆朝更定新字以後書之大旨係剌取繙譯通鑑中要語結集成編以為譯學檢字之用州區部列本乎字典字彙之偏傍筆畫釐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卷體例與清文典要上諭成語等書同但各卷之劃分取甲乙等十天干不取子丑等十二地支而部首之或有或無或前或後與字典字彙稍有出入如甲集一之入十部乙集八之巛十九部丙集土之卩十七部丁集中之手十二部戊集文之九又十六部己集气之斗十部（封面目次斗下有比字為十一部書內無之）庚集玉之糸二十八部辛集西之曲二十五部壬集見之酉二十部癸集金之黽四十一部為部凡一百九十八內字典原有之乙又九屮己夫比文冂而隶韭音香黍黽鼠鼻龠兩十九部此書無之而以儿几匚匸片爿瓜爪各三部夂攵夕三部合併為一復添丁丈冄井尢丘北曲泉九部為字典所無所輯繙譯語中或釋及漢

義如甲集ノ部之乣軍（上一字原誤作）義為各處集合之兵乙集八部之酋長（上一字原誤作下一字原作亦不當）義為蔫首之頭目又口部之奇兵義為暗藏之兵癸集金部之鐵騎義為帶甲之兵之類皆極典要惟惜其分畫綴字未盡明晰重複錯誤亦皆失於勘檢為是書者當是取讀通鑑時得其繙譯語句隨手記錄以成者檢字既依部首毋寧一遵字典字彙之先例而為之何必多事更張另立門部設取此編為之整頓錯誤者正之重複者刪之亦繙譯丙部中善本之一可補清文典要等書之不足也

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十卷續二卷 光緒刻本

此漢譯蒙古曰（此）豁侖紐察脫察安（原闕）稱脫卜赤顏釋義蒙古也之也（闕）秘密也總綱也下一字（音義）亦見元史國語解及馮承鈞考古隨筆語解托卜齊延即元史文宗紀四及虞集傳之脫卜赤顏察罕傳之脫必赤顏撰自蒙古太宗時明太祖朝以漢字潤色成書始有元秘史之名忙豁侖等八字本為此書之原名曹元忠屠寄王國維馮承鈞諸人皆曾道及惟顧廣圻李文田丁謙葉德輝等以為撰者姓名誤此為清光緒三十四年八月長沙葉德輝照其友人馬進遠所遺舊鈔足本影刊凡十卷續二卷卷數與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孫承澤元朝典故編年考萬光泰元秘史略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同其刻入連筠簃叢書之永樂大典本及阮元揅經室三集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顧廣圻思適齋集跋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曹元忠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並

李文田元朝秘史注丁謙元秘史地理考證皆作十五卷雖然事實語句固彼此無異也此元代蒙古字原本以漢字書寫蒙古語一行譯語一行每一節後又有總譯一段聯貫之蒙古語傍原有硃墨綫橫記硃綫為人名則雙行白綫代之如[]其墨綫橫記則字句長短斷續之符也字傍所標之小字中為喉音舌為彈舌音丁為舌尖頂上齶音字下小注勒字讀不彈舌黑字惕字克字為急讀帶過音卜字必字為急讀合口音皆不用讀出一准明火原潔華夷譯語之凡例書中蒙古語傍譯語甚為關重要每段後之總譯雖稍加潤色往往與蒙古原語譯語皆不盡脗合未可據為典要如首卷第一句總譯云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與云云李文田注本作當初元朝人的祖云云人在的上語較順矣然證之蒙古原語二者皆未嘗為是蒙古原語乃 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迭額列騰格理額扯札牙阿禿脫列克先孛兒帖赤那阿主兀義為成吉思皇帝之始上天眷命篤生

孛兒帖赤那云云與原語字句不相符合其訥字額扯字阿主兀字皆助語虛字為可譯可不譯者可以不論又末卷結語總譯云此書大聚會着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蒙古原語無此書字客魯漣訥闊迭額阿剌侖下有朵羅安孛勒荅合失勒斤扯克黠牙兒札兀剌韓兒朵思二十二字義為七孤山失勒斤扯克兩山中間行宮李文田之秘史注丁謙之秘史地理考證皆嘗據以補入得窺全豹至其敍述蒙古先世孛兒帖赤那豁埃馬闌勒為蒼狼白鹿配合生人雖與杜氏通典高車突厥狼種之說相類然據蒙古源流 布爾特齊諾 郭斡瑪喇勒實為男女二人之名齊諾即赤那義為狼瑪喇勒即馬闌勒義為牝鹿古人取禽獸以立名往往有之清初多爾袞義為獾為福塔義為麋是也總之此書在元代為金匱石室之藏不輕示人今日傳之人間治元史者獲益不少況為蒙語原本尤可貴焉

內閣票本式樣不分卷 鈔本

原名絲綸此為清內閣票擬通本式樣及部本式樣二書閣員撰其通行要語輯錄為巾箱小本以備票籤需用者也其前附載二字滿漢公文成語無輯錄人名氏及年月考清內閣票擬本章格式因滿漢字之並用為求其彼此相合所以在順國初時即輯有此項成書迨後政務日繁新語日多以故隨時皆有纂修之舉最後一役在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修訂題名滿票籤通本式樣及部本式樣四部總題曰絲綸按大清會典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學政順天奉天府尹盛京五部本章俱齎至通政司由通政司送閣為通本六部本章及各院府寺監衙門本章附於六部之後統為部本每日應進通本部本侍讀等詳細校閱擬寫草籤大學士閱定後令票籤處中書繕寫清漢字合璧正籤次日黎明恭進其票擬之式凡通本內應議覆者則交各部院議奏或察議或議處或嚴議或速議毋庸議覆者則交各部院知道錢糧出納則交部察覈刑名本罪至斬絞者由三法司覈擬軍流以下由刑部覈擬官員應降革勒休者情

罪重則照擬票寫各院寺衙門本有隨交部議者俱如通本之例部本內議敘議處事件在京文職編檢科道以上武職副都統以上各省文職臬司以上及學政武職總兵以上皆出名外官題升調補文職鹽大使以上及河工佐雜武職守備以上皆出名實降實革者不論品秩皆出名刑部本罪至死者皆出名京堂五品以上翰詹中允以上各省臬司以上學政試差闕差及各項差使開列請簡俱票空籤文武會試中額則空其名數其餘尋常事件皆票依議及知道了等籤又有該部院所議未協隨時更正票擬或奉旨另擬者及遺或錯誤應飭行應議處者各就情事審定有圖冊者應留應發皆列於籤夾單有票寫者有不票寫者惟刑部夾籤皆不票寫有兩擬者繕雙籤雙籤之式凡各部院題請事件有應准應駁未敢擅便或議功議罪議賞議卹可輕可重處分應議應免本內雙請候欽定者大祀中祀皇帝親詣行禮或遣員行禮雙請者俱照擬票寫雙籤各省州縣以上官請升請調與例不符經部駁者覈係專摺奏請聲明人地實在相需除照部議票籤外再票准調准升一籤

外官道府以下部議實降實革數條因公議處級紀准抵者除照部議票籤外再票送部引見一籤三法司數擬罪名除雙請及夫籤外其有罪名已定而情節實可矜憫者照擬票寫一籤再票九卿定議一籤三法司駁審本票依議一籤再票部駁甚是一籤凡雙籤次序如一准一駁以准者為第一籤罪名一輕一重以輕者為第一籤處分應議應免以免者為第一籤其餘皆以本內聲請之先後為序三籤四籤仿此此編就歷(閣)屆纂訂清漢合璧通本部本票籤式樣擇要錄為小冊其類別約如上述凡清字皆楷書附輯二字公文成語一百五十門亦票本所需其部居別拈一字為首不依字彙字典體例凡清字皆行書拱擇閒當繕錄亦工具備一朝(繕綿)掌故有足多也

鴻稱通用六卷 鈔本

鴻稱通用為清內閣謚法官書滿洲名此係由正本錄出之副格式相同按謚法起自成周歷代言謚者有劉熙來奧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諸家之書各有增減或傳或否鄭樵作謚略列為二百十品馬端臨經籍考著錄沈約謚別十卷上采周秦下至晉宋以周公謚法為(本)凡七百九十四條賀琛為謚法四卷分君臣美惡加入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又有王彥威續古今謚法十四卷蘇洵嘉祐謚法三卷四庫著錄內府本蘇洵謚法為四卷凡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新改者二十三條新補者十七條朱明循用周書謚法及蘇氏鄭氏諸書為通用謚法增多新義清朝謚法遠法成周傍徵近代易名之字清漢兼施則悉取材於鴻稱通用一書是書凡為上中下三冊上冊三卷中冊二卷下冊一卷共六卷清漢字合璧上冊上卷為列朝廟號中卷為列朝(尊)謚號下卷為列后尊謚中冊上卷妃嬪謚下卷諸王謚下冊祇一卷則為臣下所用之謚列朝廟號始肇紀立極

曰　高終功完奏凱曰　襄凡四十四字但清代
皇帝廟號清漢字向皆還音不繙如　太祖
太宗是也惟國初追王四祖廟號則又照繙如
肇祖　興祖　景祖
顯祖是也列朝尊謚如睿知通明曰　聖終隆
稱赫奕曰　熙凡一百七十二字列后尊謚始慈惠
愛親曰　孝終中外仰德曰　顯凡九十五字妃
嬪謚始溫柔賢善曰　懿終慈仁短折曰
懷凡四十一字諸王謚始廉方公正曰　忠終使民

悲傷曰　愍凡九十六字臣下謚始肫誠翊贊曰
忠終賢善著美曰　懿凡一百四十字統五百
八十八字議謚之典遇恭上廟號暨尊謚大學士偕九卿
科道等官會議妃嬪以下及王大臣予謚者皆由大學
士酌擬奏請欽定凡皇貴妃皇子側皆予謚貴妃以下
並公主無謚奏特旨者乃予之親王郡王謚用一字（郡王謚清初一二字皆並用康熙二十年六月定用一字）
貝勒以下及文武大臣謚用二字一品官以
上應否予謚請旨定奪二品以下須特旨予謚此外有以
文臣品學而追謚者有以監司守令盡節而獲謚者又

有婦女殉烈而特謚如强克捷子婦徐氏方振聲妻張氏
陳王戚妻唐氏及特謚勝朝建文崇禎兩代君臣則曠典也

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三百卷 內府刻本 嘉慶

滿洲名

具名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聖訓（道光初尊謚奮武下加欽明二字 聖訓係嘉慶年所編故不及書亦明）書於嘉慶十二年三月與高廟實錄同時告成凡為卷三百分四十刻曰

聖德曰 聖孝曰 聖學曰 聖治曰 敬天曰 法祖曰 文教曰 武功曰 睦族曰 用人曰 愛民曰 勤政曰 求言曰 察吏曰 理財曰 慎刑曰 省方曰 治水曰 蠲賑曰 積貯曰 賞賚曰 恤兵曰 牧政曰 訓臣工曰 嚴法紀曰 重

農桑曰 興禮樂曰 廣幅員曰 正制度曰 篤勳舊曰 褒忠節曰 崇祀典曰 禮耆年曰 靖奸宄曰 厚風俗曰 飭官寺曰 綏藩服曰 飭邊疆曰 恤臣下曰 勵將士以上四十門成書三百卷仁宗躬親製序刊刻頒行按高宗純皇帝纘承大統享國六十年以不敢上擬聖祖退讓仁宗而自為太上皇帝訓政三年壽考九齡孫曾五代為從古人君所罕見其在帝位也奉事孝聖太后尊養崇隆覆育黔黎溥恩汪濊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次漕糧三次史臣稱其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西征不庭奮武揆文於斯稱盛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云欲知六十年廟堂大政當於一朝實錄中求之特歷朝記注尊藏石室啓閱以時誠如仁廟御序識語所言實錄人弗易見敬頒聖訓俾薄海臣庶拜手同觀此歷朝聖訓所以有刊行之典也

大清仁宗睿皇帝聖訓一百十卷 道光間刊本

滿洲名……具名……大清仁宗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聖訓（咸豐初尊謚經武下加光文二字聖訓係道光五年印故不改書）道光四年四月與仁宗實錄同時成書凡一百十卷分三十六門曰……聖德曰……聖孝曰……聖學曰……聖治曰……敬天曰……法祖曰……文教曰……武功曰……勤政曰……愛民曰……敦睦曰……澄敘曰……用人曰……理財曰……求言曰……恤下曰……防海曰……治水曰……慎刑曰……恤兵曰……蠲賑曰……積貯曰……漕運曰……墾殖曰……崇祀典曰……訓臣工曰……勵將士曰……飭牧政曰……嚴法紀曰……正制度曰……褒忠節曰……篤勳舊曰……重農桑曰……靖奸宄曰……綏藩服曰……靖邊疆如上三十六門成書一百十卷宣宗御製序言刊版行世按清仁宗睿皇帝恭承內禪正國家全盛之時善繼善述勤政愛民萬壽章恩普免積逋至二千餘萬史臣稱其初逮訓政恭謹無違躬涖萬幾黜奸登善削平逋寇力握要樞崇儉勤事闢地移民皆為治之大原所惜譸切求言詔令數下吁咈之風慨未遠睹云是編併高宗聖訓之滿洲繙譯出自當時繙書房人員隨漢本同時恭纂在增訂清文鑑新語頒行以後正國家政治修明興革宏備之際譯寄人才鳳飛鵲起所繙語句無不為今日之典型則其中除少數筆刻失誤外殆無一處可以參議者也（高）

御製勸善要言二卷 順治內府刻本滿漢合一卷光緒刊本滿漢合一卷

滿洲名[滿文]清世祖章
皇帝御撰順治十二年雕版與御定資政要覽頒行卷端
有是年正月二十五日御製序卷末有內翰林國史秘書
弘文等院大學士黨崇雅傅以漸圖海等後序世
祖御序略謂上之教世勸勉為先人之立身為善最樂
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為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欲文
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云四庫著錄資政要覽
而遺此此書采輯各類勸善格言凡二百五十六條大
都本諸經典成語尤以宋代之太上感應靈篇為最
多書成分滿漢各一卷頒行之惟傳世之本甚屬寥寥
其漢本更不可見現在故宮所存亦止滿洲一卷且係
殘損之本民間通行勸善書籍如太上感應篇圖說
及直講等或錄載此書之世祖御製漢序一篇即全書
不傳之一證所以光緒十七年內廷有重行刊傳之舉也考是
年八月初八日明發上諭朕恭讀世祖章皇帝御製勸善要
言一書仰體天心特垂明訓精詳切實俾斯世遷善改
過一道同風實足挽澆浮而臻盛化惟原編祇有清
文特命諭書房加譯漢文發交武英殿刊刷成書茲據奏刷
印完竣呈覽著每省頒發一部交該將軍督撫照式
刊發各屬學宮每月朔望同聖諭廣訓一體敬謹宣
講用示朕親承祖訓輔教牖民之至意云所云原編祇有
清文其所據即宮中現存之滿洲殘卷也有此一番重譯故
所譯字句除書中引用經典成語及列載官書聖訓東華錄
中之世祖御序不致歧異外其他字句或非經典成語或他書
無所表見則新譯與原譯不盡畫一如新譯懷善之人福
以遂之及成名滅身皆人所名勿以小善不足以為福而輕之
等句舊譯原作懷善者應之以祚成名滅身唯自取之
莫輕小善以為無福小善不積無以成聖字句雖不畫一意
義則彼此不悖惟舊本第九條善不在小惡不在大二句
語意不經及審舊本清語乃[滿文]
[滿文]八字義為善不在大惡不在小於理為正
則此漢語殆為畫刻之誤幸新譯已照滿語更正矣以上
約舉全書之大略如是餘不備敘嘗謂滿洲書原有漢
譯之本者重行譯漢初無不可因其新舊所譯彼此互有
短長或因之別有表章如前條所舉善惡大小之正誤也

若已有漢譯且經刊行之本當事者茫然無所聞見
率以原編祇有清文特命加譯漢文之語擬旨詔中
外當宁一日萬幾不暇及此所司失職不能辭其咎焉

繙譯御製朋黨論 內府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清世宗憲皇帝御
撰書成於雍正二年六月初一日刊為專本頒行卷末有
當時臣下跋語不著名氏按國朝宮史書籍門著錄
御製朋黨論一部注言世宗憲皇帝御製論一篇以大
公至正為歸斥歐陽修之說而正之以周易論語之義訓諭
臣工消除朋黨錮習雍正三年（當是二年之誤）刊成頒示天下云史記
蔡澤傳吳起為楚悼王立法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
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
威服諸侯朋黨二字實始於此歐陽氏作朋黨論據宋
史歐陽修傳云范仲淹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
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
以進或云杜衍代夏竦為樞密使同時進用富弼韓琦
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斥
竦為大姦竦銜之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
修為黨人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
之黨乎范仲淹對曰邪正之黨惟聖心所察苟朋而為善
於國家亦何害也修於是作朋黨論上之于慎行論君子

小人之黨云君子無黨無所用之也進退決之禮義用舍聽之君相浮沉付之命數遲樹度之技能效職業相與則同心共濟出入相友則同道為朋非有固結之歡脣齒之援也何以黨為小人則立身行己無牆壁可恃使之無黨安可得哉是皆古人深疾乎朋黨之害其著論也固當如是歐陽氏著五代史唐六臣傳論於朋黨錮習亦既深惡而痛絕之矣乃其獨於慶曆朋黨一論就一己之所遭遇以為君子有朋小人無朋貽後人以口舌此與五代史帝未入全忠儕於李唐重王彥章憲及畫像併不為韓通立傳等同一可議清世宗御撰朋黨論（論語）以君子不黨大易渙羣元吉之義斥其君子有朋之說以為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結論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為一心共結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云云自是帝王口吻通篇止千六百言末附臣下後序繙譯皆舊語其脈絡神理不及乾隆以後新語書籍之條暢時代所限當如是耳

滿洲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乾隆刊本）

雍正九年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敕編是年十二月初八日表上之凡三集共為一書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後所奉諭旨涉於八旗政務者曰上諭八旗凡十三卷滿洲名[illegible]其前錄諭旨而附載八旗大臣所議於後者曰上諭旗務議覆凡十二卷滿洲名[illegible]其前錄八旗大臣所奏而恭錄諭旨於後者曰諭行旗務奏議凡十三卷滿洲名[illegible]三集共三十八卷其漢本四庫已著錄此滿洲本第一集上諭八旗所輯諭旨第一卷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至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冠以莊親王允祿等進書表第二卷自雍正二年正月初三至十二月初十日以下皆一年一卷十三年為十三卷內九年至十三年頁數無多第二集上諭旗務議覆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止一年一卷十二年共十二卷十三年無議覆事第三集諭行旗務奏議自雍正元年五月初八日起至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止亦一年一卷共（十三年）十三卷以上三集三十八卷卷末附刊總閱纂修校刊之和

碩莊親王允祿和碩果親王允禮等銜名考國朝宮史
及莊親王等進書表是書初編自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至雍正五年十二月各五卷續編係自雍正六年正月至
十年十二月卷數如前統為三十卷年數卷數與現本
皆不同蓋現本為乾隆朝二次續編仍以原表冠首當
時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其卷數已照現本改録而嘉
慶時續編宮史亦應照改乃聖訓門中並未言及疏
矣

滿洲御選古文淵鑑六十四卷 內府刻本

清康熙二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御選敕內閣學士徐乾
學等編注所録上起春秋左傳下迄宋末用宋儒真德
秀文章正宗例裁定之亦名淵鑑齋古文選有聖祖
御製序其漢本四庫已著録此滿洲本不著繙者名氏
除眉批暨編注人署銜未載外其他皆與漢本相
同滿漢相需互為疏解學者每因國書以通漢義
試舉此書中滿漢關鍵約言之如第一卷第一篇左
氏傳標題云 [illegible] 鄭莊
公叔段始末其他選本如孟保繙譯古文等皆以春
秋經原句鄭伯克段於鄢六字標之夫篇之首尾既
有武公娶申莊公闕地諸事而為丁部選體非甲
編經義則固當以此莊段始末標題為得又莊公寤
生句據杜預注云寐寤而莊公已生史記云生之難應
劭云兒墮地開目視為寤生繙譯春秋左傳作 [illegible]
[illegible] 義為莊公生之難孟保繙本同
係用史記語意此書繙譯則作 [illegible]
[illegible] 義為莊公生時目開是用應劭之說也惟此書繙

譯字句皆國初舊語，在康熙舊清文鑑頒行以前，意義簡質，不及乾隆增訂清文鑑以後繙譯諸書字句之精密。例如鄭武公、鄭莊公句，乾隆新繙本春秋左氏傳則各於鄭字下加一國字。又如此書娶於申，其義汎言人民娶妻之通稱，新繙本則改為，是專謂侯伯娶夫人矣。姜氏，舊本還音不繙，新本，則繙之矣。莊公即位，用字，與至尊踐位無別，新本改繙乃專言人臣五等襲爵矣。都城百雉，都雉皆還音，新本作則都雉二字皆繙矣。為都城尤見新穎。寘姜氏於城潁，寘字繙為放，寘新本作則寘字繙為遷移矣。封人不繙，新本繙之矣。以上數條皆新本繙譯較此舊本繙譯意義為長者。惟新本有獻於公，義為去獻，此書作義為來獻。左氏紀鄭家人事，自應以鄭為主，內莊公而外穎考叔，舊繙來獻為是，不得在考叔一方立言作去獻，則舊本意義較之新本為長。其統上所列不過約舉一卷一篇之大凡，其他則非此一章之提要所能發者焉也。

三合聖諭廣訓一卷 通行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蒙古名[illegible]原漢本爲清世宗憲皇帝推廣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之義理而撰共一萬餘言四庫已著錄其滿洲蒙古兩種係遵照漢本繙譯而成按康熙九年十月初九日上諭禮部略言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世宗撰廣訓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書成御製序略謂聖祖仁皇帝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朕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謹將聖諭十六條推衍其文名曰聖諭廣訓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云書凡十六章即上所述敦孝弟以重人倫至解讐忿以重身命十六條滿洲條目一[illegible]至十六[illegible]蒙古條目一[illegible]至十六[illegible]是書滿蒙同科繙譯醇正無一疵可指摘滿洲自五經四子外此爲第一雍乾以來版本屢易大抵以清語之新舊異同爲時代之先後如滿洲條目第二條雍睦字則[illegible]爲舊[illegible]爲新蒙古則[illegible]爲舊[illegible]爲新第九條風俗則[illegible]爲舊[illegible]爲新蒙古則[illegible]爲舊[illegible]或[illegible]爲新第十條民志以[illegible]爲舊[illegible]爲新蒙古則[illegible]爲舊[illegible]爲新第十四條錢糧以[illegible]爲舊[illegible]爲新蒙古則[illegible]不分新舊又如世宗御序內書經禮記適人司徒等凡遇音不繙者皆

蠲舊法其滿洲繙爲

蒙古繙爲

者皆新語也

繙譯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咸豐刻滿漢合璧本

滿洲名

清孟保照舊滿洲本改訂滿漢合璧 孟保字定軒漢軍鑲黃旗人以三等侍衛出爲新疆巴里坤領隊大臣咸豐初撰此書鑲黃旗漢軍公署刊行之按宋臣真德秀於理宗紹定時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因大學之條目纂集經史考證得失於聖學治道多所發明其漢本四庫已著錄先是順治時世祖命內三院繙譯是書未果迨康熙十一年聖祖特命翰林院學院學士福達禮等繼述繙譯是年十月十六日成書但是書當時止有清語並無漢字相輔且新語尚未完備咸豐六年前巴里坤領隊大臣三等侍衛孟保照康熙舊本改繙乾隆以後增訂之新語加添漢字爲滿漢合璧此外一切咸仍其舊由本旗都統文淵閣大學士文慶等奏上詔即令文慶所管之鑲黃旗滿漢軍都統署校閱刊行並加派吏部侍部穆蔭協同校閱預其事者尚有戶部侍郎熙麟內繙書房正副提調官刑部員外郎柏齡戶部郎

中中常員外郎出高達籤黄旗漢軍印務筆帖式崇厚長英寶安成山等書成奏進是年九月二十三日諭令頒行京旗駐防同資講肄是書滿洲繙譯除少數舊語更訂新語並書之程式增益為滿漢合璧外餘與康熙舊滿洲本無甚差別例如書名大學衍義四字之清語舊作[illegible]今改作[illegible]序字舊作[illegible]今改[illegible]之類是也矜慎謹飭率由舊章深得述而不作之義有足取云

繙譯古文二十卷 槐蔭山房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清孟保撰孟保字定軒漢軍鑲黄旗人歷官[illegible]三等侍衛大理寺卿（刊本大學衍義改訂新語為滿漢合璧本已著錄）是書成於咸豐元年四月自序略云余閒門日讀清書恭閱聖祖欽定繙譯古文淵鑑煌煌乎洵清文之玉律藝業之金科茲將有關人心風化者敬擇數篇並將文內應易新語悉遵御製繙譯經書一體更正又讀明公諱敘者所譯古文凡景物風雅清文諧暢者亦擇錄數篇彙為一部敬謹付梓以期公諸同志未必無小補云本書原十六卷其卷二至卷五各有兩卷實二十卷程式如世行古文斷義釋義之類自春秋時以迄明初古人名作著錄一百十二篇滿漢合璧滿洲用乾隆以後所訂之新語其抉擇凡左傳三十一篇公羊穀梁傳檀弓國語楚辭各一篇戰國策二篇史漢十一篇三國晉各五篇唐三十一篇宋十八篇明四篇義皆醇正惟所錄古文淵鑑之左傳各篇既云擇取有關風化者乃增入淵鑑所棄之周鄭交質一事以諸侯而與天子

互質有同與國取參取未儼然狂寇於人心風化大有關繫此所取之未免自亂其體例又左傳之清語悉本諸乾隆四十九年繙譯春秋傳然周鄭交質 [Manchu] [Manchu]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二句義為信若非由中所出者雖有質何益按之春秋傳清語本作 [Manchu] 義為信若非由中所出來者雖有質無益一來字一無字語氣神理當以春秋傳為充足此書殆筆誤乎抑故為改之乎此外卷二至卷四其目錄或淩亂無序或內外非一又或有以書名國策楚辭誤作人名郭隗屈原標目者是蓋較讐之疏失不難匡正可不為病云

滿漢字合璧四書集註十九卷 文光樓刻本

四書集註本名四書章句集註宋朱子撰坊刻省章句二字俗從之計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四書次第原如是）合為一部其漢本四庫已著錄此滿漢合璧本不詳撰者名氏亦未悉撰成時代書中繙譯皆係舊語是則成書時代必在雍正前後矣原書本經語句及序說註解除音讀不繙外其他有繙者有不繙者如大學標題下原註大舊音泰今讀如字云云此為註音是編削去不繙其本經在親民註程子曰親當作新是編漢語即照書作在新民不用親字清語亦照繙作 [Manchu] 但節去程註是遵朱註改之也傳五章衍文 [Manchu] 此謂知本四字結語 [Manchu] 此謂知之至也六字並註是編皆存而繙之是未遵朱註刪之也傳七章身有所忿懥註程子曰身當作心是編漢語仍照原本作身清語則改繙作 [Manchu] 心亦節去程註是有改有不改與上親民漢字改新民體例不一也中庸第二章

小人之中庸也註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云是編滿漢皆仍照本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小人之中庸也原註雖存而繙之但未依朱註添加反字第十一章素隱註云素按漢書當作索是編漢語仍舊書素滿語則依朱註繙為[illegible] 索隱第二十章獲所生也句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四字及好學近乎知上子曰二字註云皆為衍文是編皆存而繙之原註亦一併取繙其論語之重複語句如里仁第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罕第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無憚改鄉黨第入太廟每事問三段錯簡語句如述而第子曰與其進也一段皆照書繙譯未加刪改惟鄉黨第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有明衣布二語顛倒隔斷是書乃獨遵朱註移改之他如雍也第井有仁焉註謂仁當作人清語從之繙為[illegible] [illegible]述而第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註謂加作假五十作卒清語從之繙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泰伯第不至於穀註謂至疑當作志

清語從之繙作[illegible]子有亂臣十人註云亂治也又云亂本作乿古治字清語從之繙作[illegible] [illegible]鄉黨第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註謂瓜作必清語從之繙作[illegible] [illegible]以上大學中庸及半部論語各條之舉措於朱註或從或違訖不一致意撰此書者或不屬於一人一時之所成故其體例之參差如是焉耳

通鑑輯要十卷 雍正刻本

滿洲名[滿文]清常綬撰常綬康熙間官御史其姓字旗分皆未詳道光時蔚芳阿纂輯御史題名錄佚其人是書乃其暮年退居時課子弟讀書節取通鑑精要繙以清語積久成帙者有雍正元年三月自序書凡十卷始盤古終趙宋事迹則及於元末遵紫陽綱目例以蜀繼漢故不紀三國惟其不以正統予元按以宋紀元強分種族界限倣用明商輅等續綱目意一時偏見為萬世公論所不許其繙譯一方康雍舊語固不如乾隆後新語之美備然人己之見識今昔之取舍不能強合齊一當順從時會不須論其短長所當論者只在對音譯漢之用字而尤以遼金元之人地名為要如九卷宋紀金國繙作[滿文]與本義符元太祖名鐵木真號成吉思皇帝是書漢語作鐵木金金字不為誤清語書作[滿文]及[滿文]與蒙古語義亦合乾隆間譯訂蒙古源流及譯改遼金元三史等書即為此字是書之成在雍正前譯音用字如此頗有識見至[滿文]拜住作伯

帖木兒帖里帖木兒卜顏帖木兒三人名之帖木兒俱作[滿文]亦皆正確獨惜伯當作[滿文]帖里卜顏各當聯寫作[滿文]是書仍依漢語恆例單寫作[滿文]及[滿文]則與繙譯不合矣其最精核者為順帝朝奎章閣學士康里文忠公巙巙字子山是書譯音作[滿文]奴刀切考字典引玉篇巙同猱山名隸山部十八畫又二十畫巙引集韻渠龜切音逵人名二字字形之區別在字首有無兩點音則迥殊前漢地里志引詩遭我虖嶩之間兮師古注嶩山名或作猱亦作巙音皆乃高切此巙字字典音逵別有巙字同嶩猱世多讀文忠名為逵逵音且以其兄回回連類及之乾隆間官書依逵音譯改庫庫是書獨譯讀猱[滿文]音正與其表字子山相合此外少有可議祇蒙古人名如世祖以次如孛羅哈八兒禿荅察兒帖傑兒伯顏不花地名如斡難河官名如怯薛歹等俱照漢名例單譯作[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等字是為不當雖然與其信手竄改如官書三史語解等之貽

譏無寧若此之逐字直繙之為愈也

滿漢合璧朱子集要十四卷 [舊刻本]

朱子節要漢本明高攀龍輯滿漢合璧本不著撰人名氏但繙譯皆是舊語知為乾隆以前之人所為原本前有[明]萬曆三十年壬寅攀龍自序又有清康熙十四年乙卯北平朱之弼序攀龍字景逸明史本傳字存之無錫人少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游任至左都御史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馮又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後為崔呈秀等所構引罪去旋削籍呈秀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自沈於池[九]年六十五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攀龍輯此書自序略謂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為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說並作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為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並行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朱子之書自傳注而外見於文集語錄者浩渺無涯攀龍不自揣量即其要言倣朱子近思錄例分為十四卷而不敢擬於近思

名曰朱子節要云云。弼序略謂往余讀文公傳注文集諸書稍有所見隨即劄記以防遺忘日久浸成卷帙欲彷近思錄編次以付家塾後得高景逸先生朱子節要讀之與余相脗合者十之七八先生一代大儒其所輯彙無庸增損今付梓人與近思錄合刻公諸同志云云書凡十四卷卷各一門滿漢合璧第一論道體

[滿文]二論學[滿文]三致知[滿文]四存養[滿文]五克治[滿文]六家道[滿文]七出處[滿文]八治體[滿文]九治法[滿文]十居官處事[滿文]十一教人之法[滿文]十二警戒改過[滿文]十三辨別異端[滿文]十四總論聖賢[滿文]繙譯皆舊語其序署明神宗年號且不避清純皇廟諱可知是書之作必在康雍年即鏤板印行亦未嘗到乾隆時也清朝最尊崇朱子高氏亦當代醇儒而四庫竟未著錄是書四庫存目並阮元奏進四庫未收書目亦俱無之明史高攀龍傳不敘

其人著述藝文志子部儒家類僅列高攀龍就正錄二卷高子遺書十二卷然則高氏之輯有此書或將藉此繙譯之本聞諸世矣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康熙內府刻本

滿洲名[Manchu]清聖祖仁皇帝御定先是上以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纂性理大全書湊泊成編龐雜冗碎惟恐貽誤後來特命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等刊正其書親加釐訂並時以己意折衷其要名曰性理精義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書成表進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親爲製序頒行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諭令各省督撫學政轉飭地方官及各學教官於書院家塾以性理精義聖諭廣訓爲課讀講習之要是書漢本四庫已著錄此國書本爲當時滿洲儒臣所繙惟不著姓名爵里其奉旨開列諸臣銜名此滿本遺漏武英殿繕寫翰林院編修徐葆光一人是書凡爲卷一十有二第一卷[Manchu]太極圖說[Manchu]通書第二卷[Manchu]西銘[Manchu]正蒙三卷[Manchu]皇極經世書四卷[Manchu]易學啓蒙五卷[Manchu]家禮六卷[Manchu]律呂新書七八卷[Manchu]學類九卷[Manchu]性命類十卷[Manchu]理氣類十一十二卷[Manchu]治道類書之格式體裁皆與漢本相同其繙譯新舊之分舊法大要在人物名詞多對音不繙如人名地名書名之類然書籍之屬間亦有繙之者如西銘易學啓蒙對音不繙者也通書正蒙對音又添一[Manchu]書字者也太極圖說律呂新書與夫本書名御纂性理精義半對音半繙義者也皇極經世書家禮以及學類性命理氣治道等類繙義不對音者也以上清初舊法率如是迨乾隆時增訂新語始將對音舊語應改繙者陸續制定如本書性理精義繙爲[Manchu]者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滿漢合璧性理四卷 雍正[illegible]華堂刻本

滿洲名[滿文]又名性理合璧編者繙者名氏皆不著前有序云宋儒周張二子作太極圖通書西銘等篇前繼往聖後開來學性命之旨燦然炳著至朱子始集其大成各為傳註以發揮其義我朝取士多方不能備舉即考試一途文武科目而外復開繙譯科目凡經傳史書繙譯成帙者無不家絃戶誦矣而性理諸篇亦已繙譯昭示寰宇而其間義理淵深於繙譯一道更為精要惟恐詮解過多則憚其煩冗清漢異帙則艱於校閱茲將太極圖通書西銘三種篇清漢文義刪煩就簡彙纂成書名曰性理合璧雖不能仰佐聖化於萬一而亦不無小補於初學斯藝者雍正三年春三月初一日書檢閱是書內容係輯錄之御纂性理精義僅易滿漢別行為滿漢合璧除陰陽之陰[滿文]與世宗廟諱同音避改為[滿文]外其他字句皆與精義原書相同其篇目祇取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三種訂為四卷又獨採朱子註不用其集諸家說此外別無新義意為是書者其始計或屬專為家塾課讀之本不圖舉而刊之也觀其惟恐詮解過多憚於煩冗清漢異帙艱於校閱之語得以見之其實既有性理精義之全豹何需乎此刪削本為存其目焉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蒙古大辭典不分卷 民國籌蒙學社石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民國元年十一月貢桑諾爾布、范源廉、姚錫光、榮勳暨編者自序後有正誤表並漢文對照表由籌蒙學社印行之是書即京師籌邊高等學校畢業同人所共纂分上下二編上編字母由至下編字母由至及外字類其例言以為是書之輯除搜羅家藏秘本及專家口授外如蒙文彙書蒙文鑑三合便覽蒙文晰義四體合璧諸書多有採擇不特可以由蒙求漢并可以由漢檢蒙緣是書於每一字下俱注有亞剌伯數字另附漢字對照表依類編列閱者欲由漢檢蒙須先審定某字屬於表中某類然後視漢字下所注為某字母某數字據是檢尋即知蒙古繙為何字云云檢閱是書係全依賽尚阿及光緒間理藩院所編之蒙文彙書為藍本無多增益其長處僅在改將彙書增補在後之字提移在前俾檢尋不致遺漏及第一字頭第一字部中補收隔遠無間斷等四句而使隔隔已然此四句與彙書已收之字體相類則或因筆誤而分亦未可定其他字部大率如是而字句之是非得失又無不與彙書相同甚至彙書原有訛誤如字部阿僧祇之誤作阿僧底等句是書亦因照舊謄錄不為矯正豈非蓋屬疏略其最不當者又在刪去彙書逐句之滿洲對照字遂令學者失去傍證而易辨識書之內容如此而簡端各序揄揚溢美未免過當惟其卷末漢字對照表用新例分別門類以之檢取繙譯語言表裏相通雖不敵滿蒙文鑑三合清文鑑四體等書之正當冠冕究屬一種新闢門徑差強人意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滿洲祭祀條例六卷 乾隆內板

滿洲名[illegible]清乾隆十二年莊親王允祿等奉敕撰四十二年復詔依滿洲本譯為漢本名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著錄於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此滿洲初本未經著錄卷端冠以十二年七月初九日高宗純皇帝上諭及重纂修王大臣銜名第一卷祭神還願及薦新背燈說滿洲祭祀故事彙記坤寧宮及堂子亭式殿元旦行禮儀注堂子亭式殿及尚錫神亭祭祀儀注並祝詞請神位於堂子供獻及奉請入宮儀注坤寧宮月祭儀注及祝詞祭神次日還願儀注及贊詞第二卷坤寧宮平日祭神儀注及祝詞四季叩獻財帛牛馬儀注及祝詞浴佛儀注及祝詞第三卷大祭前連兩日報祭儀注及祝詞堂子舉杆大祭儀注及祝詞坤寧宮大祭儀注及祝詞大祭次日還願儀注及贊詞第四卷求福儀注及祝詞為孔子求福祝詞春季薦雛雞背燈祭祀祝詞夏季薦子鵝秋季薦魚冬季薦雉及薦新各背鐙祭祀祝詞堂子亭式殿祭馬神儀注及祝詞初日及次日祭馬神儀注及祝詞第五卷祭神還願器用數目第六卷祭祀器用形

式圖書中所用皆舊滿洲語有不能譯成漢義者如[illegible]尚錫[illegible]紐歡台吉[illegible]武篤本貝子[illegible]阿琿年錫[illegible]安春阿雅喇[illegible]穆哩穆哩哈[illegible]納丹岱琿[illegible]納爾琿軒初[illegible]恩都哩僧固[illegible]拜滿章京[illegible]納丹威瑚哩[illegible]恩都蒙鄂樂[illegible]喀屯諾延[illegible]卓爾歡鍾依[illegible]珠嚕珠克特亨[illegible]固依雙寬[illegible]佛里佛多[illegible]鄂莫錫瑪瑪等語及[illegible]安哲[illegible]依呼呼哲等詞乾隆四十二年譯本皆照佛經秘密五種不翻之義存其滿洲原語就音連書其他事物語言皆經潤色成章例如祭神第二日還願贊詞[illegible]篇譯云安哲上天監臨我覺羅某年生小子為某事蠲精誠以薦鄉兮孰豕孔碩獻於昊蒼兮一以嘗兮二以將兮俾我某年生小子年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康兮綏以安吉兮惠以嘉祥兮云云除[illegible]安哲不譯外所有祝贊各篇章皆易土俗舊語為藻麗新辭擬於古之郊廟樂章焉

別本滿洲祭天祭神典禮一卷 嘉慶六年省非堂刻本

清索寧安撰索寧安字靜園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弘毅公額亦都第十子領侍衛內大臣二等伯謚忠直伊爾登後裔是書撰於嘉慶元年倣照乾隆間欽定滿洲祭祀條例及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參佐己意編纂成書惟題名倒換神天二字專言滿族祭祀之禮因時損益最稱合宜祗以滿洲人師武方於筆墨不甚講求以故是書所記雖事理信徵而字句則頗傷拙陋書中始言元旦行禮儀注次春冬二季祭大神祭天還願作酒打糕逐月供獻波羅葉葉餑餑雞鵝雉魚炸角子炸穆丹及除夕香碟換灰等儀注次上香供糕供酒肉打糊板請牲灌豬耳剪紙錢拴馬紅綢條棒背哭阿木蘇肉雜禮末附應用祭器並清語贊詞一篇自序謂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滿洲祭祀之事雖家至極貧斷不敢廢亦不敢身處富貴而妄加增又云滿洲祭祀舊俗與古禮遙相符合如供神位於屋外廊下西南隅者似古禮五祀之祭與行路以祭似五祀之祭行天子始祭天滿洲祭祀次日之所謂祭天乃祭天神非公然祭天也又云秦火之變滿洲遠處東方不與禹貢

遙隔相違雖殘政萬出亦未稍涉是故彼時古禮不存於滿洲漢人而存於滿洲又言滿洲祭祀必夫婦皆親其事與禮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之意相似薩莫讀祝詞降神獻牲俎皆念祝詞薩莫清語司祝也與禮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詩工祝致告之意相似供神後主婦敬酒主祭人親宰省牲與禮大廟之內君親制祭夫人獻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意相似告牲之前搖神刀神刀之式長二尺四寸寬二寸許背有九環柄有五環即古之鸞刀豕用毛色純一不雜不用瘡病者與左氏奉牲告博碩肥腯不疾瘯蠡之意相似牲宰後先薦毛血與禮血毛詔於室及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貴純之道注謂殺牲時先以毛血告神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貴純者貴其表裏皆善及詩執其鸞刀以啓其毛以取血膋之意相似薩莫念神歌三次衆以琵琶三絃拍板和之然後牽牲進於神堂以獻與禮殷人尚聲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之意相似祭祀舊規牲必親宰獻俎必親切肉與禮君肉袒親割之意相似獻俎後將牲骨件肉分盛盤內按尊卑次序散福尊者散以後臏次者散以前肩

再次者散以後骰與祭統俎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疏謂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之貴相似祭之翌日祭天取豬胸叉骨軟脅骨前脊骨再將豬按骨件各取骨上肉一半煮熟切絲盛二大盤上放胸叉軟脅前脊等骨以獻與周禮大宗伯韶章祭四方百物之意相似祭祀之日不敢哭泣穿凶服者不准入門與禮祭義鄭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之意相似凍河時取鯉魚以薦與詩周頌鱣鮪鰋鯉以享以祀之意相似祭祀馬神與詩小雅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之意相似云云震鈞作天咫偶聞謂堂子神杆即大社惟松東社惟柏之制滿洲地近朝鮮此實三代之遺禮箕子之所傳云其所撰滿洲祭禮合儀禮考一篇併可與此書自序互相印證至此書卷末清字祝詞[illegible]云云一篇與欽定祭祀條例卷一卷三末頁兩贊詞相仿不譯漢語頗得述古不作之體云

葉赫那喇氏二日祭祀禮節 光緒十九年鉛石印本

清銘敦撰銘敦字稱蓀姓葉赫那喇滿洲正白旗人書名首頁標題葉赫那喇氏正白旗滿洲祭祀禮節旗分寫在姓氏下名義不當封面題曰祀事孔明名雖典雅而事實包括不周今用其書題葉赫那喇氏二日祭祀禮節十一字題名按那喇當作納喇亦作納蘭即金之納剌氏輟耕錄納剌漢姓曰康葉赫乃地名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葉赫地方那〔納〕喇氏先有蒙古人名星根達爾漢者原姓土默特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姓部居其地因姓納喇氏後遷於葉赫河岸遂號葉赫國數傳為清太祖所滅族姓編入旗籍銘敦者星根達爾漢十六世孫是書自序謂滿洲祭祀大禮應行七日嗣因日久僅行二日之祭第一日之祭曰祭天第二日之祭曰祭祖蓋從權也至於七日大祭不特與禮難周誠恐春秋二祭源源舉行力有未逮是以擇其二日緊要典禮記以大略凡我同宗皆得奉行祀事所有禮數備載詳明俾與祭者一目了然免致臨期參差用昭誠敬末署光緒十九年癸巳孟夏朔日書

中所記第一日祭天等禮節第二日祭柳等禮節凡二段每段之前皆有祭前戒備事宜總結以選擇日期執事人數應用器具厨役工資等事末附漢譯清字禱告書一篇綜觀全帙用筆過於鄙陋屬辭猥雜更在索寧安之下其清字禱告書云

乃照錄滿洲祭祀條例祭神汏日還願之贊詞原有典故惟其竄改字句易首句贊語詞　為　等極為不當至其所譯漢語云盖今聞昊天哈喇葉赫那拉氏寅年銘彝等本身與合家人等為身求福給人工財帛聽用的人買請牲口呈獻昊天一手承領兩手奉取寅年銘彝等本身與合家人等將身子均肯庥歲長命久安平深吉喜合家啓奏云云既譯而又音之非不詳備惟其字句非直譯亦非潤譯

似白話又似莊言荒穢如是去舊日譯安哲上天監臨我覺羅某年生小子竭精誠以薦鄰兮云云等字句遠甚既無是等手筆無寧仿照佛典般若波羅蜜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例音而不譯首句　直書安哲之為愈也

滿洲婚禮儀節一卷 嘉慶六年省非堂刻本

清索寧安撰索寧安有滿洲祭天祭神典禮已著錄是編成於嘉慶元年丙辰歲紀錄滿洲婚禮儀節其目有九曰問名注云即通媒妁曰納采注即今之下定曰請期注即今之通信曰納幣注即今之下茶曰納吉注即今之下龍鳳帖曰送妝曰親迎注即今之娶親曰合巹曰拜堂末附清字合巹禱神詞一篇無漢字按前朝婚娶禮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備載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為一代通行制度實漢禮也滿洲婚禮承用國俗鄉風頗有三代之遺意與漢多所不同專言滿洲禮節散見禮親王嘯亭雜錄及各家筆札外鮮專書震鈞有滿洲婚祭禮合儀禮考一篇證明滿洲婚娶規制由媒氏互換年庚至拜見舅姑家廟多與儀禮問名納采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前馬對席廟見等事相同其末云按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而儀禮古人傳為殷禮然則滿洲禮固殷禮也雖行之久未必無訛然大端具在惜乎國朝有此古禮乃日用而不知儻修明其禮頒而行之不勝於漢唐沿訛之禮遠也乎

索寧安此書所記由問名至拜堂以後諸事與震鈞之考證昭槤之著錄暨滿洲旗戶婚嫁舊制多相表裏清語合巹祝詞云[illegible]其大意為上天監臨本日吉期鈕祜祿氏某年生壯丁某娶某氏淑女為妻室升牲醴禱於昊蒼升牲醴禱於昊蒼願將來誕十子衍百孫周甲無留百年不忌壽登八秩□□九齡吉祥洊臻富貴偕老云云首安哲為發語詞通篇清語存而不譯亦猶所撰祭天祭神典禮之贊詞述而不作也

御製人臣儆心錄滿漢各一卷 順治內板

滿洲名　清順治十二年世祖章皇帝御撰漢本已著錄其滿本同時所成前并御製序漢本署順治乙未季春望日滿本年月相同惟其日署　為異是編之作係因舊臣譚泰石翰大學士陳名夏等先後以跋扈罔上伏法因推論古今姦臣惡逆訓誡羣臣俾知炯鑑書中要旨已具前編其滿本八論之目植黨曰　好名曰　營私曰　狥利曰　驕恣曰　作僞曰　附勢曰　曠官曰　每章之下皆有　漢譯論字此為繙譯舊法若新法則多用　字如　明黨論是也　為把字將字　為之字的字以繙譯神理言新法　字不如舊法　字之充足但有時流麗活潑新法毋優於舊法如是書御序改　序字為　作威而聯羽翼改　賜賚優隆改　字為　身雖刑憲改　為　刪

去　植黨論中大小臣工　於　上添一　協力和衷以熙庶績　增減為　乃能久安長泰流覽罹覇改　為　為臣之道改　為　為　不營己私改　為　不貪賄利改　為　誠以事上改　為　耿介自立改　為　增　刪　勤慎蒞官改　為　品行以端學術以正而功業以成稱曰純臣庶幾無愧改

為

彼邪臣　上添一　作慝多端改　一字為　二字乘人主銳意圖治之時　下添　字　下添　字改　為　巧售其術以邀知遇改　為　人主推誠以任　下添　待之不疑俾縻要津改　為　刪去　又改　為　假王

朝之刑賞改[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以為羽翼改[illegible]為[illegible]舉直錯枉改[illegible]為[illegible]附己改[illegible]為[illegible]逆己改[illegible]為[illegible]等句此類尚多略舉其例如上而其所改語句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新訂之字為舊語所無不須討論外其他各字古今新舊皆各有是非短長學者宜慎其所擇焉

清文接字一卷 光緒坊刻本

清嵩洛峯撰洛峯是其表字名氏履歷皆未詳據書之前後序跋撰者乃鑲白旗滿洲繙譯舉人裕彰之父而完顏嵩申之師也光緒十四年京坊三槐堂所刻本卷端有同治三年甲子完顏崇實序略謂長子嵩申曾從嵩洛峯先生學先生出所訂清文接字一冊授之曰清書之法備於是矣吾不肯以己所知者為獨知子亦不可以己所得者為獨得公諸當世蔚為國華豈不甚善嵩申因以是編呈余時余持將軍節守成都協領吉萍舟祥請以付梓余亦樂從此書語雖淺近而義例最詳誠能觸類旁通其於同文之化或亦壤流之一助卷末又有同治五年鐵魁跋謂是書規模秩然脈絡聯貫洵為初學津梁又六年裕彰跋謂是書乃其先公所輯因清文啓蒙呼拉篇各種文理雖淺內多變繙非初學所能了然故彙成此篇逐句講解用誨童蒙云審閱本書先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聯用虛字二十一句以[illegible]

[Manchu]二字各舉清語一例為標準次列[Manchu]

[Manchu]

[Manchu]等聯用及單用虛字一百十句亦每句各舉清語一條或數條為例簡便易知為初學繙譯虛字第一善本體裁以運用[Manchu]各法居前其步趨亦較他本先舉[Manchu]等字者為允惟書中字句有應須修飾者如[Manchu]及[Manchu]字等皆為原書所遺應補入之[Manchu]原書未舉施用法例亦應添入[Manchu]及[Manchu]至[Manchu]十字原在前類二十一句聯字之內應移歸次類[Manchu]二字重複

應刪其在後者他如[Manchu]之分宜合為一[Manchu]之合應分為二[Manchu]原釋為就是二字義不明顯應改為就使或即便即使乃不牽混又如[Manchu]係字法之一應另作一條此書串貫書寫之散語之內亦應改正提行書之寫總之原書雖有如是多處之失而仍不失其為善本也

清文字法舉一歌一卷 光緒坊刻本

篋題滿洲名[illegible]譯為滿漢合璧字法舉一歌，清隆泰撰。長白承蔭、蒙古壽榮校。隆泰字沃田，金州人，編隸漢軍旗。是書撰自光緒七年，繼其師全輯五氏集註虛字歌之素志，並應蒙古萬福氏屬，以副於彼之虛字指南編而立法簡明，取材精當，實出指南編之上。辭旨既極淵懿，徵引四書聖諭為證，根柢亦極莊嚴。誠傳寄東方學者第一善本也。書由京坊文寶堂於光緒十一年刊行。卷末有自述著書原委。卷端其門人蒙古壽榮序，略謂先生賦性狷介，老隱書田，嘗著舉一歌一書，留下課讀，多所成就。榮入門時，即以此歌授之曰：學繙譯者無不從四書聖諭廣訓入手，以其大法二書具備。故余註此歌，專以二書為證。誠能熟此，繙譯之堂可登云。是書通篇皆作北方通俗韻語，約略三千餘言。總起四句，略謂初學繙譯由此歌入手，觸類可通，功多力省。繼舉[illegible]二十字為初學入手功夫，次即釋此二十字之用法，依類開列，由[illegible]字起至[illegible]已然字[illegible]未然字止，皆此二十字之轉變。凡十六頁，復次彙舉[illegible]及全述字、使令字、插腰字、實變虛、虛變實[illegible]之徵略、字形容字繙法、解題本地風光、減增法、正繙法、取意倒裝、論聲破字、論氣脈、論開架、名山高阜、起承轉合、理難功效、斷連法、繙法體例等，皆易知簡能，理明辭達。卷末條列解題各法，無不義編精微，章法周備。學繙譯者但取此歌熟讀之，足供取用，他書悉可廢也。

和碩怡賢親王行狀滿漢各一卷 雍正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清大學士張廷玉奉敕撰其清字本亦係當時滿洲儒臣所繙但不著名氏按怡親王名允祥聖祖仁皇帝第十三子（本狀作第二十二子）母敬敏皇貴妃章佳氏康熙六十一年世宗嗣統錫封怡親王尋命總戶部事雍正三年十二月總理京畿水利四年七月賜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榜七年六月辦理西北兩路軍機八年五月薨於邸上悲慟親臨奠醊輟朝三日素服一月復其名上一字胤配享太廟謚賢並以榜書忠敬等八字加於謚上京西白家疃等十三村民請建祠允之撥官地三十餘頃為祭田免租賦更定園寢之制視常例有加子弘曉未封晉世聘於富察氏未婚守制以上見清史稿諸王傳張廷玉奉敕撰王行狀亦傳儀禮之一所狀事實有與史傳出入者今略舉數端用備參考狀云幼偕諸王侍聖祖於宮庭嘗隨行以稚弱不能前視聖祖過尋履迹伏地嗅之真孺慕誠切如此及長祗服慈訓先意承志靡不周悉聖祖鍾愛甚篤恩寵優渥而王謹度

循禮恪慎有加不立黨援不邀名譽江南浙江江西浮糧聖祖屢欲減除以廷議異同未果至雍正時王總戶部推本聖祖德意斟酌奏請歲減江南正額蘇州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浙江之嘉興湖州江西之南昌亦次第減除通計歲減六十一萬有餘兩直省正供遞行蠲免者亦數百萬修舉京畿及江南水利使甸服以內數千里之沮洳汙萊悉成沃壤東南數十郡縣河流疏暢獲灌溉之利億萬生靈永受其福兩淮鹽政官吏徵求不已自王總部事浮費大省商力乃裕輸將以時準噶爾犯順朝廷不得已而用兵王參預機密轉輸軍需數以千萬計一出於庫帑絲粟不以及民輓運數年而海內未嘗知有用兵之事以上各端皆事之章著者他如部帑虧空數至二百五十餘萬歲久與守者衆請大沛恩澤概予俘者未允所請王以庫羨次代償十之八九又如寬免積逋開復註誤承命訊鞫大獄數十事平心研究以為概用重刑鍛鍊成獄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上深歎以為仁人之言命天下有司刻木榜置堂皇時時省覽比薨當大殮時上將臨視望東南雲氣宛若神人冉立層

巒與王惟肖俄幻為虎適當王邸第之上虎於十二辰
為寅王之生年也雍正十年九月葬於涞水之水東村是
日上自製祭章率宮眷諸王皇子以家人禮致奠王生
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十月朔日薨於雍正八年庚戌五月朔
有四日年四十五子五人次子弘曒早歿其歿也所聘富察氏
年甫十七慟哭截髮至王府懇持服守制王以其未成婚不
許乃於母家持服矢志靡他及聞王薨又踵門哀請上鑒
其苦節至誠命王妃納為子婦以親姪一人為嗣襲封貝
勒令氏撫之以旌節孝云所狀事實與史稿各有取舍

雖狀辭不無溢美而於知人論世則固自可徵至其繙譯
之本皆未經改訂之舊語字句不惟可以知古其程式且
有勝於漢本者如第二十一頁 [illegible] 一段第
[illegible] 若有一言不實至 [illegible] 一段第
三十二頁 [illegible]
[illegible] 朕實賴王翼贊日昇平至 [illegible] 一段第
三十七頁 [illegible]
朕暇日編集詩文至 [illegible] 一段此皆皇帝
諭旨語例應首行提二格次行以下提一格寫此狀滿洲

本書寫如例漢本則除首行提二格外次行以下皆未提格
竟與散語無別是漢本尚不如滿洲本之精也他如阿其
那書 [illegible] 隆科多書 [illegible] 亦學者所應知焉

滿漢合璧兵部引見擬旨式樣不分卷 光緒排印稿鈔本

清兵部纂訂。光緒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准施行。此爲戎部帶領京外武職及本部司員筆帖式引見擬旨式樣。其左班官吏吏部亦有同樣之規定，亦猶內閣之有票擬通本及部本式樣名爲綸綍者也。蓋一朝君上宰制庶政，一日萬幾，於諸司尋常進退除授之事，安能一一親判詔旨自書而宣之，必也資之喉舌耳目，分由主政部曹於官員入見時擬書諭旨，滿漢字合璧諭旨，疏請硃筆圈定，下所司承旨施行。此兵部武選職方兩清吏司預擬詔旨式樣，計有一百零三條。光緒三十年秋，兵部整頓政務，首先裁撤司科書吏，一應案牘悉由司員筆帖式自理。於是堂上官僉派員外郎魏秀琦、郎中朱仁輔、主事舒鴻貽、李心地等輯錄各司現行章程。舒鴻貽輯武選司條格成兵部則例章類纂一書，由京師學務處官書局代爲排印。迨後主事黃維翰一人蒐輯職方司新舊現行例冊案，獨成職方司闡明章程四卷，分類敘議。卿議處開復四類，別以謄寫板油印之。此項滿漢字引見擬旨式樣，即排印本兵部則例章類纂之一緣。無滿洲字，鉛模別用硃筆鈔填之，兼以更正原本錯誤。其一百三條中，應擬諭旨，除緣事撤任奉旨送部及武職大員子孫恩旨送部，並各項廢員引見作何錄用恩出自上不由部臣擬旨外，其餘式擬上三旨二旨並請或祗擬一旨，單請皆有定制。至各條中錯誤者，如第二條擬正擬陪補放雲南普洱鎮、廣西右江鎮總兵，應擬旨著擬正之○○補授[illegible]○○[illegible]，旨著擬陪之○○補授[illegible]○○[illegible]。第十二條請襲五等世爵，第一旨准字下闕一其字。第十六條丁憂回旗副將，第二十八條期滿卹廕錄營都守千把二旨皆衍一以字。又期滿應爲滿員。第三十條漢員改武廕生，第三旨以字係文字之誤。第三十七條六品廕生應擬旨著以文職用[illegible]，旨著以武職用[illegible]二旨。如係旗員，應再擬旨著以旗員用[illegible]二旨。第六十八條漢員副將廕生期滿廕生下闕改武二字。第八十條開復人員著字下闕一准字。第八十三條捐輸驍騎校原擬旨著以驍騎校儘先補用不妥，應改爲旨著照例用[illegible]。第八十五條二次甄別千總

旨著下關一准字第八十七條運回武舉回仔滿字之誤第九十條蒙古員外郎借補滿洲郎中旨漢語補授二字應作借補滿語[滿文]應改[滿文][滿文]第九十八條奏派馬館滿漢監督應擬旨著擬正之○○補授管理[滿文][滿文]○○[滿文]旨著擬陪之○○著管理[滿文][滿文]○○[滿文]第一百條拔補直隸馬蘭泰寧二鎮遊擊守備千把總第一百一條補放前鋒翼長前鋒章京副前鋒章京前鋒校皆應擬旨著○○補授[滿文]○○[滿文]旨○○著記名[滿文]○○[滿文][滿文]第一百二條補放長史司儀長護衛典儀第一百三條奏補○○司○○員缺皆應擬旨著擬正之○○補授[滿文][滿文]○○[滿文]擬陪之○○著記名[滿文][滿文]○○[滿文]其第九十九條補放雲南普洱鎮廣西右江鎮總兵條與前第二條重複應刪除之告朔頒年聖人受禮此項武職引見擬旨式樣與內閣票擬通本部本式樣同為一代綸政典悉當寶貴用作獻徵云

虛字歌一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又現世所傳皆輾轉迻錄之本未見槧版流布光緒間隆泰之清文字法舉一歌萬福之清文虛字指南篇悉以是書為藍本全輯五音為是書之集註殺青未竟而致稿亦不傳並所據者為咸豐六年傳鈔本封面有酉山及咸豐六年丙辰等字書中字句係用通俗韻語編纂成歌取便記誦皆北方土音相叶不依沈韻通篇凡二百句首句統言[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六字用處之廣次即分論[滿文][滿文]二字及此二字各加[滿文]尾[滿文][滿文]及[滿文]字上施用[滿文][滿文]之義次論[滿文][滿文]字義及其用法讀法並[滿文][滿文]二字為一段總結[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六字不可平權提格書寫以上六字為繙譯助語之綱領以下對列舉[滿文][滿文]

[滿文]

[Manchu] 一卷 舊鈔本

此書原無漢名今可譯曰清語要術即前虛字歌之撰有註解者也亦係舊鈔本未見刊本版亦不著註者名氏首頁書名標題下鈐有酉山圖章當為誦讀此書或收藏此書人之別號原書與前虛字歌大致相同但字句間先後亦互有歧異註釋亦復雜錯出之是蓋草創底稿尚未修飾成書者開篇於[Manchu]句之前加入冒頭八句發明[Manchu]等已然未然各具陰陽之分別及[Manchu]承上接下乃至[Manchu]上呼下應各法就中惟分析陰陽字性獨為此書之特長蓋因滿洲字之陰陽叶韻不若蒙古字之必須分明故滿洲一切法程書中於此節多從略不講是書乃獨有之所以足貴外此如虛字各法之詞句並各句之證例註釋則多所踳駮所加之語除冒頭八句外[Manchu]等五條之次亦有增入之句[Manchu]後之[Manchu]後之[Manchu]二句[Manchu]等句之義意及其用法結論字句整破聯斷已然未然倒裝有字反面取意辨別相似各法舉例亦頗周備惟詞句之間或僅舉施用法則不及字義使學者多不明了不若字法舉一歌等編之善雖然創為歌訣俾學者易於記誦此書實開各本之先河大輅椎輪未可遽于湮沒也

二句皆當移作證例字。又如[illegible]下證例有[illegible]一字，及[illegible]下證例四段，[illegible]並[illegible]下證例各一段，皆失於解釋。[illegible]下證例，其解釋又大半紕誤，[illegible]下證例[illegible]二字係衍詞。綜上各端，皆爲是書之病，然既爲未定草稿，似未可一意吹求。倘能矯正闕失，勒成定本，未始非學習清書運用助語之一種法程也。

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二卷　光緒甲午坊刻本

滿洲名[illegible]

清萬福撰。萬福字厚田，蒙古正藍旗人，曾任工部營繕司主事。是書初成於光緒十年，原止一卷；二十年，經其同寅鳳山校訂析爲上下兩卷，由京坊聚珍堂重刻之。鳳山字石巖，號禹門，鑲黃旗漢軍劉氏，光緒乙酉科（舉人），光宣之際，仕至京旗都統，訓練近畿陸軍各鎮。宣統三年，在廣州將軍任內被戕，贈太子少保銜，謚勤節。萬福此編與隆泰之清文字法舉一歌二者，皆以前虛字歌爲藍本而舉一歌又實爲左右此編而作。鳳山重校此編敘言略謂三韓心法鮮傳書，余嘗思將清文成法集而爲書，以益後進，自問淺識寡見，未敢自專。一日與同寅萬公語及其故，先生出一卷示余曰：此清文指南友人某已梓之矣。余展卷讀之，愛不釋手。先生之意，蓋先有獲於我心者也。惟是編諸一手，不無繁衍簡略之處，虞鈔假多人，間有魚魯亥豕之弊，於是意有未明，面請剖之，理有未詳，面請解之，又且補其不足，去其重複，然後先生題之，然後筆之

於書也癸巳春聚珍坊主有志重梓索余藏本全既嘉其振我國書復義其益我後學故加校核以付剞劂增其名曰重刻虛字指南編並增加發明目錄兩項其發明略謂是書原祗一卷且篇頁較長茲特梨棗稍小分為上下二卷以便讀者又於原本除正筆誤外尚有增入者若干條刪改者若干條皆隨時與先生商訂者茲於刊板之便全行照錄但期學者展卷易明續貂之譏所不計也云云檢閱是書開列應繙譯虛字幾及三百句足供學者取用雖無著述一道義因辭達指南編之為書推闡義理實不如舉一歌之吐屬淵懿意味深長即簡便易知明亦不逮清文接字之直捷取登萊府副車而已

對音輯字二卷 光緒刻本

清荊州駐防志寬培寬同撰志寬字敷臣同治丁卯科舉人任鑲白旗蒙古防禦充荊防八旗總學教習培寬字容齋癸酉科舉人充荊防鑲黃旗滿洲總教習是書編輯滿洲十二字頭對音漢字係以欽定清漢對音字式音韻逢源為藍本與清書對音相同成於光緒十六年八月官學生依勒通阿等二十人捐刻之板藏本防繙譯總學是書專為滿洲字對譯漢字人名地名而撰其體用介乎對音字式清書對音二者之間第一[滿文]阿第二[滿文]愛第四[滿文]安第五[滿文]昂第十[滿文]傲五單音字頭俱備錄之其他第三[滿文]阿爾乃至第十二[滿文]阿木七複音字頭則祇列首句以示例[滿文]阿字頭著錄一百二十七字避諱二字[滿文]愛字頭著錄一百三十字避諱一字[滿文]安字頭著錄一百二十字避諱五字[滿文]昂字頭著錄一百二十一字避諱四字[滿文]傲字頭著錄一百二十二字避諱一字二合三合切一音者著錄一百十八字避諱一字每一滿洲字下對譯漢字惟取同母不拘四聲平仄其數

目[滿文]多寡亦不同第一頭[滿文]字下收錄蠓螠擬儗等[滿文]至一百七十八字其音讀相近者除[滿文][滿文][滿文]之與[滿文][滿文][滿文]及[滿文][滿文][滿文][滿文]系第二字[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與第四字[滿文][滿文][滿文][滿文]之分別尖團清濁各有規定對譯之字外其屬於[滿文][滿文][滿文]等九字音者有前後二系第一[滿文]字頭前系用[滿文][滿文][滿文][滿文][滿文]五字後系用[滿文][滿文][滿文][滿文]四字第二[滿文]愛字頭前系用[滿文][滿文]二合切音[滿文]二合切音[滿文]三字後系用[滿文][滿文][滿文]二合切音[滿文][滿文]六字第四[滿文]安字頭前系用[滿文]二合切音[滿文]二字後序用[滿文][滿文][滿文]字音遇國名地名[滿文]之漢郡二字當用[滿文]字對音不加[滿文]字音之半點如[滿文]若人名某郡[滿文]等字則不能妄用仍以[滿文]字對音因[滿文]字義為皇帝也[滿文]二合切音[滿文]二合切音[滿文][滿文]七字第五[滿文]曰印字頭前系用[滿文][滿文]二合切音[滿文][滿文]三字後系用[滿文][滿文][滿文][滿文]二合切音[滿文]二合切音[滿文][滿文]六字第十[滿文]傲字頭前系用[滿文]字後系用[滿文][滿文][滿文]三字其他無所用之[滿文]各滿字下取列多數漢字皆於對音一道關繫切要其意固不在乎博聞强識以多為勝也下卷之末切音字舉出特定字如圓明園之圓用[滿文]附錄地名對音各有惟安徽甘肅雲南貴州單寫作[滿文][滿文][滿文][滿文]

[滿文]其他省分皆須聯用及山西之山借用[滿文]字等皆清書中最要規律執此書與清漢對音字式相較差此適用惟各漢字遇人地等名對照甲字應作[滿文]字音讀如阿之阿澤阨之冥阨惡之惡晋皆讀作[滿文]音五吾之允五吾讀作[滿文]音之類皆別為附考各列於本字之後雖備一格為例但此種人地名如鄭食其金日磾朱提龜茲等字同讀異者甚多另屬一種漢學範圍此編既不能一一備列無庸闕如以免挂一漏萬之誚又如避諱中[滿文][滿文]二字亦未經道其所以二者皆此編之不足處至若第十[滿文]字頭中[滿文][滿文][滿文]三字誤列於[滿文][滿文][滿文]字之後[滿文]字又誤書作[滿文]此或鈔胥之失可毋論也

增訂四書字解四卷 雍正刻本

滿洲名[滿文]清雍正十年壬子歲京都鴻遠堂刻本不著撰人名前後亦無序跋凡大學字解一卷中庸字解一卷論語字解孟子字解各一卷仿世行十三經不二字例集錄四書不重複字二千三百有奇而成是書與吳蒼虬四書集字詠裳氏俚語四書集字及萬蓬山十三經集字等本相伯仲其體裁係以漢字為主逐字以國書注音並解釋其義一字有二三音義者皆分析注解之如大學大字注二十二碼[滿文]及九泰[滿文]字二音其義則[滿文]凡三解太字雖與大通另於孟子挾太山以超北海句注之每字下又附注別體側重通俗字如學李明明於於定定之之類亦於多識上不無小助惟其指取止於至善先脩其身之善字脩字以善修為正善脩為偏並以論語德之不修之修字為重複而不收不知善字之書法實為館閣正體修脩二字雖可通用但修身可作脩身束脩不得用束修大學論語各應著錄其字也又如四書之取舍出入亦不如吳氏萬氏之精審計大學缺千王信毋等十七字疾字誤嫉中庸缺和庸行己等十八字傲字誤儆論語缺傳免六七等三十二字因疏字誤蔬孟子缺田飢雨引等四十九字更頌祐桀矚哇旦字誤頌祐桀矚蛙且大學多右經章傳等十字孟子多洗田亘連等十二字又孟子篇末多闡觸俘孚四字大學所多者係闌入朱子章句語篇末四字係易經春秋字皆非本經章中書所多者可移乙書用之此書所缺者又多在彼書添補差足匡正其失蓋漢籍十三經集字之類傳刻甚廣歷經多人審覈以故無疵指摘是編局於清書一隅研習者少且一刻不再其訛謬無人斠正也耳

滿漢合璧繙譯書信一卷　鈔本

前朝全盛時滿洲士大夫每以國書語言通情素晚近始無所聞見此繙譯書信活套底稿為當時好事者所編存不著名氏凡春候　夏候　秋候　冬候　暫別候　未會瞻仰久別候　近地借銀　託借答無　遠地討銀　借銀答無　託人代借銀兩　在外寄送物件　在家寄送物件　遠地借銀等尺牘計十五篇每篇皆有篇答覆一篇琢玉追金辭令頗稱典麗其繙譯法則惟取神味不尋在字句之間如春候綠戰紅酣云　繙譯為各種花開刻鵠未能云　譯為不及衆人其春日答覆青陽佈澤云　譯為春時萬物萌動天各一方云　譯為間隔兩地奈何千里寸心云　譯為千里懸挂如斯之類語意雖云流麗但為之太甚未免近乎廋辭實此道之不足法者祇以古時既簡牘既有以國語通問之一事騷人逸韻非同經史典謨聊備一格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滿漢字內務府事宜便覽一卷 同治鈔巾箱本

遜朝總管內務府堂現行則例以道光二十年二十九年咸豐二年迭次修纂欽定成書刊行所屬此事宜便覽一書係則例刊行後歷辦案件摘為例章由彼中員司鈔錄成帙用以句當公事且為預備續纂則例者凡各項雜錄辦法幾一百四十條條分滿漢內皇后妃主由圓明園入宮往返傳帶豹尾槍咨皇上入宮皇太后皇后妃主仍分駐綺春圓明兩園本府大臣留守咨皇上入宮皇太后皇后妃主駐園官員仍住大班堂諭皇上進西華門傳派司員點班堂諭皇太后皇上皇后妃主由園入宮停住大班堂諭紫禁城冬令小心火燭堂諭皇太后皇后妃主駐園住班職名預日呈堂堂諭皇上祭壇入宮官員均穿蟒袍補褂堂諭皇上祭地壇糊飾齋宮堂諭皇上火神廟雍和宮拈香派員預備排班等事堂諭皇上大光明殿拈香派員預備排班等事堂諭皇上雷神廟拈香派員辦供等事堂諭皇上風神廟雲神廟拈香派員辦供等事堂諭請派廣仁宮髟丁髟言山拈香先期查取職名行侍衛處咨請派廣仁宮髟丁髟言山拈香人員奏摺派出廣仁宮髟丁髟言山拈香人員知照侍衛處皇后妃主入宮還園行取隨扈帶豹尾槍咨皇后妃主祭蠶壇後赴綺春園請皇太后安備差咨皇上覺生寺祈雨辦供堂諭皇上大高殿祈雨發節次札什(穿)亟東北兩路行宮歲修派員查核堂諭西路行宮歲修派員查核堂諭晉封主位代辦家屬謝恩奏摺辦公人員早來晚散堂諭接送宮報堂諭及封套式樣弘仁寺仁壽寺誦經派員辦差堂諭萬壽聖節弘仁寺仁壽寺萬佛樓極樂世界誦無量壽佛經賞札薩克喇嘛飯食奏摺等二十七條計奏摺三咨六堂諭十七札什亟譯言信件一向例皆專用清字行之數十年率由舊章從未變更此蓋時當事者所錄巾箱小本特為自己需用其面頁尚有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及虞臣等字現在國祚已移存此可以見當代掌故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小學集注六卷 雍正內本

滿洲名[Manchu]。漢本宋朱子撰，明陳選注。四庫已著錄。此滿洲本，清聖祖命尚書顧八代一人繙譯。世宗朝特命校對，授梓以資肄習。雍正五年十二月上親為製序頒行。此本無漢字，內容則與漢本無異。凡[Manchu]內篇四，曰[Manchu]立教第一，[Manchu]明倫第二，[Manchu]敬身第三，[Manchu]稽古第四，[Manchu]。外篇二，曰[Manchu]嘉言第五，[Manchu]善行第六。按小學一書，四庫著錄者為明天台陳選集注本。刻之者有台守許纘、莆田李德用，但原刻罕傳。南豐譚祖同藏有萬曆時李多見刻本，視雍正殿本少有出入。此外又有高愈纂注本、張仕可直解本、丁晏校讀本。高本係就陳注而衍之，別無發明。惟陸氏三魚堂所刻明吳訥集解本，成書在陳注之前，以精贍見稱。同治初，漕運總督吳棠會萃雍正殿本、萬曆李本及吳氏集解本三種，參互較勘，斟酌取舍，重梓小學集注，句櫛字比，考訂至精。以此滿洲本與之校對同異。滿洲本開卷冠以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憲廟御序，首行標題[Manchu]。但首即書[Manchu]。次為朱子原序，[Manchu]古者小學云云，而不標題。自朱子原序以下，凡原書語句乃至各語句注解，一併照繙。次為小學題辭，滿洲本亦首行便書[Manchu]，元亨利貞句亦不標題，題注饒氏語亦不著。次即小學本書，首行題[Manchu]小學集注卷之一。萬曆本惟題小學卷一四字。又萬曆本許文正公曰云云二十字在書題之後、內篇二字之前，作兩行小字，此本則寫在內篇二字小注下之首節下，與夏氏曰一節相屬。立教第一注[Manchu]此篇述古聖人所以立極教人之法。萬曆本作此篇述古聖人所立教人之法，無以字、極字。又發慮注[Manchu]慮謂思慮。萬曆本作慮謂思念。奔則為妾注[Manchu]謂不待聘而從之之下，萬曆本有妻之為言齊也，以

禮聘問得與夫敵體也妻之為言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不得與敵體也三十四字三曰六藝注之……指事萬曆本作處事似誤以上略考內篇立教第一章之同異處若夫明倫第二章以下乃至外篇六卷之同異當按之原書提要不能悉詳也焉

清書指南三卷 康熙刻本

清沈啟亮撰啟亮字弘照松江人祖雲祚明崇禎十三年庚辰科進士任四川華陽縣知縣署監軍道事獻逆陷華城罵賊磔死家屬殉難父荀蔚博士弟子員毀家募兵圖報讐獻賊既誅率眾謁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授先鋒副將嗣依江甯[illegible]運巡撫蔣國柱順治十六年八月鄭成功陷京口荀蔚戰沒啟亮幼孤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變啟亮嘗從福建總督郎廷佐軍效力事定奉裁以母病歸母病痊遊學京師十六年春館於鑲黃旗雅好清書通問滿洲人士始讀十二字頭以識單字繼讀德喜烏朱以識聯字遂苦心搜索成清書指南三卷首卷先列十二字頭其次序以……五單音字頭在前……七複音字頭在後……字亦加圈點此皆與現在不同次為注義德喜烏朱……撰無……德喜烏朱譯言四十頭也此原滿洲舊著漢字撰人未詳啟亮以漢語譯注其義第一至第十頭總稱曰……

各循分以勉善四十要以下三十頭曰 [Manchu] 十戒第二曰 [Manchu] 止惡第三曰 [Manchu] 十用第四第二卷為滿洲雜話係設為彼此問答之滿洲語長短不一凡十篇皆無漢字第三卷為翻清虛字講約凡列 [Manchu]

[Manchu]

[Manchu] 等一百三十五語皆義釋兩側舉之實繙譯書籍中講解虛字法要最先之本以上三種合之為清書指南有康熙二十年五月啓元自序並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八則此編之外又有大清全書一種亦為清文鑑總綱及清文彙書等之礪矢漢人南人翔此不朽之作滿人北人能無愧赧矧其先世兩代忠盡溢斯人亦足重也

清漢對音字義四卷 光緒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面題隱廬居士定草盖撰者之表字及其別號也是書係仿自清乾隆時清書對音及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並光緒時對音輯字等書體例開十二字頭專取五單音字頭其等七複音字頭只取及等切音六十八字第一卷為字頭第二卷為字頭第三卷為兩字頭第四卷為字頭及並等切音字於各字頭滿洲字下按其字音各對集若干漢字更依對集各漢字分別義訓而滿洲語繙之其數多寡不一例如第一字頭除第一字無所對集外其第二字下對集厄扼阨額遏訛等六字第三字下對集東姨椅疑擬移酏匜貤宜儀壹一義議肄意刈異裔藝翳縊毅曳遺伊貽頤衣依倚醫已蟻邑以矣翌浥益憶譯驛翼易亦佾逸揖抑等五十二字是書之立意與雍正時四書字解及光緒時蒙漢合璧五方元音相類惟所取漢字難稱周備滿洲解義亦不完全甚至帝虎之訛又復數見不鮮飣餖小品不適於用聊備一格而已

蒙語輯要二卷 民國石印本

蒙古名[蒙文]亦作[蒙文]不著撰人名氏。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北京蒙文講習所石印。凡二卷，首卷弁以[蒙文]蒙文字母。輯要開列蒙古第一字頭，末附[蒙文]等九字，用表格式。其蒙古字用草書，傍注漢字音讀。此三體全書并同。次為[蒙文]陰陽字分類用法，係說明[蒙文]字寫在[蒙文]等七字頭字下，分別陰陽之讀音法。次為[蒙文]連句虛字，係說明[蒙文]等七字之符號名稱。次為[蒙文]蒙文變音讀法，即蒙古十二字頭第二[蒙文]至第十二[蒙文]字頭，定為七課，以[蒙文]四字頭在前，全列作四課，其[蒙文]六字頭，每字頭但列[蒙文]以兩字頭作一課，共三課，以下始為[蒙文]蒙語輯要本書。是書計分二十課，隱括

三合清文鑑、各類蒙古語擇要鈔集成書，而不明標類目。其體裁全用表格式，自左而右，橫列。例如第一課第一字第一格蒙古字[蒙文]，第二格[蒙文]乃本字之分析體，第三格凡兩截，上截漢字天，係[蒙文]之譯義，下截漢字滕歌爾（當作哩）乃[蒙文]之讀音，餘倣此。惟[蒙文]三字分析係屬錯誤，考蒙古語天為[蒙文]，實[蒙文]二字之減筆別體字，與七為[蒙文]減筆書作[蒙文]同例。元八思巴作國書，即蒙古新字，天為[蒙文]即是[蒙文]滕[蒙文]哩二字，正與漢匈奴謂天為撐犂二字相合，所以讀作滕歌哩三字音者，實[蒙文]滕字本有[蒙文]他納[蒙文]格三字音，適口流利，讀成滕歌也。此第一課為三合鑑天文時令兩類之字。二十課畢，附以正誤表三頁半。綜觀全書，惟表中第二格蒙古本字創為分析體式一法，新穎可貴。自餘各門以草書石印，故字數遺漏及筆畫舛誤者在在有之。其釋音雖據加圈未印表明，傍注漢字皆用北京音讀，究之音亦不盡正確，連句虛字一門，不注[蒙文]等本字音，反將各字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號名稱之[滿文]。原誤作[滿文]。[滿文]。原誤作[滿文]等字音注出篆文變文音讀法門中獨將其二頭脫落皆為此書之玷以上各端卷末雖有正誤一表亦未嘗糾正及之著錄此編備員而已

滿漢合璧薛文清公要語二卷

明薛瑄撰合中虛輯清富達禮繙譯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永樂十八年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擢御史正統初舉為山東提學僉事內召為大理寺左少卿因忤王振為其黨誣陷下獄論死尋獲免景帝嗣位起大理寺丞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召改北寺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尋告歸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廷瑄之學一本程朱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續錄各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稱為薛夫子讀書兩錄四庫已著錄惟讀書錄作十一卷續錄作十二卷與明史本傳及藝文志悉不合續四庫總目提要謂瑄書成後萬曆中有侯廷齡者因所記錯雜更為編次刪去重複名讀書全錄雖然去取之間頗失瑄本義今仍錄原書以存其舊云合中虛輯此文清要語內外篇全以讀

書錄爲藍本事在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歲巡撫湖廣時付漢陽知府盛賁汝梓行自序謂十七八歲時獨學寡朋偶書肆中見薛文清公讀書錄取而讀之有契於心先輩東湖吳公曾摘讀書錄中之語爲粹言後可泉胡公集其語爲讀書錄略然所集與粹言無異余因二公之意復增其所未備分爲內外兩篇盖內篇所以脩己立德外篇所以應事處物遂總題爲文清要語云考胡吳氏讀書錄粹言胡氏讀書錄略暨此谷氏文清要語三書明藝文志清四庫書皆未著錄要語之前除中虛自序外又有嘉靖四十年滁上胡松四十五年姑蘇徐栻兩序後有上谷鄭洛跋清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富達禮悉以國書翻譯之授梓行世富達禮鑲藍旗人官一等護衛所繙字句皆清初舊語循規蹈矩平易無奇實譯學之正軌焉

滿漢經書成語四卷

滿洲名 [illegible] 計書經成語二卷易經詩經成語各一卷都四卷明鐸撰乾隆二年冬英華堂徐氏刊明鐸鑲黃旗人姓董佳氏清初有名哲蘇肯華連者居董佳城地方因以地名爲氏明鐸其第四世孫也任筆帖式通國書繙譯撰有音漢清文鑑一書取御製清文鑑滿洲語譯出漢字加惠後人厥功甚偉是書亦其撰作之一聲明先出書易詩三經禮記一經後梓云是編係取清初所繙尚書等三經擷其精華語句條列成書以備修辭引用有如袁時行之五經典要書之體裁據其敍言凡例有連句如書經若稽古帝堯至格于上下一段有單句如克明俊德等有翦裁成句如平秩東作平秩西成之爲東作西成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爲勅命時幾又如子弗祗服厥父子弟弗克恭厥兄之爲反之之爲祗父恭兄有搭配成句乃翦裁非同一書之語而爲之如易經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句搭配書經之奉若天道之爲先天弗違後天奉若之類又所録各條如翦配及搭用成語於字身加大圈○如上兩條又緊要者亦加大圈天人心性學問成語句傍加四小圈∞如人心惟危至允執厥中四句四句君道臣道德行治化及必用成語傍加三小圈∴如詢事考言告災肆赦句常用成語傍加兩小圈∶如協和萬邦時雍句可用成語傍加一小圈。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句全節語氣蟬聯其中尤爲緊要者於字身加大圈○字傍加小圈。如曰若稽古帝堯至格于上下一節之稽古帝堯放勳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等句是也周易毛詩二經悉與尚書同例不贅述三經之傳序亦一併登録予講習此道者以方便門徑人皆趨之祇以滿洲人士舊時多務本業騎射國書而外弗尚辭華就此書所擬敘例觀之即有空虛難解辭義莫達之處雖然繙譯一方則無一差失未可以一眚併視其他焉

清文虛字指南篇一卷 光緒乙酉刻本

滿洲名 [滿文] 清萬福撰萬福字厚田蒙古正藍旗人曾任工部營繕司主事是書初撰於同治六年丁卯歲係以前人虛字歌爲主逐句加證用法至光緒十年甲申始謀刻行前有甲申陽月萬福自序敘及乙酉夏慶春序後有乙酉九月萬福跋自敘略謂清書之難純在虛字起合之準繩非虛字無以達其義貫串之脈絡非虛字弗克傳其神五經四子繙譯諸書虛實字義無所不備然卷帙繁多一時編閱見難周於是不揣鄙陋取清文虛字歌稍加潤色逐字引以譬語集成一帙命之曰指南云又卷尾跋不佞自丁卯集成斯編以爲課讀之具不圖友人謝氏繼公造舍見而好之竟覓書家謄清出資以付梓氏云云慶春字熙臺姓覺爾察氏謝氏名繼恩官兵部郎中出任知府皆滿洲人是書出入舊本之虛字歌之七言口訣開列之 [滿文]

[滿文]

[Manchu text]等語句多

至三百四十有奇所取不為不博足供學者參攷

雖然解釋訓詁推闡義理在教學繙譯虛字

書籍中實皆不逮徐隆泰清文字法舉一歌之約

而精舉一可以反三也

三合類編四卷 石印本

滿洲名[Manchu text]

蒙古名[Manchu text]

不著撰人名氏及印行時代處所前後亦無序跋全書係依據三合清文鑑四體合璧文鑑擇其滿蒙要語之習用者錄為一種簡本分作四卷部居目次悉仍其舊惟聲響音及走獸肢體河魚之次原有隱顯走獸動息海魚三類此書未收計原鑑天文至數目四十類此為第一卷兵至聲響音七十類此為第二卷坐立至碾磨七十九類此為第三卷趕拌至蟲動一百類附加時憲書應用蒙漢成語一項為第四卷凡各卷各類中每條第一行為滿洲語如[Manchu text]第二行為蒙古語如[Manchu text]第三行漢語天第四行係以滿洲字對照漢語之字音如[Manchu text]此四式亦與原鑑同例祇末卷所增時憲書類各語因原鑑無所憑藉故僅著第二行蒙古語及第三行漢語第四行滿洲對照漢語字三式而闕第一行滿洲語為異又此類之末繫有[Manchu text]

[滿文] 大清宣統四年時憲書 [滿文] 欽天監欽遵御製數理精蘊印造時憲書頒行天下 [滿文]（當作日下同）[滿文] 之語並可考知成書時代當在宣統三年十月初一日頒朔以前矣

滿漢合璧帝后全徽一卷 鈔本

此清光緒七年以前鈔輯天命至同治朝十帝二十一后全謚卷首並列肇興景顯四代帝后尊謚皆漢字合璧書寫題曰全徽則假生者之名以通之卷末有穆宗孝哲毅皇后而不列文宗孝貞顯皇后考孝貞（哲）皇后崩於光緒元年二月孝貞皇后崩於七年三月是此本必為光緒元年以後七年以前所鈔者也按有清一代制度帝后尊謚太祖高皇帝以創業垂統累加至二十四字孝慈高皇后則十六字太宗文皇帝二十二字其後列帝列后俱不得超過此數詳行立號滿漢字悉照內閣制定鴻稱通用一書議行之歷朝廟號謚號除漢字書法無其他程式外其滿洲字則同一廟號書法不取一致如太祖以下至穆宗廟號皆對音書為 [滿文] 而肇興景顯四祖廟號則繙義書為 [滿文] 是也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漢

字之次序如是若滿洲字則書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字之先後係承天廣運下為肇紀立極為神功為

仁孝為睿武為弘文定業為聖德為端毅欽安其

次序與漢字不同又孝慈高皇后尊謚滿洲 [illegible]

慈字在 [illegible] 孝字之上孝端文皇后尊謚漢字

仁懿上有正敬二字滿洲字則無太祖太宗世祖聖祖

四帝尊謚中皆有弘字乃高宗廟諱此正書不欽

筆亦不以宏字代是避諱不敢施之祖宗與孔子

諱不避圜丘例同至如孝慈安皇太后崩於光緒七

年恭三月恭上尊謚曰孝貞慈安裕慶和敬儀天

祚聖顯皇后事在鈔輯此本之後故不載入其光

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宣統帝嗣位敬於穆宗毅皇帝

尊謚恭寬下加明肅二字又於孝靜成皇后尊謚

莊仁下加和慎二字孝德顯皇后恪慎下加徽懿二

字孝貞顯皇后和敬下加誠靖二字孝哲毅皇后

賢明下加恭端二字及慈禧皇太后尊謚之稱孝

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

天興聖顯皇后光緒帝之稱德宗同天崇運大中至

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隆裕皇

太后之稱孝定隆裕寬惠慎哲協天保聖景皇后

更遠在宣統時代附誌於此用備續輯又世祖端敬

皇后董鄂氏祔葬孝陵謚曰孝獻莊和至德宣

仁溫惠端敬皇后未祔廟此本不載又文宗孝欽皇

后尊謚已逾十六字係全用生時徽號不減一字合

併誌之

別本滿漢三經成語五卷 舊鈔本

董佳明鐸有滿漢經書成語已著錄所輯成語為易書詩三經乾隆二年刻行之此別本三經成語係舊鈔巾箱小本凡五卷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刊本書面有詩農二字小印當是撰書或藏書人之雅號書之體裁係按照漢學雙聲疊韻以滿洲十二字頭聲系及其所屬各韻系譯對漢字亦取易書詩三經精要語句集成之所取語句不拘字數大要以四字者居多數皆以每句第一字為主其法與清文鑑總綱及沈啓亮大清全書李延基清文彙書類分字頭之例相仿與明鐸經書成語照原經篇章摘句錄列者不同十二字頭之次序由阿額伊至司持知末附取聚須餘女律六字為全書之部居凡字音相近如喀噶哈闊國霍庫固呼九字與干嘎哈課果谿軲舌瑚九字則合併於前之而齊濟西三字與奇基希及其雙聲疊韻之取聚須與渠舉虛各三字則皆合併於後之若夫兩音反切如年天等字則繫於尼等部之下惟彈舌音喇呼哩囉嚕一系無所取用此書不錄其屬於雙聲之同母字如愛哀藹安等字隸阿部鄂蛾惡思二而等字隸額部一以陰淫應盈又友等字隸伊部餘仿此各字隸繫之法檢察便利為明鐸書所不能及即清文典要上諭成語清文海等書之用偏傍聲韻取字亦成等伯惟惜其所輯語句僅以三經為限未能傍收又未刊板印行以故未能普及為所歎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御製衣八旗箴一卷 鈔本

滿洲名[滿文]清仁宗睿皇帝御撰嘉慶十三年戊辰閏五月下浣御書勒石箴言凡六十句句四字叶下平聲七陽韻語所以取便絃誦首十句總述國家啓運太祖建設八旗制兵次十六句述世祖定鼎燕京錫田賜宅月給糧饟百餘年德澤深厚休養照植而旗籍人士賢才輩出頗能繼修令緒無忝祖考次二十二句述旗人生齒日衆良莠不齊書箴誥誡令改惡從善首重國語騎射不可棄奪世德次十二句結述八旗建師設長教養兼施勉令殫竭心力為國宣勤末四句以己意之所期望結之緣夫八旗人民本屬軍籍遼左肇基之初以肅慎弧矢威天下入關而後戡定禍亂所向無不克捷雍康以前之旗人騎射而外兼通國語而一二左班即因國語之箋疏典籍以通經史卒能以經史發揮事業致政治於承平雍乾以後承平日久國富民殷旗人由驕貴養成懦弱之習科舉旋闢優秀子弟埋頭於八股試帖之閒而

京朝士夫以詩酒唱酬為事其下焉者則又以歌舞博弈作消遣皆無復重視武備道光之世鴉片傳來更無論矣上溯雍正初年八旗閒散甲兵而外止親軍護軍內能開八力硬弓者便有一萬八千餘人仁宗席乾隆極盛之後陰陽消長會逢其適當時所見八旗之風氣如此乃為斯箴誕告多士其為書清漢合璧凡漢語義意之不足者多賴清語以補之如躬率子弟句此謂太祖清語繙為[滿文]太祖皇帝自率子弟等義意充足若漢語則句限四字以故不能表出又干城據守直譯作[滿文]旗常則取意改繙為[滿文]義為史冊之上世祖入關表明所入者為[滿文]山海關其他各語句皆類是祗此本奄有萬方石刻本作撫有萬方勛紀旗常作勳紀旂常應遵石本為當然彼此固通悉不為誤也

蒙文鉛字說明書一卷 鉛印本

前北京蒙文書社剏鑄蒙古拼字印書之並撰此說明書以輔之考陸鳳藻小知錄及魏崧壹是紀始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語出河汾燕聞錄是為刻版印書之先聲馮道始奏鏤九經版於學宮炎宋之世其法大行功被天下永世賴之慶歷中有畢昇者剏為活字版法即前代所謂聚珍版及擺梓也法以膠泥刻成單字火令堅實排比於鐵版之上範而印之功多力較之雕刻

整版特為便利見沈括夢溪筆談又王楨農書始有木刻活字貯字之盤始用輪轉機關陸深金臺紀聞乃有鉛字實現在印書之礪矢前明無錫人有用活字印太平御覽之舉清武英殿以活字版印各種善本書籍侍郎金簡撰有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呈請欽定著錄於四庫全書今之鉛印活字與木版石印各法相輔並行其材用法則率皆取資泰西精益求精於印書一道法無遺蘊惟是範鉛為模其大小式樣僅備具漢字一類時會所趨更附有歐美各種字體此外闕如則遇有傳印滿蒙藏梵乃至篆籀草隸各書必須以刻木攝石漏油等法為之非鉛模活字之所能辦前北京蒙文書社當事者見及於此剏製蒙古鉛字並撰說明一書略謂蒙古字聲韻之拼成由二字母以至三四字母且有八九字母拼成一字者字母之繁如此若逐一鑄成非數十萬字亦不足用於是特剏新意用解剖之方成聚珍之版以一字之剖開能作數字之運用字母雖繁細尋之其形相相同者實衆且夥如[illegible]之為

字係由[illegible][illegible]兩字而成推而[illegible]可適用於各種[illegible]首有牙之字[illegible]尾可通用者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及第二全字頭[illegible]腹可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及[illegible]之全字頭是以字類不過百箇而觸處皆通用法至簡且便其中例外數體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雖不成字然分割不便且此數字用項最廣故單特刻字鑄模以為變通云云並開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字母五十餘附以說明此法一出

同漢字鉛模合版施用所成書籍行列整齊頗饒美觀於是印傳滿蒙書體俱不必專恃刻木攝石矣四庫乙部曾收入聚珍版程式一種此蒙文鉛字說明書亦版籍程式之一類宜著錄之

御製敬闡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韻文一卷 刻本

清道光二十年正月宣宗成皇帝御撰佛爾國春繙譯按康熙九年聖祖仁皇帝諭旨以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法憲典難寬特頒敦孝悌以重人倫等聖諭十六條飭部責成內外該管訓迪勸導內黜異端以崇正學一語為聖諭中第七條自頒行後各旗營行省悉照古人月吉讀法之例朔望宣講雍正二年世宗憲皇帝又將聖諭十六條尋繹推衍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其論正學異端大意謂聖功王道悉本正學非聖之書不經之典皆為異端道光二十年宣宗成皇帝復敬闡聖諭廣訓內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製成韻文一篇以四字為句俾便臣民記誦都為一百六十句每八句一易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戴熙有恭錄刻本戶部郎中佛爾國春繙以國語卷末有中常跋識刊為滿漢合璧即此本也佛爾國春字

熙園滿洲鑲藍旗人嘉慶十三年戊辰科繙譯進士第一人官戶部郎中是書所繙語句神化流動不拘滯於繩墨之間如豆觴知義箕帚明倫二句豆觴繙為　長幼箕帚繙為　家庭又翦鵶鳴於林礫鼠在在道二句上句繙為　或者斬首梟示下句繙為　或者淩遲拋屍是皆不依各本字名物之義著筆又如身敗名隳曾不轉瞬下句繙為　能幾日之久如彼禽獸豈容天日下句繙為　天下何以容納此非比白未按瞬日二字本義直譯傳神阿堵用筆玲瓏為此道絃外之音別饒風味惟農服耕芸士修孝弟商阜其財工勤其事四句前二句國語　將士修孝弟繙在農服耕芸之上是為錯誤如以為士農工商四民次序士當居農之前故照陰陽二字之例陽在陰上繙之然原書　商阜其財　工勤其藝二句所繙次序商固仍在工上未嘗移易也

清論格式一卷 寫本

滿洲名[illegible]不著撰人名氏按前朝考試繙譯制科例有清論一門大都以四書五經義孝經性理命題其應試論格率皆用起承轉合套數束縛牽制與八股無異志士病之此編敘述滿洲論說結構首言冒法謂籠冒全題大意大約不出反正之法反起正接正起反收或如八股之破承亦可但比八股之承處詞氣稍長次點題法冒語既畢順手於此處點出題目次起法猶八股之起股宜虛籠說起不可詳言大盡亦不出反正虛實之法次承法猶八股之中股先將題中之弊反復鋪敘至下段轉法處再言勉力工夫或隨題層次盡情暢發一字不可缺略次轉法猶八股之後股或講數層工夫或講數層深意貴乎急快不可疏緩大約末句必用[illegible]與[illegible]等字方能快轉次合法猶八股之收尾論至此言其效驗有如許裨益務使全篇首尾相應以上起承轉合四法古人以理弊功效四字當之徐隆泰清文字法舉一歌所云章法起承與轉合理弊功效論之格起者渾然發議論下文承應始明白束勢推開另一轉繳還轉意是為合者是也自冒至合各法逐段皆附以繙譯法例其末又附清語兩段其一證明施用[illegible]與[illegible]之法其一錄取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講章一篇殿之是書編輯意旨為教人弋取功名之術其引證施用[illegible]等字法式一條又教人以專心專學本事日後作官立論俱極淺鄙則其書本無足取祇以制科程式為一代掌故所繫錄存其目於此

順治十八年諸王百官誓詞錄一卷 内閣寫本

是書籤題具名順治十八年正月十四日諸王貝勒以下滿漢文武百官以上誓詞錄滿洲名[illegible]爲内閣庫存舊寫滿漢合璧本按清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章皇帝崩先是初二日上不豫初六日遂大漸顧命立皇三子爲皇太子年甫八齡至是上賓遺命皇太子即皇帝位並諭令内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等四人輔佐沖主於是索尼等四乃設誓昭告於昊天上帝暨大行皇帝位前略云索尼等四人先皇帝不以爲庸劣上賓之時遺詔寄託保翊沖主索尼等協忠誠共生死輔佐政務以衞沖主親戚不私怨仇不異等等惟以忠心仰報先皇帝大恩今若違斯誓不爲國謀求無義之富貴等等四人之中復各爲身謀相忌相傾悖理妄行上天殛罰奪筭凶誅云云十四日親王岳樂傑書以下及大臣官員等齊集大光明殿亦誓告於昊天上帝並大行皇帝前云沖主踐祚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爲互相結黨及亂政之人知而不舉私自隱匿並挾仇誣陷徇庇親戚皇天明鑒奪筭加誅云云事之原委誓詞皆以滿漢二體繕寫裝潢成冊卷藏之冊府垂示將來其輔臣誓詞中有相忌相傾上天殛罰之語後鰲拜卒以仇陳之故將蘇克薩哈族滅己亦不獲令終神天可得悔乎此本誓詞或有與世行東華錄等書所載不合之處緣此冊本爲當時紀錄原本東華錄則後日脩飾潤色之書也

蒙古玉匣記二卷 道光刻本

蒙古名　新譯通用玉匣記（清）道光十九年北京嵩祝寺天清經局刻本凡二卷其附有觀音靈課者爲同治十年補刻本更附入天師符籙者爲光緒二十一年（新）刻本作三卷除此本外尚有滿洲西番字二種皆無漢字按世行許旌陽玉匣記一書本出道續藏乃明嘉靖年所添見欽定協紀辨方書辨譌篇神在條又明宮史內版紀略有玉匣記一本八十二頁自明迄今代有傳刻之本民間遵信甚篤故無論何時何地雖窮鄉僻壤幾於家置一編懸之壁間動輒檢閱諺有之家有玉匣記不敢出口氣言是書禁忌之多也蒙古人民信仰心較內地尤虔所以好事（者）取此書繙譯蒙古語刊行之書中自次首　寶（全匣即漢本之法師選擇記其漢本所刻許真君玉匣記亦選日所用且爲是書命名之濫觴此反未錄次　一切佛誕日即漢本之三元五臘聖誕日期次朔望繪神像開光日神不受享日鬼哭日齋日九星男女值年之類書中凡有月日列作表式者其月數大第則以西番字號碼標之又蒙古語中神（佛）名號如　善財童子　司命　（作　當）哪吒太子　判官　馬明王菩薩（明當作鳴）　阿彌陀佛　夜叉　釋迦如來　釋迦文佛　彌勒佛　玉皇上帝　土地正神　觀世音菩薩　漢語同上　文殊菩薩　關聖帝　南瞻部洲　龍王　竈君　（作　）藥師琉璃光王佛　太陽　太陰等繙譯皆從梵專門名詞多爲現行蒙古彙書總彙等編所不具而全書目次亦與（通）行漢本玉匣記互有出入焉

滿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舊鈔本

滿洲名 [illegible] 譯云智慧到彼岸金剛經梵名以滿洲字傳書曰 [illegible] 竺乾梵本漢譯者計有六種內同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三本一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一元魏三藏菩提留支譯一陳天竺三藏法師真諦譯三本中惟第一種秦譯者世所通行一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隋三藏達磨笈多譯一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即收入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百七十七卷之能斷金剛分一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此外別有彌勒菩薩造八十偈頌而無著菩薩天親菩薩造論釋彌勒之頌此兩論亦皆義淨所譯又金剛仙造論釋天親之論此論不入藏功德施菩薩造論直釋本經其他各家註釋及闡於本經之著述者後秦僧肇隋吉藏智顗唐慧靜智儼宋道川善月元徐行善明成祖皇帝暨明清以來下迄現代道俗等衆之金剛經註疏贊述科會唐段成式孟獻忠明王起隆清周克復等之金剛經靈異感應靈驗等一類弘通法教書籍其數甚多此經歷止劃受持皆用姚秦時譯本全卷區為三十二分相傳是齊梁時昭明太子統所訂第十七分以後與前十六分語句義縕大致無異以故僧肇以為前半說衆生空後半說法空吉藏非之以為前半為前會衆後半為後會衆又前半為利根後半為鈍根又前半盡緣後半盡觀也此滿洲本不著何人何年所繙觀其通編皆用滿洲舊語則全經殺青必在乾隆四十六年詔開專館彙譯羣經暨增訂清文鑑制定新語以前據以繙譯者係通行持誦之本首金剛經啟請次淨口業真言及淨三業安土地普供養真言次請八金剛四菩薩次發願文次云何梵次開經偈畢始為本經三十二分結尾有般若無盡藏真言及金剛心補闕普回向真言閻羅天子敕取藏中補闕真言最後以斷疑生信等讚語嚴之各種真言梵語及經中須菩提涅槃等句則譯對本音作 [illegible] 俾誦讀者獲得竺乾元聲自較漢譯之本為勝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優婆塞優婆夷之作 [illegible]

[illegible]亦復如是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譯(作)[illegible]則又是繙其無上正知正覺本義可以明徹經旨作註解觀也

三體合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滿漢字心經附注一卷 刊本

滿洲名[illegible]義云智慧到彼岸者稱心經新語曰[illegible]唐古特名以滿洲字書之則曰[illegible]西番名[illegible]由梵文譯漢現世所智覺者凡七種一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經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在龍藏翔字函一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同名異譯四種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者此土通行亦在龍藏翔字函其沙門法成譯者出敦煌石室罽賓國三藏般若共利言等譯(著)在麗藏桓字函沙門智慧輪譯者出日本藏經書院續藏一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摩竭提國三藏沙門法月重譯在麗藏磻字函一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宋西天譯經三藏施護譯在龍藏薄字函是經演說般若精要諸法皆空之理微妙簡括包含義蘊無遺向皆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相輔以行關於疏解經義之書唐之賢首略疏慈恩幽贊外外而日本空海之心經秘鍵中天竺提婆之心經註以至近代丁福保之心經箋註等作其數

甚多此滿漢字二合及(附注)滿漢西番三合梵笑本皆依據龍藏翔字函玄奘本繙譯俱不著繙者何人二合本滿洲名其義別題曰 [illegible] 刊行於康熙時代繙譯皆清初舊語對音不繙者居多藉以考知二百年前疑寄程式有足取也若乃觀自在菩薩繙 [illegible] 舍利子繙 [illegible] 等皆示人以梵書元音本義有裨學者其三合本滿洲名題曰 [illegible] 係乾隆四十九年甲辰武英殿大學士和珅于豐伸濟倫所刻首西番語以滿洲字注其音次滿洲語皆新體繙譯與舊二合本不同次漢語以年月署銜結之二本各有所長可並行不悖也

佛說阿彌陀經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三種同卷 刻本

佛說阿彌陀經滿洲名 [illegible]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滿洲名 [illegible] 簡稱往生咒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奉詔重譯以上二種俱在龍藏貞字函心經其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龍藏翔字函滿洲名 [illegible] 按阿彌陀經為淨土三經之一略說西方淨土依正莊嚴等事令人執持阿彌陀佛名號一日心不亂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實淨土宗第一部切要經典諸山常住咸奉為暮時功課歷朝古德善知識如隋智顗唐窺基宋智圓元性澄明袾宏清彭際清及近代丁福保等疏解此經之作多不勝數滿洲繙譯不知出自誰手觀其所用皆新語但知書成必在乾隆中葉以後經中名詞如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諸佛菩薩弟子名號阿彌陀阿閦鞞舍利弗目犍連阿逸多乾陀訶提

釋提桓因之作[illegible]等字皆為梵唄正音其拔一切業障得生淨土陀羅尼原附於阿彌陀經不思議神力傳，計五十九字一十五句龍樹菩薩願生安養夢感此呪耶舍三藏誦此呪天平寺鑄法師從耶舍三藏口受此呪若有人能誦此呪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日夜擁護無令怨家而得其便現世常得安隱臨命終時任運往生呪中阿彌多婆夜等句滿洲譯為[illegible]亦示人以梵天本音可於持誦獲得正軌惟語句較漢本加多為異他本有種名拔一切輕重罪業障得生淨土陀羅尼者亦名無量壽如來根本真言即往生淨土廣呪出無量壽如來供養儀軌及寶王三昧念佛直指並淨土十要等書元沙羅巴曾譯出梵音凡一百四十二字幾較前呪多至三倍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已著錄惟此本題名及經中句之滿洲繙譯與著錄本間有不同如觀自在菩薩此作[illegible]著錄本作[illegible]之類是也

滿漢西番悉曇四種本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各一卷 乾隆時寫本 梵式刻本 乾隆御書刻本 新刻會譯本

此陀羅尼即現世所稱之大悲呪也全經唐西天竺沙門伽梵達磨及大興善寺大廣智不空皆有譯本伽梵達磨譯者具名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略名千手經千手陀羅尼經大悲陀羅尼經經中神呪亦別有種種名依本經言佛告阿難一名廣大圓滿一名無礙大悲一名救苦陀羅尼一名延壽陀羅尼一名滅惡趣陀羅尼一名破惡業障陀羅尼一名滿願陀羅尼一名隨心自在陀羅尼一名速超上地陀羅尼現世通俗稱為大悲呪宋沙門知禮依經設立千手眼行大悲心呪行法至今如法修持應驗非一不空所譯之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心陀羅尼為此本之異譯現代通所取繙譯本四種一梵漢合璧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一卷無經伽梵達磨不空會譯本常靜淨寫註天津刻經處新刊其梵字用悉曇音體漢字則音義併舉兩譯比對至為精審呪尾唵悉殿都以下三句不空譯本及真言藏本皆

無之此依宋本補入一乾隆二十一年高宗純皇帝御書千手
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陀羅尼經及漢譯滿洲字西番字千
手千眼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一卷粵海關
監督後陞總管內務府大臣明善影刊本首原經原
陀羅尼附繪像次漢譯滿洲字西番字訂正改譯之梵
天本音陀羅尼与乾隆二十四年御製滿漢蒙古西番
合璧大藏全呪內本呪用字同次疏識緣起略謂內府
藏宋人寫本每句下有白描佛菩薩天王鬼神諸像
相爲藏本所未見幾眼偶倣宋本書是陀羅尼並

寫圖像別用同文韻統合音兼書漢字句下結尾說
明呪中字皆應讀清平聲及長音字帶別音字切
音字之讀法書法又擇註各字讀音之或喉或舌
或齒或緩敘立章則至精且要一乾隆六十年宗室
繹報寫滿漢本前經呪一卷与御書本體例本相同
惟滿洲對音字不及御書本之正確繹報爲都統散
秩大臣弘映係荊州將軍永慤（更名永科）次子因病愈書此
一舊刻滿漢合璧梵筴本前呪一卷無經義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係滿漢對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悲
心陀羅尼梵音神呪十九字凡五開頁以乾隆時專爲
譯經之特製滿洲字傳寫梵書左傍以適合現代
讀法之漢字注音不用古譯真切詳明持誦方便可
与御書本相輔以行寫乎繹報寫本之上自有足存
也

梵番滿蒙漢五體合璧賢劫千佛號一卷 舊刻本

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過去現在未來三住劫各千佛有經曰三千佛名經具名三劫三千佛名經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卷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卷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一卷本各別行元藏合之為一部日本之藥藏亦倣之賢劫千佛者佛祖統紀住劫有二十增減其前八增減中無佛之出世於第九減劫始有佛名拘留孫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天竺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是為千佛之第一位次為拘那含牟尼佛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天竺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次為迦葉佛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天竺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次即今之釋迦牟尼佛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天竺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自此至第十增減之減劫有彌勒出世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天竺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次於第

十增減之減劫中有師子佛等九百九十四佛師子佛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天竺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次於第二增減之減劫有樓至佛出世滿洲名 [illegible] 蒙古名 [illegible] 天竺名 [illegible] 西番名 [illegible] 為千佛最末一位千佛之原經論所說種種不同寶積經謂無量勳寶師淨王如來時轉輪聖王有千子第一名靜意即現在賢劫第一之拘留孫佛第千子名意無量即賢劫最末之樓至佛其他又以為德華國王之千子又以為光德王之千子又以為千手觀音之化出又以為妙光佛末法中展轉相教之三千人為莊嚴劫及賢劫星宿劫之三千佛此繙譯五體賢劫千佛號即龍藏己長兩字函中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提出千佛名號為卷別行者但不著何時何人所繙始拘留孫佛終樓至佛每半頁刻四佛號每一佛號橫分五格首天竺字以加嘎爾體書之次西番字次滿洲字次蒙古字次漢字凡五體與五譯合璧集要格式相同有得穆齊喇嘛名丹巴者發心刻此並請彰嘉國師作頌於後繙以滿洲蒙古西番三種語言版存皇城內嵩祝寺後天清藏經局書中

各種繙譯佛典名辭皆尋常他本所不具洵研習梵唄有用之本也

滿漢字萬壽靈官經一卷 舊寫冊子本

滿洲名 [Manchu script] 具名先天豁落猛吏火車三五靈官鐵面公西河清虛雷壇降乩破膽經滿洲名 [Manchu script] 隆恩真君者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宋徽宗時書從薩守堅傳符法明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之法乃於禁城西建天將廟宣德中改封真君見明史禮志相傳神王姓名惡襄陽人父諱臣早逝母邵氏遺腹生神於唐貞觀時剛暴質直鋤硬撻橫道家奉為護法有如釋氏之天王韋䭾其經略云謂道之元道其不元謂天之高天其不高謂日月無所不照臨日月有所不照臨謂雷霆無所不震擊雷霆有所不震擊道非元元者元之天非高高者高之日月無不照臨不能自照臨者必不照臨雷霆無不震擊惟自取震擊者始為震擊若有等人服雷伏雷服雷則雷服伏雷則雷伏既服且伏雷其敢違雷既不違即常聽令令之所至雷与之隨如是之人即是真人既是

真人即得真道既得真道道其行元若有等人既不服雷又不伏雷不服雷則服於雷不伏雷則伏於雷不服不伏不福不福云云屬辭頗為元妙繼之以偈殿之以讚繙繹者不著名氏亦不知繙自何年月日所用者多為舊語隆乩之乩字繙[illegible]為各書所無頗可備採惟漢篇中踰格提行如上帝玉闕各款字滿洲篇則連貫書寫又日月無所不照臨之日字滿洲字誤[illegible]為[illegible]全鞭金甲之甲字誤[illegible]為[illegible]雷霆之霆既訓為雷電故繙[illegible]乃雷霆安敢震擊句又將[illegible]字遺去獨存[illegible][illegible]致霆字仍成雷訓凡此之類悉應加以矯正始無遺憾焉也

那恭勤滿漢摺稿八卷 道光時鈔本

清那清安撰那清安字慎修號竹汀姓葉赫那喇氏滿洲正白旗人嘉慶十年乙丑科三甲第二十一名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陞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副都統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刑部工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理部）刑部尚書都統管理光祿寺事務兩次調任熱河都統兩次復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道光十四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勤著有修竹齋試帖詩若干首輯入七家詩行世此滿漢字摺稿乃其服官一生所經進其家人鈔錄留存分衆八卷計首卷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奉派奠醊蒙古王巴彥濟爾哈[illegible]及貝子札木彥多爾濟等事畢代其家屬謝恩並以本人補授詹事府詹事等事謝恩摺十三件第二卷道光元年五月管理光祿寺事務等事謝恩摺十四件第三卷道光三年四月調任刑部尚書等事謝恩摺七件第四卷道光六年五月補授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等事謝恩摺十一件第五卷道光八年正月署理禮部尚書等事謝恩摺十件第六卷道光九年四月因次子全慶中式第三

十四名貢士等事謝恩摺十件第七卷道光十一年二月管理右翼幼官學等事謝恩摺八件第八卷道光十二年四月因伊子全慶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等事謝恩摺十件八卷共摺稿八十三件滿漢並錄前後頗稱完整耶清安為大學士全慶之父起自田科游登卿貳當國家政治修明之世奉公效職無臧否之可言而所存摺稿又皆拜命叨恩之事不關論思獻納不能與古今名臣奏議相提並論特以遜朝制度滿臣凡請安謝恩進表諸事其奏疏例用滿洲字或兼漢字繕寫行則語言另有一種法式著錄此編用備一代獻徵而已

燕楚遊驂錄甲編二十卷 民國石印本

京漢鐵路管理局撰京漢鐵軌北自京師正陽門發軔南行經畿輔河南直達湖北之漢口設管理局於都門彼中為招徠旅客遊覽計編輯此書作為引導先成甲編二十卷僅載全路北段地域若南段則當俟乙丙編之續出此甲編卷一至卷四為順天府北京五卷以下至二十卷為良鄉房山涿新城淶水易定興容城安肅清苑滿城完望都唐等十四縣所分門類順天府北京凡為沿革歷代都邑京城山水隄梁歷代政績歷代武事寺觀宮室苑囿祠墓陵寢物產風俗叢譚金石十五目外此各散縣則省去京城宮室苑囿陵寢三目所載事物如順天府北京門一沿革自虞夏幽冀之域始二歷代都邑自燕召公始封始安史之亂僭偽者不與附封建城堡三京城附邊牆即俗指為秦蒙恬所築之萬里長城此則特識外邊創於燕元魏繼之內邊創於趙北齊繼之皆非秦城以證世俗之誤四山水凡在西山各廟宇附此門五隄梁居庸關八達嶺等處屬於關梁者附此六歷代政績自唐堯時

和叔宅朔方始七歷代武事自黃帝與炎帝阪泉之戰始附明萬曆時王大臣張差入宮二事八寺觀附燈市觀象臺貢院象房等處寺觀也者凡庭廷之廨如九卿部寺署衙各曹西觀之屬不專指廟宇數連類附載各寺各處地故香界碧雲等梵宇乃又入之山水門未免紛亂九宮至苑囿附大真覺寺萬壽寺清華學校等處其云清華學校為暢春園舊址誤十祠墓以廣渠門外蒯徹墓為首附名人第宅園亭十一陵寢昌平遵化有明清兩代山陵此兩地非京漢

鐵軌所經為備旅客瞻禮故籍順天府系統一併附入其長城延慶各地亦同此例他縣無陵寢之目金代山陵則附之房山縣祠墓門中十二物產自周禮魚鹽四擾三種起十三風俗自周禮燕無函起十四叢譚自明弘治時蘇州衙衕記變井水起漢唐宋元故事反居其後十五金石以周康侯鼎銘為首以上順天府北京十五目其他良鄉各縣門目體裁倣此一律不贅述書之名義題曰燕薊遊驂似是一種遊覽筆記錄此乃徵引舊籍分析門類以志乘體出之為名實不副之病一統觀全書各門所列事蹟除

北京寺觀門中農事試驗場東安市場陳列所香廠等地外其他與全以日下舊聞舊聞考畿輔通志光緒順天府志等書及其所引舊籍為藍本應有盡有頗稱繁富惟分門繫事不盡允當以而取用事實有翦裁無論斷事之虛實是非應就原書考訂之在此可以不論則此書一無所取所取者版本輕便為旅客舟車所宜已耳

金鑾瑣記一卷 石印本

高樹撰樹字蔚然別號珠巖山人四川瀘州人光緒十一年乙丑科進士歷官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總辦職方司事軍機章京尋擢御史外任錦州府知府國變後仍健在留京師人頗老壽此金鑾瑣記是其在軍機處任漢班章京時所作凡為七言絕句一百三十一首補遺六首自加注解皆詠光宣之際宮禁瑣聞及樞府雜事語句真率體類竹枝自書精緻小楷付之石印結構遒秀不似老耄年前有小敘云癸亥冬

病中無聊信手作俚句記錄往事加以小注至乙丑三月命內姪与鍾兒寫出又刪汰之合計有絕句百三十餘首或勸排印以就正四方友朋名之曰金鑾瑣記乙丑年三月十七日珠巖山人自序高樹自敘附注云時年七十有八樹為人天真豁落不事矯揉國變後瀕於老境性近頹唐觀其自注所作字句間往往不拘常格信手書寫亦有家人小語如大哥你我等字非外人所能知者全卷詩百餘首强半內廷故事於前朝故主深致念戀疏論立憲利害尤為不朽之作惟所記事實頗多訛誤除禁御深嚴外間不能盡悉廷臣且不敢妄論外趙髮髻當云彭髮髻趙乃京旗人乃十不閒社火中著名歌者原詩注云每年二月香山進香實四月妙峰山進香事又寶珠古寺一首乃以金山口之寶藏寺与翠微山之寶珠洞相混注言瘿劉太監即太監劉誠印人皆呼作印劉印瘿音訛其墓即在寶藏寺中所言桂芳乃寶珠洞之鬼王和尚非劉監名也樂浪莊上一首政務處設京西六郎莊有書為柳浪莊者無樂浪名勤政殿前一首注中避

帝御名宜字義字与近支字从人傍之制不合字角加兩點讀疑去聲滿洲字無此寫法其云筆正當作筆政為筆帖式之別稱長安門內一首不諳其次幾不知所詠何事其他西什庫舒拉胡仁翼洪汝沅泰和殿彰儀門等字應更正為西十庫蘇拉胡翼洪汝源太和殿彰義門始稱完善

繙譯六事箴言四卷 咸豐刻本

滿洲名 [Manchu] 漢本清葉玉屏撰滿洲本孟保繙孟保有繙譯大學衍義已著錄六事箴言原本有大學士王鼎任江西學差時重刻序言嘉慶二十年春与周雨亭州牧論名儒中粹言雨亭出晉陽牧葉公玉屏六事箴言一帙至約至精切近事理淺之為愚夫婦可与知能推而極之為賢知之所莫能外可謂簡而該矣因重梓之公諸學宮第弟子云咸豐元年孟保繙譯此書自識略謂人生斯世不外立己接物數端其庸言庸行古人有先我而為之道之者矣前駐藏時偶得王定九先生所藏六事箴言一書見其臚列前賢格言一門言淺意深洵為立己接物之準繩不禁心焉契之公務餘暇爰就漢本繙清經關壽臣改正復經王晴山嵐校定匯寄京都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刷於己酉旋京檢對原板詎則轉相謄錄刊錯殊多復与劉質堂重加校正庶幾好學之士身體而力行之未必非登高行遠之一助云云孟保為道咸後寄學名宿所

繙書籍最多六事箴言一種為畜德學語體用兼賅之作書凡四卷滿漢合璧目錄分 [Manchu] 居官 [Manchu] 持身 [Manchu] 持家 [Manchu] 居鄉 [Manchu] 處事 [Manchu] 處人六門所謂六事也繙法二持字二居字二處字用字或同或否其分用 [Manchu] 字或有或無所以分別有力無力可悟清語之微妙倂全書語句精粹繙譯屬詞亦極有法度如持身門中力小任重語之力小二字(庸手) 並以 [Manchu] 二字當之此編獨用 [Manchu] 義為人之本領有限其韻味至覺雋永其他類是所病者古今書名或繙義或譯音當取一致此編有范文正黃葊賦史擅臣領體集俱係譯音而其他書名多(則)係繙義致體例前後不同又人之官秩名分如尹少宰衛洗馬孫徵君尤翁等現制悉應繙義此編皆譯音不繙致與人姓名混合無別耳為可議耳

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阿禮嘎禮一卷 乾隆刻武英殿梵夾本

滿洲名[illegible]

[illegible]蒙古名[illegible]

[illegible]西番名[illegible]

[illegible]清高宗純皇帝御撰乾隆十三年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敕編譯梵番字母大學士傅恒尚書汪由敦納延泰劉統勳左都御史德通侍郎何國宗贊善張若澄員外郎吳勳穆濟唐古特學司業福克官學生傅成及大國師章嘉胡土克圖漢僧明鼎海寬源泰等先後同預其事次年十二月書成上之賜名同文韻統此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阿禮嘎禮一卷為附列梵夾本同文韻統中之一種阿禮嘎禮者天竺五十字母內阿依等十六字梵言為阿禮華言音韻字嘎匝等三十四字梵言為嘎禮華言翻切字是編敘述天竺字母故以阿禮嘎禮為書名書中梵字以番相阿努所制之唐古特式天竺字即加嘎爾字傳寫之梵字之注音則先滿洲字大蒙古字皆乾隆時專為譯咒特制者次漢字亦係特創新法以漢字之大小標示梵音之輕重與增訂清文鑑漢字對音同例第一段[illegible]至[illegible]十六音韻字[illegible]至[illegible]三十四翻切字與同文韻統卷一天竺字母譜同第二段[illegible]至[illegible]配合[illegible]等音各十五字共五百一十字與韻統卷二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十二譜之第一譜同第三段[illegible]至[illegible]配合[illegible]各四字共一百三十二字第四段[illegible]至[illegible]疊書三十四字第五段[illegible]五系每系前四字上各加本系之第五字如[illegible]式共二十字第六段[illegible]至[illegible]二十五字上各加[illegible]如[illegible]式共一百字第七段[illegible]至[illegible]上各加[illegible]字共三十四字所加之[illegible]字除[illegible]七字外餘皆變為半體作[illegible]如[illegible]式第八段加巴魯達記號之[illegible]二字第九段加查啉嚕記號之[illegible]二字第十段加烏巴達啉[illegible]記號之[illegible]四字第十一段[illegible]至[illegible]習見者十六字及[illegible]至[illegible]各系自相疊加者七字並[illegible]三字共二十六字各段字母與梵夾本同文韻統所列天竺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母十二譜之前十譜同天竺字母之阿禮嘎禮猶滿
洲字母之十二字頭蒙古字母之察罕托羅蓋也

御製滿洲蒙古西番合璧讀咒法一卷 乾隆刻武英殿梵夾本

是書原無漢名書中亦無漢字滿洲名 蒙古名 西番名 補譯漢名為御製滿洲蒙古西番合璧讀咒法

清高宗純皇帝因西番那呼唐羅雜薛所著讀咒法
御撰與御製阿禮嘎禮及欽定同文韻統二種併
刊於四體大藏全咒中專言三乾咒語讀音之法

以阿努加嘎爾字傳寫梵咒書惟原書無一漢字俾
休兜離學者不能盡悉茲以漢字譯之並書中所
示讀法略謂凡咒內下一字上疊書 納字或 呢鴉(二合)字 那(努鈴二合)字者則上(接連)一字讀作 安恩
因字頭音下一字上疊書 爬字則接連上一字
讀作 昂輪英字頭音同前疊書 沙
字或 卡(本音璧讀)字 薩字讀作 阿斯
額斯依斯音疊書 達字或 吞字 匝字
雜字 查字 楂字讀作 阿特

額特依特音疊書噶字或嘎字讀作
阿克額克依克音疊書拔字或巴字讀作
阿布額布依布音疊書喇字讀作
阿呼額呼依呼音疊書拉字讀作
阿勒額勒依勒音疊書嘛字讀作 阿木
額木依木音又加寫字頭之名阿努刷喇若加於嘎
字部及鴨喇拉斡沙卡薩哈八字
頭上發 昂鞥英音加於（字頭）巴匝查
答三部字頭上發 安恩因字頭音加
於巴部字頭上發 阿木額木依木字頭音
又古譯咒中發吒字依加嘎爾字書作 直滿洲
書為 蒙古書為 而讀作 特此滿洲
蒙古二體字亦係特制體式專為對此字音而設他
處無所用之

御製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卷（乾隆刻[illegible]經摺夾本）

滿洲名

蒙古名 蒙古名

西番名

清高宗純皇帝御製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諭內閣略謂大藏經中咒語乃諸佛秘密心印非可以文義強求是以概不繙譯惟是咒中字樣當時譯經者僅依中華字母約略對音與竺乾梵韻不啻毫釐千里之謬甚至同一漢字亦彼此參差即如納摩本音上為諾牙切下為模使切而舊咒或作曩謨或作奈麻且借用南無者尤多皆不能合於正其他牽附乖離類此者難以縷數當命莊親王允祿選擇通習梵音之人將全藏諸咒詳加訂譯就正於章嘉國師凡一句一字悉以西番本音為準參之蒙古字以諧其聲證之國書以正其韻兼用漢字期各通曉編為四體合璧大藏全咒使唄唱流傳胥臻喉舌之間無爽銖黍而於咒語原文一無增省且按全藏諸經卷帙編次字樣並為標注以備檢查書既成

序而壽之剞劂刻為八函茲衆演藏工著交該處查明京城及直省寺院向曾頒過藏經者俱各給發一部俾緇流人衆展卷研求了然於印度正音本來如是不致為五方聲韻所淆庶大慈氏微妙真言闡揚弗失不可謂非震旦沙門之幸若僧徒等因傳習已久持誦難以遽調惮於改易字音者亦聽其便云云是書凡八十冊作梵夾式冠以佛像五面及乾隆三十四年閏六月初四日御製四字贊頌十八句之龍牌附入同文韻統及阿禮噶禮並讀咒法三種皆滿漢蒙古西番四體書分貯八套第一套第一卷經六種咒四十六一大巴喇雜尼鴉阿巴喇密答經(即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咒三)二勝天王巴喇雜尼鴉阿巴喇密答經(即勝天王般若波羅密經咒一)三實相巴喇雜尼鴉阿巴喇密答經(即實相般若波羅密經咒十四)四嘛哈阿巴喇雜尼鴉阿巴喇密答大明咒經(即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明咒經咒一)五巴喇雜尼鴉阿巴喇密答心經(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咒一)六大寶積經(咒二十六)全書體裁略舉如上以下仿此若夫群經之次序先後悉與雍正十三年四月乾隆二年三月欽定大清重刻龍藏同惟無咒之經槩不錄入此書以滿洲蒙古西番字一系之相屬

用以重譯梵咒則唄元音一洗從來古今不異時南北異地之漢譯誠密宗之要典也

訥音富察氏家乘一卷增修支譜一卷湖源記一卷（精鈔本）

訥音富察氏家乘清恆敬富棟同撰恆敬號雪邨官刑部郎中兼佐領富棟號西山官鴻臚寺鳴贊皆鑲紅旗滿洲訥音地方富察氏第八世族人是編撰於嘉慶十二年丁卯上承順治及乾嘉初年數次之重修（本）紀其始祖穆當阿以下世系各有小傳道咸同光隨時增入丁口大意言富察本係地名支派散處訥殷（同訥音）沙濟訥莫赫葉赫額宜湖扎庫塔輝發城孫爾富塔索爾河等地謹將訥殷地方譜系可考者公同修繕無忘敦睦之意穆當阿世居訥殷依哈蘇村父母早故倚依姑父輝發貝勒教養成人墓在太子河田官屯配鈕祜祿氏子七長紀爾察次伊把漢餘無考穆當阿上尚有魯義喀喇塔哈納太上阿善圖勉圖太石喀查齊布塔恩哈禮穆齊莫爾根蘇爾當阿哈壇等十一人之名支派不敢妄擬又言穆當阿弟名孔錫庫隸鑲白旗事蹟亦無考子二伊星阿馬星阿云云自穆當阿以下世膺膴仕發為盛庭最著者四世穆誠額禮部侍郎哈山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著有繙譯四本簡要行世五世岳色都察

院副都御史富明安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謚恭恪著有挹翠軒詩稿七世輔德江西巡撫傅顯漕運總督謚襄勤著有卧雲堂詩稿富躬繙譯進士安徽巡撫富尼揚阿陝甘總督贈太子太保八世富尼善貴州巡撫十世德馨江西巡撫考古富察即古蒲察氏輟耕錄云漢姓李元李庭清李榮保皆此族人嗣取上一字同音者為漢姓或稱傅或稱福傅恆福隆安是也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誌富察氏鄉貫職名與此編略有出入其族望（譜）係以沙濟地方恪僖公哈世屯一族居首訥殷之序在第六撰譜者各尊所尊故列訥音（同殷）於前而春秋之義名從主人則穆當阿傳中人名亦應以此譜為正此譜前有嘉慶十二年（丁卯）和舍禮氏順昭及富察族人藝林富啓書（更名富呢揚阿）雪邨恆敬西山富棟輔亭珠隆阿敬庵富彰等序六篇是為原譜正本其增修支譜一卷則光緒十五年第十世族人德馨所撰係因丁卯以後族衆散居丁口生沒難以詳稽暫將本支續錄於舊譜之後故名支譜卷首增入撰者及其兄德愷兩序湖源記一卷亦德馨撰卷首自序敘係仿宋

歐陽氏蘇氏垂絲立表之法而為之所列舉始祖穆當阿以下至十三世全霖等冑明名次外附輯乾隆三十七年諭祭湖廣總督富明安文三十八年御賜富明安碑文道光二十五年陝甘總督富呢揚阿墓誌銘上元梅曾亮撰道州何紹基書光緒十三年重修核桃園先塋記仁和徐琪撰末附十六年長沙王裕慶跋

法源寺志稿六卷 鈔本

黃維翰撰維翰字申甫江西崇仁縣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進士授兵部主事總辦職方司派辦處兵學館等處事外任黑龍江呼蘭府知府著有呼蘭府志渤海國志黑水先民傳題柱集稼溪文存詩稿等書已刊未刊者十餘種此亦黃氏殺青甫竟未及繕正而沒之一考京師名蘭若早成廣濟潭柘岫雲而外別無志書法源寺(舊名憫忠)始道階古為憫忠寺唐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收其遺骸葬幽州城西十餘里因哀忠墓又於城內建憫忠寺清雍正十一年發帑重修賜額曰法源寺近歲住持道階禮新城王樹枏撰寺志王以老病此稿實出黃氏手志凡六卷分興建法系寺產名蹟上下遺事六篇校讐者新城王世鈞蒙古鮑延墳第一卷興建篇自唐貞觀創寺起至清雍正改名中間歷述史思明建東西兩塔張不矜蘇靈芝撰書塔頌張仲武李匡威及沙門善制等移藏舍利石函事可舉造觀音閣清世祖命建戒壇聖祖御題藏經閣等處額世宗發帑重

修賜換法源寺額以及殿堂位置碑誌題詠其紀寺前迹東大悲院寺後荒地迹西至教子衚衕官道為史建東西兩塔基址於考古至為有關切第二卷法系篇開山第一代無考首唐导福前僧明鑒至現代道階止內有遼代憫忠古德慈智大師葬地在今城南慈悲庵即陶然亭北其所樹石幢詳言姓氏邑里而未紀法名此志別據紫褐師德石函題名證明慈智法名覺晟未見前人道及第三卷寺產篇紀寺有田六十六頃分在大興宛平房山安次固安五縣每縣各列田畝佃戶租課表

第四卷第五卷名蹟上下篇一金石首述宋謝枋得所見寺壁久佚之曹娥碑殿以清光緒中葉住持靜涵虛心圖刻石二書畫有明仁宗所頌華嚴經八十一卷永樂十七年刻本最後為王闓運留春圖三花木法源寺丁香最有名唐槐宋柏及西院象槐枯本皆本之最古者現俱存在第六卷遺事篇自唐太宗建寺薦亡至近代道階開堂傳戒凡數十事內三龍華銅佛述寺蜘蛛結網幔為事之最靈異者如上各篇凡有吉美題識吟詠皆附麗各篇各本事之下不為另立篇目全書體例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述有法精要不濫志乘中最簡潔之品也

滿漢字盛京等處標注戰蹟輿圖二十五幅上諭詩序一幅 乾隆殿版石印本

清大學士舒赫德等奉敕撰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上以盛京吉林諸處乃祖宗肇迹興王之所而皇輿全圖所繪向未賅備因敬稽實錄事迹命將軍弘晌等詳考地望道里形勢按圖增補且敕大學士舒赫德阿桂等董所司拓為大圖於聖武豐功標注地名之右恭紀太祖太宗親征及遣諸王貝勒等征討者為地凡一百四十有四圖既成翌年閏六月御製七

言六韻詩錄之幀首考是圖之作始於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上諭內閣以舊圖方幅有限詳載地名字體已小不能復列事蹟敕將盛京等處地方另行展拓繪為大圖一幅溯自長白發祥以至奄有遼瀋建國遷都各事蹟並為標目兼清漢字分注圖中預其事者尚有尚書公福隆安協辦大學士尚書英廉侍郎和珅諸人王先謙乾隆東華續錄是年六月丁巳命重繪盛京等處地圖分注開國事蹟即此事也圖幅凡二十有五由南至北自下而上作五排排各五幅上諭詩序一幅都二十六幅文由武英殿製版近年大連圖書館依式石印圖中地名凡有關創事蹟悉為標注滿漢合璧最要者類如一排一山海關注云世祖章皇帝甲申年四月征明寧遠遂入山海關定鼎燕京二排三長白山注云肇祖原皇

帝先世發祥於此二排四（薩爾滸城）注云太祖高皇帝癸未年攻取蘇克素護河部之薩爾滸城圖倫城注云太祖高皇帝癸未年起兵討尼堪外蘭於此赫圖阿拉注云肇祖原皇帝創業於此後為興京松山注云

[illegible]太宗文皇帝辛巳年破
明兵十三萬於此[illegible]錦州城注云[illegible]太宗文皇帝壬
[illegible]
午年降明錦州城[illegible]大凌河注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宗文皇帝辛
未年圍明大凌河城破援兵四萬降其城云云如上以滿漢
字標注事蹟凡一百四十四地其地名譯寫或單或聯
咸有定式學者宜因奉為法則錦州之清語乾隆四

十六年五月定為[illegible]此圖撰製在前故仍對音書作
[illegible]其他[illegible]開原[illegible]鐵嶺[illegible]瀋陽此圖書作
[illegible]亦復如是圖中亦有筆誤處
則是寫刻之疏正之可矣無傷大體也

鑲黃旗漢軍洪氏支譜一卷 鈔本

此清初太傅兼太子太師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
貴州五省總督軍務武英殿大學士洪承疇本支
宗譜係康雍以後洪氏子孫隨時修繕之本嗣因歷
年久遠族姓日疏戶口無能稽考以故僅就本支一系
自為此編第一世洪承疇字彥演一字享九生於明萬
歷癸巳年(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子時卒於清康熙四年二月
十七(王譜作八)日辰(辭譜)時葬都城西直門外麥莊橋南欽
賜圈地壬山丙向娶李氏劉氏子一士銘卷端冠以承

疇上三代曾祖以說字德謙號儆又林洪溥遐溪公長子
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邑庠生生(胡)正德某年十月初二日
卒嘉靖某年六月二十一日壽域在晉江縣埭北山子三
次有秩為承疇之祖字懋庸號宗南恩貢生生嘉
靖乙巳年(二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卒萬歷癸未年(十一年)五月二十
四日娶戴氏子二次啟熙為承疇之父字肅朝號幼
蹟邑庠生生萬歷癸酉年(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崇禎癸
未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娶傅氏子三承疇居長(此譜一)以承疇
為第一世自一世以下凡譜九世皆本房之一支歷敘名字

表號身世略歷以至生卒年月塋域山向並及妻室子嗣等稱簡賅第三世有名奕澍者字朝宗任本旗驍騎參領兼佐領並承襲阿達哈哈番（僅存漢名為輕車都尉）生卒皆在康熙朝按今京師南城有金臺書院舊基古曰洪莊實洪經略之賜園其東有永濟橋世宗名環橋西雜記洪莊者文襄公承疇賜園康熙庚辰（三十九年）鐵大京兆晉錫設大宛二義學宛平寄長椿寺大興徹屋於洪莊後宛平之學併歸大興延王源主其事從遊日衆京兆欲市莊內隙地構堂文襄孫奕澍不可乃上疏託言奕澍願割地以建學聖祖嘉其請御書廣育群材額以賜奕澍聞之大驚而無可如何乾隆十五年改名金臺書院其云奕澍即此譜中人也奕澍長子名德標譜云字清立任江南道監察御史陞黃叔璥國朝御史題名錄載雍正十一年洪德標奉天人由戶部郎中陞（闕）道御史道分無考並以漢軍京旗誤署奉天當以此譜為正綜觀此譜體裁以承疇作第（一世）上溯至曾祖考然不及高祖惟將高祖洪濬遜溪公名字附注於曾祖以既傳內緣承疇始隸漢軍鑲黃

旗籍所以奉為始遷祖而一品官錫藉推恩止於三代故不譜及高祖也又洪氏繫世鑲黃旗一支已逾十數此由一世譜至九世而止其第十世名永清者現任崇實小學校長寓北城南鑼鼓巷文襄舊邸其人存（此）譜不為立傳只附其名於其父第九世昌鳳傳中如上各端斷制極為得體家乘中之善本也

東華錄綴言六卷 傳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奕賡有封謚繙清清語人名譯漢等書，已著錄。此編撰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歲，傳鈔未刊。近年燕京大學有聚珍本。自序略謂蔣良騏東華錄初無鐫本，傳鈔既廣，魚魯頗多，余書校讎，重鈔分為六卷，每卷末附綴言數則，就事考事，亦頗詳賅。今春無事，將綴言另錄一通，以當溫習云。本編云即係照乾隆間國史館編纂蔣良騏所撰東華錄推衍而成，於一朝掌故，深資輔翼。惟蔣書由天命開國下迄雍正而止，此書則並及道光朝事。首署鶴侶，為奕賡別號。其云交手為昇，幼童二人以腕相交，一人跨而坐，名曰坐轎，今都中小兒尚有此戲。四臂相交作井字，或一兒跨坐，且行且歌，因悟旗籍舊風遺傳於此。巴克什亦作榜式，俗呼把式，人有專長之謂，實漢語博士之譯音。六祖派下稱覺羅，繫東紅色帶；顯祖派下稱宗室，繫杏黃色帶。宗室有罪降者亦繫朱紅色帶，即稱紅帶子，不稱覺羅。又有覺羅獲咎降為紫帶子者，職此之故。旗人或自稱為藍帶子，殊為非禮。世襲罔替諸王，國人多不知所隸旗籍，此編紀順承郡王隸正紅旗，肅親王隸鑲白旗，禮親王、莊親王、克勤郡王隸鑲紅旗，睿親王、豫親王、怡親王隸正藍旗，鄭親王隸鑲藍旗。宗室國公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別，人每不知所以。此則云國初設議政貝勒八人，有貝勒王公其才堪議國政而不在八人數內者，亦令入座參議，名為入八分。今之入八分、不入八分國公即以此定例。制錢每串一千箇，當銀一兩，道光末每銀一兩值制錢一千四百餘箇，民間使用仍係以一當二，以五百箇為一千，此可見當年市況。又乾隆五十七年諭旨，諸王園居惟彩霞園曾經皇祖駐蹕，是以門外建蓋東西朝房，自應仍存其舊，此外諸王公主園居俱不准建蓋朝房，以示限制。厚按彩霞園在暢春園之北，現為定郡王園居，東西朝房已經坍塌，其基尚存云。此可為日下增一舊聞。又嘉慶四年定太監名數，除諸王貝勒貝子外，一二品以上文武文臣准用太監四名，民公准用太監六名，其不入八分公以及三品以下民侯伯俱不准私

用是朝廷責臣亦准役使太監未嘗獨限親責也雖然晚近除王公外曾未聞有役之者以上所舉大略如是全書關涉國故諸事尤以皇族為詳祇以展轉傳鈔語句不無譌漏如鰲龍拜本鑲黃旗人此誤作鑲藍旗莫爾根轄即莫爾根侍衛李國翰此僅書官而佚其姓名之類宜為更正之也

歌章祝詞輯錄二卷 傳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奕賡履歷具著錄別本書中此書輯錄遜朝吉嘉各禮中歌章祝詞訂為上下兩卷上卷錄歌章凡吉禮冬至圜丘上辛祈穀常雩大雩夏至方澤太廟時享歲除大祫春秋社稷社壇祈雨朝日夕月先農先蠶歷代帝王孔廟釋奠天神地祇壇祈雨親祭東嶽中嶽太歲壇及太歲壇祈雨各樂章祭真武火神都城隍東嶽等廟黑龍潭玉泉山等處龍神國有大工祀后土並迎吻祭先醫西祭關帝等和聲署各樂詞嘉禮則皇帝萬壽元旦冬至受賀乾清宮受內廷主位賀除夕筵宴喜起舞歌及笳吹樂歌詞番部合奏樂詞皇太后萬壽元旦冬至皇后千秋元旦冬至進表皇帝常朝十二月樂詞盛京崇政殿受賀皇帝耕耤禾詞皇后親蠶恭進實錄玉牒臨雍傳臚上元賜外藩筵宴鄉飲酒御製補南陔由庚詩親征堂子祭纛太和殿命將出師凱旋受大將軍恭納敕印以上上卷輯錄歌章若干首下卷錄祝詞凡吉禮冬至祭天

上辛祈穀孟夏常雩夏至祭地太廟時享歲除大祫朝日夕月社稷先農各祝詞堂子亭式殿祭祀尚錫神亭每月朔掛紙正月初三日每月朔日坤寧宮月祭朝祭朝夕祭灌酒豬耳朝夕祭供肉各祝詞坐誦神歌祈請詞初次二次末次誦神歌禱詞禱畢跪祝詞背燈祭初二三四次搖鈴誦歌祈請詞還愿日祭天向神杆贊詞四季獻神朝夕祭祝詞四月八日浴佛堂子饗殿及亭式殿內祝詞柳枝求福與背誦歌禱詞朝夕祭神前求福祝詞春雛雞夏子鵝秋魚冬雉歲終獻鮮背燈祭祀祝詞堂子亭式殿祭馬神及馬神朝夕祭誦神歌並灌豬耳酒初次二次末次誦神歌各禱祝祈請詞禱後跪祝詞背燈初二三四次搖鈴誦歌禱祝祈請詞祭歷代帝王廟孔子廟五嶽(嶽鎮海瀆)五鎮長白山太歲真武司火廠神都城隍黑龍潭及玉泉山龍神先醫春秋二仲及五月十三日並各直省府州縣祭關帝關帝三代各祝詞京外賢良祠定南武壯王孔有德恪僖公遏必隆襄勤公佟圖賴文襄公圖海弘毅公額宜都恪僖公哈世屯敏果公米思翰莊愍公李榮保及盛京賢王祠

京師昭忠祠賢良祠各祭文以上下卷輯錄祝詞祭文(若干首)全編皆由大清會典(通)禮暨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各部摘出書非專行毋庸著錄據舉大綱作為附庸簡本列之存目可也

鑲紅旗滿洲葉赫那拉氏世系生辰譜一卷 舊鈔本

清那滈撰。那滈字樸岑，一字還我，號清若，別號意園，曼如，爲鑲紅旗滿洲葉赫那拉氏胡錫布長房曾孫常鈞次子。乾隆十五年庚午科舉人，次年聯捷成繙譯進士，初授奉天鐵嶺縣知縣，歷陞義州知州，降錦縣知縣，兵部及步軍統領衙門、陝西巡撫衙門筆帖式，旋革任，特恩仍以知縣用，補貴州開泰縣知縣，終普安州知州。此譜成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就其近族及母氏源流，敘入次其齒序，紀其生辰，分其遠近，寓親疏於一本，別支派於同源，用以親親廣愛。徵晏子使吾父黨無不乘車，母黨無不足衣食，妻黨無有凍餒之語，以爲古名臣推恩以敦九族，我兄弟子姪顧名思義，相期於敦宗睦族，以無與角弓胥遠之嗟。媲美古人，垂聲後世，何有於我，而親親之誼要不敢不使焉。日有孳孳，名之曰世系生辰譜，蓋誌同親以補宗譜之不逮云。考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鑲紅旗地方葉赫納喇氏瑚席布來歸年分無考，任驍騎校，其子又蒙古爾岱，山原任郎中，華色原任副都統，孫興保原任頭等護衛，四保原任長史，鈕勒原任二等護衛，蘇爾巴原任驍騎校，曾孫塞克原任佐領，常安現任浙江巡撫，常鈞現任知府，元孫常敏現係廕生。其籍貫姓名漢字或與此譜不同，但清字重在音聲譯音，漢字並無一定，若其所署官階互異者，則名從主人，當以此譜爲的。通譜中同一籍貫姓名者尚有序次在前之鑲藍旗瑚錫布一人，乃正黃旗金台石同族，歷任都統，與此戶異。此譜前爲總表，詳列胡錫布三子各房全世次，後爲列傳，則僅敘撰者本房之同懷兄弟子姪，並其母妻婿族，頗詳，他房悉不之及。通譜中常安任浙江巡撫，常鈞任知府，據總表，胡錫布次子華色，華色次子鈕勒，鈕勒子即常安，按八旗文經作者考，常安字履坦，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舉人，刑部筆帖式，歷山西通判，冀寧道，廣西按察使，雲南按察使，布政使，貴州布政使，江西巡撫，督理北路糧餉，盛京兵部侍郎，內召刑部侍郎，外轉漕運總督，終浙江巡撫。少從韓文懿圃子菼，著有受宜堂集，其子目分醉紅亭集、瀚海前後集、瀋水三春集、班餘剪燭集、駐淮集等，又編有古文披金廿二史文

鈔等書乾隆十二年九月在浙撫任內總督喀爾吉善劾其貪婪解任次年七月論絞人謂其得禍係以論著譏刺時事中並語死非其罪文經中錄其筆墨多至六十餘篇在諸人中爲最多數文作者考常鈞爲常安弟雍正四年由繙譯舉人授中書歷官甘肅安西道乾隆二十五年由江南淮徐海道擢副都統刑部侍郎署江西巡撫歷雲南湖南巡撫降三等侍衛五十一年預千叟宴五十四年卒文經著錄其劉念臺人譜序一篇常安世系見前常鈞世系父興存祖蒙固爾岱山係胡錫布長子與常安祖華色爲胞兄弟常鈞常安乃同曾祖兄弟房分不同耶溫是常鈞之子撰此世系生辰譜立傳者獨限本房故祇常鈞有傳若常所傳亦較八旗文經作者考詳備若常安及其他非本房諸人則僅列其名於前總表中而已

白塔信礮章程滿漢各一卷

滿洲名[illegible]清提督九門步軍統領原稿乾隆間修訂本按順治九年建白塔於西苑瓊島之巔元廣寒殿遺址斯地爲京師全城最高處而居四城中心因設立信礮旗杆九門城樓同初順治十一年兵部議奏白塔山設立號杆五根並龍旗燈籠九門亦如之其信礮五位每年春秋二季五營合操運輸一位出涉山門同九門輪用一位共十位出鑄一次並設白塔山信礮處章京一員章京滿洲漢軍各二員礮甲左右翼各八名值班看守京城遇有非常事故則聽候鳴礮以徵百衆事隸步軍統領主管此信礮章程即步軍統領衙門擬訂奏請頒發之件凡滿漢各一卷亦載之金吾事例中須行後日久懈生不惟兵丁等不知此例即新任大臣亦有不知者雍正三年六月八旗都統欽奉諭旨議定於春秋二季凡陸續挑取之兵丁遍行曉諭通知云章程略謂白塔山及九門城上各設信礮五位旗杆五枝並設有金牌上書奉

旨放礮字樣存於大內遇有緊急或由御前差遣或由御門（步軍統領衙門）差遣金牌持到經白塔值班人員驗明方准放礮若傳報不及係何方緊急即放何門之礮杆上晝懸黃旗夜懸燈籠一處放礮別處礮聲皆應晝皆懸旗夜皆懸燈官兵聞礮即各備器械聽候差遣內而御前大臣下至各城門各（准營）官兵並王公門上官兵外而健銳火器圓明園護軍步軍巡捕等營一體戒備城內八旗驍騎營滿洲蒙古漢軍俱按雍正時分定汛地聚集如東城左翼鑲黃旗滿洲蒙古漢軍由（西）鼓樓東至新橋北由城根往南至府學衚衕東口（原脫往南字樣今補）正白旗滿洲蒙古漢軍北由府學衚衕東口南逾四牌樓至報房衚衕東口鑲白旗滿洲蒙古漢軍北由報房衚衕東口南至單牌樓正藍旗滿洲蒙古漢軍北由單牌樓南至崇文門西由金水橋東至城根西城右翼正黃旗滿洲蒙古漢軍東由鼓樓西至新街口北由城根南至馬狀元衚衕西口正紅旗滿洲蒙古漢軍北由馬狀元衚衕西口南逾四牌樓至羊肉衚衕東

口鑲紅旗滿洲蒙古漢軍北由羊肉衚衕東口南至單牌樓鑲藍旗滿洲蒙古漢軍北由單牌樓南至宣武門東由金水橋往西至城根（原脫往西字樣今補）其每旗滿洲蒙古漢軍中甲喇佐領自分地界亦各有詳晰子目其記鑲黃鑲藍二旗地址漢本有漏字致語意不明幸滿本無誤賴以橋正至各街巷衚衕名稱可與八旗通志日下舊聞考等書互相參閱但各書用字各有異同遠之與明嘉靖閒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近之與現在人所稱道亦多不合未其名實故讀應以張爵所集為的然官廳法令曉諭衆人自宜側重鄉風俗語無須在筆墨閒多事吹求也此項章程雖為清初所定但此本之續修繕印則皆在乾隆以後道光之前觀書中所列之香山健銳營乃乾隆十五年設立其地名真武廟李廣橋之真李等滿洲字避世宗高宗同音廟諱寫作[illegible][illegible]而泰寧侯衚衕（泰原作太今正）之滿漢[illegible]漢寧字皆不避宣宗本字廟諱所以知之

滿漢吏治輯要一卷　通行刻本

滿洲名[Manchu script]　清高鶚撰道光二年通瑞繙譯明敘文通校刊二十四年明星光緒十三年裕彰先後重校刊行高鶚字蘭墅或作蘭野一字蘭史別署紅樓外史鐵嶺籍京城內務府鑲黃旗漢軍人乾隆六十年乙卯科三甲第一名進士用內閣中書歷任侍讀江南道監察御史刑科給事中著有蘭墅文存石頭記等書通瑞字鼂亭內務府附生明敘字攸圃蒙古

領隊大臣文通字夢蘅滿洲二等侍衛世襲雲騎尉實錄館協修官明星字朗山滿洲領催高鶚撰是書係在嘉慶十四年考選御史以前服官內閣時大旨謂朝廷之治察吏為先吏者國家之柱石萬民之司命必得清慎勤和理煩治劇之才方可以輔治化奏成功列舉官吏銓選大綱京外庶政末述本人為內府世僕叨從薇垣不揣鄙陋撰此云云惟不署自己銜名設非道光二年譯人通瑞自序卒不知何人所著旗人之

不尚標榜於此可見是書通篇所言皆公家案牘成語復經通瑞以條暢犀利之國語繙譯施之從政擬作奏咨案件最為相宜而其用筆靈疏取字典麗除繙譯四書五經聖諭廣訓外無出其右所以道光二年刻行後復有二十四年明星重刻本歷文彌光馴至光緒十三年又有裕彰再刻本暨民國七年孟保譯刻蒙古本宣統三年石印滿蒙漢三合本是可知此書之價值矣

滿洲他塔喇氏族譜四卷 乾隆元年寫本

滿洲名[Manchu]清奇寶撰兼列牛鈕馬爾遜名奇寶字善長姓他塔喇氏內務府鑲黃旗人曾任七品官牛鈕任禮部侍郎兼佐領總管北運河事務馬爾遜任頭等侍衛按他塔喇即元時之塔塔兒清初為滿洲著姓其氏族散處於扎庫木安楚拉庫及各地方見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今其族漢姓曰唐清德宗瑾珍兩貴妃即此族侍郎長敘女此譜前有乾隆元年戊辰春三月奇寶自序正譜中略謂始祖朔奇初居他塔喇城後遷扎庫木地方子五人曰[Manchu]代圖庫哈理曰[Manchu]代明阿魯克蘇曰[Manchu]奇拉琿巴圖魯曰[Manchu]愛明阿扎克三曰[Manchu]阿鈕費揚古長房代圖庫哈理諸孫一等公多羅額駙[Manchu]英俄爾代[Manchu]伊圖尚書兼佐領[Manchu]蘇納海侍郎[Manchu]張格[Manchu]蘇爾代都統[Manchu]兼子爵[Manchu]額爾金侍郎[Manchu]牛鈕[Manchu]和林等皆隸正白旗次房代明阿魯克蘇之次子[Manchu]代木布太祖高皇帝時率兄弟屬人來歸諸孫一等伯固山額真兼佐領討逆將軍[Manchu]伊立布都統兼佐領征南將軍[Manchu]阿彌達一等伯兼都統佐領[Manchu]阿爾遜阿錫坦一等伯兼散秩大臣佐領[Manchu]英德頭等侍衛[Manchu]馬爾遜一等伯兼佐領[Manchu]六十一四祖阿爾泰代明阿魯克蘇第四子諸孫布政使西格侍郎[Manchu]西爾圖等同隸正白旗代木布之胞兄[Manchu]達瑚巴額代明阿魯克蘇長子生二子長奇[Manchu]奇佩隨貝勒恭古爾泰爾大[Manchu]雅爾泰以年幼與胞兄奇佩同居恭古爾泰獲咎以其屬下降歸包衣佐領雅爾泰同沒旌庭任武備院六品庫掌此房有護軍參領[Manchu]費揚吾雅爾泰次子總管內務府大臣護兼佐領[Manchu]凌普費揚吾長子委護軍參領[Manchu]通寶費揚吾第四子[Manchu]奇寶費揚吾第五子等皆隸鑲黃旗包衣佐領按奇寶次子福安字仁山號柳塘乾隆十五年庚午科舉人由兵部筆帖式累仕至河南河陝汝道又福安次子國政子典文號時泉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讀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恩科順天鄉試副考官有集行世第三房奇拉琿巴圖魯傳五世第四房愛明阿扎克三傳三世俱無嗣第五房阿鈕費揚古無子云云並附繪

原籍扎庫木先塋圖第二卷以下紀載各房人名自一世至九世每半頁一人皆畫作神主式以滿洲字書寫存者未書歿者墨書其傍所譯漢字似是後人所添此譜體例簡明統系遐遠較八旗氏族通譜特加詳備為考究他塔喇氏正白旗之代圖庫哈理及代木布阿爾泰並內務府鑲黃旗之達瑚巴顏各族源流之足本甚可貴也

達達譯語不分卷 日本舊刻明武備志本

此武備志第二百二十七卷四夷考之一明茅元儀撰元儀字止生號石民浙江歸安人祖坤號鹿門崇禎中元儀嘗佐孫承宗軍歷官副總兵守覺華島以兵譁遣戍漳浦邊事急請募死士勤王為屬奸所忌悲憤縱酒卒著有武備志及嘉靖大政類編等書武備志日本有刻本第二百二十七卷特識達達即蒙古語以漢字譯音書之其體裁與華夷譯語相似華夷譯語明洪武時翰林侍講火原潔撰四庫全書存其目元儀是編與之相仿凡分天文地理時令人物珍寶走獸聲色□木果木菜飲食衣服飛禽身體馬鞍器械房舍車輛鐵器軍器什物等十七門每門字數多寡不等字之譯語亦與現在有同有不同如天文門天曰騰革力月曰撒剌雲曰稿勤雨曰虎剌雪曰叉速霜曰乞剌兀陰涼曰捜得兒雹曰門猪兒等語皆與現在相同即今蒙古字之[蒙文]騰哩即舊史之撐犁[蒙文]乃[蒙文]之滿蒙字與[蒙文]滿[illegible]書作[蒙文]同[蒙文]薩喇[蒙文]額古[illegible]勤[蒙文]呼喇[蒙文]察蘇[蒙文]

奇喇古色古訖德爾門都爾也其日頭曰納刺雷曰端果度星曰火墩風曰克以等語按蒙古本字納剌即納蘭端果度當即騰哩因達衮簡稱之達衮二字火原潔華夷譯語雷曰騰吉里董豁敦其音近之若星曰火墩按之今蒙古語則曰鄂敦蓋蒙古字母阿二字系古時通用無別所以今之阿爾班額布勒依扎古爾等字古譯多作哈兒班兀不勒忽扎兀兒也又風曰克以今蒙古語作薩勒欽薩勒欽亦作克依克依與克以同所可貴者參星曰墨臣辰星曰墨乞皆為今蒙古彙書等所不載固可資參用秪以書中字畫時見譌誤如霧露字霿字雹堵字之類當屬手民之失是宜善校橋正之留為知古之助也

封謚繙清一卷 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佳夢軒叢著十一種之一奕賡莊襄親王緜課子官三等侍衛是書成於道光季年舊稿遂錄向無刊本前有撰人自序大意謂封號清語今昔不同蓋開國來清文未廣借用者居多乾隆以後清文日增音義妥協然先年之封謚已繙者未改也今就所知錄存數條雖非全豹亦可另見一斑同志者休以孤陋見嗤末署道光二十五年小陽月下旬錄於寄暇吟舫云按清朝謚典封章司之內閣乾隆間撰有鴻稱通用一書滿漢合璧凡六卷上由帝后廟號尊謚下迄羣臣謚號一一開列都五百八十八字已著錄奕賡是編計分四章所誌清語皆以漢字譯音書寫之題名封謚繙清其實開卷第一章所錄係以帝后陵名列朝年號為冠冕自注謂陵寢已繙成語臣下命名例應恩敬避所列陵名上自肇興景顯四祖永陵曰恩特赫莫蒙安下至仁宗昌陵各釋所繙清語秪高宗裕陵仁宗昌陵遺漏

來書當照補裕陵曰托莫洪武蒙安昌陵曰綽勒郭羅科蒙安其端慧太子謚清語亦有遺字當補曰托普蘇呼第二章親郡王封號如同一莊親王之莊字一曰按巴淺烏係太祖弟舒爾哈齊之謚一曰託普係聖祖十六子允祿之謚封又如饒餘曰巴彥承澤曰克興額順承曰達哈蘇克勤曰齊車博其譯義皆當時特定不能以一二字成法繩之第三章貝勒等嘉號如誠毅勇壯之為清巴圖魯蟒安等語句例亦如前自注並謂謚字繙清今昔不同國

初多襲意而繙今則逐字而繙云云蓋名物稱呼國初往往祇有清語迨入關後始覓相當（近）漢語對譯以故字面不盡關合例如官名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之為子男之類第四章雜錄各種謚字如隱曰阿里雅（合二）松阿（原誤顛）注云誠隱郡王之隱則曰索米思歡又靖曰訥答新注曰純靖親王之靖則曰經武濟之類其故多緣乾隆以前繙譯不備舊傳語句祇有此數故多假借通用迨增訂清文鑑鴻稱通用等書告成釐定新語不少但前用舊字

不能率改所以二人封謚同是一字乃有同異（新舊）之歧如上各端於研究滿洲繙譯悉關切要宜為（著）舊錄與鴻稱通用相資並行不悖也

清語人名譯漢二卷 鈔本

清宗室奕賡撰佳夢軒叢著十一種之一奕賡有封謚繙清已著錄是書依金史國語解例專紀清人以滿洲語命名者釋其譯義亦與乾隆時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例相符於之精研史學頗有意外不可思議之輔助民國纂修清史稿適無此門學者病之是書可以傳矣按白虎通名或兼或單或聽其聲以律定名或依其事若后稷部棄或傍其形若孔子首類尼丘成季手有友字之類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左傳申繻對桓公問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注以為常語易及避諱為難故不之用然春秋之時名子之禮廢人每犯此四禁而莫恤以國犯者衛宣公名晉成公名鄭魯定公名宋晉悼侯名周是也以日月犯者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是也

以山川犯者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是也鄭康成曰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之類是三代命名其義不皆務美周之大顛閎夭衛之石惡晉之醜戾齊之陳逆楚之屈蕩以至名盜名毆義皆不祥殆亦有待其事而名如呂尚以太公望之久而名太公望叔孫獲長狄僑如而名子曰僑如是也漢晉之世士皆以名相尚稍取嘉美字義唐以來士無陋名滿蒙方民風氣近古取名如元太祖曰鐵木真即叔孫僑如待事而名之義行用國語亦猶楚人之虎曰於菟清初如睿王名為貛馬福塔為麋宜把漢為妖邪狂妄過必隆為單弱小兒韋顯圖為肯哭小兒傅拉塔為爛眼薩木哈為痣喀爾楚渾為廣額蘇克薩哈為因人獸因腿之雙股之類其繙譯取義不必專求吉利實與春秋之世同風國名官名日月山川隱疾畜牲器幣之某某以命名者數見不鮮未嘗迴避迨至晚近始專擇胡圖理豐申一類福祿字樣用之奕賡是編結集滿洲譯語曾以命名豈可以命名諸字以漢字對

音書寫選義考辭勤成一書依全史國語解前例可補清史稿之缺謂為研治國語之津梁尚其小焉者書分上下兩卷無序跋集字凡千一百六十有奇惟頗有應增當減之處其部居次第亦復淩亂無難檢必重行修正始稱完善夫一事不知儒者之恥近人有未悉嫩江妹江為一地（清語謂妹曰嫩）睿王莫爾根王是一人者乃因不諳譯語所致小學家當知乎此而後乃可立言也

滿蒙漢吏治輯要一卷（咸豐刻本又宣統石印本）

滿洲名[illegible]蒙古名[illegible]漢本清高鶚撰兼滿洲合璧本通瑞繙譯此蒙古兼滿漢三合本則孟保補譯孟保有改譯大學衍義繙譯古文併通瑞滿漢合璧本吏治輯要皆經分別著錄滿蒙漢三合吏治輯要係咸豐七年孟保任理藩院侍郎時所譯譯成仍就正於大學士賽尚阿刊板印行宣統三年復有石印之本卷首自序略謂曩在巴里坤領隊大臣任內慮駐防滿營旗人未諳清書願有以啟迪之苦無繙譯善本公餘之暇謹就聖祖御定清文大學衍義一書合錄漢文凡應譯新語遵照繙譯五經四書通鑑更訂恭呈御覽刊刻成書頒行中外嗣蒙聖恩補授理藩院侍郎因係蒙古部院深以不諳蒙古文義為愧歸公之暇與蒙古人員詢其字而究其義假館恆雨亭世兄書齋致力數月似稍得其彷彿不揣譾陋與少司成吉詳齋及主政松華亭朝夕討論欲有著作以汲引後學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嫌於自用爰取前賢通鑑亭所繙史治輯要一編反復觀玩見其清漢俱佳遂譯以蒙復就正於鶴亭賽相國用付剞劂俾有志蒙古文者寓目瞭然桉圖索驥之識固所難免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亦猶進呈繙譯大學衍義之意藉以了余心之素願云云末署咸豐七年丁巳孟秋序是書即於是年刻行歷同治光緒流傳甚久宣統季年更有石印之本且於漢字之傍酌以清字對音是書滿洲本譯義精深屬辭雋永已述諸滿漢合璧本提要中茲再舉其片言隻字切要者申述之原序末署瀋陽通瑞序於漱石山房之南窗下清語繙[illegible]蒙古繙[illegible]其窗下之下字滿洲繙[illegible]蒙古繙[illegible]義為俗語那(去聲下同)塊兒那箇地方兒此義凡康熙乾隆舊新滿蒙文鑑總綱大清全書清文彙書補彙三合便覽兒等書([illegible])皆無之祇景煇蒙古文晰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補遺中收入此義所引據者即倖此書之句而蒙文彙書所據增補者又係晰義之語雍正朝大學士張廷玉奉撰怡賢親王行狀云王薨當大殮時上將臨視望東南雲氣宛若神人聳立層巒與王惟肖俄幻為虎適當王邸第之上末句清語繙云[illegible]此即第上之上字亦繙[illegible]與南窗下之下字同即俗語那塊兒那箇地方兒也

別本蒙漢譯語不分卷日本舊刻明武備志本

此明茅元儀武備志第二百二十七卷四夷考引薊門防禦考蒙古譯語之一元儀已著錄蒙古譯語一種此本前有引言略謂北虜譯語別類業詳近有薊門防禦考所載略異或今昔之殊風氣之更也且有此詳彼略故備載之於左云云前譯語一種凡六百四十二句分列十七門此種則輯錄六百九十語較前書為多每句以類相從雖不明分部居亦易辨別二者皆明代北邊土語與現代頗有異同所紀人地名一項尤為治史事地理學者所宜留意如前書滿剌曰忒四蠻回回曰撒兒討兀兒達旦曰恭官兒女直（及海西）曰主兒赤高麗曰瑣瓏革漢人曰乞塔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曰往流曰我著曰五兩案江上曰失伯印黄河曰失剌母倫羊腸河曰丫廈目此書北京曰大都合托宣府鎮城曰伯言速木合托獨石曰可可合托雲州曰老兒撒合托赤城曰乞青合托龍門城曰孛哱羅合托柴溝堡及保安舊城亦皆曰孛羅哈托保安新城曰我喇老司

兔萬全右衛曰努插合托萬全左衛曰伯林伯孫合托張家口曰一克哈喇採著蔚州曰兀力呵兔索（所字）伯兒懷來城曰砍帖艾合托岔道城曰速白言合托延慶州曰可可老厮兔永寧城曰答喇合托陽和曰插漢合托大同城曰歹同合托大同左衛曰插兒合托大同右衛曰失落合托朔州曰剌手計合托應州曰速不兒啞合托以及北虜曰野克恭官兒達子曰抹暗回子曰叉汗馬喇啞之類可與乾隆四庫存目之火原潔華夷譯語互相參考元秘史野狐嶺曰忽捏堅答巴阿居庸關曰察卜亦牙勒賀蘭山曰阿剌篩寧夏曰額里合牙西涼曰額里折兀靈州曰朵兒篾該龍虎臺曰失剌迭克禿兒併女真曰主兒扯敦回回曰撒兒塔兀勒高麗曰莎郎合思諸語亦其類也

御製清文鑑二十卷序一卷總綱四卷康熙內府刻本
滿洲名ᡥᠠᠨ ᡳ ᠠᡵᠠᡥᠠ ᠮᠠᠨᠵᡠ ᡤᡳᠰᡠᠨ ᡳ ᠪᡠᠯᡝᡴᡠ ᠪᡳᡨᡥᡝ其總綱滿洲名
ᡠᡥᡝᡵᡳ ᡥᡡᠸᠠᡵᡤᠠ清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傅
達禮等先後奉敕撰進聖祖仁皇帝御定成書康
熙四十七年校刊通行傅達禮滿洲正黃旗人姓吳
雅氏孝恭仁皇后同族由主事歷今職兼經筵日
講官起居注教習庶吉士太宗實錄副總裁差往
雲南經理吳三桂撤藩事被拘旋放還康熙十
四年罷尋卒其書未撰就按清代國書自太祖
己亥年二月指授額爾德尼巴克什同噶蓋扎爾
固齊照蒙古字體制定太宗天聰六年三月復
命達海巴克什增加圈點後康熙十二年四月聖
祖特諭傅達禮曰滿漢大義照字繙譯可通用
者甚多後生子弟漸至差謬爾任翰林院可將滿
語照漢文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某處
用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學此書不必太急宜詳
慎為之務期永遠可傳云云傳達禮病卒後別
派儒臣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馬齊等及經
筵講官吏部尚書馬爾漢等預其事閱二十年
書始告成進御審定賜名清文鑑附以總綱為檢字
之索引首卷有康熙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御製序
末卷有馬齊等並馬爾漢等後序書凡二十卷
總綱四卷序後一卷合二十五卷第一卷天部一類四段
二百零一句時令部一類七段二百二十五句地部一類九
段三百三十四句第二卷君部一類一段四十三句旨意
部一類一段十八句授官部四類四段一百零三句政
部十三類十七段四百二十五句第三卷禮制部八類
八段二百三十四句樂部二類二段七十一句文學部四
類六段一百六十三句武功部並第四卷武功部共十二
類二十七段八百九十八句第五至第十二卷人部共一百
十六類一百六十段四千五百七十八句第十三卷釋道
部一類一段二十三句神異部一類一段二十九句醫巫部一
類一段四十九句巧藝部二類二段六十五句居處部六
類七段二百三十七句產業部並第十四卷產業部
共十五類二十一段六百二十五句火部一類二段五十七
句第十五卷布帛部四類六段二百十一句服飾部

十三類十七段四百八十五句第十六卷器具部十四類十八段五百十句第十七卷營造部十六類十六段三百五十七句船部一類一段三十七句車部一類二段四十四句第十八卷食物部十三類十八段六百二十六句百穀部一類一段四十六句百果部一類一段五十六句第十九卷草部一類二段八十六句木部一類五段一百六十四句花部一類一段三十五句鳥雀部四類八段二百四十七句獸部二類五段一百五十句第二十卷牲畜部三類十三段四百五十三句鱗介部二類三段一百四十四句蟲豸部一類二段九十句統三十六部二百八十類四百段一萬二千一百十八句內一句可分作數句用如[Manchu]及注解中附載清語如[Manchu]下[Manchu]與[Manchu]之類不在此數是書在滿洲譯學中為第一部綱領鉅製句櫛言模無容品隲四庫全書著錄乾隆間增訂本清文鑑而不收此茲亟為補入俾學者飲水思源知其所本云。

音漢清文鑑二十卷 雍正刻本

滿洲名[Manchu](字惟允)清聖祖仁皇帝御定滿洲原本明鐸譯漢明鐸姓董佳氏鑲黃旗人任筆帖式清初有名哲蘇止貝華連者居董佳城地方因以地名為氏明鐸係其四世孫通滿漢書輯有滿漢經書成語行世音漢清文鑑係因御定清文鑑原本綱目全用國書恐內地初學不易領會敬照原書門類加譯漢語分別箋注彙成簡本篇幅無多寒畯易辦用意頗為長厚書成於雍正十三年京師騎河樓書肆文瑞堂刊行之乾隆二十二年續谷中和堂亦有印本序例略謂清文鑑集國語之大成正萬世之永賴頒行數教內外遵循明鐸於內廷供職之餘手錄細繹時復心融意得輒以漢文音釋證之經史徵之見聞是固海嶽眷以涓埃第無敢穿鑿支離公諸同志在開卷易曉云其凡例謂(數則云)原本分門別類次序秩然如天經地義今敬謹遵照一每句下有敬訂小注一封號官職衙門敬訂分釋一字同書異意別字同者俱謹注以書史中現成考定之字以備

考閲以質高明云云書之卷帙以及門目品類與清文鑑原本相同而加注漢字僅裒四冊才二百五十頁便利舟車可稱上品乾隆朝大學士傅恒等奉撰增訂清文鑑添加漢字音義其先河實導之此書也

一學三貫清文鑑四卷 乾隆刻本

滿洲名[Manchu script]清宗室朏圖撰朏圖字溥仁號紫竹鑲藍旗和碩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曾孫通滿漢書尤嫺經義其漢籍著有周易理象解原書經真解詩經正宗等書極為其從兄簡儀親王德沛所稱許此滿籍一學三貫一書係將康熙四十七年聖祖御定清文鑑所輯各門名詞單字聯綴設為問答之語滿漢兼施虛實並用其意以為滿漢學者苟能孰悉此書則於此道可以學一貫三事半功倍且為初學便利復於卷首附麗十二字頭及切音連字各法慘澹經營具見良工心苦書成於乾隆十一年正月京師英華堂徐氏刻行之其編纂大旨本人擬有凡例數則略謂書名一學三貫蓋以各類語句皆即事以明理因言以成文學之不惟識漢字而且識漢文此蓋專為清初甫經入關不識通漢語之滿洲人立法也又謂鑑中之字聯絡串插呼應停勻會而通之可以能繙譯此蓋特為内地

漢族學習清書之門徑也又謂各類中語取明顯義鮮艱澀朝夕誦讀自會清語此又並爲介乎二者之間之人學習滿漢語言傳達情素設想也例又言是書以滿語爲主十二字頭原屬入門要訣今悉爲注明且示以聯字之方與讀字之法無論滿漢人不必師承皆能一目了然云講藝立言殷勤誘掖用意至爲周至又自序略謂滿洲人不通清文惟剿襲耳語資酬對無以爲處事應世之具即在漢人或不兼識清文則於本朝之語入於耳不免隔於心亦非所以廣見聞資博洽也蘇於治經之暇憚勞瘁注漢文而聯清語分行並列釐事成言顏曰一學三貫之書使初學易於記誦不獨滿洲人學之可以知漢文即漢人習之亦可以通滿文云云問一能得舉一可反清初慈谿張天祈以天地人物雜字師急就古法編綴成章名聯珠集康熙間有繙譯本即此類也

蒙漢對音字式一卷 石印本

蒙藏事務局局員烏勒濟圖等照清漢對音字式撰按清乾隆三十七年三月高宗以內外公牘滿蒙譯漢往往任意書寫不合本音特命軍機大臣福隆安慶桂等依國書十二字頭酌定對音兼寫清漢字樣刊成簡明篇目進御考訂名欽定清漢對音字式頒行內外宣宗重令武英殿二次印發下迄光宣兩朝坊間亦有刊傳翻本久爲學者楷模民國初立蒙藏事務局總裁蒙古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復令局員烏勒濟圖吳燕紹等就又去滿洲字譯錄蒙漢字寫定楷行二體名蒙漢對音字式仍爲一卷繙滿蒙十二字頭形聲無多分別以故此書體例並譯漢皆與原本清漢對音字式相同祇滿洲各字頭每系六字此則每系改爲五字之不同及不避清代諱字之爲異而已此外則凡例中舊少有改動之處又卷尾加添吉林額穆新城五常阿城濱江長春農安

長嶺[illegible]德惠[illegible]琿春[illegible]寧安[illegible]伊蘭[illegible]等十三縣黑龍江省龍江[illegible]安達[illegible]肇州[illegible]大賚[illegible]訥河[illegible]拜泉[illegible]呼蘭[illegible]巴彥[illegible]木蘭[illegible]海倫[illegible]璦琿[illegible]等十一縣呼倫[illegible]一道之對音字分別單寫聯寫頗為有用但原本地名如吉林之蘇巴爾罕等黑龍江之墨爾根城等則又屏棄不收若夫十二字頭各第十六系上句蒙古係[illegible]鴉[illegible]葉[illegible]伊三字滿洲則僅[illegible]鴉[illegible]葉二字是為特例此書不從蒙古本例反從滿洲例不繫第三[illegible]伊字深為不當又[illegible]乘[illegible]餘[illegible]取等三系凡字係例外單字滿洲附之第二[illegible]愛字頭允矣此書則附於第一[illegible]阿字頭又不從滿洲例夙此進退失據雖前人書籍已有先為之者究屬義理不協至如奉天吉林黑龍江省補加[illegible][illegible]譯名立意似乎周備雖然是書乃專為漢字書寫譯音而撰故對音字式顧名思義所以乾隆本無一繙譯字此本以繙譯施之未免名實不符又此書不著撰作

年月卷端有該局總裁章桑諾爾布副總裁榮勳序第二序謂阿字為第一字母凡兒童之初學語未有不以阿字為初聲者外國亦以阿字為第一字母義蘊精當先正時論及之惟第一序謂元帕克斯巴製蒙古新字四十一母為蒙古字之起源不知近代行用之蒙古字實即元代之舊蒙古舊字與另種托忒字及舊新滿洲字其源皆起於古之畏吾兒書帕克斯巴所製之蒙古新字乃係仿照土波特書體別成一種形勢者此種字元代專用之印章公牘卒未能傳世行遠與今通行之蒙古字毫不相關也

清文鑑外新語不分卷 浙江布政司舊刻本

不著編撰人名氏，無成書年月及序跋，亦不標題書名。此為浙江布政使永貴刊印之本，所輯各種清語，皆康熙朝御定清文鑑內所無者。按康熙十二年四月，聖祖諭令翰林院掌院學士傅達禮等先後編纂滿洲語辭，勒為一書，成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月，賜名清文鑑。凡以前行用繙譯語句，蓋無滲漏。此編所輯，皆清文鑑外新語，則其成書決在戊子以後無疑。書中所列，計有十二年（原無年號）七月三十日欽定[Manchu]鞶匣等四句，同年九月二十四日欽定[Manchu]家譜等二句，十月初二日欽定[Manchu]冊子一句，二十日欽定[Manchu]京城等六句（原闕一句），二十五日欽定[Manchu]閣等二句，及九月三十日內閣鈔出[Manchu]指子等前後八句，並初次頒發[Manchu]行宮等二十一句（原鈔白一行又多一句），奏過未經頒發[Manchu]考語等六句（原鈔白一行又脫落清語句），各部院衙署廳司倉庫處所滿洲成語三百餘句，皆京外繕錄奏咨公牘所常用。此由浙江布政使司彙別成書，視為重要秘本。比及乾隆三十六年，高宗敕撰增訂清文鑑及增訂清文鑑補編，收入續出新語甚多，此書始不為人所重。書中所紀十二年，不著年號，按之其他語句，有一統志館、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衙門，又清語有[Manchu]係奉天將軍改為盛京將軍，及給予經略大臣印信，馳驛前往經略四川軍務各條。大清一統志乾隆八年經始編纂，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三營則乾隆四十六年始改設五營，如現制。盛京係於順治元年設總管，三年改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改稱遼東將軍，四年改奉天將軍，至乾隆元年始改名盛京將軍。其派遣四川經略，實乾隆十三年訥親、傅恆二人事，則此書當為乾隆十三年以後所纂，其欽定清語各句所紀十二年云云，當為乾隆十二年也。

增訂清文鑑續入新語一卷　增訂清文鑑附入本

滿洲名[滿文]

[滿文]按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傅恆等撰進增訂清文鑑三十二卷總綱八卷增訂清文鑑補編四卷補編總綱二卷已著錄乾隆四庫之經部是書附列有續入新語一卷兼寫三合漢字十二字頭一卷皆為國家制定官書未經收集自應續行補入以重典章除三合十二字頭一種另為考述著錄外其續入新語一書係撰於增訂清文鑑既成以後凡

分地輿臣宰政事書征伐軍器人倫行走稱奪等器用菜穀餅餌果品十三類以所續語句無多故不區分門部段其體裁大書清語為綱細書漢語為目又於漢語之左傍用清字對音較增訂清文鑑四種互音之例稍為單簡各語中如[滿文]渾河[滿文]嚮導等亦有加入解釋語義者地輿類新語有昭西孝東泰東三陵為孝莊孝惠孝聖三后地宮又有新疆省之鎮西府迪化州宜禾昌吉阜康奇臺四縣書類有四庫

全書臨清紀略西域圖誌音韻述微各語考增訂清文鑑並補編成書於乾隆三十六年而續入新語不著撰作年月但西域圖誌係成於乾隆二十一年音韻述微成於三十八年臨清紀略成於三十九年四庫全書經始於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告成新疆則以二十七年建行省置一府一州四縣（後以鎮西府為縣升迪化州為府而省宜禾縣）昭西孝東泰東兩陵造於康熙前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聖憲皇后崩葬於泰東陵以最後年代為斷是續入新語一書之成決在乾隆四十二年

以後矣所輯語句降地輿類[滿文]鎮西府及[滿文]渾河等語或有錄入清語摘鈔等書外宗室宜興亦強半收之清文補彙中彼此間有異同應以此內版官書為正又書類中有續入臨清紀略一語滿洲[滿文]臨字改寫作[滿文]非筆誤即為敬避世祖廟諱之故他本則不爾因此字無論書寫滿漢皆無規避改之規定也

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一卷 內府舊藏重刻本

明張爵撰。爵號竹坡，身世略歷不詳。是書成於嘉靖三十九年。光緒(順天府志)藝文類著錄其目，前人著作時引(亦)用之書，僅一卷。現代鮮有傳本。此為內廷舊本(藏)，遜政後番禺梁鼎芬錄副以寓吳興劉承幹，以壬戌春依原式重刻印行。前有明嘉靖庚申張爵及遜政壬戌劉承幹序。書中所記皆嘉靖三十二年羅城築成以後京師五城坊巷處所，傍及郊坰山陵，一一具載，弁之以圖。所列當時各地名(現在)多有訛改，亦有名實俱不得考者。茲姑舉中城正陽門裏皇城兩邊南薰澄清明照保大仁壽大小時雍安富積慶等九坊(存)所知地名十七八考述如下：南薰坊八鋪，除畫入各國使館地域外，公生門即今東西長安門外南直兵部刑部街之二門。前明闕此以之夾輔大明門，蓋取公生明義。今門尚存而名不著，形式亦非。江米巷改書教民巷，或交民巷。王皇親錢皇親宅為明憲宗孝貞王皇后、英宗孝莊錢皇后外家遺址，無考。澄清坊九鋪十王府諸王館，今王府井王府大街由是得名。乾魚衚衕光緒初尚仍舊，後改甘雨。明照坊六鋪雙碾衚衕，碾今訛輦。實(原誤寶)府巷訛豆腐巷。戎政府故址在佟府夾道，為清初承恩公佟國綱國維賜第，入民國改同福夾道。豹房衚衕後改報房二字，或謂明武宗豹房在此，非。張皇親宅與北城發祥坊之張皇親衚衕即今張皇親衚衕者，為明仁宗誠孝皇后、或孝宗孝康皇后外家，兩地兩家當各居其一。此明照坊之張皇親宅故址已不可考。若熹宗懿安皇后父太康侯張國紀宅，時代在撰此書後，決非上述兩地。保大坊四鋪中府草廠即今之大草廠、小草廠兩地。小草廠有巨室，為內務府人俊啓所築，籍沒後歸承恩公照祥，今售之閩人柯氏，即中府草廠遺址。禮儀房即奶子府，名雖舊貫，但光宣間改榜其坊為迺茲府三字，義極不通。巷東偏惠端親王綿愉，今貝勒載潤邸，即明奶子府故地。或謂熹宗乳名(母)客氏第，非。東廠今名東廠衚衕，明外東廠即兩廣總督瑞麟宅，民國總統黎元洪曾居此，現歸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剛太監衚衕為

明初太監剛丙第似即今之缸磑衚衕惠民藥局為元
代舊蹟在大取燈衚衕東口外北首路西光緒時稱惠
民局衚衕今成一不通行之小巷巷無居人地名因之
晦廢天師庵草廠康熙朝尚設置直官吏乾隆間尚
有草廠衚衕之名後歸崇壽公主府現為紅卍字
會會所眉捺衚衕以旗通志圖尚有此名現已湮沒仁
壽坊八鋪錢堂衚衕馬定大人衚衕山青太監衚衕
汪紙馬衚衕即今錢糧馬大人山老汪脂麻等衚衕
中兵馬司即今南兵馬司剌以楊家衚衕訛為剌以八
營後改利溥營無衚衕二字嘎嘎鐵獅子兩衚衕名
俱仍舊嘎嘎者象其地勢中廣兩端窄鐵獅子係
因府學舊鐵獅得名或以獅乃田弘遇家遺物衚衕
衕由於金吾左衛在此後訛作魏家衚衕俗以為魏忠
賢第在此非魏忠賢併前奶子府誤為客氏二人時代
皆遠在張氏書成以後也大時雍坊十八鋪高坡養馬
安富三衚衕及衛營老府軍即今高碑羊毛安福
未英衚衕小時雍坊五鋪武功衛舊訛蜈蚣衛今仍名
武功衛鐵子王衚衕今省王字安富坊六鋪靈濟宮

舊訛臨清宮今改名靈境積慶坊四鋪陳皇親宅
明世宗孝潔皇后外家遺址無考以上中城所屬坊
巷地址略舉其槩示例其他四城古今同異地名蓋不勝
述皆切於掌故具見原書祇以書之結構近於小
器尾雜鄙瑣雖列上乘正如呂毖宮史之類不脫明
人習氣然而僅舉此閒古代坊巷衚衕名目此本之外殆
無專書物少見珍為留心舊都地望沿革所應寶者矣

天咫偶聞十卷　光緒刻本

清震鈞撰。震鈞與滿洲同。震鈞字在廷，姓瓜爾佳氏，滿洲鑲紅旗人，揚州府知府英杰子，光緒壬午科副榜，以工部筆帖式署甘泉縣知縣，國變以後易姓名唐元素，束髮作道士裝，徜徉滬上，人稱涉江先生，庚申夏月卒。著作等身，已刊者有國朝書人紀略、渤海國志、庚子行在日記等書。天咫偶聞體裁與朱彝尊日下舊聞、吳長元宸垣識略等書相仿，於記述舊京古蹟外，兼及士大夫嘉言懿行。為書十卷，計皇城一卷，南東北西四城四卷，外城東西各一卷，郊坰二卷，瑣記一卷。光緒二十九年書成，三十三年刊行之。有震鈞自序，依史遷例（傳）繫之書後。記事以地為綱，多依類比附之事，如滿洲婚祭禮合儀禮考及滿洲祭祀禮節附之堂子，重訂石鼓次序附之太學之類，皆人間不朽之作。各事凡已為前人道過者，此不重取，絕無時下剿說拾慧之一語，尚矣。惜字句多尚高華，事實難免失誤。如德宗大婚、親政俱在光緒十五年己丑，（大婚）傳正月二

十七日親政，乃二月初三日大婚，持節奉迎正使為大學士額勒和布，副使為禮部尚書奎潤。此誤以二事皆在庚寅十六年，並誤太婚正副使為李鴻藻、崑岡二人。會典大婚遣使納采納徵，皆以禮部尚書為正，總管內務府大臣為副；奉迎則以大學士為正，總管禮部尚書副之，等官位皆不合，詎能奉使。撰書者自云得綴班末，恭覩盛儀，不知何以致誤。又貞度門失火延及太和門，事在光緒十四年戊子十二月十五日，明年即逢大婚，所以太和門有紮綵之舉，此亦誤火在己丑十五年。其他東安門南薰亭乃正白旗侍衛校場，此誤為正黃旗；北海五龍亭後乃正黃旗校場也。雪池冰窖在北海垣外陟山門北，此誤涉山門內。清字經館以唐古特字譯蒙古字，此誤云以唐古特字譯唐古特字，再以清字譯梵字，又以蒙古字譯唐古特文，譯西番文，不知西番即唐古特，亦云土伯特也。記貢院秋試有光緒癸酉，無癸酉，實同治十二年也。南鑼鼓巷洪承疇故第門懸進士扁，署名洪士銘，此誤作洪汝亨。撰者曾寓板場衚衕，近在眉睫，不

當誤地安門外東偏有明兵仗局外廠今其地仍名兵仗局此誤作沐將木局恭忠親王邸在三座橋此誤銀定橋西城有麻狀元衚衕順治中以麻勒吉居此得名此誤麻為馬以為狀元馬中驥簡親王德沛謚儀此誤儀為獻寶開國王之謚八旗著述書目同誤又醇賢親王著有九思堂詩稿此書目中王之著述為空白誠親王名允祕此述王名亦空白西四牌樓廣濟寺此誤廣積寺西北城士人有崇及甫者名第此誤第為棣夕照寺書壁者為王安昆此誤王安國金時之魚

藻池在今廣安門外西南俗名南河泡子非今天壇北之金魚池也此則牽合為一非興誠寺即龍樹寺俗名龍爪槐與龍泉寺非一地此亦誤合為一樂歌中有五音聯彈即此所云之八音聯歡由斯時至今並未絕響音此乃謂各執其藝不復如前殆未深悉今法源古憫忠寺金禮部令史題名記碑現仍無恙此云不知所在都人無見之者甚不可解正月喇嘛跳步扎俗名打鬼旃檀寺係初六日黃寺十三日黑寺二十三日雍和宮三十日二月初一日又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妙峰山開廟十八日北頂開廟六月二十三日祀馬王此書所紀日期除旃檀寺黃寺外他皆不的確釋達天住西北城之拈花寺此誤賢良寺西邸安定門外正北有地名仰山窪舊時每歲孟冬十五日八旗會操於此此書誤以西山之仰山當之所差甚遠至如國初明末之滿井春游其井在東北土城光熙門內已圖魯公鼇拜墓前東直門外鐵塔肉身像為明代遼僧建號二者此書敘述皆未詳及茲為補綴之外此者卷末繪考遼金元明都城基址及第九卷考述顯華門所在於金城多有失誤並誤廣安門外為廣寧門外有人撰燕京故城考以正之茲不贅以上各端蓋緣其作吏外方久違輦下使然白圭之玷可以磨而去之不害其為一代傑作也

宸垣識略十六卷 乾隆刻本

清吳長元撰。長元字太初，浙江仁和人。乾隆時以布衣客筆下廛，為京朝士大夫傭書校秘冊，嘗就所見擷其精華，著天厨雜嚌一種，未授梓，復為名勝觀光計，續輯宸垣識略若干卷。乾隆五十三年，池北草堂刊行之。光緒順天府志言長元客京師十餘載，留心掌故，即經一坊巷、一梵刹，亦必詢其所自。將擬為帝京景物長安可遊之續。時日下舊聞考頒行，乃綜括其大綱，參之以所摭拾，上自宮府，下迄郊坰，為

宸垣識略十六卷，所采不出舊聞考，惟增王侯甲第、名人故宅，小小補綴，亦具苦心，固遊覽者之所取裁云。按乾隆三十九年，大學士英廉等奉撰日下舊聞考，因朱彝尊日下舊聞原本，刪繁補漏，成書一百二十卷，篇帙浩博，不便取攜，且為天祿寶笈，寒士獲讀不易。長元乃依二書所輯，提綱挈領，約為此編，卷數僅成十六，分天文、形勢、水利、建置、大內、皇城、內城、外城、苑囿、郊坰、識餘等十一門，門附總圖，分圖若干幅，雖語略而事則詳，並改製巾箱本式，以便行

篋。所輯範圍只限京師地域，以故舊聞京畿各門一不采錄。其部居分別，第一卷天文、形勢、水利、建置，附城池全圖一；第二卷大內，附圖一；第三四卷皇城，附圖一；第五至第八卷內城，附總圖一，分圖八；第九第十卷外城，附總圖一，分圖四。城市之區分，舊聞係照明代五城制度編列，舊聞考係合內外城通編之，此則內城暗合八旗信地，分作八段，東城先東南，次東中，南次東中北，次東北，西城分次如之，見東後西，亦是左右翼制。祇外城南後北與旗制不合，外城則分四段，先東後西，先北後南。

第十一卷苑囿，附西山圖一，自南苑起，至香山靜宜園止；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卷郊坰，園關由德勝門及近郊而東南而西北，環敘至西直門及近郊西山止。凡屬大宛兩邑轄境，皆書遠及於百花山。其苑囿既立專門，亦於所在地列其一名。末卷識餘，猶之舊聞考之風俗、雜綴，皆關於朝野故事之饒有趣味者。是書光緒二年有新鐫本，有邵晉涵、余集二序，並例言。余序作於戊申，為乾隆五十三年，書之編輯，雖係採摭舊聞及舊聞考以成，而其中自述聞見，亦

為二書所無者亦頗不少取便遊覽仍依朱氏原本以官署散入城市中不照舊聞考例另立專門其他增入王侯第宅並附錄會館地址添加地圖續輯新詩等悉為原書所無而實為考古紀方輿者本精詳簡易較原書有過之無不及刪其言有本通部無可指之訛尤覺難能可貴惟其取用舊聞不著出處外城地域遺漏天橋為是書之病耳

金吾事例十二卷 咸豐刻本

清咸豐元年署步軍統領事多羅定郡王載銓撰與其事者主事瑞禧委署主事德清伊奇立常順筆帖式德克津泰等五人步軍統領其名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俗沿明制稱九門提督掌管門禁鎖鑰肅清輦轂兼理刑名按文獻通考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漢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舊掌京師盜賊考按疑事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唐龍朔二年改為左右金吾衛大將軍置將軍二人副之清制九門步軍兵部職方司漢主事司之舊設中南北三營屬督捕衙門管轄康熙十三年改設提督九門步軍統領一員左右兩翼步軍總尉各一員協理三營三十年將巡捕三營併歸九門提督統轄乾隆四十六年奏准將三營改設五營定為正二品統轄八旗五營官兵並辦理步軍統領衙門事務嘉慶四年添設左右翼總兵二員將步軍統領照外省提督例改為從一品以王公及一二品文武大臣兼攝左右翼總兵定為正二品公署原在西單牌樓

舊刑部衙、乾隆十九年借用地安門外帽兒衚衕禮
部會同館辦公、二十年借用廣慈寺、二十一年五月
奏准以會同館永遠作為步軍統領衙門、是月
十九日遷入辦公、大金吾職司地面、兼理刑名、責任
至為繁瑣、其句當公事、向無則例專書、咸豐元
年多羅定郡王載銓奉命署理步軍統領、履端伊
始、司員送閱[呈]署中一切職掌條例名金吾事宜者
一函、王閱竟以為應行應記者闕如、不足以資考據、
因派司員筆帖式將本署自設立以來二百年例案
章程詳查彙集、自酌去留、擇其有關緊要者、分
類為四、曰設官、曰章程、曰緝捕、曰歲入、列條三百、為
卷帙十一、為目錄一、名之曰金吾事例、共計原書目
錄一卷、前有咸豐元年孟冬、署步軍統領多羅定
郡王自序、開列本衙門堂上官暨承辦官銜名、設
官分上下二卷、凡本署堂司員役、旗營官兵夫馬
諸事皆屬之、章程分一二三四五六、六卷、此門範圍
最廣、如城內八旗官廳、堆撥柵欄數目、五營汛地名
目里數地界、八旗官廳、五營將弁衙門坐落地址、官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名稱、五城察院坊官衙門、兩翼技勇營、城內各倉、城
外飯廠所在地方、及白塔信礮、燈旗、城門合符、崇文門
鐵鐘、巡城火班、激桶、編查十家戶、並附咸豐元年戶數、
稽查八旗紅白事、封印後派員查街、正月十四十五十六
日南營地面派員查燈、正陽[門]城樓調將、正月十五二十
三日黃寺、十八十九日白雲觀彈壓、祭壇日所經城
門不准出柩、又城內米石不准出城、城外米石不准出
境、城內草鋪不准多存草束、城內不准開設糞廠、
車店附當時准開各店七十二座、不准開五十九座店
名所在、禁止開設賃被局、小暑至立秋、不准砍伐青
樹上墳、不准焚化紙錢等事、皆關乎國故土風、有
資輯采、緝捕分上下二卷、所載竊盜命案、棍徒、失火、
賭博、窩娼、姦拐、發冢等、例數十目、歲入一卷、本署
會計出納款項屬之、以上事例十一卷、連目錄共為十
二卷、步軍統領自設置以來、僅此事例一種、不可謂非
鳳毛麟角之珍矣、又各部院衙署例章、向皆由各司屬
員分任修訂、堂上官總己聽之而已、[此]書獨定郡邸躬自
為之、司員僅供檢查案卷、益可貴焉、

易飛候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漢京房撰房事蹟具漢書本傳清金谿王謨輯載漢魏遺書鈔中其他輯者有說郛本有青照堂叢書本以說郛為最畧以王輯為最詳共六十七條候者候災祥飛候者蓋見何祥即候何事隨兆而占應機而斷事無一定故曰飛候大致與五行志所載京房易傳同故其事多有同者如云鼠舞於庭厥咎誅死與五行志載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後燕王旦果誅死其事相同他如暴風折木天雨粟及候雲氣各條義亦多同故後漢五行志注多採其說以為證後隋志亦間採之即京房所上封事謂日薄無光天有蒙氣以為宦官錮蔽君德所致又翼奉傳所謂平昌侯三來見臣皆以正日加邪時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丑為正日加未而來丑未相中故為邪時蓋皆飛候之學此等學術蓋肇於黃帝盛於周秦大昌於漢漢魏以後能者少故其書亦無人保惜至唐宋儒者以正誼自矜以夫子不語怪為口實以占驗飛候為外道尤賤視此等虛憍之氣中於士林日盛一日於是古學術遂日就澌滅古書因以俱亡至清儒始稍稍知竅守矣而書佚已久艱難補綴仍無大益徒望古浩歎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洞林 漢魏遺書鈔本 王函山房本 說郛本

晉郭璞著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精於卜筮仕至尚書郎事蹟具晉書本傳常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隋書經籍志原為三卷玉海云崇文總目止存一卷載二十二事是其書至元已不全說郛所輯祇數條胡氏翼傳常引之與說郛又不相同後歷城馬國翰輯之得有卦之占十九條餘二十條皆有占驗而本卦不存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王謨亦輯之得有卦之占十四條餘十六條亦失其本卦載漢魏遺書鈔中此三本以馬輯為最善王輯有卦之條而皆失其事實閱之不解其為何事而占其失去本卦者又祇有占辭而不得其所取易象最為無用三國志管輅傳及裴注所舉筮事可謂詳矣而本卦無一存令學易者不得絲毫之益王輯殆與之同先儒皆以胡一桂啟蒙翼傳常引洞林謂元時是書尚未亡然胡氏所引是否在二十二條之內不得而知未足為證後閱明人所著斷易大全引洞林四條皆存本卦皆為馬輯王輯之所無其夢嫁一條馬王所輯雖有然不得其本卦故亦無占辭及郭所自為解說大全則皆有之由是證洞林至明尚未必果亡也倘得好事者即馬王所輯及漢上易所錄合斷易大全所引而彙萃之其有

卦驗之占殆足三十條可得原書之半不惟學占驗者有大益於易象易理均有補助以坤水坤魚失傳之象及以大壯之夬為爭訟璞獨知之可藉以解易也其餘失去本卦者有無不足重也

周易王注殘卷　上虞羅氏影印敦煌石室唐寫本

周易王弼注第三第四兩卷鈔寫本出敦煌石室上虞羅氏振玉影印列古籍叢殘中第三卷存噬嗑後數行訖離第四卷存解至益並有後題本三虎字缺筆民字則否乃唐高祖時寫本卷四民字缺筆則繕寫略後然亦初唐人筆也今以校釋文開成石本及宋以降諸本有與釋文本合者賁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解天下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者也兩解字閩監本並譌作觀（阮刻十行本亦誤瞿氏藏本不誤）而釋文出解失二字知陸本亦作解剝剝无咎開成本以下均作剝之无咎釋文出剝无咎注一本作剝之无咎是陸氏正本亦无之字復无祇悔岳本十行本閩監毛本祇均作祗釋文盧校本亦作祗唐寫本作祇釋文言王肅作禔古氏是通可證祇從氏非從氐也有宎青宎諸本均作災釋文出有宎是陸本亦作宎大畜煇光日新其德諸本煇作輝釋文煇音輝是陸本作煇也不犯宎也注故能已也諸本能下有利字釋文出能已是陸本亦無利字頤觀我朶頤凶注而闚我寵禄之競進諸本作闚我寵禄而競進釋文出而闚與此本合大過枯楊生梯梯諸本均作稊釋文盧本同唐寫本作梯大戴記夏小正柳稊宋本亦作梯知古本从

本旁作也棟橈凶注宜其淹溺而凶喪矣十行本閩毛本均作淹弱喪矣作衰也釋文出淹溺及喪字（盧本不出喪字唐寫本有）是陸本亦作溺作喪坎入于坎窞凶注最處欿底欿諸本作坎釋文出處欿是陸本不作坎象曰樽酒簋諸本簋下有貳釋文出象曰樽酒簋注一本有貳是陸氏正本無貳祇既平十行本閩監毛本並作祇釋文作祇解而百菓草木皆甲坼閩監毛三本坼作拆釋文作坼坼坼古今字益徧辭也注求益無已心無恒者也無厭之求三無字諸本作无釋文出無厭是陸本不作无此均與釋文本合者也有與釋文一本合者復反覆其道諸本覆作復釋文反復本又作覆无妄不耕而穫諸本無而字釋文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頤居貞吉注得順之吉也順諸本作頤釋文得頤一本作得順大過老夫得其女妻注心無持恡諸本持作特釋文特或作持坎來之坎坎注出則亦坎諸本亦作之釋文一本作出則亦坎誤益徧辭也諸本徧作偏釋文偏孟作徧此與釋文一本合者也有與孔氏作正義所據本合今本注文經後人妄改而正義中尚不失孔本之舊者大畜不犯灾也注未果其進者也諸本進作健疏云不須前進則孔本本是進益王用享帝于吉注居益以沖十行本沖作中正義居益而能用謙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是孔本實作沖此與正義本同也其有與諸本皆異而此爲長者若賁故小利有攸往注剛上而文柔諸本奪而字賁其須注一俱无應而比焉諸本奪二字吝終吉注故施賁於束帛諸本奪施字剝剝牀以辨注牀轉欲滅諸本奪牀字剝牀以膚注蓋唯消正消諸本作削无妄不可試也注藥攻於有妄者也諸本无於字頤節飲食注言語飲食諸本奪語字居貞吉注以陰而居陽諸本奪而字上九由頤注故物莫不由之諸本奪物字大過枯楊生稊注老夫更得其少妻諸本奪其字无咎无譽注而以陽處陽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諸本奪以陽處陽四字過涉滅頂凶注過之甚者也諸本奪者字坎來之坎坎注出則無所之處則無所安各本奪兩所字凡此者皆以此爲長可據以是證今本者也振玉嘗作校勘記論列綦詳茲摘其大要於此後之君子其知所寶焉

周易釋文一卷 上虞羅氏影印燉煌石室唐寫本

周易釋文一卷，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縣人，官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事蹟具新舊唐書本傳。此本出燉煌石室，後有記五行，記此卷寫于開元二十六年，又記明年校勘，及于晉州衛𢀖本寫指例略，則此書係唐玄宗時寫本无疑。近人上虞羅振玉影印，列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中。今按此書起大有至卷末，前佚乾至同人十三卦，取校今本，異同詳略甚多。凡此本所有，為今本所无者，計四十餘則，其中最要者，如繫辭下出揉木，如九反，京姚作柔，說文作煣，云屈申木也，諸本皆无此文，而此本獨有。凡今本所有，為此本所无者，計一百二十餘則，如隨卦不出而天下隨時及隨時之義注，坎卦不出出則之坎及象曰樽酒簋注，離卦不出王用出征以正邦也注，明夷卦不出文王以之及然後而晃也注，歸妹卦不出所歸妹也注，繫辭下不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及象也者像也注，此皆諸本所有之文，而此本獨无。又凡此本所有而足以證明今各本之是非謬誤者，如剝貫魚注，各本或作徐音宮，或作徐音舘，獨宋本盧本作徐音官，與此本合，足見作宮作舘者之誤。復無祇祇，各本均从氏，獨宋本从氏，與此本合，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

徵宋本是而各本皆非。大畜輹字注，各本均作伏菟上軸上，似之推，盧本上軸作在軸，與此本合，可證盧本是而各本非。明夷左股注曰隨天左旋也，旋各本或訛音，或訛行，獨補盧本作旋，與此本合。漸衎衎注，馬云饒衍，各本或誤作𩜾衍，或誤作饒行，均不可通，賴此本得解。說卦少男注，詩照反，下少女皆同，各本詩照訛許羔，少女訛必之，皆不可通，惟補盧本與此合，足證補盧本是而各本皆非。又為羊下注，為直為牝為牝牛，各本多訛直為首，牝為作牝牛為此字，獨補盧本與此本合。為楊或訛為楊，為可或訛為河，為棘或訛為棘，棘亦賴此本證明其誤。若此之類，可七十餘條，最為可書。亦有今本不誤，而此本鈔寫顯然錯誤不可從者，如蠱卦復始誤作復洽，又復卦最比誤軍比，恆卦振恆誤振恤，夬卦莫夜注，鄭云無夜非一夜，謂作悲夜。又有今本與此本先後次序不同者，如今本賁卦皤翰嬬等字在其趾舍車之下，此本則反在其上。今本姤卦包有注先鄭次虞次荀，而此本先荀次鄭次虞，皆與今本次序異。又此本引用人名書名，往往簡省，至與今本異者，如此本引子夏傳多省作夏，王肅多省作肅，蜀才多省作才，荀柔之多省作荀，陸績之陸時寫作六，廣雅多省作廣，志林多省作志。其他今本與此本俱

有之本而彼此先後顛倒異同詳略之處尚不勝臚舉夫古籍淪亡不可勝數雖宋元鐫本今已寥寥不易多覯況此唐人手寫之本竟歷千餘祀而獨幸存且又足資考證如是真經苑之秘笈藝林之鴻寶已

周易釋文一卷 明初刻八行大字本

周易釋文一卷唐陸德明撰此本附明初刻八行大字本周易正義後首末完具取校今本頗有異同其優劣可得而言其劣於今本者則訛謬之字過多如乾卦以辯注辯便免反便誤扶屯卦得主則定注本亦作則寧寧上脫則字又相近注下近互同互誤王又君子幾注徐音祈音誤者之易注以致反博施注式致反兩致字均誤作皷訟卦惕字注皆通皆誤旨比卦有它注本亦作他他誤它履卦跛字注依字作彼彼誤破否卦否道注備鄙反反誤又同人卦物黨注[illegible]朋誤明大有卦注包容豐富之象已誤句用享注衆家並香兩反家誤蒙謙卦撝字注鄭讀為宣宣誤宜豫卦注備豫也之誤屯殷薦之殷誤毀簪字注埤蒼同埤誤鼙王肅又祖感反又誤人隨卦未正中也未誤位噬嗑卦有閒注如字字誤宏腊肉注晞於陽而煬於日曰腊肉肉誤內胏字注荀董同董下脫同字復卦頻復注鄭作顰顰誤卑有災注本又作災災誤灾无妄卦不祐注鄭云助也鄭誤馬大畜卦輹字注輹似人屐輹誤輻之牙注鄭讀為互互誤玄離卦日昃注王嗣宗本作仄仄誤反咸卦腓字注鄭云膞腸也腸誤腨膞字注鄭云送也送誤遂睽卦相比注毗志反毗誤咯

解卦之稱注尺證反尺誤反益卦用享注許庚反庚誤夷夬卦
頄字注面顴顴誤觀牽羊注子夏作掔掔誤拏姤卦蹢字注一
本作蹢蹢誤擲萃卦一握注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夫誤去
井卦射字注徐食夜反食下脫夜字甕字注渟水器也渟誤亭
鼎卦以木巽火亨注本又作亯亯誤宮豐卦沬字注鄭作昧昧
誤妹旅卦所嫉注字林音普普誤旬渙卦注離宮五世卦五誤
三繫辭上注云王輔嗣止注大經大誤六鼓之注虞陸董皆云
鼓鼓動也董誤薰天下之道注一本作天地天誤大也專注陸
作摶摶誤專以言者注下三句无以字以誤一繫辭下包字注

云白交反白誤曰刻木注字林云銳也林上脫字字又繇注服
虔云抽也抽誤袖因貳注鄭云當為式式誤貳則居注王肅音
基基下衍辭字說卦蓍字注士三尺士誤十二毛詩草木疏云
似蒱蕭似誤以發揮注鄭云揚也揚誤楊六位而成章注本又
作六畫畫下衍一字為亟注王肅去記反去誤云為羊注乾為
直直誤宜不同故記於此同誤周序卦之縕注本又作蘊蘊誤
縕襍卦上升注下文雖上并注同文誤女略例明彖動不能制
動注一本作天地不能制動本上脫一字明象在兌注字又作
兊兊誤竞卦略明昧注皆末貝反末誤夫又干寶之干盡誤作

于凡无字均誤作無凡此皆謬誤无當劣於今各本者也其勝
於今各本者如坤括字注方言云閉也閉各本多誤關大過弱
字注下救其弱弱各本多誤二家人愛樂愛各本多誤樂損孫
本反孫各本多誤豫夬決也決各本多誤快漸衎衎注馬云饒
衍饒衍各本或誤饒衍或誤饒行歸妹承筐注鄭作匡各本鄭
多訛郊豐沛字注鄭干作芾芾各本或誤常或訛芾繫辭上盡
聚各本聚多訛衆功瞻注涉豔反涉各本或訛先或訛夫而知
注明僭紿音智紿各本多訛知成象注蜀才作盛象不德注蜀
才作置兩才字各本多訛作木說卦少男注時照反下少女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各本時照多訛許棠少女多訛必之為旉注鋪為花兒謂之
藪各本兒多訛貌藪多訛數反生注陸云阪當為反各本多訛
阪為反而此本均與阮校所定之字合此其優於今各本者也
校其得夫瑜不掩瑕故詳為論列俾後之君子有所抉擇焉

童子問三卷 歐陽文忠全集本

宋歐陽修著修事蹟具宋史本傳其第一卷第二卷說卒四卦卦辭及彖象傳大義其說用九用六云明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按用九用六乃文王以筮例示人此其義先儒无知者獨歐公以用為變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於易道甚大惟歐於易象既一概不知於易理所入尤淺故其說多空泛不切且於易辭妄生疑惑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疑其有闕文屯卦辭曰勿用有攸往而彖曰動乎險中象曰君子以經綸謂二者皆往之事與卦

義相反斯皆觀象太疏不知辭由象繫之過至謂文言繫出於諸家昔之人雜取以釋經非一人之言更非聖人之作故文言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繫辭前後文重義複者尤多繁衍叢脞非孔子之文章孔子之文章其言愈簡其義愈深不如是繁也亦發前人所未發惟其詳說則每多不協如云初九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其義已足乎而為文言者則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氣潛藏與象辭相反夫小象曰陽在下文言曰隱曰潛藏惟陽在下故隱藏並未相反乃歐謂陽在下為其文已顯於易理殊背又謂以元亨利貞為四德乃穆姜之言為左氏所記以是證文言非孔子作按穆姜述四德既已曰然故不可誣也謂此古易說可信也然則此為古易說穆姜述之文言覆述之有何可疑必謂此八語見於左氏文言再見即為抄襲左氏有是理乎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謂八卦為天所授也乃何以下文言仰觀俯察近取身遠取物以作八卦反捨天所授者而不言乎按河圖洛書究為何物无能知者既不知其形狀烏從知其怪妄況所謂則之者乃則其義非圖書即八卦也則其義以畫卦與仰觀俯察同耳今於圖

書形狀尚不能知而謂則之者為怪妄亦太疏矣末又謂說卦雜卦為筮人之書夫說卦言象象者易之本故韓宣子至魯不曰見周易而曰見易象也象學至宋久已失傳故見說卦言象專為筮人設也此直不知易為何物若雜卦與筮人更何與哉況筮人律以周公多材多藝夫子多能之旨未為下也乃程子鄙視管輅郭璞歐陽賤視筮人虛憍之氣中於社會故自宋以後學術日低落職是之由

元圖大衍一卷 續說郛本

明馬一龍撰一龍事具明史李楨傳下附傳史雖不言其著是書意即其人也其書首言太極者元氣未破之象有名而無狀推元氣之胞可以象之而元氣之胞若氣球然剖混淪之象陽動而伸為奇斷所伸之奇陰靜而虛為耦夫兩象天地也天者乾父地者坤母父母交而萬物生乾初交坤生震震為長子乾二交坤生坎坎為中子乾三交坤生艮艮為季子坤初和乾生巽巽為長女坤二和乾生離離為中女坤三和乾生兌兌為少女於是雷風山澤水火之質成而震其坎離艮兌之象備按其

所言仍太極生兩儀之理推所謂斷所伸之奇而為耦則大執於卦畫之形夫奇耦者陰陽之代名混沌既分陰陽自判輕清者天重濁者地豈有物將奇形抉斷使為耦乎則太求深異而不足於理也至乾坤生六子仍說卦一索再索三索之義亦無新義之闡發末又謂圖書未出數在奇耦奇耦既具數在圖書夫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謂伏羲則圖書以畫卦也可見圖書在畫卦之先今卦尚未畫何有奇耦之形而曰數在奇耦乎是皆外騖異眇之辭內無湛實之理以為之主故詞雖美而義則不足也

問易補六卷續錄一卷 山草堂集本

明郝敬撰敬京山人字仲輿號楚望萬曆己丑進士官永嘉縉雲二縣知縣累遷戶科給事中降宜興縣丞移知江陰縣明史文苑傳附見李維楨傳敬於九經皆有著述於易尤多有周易正解易領談易問易補學易枝言等問易補凡六卷續錄一卷據其自序其甥田文寀以諸生學易取其易解字比句櫛摘疑義若干條請益屬諒闇廢業久之溫故補其闕略然則此書之作乃由其甥之問因著論以補周易正解之闕故曰問易補也其序又言余幼授毛詩疑朱傳淺率與同學聽受易者說易其

淺率尤甚於詩敬益深不滿於程傳朱義之空言義理者故此書雖有議論而頗知注重象數推其於象數用力仍淺漢魏古注亦未涉覽故所言每多支離穿鑿如說蒙九二納婦子克家云易道尚變卦體伏澤火革反下成睽睽自家人來家道首善故尚家家人之象莫如婦子故其象如此夫說蒙卦之義乃舍蒙卦本象不說而求之於伏卦革已屬不當求之伏卦革又不得再求之革之反象睽本无是理不意求之睽尚不可得更須求之睽所從變之卦家人以成其象其為迂遠不已甚乎畫中如此取象者甚多舉一以概其餘然敬於象數雖疏於易理則

頗有所入間有善言可採如云貞在人為智在天為冬在氣為水水為生物之源知為作聖之本冬為生物之根萬物至冬收斂歸藏元氣堅凝故曰貞固此疏貞義尚為明晰又釋謙天道下濟云濟止也艮之德也與霽同雨止曰霽風止曰濟莊子云厲風濟衆竅為虛是也以濟為霽為止說與艮義密合較舊說有進又駁先儒讀坤彖以先迷後得句主利句之非謂主即乾坤以乾為主主當屬上讀不襲程朱之誤解在明儒中固不失為不隨流俗者也

學易枝言四卷 山草堂集本

明郝敬撰敬著問易補已著錄此編名曰學易枝言者據其自作題辭云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余學未忘疑道其實而已矣則是所謂枝言者乃心有所疑之意全書雖是四卷實則敬自撰者僅前兩卷其後兩卷則附刻其子純士龍之易說士龍字覲白永嘉郡博士精於易敬官永嘉時嘗就問易者也今觀敬所著前兩卷卷之一凡五篇曰易理曰易數曰陰陽曰動靜曰五行卷之二亦五篇曰人身曰易畫曰易卦曰易象曰易學其書前後之說多相矛盾如易理篇論易道神化易道通變易道易簡力駁周濂溪主靜之說謂中正仁義盡之矣必曰定之必曰主靜則聖人鮮言焉故論語二十篇不言主靜此顯然不以濂溪主靜之說為然然陰陽篇又云聖人主靜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無偏枯之疾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此聖人之真修生生不已之大道觀此論則是極贊主靜之功與前駁濂溪說正相反矛盾之甚又如陰陽篇先謂聖人崇陽抑陰以三才不可一日無陽其下又言先儒謂易尊陽貴剛此學術所以差也易學篇亦謂先儒說易最差者以易道用剛夫聖人既是崇陽抑陰陽剛陰柔則先儒謂易道尊陽貴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有何差何誤乎此亦具見其前後之矛盾矣又書中屢詈管郭之占筮並謂朱元晦以易為卜筮之書益惑於禨家隱怪之說夫筮人之職立於周官尚占之辭明見繫傳而占筮之驗則春秋內外傳載之尤詳及秦焚書而易且以卜筮獨存某子又何隱怪之惑乎若以朱子尊信經傳舊聞猶為惑於隱怪則書中人身易卦諸篇多論養生家提咽之術明出道家不尤為隱怪乎信矣其為枝言也至後半所附鮑子易說大旨發揮致良知良能之學說而多襍道家之言蓋欲人身易卦諸篇之所本也。

券易包十二卷　豫章叢書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臨川人字大力天啟舉人崇禎中官柳州知府甲申聞變憤死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天苞謂河圖地符謂洛書茲曰易包蓋乃春秋緯之義矣者蓋謂易義盡在河圖之中而不誣也故卷一卷二卷三皆演說河圖之理卷四則演說洛書卷五則演揲蓍命為上集卷六七謂易卦本於河圖卷八謂蓍法本於河圖卷九謂天文本於河圖卷十卷十一更謂金丹本於河圖卷十二更謂律呂本於河圖命為下集其說之精當者謂易卦本於河圖而尤合於泰

否二卦之理河圖一三陽道長也君子為君小人為民二四陰道長也小人為君君子為民內陽外柔君子道也內陰外陽小人道也君子泰之人小人否之人天主地陽賓陰故曰泰泰則生反之則否而死按河圖一三陽居內六八陰居外陽息而萬物生正泰卦也二四陰居內七九陽居外陰息而萬物死正否卦也說頗精實他若揲蓍篇說大衍之數五十云河圖之數五居其中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四面環向皆有宗五之象一五為五二五為十三五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六五三十七五三十五八五四十九五四十五十五五十而蓍數立說尤新穎

至於以天文本於河圖謂五十為中宮三八為東方木星二七為南方火星四九為西方金星一六為北方水星夫河圖之一二三四五即東西南北中即金木水火土以此數衍無乎不合故夫謂天文全丹律呂皆原於河圖雖可強說義實浮泛似皆無足取且非易理又卷五與卷八皆演揲蓍與河圖之關係命名雖不同義理則複總觀全書詞重義贅及不純之語甚多當分別觀之

孔易七卷 康熙刊本

清孫承澤著承澤字耳北號退谷北平人明崇禎進士官給事中入清仕至吏部左侍郎著有庚子銷夏記尚書集解孔易等書孔易者言學易者求解於三聖不如求解於孔子孔子於易固無一字不解也十翼中以彖象解羲之畫以彖傳辭文之彖以小象解周之爻孔子之易與三聖靡一不合也於是專注孔易不注經文謹聖令觀其書首列大象於卦畫之下次卦辭及彖傳次爻辭及小象而大小象皆刪去象曰彖傳亦刪去彖曰各標記誰復知其何名凡異者乾坤二卦於文言之釋卦辭者則列於彖傳之次而刪去文言曰三字致彖傳與文言混同無別其文言之解爻辭者則列於小象之次致文言與小象無別不惟割裂文言使不成文並十翼篇名皆茫然莫辨又以大象列卦首謂大象專釋卦畫尤不合是其體例之謬也至於訓詁蓋以義理為宗而疏於易理故每多歧誤如文言見龍在田時舍也以舍為居時舍者非常居泰九三小象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際者末言乾卦坤卦至上而窮窮則必復乃孫謂際為陰陽之界限卷初言志在外否初言志在君在外在君皆謂四初四相應予也乃空泛釋之謂聖人於君臣之辨甚嚴頤六二行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類也陰陽遇方為類失類謂陰遇陰乃謂二與上非其類蹇六四來連連亦難也謂上下皆坎也乃謂連三以期共濟書內若此者不可勝數否則以義理為數衍雖極要之字亦不明釋蹈宋儒空滑之病不足責也

易圖條辨道光刊本

易圖條辨无卷數清張惠言著惠言輯鄭氏易注三卷已著錄茲所謂易圖首論朱子啟蒙河圖洛書二圖謂洛書即乾鑿度所謂易一陰一陽合於十五之謂道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是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之數出於太乙後儒乃謂宓羲則此而畫卦不亦誣乎按洛書各書皆言出於禹時為宓羲所不見則此畫卦誠為不經疑繫辭所謂洛書未必指九疇或上古更有其事惠言不此之求並繫辭而亦駁之殊為過當惠言又云尚書洪範偽孔傳言洛出書神龜負文大戴禮明堂二九四

七五三六一八北齊盧辯注云法龜文說與偽傳合不知何所據按鄭注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龍發洛龜書感是洛書為龜文出於緯書為康成所述不得謂偽傳及盧注無據乃惠言匿鄭注而不引則駁議不得其平其辨河圖云啟蒙曰則河圖者河圖之虛五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惠言駁之云五十非起數之本不能當太極兩儀有四四象有八其病正與劉牧同而四方之象皆一陰一陽又未見其分四象也按五十與起數何涉數之起始於參兩能以參兩為太極乎

則所鍼非病也兩儀者陰陽奇偶即陰陽故朱子謂為兩儀今以其偶數二十奇數二十列在四方便謂兩儀有四有是理乎又朱子謂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謂六七八九從一二三四生也今並八數連數之便謂四象有八是莫明朱子之旨尤異者謂四方之象皆一陰一陽又兼見其能分四象也夫上文剛謂朱子並四方數數之兩儀有四今又謂四方數為一陰一陽不能為四胡一人之言前後背戾若是圖書之可議者多矣惠言所辨皆偏而不公若其尤甚者以例其餘至先天圖乾南象之見於左氏者如同人之乾日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又如南國

蹶射其元王中厥目皆乾南之確證他如九家注同人云乾舍於離同而為日荀注云乾舍于離相與同居乾若不在南胡得與離同居又荀注陰陽之義配日月云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是不為乾南並坤北亦言之而惠言皆不舉殊為不平至於卦變圖在漢儒以虞翻用者為最多然皆因象不能求義不能解始用卦變以濟其窮否則无用者在易解中最為歧誤宋人不知其窮窘而為此反視為當然乃惠言反不痛駁之殆為習俗所染歟

連山歸藏逸文一卷 閏竹居叢書二十八種本

閱觀類道人錄道人姓名不詳其焦氏易林吉語後跋云易林字句異同頗多茲所錄皆據瞿蠶谷校宋本蠶谷清初人然則道人在瞿後又書內祇諱玄字他无諱者或即雍正時人其所輯二易之文頗簡畧遠不如玉函山房所輯之多於連山輯祇三條如剝上七日數窮致剝而終吝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復初七日龍潛於神復以存身淵兮无畛操兮无垠象曰復以存身可與致用也姤初八日龍化于蛇或潛于窪茲孳之牙象曰陰滋牙不可與長也以上三條可以攷易象可以證連山

古七八皆連山極要之文又干寶周禮注引連山易帝出乎震齊乎巽一節與今說卦同茲皆典之於歸藏輯祇十七條如瞿卦云瞿有瞿有鮢宵梁為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穌士有澤我取其魚及熒惑卦云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按瞿即睽卦熒惑即賁卦賁上艮艮止故不利出征艮為狸在悔故曰彼為狸坎為鼠在貞故我為鼠互震為父坎險故恐傷其父不惟其辭古雅絕倫并可以攷失傳之易象而書內皆遺而不錄所錄皆零詞斷句於學易无關偶有雅詞如有人將來

遺我皆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為馬輯之所无而不
得其卦又所輯各語皆不著其原本然則茲編所錄較之各家
脫漏殊多不足責也

易經音訓 [illegible]一 經音訓本 道光刊

易經音訓不分卷首義例次上下經上下繫序卦說卦雜卦道
光時河南巡撫楊國楨命開封知府存業知縣袁俊汪杰李親
賢王治秦書院山長劉師陸編輯校勘國楨崇陽人嘉慶進士
撫河南七年閒寒士得書難刊十三經讀本又以論語孟子家
有其書去之祇刊十一經以便學者易其一也此本為讀本白
文之下偶注反切旁擇本義之解注於旁後以安徽曾刊十一
經讀本故名曰音訓其易經源流及其傳授漢各家派別王弼
陸德明呂祖謙程子朱子所闡明之周易大義為學易者所必
知則盡詳於卷首集說中推所集之說及旁引經注皆傾向義
理偏於宋易至聖人觀象繫辭周易根本之所在以及消息卦
納甲諸事為學易者所必知則集說中無一語及之然則學易者
祇即是本求之可斷言其無益也況所集諸說如程子言有理
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必欲窮究象
數乃尋流逐末管輅郭璞之學按易辭皆聖人觀象而繫今捨
象而求其辭義如何得又以象數為管輅郭璞之學是不惟不
知管郭並左傳國語及漢人解易之書為何物一概不知蓋易
說之浮泛無根至程傳而極矣朱子師嘗駁其說為顛倒茲書復

錄之以惑後學則不如錫山秦氏九經白文之允契也

周易攷文補遺十卷 七經孟子攷文補遺本

日本東都講官物觀纂修先是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周易攷文鼎字君彝紀人有好古癖聞邪下毛之野有野參議遺址爲數百年絃誦之地乃偕州人根遜志往採之獲足利學宋板正義古寫本周易三通及足利本周易以與明正德嘉靖萬曆汲古各本校其經文注疏文字異同留足利三年成七經孟子攷文西條侯聞之俾錄上其所校共三十二卷有一表享保十三年復命東都講官物觀于直清及諸生校其書以前書頗有遺漏又掇拾補綴以補其闕題曰補遺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皆採入記中

惟阮祇校其異同未論其是非今觀其本宋本固可貴古本尤可貴凡其所異之字常優於各本畧舉數則以例其餘正義序云案資凡聖時歷三古古寫本凡作九並有旁注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孔子按九聖與三古對文必歷九聖方足三古凡爲九之形訛字无疑再證以北宋端拱本正義正與之同又欲取改新之義新寫本作辛攷察其事寫本察作業今證以端拱本亦與之同又第一論易之三名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古寫本簡上有周字今證以端拱本簡上雖無周字然空一格貞簡不連文可見簡上實有字端拱本雖佚其字然尚不

作劉貞簡也况下文有周簡子云云則此為周簡似無疑義以此例之其古本尤可珍貴足廣異文雖或躍在淵或作惑草木蕃下多茂字不盡可從要其善者亦多山井書記之功為不可沒也

周易原篇解十二卷 乾隆刊本

清胡道問撰道問字近思江西會昌諸生隆乾間人名原篇者謂易篇第不合乃以伏羲卦象為一篇每卦下附以孔子之大象謂大象專以解伏羲之易次以文王之彖辭上為一篇彖辭下為一篇每卦下附以孔子之彖傳次以周公爻辭上為一篇爻辭下為一篇每卦下附以孔子之小象傳繫辭上為一篇繫辭下為一篇文言上為一篇文言下為一篇說卦為一篇雜卦為一篇序卦為一篇共十二篇謂古本易當如是宋晁氏呂氏所定之古本皆誤其誤由於顏師古注班志易經十二篇云上下經與十翼也晁呂沿其誤以上下經為二篇遂膠固而不可析按所謂十翼者原各自為篇晁氏謂古易彖傳與經各為一書是也謂分傳附經始於費氏非也費氏無章句祗以十翼說經若以傳附經則有章句矣其證一也况高貴鄉公明言彖象不與經文相連今鄭注連之是以傳附經始於鄭氏魏志有明文其證二也鄭氏時彖象尚不與經文連中古文可知劉向以費氏經與中古文校悉與之同是以傳附經不始於費氏其證三也晁氏不詳攷强謂始於費直誤之遠矣乃胡氏不知其誤反謂以傳附經中古文即如是可謂歧而又歧大象釋卦誰不

知之今必鄭重申之曰此釋伏羲之易以大象附卦下謂不宜列彖傳之後豈知大小象之分唐宋始有古無是也疑孔子作彖辭首釋卦彖次釋爻象六十四卦皆如是原為一篇故乾卦大小象相連祇用一彖曰以存原式今强分之令小象連文連則韻叶是也而每句有彖曰太詞費矣又胡氏謂雜卦在序卦後有類贅瘤移之序卦前不知六十四卦至既濟而定可以終矣而必終之以未濟者以易道不可窮也雜卦之於序卦亦猶是也此其義先儒无知者不知而弗闕疑妄為移置可乎又謂文周之易各不相同故履文王謂亨利周公於三爻則謂為大

凶豈知文王論卦周公論爻泰吉卦也而上六凶爻之時位不同也况以周公演易何所本乎至其解說多演義理不言象數獨以艮為黔喙純指鳥言艮一陽在前二陰在後如鳥之飛喙在前而翼在後為獨得真解

周易三極圖貫八卷 咸豐刊本

清馮道立撰道立字務堂東臺諸生舉咸豐元年孝廉方正人稱為馮徵君所著有淮揚水利圖說及周易三極圖貫分元亨利貞上元亨利貞下共八卷所為圖共三百三十三圖名曰三極者取天極地極人極之義圖貫者言易道貫通天地人之事與理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而其原皆起於太極太極在天為太乙為北辰在河圖洛書為中宮之五與十在數為一在人為仁故凡先儒所為圖靡不採錄其為先儒所未圖者則雜採舊說明之以圖而列說於其後然其所言皆天地日月陰陽消長及

太極兩儀納甲五行圖書與先天八卦後天八卦貫通之理并朱子啟蒙及胡一桂啟蒙翼傳漢上易來氏易等圖說之陳言無所闡發其於易理則雜亂而無統紀於經義更無所裨益末卷又謂易與五經貫易言習與論語時習貫太極與大學貫與中庸貫大壯與孟子貫如此推演恐四庫之書無有不貫者篇首易序謂其網羅舊籍包孕古今總括禮樂行政未免雜而不純蓋定論也

易卦變圖說 咸豐刊述史樓叢書本

無卷數不著撰人姓氏據武林沈映鈐後跋謂是書為其曾王父賡堂先生丙辰在京寓借全謝山處本鈔或疑即謝山所著然攷經史問答於易變頗斥來知德以為繁瀾而是編謂來氏錯綜之法最為綱要則非全氏之書也映鈐以世無傳本於咸豐間刊入述史樓叢書中今閱其書自漢儒宋儒以訖於清凡言卦變者皆錄入而論列其是非按卦變之說後人往往託始於彖傳豈知彖傳所謂隨剛來而下柔蠱上而柔下等辭乃所以發明卦義並剛柔往來反覆之理以見易道之通變不窮非以此卦生彼卦更非以此爻換彼爻後儒誤會傳義使謂某卦自某卦來持某卦之象以為此卦之象如虞翻不知艮龜象則謂頤從晉來晉離為龜不知震鵠象則謂中孚從訟來訟互離為鶴害義亂經莫此為甚後儒如來子不知其窮窘而為此乃所以使其私更加甚焉曰某卦從甲卦來又從乙卦來夫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循例而變尚何求而不得後來焦循以變求解每卦皆然每變必至於不可窮詰皆此等階之厲也此書於各家卦變之辨指摘無遺又歷引王輔嗣孔穎達徂徠石氏安定胡氏童溪王氏黃中林氏南溪王氏等闢卦變之說以為證而黃中林氏謂聖人以八卦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為六十四南溪王氏謂彖傳如剛柔上下往來字樣本義頗以卦變言余看只是現在一箇卦體其論尤確切難破末又謂仲氏易推易之法其所謂聚卦者乃本之京氏子母卦者本之朱子而且竊來氏反對相綜之義而隱其名詆來子十辟之生出之夫而掩其迹此不過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之故智有何神奇而呈張至此議論尤為透闢乃竟不知著者之名殊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經圖說辨正

清彭申甫著。申甫著易經解注傳義辨正，已著錄。茲專辨正河洛圖、先天後天方位圖、邵子六十四卦方圓圖、納甲圖、卦氣圖、十二辟卦圖及虞翻、朱子等卦變圖。其於河圖，專信啟蒙之說，引大傳天一地二節文及太玄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并鄭康成注以為證。豈知墨子云：迎敵之數，東方八，南方七，西方九，北方六。素問同。月令孟春其數八，孟夏其數七，孟秋其數九，孟冬其數六，中央數五。大戴禮、淅子朝八人以成春事，七人以成夏事，九人以成秋事，六人以成冬事。言此數者多矣，而墨子尤古，然皆不言其為河圖數。至於洛書，先儒皆以為九疇。然九疇授禹，大傳云聖人則之，謂畫卦之伏羲則之也。伏羲豈能則禹時物？疑大傳所謂洛書乃別一物，非九疇之洛書。彭氏於圖書概不詳致，遽謂胡渭所駁皆強詞奪理。胡渭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耦為配，是謂各有合，於易義誠為違盭，其他不盡非也。先後天卦圖，祇邵子以先天屬伏羲，後天屬文王為不當耳，至其命名，不可易也。乃彭氏謂先後天之名無本，強立。豈知文言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先天方位皆天地自然之法象，陰陽牝牡，相對相匹，故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震春離夏兌秋坎冬，來往循環，不差不忒，故曰奉天時，皆指卦位言。故先後天之名本於文言，具有至理。乃彭氏改為天地定位圖、帝出乎震圖，不惟名陋，且於易理太疏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卦數也。十干之序，尚各有數，注家用以解經，豈以八卦而无序无數乎？觀焦氏易林，遇乾每言二，遇震每言四，可知此數自漢已有，非邵子所創。又太極生兩儀及六十四卦次序，焉能為圖？毛奇齡所舉之八誤，雖不盡當，然云卦祇有三畫，並無四畫五畫之加，其言是也。大傳云：八卦成列，卦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八卦相重為六十四，非八卦之上逐漸加畫而成也。乃彭氏不加分別，一概詆之，殊失其平。又彭氏謂胡一桂之卦象圖分為文王之象、周公之象、孔子之象，據經為圖，皆確鑿不可磨滅。豈知胡氏所列之圖頗多誤解，如以輿象車象屬之乾，以大畜小畜大有為本。按是三卦皆以伏坤為車為輿，非以乾為車輿。說卦蓋自古相傳之象，不得即屬之孔子。且周公演易，於古無徵，唐孔穎達誤解爻辭，妄以為證，非也。彭氏不知其非，而大信之，疏已。又謂京氏世應出於納甲，夫世應即左傳所謂貞悔，乾鑿度所謂一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相應者也，於納甲何涉？書內如此者甚多，舉一以例其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見專重義理者之疏於易理有如此也。

易圖略八卷 焦氏叢書本

易圖略八卷。清焦循撰。循著雕菰樓易學三書凡四十卷已著錄此書即三書之一凡圖五篇原八篇論十篇圖原之大旨皆在推闡其自所發明之旁通相錯時行三義例其論十篇一曰論連山歸藏明二易傳於夏殷原非禹湯之制作也二曰論卦變上三曰論卦變下駁荀虞卦變之謬也四曰論半象駁虞氏半象之不當也五曰論兩象易駁虞氏兩象易之非也六曰論納甲論虞氏納甲之謬也七曰論納音論其說起於緯家非焦京所有也八曰論卦氣六日七分上九曰論卦氣六日七分下論卦氣之序非易之序也十曰論爻辰定爻辰為鄭氏一家之言悠謬非經義也歸納其書不外兩端前者所以表明其自所建樹後者所以破漢儒諸說之當清代乾嘉之隆舉世崇尚漢學好古不好是風氣正盛之時而循能獨立為說力闢荀虞及康成諸家之謬固可謂豪傑之士惟其自所建立諸例以測天之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雖曰自成一家之說竟皆牽合膠固无當經旨較之鄭氏爻辰有過之而無不及又以荀虞卦變為不當乃循所著易通釋少則一卦五六變多則十餘變或數十變漫衍無理視荀虞為甚所謂明於燭人闇於自照者

非耶

周易鄭氏注三卷 道光刊本

清張惠言輯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嘗著虞氏易周易鄭荀義後輯鄭氏注三卷按鄭氏注初輯者為王應麟作三卷刊於玉海中至明胡孝轅附刻於李氏集解後後姚叔祥增補二十五條刊於津逮秘書中清惠棟復加審正刻于雅雨堂叢書中其王輯下皆不著其所本惠棟於每條下注之至惠言又即惠氏本參以歸安丁小疋後定本盧抱經孫頤谷臧在東各校本復為上中下三卷蓋每輯而加詳至惠言而審正益精備視前者愈詳焉書內之善者如惠氏好改經雅雨堂李氏集解經惠氏審定擅改經文不可勝數後儒頗罪其亂經乃輯鄭注注文為惠氏增改者尤多初學不知幾疑經文注文原即如是散淆亂耳目惠言於惠氏改字皆為指出如謙字惠皆改作嗛逸皆改作佚避皆改作遯互卦之互皆改作彔書卦注艮止于上坎險于下作坎險止于下擅加止字致于卦象不協需于沚注沙接水者沚者據釋文沙者詩正義引作沙也乃惠於注文沙接水者既改沙為𣲡於經文需於沚亦改沚為𣲡按說文𣲡下云譚長說沙或从尐尐子結切然則沙或作𣲡義同正義引作沙即從作沙可矣

何必定作沚以立異乎又爲六二注慎成其業故吉矣惠改作慎成其業則吉也九四突如惠並改作㐬段王裁謂其亂經晉如碩鼠注既引詩且明釋爲大鼠是鄭不作鼫甚明乃惠於經文並改作鼫尤爲謬誤他若於解卦注呼皮曰甲改呼爲嘑夬卦注故謂之決改決爲夬困注鬲氣赤又朱朱深云赤惠又改作爲改云爲曰致義皆背戾失鄭注本義就一己私說書內遇此並爲指出以正惠氏之妄則此書之功也

易注解注傳義辯正四十四卷

清彭申甫撰申甫湖南長沙人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其所集易注至爲詳悉自漢迄清凡名家注皆採入書中如李氏集解之古注並集解所無者皆採輯無遺此外如王注如正義如程傳本義漢上易以及楊萬里蘇軾陸希聲項平甫來知德等易說易注皆備而於清易家祇取王夫之李光地間及顧炎武王引之等說其古注有可疑者則加案語辯正其是非可否寔士得此一書并包羣書於其內省檢查之煩收合流之益甚便也其所辯正亦多可取惜其偏重義理忽視易象畧於訓詁故所錄之注宋人獨多至有清一代易家李光地則專尚義理者也故所取獨多其王夫之則取其演空理者其以漢易爲宗若毛大可若惠棟姚配中張惠言等則擯而弗採故其所辯正每有歧誤如謂水火爲坎離所獨有不知坤亦爲水艮亦爲火其義皆原於本經又以艮爲黔喙先儒皆以獸言獨冷氏謂鳥善以喙止物有取於飛鳥非是豈知黔喙之象以艮剛在上故取象於喙非取艮止冷氏謂鳥以喙止物則非謂爲鳥則是也焦氏易林讀黔喙爲黔喙喙鳥獸所同有喙則鳥所獨有故易林遇艮則以爲鷹鷂爲雕鷂冷氏之說固古訓也又謂虞氏即象演象

圖象造象多至三百餘不知聖人假象以明易後儒執易以求象而易反以象亡矣此尤警語聖人觀象繫辭是易辭皆由象生不求象安能明辭虞氏之大病在强命爻變以求象至其所取之象皆原本於經典自造也（此不知象是何物故妄言如此）則彭氏於象學未講之過也又鄭氏詁大極云極中之道以極為中自是古訓故屋棟亦曰屋極以極當正中也有中方有兩故生兩儀乃彭氏以為外道又虞氏以坎離震兌為四象坎離震兌即四方即四時即六七八九乃彭氏謂文前二畫尚未成卦安得有震兌坎離則執於啟蒙之說而大過以此見彭氏於易理之疏也然其叢語亦多可取分別觀之可也

太極會通 鉛印本

大極會通六卷翟衡璣撰衡璣湖南武岡人不詳其時代然觀其書殆近世習道教者之所為故其自負妄誕不經謂是書一經六緯發明天地人一氣之微羲文周孔往矣孟子而後成不傳之絕學道明而中國其昌又云大極判為兩儀兩儀者陰陽陽為樂陰為禮吾望禮樂之興中國猶孔子望三代之英也又云孔子假年學易示人以教世之苦心後之學易者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皆見其大者也後之名臣碩儒皆具體而微者也而禮樂之興衡璣猶日望之既以孔子自擬復以繼承顏曾思孟之道統自任乃閱其所說以大極為會歸以圖書為大用而以禮樂為治世之根本天地之氣不外陰陽陰陽之發端在禮樂故治平之術禮樂為先唐虞以夔伯夷典之周官以三公燮理之而其原皆本於大極又多浮泛不切又云人非水火既濟不能生存偏勝則病大勝則死不知何以為剛中何以柔麗乎中正更不知抽爻換象何以為純陽何以為純陰皆道家導引之說至所言圖書之數及先天八卦後天八卦與圖書相關之理皆啟蒙所已發先儒之陳言而衡璣視為創獲者一再敷陳其篇首所謂一經六緯者一經似謂大極六緯說不知其何所指因

語無倫次故端序不明近世假經文以文飾其雜説如此者多矣不足取也

同志淺言 無夢園全集本

明陳仁錫著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啟進士官編修掌誥勅後以不肯撰魏瑞鐵券文落職崇禎初復官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卒謚文莊書名同志者據其自序病中枕上漫著此書洗心之至而同憂患至而神武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一日不易方寸皆死心也一念能易宙宇皆活人也故曰同志書內秖就乾六爻及彖傳大小象乾文言敷陳其義他卦皆不及其論之精當者如曰乾元亨利貞有全指爲天道者非也有全指人道者亦非也易固合天地人而統言之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元亨利

貞無一息之停猶春夏秋冬無一刻之間斷故天行健人則自强不息又説乾九二云不居君位而有君德乾在此君在此豈有在天在田之分故二五皆曰大人又説乾道乃革云天地革而四時成乾道變化不革不能變即不能化説頗善於舊解其説之謬誤者如説不易乎世云變易身子使是變易宙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世是易不得的要知聖人在洗心退藏處易不向世邊易一易而乾體亡矣又説潛龍勿用下也云人謂龍性難馴只是不肯下豈知既謂之龍未有不下者不下而何以在淵又説見龍在田時舍也云時舍我我不舍時大做功夫方

得則詁皆錯誤又通篇皆語錄體凡所演義理皆與經無涉而强附以經義末又謂後儒解易往往以時位對言不知繫辭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不言時也按變通者趨時者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皆繫辭語胡不言時又彖象傳言時尤多舉此以例其餘使知其易學之疏矣

河圖括地象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共二十七條在緯書中所存獨多猶能窺見其大旨括地者蓋言地之形象總括於其中也篇首宋均注云昔禹治水得括地象其傳最古疑均假託於禹以神其書然其詞句實藻采華麗有類於山海經神異經與鄒衍大九州之說及淮南鴻烈諸篇相近至謂崑崙爲地之中崑崙東流播爲九州各赤縣神州即禹之九州也爲中國九州中國之外尚有大九州分天下爲九區非禹貢赤縣之小九州也其說尤與鄒子同又云崑崙爲天柱其氣

上通於天故天有四表地有四瀆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而以崑崙爲地之中與崑崙東南地方一萬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其餘八極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與淮南所稱九州之外尚有八殥八殥之外尚有八紘八紘之外尚有八極之說合又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按內經及乾鑿度亦以戌亥爲天門辰巳爲地戶其本因皆緣天干之數至酉而終不及戌亥故戌亥爲空已辰巳者戌亥之中戌亥既空故

辰巳爲虛耗，空巳虛耗，故云不足。昔之人不明言其故，又造爲女媧鍊石補天之說，若真有不足者，以訛傳訛，其荒誕遂不可窮詰矣，亦讀古書者所不可不知也。

龍魚河圖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共二十六則，千餘言，在緯書爲較詳者。惟首言日月所行躔度，以黃道爲中心。黑道出黃道北，白道出黃道西，赤道出黃道南，青道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立秋秋分月從西白道，立夏夏至月從南赤道，立冬冬至月從北黑道。天有四表，月有三道，聖人知之，可以延年益壽。以及五星之所司，及五星之精下降爲雨師風伯各神。此以與史漢之天官書天文志兼以異，而下忽云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各有金剛敢

死力士長三十萬丈，忽荒怪不經。又云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恆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單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又五岳各有將軍，各有姓名，恆存之，卻百邪。又四海各有君，各有夫人，呼之卻鬼氣。又髮有神，耳目鼻齒皆有神有名，有惡呼之九遍，惡鬼自卻。又刀矛弓矢斧盾皆有神有名。又云造五兵者蚩尤，黃帝初與戰不勝，天遣元女下授黃帝神符，制伏蚩尤，因即使之主兵，威服天下。後蚩尤死，天下復擾亂，帝乃畫蚩尤形，萬

邪見之皆懾伏夫能知五岳四海神之姓名奇異而耳目刀矛之屬皆有神有名尤奇更皆謂黃帝殺蚩尤獨謂制伏蚩尤使仍主兵與他書不同則皆神異之事足廣異聞末又詳載理蠶沙宅亥方可以致富五月懸艾虎門上歲暮取麻子豆子著井中七月七日男女吞赤小豆均令人却病以及種種禁忌種種趨吉辟凶之方法其爲群卷總後前所言雜糅不類此其所以以龍魚命名歟

河圖挺佐輔 古微書本

明孫㲄輯共得五百餘字注云此其符命之祖予其書首言黃帝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昧素善不知其理問於天老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所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古之圖記天其再授帝乎試齋以往視之黃帝乃祓齋七日遊河洛之間至翠嬀淵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跪而迎之魚汎白圖朱文五色天老以授黃帝名曰錄圖又云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是黃帝受河圖又曰堯時與群臣遊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勑目下寫取告瑞應是堯受河圖又曰舜以大尉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又曰禹治水功成天帝所賞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免弱水之難是舜與禹皆得河圖是書本不全據所存見已有四人得河圖然據天老語黃帝天其再授帝圖則黃帝以前受圖者尚有也漢儒皆謂伏羲受河圖由天老言證之殆不誣也此書文佚耳又由天老言觀之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皆爲黃帝以前之事然皆爲伏羲時事故易繫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言伏羲則以書卦也而孔安國劉歆皆謂河圖

即八卦夫河圖若即為八卦尚何言則其誤一也又孔劉皆以雒書即九疇即天錫禹之洪範夫雒書若即為禹之九疇畫卦之伏羲胡能則之黃帝時之天老又胡由知之明雒之出書亦在伏羲時故並則以畫卦凡易注之誤均由此書得正則此書之功也而清易家注易者仍陳燁書獨遺此不錄何哉

河圖絳象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祇四則得四百餘言猶能窺見大旨首言黃河首尾與星宿相應其第一曲名地首上應權勢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為第二曲上應距樓星祁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是為第三曲上應別符星祁南千里入隴首祇龍門名地根是為第四曲上應營室星龍門上為王良星為天橋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是為第五曲上應卷舌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是為第六曲上應樞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是為第七曲上應紀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是為第八曲上應輔星東流至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是為第九曲上應虛星按祁南千里至積石祁南必祁連之訛漢書所謂祁連山也積石即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大伾以北與絳水名疑絳為洚之訛洚水北為大陸水經注所謂洚陽河也大陸者大陸澤為河水之所匯即禹書所謂至於大陸也至所謂權勢星距樓星別符星不見於星經及史漢之天文志抑或係文字有訛故不識其名也又云河自華山東流千里至於桓雍桓雍始開闢作植雍植桓形近必有

一訛而地志無其名亦不知孰是也後又載龍威丈人在太湖洞庭山林屋洞天竊取禹王寶書事與畫寶要畧及越絶書所紀畧同而與前文頗不類存而不論可也

河圖帝覽嬉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共十四則五百餘言孫注云帝覽嬉者猶覽德輝而嬉悅耳其全書不知如何據所輯皆言日月之行度占驗日行黄道黄道者中道也黄道之東為青道南為赤道西為白道北為黑道黄道一青道赤道白道黑道皆二日一行青道則春行赤道則夏行白道則秋行黑道則冬與隋志所謂日循黄道東行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合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立夏星辰北遊日則南遊立秋星辰東遊日則西遊

立冬星辰南遊日則北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秋分星辰東遊之極日西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各三萬里夏至冬至亦然按中興天文志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綱維分列四方南北去極各九十有一度冬則南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三十有六度星辰相去三萬里夏至則星辰北遊與此皆合至月行吉凶大致與漢書天文志同如云月犯心有亂臣宮中有亂王者惡之與天文志所紀地節三年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占曰憂在宮中有內亂按熒惑即心星是其所占悉同也又云月暈六重兵

起流已月暈星辰秋與起與天文志紀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俄果致平城之圍其占悉合而月犯南斗犯太白月暈胃及彗星在月諸雜占特詳爲馬班二史所失載則亦可補其缺也

河圖始開圖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瑴字子雙華容諸生家世文學藏書極富其文曾爲董宗伯玄宰顧太史開雍所稱賞嗜古好學以數十年之力輯得古緯文三十六卷名曰古微書復旁參古籍以爲徵驗每卷終有跋曰貢居子者瑴之別號也河圖始開者蓋上古之時中原之水以河爲最大而河流之遠不可窮詰故黃帝問風后欲知河之始開風后言河凡有五皆始乎崑崙之墟其源出崑崙東北角剛山東北流千里折西行至涌山南流千里至汶山東流千里至秦澤東流

千里至潘澤陵門東北流千里至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植雍南流千里至于下津然河水九曲其長九千里入于渤海按東北流千里至華山之陰東北疑是東南之訛南流千里至於下津南流疑是北流之訛下津疑即今之津沽其秦澤潘澤陵門植雍等地名不見於他書雖無從測知然或文字有訛或上古地名大異以華陰下津渤海三地攷之風后所言猶可得其梗概至謂九州之水剛柔各異其泉或苦以辛或甘以然發爲人聲或疾或緩或勇漂或舒遲與管子淮南所言大同小異孫氏皆舉出以爲

此書之佐輔甚有益也至謂崑崙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錯則荒誕難稽不知其意為何也

河圖玉版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共數百言名玉版者蓋示神秘之義惟書內所言有涉於歷史者如謂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帝文止二十八字景刻于陽虛之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及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雨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帝堯二女為舜妃死而葬此按論衡云倉頡四目為黃帝史世本云黃帝命倉頡為左史衛恆書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惟此書及春秋元命苞皆言倉帝而外紀且云倉帝名頡創文字在伏羲前此上古史之異文然以理揣之伏羲能作八卦則其時必久有文字不然文化發於不應顛倒如此疑外紀所言倉帝在伏羲前為實錄也有類於方志者如云古越俗祀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被髮而舞又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來得大秦國人長十丈皆衣帛不知田作但食沙石子皆可補方志之缺有專言時異者如禹以防風氏後至殺之後禹使范成光御二龍行域外過防風防風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大風雨二龍昇去二

目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葯
足為穿胸民又云少室山上有玉膏一服即仙又云芝草
狀如車馬如龍蛇皆怪誕難信以致全書宗旨莫能貫一
徒足以徵異聞而已

泛引河圖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泛引之名殊為不當緯書除乾鑿度能
成文外餘緯皆從經史注及史志所引者輯得皆泛
引也豈祇河圖名曰泛引若古河圖有是名者最為
誤人原喬氏之所以為此名者殆以所輯各條皆已
見於他緯如河導崑崙上有權勢星一條已見於河
圖絳象凡天下有九區及嶓冢山等六條見於括地
志日月兩重暈及蟾蜍去月等五條見於稽耀鉤黃
帝遊于洛等二條見于挺輔佐大星如虹等九條見
於握矩記赤九會昌等二條見於會昌符少室山其
上有玉膏服之成仙及大秦國民但食沙石子二條
則見於河圖玉版九州殊題水泉剛柔一條則見於
始開圖故名曰泛引使自成書以立異豈知鄭玄易
注云河圖九篇九篇必各有名疑河圖括地象河圖
稽耀鉤河圖挺佐輔河圖握矩記河圖會昌符河圖
玉版等皆九篇中之篇名古書所引但云河圖而省
其篇名耳古讖書分列於各緯中必有所據豈能憑
空結撰妄生分別喬氏求其本而不得謂孫氏無據

妄為孫氏生明代家世儒生藏古籍極富明代所有今佚其書者多矣徒以孫氏古微書所輯各條未注明其出處遂從而疑之抑知古人尚質宋王應麟輯鄭康成周易注明姚士粦輯陸績周易述皆未注其所本孫氏猶是耳非借是以藏拙喬氏不察別造泛引之名以立異則真妄矣

河圖稽耀鉤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稽耀鉤者據瑴所釋稽耀曰鉤以言乎元象之窈窈無不覩也書內所言皆日月薄蝕星辰順逆之事大致與史記之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相同不過彼為完書首中宮次五星次二十八宿次雜星及雲物雜占秩而有序此則雜亂無所統屬不知其原書即如是抑零星補緝不能不如是也第其所言有為天官書天文志所無者如五星散為五色之彗歲星之精流為國皇主內難太白散為天狗主候兵辰星散為枉矢枉矢所射可誅熒惑散為蚩尤旗主惑亂填星散為獄漢為五殘主奔亡為虹蜺主內淫按歲星者木星太白者金星辰星者水星熒惑者火星填星者土星其或流為某星或散為某星為馬班志所無故亦不得其義有與天官書天文志占同者如曰五殘主奔亡與天官書五殘星見則五穀毀敗大臣誅亡之說合國皇主內難與天官書國皇所出其下起兵之占同然其占候為馬班書所無者多所同者少存用以補各書之缺雖祇數百言亦可貴也

河圖握矩記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漢宋均注共得二十四則注云五運三正妄有常期謂之握矩者明乎皇帝王之迭興各有禎符若春規夏準秋矩冬權可象鐵而不謬也全書大旨數語已括書無遺今觀其書皆言古帝王降生之符瑞始燧人次伏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后稷商湯文王秦始皇項羽劉季或言其母感某物而生或言其生而異相而伏羲之下不及神農帝嚳之後不及堯舜大為文王之後不及武王且周之先有后稷殷之先不及契殆皆遺佚無從輯錄不然如玄鳥生商見於毛詩洛書錫禹九疇演範赤烏流屋白魚躍舟武王受命伐商屢著祥瑞胡為此書均不及之哉蓋古人之視帝王過為尊嚴而帝王之負有神聖之德者尤為重視故造為種種神異以重其降生比附種種徵祥以成其運會此風一倡凡後世開創受命之帝王其始生無不有禎符著於史策以顯其神異皆此等緯書說為之倡也然其事雖荒誕其文頗古樸怪駭聳人心目錄之以供辭章家之資料而已

雒書 漢學堂叢書本

清甘泉黃奭輯共七十三條二千餘言從太平御覽輯得者四條初學記六條水經注一條藝文類聚二條文選注二條南齊書天文志一條路史二條餘五十五條盡輯自開元占經除乾鑿度外以此為最多按鄭玄河出圖洛出書易注云河圖九篇雒書六篇茲皆從各書捃拾不知當幾篇要其概略可得窺尋又王充論衡云河圖雒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而孔安國謂即九疇尚書洪範箕子所陳者是班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並謂洪範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為雒書本文由此書證之鄭氏謂洛書六篇所言不誤又書內言地皇人皇九頭之制及蒼帝赤帝黃帝白帝之興起各有雲瑞蒼帝者伏羲赤帝者神農黃帝者軒轅白帝者少昊又云禹出石夷搖地代戴成鈐懷玉斗湯長八尺一寸殊庭皆帝王際會興衰存亡之事與論衡合又云某星犯某星主何吉凶日蝕月蝕或主用兵破敵或主國亡更與論所言妖祥之氣吉凶之端合疑

王充所見者即此也孔安國劉歆謂雒書即洪範之九疇者皆誤也惟其中所言亦雜見於他緯如謂人皇兄弟九男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蒼帝起青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等文皆見於靈准聽以及五星占驗等事互見於他緯者尤多亦不無少疑也

雒書甄曜度 漢學堂本

清甘泉黃奭輯據鄭注度者限度也曜周天列宿也故名甄曜度初輯者爲明孫瑴載古微書中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一條及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一條茲輯校孫本多三十餘條並及鄭注孫蓋未見開元占經其所輯數條雖爲占經所有大概從他書所引而得其餘皆不見也茲輯本之占經者二十六條本之清河郡本者五條本之後漢書王符傳者一條據鄭注所釋是書所言皆周天列宿之事故首言周天度數及每度若干里以算天地相距之里數後言某星犯某星於八事有某應而以歲星熒惑太白辰星填星爲之主歲星者木星熒惑者火星太白者金星辰星者水星填星者土星五星以外則二十八宿之雜占大致與漢書天文志之占驗略同而中忽云四星聚見于牛女之次而晉元因以王吳四星聚見于參觜之次而齊主因以王魏景星見于箕尾之次而慕容德因以復燕狐星突入東井而苻堅遂以亡秦按齊主王魏謂北齊高洋篡魏也是直隋唐人之占而以篡入古

緯書可手舉代秦者卯金刀劉秀爲天子代漢者當塗高事前皆見於讖緯事後皆應然文與此異此皆事後之占驗可斷言其非也又云某山上應某星皇道闕故帝者興其文亦往往雜見於他緯與本書義不相屬亦不無可疑也

洛書靈准聽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共二十六條千餘言其書首言洛水居中與河合際得地理陰精故王道和洛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興命地以授瑞於是天皇地皇人皇相繼興起天皇而贏三古驪首蟒身碧盧禿楬地皇十一君皆女面龍顙馬蹏蛇身人皇龍身九頭驪首達軀〔腋〕有九子以長九州己居中州以制八輔按始學篇云人皇九頭而三墳云有巢氏俾人居巢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下九頭咸歸有巢然則人皇九頭者因人皇有九子以爲九州首長故曰九頭非人皇身具九頭也後至有巢因功德大九頭皆來歸服是其明證而各書以訛傳訛若人皇實生有九頭者可謂好怪矣又云皇道缺帝者興堯龍顏日角八采三眸舜長九尺龍顏日衡方庭甚口禹兩耳三漏足文履己湯連珠庭臂有四肘文王日角烏鼻而皆都於河洛之間故湯在洛有黃魚黑烏黑龜赤文之瑞武王渡孟津致白魚赤烏之祥其書之大旨如此惟書末又有書物之占星辰之應以及帝王法天象地戴德感應之徵兆與前者所言義又不相屬然皆從各書掇拾之零拼斷句其本義所在亦難

測知也

雜書摘六辟 漢學堂本

清黄奭輯共十五條從占經輯得者十一條餘或本之初學記先是明孫瑴古微書祇輯得孔子曰及次是民没六皇出一條辰放大頭四乳一條瑴未見占經故占經所引者古微書皆無無足怪也六辟者六皇宋均注稱皆未放次民没民始民没民始穴居之世終也辰放名次屈出地郭屬六飛麟從日月治二百五十歲餘辟悉不見又云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又云姬昌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不知人皇姬昌聖孔在六辟之數否

然民没民始當穴居之最終似六辟皆在上古周之文王春秋之孔子雖皆云受命必不在其數文闕不全故六辟之名亦不能悉見至於日有赤黑珥主夷人起兵有兩珥主自伐日四背天下駭擾日暈明主有陰謀暈而兩珥主國有大疾月暈生芒主后黨害主以及太白守心後九年大飢填星逆守黃帝座主亡地各占與漢書五行志天文志所載機祥占驗畧同與六辟之義似不相屬抑占經所引皆斷章取義故不能窺見其主旨所在歟

易河圖數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瑴輯所採凡四則篇首孫氏有自注易大衍之數原起河圖雖自有蝶而未嘗言數此傳易者窮其數之原也云云按河圖果為何物實難質言易大衍之數容或原於河圖亦未可知惟考孫氏所輯四則其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同道三與八為朋四與九為友五與十同途一則係說明河圖方位未知其所本外其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並取成數二四六八十一則其文見楊慎丹鉛錄二十二乃升菴之語謂河圖之意如此非引河圖之文孫氏乃逕一易河圖數之名而摭此條以實之妄甚又東方萬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一則亦見丹鉛錄亦是升庵解說河圖之語又孫氏末一則所引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其文亦見丹鉛錄且其上明著醫家二字孫氏乃並康方南方一則皆逕為易河圖數之書名於古又無所徵微裔松年作輯攟逸條斥駁謂為妄造非盡苛語也

易萌氣樞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瑴輯全書僅引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一條案此條見晉書五行志下自是萌氣樞正文然晉志尚有聖人受命而黃龍以戊己日見一條孫氏遺漏又宋書符瑞志引有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及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使鳳皇翔萬民喜樂無咎殃並聖人得天受命黃龍以戊寅日見三則孫氏亦遺漏未輯又占經九載有日夜蝕者天中無影言日當夜蝕建八尺竿視其下無影不可見故以表候之耳其所以夜者人君諱其過臣下强君不能制見目之惡反以為喜見臣邪僻反以為正直故日夜蝕陰過盛陽道微日恆蝕有謀臣誅及昭明蔽塞政在臣下親戚滿朝君不覺寤即謀氣失以星奔日蝕為咎二則占經十載有臣道修則月明有光及月晝滿不滿君侵臣當毀不毀臣陵君君侵臣則大旱之災臣侵君則有兵水之難並月盈則有人君之憂縮則有臣下之害三則占經十七載有從月晝蝕視水中不見影者月晝蝕一則占經七十一又載有星出光芒疾流而過入於河宮即為害何地

其應不爽一則均云本諸易萌氣樞則亦當爲萌氣樞之佚文以亦可輯入而孫氏均遺漏之殆未見其書也

易中孚傳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瑴輯全書僅引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一條案此條見後漢書郎顗傳注並引及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旋時三辰間不過期從旦至明日考緯書之文義大都怪奇難解古注存者又極稀此條雖寥寥祇十六字而竟得存有如此詳明之鄭注彌可寶貴惟

案書金縢疏引此條首句祇云易緯而殿本易緯稽覽圖中亦悉載此三語則此文或亦他緯所有今不可得而詳考矣又後漢書楊賜傳引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一語亦云出易中孚傳宜可採入而孫氏遺漏之何也

易九厄讖 古微書本

明華容孫瑴輯篇首注云凡言讖者皆依于數數積九六而必窮故天地有劫災世運有屯厄古之智人于是衍讖其所采輯之文凡四則其聰明蔽塞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覺寤虹蜺貫日及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兩則均未詳所本主失禮煩苛則旱之魚螺變為蝗蟲一則見通考三百十四引然通考但謂是先儒之語未嘗云易九厄讖也九厄讖之名孫氏蓋本之漢書律歷志然案漢志引初入元百六陽九之文祇云易九厄曰云云孟康注曰易傳也則九厄確是書名而無讖字疑讖字為孫氏妄增又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十三字為班孟堅語初入元百六陽九以下方為易傳語文義顯然易見孫氏將上兩句併作緯文亦誤況九厄讖之名不見於古籍故孫氏首句解凡言讖者皆依於數云云則此書名為孫氏臆造無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緯 漢學堂叢書本

清甘泉黃奭輯奭著漢學堂叢書考輯逸書凡易緯之可成專書者若周易乾鑿度易乾坤鑿度易是類謀易坤靈圖易乾元序制記易稽覽圖易辨終備易通卦驗等均專篇存錄其各書泛引易緯不指名何書者及雖有書名而條數無多者均彙錄一編總名易緯今按編中所載凡二十有一條輯自漢書五行志者一條輯自隋書王劭傳者三條輯自文選注者兩條輯自開元占經者十條輯自易正義者兩條輯自初學記太平御覽者三條又附困學紀聞論易緯者一條何孟春論易緯者一條並定後漢書郎顗傳所引易及易傳者亦是易緯之文為案語附後考其於群書之泛引易緯者雖採輯尚有遺漏未能俱備然亦頗便檢覽其末所附有書名而條數無多者計四種一易萌氣樞二易通統圖三易通卦驗玄圖四易九厄讖大氐亦皆從漢書律歷志晉書五行志開元占經太平御覽事類賦古微書諸書輯得而各書引據字有異同或謬誤者亦頗加以校訂焉

泛引易緯 光緒三年刊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松年字健侯號鶴儕徐溝人道光進士歷官安徽陝西巡撫平粤平捻皆有功官至東河總督議築隄東水順黄北趨入海為一勞永逸計惜不果行卒謚勤恪所著有蘿藦亭札記緯攟及詩文集等此篇載緯攟内考緯攟所輯易緯凡有書名者若易乾鑿度乾坤鑿度易通卦驗易稽覽圖易是類謀易辨終備易中孚傳易天人應易通統圖易運期易内傳易萌氣樞易内篇易傳太初篇等均已專篇著錄其各書祇引易緯而不指名何書者均

彙錄此篇故曰泛引易緯全篇共十有九條輯自後漢書鄭玄傳者一條輯自易正義序論者兩條輯自周禮疏及詩疏者一條輯自公羊疏者一條輯自文選注者三條輯自古詩紀者兩條輯自通考者三條輯自唐類函者一條輯自太平御覽者五條與黄奭漢學堂叢書逸書考易緯所輯互有詳略異同可並存以相參證焉

學易討原一卷 嘉慶刊本

無卷數共十二則歸安姚文田撰文田字秋農嘉慶進士由修撰累官禮部尚書卒謚文僖此書據其自述於嘉慶辛酉科主試福建既撤棘即奉命督學粤東由閩之粤三千餘里途中孤寂無事因憶昔年學易而似有得者分條詮次每抵逆旅則索燭書之共得十二則第一原數第二原圖第三原書其言數謂天地之數始於一有一必有對故一生二一與二交而生萬物故二又生三由是一與三合成四二與三合成五五數備而萬事五其後五數皆由五數而衍其原圖原書云五數既立圖書

出焉五行之序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河圖以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居中為土河圖為天數洛數為地數洛書之數皆即河圖之中數而衍之故一與九二與八四與六三與七皆十數之分布而即具水火木金之數其説皆平正通達不務奇互異其第四為原卦謂卦有一奇一偶即數之一與二畫至三爻則二生三也於是乾坤立乾坤相索而生六子則八卦出矣説頗簡當可喜其第五為原蓍謂策用四十九是蓍用七每九變而成一卦是揲用九重為六爻是爻用六八卦重為六十四是卦用八按如此言七

八九六與揲蓍所得之七八九六判然不同似為稍誤其第六謂邵子所傳八卦次序圖後儒據因而重之之文謂其說無當然揲蓍時三爻必以次加且易卦九四六四並不云外卦之初亦不云陽爻之位何是遞加則邵子之說為有徵按此論頗能杜非議邵子者之口尤為邵子之功臣其第七論出震圖第八論乾南坤北圖皆是之而不從先後天之名尤為有識其第九謂大象巽為風而易則言木者多能詳他人之所畧其第十原三百八十四爻十一原卦變謂卦變宜從程子之說皆自乾坤豈知地天泰天地否雖乾坤皆具而卦名則已易程子之說未為可從至第十二原筮謂三變皆掛不能無疑按黄梨洲已有此言然初變得五與九為奇偶時掛一並未除不計只算其大數耳至二三變連掛一則數恰合自漢以來皆如此以不如此則九六七八之數不能得也以唐之僧一行尚不敢違何況後人乎似太鑿矣

周易本義補說五卷道光刊本

清蔡紹江撰紹江字伯澄蘄水人道光己卯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據篇首貫楨序紹江乃其父之門人常病朱子本義總括易義不易了解命紹江補注以期明晰故其書首列本義之注其所補之注則低一格附於朱注之後故名本義補說其說之善者如朱注賁其須云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而不言須義兹補之云毛在口曰髭在頰曰髯在頤曰須三至上互有頤體二在頤下故為須此雖舊說而文義頗明又剝牀以足朱注不言足象兹補之云剝自下始故曰牀足又舍爾靈龜本義不言龜象補云說卦離為龜頤損益三卦六云龜者離外實中虛頤損益六外實中虛故亦象龜按易林以艮為龜艮亦外堅兹雖不知艮象然取象甚切朱注得此解說方明又如虎視耽耽朱注不言虎象兹云艮為虎大過初爻藉用白茅朱注只言茅物之潔者兹云巽為白為草木故為茅皆足以補朱注之所未備書內如此者甚多其說之誤者如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得志謂上九下乘重陰陽遇陰則通故云得志本義无說兹補云得志謂得其篤實之志則不合傳旨又復六二象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下謂初九陽為仁言陰近陽故吉兹補云初陽為仁人附而順

之是降下於仁人故吉則於傳義有違又如離象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明者謂上離下離與習坎同皆重義本義无注補云繼明無時而不明也則於象音稍有不合又離六五象離王公也言上陽下陽下陽四為三公上九云王用出征以上九為王也五正麗於王公之間本義不注甚屬不合兹補云六五所麗者王公之正位即以六五當王公則違背象意書内如此者亦多有也然此書能補本義之闕漏並能言象不仁為朱子之功臣亦晚近義理家之少有者也

古易匯詮雍正刊本

無卷數分四冊清劉文龍撰文龍字體先閩寧化人雍正間諸生其第一冊復古易十二篇之舊以上下經為二篇十翼為十篇而附以伏羲六十四卦之方圓圖第二冊詮上經第三冊詮下經第四冊詮彖辭大傳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其十翼謂大象乃為象傳至小象乃釋爻之辭不得謂之象直名曰釋爻其釋爻之辭亦加以象曰乃後儒之誤按象曰二字隱經本無故漢儒无釋者更無所謂大小至唐孔穎達作正義乃有大小象之分別而王注亦未言蓋謂為釋爻不謂為象能發前人所未發可謂善疑又云聖人觀象繫辭辭以明象故朱子云不先見得象數則事无實證虛理易差蓋有是象然後有是辭不得其象焉能明辭辭不明則任意牽附豈復成理云云可謂中程傳之大弊及後來言義理者之浮偽无當真知易之所以然又云高談性命之家卑卑訓詁章句為不足道乎謂沿訓詁章句而不能得其大意者有之矣未有訓詁不明而能得其大意者訓詁章句譬則門戶也易理堂室也今欲登堂而不由門戶則文理尚不通而空演義理烏乎其可捨不訓詁章句而衍空理自王弼開其端然尚及易理至程傳則專以演其聖功王道之學

不惟舍象數不談並易理不顧山風一闢宋人除朱震等數人外无不以義理言易至明清八比盛興又雜以高頭講章之濫語凡事宋易者皆不識易為何物矣劉氏僻處山邑獨能靜悟其非則卓識獸優也又易之異同文皆羅列眉上無或遺漏允徵賅洽惜其詮解經文及傳語太為簡畧未足以副其所主張耳

周易平說二卷 咸豐刊本

清郭程先撰程先字雪齋河南輝縣人書首署共城共即共伯和舊國也道光時舉人治易甚有名歷主河間瀛洲書院涉縣清漳書院山左清陽書院平山天柱書院講席所至以理學教諸生門徒翕服其易說則在平山時為門徒所刊者也因尚理學故說易純以義理為主不章解句釋祇敷陳大義渾圇講說大概每一卦作論一篇以卦爻詞為措詞資料以衍其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大畧而經義之本來有所不顧如訟論云訟之道以中為吉以柔為善睽論云能睽然後能合苟一於求合則阿欲曲從而已矣皆自抒胸抱與經義無干又有不知經義而誤解者如謂大象傳乃孔子所作義易之傳大象者乃就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者言之故曰大按大象乃總釋卦詞故謂之大豈以其說八卦本象而謂之大乎又謂王用亨於西山但稱曰王則其為文王可知按師曰王三錫命井曰王用汲易稱王之處甚多何以知為文王又論頤六二行失類云言五為陰類類若指五陰二五正應尚何云失又論益云損上益下下益而上亦益故名益按上下之親疏陰陽之輕重迥然不同損上陽以益下下則益矣上則何益以是例之損卦損下陽以益上下

按

則損矣上亦為損方得以卦以損名也尚可通乎是於貞悔之理殆全不知總全書所說似隨義理之窟迷而不能出至所謂易理者不惟不詳且多違背而象數更不待言矣故夫借周易以為束身寡過之助或習八比者閱此書當有益若欲治經則疏陋無涉矣

周易外傳四卷 乾隆刊本

清盧全鏡撰全鏡字葯野號秋水武寧人歲貢生其說易皆援引史事至末以易辭證明之略如韓詩外傳體故亦曰外傳而條例不言若與韓詩偶合者然韓詩外傳所引詩皆事與詩詞甚切茲所引易詞往往事與易詞不倫不類如云韓侂冑擅政弄權有勸吾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乃議大舉伐金已而屢敗欲議和金人必得侂冑頭方罷而無人敢言一日史彌遠及皇子榮王力陳危廹之勢請誅侂冑帝允之乃以兵擁侂冑至玉津園縊殺之而以其首畀金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按侂冑

誤國殺身此正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之事乃以屯九五當之太不合矣又狄仁傑之入相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武后覺之一日謂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其能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包容久矣由是仁傑卒反周為唐易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蓋浮泛不切又云王欽若以天瑞之說惑帝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當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旦勉從之帝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甚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天書之事成易

曰此之無百凶按王旦以不敢直諫有虧大節然其所以不敢直諫為希榮固寵耳若論吉凶則明珠盈積富貴長保何凶之有書內如此者多當者甚少無足重輕也

參兩通極六卷 洧上崇信堂刊本

明范守己撰守己字介儒號岫雲河南洧川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著有皇明外史四十六卷前四庫列史部雜史類存目又御龍子集七十七卷郢雪集十二卷前四庫均列集部別集類存目參兩通極六卷即係御龍子集中之一種清光緒己丑邑人姚敷為重刻單行本傳世即此本也其書乃摹仿太玄潛虛皇極經世諸書而作所以謂之參兩通極者蓋取說卦參天兩地以倚數之義卷首有數原乘原位原七十二乘總目著法等五篇及疇卦圖參兩通極圖圖八經九緯圖九紀八緯圖

疇卦九變圖等五圖卷一至卷六則皆通極正文最末附有音釋一篇大意謂天之道盡于九地之道盡于八九八合而歲功成是為數原於八卦之外別立元息進隆中消殺沮八卦名以八卦與九疇相乘為七十二乘以當七十二候乘有五位合三百有六十以應一期之數是為乘原初下終上初二三曰奇曰偶為卦之儀四上曰少曰壯曰老為疇之序是為位原又以圖之積數五十有五書之積數四十有五總之為百故蓍用百莖續大象曰繹遵彖傳曰專變小象曰躡末又為源索撰索元索躍索韞索用索頤索筮索等索辭八篇以擬繫辭明神宗嘗召

守己爲學貫天人修前四庫之館臣於御龍子集提要中則譏此書爲在僭經諸書之下要之自子雲作太玄以擬易世之論者即非一端譽之者或慽不及見其傳或以爲過於周易毀之者或以爲將覆醬瓿或比之吳楚之稱王或以爲以艱深之辭文膚淺之理見仁見智存乎其人守己之作雖上不足以與揚子太玄等量齊觀要不失爲偽關朗洞極司馬氏潛虛邵氏皇極經世蔡氏洪範皇極諸書之支流餘裔猶怪其陰師諸書之意陽襲其貌而乃妄自稱許出言誇大自詡其識足以補千古所未備竟歷詈子雲子明君實堯夫九峯之書一若無一可稱者何其不知量也

周易闡象五卷 嘉慶庚申刊本

清蔡首乾撰首乾字遜含福建漳浦人乾隆間諸生據自序其伯祖鼎著易蔡祖父惕園先生亦深通易理首乾上承家學因參互孜訂修明大道作闡象五卷辭存易蔡十之一意則本互卦十之三云云今案其書以闡象爲主其闡象之法有正對有反對有上下互有總互有移置上下等故於每卦卦畫之下必注云上互某卦下互某卦正對某卦反對某卦總互某卦移置上下某卦夫易者象也象不明則辭皆不能通後世言易者多舍象言理既已無據而或者談象又往往不根於古任意比附致流於氾濫無歸是二者皆未能無弊今孜蔡氏所謂正對即虞翻所謂旁通所謂反對即虞翻所謂反卦所謂移置上下即虞翻所謂兩象易所謂總互即虞翻所謂體象（案虞注小過彖過乎哀云體大過遭死即謂二四上下總互大過也）二主若互卦明見左傳爲尤古則是蔡氏闡象之法立名或未師古其實皆本春秋漢魏閒人古法非臆造又不空談義理較其伯祖之易蔡爲有進矣然其閒謬說亦復不少如說師卦之義云四偶居前八陣圖也一奇居中九宮也初偶處後游騎也一陽居內之中大將主旗鼓號令也觀於師之象而握奇之陣奇正之法已瞭然矣此則穿鑿無理又說乾坤

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之一義云乾坤本於太極太極之形象如雞子自乾至履十卦羲皇之天下如未出殼之雞子天真未漓不見天日故天地定位六子致用多遇坎隔而不見離明也此則鄙俚不經又如說履卦武人爲于大君謂于爲千之誤說謙上六鳴謙志未得謂未爲末之誤說姤九五有隕自天謂隕爲員之誤說鴻漸于陸疑陸爲阿之誤凡此皆妄疑經文而未有當又釋剝貫魚以宮人寵謂貫魚者從姤之包有魚包無魚而直貫之也亦支離不合其他若釋習坎之習云鳥之飛也羽下見白習之爲字羽下白也釋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云夏

大禹八年天元入於午會姤當其運故夏不稱人而稱后釋中孚豚魚謂豚魚鼉之屬鼉之屬也其象有似于豚故曰豚魚江以北爲團魚江以南爲腳魚釋中孚我有好爵以爵爲鳥之小者與上鳴鶴在陰鶴爲鳥之大者相對又釋白茅爲蓍凡此於故訓名物皆甚踈畧信口臆說有如王氏字說又若釋易有四象爲上卦彖下卦彖全卦象互卦象說小畜輿說輻既濟曳其輪謂離有車輪之象亦前此所未聞不可以不察也

大易札記五卷濠上存古堂刊本

清范爾梅撰爾梅字梅臣號雪庵洪洞人雍正間貢生嘗著讀書小記三十一卷前四庫列子部儒家類存目是書凡五卷實係讀書小記之一種卷一論朱子本義九圖及八卦取象上下經卦名次序上下經卦變等歌大體雖崇朱子舊說而頗不盡以爲然如卦變圖係下註云朱子此圖令人目迷竊以彖言卦變乃序卦反對其理至易至簡眼前便是何事外求明儒亦多不取此圖似此尚能決絶依附不阿所好自卷二以下皆係經注然其注不全列經文不字解句釋祇舉某卦某爻某節總論

其大義意在推闡心性理氣之學而多引史事以相參證其閒比附頗多不切如釋比初六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云春秋書魚之會東漢蕭王之推心置腹羊叔子之不酖人郭汾陽之單騎見回紇皆盈缶它吉之實效也說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云宋高太后謂官家別用一番人而楊畏呆孫章呂等真翩翩矣若此之類甚多實皆與經義相去甚遠而強以爲說已不足取其最僻妄者則莫若倣繫辭說卦之文而作諸論說如先天小圓圖論云陽卦而陰卦陰而陽往相得而各有合互變而无奇參天兩圖圖論云陽卦根變化陰卦其神也全物無餘相得而

各有合六合兩者參此所以神變化而行鬼神也全仿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文又作先天說云帝出乎離齊乎兌相見乎乾致役乎巽悅言乎坎戰乎艮勞乎坤成言乎震此則順往逆來之義也全仿帝出乎震一節之文凡此皆師心自用故無知妄作若是而爾梅猶詡詡然自鳴得意吁可怪也

易卦考一卷 溧上存古堂刊本

清范爾梅撰爾梅有大易札記五卷已著錄此書亦是爾梅讀書札記之一種首論河洛謂河洛四位之相合與羲卦四象之相合其數歷歷不爽故聖人因圖書而作易次敘先天卦變謂京氏之八卦分宮次序乃後天之卦變臨尾二卦遊魂歸魂之術為補湊不安因改定八宮次序縱橫皆按乾一兌二之次排列首乾宮次兌宮次離宮次震宮次巽宮次坎宮次艮宮最後坤宮本宮中亦首乾次兌次離次震次巽次坎次坤例如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之文則改為乾為天澤天夬火天大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天泰地天泰之後則接兌宮其文為天澤履兌為澤火澤睽雷澤歸妹風澤中孚水澤節山澤損地澤臨云云其餘依此類推夫古者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既有其篇當有其文蓋不徒一二三四之數而已若宋儒所謂河洛則天地生成數與太乙下行九宮數耳非真河圖洛書也而爾梅不察逞意牽合以為羲皇畫卦必出於是謬已又京氏八卦分宮次序乃所以求世應之文便占筮推斷夫何預乎先天後天而爾梅強名之曰後天卦變而又自作先天卦變以補之用力

愈勤亦愈見其愚誣而已末後尚附有彖傳卦變攷一首祇述經文無所發明其他若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八卦之交又成八卦圖在人之易圖乾坤六子聯珠圖生生圖先天六畫卦變圖義文錯綜全圖卦變相得有合圖卦變十二輪周流六虛反對圖先天洛數錯綜全圖先天生數錯綜全圖等皆緣緣于河洛先後天之數位為說愈繁而愈不可究詰爾梅譏朱子本義所載卦變圖令人目迷若觀彼自所為圖豈但目迷是真所謂誣妄無識之尤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要山易輪一卷 潒上存古堂刊本

清范爾梅撰爾梅有大易札記五卷易卦攷一卷已著錄此書亦係讀書小記之一種實係撮抄未定之書故與易卦考之文頗多重複宗旨亦大同小異所以謂之易輪者據其自序余為此圖其法止於一闔一闢而惟變所適足以撥轉六十四卦使之周流六虛往來不窮而旋轉如輪則是所謂易輪者乃取易道周轉不息之意書中最要者為前四圖一曰小生生圖明先天易八卦生卦之序自下而上有經有緯有合有分凡三變而成卦也二曰小卦變圖明卦變圖之用與生生圖同一經緯變化之用第卦畫未則見為生卦畫既成則見為變三變之後周而復始也三曰大生生圖明八卦以變而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亦以變而生也四曰大卦變圖明八卦六爻合而生六變也凡此四圖皆以河圖相得有合之義與洛書旋轉之法衍出陰陽之交以明易之神變化而行鬼神其支離无當與易卦考諸圖同又末後所附卦變錯綜圖卦變十二輪圖卦變三百八十四爻相得有合圖及六合說或與易卦考圖複或無深奧之意義均在可有可無之列最後有八卦變六十四卦說改京氏所傳八卦分宮次序蓋即易卦考中之先天卦變圖尤無意義

前已具論其妄茲不復贅

周易彙統四卷康熙壬午刊本

清佟國維撰佟國維滿洲鑲黃旗人襄勤公佟圖賴之子忠勇公佟國綱之弟初任一等侍衛康熙九年授大臣廿一年授領侍衛大臣尋列議政大臣廿八年封一等公五十八年薨雍正元年贈太傅予謚端純是書自序於康熙壬午有云予少習武事未嘗讀書偶於周易傳義大全採取伊川先生及宋諸儒說中精粹而易明者稍加融貫彙集成帙故此書一以程朱為主卷首仍列本義九圖及八卦取象等歌經文註釋全取程傳者十之四全取本義者十之二傳義參合者十之二其餘十之二

多采建安丘氏之說按丘氏名富國字行可朱子門人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易學說約等書皆發明朱子之旨於丘氏之外惟大有卦取誠齋楊氏說一條无妄卦取雲峰胡氏說一條睽卦取縉雲馮氏說一條自序所謂采取宋諸儒說者如是而已書名所謂彙統者實只程朱丘三家義合參而已若縉雲馮氏與雲峰胡氏因與三家義無異撰即誠齋楊氏最喜引史証經而此書所引亦意不在彼故此書可謂純乎墨守程朱之說而畧採抄周易大全以成者夫程傳朱義在明初即已為功令所必習家弦戶誦大全所輯宋元儒者之說雖云未備然此書

以言精要不如程朱丘氏原書以言詳備則不及大全而已又毫無所發明復何貴乎

遜齋易義通考六卷 手稿本

清紀汝倫撰汝倫字虞惇河間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滿城教諭紀文達公之從子此書據其朱書小識某日病目祇書若干字云云足證乃其手書篇首附記丁巳九月輯起第五卷末又有朱書小字跋云戊午二月奉宗伯公召赴京觀天子臨辟雍禮乃攜此五卷并易述二十二卷至京呈閱然則此書曾經紀文達所審定其第六卷末識云戊午五月校完據其所識此書之成期止九月以時間論之不可謂不速然審覈其全書內容大氐盡從朱彝尊經義考節抄而成惟經義考易類編次體

例分三部首列經傳全注者次列僅注十翼者次列論說太極圖者紀氏略變其體例將三部之書歸併一處惟以人為綱以時代先後為次不論其性質又經義考每類之書均注存佚闕未見等字紀氏於未見字皆刪存佚闕等字則照寫其唐以前之書紀氏均照抄宋以後則刪去甚多其未刪者於彝尊所輯原書序跋諸儒論斷亦畧有刪節至其所以去取之由全未說明又紀氏既纂此書自始至終除於孟喜周易章句焦氏易林兩條眉上據漢書添孟焦二人列傳各一節外其他處並無一字之論斷或一語之是非故其宗旨及義例皆莫能明然其時

經義攷業已刊行則紀氏扶擷此書別立名目必有所為特今不可攷耳

周易傳義音訓八卷 光緒刊本

篇首題曰光緒己丑十月戶部公刊於江南書局末有浦城祝鳳喈咸豐六年跋謂欲觀宋儒易學之大全莫如將程傳本義合刻而附以呂祖謙之音訓及啟蒙而刊行之是此書在咸豐時曾經刊刻必太平亂後其板不存至光緒己丑戶部復刊之然至今此本亦不多見也其程傳本義前書已著錄自明清以來國家功令尊尚程朱故前提要絕不議其是非茲畧為平議以補前書之不足毛大可極力攻本義謂其解說龍統失詁經體豈知朱子嘗自謂本義簡畧以義理程傳既備故也蓋宋時

程傳家誦戶誦故本義中往往言程傳備矣而不再詳及其後以本義為宗程傳少讀者於是本義遂有渾括不明之病至程子不言象本義亦不言程子誤解本義往往從之少正者此則本義之病然朱子晚年云易出門便是象又云程子謂明辭則象數在其中吾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无實證虛理易差又云易別是一箇道理某枉費多年功夫是朱子晚年深知程子之說本末顛倒而自悔其前從後世不察反以本人極不滿意之書為宗主是定此功令者之失攷於朱子何尤至程傳之誤解甚多畧舉數則以概其餘如黃裳元吉云黃裳既元

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在坤則居尊位臣居尊則為羿莽婦居尊則為媧氏武氏故有黃裳之戒按三代以前並无以黃色為君服之規定經明曰元吉而曰大凶且坤六五為女主則凡六居五者皆女主也然他卦胡以不大凶古姓女者多矣又何以知女媧氏為女主是直不知文詞之義故敢反經若是又以見金大為多金之夫按蒙三應上上艮為金為夫言三急於應上也金夫之象金在應不知其象焉能明其辭又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言三往上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未為大失荀注甚明乃以陰不宜居上

為不當位是於易之常例有違又益彖木道乃行木謂舟舟震象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皆有震皆以木為舟木道乃行謂舟楫之利大行也乃改為益道乃行是於常詁尚不悉又喪羊於易謂和易以待之解而拇謂初為拇按震為足為趾九四震故曰拇解而拇謂四遇陰通行无阻也豈解散初陰之應予乎蓋程子於象絕不知而自謂余所明者辭豈知辭由象繫不知象焉能明辭徒以抱尊君抑臣之大旨扶陽滅陰之正誼即自是如此似屬不宜宋馮時行謂伊川舍畫求易故其誤十猶六五仍避言耳豈祇六五哉呂氏音訓一本釋文无他援

引然能使鄉曲之儒知易文異同若是之多甚有益也

碩松堂讀易記十六卷乾隆刊本

清邵仰文撰。仰文字襄周，號省齋，雍正進士，出山東滋陽人，官四川定遠縣知縣，有省齋自存草及讀易記。其說易以宋人義理為主，故極力推崇程傳，謂自漢費直獨以名理傳易，為馬鄭之粉本。又曰王弼主持名理，不知前有馬鄭而擴清之。按費直無章句，以十翼解易，十翼不祗說理也，安見其獨以名理傳易。馬鄭皆言象，而鄭主爻辰，以星宿解易，又安見其本於費直。直既為馬鄭粉本，是馬鄭亦說理也，而又為王弼所擴清，似馬鄭又不治費易。其議論莫能折中如是。又云王弼去互，朱子發用互。夫互卦之見於漢注者甚多，豈至朱子發而始用，似於漢注未嘗寓目。又云孟喜別得易家陰陽災變書，詐稱田王孫死時枕喜膝獨傳喜。按司馬談親受易於田何，曰易以道陰陽，陰陽災變原孔門正傳，故丁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古義非十翼，即說陰陽。後高相言陰陽災變，云受之丁將軍，是其證。丁將軍從田何受易，未及於是，因事歸，故復從其同學補之。丁傳田王孫，孟喜從田生受之，有何可疑，徒以梁邱賀不能，而喜又好自譽，故賀嫉之，謂喜言詐，豈知賀言尤詐乎。至焦延壽問易孟喜，自是實情。喜家傳齊詩，今觀其易林，盡齊詩說，是不惟從孟喜傳易，且傳齊詩。茲云託之孟喜，以白生翟牧不肯京氏為證，豈知白翟之所以不肯者，皆當時利祿嫉妬之私，故班氏竊形盡象以譏之，今認為實事，得毋讀史稍疏。至其說經之誤者，如臨九二象未順命也，云本爻并无此義。按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謂陽過陰通行无阻也。左傳云不行之謂臨，茲云行無不利，故曰未順命，胡言无此義乎。又云三上之應多不吉，三應上為貳於君，上應三為失節。按需上六云三人來敬之終吉，睽上九云遇雨則吉，此皆王上應，經明言吉，胡云不吉。又云天玄而地黃，與春秋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否則尊卑不分，天與地雜矣。此皆中末流義理之毒，而違經旨。又下繫上古穴居而野處取諸大壯一節，云卦无此象，直取卦名，豈知棟宇風雨諸象皆取之震，通觀，胡云无象乎。蓋邵氏於易理甚疏淺，而自信頗堅，故其論說多浮泛不切也。

周易訓義七卷 嘉慶刊本

清喻遜撰。遜字時敏，號蓮峯，寧鄉諸生。其說易純以周易折中、周易述義為主，凡卦爻下之注，首訓義，次集說，而以折中、述義二書不必重述也。間於爻下注易象，其自謂本之欽定二書，然頗有誤者。如說即鹿无虞，以坎為鹿，象漢人如焦延壽、虞翻皆以震為麋鹿，坎從无此象。又或錫之鞶帶，謂乾為圜，有帶象，坎為曳，故褫。按訟上九之詞，其象皆在應爻，應爻三體巽，巽為繩，故為帶，巽隕落，故褫之，乾胡有帶象，坎曳與褫義何關。又說剝牀以足云，以牀為象，取身之所安也。按漢人（易林）皆以艮為牀，取其形似，義與巽同，後儒多從之，茲云取身之所安，於象者像也義有違。書內如此者甚多。至其說之誤者，如小畜輿說輻云，說輹可以復進，說輻則車不能行。夫輻本作輹，釋文有明文，馬訓為伏兔，亦云下縛，子夏傳及釋名皆以為車屐，車與軸之行全在於是，今下縛解脫，如何能進，若輻在輪內，如何能脫。又如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云小子指六三，丈夫指初九，至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則又云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六二。按六三象明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是以初為小子也，茲云指二三。又丈夫指九四，則二爻之丈夫亦指九四，故係初失四，茲於六二之丈夫謂指初九，故一人說違戾若是。又如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云坎險在前，不宜冒險前進，西南陰方主退，故利西南。按彖傳明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西南者坤，謂九五往居坤中，得位有輔，故下又曰利見大人，往有功，茲謂為主退，顯背經旨。書內如此者亦甚多。折衷述義皆當時義理家之所為，其誤解之迷惑後學者，蓋不可屈指數矣。茲書毫不能辨而盡從之，則易理太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象義集成十九卷道光刊本

清程茂熙著茂熙字松泉興國人諸生平生嗜易學之最久惟參攷太陋除程傳本義外多取周易折中周易述義之說而以來氏易為宗主凡所用象皆取自來氏又來氏所謂某卦錯某卦綜某卦竟奉為法則深信不疑篇內之說亦莫多於來氏至漢儒舊詁無一語道及足徵其見書太少故其講解多涉淺陋如云先天以離兌為陽以坎艮為陰此漢儒之說于經无見按先天卦位如九家如荀爽皆以乾為南以坤為北荀爽鄭玄並以巽為西南而易林說先天卦位尤詳備獨先天之名漢儒无

言者以離兌為陽以坎艮為陰此皆宋人之說乃程氏謂為漢儒可見其於漢易並未入目且並不知清儒之不承認先天說又云邵子先天八卦次序圖伏羲之書也六十四卦次序圖則邵子所偽作也蓋此圖傳於希夷出於邵子而邵子究未能明因而作六十四卦方圓之偽圖豈知伏羲先天圖後儒皆不承認今以先天為伏羲之書以六十四卦次序圖方圓圖為邵子所偽作其失於參攷武斷大言殊屬非是又說周易云卦辭成於文王爻辭作於周公十翼成於孔子故以周名之說太疏淺又云朱子以乾元亨利貞為占辭與諸卦一例因誤認周易為卜筮之書其實惟吉凶悔吝无咎无攸利乃是占辭云云是直不知易之卦爻辭為何物至書中解說則中義理之毒太深如龍戰於野云尊陽也與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陰疑於陽必戰云與陽以討陰不許陰與陽敵天玄地黃云凜然名分之不可淆屯卦卦文詞皆曰利建侯云文王之意謂五宜建初為侯周公之詞則謂初可為侯以建侯乃九五之事初在下何以建侯則蔽於義理皆不知經旨所在舉此以例其餘惟尚知言象與末流主宋易者稍別耳

讀易叢記二卷 同治刊本

清漢陽葉名澧著名澧字翰源名琛之弟道光舉人官內閣侍讀篤於風誼在都門聞翁方綱曾孫女淪迹市中貧無以度引為己女擇名門嫁之士林稱頌其說易不章解句釋亦不甚申明易理衹即易字之有異文及涉義者而訓詁之雖多前人所已發然攷訂詳明引據繁博望而知為精於攷據學者其說之精審者如謂屯女子貞不字字非許嫁其以字為許嫁者始於宋耿南仲其誤由於誤解曲禮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又儀禮士昏禮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所云稱字在許嫁之後非以字為許嫁之通稱甚明後世以男娶女字對舉而言皆因讀曲禮而稍誤又謂即鹿無虞虞翻王肅皆作即麓謂古鹿麓通用除引洪氏頤煊說外復引穀梁傳十四年傳林屬於山為鹿國語周語瞻彼旱鹿韋注鹿山足是鹿麓古字通用見於古籍者甚多按字非許嫁鹿麓古通惠棟張惠言臧琳等雖皆已論定而葉氏所舉皆特詳明能引伸前人所未備足見其博有攷證詳盡而解不適者如視履攷祥祥本吉凶之先見者上九居履之終故可攷視其已往之禍福而葉氏以祥詳古通用故荀氏作詳審也謂作詳審文意尤順按祥詳古固通用然此曰視履攷祥則祥為實字若作詳備解則文意殊淺又復初無祇悔祇九家作敍字音支多也祇多音義並通按祇多音義並同是也惟祇字乃從氏得音故與禔通而葉氏祇皆作祇從氏則非也有不必詳而博攷者如其行次且祀事作已事場作易皆古文省字治之與野彭之與旁形渥與刑剭皆音同通用繁稱博引反不簡明有誤解者如文言曰時舍也義同詩之舍矢如破舍發也故天下文明井九二時舍也則義同於君子幾不如舍之捨字雖一而義則殊乃葉氏必以井之時舍釋文言之時舍則於易理有違矣

易經困學錄四卷 舊稿本

清楊嘉撰楊椿年校補按嘉字曦齋安徽桐城諸生椿年字蔚齋嘉之族孫也是書凡四卷卷一載圖說通論及上經卷二下經卷三繫辭說卦序卦襍卦卷四附載襍論歷攷日月之行度旁推釋老之流弊因係稿本故頗零亂无序其中又有眉批附註及粘貼籤條甚多細按其文字與墨跡大氐正文皆嘉原作眉批附註與籤條則皆椿年校補之文考嘉自序有課蒙之餘閒取周易本義讀之玩索反復至再至三竊歎紫陽夫子纂輯之精措辭之簡扶理之細窮變之廣誠非淺學鄙識所能窺其

藩籬之萬一云云則嘉似服膺朱子之學者而椿年校補之注則時時矯正嘉之解說似椿年之學不盡以朱子為宗較其得失嘉實多陋謬妄例如嘉通論易之名義謂朱子言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椿年補云交易變易不易之義此為漢儒要義不始於朱子嘉釋彖象諸字之義云彖字以夕豕為義夕明入地中也豕為坎象險也文之作彖明入地中處險之道也象字以內豕為義內內也豕險難也公之作象以內難而作也文字以二乂為義乂乂也交字以六乂為義六合也又釋歲字之義為止而成椿年校補則依說文一一駁正並謂若如所云大似荊公字說嘉又謂天行健疑是周公之大象辭所以明重卦體象君子以下方是孔子之傳辭後人以孔子作傳全述周公卦象之辭而後以人道明之故删周公之辭以省重複而以文王卦辭統周公爻辭云云椿年校補謂夫子象傳所以解卦畫之誼也與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絕不相蒙凡此駁議俱屬切當蓋嘉徒慕程朱義理之名不獨於漢魏諸儒易說及清代諸儒訓詁攷訂之書未嘗寓目即程朱傳義亦非真能切實體會不然何至荒陋如是椿年能糾正嘉之誤謬斯可謂幹蠱者矣

芸窗易草四卷 同治刊本

清閻斌撰斌直隸永年人字允中乾隆閒歲貢生服膺道學行必端方同治間經學使奏請入祀鄉賢祠其說易皆渾括大意不惟不言象數并字句無一訓釋且其注文往往不能協洽自云專以本義為主其與朱背者雖多新說概不敢從米知德謂迷惑後學按朱子語類云易開門便是象某枉費多年工夫即二千餘年人不知象朱子之易何嘗不言象特不欲穿鑿附會深悔其本義不言象也閻氏僻處鄉邑於漢魏易說似全未過目故以易象為新奇豈知繫辭明云聖人觀象繫辭是所有卦爻辭皆聖人注視卦象而為之不知象焉能明其辭故繫辭又云象者像也言卦爻辭所舉之象像卦形也所以象為易本今求其本而以為迷惑學者是於易之所以然而不能明也徒以束身寡過義理之辭以為塗附膚有當乎故其篇內所說不浮泛則誤解如乾文言末節原以釋用九之故而云時乘六位非聖人不能又如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謂陽革於午也茲云躍淵非自修之時故言乾道乃革皆浮泛無當又大有初九无交害言初无應又前臨重陽阻碍不通也茲云有大而盈則罹於害初不涉於盈故无交害又臨上六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內謂三言稍待陽長至三上有應而吉也茲注云敦厚於臨視天下皆我度內怙冒之心又賁六五之害有喜也喜於承陽也茲注云能反本還質非世風之可喜乎則皆誤解易辭昧於經旨舉此數則以例其餘蓋自程傳以義理說易其末流必至歧誤空乏若是不足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蘇氏易解八卷　明萬曆甲午刊本

宋蘇軾撰前提要已著錄惟前提要名曰東坡易傳宋志亦名易傳其津逮本學津本皆作易傳東坡或有作毘陵者皆不名蘇氏易解又自宋志及全書皆作九卷上繫為第七卷下繫為第八卷說序雜為第九卷茲本則以說序雜並入第八卷中而刪去說卦之名俾與下繫連若說卦即為下繫文者殊屬不合攷刊此本者為潁川陳所蘊所蘊字子有進士為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茲書之刊正官南京時故書首署南京吏部刊書末校刊姓氏皆吏部中員司又書首有陳所蘊序於易傳易解異名之故及他本作九卷茲作八卷以說卦與下繫連文之故序內皆未之言陳所據之本原即名易解而八卷歟抑所蘊等刊時故削去說卦之名以與下繫合將九卷併入八卷歟則不得而知也至蘇傳前提要已詳茲不復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本義正解二十二卷卷首一卷　康熙癸酉賜書堂刊本

清丁鼎時吳瑞麟撰鼎時字九疇號柯亭丹陽人廩貢生文名噪一時為吳偉業所識拔又與魏禧陳維嵩汪琬姜宸英等為友有文在之選著新硎驪珠等集瑞麟字南騶亦丹陽人諸生考是書前有瑞麟自序言學者但究心本義而易之理已無餘蘊又云余患屏衆說一以本義為宗故書名本義正解又考瑞麟所作凡例則此書實係瑞麟一人所著兼採鼎時之說因題其名同撰卷首先載序例序例之後次之以周易類句辨異又次列程子原序上下經篇義朱子易說綱領五贊又為圖一十有八發明先後天河洛之義並錄筮儀啟蒙明占法易學源流總論卦歌等卷之一至八釋上經卷之九至十六釋下經卷之十七至二十一釋繫辭末卷則釋說卦序卦雜卦其注釋之法首疏解本義注文雜採胡廣大全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潘友碩廣義蕭山來會解諸書之說以疏證朱子之義次列衍義以串講經傳之辭敷暢其文義又次列發明推求經文逐字逐句之意義前後照應之脈絡以發明經旨若乾坤諸卦尚有六爻合旨彖傳合旨文言傳合旨等名目疏釋似為詳盡然空泛敷衍辭多枝葉仍不脫講章習氣又易學源流論有云李鼎祚

集解取鄭舍王陸德明釋文宗京尚數夫鼎祚自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遺象崇鄭黜王事誠有之若德明釋文兼載諸儒之訓詁証各本之異同若以其卦首列某宮某世卦概其全書為宗京尚數有是理乎瑞麟取此其於考據之疏可概見矣

河圖皇參持 緯擴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擴中祇一則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提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按此語出隋書王邵傳邵釋云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言大君出為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為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羲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言開

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提輔提者言提攜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攜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述也按邵所釋首二句是也道無為治率謂治下脫一字從率字斷句

非也道無為治率被無為者寓文帝文字治率被言天下
率被文德也被與為協應從被字斷句治下無脱文也遂
矩戲作術此五字中必有脱文遂卲釋作遂皇戲釋作宓
戲謂遂皇握矩伏戲作八卦之術當之謂隋德似之似穿鑿
無理又喬松年遂矩作燧矩不知松年所據何本頗疑燧矩
寓煬字言煬帝嬉戲無道也下所釋皆勉强而帝任政河
曲出二句釋尤不安帝任政謂煬帝任政也河曲出謂河東李
氏興也道終始德優劣謂隋運之終始全由於德之優劣優指
文帝劣指煬帝豈謂前後太子乎然緯書多引之自漢

至唐宋鮮有釋其義者獨王卲釋之其可珍為何如乃
緯書攟脱而不載甚矣其疏也

易辨終備　　緯攟本

前提要已著錄後喬松年補輯三條曰日再中烏連嬉
仁聖出握知時又曰之既陽德消又魯人商瞿使齊瞿
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
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
寅木為世六五景子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
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按此條見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張守節正義所引惟一子短命下尚有顏回云
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

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共八句三十九字喬氏
皆遺而不錄其所錄上文屢有節刪之字若此八句
有顏回問並有孔子解釋卦義之語如何可節刪故
疑喬氏此書皆假手於人而非其自為觀此益信又按
艮之二世以大畜為艮宮第二世卦也六五丙子水為應以
唐諱丙故曰景子也聖外言甲寅木為外卦子水生也
象生象或以外卦艮土象生內卦乾金象也內象艮別
子疑指下卦之伏象艮也艮三爻申金為子孫而飛爻為
辰飛生伏而辰數五正五子也故下曰應有五子至一子短命

之故難經顔子問夫子解釋其語卒莫能明也而最後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語尤混命難解以易大過之有它吝及中孚之有它不燕例之得無以辰之應文為寅寅木尅辰土故一字短命乎甚矣其難知也此笙案錄者多矣而釋者訖無一人姑畧釋之以俟能者

河圖絳命篇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葷緯攟中共二則曰倉羲農皇三陽翊天德聖明又孔子年七十知圖書作春秋按羲者伏羲農者神農黄者黄帝惟倉帝說頗不一春秋元命苞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仰觀奎星圜曲之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陽武終葬衛之利鄉亭又河圖玉版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圖丹甲青文以授之又世本云史皇作書又淮南子亦云史皇生而能書又馬氏繹史引外紀曰倉帝名頡創文字在伏羲以前或云黄帝命倉頡為左史制文字其以為黄帝臣者徵之古籍甚少故史記於黄帝制文字事缺而不紀識以文字謂至黄帝而大備則可謂至黄帝始創有文字則為情勢所必無何則犧皇能畫八卦則文明發達至於如是豈無文字者所能文犧皇始名百物炎帝嘗百草又豈無文字者所能記蓋至伏羲神農時文字久有而倉頡之為皇帝在伏羲前徵之外紀世本淮南子既彰彰可致而春秋元命苞且著其為帝之年歲及都處葬處

尤為詳悉則此云倉羲世辰黃以倉頡為帝次三皇前因與諸古籍所言合若符契太史公作黃帝紀以制文字大事竟缺而不書誤以其文字不始於黃帝且倉頡非黃帝臣也悵滅其功也此以見古書雖一二語亦可珍也

易內傳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共五則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又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臣甲乙見者謹在中台又當雷不雷太陽弱也又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又后妃擅國白虹貫日松年後有跋語云第一條郎顗傳引作易內傳餘三條作易傳求之京房易傳無此語故皆定為易傳內傳云云今按後漢郎顗傳引易內傳凡三第一引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第二引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其第三引方如松年所輯第一則人君奢侈云云其前兩則松年皆遺而不錄至顗傳於易傳凡四引其第一引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松年祇錄其後三則此一則在前反遺而不及松年身為大官似此等皆倩人搜輯故疏漏如此又郎顗三引易內傳下引當同乃祇曰易傳則非易內傳明甚若京氏易傳五行志引皆曰京房易傳無祇云易傳者其非京氏甚明無庸致慮也又按緯書有易傳太初篇太初其篇名易傳其總名疑顗所云易傳者其篇名耳即易傳太初篇之易傳而非易內傳

也總之緯書一書其疏漏及其攷證之不足信處甚多而此書其尤甚者也

河圖會昌符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凡五條首條漢文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於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功次條河圖曰漢高祖親祀汶水見一黃金却篤反化為一翁責言劉季何不受河圖三條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四條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五條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按此五條除首條引見後漢書祭祀志確為會昌符外其次條之文御覽引之四條之文後漢書律曆志及曹褒傳引之五條之文後漢書律曆志引之但均作河圖未指為會昌符不識孫氏何據若三條之文文選蜀都

賦注表叔詩注石闕銘注均引作河圖龍文孫氏亦以河圖龍文曰五字冠於上而置之會昌符中殊不可解又按後漢書祭祀志所引河圖會昌符之文凡五則除漢大興之道一則已為孫氏所引外尚有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一則又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一則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一則又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一則計四則孫氏皆遺漏未輯殊嫌疏略其後裔松年緯攟重輯此書嘗增補赤帝九世帝劉之九及赤漢

德與三則而未劉之九一則仍遺漏未輯甚矣輯佚之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洛書錄運法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凡四條首曰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二十二人臨觀鳳圖臨觀鳳皇之至次曰舜以太尉受號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也三曰逢氏抱小女妹嬉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履癸妃四曰有人卯金握天鏡按此書首條引見路史後紀及太平御覽二百九次條引見唐類函然均作河圖錄運法而孫氏納之洛書錄運法中不諳何據又三條之文引見御覽一百三十七然繹史亦引此文則作河圖始開圖四條之文略明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且引作春秋孔錄法是二條皆兩書互見不知果當誰屬又按此書篇首有孫氏自注謂此其書亦必有關運位蓋隱讖存焉而世不聞耳云云今以有人卯金握天鏡之言效之蓋仍影射劉氏而言似亦漢世之禨讖也又第三條孫氏尚錄有孔子曰首逢氏抱小女妹喜觀帝爲履癸妃下又引一本云云茲從其又一本之文以此文甚順且與繹史引同孫氏不見繹史而文與之同可見此文可信故從之

易緯驗玄圖 古微書本

明孫㲄輯載古微書中祇一則曰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按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荔挺出鄭注荔挺馬薤也疏引皇氏云以其皆爲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茲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不出則陽氣內藴不能發舒故荔挺不應陰陽不和則災沴必至然所以多火災者以鬱極生熱也又按喬松年古微書訂誤云按此文見通卦驗孫氏立驗玄圖之名而只列此一條妄也按古微書及孜正古微書漢學堂叢書所列通卦驗皆無此文

不知喬氏所據何本且緯文之互見者多矣豈只此二語已未見其名遽謂孫氏僞造此以妄詈之果孰妄乎又孫氏何所爲而僞造此名其只列一條正見其錄實胡爲又責其少真可笑也

河圖考靈曜 古微書本

明孫㲄輯㲄自注云一作考曜文全書所採凡二則首曰秦王政以白璧沈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牘次曰高皇攝政總萬庭四海歸詠理咸明文德道化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按首條之文太平御覽八百六引作河圖天靈不作考靈曜亦不作考曜文次條之文據御覽及說郛所引又皆是龍魚河圖之文亦不作考靈曜及考曜文然孫氏既列其文於龍魚河圖又列其文於此篇二書互見蓋別有所據喬松年緯攟古微書訂誤輒詈孫氏妄立篇名亦未免武

斷又按緯攟本首條之文作祖龍來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較此本未下少授字牘上多玉字來開三字句叶韻其文似較順也

河圖說徵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共三則曰蒼帝起天雨粟又曰青青雲扶日又曰黃帝起大螾見按蒼應作倉雒書說禾亦有此文作倉帝起天雨粟仍謂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泣也若作蒼帝則指太皞太皞以木德王故曰蒼帝炎帝以火德王故曰赤帝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故曰白帝具見各緯書中茲既曰天雨粟則確指作字之倉帝而非以木德王之蒼帝也螾集韻云蚓也字彙補云神蚓也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則非尋常之物茲云黃帝起大螾見視若祥瑞必長十餘丈之大餘丈物也故特紀之

河圖稽命徵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全書僅一則文爲帝劉即位百七十年太陰在庚辰江充詭其變天鳴地圻凡二十二字按此文引見御覽八百七十三說郛亦引之考漢書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巫蠱起二年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水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癸亥地震其事與此書所云江充詭變天鳴地圻等語均合則其亦爲漢世之緯書蓋無疑義又按喬松年緯攟輯此書多君急恚怒無雲而雨一條自注引據說郛孫氏遺之宜據補入

河圖雜書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共十一條此名甚不當雜書而已徒以各書所引祇稱曰雜書便名曰泛引雜書若古有此書名者其不當與其泛引河圖同也其實秦失金鏡條已見考靈曜沙流出條已見甄曜度蒼帝起青雲扶日條太白守心條皇道缺條人皇氏駕六提羽條相厥山川條王者不藏金玉條鰼鰼魚狀條皆見於靈准聽而皆詳於古微書中又何必別立此名哉後甘泉黃奭輯通緯直名曰雜書而其多約十倍於喬輯則甚當也蓋所謂靈准聽甄曜度等皆雜書篇名而古書往往省下三字只引曰雜書疑仍為一書也

河圖要元篇　古微書本

明孫㲄輯全書僅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一條孫氏自注云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今見茅山志按此文丹鉛續錄及廣博物志亦引之又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引下半截但作河圖無要元篇字當是省文又地脉作地肺喬松年致訂以為作地肺者是又按茅山即句曲山其茅盈隱居句曲人稱茅君茅君內傳云洞天三十六所乃真仙所居第八句曲之洞名曰金壇其文與此書所云略相類孫氏定為漢世緯書非無見云

河圖錄運法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共三則曰黃帝坐玄闕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等百二十人觀鳳凰銜書又云廢昌帝立公孫又云舜以太尉爲天子五年二月冬巡狩至於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五龍負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也按此所言皆五帝之事其曰廢昌帝立公孫公孫者黃帝姓言炎帝廢公孫興仍黃帝也而公孫延因此文竟據蜀稱帝可謂過妄矣又唐虞時焉有太尉官名而緯書屢言舜爲太尉以秦漢官名加之於五帝之世甚爲不倫亦緯書出於漢人之證也

河圖帝通紀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全書僅有雲者天地之本也雨者天地之施也風者天地之使雷者天地之鼓彗星者天之旂一則凡三十二字而已按此文第一句引見御覽八第二句引見御覽十第三句引見御覽九第四句引見御覽廿三第五句引見御覽八百七十五又藝文類聚及文選羽獵賦注亦頗引此文而云雲雨風雷彗星之狀語尚平實无甚怪奇此外藝文類聚二尚引有黃帝以雷精起一條隋書王劭傳尚引有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一條亦云係帝通紀之文孫氏遺之當據補入也

雒書甄曜度讖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凡二條首曰赤三德昌九世會脩符合帝際勉刻封次曰沙流出不言小人起擅百川亂不言小人執政 句讀依考正古微書 首條孫氏自注云指劉備也考蜀書先主傳引此文作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三下多曰字脩作備備下无符字際下又无勉刻封三字按光武曾封禪刻石見後漢祭祀志末句曰勉刻封疑指光武然有備字故蜀書引之而不引勉刻封三字識以此三字與備不類也又按蜀書所引祇作洛書甄曜度孫氏增一讖字未知果何所據也

河圖祕徵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凡四條首曰帝貪暴則政苛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次曰主急妄怒失陽事則天無雲而雨三曰黃帝起大蚓見四曰帝失德政不平則月生足又陪臣擅命羣下附和則月舉足垂爪云云按此四則皆言災應之事殆易家候陰陽災變之屬惟晉書戴洋傳尚引有地赤如丹血丸丸一條孫氏遺之似可補入又第三條之文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七引作河圖說徵天中記格致鏡原諸書亦皆引之說祕字異而孫氏皆列祕徵中殆以二者異名而同實歟

河圖提劉篇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全書僅一則文爲帝季日角戴勝斗胸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士主軫凡二十五字狀漢高祖之體貌神異及其德性之美其文蓋引自唐類函及藝文類聚惟喬松年緯攟輯此書較多兩條一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矩九州平天下予自注引據後漢書祭祀志及通考一曰帝將怒蚩尤出于野自注引據御覽八百七十五按此二條既是提劉篇之文孫氏遺之當據補入至此書名曰提劉則其爲漢世之緯書確乎無疑矣

河圖真紀鉤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全書僅一則文爲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有二君二十二字按此文太平御覽初學記唐類函五禮通考等書均引之惟藝文類聚引但作河圖真紀無鉤字史記正義引但作河圖並無真紀鉤字殆是省略若說郛引作稽耀鉤蓋誤又按史記封禪書引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韓詩外傳亦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其語皆略與此文同足資參証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運期 緯攈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攈中，祇二則，云：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又云：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按：言午者，許也。兩日者，昌也。謂漢當以許昌。五八四十，言文帝年四十而踐祚。黃氣受，言改元黃初也。鬼在山禾女連，魏字也。禾女連，緯攈連誤通，所據本訛也。此皆言魏受命代漢之事，與代漢者當塗高同旨。無其書，大旨果若何在，必不祇於此，無從測知矣。

周易後傳八卷 初刻本

清朱兆熊撰。兆熊字公望，號茲泉，浙江海寧人。乾隆甲寅舉人，官龍游訓導。嘗為學，長於易、春秋，著周易後傳八卷、易互卦圖一卷、冬夜講易錄一卷、春秋新義十三卷、春秋歲星超辰表一卷、春秋日食星度表一卷、春秋日表一卷，又有禮注家訓、茲泉詩古文集、恆星形名指南等。此書據其自序，象同漢儒者不十之一，必索諸理，非荀虞之象也。理同宋儒者不十之一，理必合諸象，非程朱之理也。竊其意，似欲原本象數，發為義理，治象數、義理二者於一爐，以救漢宋二家偏勝之失，宗旨甚正。然察其實，

與其所志多不相副。如釋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云：二變成離，故見。釋比初六有孚盈缶，云：坤器為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盈也，有盈缶象。釋履九二履道坦坦，云：二變震為大塗，故坦坦。釋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云：巽為號咷，卦旁通師，有大師象。釋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云：艮為手，巽為繩，有拘係維之之象。釋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云：坎為酒，簋黍稷器，震獻在中為簋，震足坎酒在下樽酒之象。釋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云：巽為繩，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坎多心，故叢棘。釋姤初六繫于金柅，云：乾為金，巽木入金，柅象，巽為繩，繫

象凡此取象皆無一字不本虞翻之舊說又釋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云西南者自姤五月一陰生至剝九月五陰位自南歷西皆坤類故得朋東北者自復十一月一陽生至夬三月五陽位自北歷東故喪朋按集解虞翻引荀爽云陰起于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于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曰東北喪朋朱氏之說實原本于荀氏又釋坤上六龍戰于野云乾西北卦亥其都也坤十月卦亥所建也陰陽同居亥地故相薄而戰按集解引荀爽云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言天地之雜朱氏之說亦實與荀氏相合諸如此類其言象義盡本於漢儒又安得自謂非荀虞之象乎必欲自異於荀虞則失之誕且其言義理自好稱引史實畧近李光楊萬里外其餘所說亦未能盡脫程朱之範圍而朱氏自謂所言理非程朱之理亦違情實又其解釋象辭常用爻變如謂陰在中為邪陽實為誠變離成乾閑邪而存誠矣兑口為辭陽為誠兑變成乾修辭而立誠矣夫本乾卦也朱氏前既使二變成離三變成兑茲又使離兑反變成乾若是乎任意之變果有何說乎尚不如虞翻之正之說之為有據矣雖然義理象數偏勝久矣朱氏能兼收並蓄所采漢宋二家之說亦尚扼要雖其自序之言畧失之誇要不宜以之盡棄其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臆解六卷 光緒刊本

清楊以迴著以迴金匱人所著有周易通解六卷已著錄周易臆解雖未標明卷數然上下經各分上下二篇又圖說上圖說下亦六卷也其解說只上下經不及十翼經文下首列朱子本義再雜錄諸家解說最後為己之案語其說易純以己心所悟得者言之不惟歷代易說有所不從並十翼亦敢與相背故瑜皆為瑕所掩其說之善者如謂周易周字非代名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一日之周易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一歲之周易也且易先有連山歸藏皆非代名皆原本伏羲文周所推演仍太皡之遺書而能以代名私之乎按周非代名自鄭康成賈公彥以來代有主張楊氏所執理由較舊說尤為透闢又說履虎尾云陽剛之性無過於乾無過於虎故以虎象乾履者躡其後也上為虎首四則為尾故曰履虎尾虎本咥人和悅以履其後故不為所咥謂諸家以兌為虎之非按乾虎象失傳已久其在漢秖焦氏易林知之訖於清如敦和始疑之楊氏獨以乾為虎不惟用象精說理亦愜他若說大壯君子用罔云罔無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解頗新穎其說之誤者如釋九六云冬至陽生律中黃鍾黃鍾九寸然

則九為陽生之數故以名陽爻夏至陰生律中蕤賓長六寸六為陰生大數故以名陰爻其以九為老七為少說本讖緯儒者所諱按九六七八乃易之根本周易用九六用者變也象傳所謂以大終即陰變陽也陰胡以變陽六為老陰陰極則變陽極亦如是楊氏誤解用字秖論九六不論七八於易本不明又謂易緯以六畫分三才上二畫為天中二畫為人下二畫為地自鄭氏孔氏說易皆本此旨有此一誤推象大都不合繫辭云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則初三畫為三才之體上三畫為三才之用體與用各以三畫象三才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按乾九五飛龍在天明以五天為天文言九三云上不在天既為天位胡以文言曰不在天又四既為地位胡以文言曰下不在田且繫辭云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三才之道也即謂爻雖積為六仍為天地人與三爻同也楊氏雖謂下卦一三才上卦一三才二與五位同太疏陋矣書內支離之說如是者甚多偶有善處皆為所掩其概畧也

繫傳說卦輯義三卷民國排印本
㵾陽黃福輯無卷數後附易學顯微篇圖書通義兩種據自序云程傳祇解上下經不及十翼而繫辭傳以下注惟朱子本義為簡括茲本朱子閒亦參取他家附以鄙見彙為一編於河圖洛書先天諸圖後儒所肆口詆毀者輒本邵朱畧為辨正非遵邵朱遵孔子本文也所意未盡更為易學顯微圖書通義附之按程傳雖不解十翼而李氏集解集漢魏人說較本義尤詳備黃氏偶採之甚少故訓詁多不能確切如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往也朱子云小險大易各隨所向以向釋之義最為簡括如

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相應即相向即相來往乃黃氏不錄謂辭各有所指可以卦爻善否依類求之而解遂不明又說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虞氏云乾坤坎離反覆不衰是訓殺為衰士冠禮以官爵人德之殺也鄭彼注云殺猶衰也故釋文云王鄭王肅干所戒反陸韓讀如字按朱注於殺无明訓刪之是也惟黃氏不考虞鄭皆訓殺為衰謂具神武而不露其殺伐亦讀如字義遂不洽又說一人行則得其友以上應三為得友豈知友謂四五二陰三上不易位又何嘗不相應乎至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節云此節之文惟邵子先天圖足以明之而朱子信之非信邵子乃信經也竊意先後天二圖皆出自上古且皆根據經文非可誣罔明清[illegible]人駁之躁率不平又論帝出乎震齊乎巽節云此八卦流行之圖文王用之邵子因以為文王所定名為後天之學愚謂此亦出上古必非文王所定按謂先後天皆出自上古朱子信經非信邵邵子以後天專屬文王之非不附和舊說不盲從昔人先後天如頭尾之不相離以後天屬文王固非以先天專屬伏羲亦非也黃氏深知其故故持論皆得其平能發前人所未發惜其疏於考訂未能將左傳乾鑿度及荀爽鄭玄九家等經注之言先天卦位者一一舉出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至易學顯微篇謂邵子六十四卦橫圖正所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於八卦上各加八卦及重之既訖自有一爻上再生一陰一陽之妙不必如邵子所謂由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節節為之此說也即質之邵子當亦以為然蓋足證程子謂是加一倍法之語之尤誤也圖書通義多因襲舊說獨得者少也

心易溯源二十四卷 光緒刊本

清謝若潮著若潮字慕韓福建龍巖州人光緒丁丑進士官江西永寧等縣知縣後升知府所著名心易溯源者蓋取聖人以此洗心之義其第一卷至九卷解上下經第十卷至十二卷解上下繫及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之義其十三卷至二十四卷則原筮原象原卦原圖書及鬼神五行等義共說易頗能自主不附和前人不肯從舊說如謂先天圖說者皆謂為方外別傳然歸妹中孚小畜之言月幾望皆指巽言應先天之月也泰既濟之言鄰則皆以先天位言子雲太玄伯陽參同契皆用先天非

於邵堯夫也後天圖說者謂為文王所定然觀帝出乎震之文明指伏羲伏羲以木德王故曰帝出乎震從辰巽從巳坤從申上坎從亥亦是伏羲畫卦已定其名非文王始有又云大象六十四以字乃孔子示人以崇德廣業之事故不言吉凶明易非專為卜筮設六爻固以五為君位然遇泥於貴賤之說則扞格不通說卦為伏羲之易以卦名推之先後天均是伏羲所定以仰觀於天推之卦象亦必定自伏羲按謝氏所言皆自抒所見而謂先後天及說卦象皆伏羲所定尤為創見故經中用象往往不與說卦同蓋說卦引其端文王廣其義年愈久而變通愈

多如經以兑為月為老婦以震為小子艮為丈夫其則從也皆謝氏未能詳攷耳其釋用九云乾為首今六爻皆變陰有見羣龍无首之象以變陰釋用九了當易知而說用六傳以大終也云以大終者言可以終乾陽之事而作成物按以大終者言陰極終變陽與用九同也乃釋用九當用六則否何也又於用九後云右七節為爻辭周公所作注云說本馬融姑无論融說之无用九節若為爻辭則卦有七爻矣悪乎可哉又說履虎尾以兑為虎虎在後履尾前行按乾為虎三履其後故曰虎尾以兑

為虎則尾象無着又復曰朋來无咎謂陽來也陰以陽為朋也而謝氏以坤為朋又說隨六二以三為丈夫初為小子說六三又以四為丈夫二為小子詁皆不合書內誤解如此者亦不少也

讀易一斑四卷 光緒刊本

清吳翯皋生著翯皋生字淦泉江蘇丹徒人其說易不章解句釋統論其大義及其全體關係並經外規則雖所稱述多因襲先儒成說然皆雜以己意故其說有善有不善其善者謂歐公疑圖書然書顧命曰天球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夫三書之言不可誣也但古無龜文龍馬之說孔安國揚雄輩始言之今據顧命河圖與天球並設疑亦玉也可謂善疑不附和舊說惟又云若果馬毛旋文何以由伏羲至成康傳千百年而不朽按河圖即使果由龍馬發現當時照錄

其文以為則豈必並其馬毛旋文而藏之則說夫拘也又論周易云謂之周易者取交易變易之義周者普遍也是也惟又云周以前未有此名而或以易字加于連山歸藏則非也按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夫既曰三易是連山歸藏亦名易也胡以皆名易以三易皆揲蓍皆以九六七八為用若連山歸藏古不名易周禮能曰掌三易之灋乎則持論太疏也其卷三卷四則多有獨得者如云大象曰君子以之云云者以用也顧其辭往往與卦義相反如屯勿用有攸往而曰以經綸明入地中明夷而曰用晦而明蓋卦有吉凶君子用之則无吉凶按此義先儒未有言者但吳氏所舉尚有未盡蠱曰振民育德振則不蠱也同人曰類族辨物辨物則審異也他相反者甚多此正所謂用也而吳氏獨明其義他若三陳九卦九卦上下體皆无離晦其明也所以處憂患也又易本為卜筮之書聖人已明言之蒙曰初筮告比曰原筮革九五曰未占有孚世人徒為高論以為合理言數則視易也淺宜知易之用不盡卜筮其末則卜筮也又謂坤卦宜以先迷後得主為句隨王用亨于西山升王用亨于岐山與彖辭言后言先王同不必指文王既濟東鄰西鄰

猶言彼此不必指紂與文王若是者皆不隨聲附和確有心得與流俗大異也

需時眇言十卷 光緒刊本

清沈登善著。善登，浙江桐鄉人，字穀人，光緒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閉戶讀書不營仕宦，著此書時已雙目失明，因曰眇言。其第一卷為綱領，第二卷為原易，第三卷為原筮，第四卷為原象，第五卷為原數，第六卷為圖說上，第七卷為圖說中，第八卷為圖說下，第九卷為三表，第十卷為補遺。其原筮已詳杭辛齋所著沈氏改正揲著法中。其說易大旨謂易本原於圖書，易數即勾股，其六十四卦爻本數積數即勾股自乘為平方，再乘為立方之積。杭氏云：沈氏心得獨在於數，其以勾股推大衍合求一術，以圖書為體而以大衍為用，是以全易象數言大衍也。故視舊說為詳。今按其所言綱領，無不以數言，且無不以圖書言，視舊說誠為詳矣，而欲以數括盡易理，則與先儒不合也。又其說之誤者不可枚舉，如謂易名與八卦名皆伏羲所定，而但有畫無文，亦無取象，至倉頡始造字。按繫辭明言包羲氏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身，遠取物，胡言包羲不取象？故又沿孫盛之說，謂大禹始重卦，夫易自伏羲即揲著，若自大禹始重卦，尚何揲著之為？是皆誤信伏羲有畫無文之謬說，豈知倉頡在伏羲前，凡緯書皆稱為倉帝，稱為倉皇，稱其造六書，其稱為黃帝史臣者，乃衛恆書勢之說，太史公無是也。文字至伏羲發達已久，倘其時若無文字，伏羲名百物胡以紀之？神農嘗百艸胡以詳之？連山為伏羲易，前鄭有明說，夏用之耳，非大禹創作也。尤異者其原象一卷，約萬餘言，皆言氣化之事，王弼掃象者也，乃言王弼易出，厥功甚偉；程傳不知象者也，而謂程傳尤為傑出，訖不言何者為象。蓋沈氏好逞奇炫博，方說甲忽及乙，方說乙又及丙丁，故忽而易，忽而論孟，忽而大學中庸，因宋儒說義理近禪，又忽而禪，忽而佛，忽而佛又非禪，禪又非佛，而漸忘其本旨。故其書每篇歸宿處，尋索多無着。杭辛齋謂其目眇，寫錄者未必知易，故述語繁複，而圖與說先後甲乙皆不相符，誠中此書之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大象應大學說無卷數　光緒二十三年刊本

清高賡恩撰賡恩字曦亭河北寧河人光緒二年丙子恩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後官四川學政此書大旨謂周易六十四卦大象與大學八條目相應故以大學八條目分門以易八純卦大象爲綱而以五十六卦大象附於下每條復加注釋末復舉大學以証之其義如格物主講習爲先故兌爲格物類之綱大畜同人未濟三條屬之致知主常而習之故肖坎水用以坎大象爲致知類之綱訟歸妹兩條屬之知止而後有定艮之思不出位象之故以艮大象爲誠意類之綱既濟損兩條屬之正心之功以自彊爲本以不息爲極道主乾猶人主心故以乾大象爲正心類之綱晉蒙升三條屬之一陽動而生雷震之恐懼修身之則也故以震大象爲修身類之綱益小畜頤恒大壯大過否困蹇隨十條屬之順德之行自閨門始恩勝義柔齊剛坤則齊家之則也故以坤大象爲齊家類之綱需謙咸睽家人小過六條屬之申命於臣下欲其巽以入故以巽大象爲治國類之綱漸屯夬履剝井蠱師萃明夷噬嗑賁豐旅解中孚十七條屬之聖人治天下以文明故繫辭以嚮明而治屬諸離因以離大象爲平天下類之綱革節鼎大有姤无妄臨豫渙泰復比觀十三條屬之其注則雜採先儒義理之說而不著其名氏夫易義閎轉多通包羅萬狀故昔人書謂易爲五經之原五經既以易爲原則其相應者豈止大學乎又高氏於分配條目之間多有未當例如以否之遠小人不惡而嚴屬之治國類夫遠小人者豈獨治國之事乎小而修身齊家大而平天下亦何莫不須遠小人耶又如以謙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屬之齊家類夫多寡相均物施相平固不獨齊家者宜然治國平天下者尤爲當務之急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徒以屬之齊家反使經義狹隘若是之類皆未免强爲分配矣至篇末所附卦畫生數无甚意義今不具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古興鈔十二卷 同治七年刊本

清唐數謙著數謙字未兌湖南新化縣布衣於詩書禮樂春秋各有撰述顧尤嗜易謂曰古興者謂書莫古於易也其論之最當者如曰易者象也天地閒有一物即有一象然猶一物一象也若一物而兼數象彼此出入不可以常理度者不竭心思之用耳目之力不能通變也乃後儒說易而掃象者更甚於輔嗣將明夷之垂翼左股右腹睽之負塗載鬼姤之羸豕包魚皆聖人之怪誕不經矣又云聖人於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正象外復推廣以及其餘欲使讀易者明易詞字字有來歷也自掃象者出專以空虛說易將置繫傳說卦於何等按自春秋以訖兩漢无有不以象說易者故韓宣子適魯不曰見周易而曰見易象誠以易字字皆象也自王弼不知象專尚空談捷徑一開至有宋而大盛歷元明清學者幾不知象為何物而易遂亡矣唐氏痛詆其非語皆中肯足為專以空理說易者之鍼砭使之猛醒而謂易辭用象明易辭字字有來歷尤為洞見易學之本原朱子云易出門便是象前後一揆矣惜其於象學大疏於象之不知者皆用爻變以取象如說利涉大川必使某爻變成坎以當大川是也又每以五行生克解易如說乾道乃革謂乾金承

火不得不變革是也又其注文前後每苦淆雜不能簡明如解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云西南陰故得朋東北陽故喪朋是以陰遇陰為朋也下又云東北者坤之室坤納乙癸東乙北癸喻在室之女適夫家而得朋是又以陰遇陽為朋又說龍戰於野云陽稱龍陰稱蛇陰疑於陽蛇咸似龍故稱龍也是以陰咸為龍乃下又云戌亥為天門乾之都也故稱龍焉又以伏乾為龍則所詁不能一致又說泰初茅象屬震否初茅象仍屬震不屬巽按易林坤即為茅泰之茅象用伏否則用正又大過初爻藉用白茅明以巽為茅也何言不屬乎書內如此者正多則於易象不能會通也

周易易解十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清沈紹勳撰紹勳字竹礽錢塘人生三歲而孤咸豐十一年髮賊陷杭城紹勳母子相失時年僅十三為洋將華爾所拯編入童子隊隨常勝隊習洋操華爾守松江克慈谿紹勳皆與焉旣而華爾陣亡乃至上海操錢業計奇贏生平著作甚富隨華爾戰後以所閱歷著泰西操法六卷地雷圖說二卷李文忠曾為刊行又有詩文集若干卷及周易易解周易示兒錄周易說餘等書周易易解凡十卷其書大旨蓋欲泯漢宋門戶之見合象數義理於一爐而冶之故其所擇上極漢師而下兼綜宋世諸

儒之學包羅廣博而於先天之說主之尤力如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先天即先天卦位後天即後天卦位且贊端木國瑚易中凡言先後皆以先天後天為義之言為發前人所未發易之大義一言括盡云云夫先天之說清儒攻訐不遺餘力而不知左氏及焦氏易林並漢人易注言之已詳特後人不察耳紹勳生清儒之後而能不惑於清儒之好惡是真可謂能獨立為說者惟紹勳之易好用爻變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幾無一不以爻變為說夫使不當位之爻變以成旣濟定猶有法度可尋若不問其當位不當位而使六爻盡變則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未免漫衍無經又紹勳每以殷周史事參証易爻如謂積善之家喻周積不善之家喻商納婦吉子克家為指周之家事以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為紂時民間歌謠之辭釋家人之王假有家謂王指文王釋睽卦謂指紂不能正室如寵妲己之類此雖本乎干氏令升說易之法亦終不能免於附會又如釋乾之反復道也與復之反復其道謂即術家之反吟伏吟釋噬嗑腊肉遇毒謂毒者相刑之意六三變離則己亥與上九之己巳相遇是巳亥相害也故曰毒皆以術數之學釋易尤未能免於穿鑿其他若釋比之有它吉讀它為蛇釋履虎尾不咥人以尾為交尾之尾諸如此類繆解甚多而違失固亦難免矣

周易示兒錄三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清沈紹勳撰。紹勳有周易易解十卷，已著錄。此書乃以教其子祖綵者，故曰示兒錄。凡三篇。上篇計十五章，論成卦之理，大致皆發揮邵子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先後天河洛之說，兼論世應歸游及互卦。中編亦分十五章，首論辟卦之理為易學之關鍵，次論先天乾坤後天坎離通成游魂歸魂之理，三論宜貴陰而賤陽，四論八卦之正位，五論中正不中正，六論易尚變，七論用九用六即出後天卦位，八論生成之數，九論後天之數本出先天，十論互卦之理，十一論互卦之與在上卦，十二論爻辰，十三論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己日乃革之理，十四論先後天卦位同位或先天後天對待之功用，十五釋心。凡此各章頗多創獲，其尤勝者，曰游魂歸魂即後天與先天之理也，先天之乾即後天之離，離加乾位，謂之歸魂，歸魂者先後同一位也，游魂者離在乾對宮之坤也，斯義實為古人所未言。下編亦分十五章，前三章均論爻辰納甲，次五章皆論易數，第九章再論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甲庚皆在互卦之中，自第十章以下雜論連山歸藏與周易之別，論楊魏關朗來馮姜端木諸氏之易，論易與方技之關係，論參同契為人易，釋焦氏易林及論玩易之法。其最精絕者為釋焦氏易林，其言曰：周易至漢分而為三，焦氏贛其一也。著易林十六卷，為言易者所不解，其學遂絕，苟有深明象數者，熟焦氏之說，一一為之詮注，可以發無窮之義蘊。又曰：焦氏之說，蓋取諸古人及當時之繇詞，不明其理，始終不能解其一字。見易林註數種，大都望文生訓，與易理不相叓，安用此註也云云。故其釋易林，艮之離及乾之隨繇詞，皆原本象數而為之釋。吳江金天羽贊為發焦氏不傳之秘，千數百年而僅覯，良非過譽。惟紹勳評騭古今易家，而獨表章揚雄、魏伯陽、關朗、來知德、馮景、姜堯及端木國瑚六家，斯已為一偏之見，況關朗洞極舉世皆以為偽書，又何足算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說餘一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清沈紹勳撰紹勳撰周易易解十卷周易示兒錄三卷已著錄此書乃紹勳說易之文散見各處者上虞鍾歆編次為一卷首論京房世位為上下經序卦之本次論序卦與辟卦有關又次論象數理論卦位論辟卦之世位論先後天同位論之變論歸魂游魂之理論九卦又次論子夏傳孟喜易蜀才易論八卦九宮無區別論參同契屯蒙二卦釋震足艮手論卦七十二候可以由策推出之論道書多採互卦論卦爻十二辰及釋神道設教釋比之初六有它吉釋履釋家人睽兩卦釋觀之六四小象尚賢也釋小象周矣字答或問等凡二十餘條雖多與示兒錄相複或大義已見於易解然其中亦尚有獨特之發明如論先後天同位云或問先後天同位于理則確乎其不可拔奈古人未言之乎答曰古人言此者甚多惜人不悟耳如左傳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筮遇大有之乾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又如定公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筮之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非以先後天同位釋之則理萬不能通云云真所謂深思妙悟發前人所未發足以杜漢學反對先天方位者之口矣惟是紹勳惑于千令升之術好以殷周故事比附卦爻如以履之虎謂指紂人即文王自謂素履為指微子幽人為指伯夷又以睽之惡人為指紂元夫為指文王觀之六四小象尚賢也以尚為呂尚疑西伯得呂尚立為師當時所卜者即此爻皆傅會無理又如論道書多採互卦謂道書言神人神人卦也身披之衣頭頂之冠手執之物從者幾人其狀若何多從互卦演出一言道破則全部道藏所不易解者亦一目了然矣云云其語隱晦令人難解又未免故弄玄虛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六易解六卷光緒乙巳排印本

清汪廷斷著廷斷四川内江人字雅堂諸生生平嗜易為之數十年始成此書其第一卷第二卷解上經第三四卷解下經末卷解繫辭及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又有首卷列舉言例言總論等雜說實共六卷名曰易串解者從其自述如訟文王則言訟所由興周公則言訟所由息孔子則言訟所由無又如師文王則言師所由勝周公則言師所由敗孔子則言師所由窮進此以解易不惟一聖可串即三聖亦可串若以爻論乾曰時乘六龍而九三獨稱君子屯三言乘馬而六三獨曰即鹿則不

串而串愈必求其同漸六言鴻漸而上三俱漸陸豐四言日中而象詞獨曰日昃則串而不串愈必求其異準此解易不惟一爻可串六爻皆可串他若以否泰串上經以損益串下經其例尚多按艾氏之所謂串即所謂通也惟其所舉皆掇拾經中一二字以為例舉經義漠不相涉如漸六爻皆言鴻漸三上皆象漸陸夫鴻漸於陸與漸于漸磐漸陵隨爻取象等耳有何異之可言取義既誤入歧途講解遂無不勉強無不浮泛如說訟云此教人聽訟之法說師云此示人以出師任將之道說履云此示人以剛柔善處之方凡六十四卦无不如此自以為括盡經

義而不知其皆不切又凡六爻之理皆為串同豈知易辭與他經不同不惟爻與爻不串即一爻之中上句與下句亦不串如夬九四牽羊悔亡聞言不信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是也若象則上句與下句尤不串如訟有孚窒惕困亨大人吉有言不信是也義本不相屬強使相屬是為八比文作無情搭題者之伎倆也惡乎可執故夫所講解者愈詳悉愈繁冗愈串通愈浮泛又此書體例不能明晰經與傳不分講說經傳亦串而不分閱之但覺淆亂心目亦不善之大者也

周易輯說講義四卷 民國刊本

孫乃琨撰乃琨字仲玉山東臨淄人曾講授於陝西正誼書院此乃在書院時為諸生所作講義也祇說六十四卦不及繫辭說序雜三傳據條例云曾纂周易集解六卷已講過故不再說其解易全以宋儒義理為宗解及易理至易象更不直及凡字句皆無切詁全襲用朱子遺法朱子說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云六三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無虞陷入林中之象至鹿無虞之義不釋也後儒因此病本義者多矣孫氏全書如此者太多則解說嫌略易之辭全觀象而繫故其文上下句不必聯貫孫氏以讀他經之法讀易如說困彖云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云陽剛中正大人處此故困有亨道若不中正之小人徒以口舌悅人求免於困則人終不之信耳按有言不信與上貞大人吉各自為義大人吉謂二五得中也有言不信謂三至上正反兌也兌為言正反兌故不信義與上文絕不相聯提出小人以為聯貫豈知經无是意又震上六之婚媾有言亦與上文義不屬乃孫氏說之云震未及躬及鄰之時即知恐懼修省則可无咎但瑣瑣姻婭識見淺陋不免以為過慮而有言耳按卦二至上正反震相背故曰有言卦三男俱備無一女象不能婚媾故曰婚媾有言與上句亦絕不相屬義不屬而強使相屬則失經旨又艮彖傳上下敵應謂陽應陽陰應陰為敵也又中孚六三云得敵謂四亦陰與三為敵與艮同也乃孫氏以不相交與說敵應以中孚六三應上九為得敵說皆與易理相背書內誤解如此者甚多祇說用九用六以用為變最為得解然全書如此者柰多襯書內所引舊說至宋儒而上似漢魏易說皆未寓目故空疏如此也

易釋四卷 民國刊本

易順豫著順豫湖南龍陽人字由甫光緒癸卯科進士刑部主事詩人易順鼎之弟其釋易祇說經不及十翼至歸妹而止缺後十卦不釋是未完之書其首尾亦無敘跋似是其卒後所印因以禮說易喻之者少也其說天行健云乾言健禮也易禮也伏羲畫卦象禮文周作卦爻辭皆所以言禮健者禮之本非健不足以任禮非禮則健或失之偏或失之亢有不得其正者矣又說爻云爻之猶言效效之猶言學也所以學禮也故爻曰九六九學之之辭六得之之辭初為士二為大夫三三公四諸侯

五天子自士至於天子皆有禮故需言讓禮訟言爭禮師言軍禮履言履禮謙言謙退之禮晉言天子進諸侯之禮明夷言天子任三公之禮家人言齊家之禮睽言還國之禮損言自損之禮益言天子益天下之禮蠱言守舊臨言教民賁言聘士噬嗑言懲惡之禮革言諸侯受命為天子之禮鼎言太子繼世為天子之禮漸言選舉之禮歸妹言嫁娶之禮按易理雖无所不包然專以禮言似難盡通如履之為禮師言軍禮家人言齊家之禮尚可勉言若訟言爭禮睽言還國之禮漸言選舉之禮則義不相涉雖即六爻强為演繹皆兀臬不安徒為立異而无至理

似心有所敝也至於易理易象均畧而不言惟訓詁時有新義如說蒙利用刑人云刑成也學記教之不刑與此刑字義同用說桎梏者謂教之使成不陷於罪戾也按學記教之不刑鄭注云刑猶成也詁既有本義亦協洽篇內如此者時有惟斷句太奇如剝牀以足則剝牀句以足句坎不盈祇既平則坎一字句不盈祇句既平无咎句納約自牖則以納約句自牖句則祇求立異而不顧所安也

河圖合古篇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　載緯攟中只一則見後漢祭祀志曰宗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而太平御覽引河圖合古篇云池淪月散必有立王又宋書五行志亦引河圖合古篇云日薄也松年以合古與令古字形相類謂合古傳寫誤為令古按三古從二御覽及宋書所皆作令古似宜從之後漢書雖古讖此一見必謂合古是令古之訛似亦不然也

易天人應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　載緯攟內祇三條云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云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云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居室按其宗旨大致與京房易傳相類言人事與災異相感召故名曰天人應然祇此三則其全書究如何亦不敢斷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通統圖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內祇二則曰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又云日行東陸謂之春按魚龍河圖及河圖帝覽嬉皆言日行青道赤道白道黑道之事甚詳蓋與之同佚祇此數語不足見全書其大義所在並不可考姑存其名而已

易學太初篇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祇一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按自從漢書祭祀志錄無所致其書之宗旨若何並難揣測存其書名而已

易內傳緯擴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擴中祇二則曰福萬民壽九州莫大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用云採自天中記及路史後記又云日月相逐為易而未注其所本夫曰真氣曰神用似皆道家之言而日月相逐為易與下繫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旨合特其語尤簡而有味惜乎其不多見也

周易鄭氏注箋釋十六卷民國刊本

曹元弼撰元弼字彥三江蘇吳縣人光緒進士官內閣中書後江蘇巡撫陳啟泰進呈其禮經校釋特賞翰林院編修其說易以鄭玄為宗因鄭說乾坤繫免舜周公以明君臣之義說離六二舉文王之子發旦以明父子之道於恆明夫婦之義於姤嚴淫僻之防最得作易本旨故以為注而以荀虞宋陸等說為箋末乃自下己意為釋而以清儒惠棟張惠言姚配中三家為主自第一卷至第六卷釋上下經卷七八釋彖傳九十釋象傳卷十一二釋繫辭卷十三釋文言卷十四至十六釋說序雜三傳

其說易象數與義理兼收並蓄既有繁複之虞乃所採愈繁而愈亢斷制如注龍戰於野云許氏云戰者接也九家云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也乾鑿度云乾坤氣合戌亥干氏云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夫曰乾坤合居曰氣合戌亥則戰非戰爭明甚茲書所採乾鑿度許慎及九家諸說皆戰字確詁乃又取戰爭諸說謂陰陽兩傷陰疑於陽以疑為疑豈知疑擬古通陰與陽既離則異氣合則同功類聚相應相求何嫌忌之有且戰爭與和合義絕相背其以為戰爭者皆義理家欲借是以明君臣尊卑之義故曰陰盛疑似於陽陽不能堪故戰而不知其於

易理大背胡可兩存其說此為全易之關鍵此義不明凡全易朋字類字及其他易理涉是者無怪其皆誤矣又如說萁子之明夷既取馬融之說以為紂臣又取趙賓劉向荀爽之說以為荄滋又如大壯既取京荀壯盛之說又以馬虞訓壯為傷為是夫此兩義相背胡可相兼至於釋傳誤解尤多如說大畜九三上合志云上謂上九豈知上謂四五陽遇陰則通也說升初六上合志云初與二陽俱升二正五初亦正四以上為五豈知陰遇陽得主上謂二三易以在前者為上與大畜九三以四五為上同也節初九不出户庭知通塞也用虞氏誤說謂二變坤土

塞初豈知節變陰初九陽遇陰通之極矣何塞之有至九二曰不出門庭凶以九二陽遇陰利征當出不出故曰失時極乃仍襲虞氏謬解謂二當化不化故失時則於易理全昧獨於艮彖傳上下敵應云陽遇陽陰遇陰相敵故曰敵應於中孚六三得敵云三四皆陰故曰得敵則深明易理乃於此義相同者不能推行說之皆誤則注雖多亦何益哉

沈氏改正揲蓍法一卷 民國排印本

杭辛齋節錄。辛齋著學易筆談已著錄。先是桐鄉沈善登著需時眇言內原筮一篇即此書也杭氏是其說而病其書之敍述繁複閱者難明遂節錄其書名曰改正沈氏揲蓍法沈氏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象河圖中間之二五也掛一以象三者象參天也參天本河圖中央三位也此其解雖謬然尚依舊法至揲之以四則謂以天地數五五揲之凡四次共過二十策其分二時左右所差不可過七數過七則不足二十策或僅足而無餘則其人粗心已極尚何言筮按九六七八之數皆因揲之以四

而得揲之以四謂每揲四策也若四為四次則三十六策胡以知其為九二十四策胡以知其為六二十八策胡以知其為七三十二策胡以知其為八此最明著者其謬一此節專明筮法若每揲五策傳必詳之傳所不言而妄以天地數為本其謬二又分二象兩並無多少之規定多少既不可知豈能限揲蓍之次數其謬三所謂奇者謂不足一揲也今餘六策或七策尚足一揲而統謂之奇其謬四又其法分二掛一後祇揲左謂揲左而右數已知知而故揲既費已甚故不揲右乃并歸奇數及過揲之二十策於右復分之不掛一而但揲再扐歸奇并初扐及

掛一而計其數。至是凡三變。三變成一爻。謂掛一為一變。并右為二變也。按衍數原為五十。如其所言。則用四十九為一變。分二為二變。掛一已為三變。至歸奇再扐。約有五變。豈祇三變。其謬五。又揲左而知右數。揲右而知左數。左右即可不揲。而不能不計其數。今初扐用左數而不用右數。是有天數而無地數。再扐用右數而不計左數。是有地數而无天數也。其謬六。歸奇於扐者。原以有待。今揲左已畢。即將奇與過揲之二十策并歸於右。是歸奇於右也。又何必扐於小指間。虛作此式。故綫其揲其謬七。又以所得之奇數三五七九為陽爻。四六八為陰爻。若數過十。則為變爻。删六七八九而不用。則經謂用九用六為非矣。沈氏書朱子用先天為無忌憚。此之自聖自賢。視朱子為何如。其謬八矣。虞翻注歸奇云。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賈公彥注三易云。三多為交。為六。三少為重。為九。兩多一少為單。為七。兩少一多為拆。為八。虞翻五世傳易。計其時可與西京相接。公彥為隋唐間人。朱子所言。仍漢唐舊法。乃沈氏謂其不通。自行創法。自謂精審詳密。杭辛齋氏實乎其言。凡所疑誤處皆無所商榷。甚矣其好怪也。

易解經傳証五卷卷首一卷 同治十年刊本

清張步騫撰。步騫字東搓。益陽人。諸生。是書大旨以明象為主。謂朱子本義等書舍象說理。與易潔靜精微之旨不合。謂玩來氏易。始悟易中錯綜中爻與取象之說。又觀焦贛易林。始悟得旁通之說。故張氏說易。无處不以錯綜中爻與旁通闡明易象。可謂知易之本原。勝於空談義理者。然考其所謂錯綜。所謂中爻。與來氏說同。外又以互卦合上卦及互卦合下卦亦為中爻。不限於於中四爻。此其與來氏微異者。又考漢儒所謂旁通。實即來氏之所謂錯。而張氏則以遇失位之爻。彼此易位為旁通。如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則初通四。二通五。三通上。若本卦無可通。則通錯卦均照應爻例通。按張氏此說。實本於焦循。循著易圖略旁通圖說云。凡爻之已定者不動。其未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无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是張氏此說正與焦循之說合。而張氏書中乃屢謂焦氏易林主旁通之說。只云某卦通某爻。亦不註明何以某卦通某爻。按焦贛於易无章句。只傳有易林。而林辭用象。正象與旁通常不分。如剝之巽云三人同行一人言北。則全林皆用實象。巽通實也。然林辭皆占辭。言吉凶則有之

明言某卦通某卦則林所无也今責以不注明某卦通某爻何
爻離若是豈張氏耳食焦循之說而未攷其原書遂誤以清焦
氏循之易為漢焦氏贛之易林耶不然何所見易林之異如是
張氏又以逸象証字形謂點畫偏旁無一非八卦之相合如乾
為金凡字从金者皆乾坤為土凡字从土者皆坤震巽為木凡
字从木者皆震巽坎為水凡字从水者皆坎艮為山凡字从山
者皆艮兌為口凡字从口者皆兌今按果如張氏說則澤字从
水其象當屬坎何以說卦以兌為澤柄字从木其象當屬震巽
何以說卦以坤為柄釜字从金當屬乾何以說卦以坤為釜塗

字从土宜當屬坤何以說卦以震為大塗號咷之咷从口宜當
屬兌何以孟氏逸象以號咷屬巽凡此皆不能通貫其說縱使
一二偶合已无當易例而張氏且謂从二口則取兌二之義从
三口則取離三之義从四口則取震四之義並以易中字象有
一字合數卦以取象者如乾通二上兩爻于坤上兌為口中互
大坎為耳內乾為壬合看有聖字象故曰其唯聖人乎又大坎
為矢兌為口合看有知字象故曰知進知通知存知亡書中此
等字象之說甚多幾同江湖術士拆字之法尤為俚俗而張氏
乃自詡為漢以來失傳由彼玩易數十年而悟得抑何愚妄之

甚蓋張氏以陋巷寒儒艱於得書故雖苦心思索終身玩易而
疏陋如是也

易理尋源三卷咸豐五年刊本

清張步騫撰步騫有易解經傳証已著錄此書據其題端小註有所註全冊易經尚未成編茲因同學索觀暫將易中凡例總論與辯証朱註來註處付之梓人願以質疑於同學云云則是步騫此書之成蓋先於易解經傳証而易解經傳証亦即本以此書為綱領者也全書凡三卷大意謂陰陽之理蘊於河圖故羲之畫卦本於河圖文本於羲周本於文孔又本羲文周公之旨然則說易者必溯源於河圖而後可故第一卷論列易例本於河圖者凡十九事如九六大小內外中正往來吉凶承

乘比應以及君子小人天地人道當位不當位等等罔不推論其本於河圖夫朱子所謂河圖者乃天地生成之數未見其果為聖人則以作易之河圖也圖之是否且不可知又安得謂易中凡例盡本於是況乎張氏之說盡多牽強无理者如謂河圖在內之生數一三五合成九二四合成六河圖以九六之生數為主聖人卦爻亦以九六為主夫周易占變故用九六二易占不變故用七八觀春秋內外傳所載泰之八艮之八貞屯悔豫皆八諸辭可知苟必以周易用九六為非尚變而乃本於河圖之生數然則二易之用七八聖人又果何所本乎是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矣又如謂河圖上下除去六七中得四爻左右除去八九中亦四爻便是中爻夫天地生成祇有數耳上下除六七左右除八九皆餘四數何得曰皆餘四爻以此傅會亦徒見其妄至卷二所載旁通解貫本焦循舊說說見易解經傳証篇其他如謂坤卦利牝馬之貞此牝馬實統七馬而言駁朱子及來氏舊註之非攻訐仍多无當不可以信惟卷三末載讀易說一篇歷論兩漢以來說易之家互有短長後之學易者宜集諸家說以折衷之无庸各守師說致有牴牾則頗為持平之論也

西樓易說十八卷 光緒刊本

清家沬撰家沬家東川安徽懷寧人乾隆間歲貢生省志縣志皆有傳嘗致書於其友江濬源云自明初講章行而六經晦易與春秋尤甚故著易說以正其舛謬稍補程朱之所未備今觀其書編次以朱子本義為宗前八卷解經卷九卷十解上下彖傳卷十一十二解上下象傳卷十三解文言十四十五解上下繫十六說卦十七序卦十八雜卦按自漢世無大小象之名至唐孔穎達始謂解卦者為大象解爻辭者為小象茲書一仍乾卦之體俾大小象相連合上下彖傳為一篇至為有識惟純以義理為宗屏象數不談又囿於講章餘習所陳義理皆為八股者之所便故多浮泛不切楊氏云講章行而經義晦誠以身中其毒也如說屯九五小貞吉大貞凶云以處大事雖正而不免於凶此本朱子之誤解正何有大小且大正而凶義不能通楊氏仍之殊為淺陋又說中孚鶴鳴子和云二居下无應不求孚於物而物自无不孚則不知子和之義何在說中孚六三得敵云得敵者一說極一異極相信之過初爻大害者而終必疏豈知三陰四亦陰陰遇陰為敵即彖傳所謂敵應也豈以交疏為敵乎則宜演義理而於易理轉昧書內說經浮泛如此者甚多

至於釋傳尤多歧誤如說休復之吉以下仁云仁謂初二比而下之是以初之仁輔其仁也按休者待也待朋以吉以下陽將息至二而吉也二本乘剛朋能下之又說大畜九三利有攸往上合志云他卦陰陽敵為不相應此則以同德相應故三與上九合志按三與上九皆陽既知其為敵故能相應大畜與他卦同耳焉得獨逃其例上謂六四六五陽遇陰故合志豈謂上九乎升初云上合志上謂九二九三陰遇陽故合志與此同也此既誤解升益誤矣祗說頤六二行失類云以陰求養於陽言則二以從初為得類可謂發千古之誤解為書中未有之創解乃下又云舍初而往從上故失類豈知陰與陽為類失類謂三四五皆陰行不遇陽也非謂從上舍初為失類也然以陰從陽為得類詁為千古所未有可惜祗此一明於其他類字又俱失詁耳

周易引端四卷 光緒辛卯同文堂刊本

清邵寶華撰寶華字荊獻號純齋河南西平布衣先賢邵康節二十七世孫少應童子試見吏搜夾帶怫然曰國家待士何輕侮乃爾拂衣徑歸隱居著書壽至百有三歲而卒著有易經引端周易解周易說約四書餘鑑邵注四書皇極經世續編自省觀人表等書惟周易引端行世按是書凡四卷經傳注釋均極簡略大致在說明義理少涉象數而間引史事以相參證然多不切者如釋時乘六龍云舜有臣五人以行舜道乾有六龍以御天釋屯其膏云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吾於前明崇禎見之釋比之自內云如伊尹之於成湯是也釋明夷夷于左股謂文王之長子為紂所殺故曰夷于左股釋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謂昔太王避狄邑于岐山之下後日興周有此象釋節不出門庭凶謂巢父許由牽牛洗耳是也諸如此類比附史實皆浮泛不切於義無取又書中俚俗之言刊落未盡如釋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云母雞威極鬬公雞也公雞宜為母雞伏乎徒見其血玄黃耳釋屯卦云如人患風寒病將汗未汗甚悶亂也釋小畜云如一个小母猪畜十八九个大猪孩乳不足食饉而無乳其言皆太俚不宜以入經注況又於經義不合乎他如說十二辟卦謂其圖出于邵子則於漢魏人古注均未寓目又釋參天兩地以倚數引乾氏曰垂皇策著義云云按此語出于乾鑿度乾鑿度乃易緯之名而邵氏乃誤以為人名稱為乾氏則並不知易緯為何物惟其書卷首序例統論山河大地有八卦之象說頗近理又論地球形狀及日月蝕之故均能與近今歐西學說相冥合蓋邵氏務傳乃祖康節之學屏絕世務恬淡自適故能頤養天和潛心觀物此其所長而窮居鄉僻不獲與魁儒碩士交游又不易得書故復孤陋如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函書補義八卷 同治刊本

清李源著源字春漁宛平舉人甘肅知縣書成數十年至同治七年其孫士斯服官汴省始刊於大梁名函書補義者蓋平生服膺於胡煦函書致力最久謂為補義明函書所未有也按胡氏原書卷帙浩繁編次無序實發明易理亦不甚多茲書八卷前二卷皆即胡氏原圖解說河圖洛書之理及生數成數之用雖甚詳悉然於經義所裨無多末後兼及於納音皆掇拾舊說更無新義頗嫌涉於技術之流第三卷至第六卷說上下經七八兩卷則解繫辭及說序雜三傳其說經之最精者易內朋字

類字二千年以來皆以陰遇陰陽遇陽為朋為類致易解歧誤至今獨此書說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云類即朋也朋即類也有相資相得之義謂陰資陽以為明月資日以為光若陰與陰陽與陽合一不分安可云類安可云朋復曰朋來无咎謂陽來也陰以陽為朋也頤六二征凶行失類也陰以得陽為類往不遇陽故云失類於是全易朋字類字皆得解他若說天地變化草木蕃云變化謂更易蕃謂震巽之爻亦掩閉之義按自東漢以來無不以草木蕃息為解致與經義全背豈知陰息至四成觀時當八月草木生機全行遁藏故曰草木蕃蕃與藩通詩四國于蕃周禮大司徒蕃樂注杜子春讀蕃樂為藩樂謂閉藏不用是其證茲書雖未數暢其義然謂為掩閉其識已高出漢魏人以上有功於易學他若說大過以女妻象初以老婦象上與焦氏易林以巽為少妻以兌為老婦象合不從虞氏謬解說既濟東鄰西鄰謂下離為東上坎為西皆發前人所未發雖其他常解甚多且間有誤者然有此極精之創解固不害其有功於易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玩易四道十四卷 同治刊本

清黄寅階撰寅階字俟賡南海縣貢生官潮州惠來縣訓導其名玩易四道者蓋因繫辭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故曰四道自卷一至卷十解上下經自十一卷至十三卷解合傳末卷則為圖說其所輯之注漢宋並收義理與易象兼重蓋欲合漢宋為一鑪然所輯古注取於虞翻者十之九所取之象亦十八九用虞翻法由卦變得之其他漢儒精當之解无一及者如龍戰于野許慎訓戰為接九家謂陰陽合德荀氏謂天地和合皆戰字正詁乃皆不取而

釋為戰爭釋其血玄黄為陰陽兩傷致與易理全背又易屢言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以坤為大川也需彖傳云往有功也謂五往居坤中也訟云入于淵也坤為淵謂二下入坤中也乃盡從虞氏誤解以坎為大川卦无坎者則令某爻變成坎以當大川致與經旨傳旨全背又離為龜見說卦不知艮外堅亦為龜故頤損益皆言龜不知而不闕疑亦用爻變成離以取龜象此用象之誤也至於易理採折中說謂比與應必一陰一陽若剛遇剛柔遇柔則不相應相比按此為周易根本乃折中知其理而注易不能通用凡易爻之有應无應皆知之至遯三云有疾厲以三比陽也大壯初云壯于趾征凶以初比陽也推之咸三云往吝鼎九二云慎所之夬姤三四云其行且次皆以陽遇陽為義而折中則不知茲書襲折中誤更雜以來元儒浮僞之義理愈浮泛失解祇說頤六二征凶行失類云六五非其應故失類說升六五升階云坤為土三爻層累階象不以陰與陰為類雖不能推說全易類字即此一解已足正先儒之誤而以坤為階取象尤精又說需雖不當位未大失云終乾則上不當位與荀注闇合亦足正唐以來舊解之失惜書內如此者甚少耳

讀易易知三卷　同治刊本

清黃寅階撰。寅階輯讀易四道，已著錄。後又輯讀易易知三卷，其名曰易知者，取乾以易知之義。惟其編次，謂彖曰、象曰、坤卦文言曰等字，皆古本所无，盡行删去，致乾卦雖用舊式，而彖傳與經不分，彖象傳與彖傳不分。至坤卦，於卦辭東北喪朋安貞吉下，即接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之彖傳。彖傳終，即接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之大象。大象下，忽又接初六履霜堅冰至之六爻辭。用六利永貞下，忽又接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之小象。小象畢，即接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之文言，而皆無標識。餘五十二卦皆如是。又凡傳辭與經文皆頂格書，夫忽而卦辭，忽而彖傳，而大象，大象下又忽而爻辭，爻辭下又忽而小象，小象下又忽而文言，書寫格式既無區別，而又無彖曰、象曰、文言曰以為標識，亂雜不分，讀是書者又孰知何者為經，何者為傳乎。古本無是者，以彖傳、象傳各自為篇，坤文言與乾文言為一篇，故無彖曰、象曰、文言曰等識耳。然每篇亦必有總標名。至鄭玄以傳附經，故仍其名以為識別，否則與經亂矣。其乾卦既大小象用一象曰者，以漢時無大小象之分，且大小象連文，原可省一象曰。至坤卦以下，又以小象附於爻辭下，故每爻須有象曰。茲書不思其故，妄為改作，烏乎其可。至其注釋，頗簡明可喜，惟盡襲張惠言之虞氏義，故誤解甚多。如說天地變化草木蕃云：三息成泰，故草木蕃；消至三成否，故天地閉；消至四，故賢人隱。豈知此專釋四爻括囊之義，與三爻何涉。蕃，蕃通閉也，言陰消至四成觀，時當八月，草木生機盡行蕃閉，與下天地閉賢人隱同釋括囊之義。虞氏既誤解變化二字，故以蕃為息則誤，至今茲書仍而不改。又說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云：才弱而涉大川，奚其可。說上九利涉大川云：戰兢惕厲，雖步大川，其何不濟。按坤為大川，六五以陰乘重陰，陰遇陰得敵，故不可涉。上九下乘重坤，陽遇陰則通，故能利涉。蹇九三傳云：內喜之也，與此理同也。書內泛解如此者甚多，則又中義理之毒，故於易理疏闊如斯也。

讀易通解十二卷 同治刊本

清丁敘忠撰。敘忠字秩臣，湖南長沙人。先著讀易初稾八卷，後數年多所改正，遂易今名，增為十二卷。據其自述，微詞奧旨悉宗周、邵、程、朱及先儒舊說，然所謂先儒者至宋而止，宋以前古注所輯甚少，故其解說頗有誤者。如說大明終始云：陽大陰小，陽明陰暗，大明者乾陽之德，始終謂兩乾相接，下乾已終，上乾復始也。豈知大明謂日，晉彖傳云順而麗乎大明是其證。乾亦為日，故曰大明。大明終始者，乾始於坎終於離，即冬至至夏至也，非謂乾三與乾四相接為終始也。說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云：

陰極陽不得不起而爭之，故為龍戰於野，陰陽兩傷之象，曰龍尊陽之辭。按陰之與陽，相須相求，及其相遇，又何有戰爭？許慎說此云：戰，接也。九家云：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荀爽云：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夫曰相和，曰合居，則非戰爭明矣。乃捨古注而不從，從宋以後之俗說，致與經旨全背。又說得朋喪朋云：凡易之言朋者，皆以陰言。此雖舊說之通病，然復彖云朋來无咎，朋謂陽也，胡為皆以陰言乎？亦太不思矣。又說不寧方來後夫凶云：方者，計日可待之辭；後夫，謂方來中之後者。按方者，並也。詩方舟為梁，史記淮陰侯傳車不得方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是也。不寧方來，謂並來也，无待義也。至於後夫，直指五不來耳，豈方來而後哉？觀於下四陰皆承陽，獨上六乘剛，可恍然矣。夫謂艮也，漸三曰夫征不復，以艮為夫也。書內誤解如此者甚多，獨於說卦艮為黔喙之屬云：烏剛在喙，黔，黑也，烏喙多黑。不以黔喙為虎豹，為獨得真解耳。

讀易例言一卷 道光刊本

清孫廷芝撰。廷芝字銅池，山東平度州人，諸生。自幼習易，後館於濰縣劉氏，因以易學授諸生，乃著讀易例言，以為學易者之階梯。無卷數，共二十九圖解，皆極淺近之事。如卦位解云：凡卦第一爻、第三爻、第五爻皆陽位，陽爻居之則當位，陰爻居之則不當位；第二爻、第四爻、第六爻皆陰位，陰爻居之則當位，陽爻居之則不當位。以及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二乘初曰乘，初承二曰承，初近二曰比，諸例皆極淺近，為訓蒙之初階。而其所解說每不能詳盡，有遺漏之憾。如解爻重單折云：爻為老陰之名，折為少陰之名，重為老陽之名，單為少陽之名。而爻重必變，易所謂用九用六也，重爻即九六，單折即七八，則缺而不言。又解貞悔云：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而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則不言也。又云筮儀云：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此是朱子之筮例，後儒駁之者多矣，不足為據，且筮儀中亦無此語。又其說多有誤者，三十六宮解云：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此八卦，一卦為一宮，餘五十六卦正反實二十八卦，每二卦為一宮，實為二十八宮，合之乾坤等八宮，共三十六宮。豈知邵子三十六宮都是春者，乃贊先天圖之妙。先天圖一與八對為九，三與六對為九，二與七、五與四相對，皆為九，四九三十六。又先天圖乾坤相對共九畫，坎離、艮兌、巽震相對亦皆九畫，四九亦三十六也，非以一卦為一宮也。又邵子之大圓圖，即按先天八卦位次，以一卦重八卦為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也。乃孫氏分其圖為八，曰乾生八卦，坎生八卦，圖不曰重而曰生，其誤尤甚。至朱子所列京氏八宮圖，為初學所難解，且其用甚廣，反闕而不說。蓋孫氏僻處鄉閭，參致甚少，故淺陋如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易翼貫解七卷 光緒壬辰刻本

清余德楷撰德楷字稼齋皋蘭人同治九年舉人是書篇第一依古本經文與十翼分列而釋經之旨則以為十翼之言如平直之依準繩務期經文翼傳融會貫通故名易翼貫解按周易一書其初蓋與連山歸藏等列其後二易亡而周易獨存者徒以有孔傳十篇而已是以歷代說易之家罔能外乎十翼余氏務期經文翼傳融會貫通蓋不失為易家正軌然易繫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今觀余氏注釋全易於象皆不該不獨春秋內外傳及漢魏諸儒所用之象一無所引即說卦所有之象注中亦不一及徒襲義理家空疏之言敷衍為說是與十翼尚變尚象尚占之旨皆背不稱其名且其說多不塙者如釋坎上六係用徽纆云係用徽纆文巧而密按徽纆者黑索也大索也以黑索大索為係從何見其文巧而密乎又釋既濟六四繻有衣袽云繻所以為符信也按說文以繻為繒采然則繻有衣袽者言有繒采之衣而已漢書終軍入關會繻漢時偶以帛為符信耳從何見殷時亦如是是亦謬說无理書中似此之類蓋不勝枚舉至第七卷附載昆山貫統圖闡明先天太極河圖洛書大衍卦變諸雜說仍多採掇前人成說无何獨特之發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兩讀 民國刊本

李楷林編輯楷林字士蔺安徽太湖縣人周易兩讀者據其自述程子易傳用王輔嗣本附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朱子本義經傳次第一依呂伯恭原本欲使學者復見古經今程傳本義並立學官蒙不揣譾妄欲合兩書為一帙使易尋省而又不失為古經爰立表三格上經中彖下象末錄繫辭以下諸篇祇寫正文不錄傳注縱讀之則經傳合彖象與卦爻相應與程子所用王輔嗣之本合橫讀之則經傳分卦爻彖象各自成篇與朱子所用呂伯恭本合故題曰周易兩讀末附音均表一卷庶讀易者不至誤讀接以三格錄經傳上錄經中錄彖傳下錄象傳縱讀仍彖象附經橫讀則彖傳象傳仍不失為一篇無爻解彖象之處與隔絕爻象用韻之弊誠為便利然於初學亦無大益也惟所附周易音均表取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中周易韻字依經傳次第編入表內凡注某數者其音即列某部如下字古音戶乾象傳以與普協咸象傳以與處協下注五字則在第五部中舉六三罷字古音婆以與歌協中小過爻詞離古音羅以與過協則皆注十七則在十七部中按下之音戶婆見於詩學者尚知之若罷之音婆因疲而轉離之音羅學者鮮能知之故讀無不誤得是書以為檢尋其益甚大則茲編不無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雜卦證解四卷民國排印本

周善培著善培浙江諸暨人其前三卷解經第四卷解上下繫及說卦序卦雜卦名曰雜卦證解者以一卦互五卦如屯二至上互蹇二至上互比二至五互剝初至五互頤初至四互復不名曰互卦而曰雜卦者謂互字不見於孔傳乃漢儒所立之名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雜物即互卦也於是即所雜之卦辭以證本卦之辭如屯初雜復復彖曰亨屯亦曰元亨復曰无疾屯初九則曰盤桓盤桓猶无疾也初至四互頤頤之義為自求口實混沌之民莫急於食故屯宜雜頤頤

彖辭曰貞吉屯則曰利貞頤六二曰征凶六三曰凶勿用屯彖則曰勿用有攸往頤六四曰虎視屯六三換其詞曰即鹿辭異而義實同以所雜之卦辭證本卦之辭全書以此為例按左傳莊二十二年筮遇觀之否曰猶有觀焉即謂否初至五仍互觀也後漢人注易亦屢用四五爻互如虞翻注大畜六五云三至上體頤又注頤云二至上體剝惟古偶用以解經茲則以互卦辭證本卦辭於六十四卦外演成互卦三百二十卦故雖元亨利貞悔吝等字偶有一二相同然義實不屬如屯雜復雜頤猶可勉強牽合至二五雜剝則扞格難通又所謂雜者尚有二至四三至五中四爻二卦今獨詳此五雜中四爻二雜則不論似仍有遺漏又以此法解釋繫辭相去益遠而於大衍之數五十章云繫辭傳所以解繫辭繫辭不言卜筮此節則專言卜筮乖作傳之旨下文舉易之四道卜筮為最後此節獨詳言卜筮上下乖違二也夫彖曰初筮告比曰原筮元永貞皆明言卜筮乾於六爻之後曰用九坤於六爻之後曰用六皆所以舉卜筮之例又所謂貞凶小貞吉大貞凶貞丈人吉貞為卜問前鄭有明解胡云不言乎易有四道卜筮雖居後然非擯斥卜筮也大衍節詳言上下文似亦不乖違蓋著者專精於互卦用力過深故

忽略其他也

雜書錄運期讖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全書僅九侯七傑爭民命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一則句讀依考正古微書祇二十有三字孫氏注云謂劉玄德按孫氏以玄且來為指劉玄德若然則所謂九侯七傑者蓋指漢末羣雄如袁紹袁術呂布馬超等是也惟爭民命蜀書引作命民其句讀似較順適又按蜀書引書名祇作雜書錄運期无讖字則此讖字當為孫氏所增无疑也

孔子河洛讖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全書僅一條文為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為雙二十八字注云二口建戈劉字也晉金行劉姓又金故曰兩金空穴奇入為寄字女加又奴字按此文隱寓劉寄奴三字其語明甚而其詞甚俚當為晉宋之間人所造而假名於孔子不然河洛讖緯從無以孔子名者茲獨曰孔子河洛讖即可知矣

河圖著命　古微書本

明孫𤅢輯全書計五則首曰搖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于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次曰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于姚墟三曰修己見流星意感生帝戎文禹一名文命四曰扶都見白氣貫日意感生黑帝子湯五曰太妊夢長人感己生太王其文多輯自御覽注及文選注大抵皆言帝王誕生爲神靈所感與詩所詠玄鳥生商履帝武敏之旨略同也

河圖考鉤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祇五字曰有壞者可穿載緯攟中注見陶徵士誄按顏延年陶徵士誄曰遭壞以穿旋葬而窆之李善注河圖考鉤曰有壞者可穿考鉤是否言葬祇五字不能測如李注舉以釋穿壞之義則已恰合故更不多鈔管窺一斑無如何也

河圖說徵祥 舊鈔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祇一則白烏一足曰獨立見則主勇强也見天中記及御覽九百二十八四百三十三按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腳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其應至矣茲亦一足而曰獨立其應與商羊亦不同則別一獨足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圖天靈 舊抄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曰趙王政以白璧沈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祇此一則按趙王說郛作秦王然秦與趙同祖緯文又往往秘其辭趙字未必定訛惟此文說郛初學記天中記唐類函皆作河圖考靈曜祇御覽作天靈疑天字為考之訛御覽或誤也

講周易疏論家義記殘卷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

此書爲日本奈良興福寺所藏僅存釋乾釋噬嗑釋賁釋咸釋恆釋遯釋睽釋蹇釋解九卦而釋咸條題曰講周易疏論家義記釋咸第十知即書名而卷數與撰人名氏則不可得而知其書釋義分設科段頗類釋家疏論體而書中又往往用佛經中語考孔穎達周易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案沖遠所斥殆即指此類者而言又其獨詳於釋乾噬嗑以下則較簡略一書之體不應如此疑係節錄非

其全本又鈔胥無識文字訛奪幾无行无之致甚難讀至爲可惜惟書中所引先儒子夏京房馬融二王韓康伯之外疏論之家尚有四人曰沈居士曰劉先生曰朱仰之曰僕射此書僕射誤僕則若僕射案沈居士指沈驎士劉先生指劉瓛南齊書均有傳朱仰之事蹟則已不可考至所謂僕射者乃指周弘正據陳書弘正傳其授尚書右僕射在陳太建五年而先儒諸儒及周氏之說經沖遠芟除者多收在書中則其成疑在陳隋之間蓋猶不失爲六朝舊帙不得以隋唐二志不載少之況書中經注文字有與今本不同往往合於釋文若其所謂一本者若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字釋文出自強唐石經初刻彊後改強注疏閩監毛本則亦作彊此書作強與釋文合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釋文引字林云胏一曰脯也子夏作脯此書亦作脯咸彖辭咸亨利貞取女吉釋文取亦作娶音同此書亦作娶均與釋文一本合是也有於釋文之微者若恆亨无咎利貞王注恆而亨以濟三事也此書引王注以作能繫辭傳彖者言乎象者也韓康伯注彖總一卦之義也此書釋乾引韓注一卦之義作一卦之德是也至所引子夏易傳馬融易注沈劉朱周四家易說多前人所未知足以補馬黃孫諸家輯本之闕裨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學者是則其可寶貴亦不特舊鈔之故矣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嘗跋是書論列頗詳茲摘其要著于篇

易學一卷 通志堂木康熙刊

宋王湜著湜同州人納蘭成德云文獻通攷載其名又述晁氏之論稱湜爲同州人而不言生於何世然攷書中語曰予生平喜易晚得邵康節易學喜不自禁晝夜覃思未嘗暫舍約略在南度前今按其自序曰康節先生遺書或得於家之草藁或得於外之傳聞是其時康節書尚未刊行又曰自希夷先生陳公而下如穆伯長李挺之以至劉長民鈎隱圖之類兼而思之罔或遺佚夫劉牧在仁宗時傳其學者有范諤昌黄黎獻徐康皆祖述其說而湜所稱至劉牧而止則湜爲北宋人無疑湜蓋專門發明邵學者首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皆以先天爲主次論邵子六十四卦方圓圖而謂西北陰多東南陽多次論八卦數謂一二三四以在陽位故左旋而東五六七八以在陰位故右轉而西各起於南而終於北此則是取八卦以制數故起於一而極於八按邵子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先天卦數後儒不知其故以爲邵子所自造而疑之者多矣豈知千支尚有數如乙二庚七兑十爲漢人注易所常用況八卦有天然之次序即有天然之數觀焦氏易林遇兑即言二遇震即言四凡此八數無不用之可見此數傳之自古非邵子所創作與其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八象同也茲劉氏獨揭之曰此八卦數豈惟有功於邵學並有功於後學實大乃清儒議之不已者徒以其書傳流甚少不知其爲八卦數也次論揲著之法陰陽進退之故大衍數與歷數之關係無絲毫差別非深明數理者不能道也至扁末所錄皇極經世節要法似太簡略於後學殊無裨益又謂伏羲易無語言文字亦無卦名則致古太疏爲宋人之扁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康熙刊本

清納蘭成德原著張文炳重訂文炳字明德山西絳縣人康熙進士官安徽泗州知州據其自序是書得諸成大人五經講義中檢出付梓以廣其傳末更付以來氏易說其上卷共四十圖中卷五十圖下卷約四十餘圖共一百三十餘圖有有說者有無說者文炳或加按語以申其義其河洛等圖蓋雜取宋劉牧者居多於數之原理頗能鉤深闡幽然有不當者如天地數圖其天數一三五七九七為五圖外加二圖合為七九為五圖外加四圖合為九明數至五而窮五加二為七加四為九六七八九仍一二三四特以五為樞紐耳甚當也乃於地數二四六八十皆平列黑點於五加一為六加三為八加五為十之意不顯則前後不一律也至其詁經之圖有不必圖者如乾坤策數圖於乾卦每爻下注三十六坤卦每爻下注二十四以見乾策二百一十六坤策一百四十四之數此童稚皆可算又如八卦取象圖以乾首坤腹乾馬坤牛等象分列八卦之下以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之義則皆不必圖也有非圖可見者如觀國之光圖震動心迹圖歷象圖歸妹君娣之袂圖此焉能以圖顯強為造作後學益惑有圖而誤者如无妄中孚圖以无妄為信夫兩漢之人皆以无妄為无望以為凶卦至三國虞翻始以為信然象曰不利有攸往彖傳明曰天命不祐世豈有忠信之人不利有攸往而天不右者是誤解也至卷末所附來知德易說按來氏易在明代已風行並非罕見殊無重輕總之此書除於易數有取外於象皆不切无關且有誤者名曰象數鉤深不副其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卦極圖說　雲南叢書本

清馬之龍著之龍字子雲麗江人嘗隱居於縣西北雪山中號雪山居士道光中出遊寓昆明幾二十年此圖說乃其在昆明時有客見其學易請其著書傳授於人乃援筆作太極圖兩儀圖四象圖卦極圖一卦極圖二後附說十三條其太極圖作一圜兩儀圖作兩圜一圜內畫一陽爻一圜內畫一陰爻四象圖作四圜左圜內畫陰爻二為老陰右圜內畫陽爻二為老陽中二圜左畫陽爻於上陰爻於下為少陽右畫陰爻於上陽爻於下為少陰其卦極圖一平列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與朱子本義所列伏羲八卦次序圖無少異其卦極第二圖仍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序先於乾卦之上各加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依次加已成六十四卦與本義所列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圓圖內之方圖無以異而名曰卦極者據其說云假屋脊之名名之曰太極故離極言卦者不見卦者也離卦而言極者不見極者也本極言卦即卦言極者見極者也又曰極實有而無象實有故永不壞無象故不可名不可名而名之不名之名也不可圖而圖之不圖之圖也不可說而說者不說之說也按邵子先天方圓各圖本出自道家今觀馬氏各圖全以陳邵為本而語涉玄虛似祖述郭象莊子注王弼老子注者知馬氏隱居深山從事道家之學惟其圖說太簡略述離恍惚希不得其實除未有五華山南山西山東三侍者號五華山在昆明城內蓋皆其弟子稱居士無時無處無事不接人而人自不知則直以神仙待之其宗旨從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觀象八卷 嘉慶刊本

清長白韓紹宗撰紹宗字諟廬嘉慶舉人官湖南石門瀘溪瀏陽等縣知縣此則其官湘潭時所著無卷數上下經上下繫說序雜三傳外附卮言一卷名曰觀象者據其自序云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君子觀則得之桉自春秋士大夫以迄兩漢凡說易者無不以象為本韓氏所言可謂扼要矣今觀其注首先釋象末畧疏其義凡義理家空洞之解泛濫之談無一語及之一掃元明以來講章之霾霧是其所長惟經文實字以象求之其虛字亦必求之於象為自古所無如說潛龍勿用云初震爻象龍變成巽象潛巽下二爻似坎又似艮故象勿說九三厲无咎云變則似坎故象无九四或躍在淵云此爻變則成巽進退不果故象或飛龍在天云爻值離故象在說同人于野云伏震有行象故象于同人柔得位得中云互巽故象得說乘其墉弗克攻云伏坎故象弗說大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云卦取半震故象用象于象克伏坎故象弗九四匪其彭无咎云伏艮故象巽伏坎故象匪象无復十年不克征云初二似坎故象不書內取象率如此此無論其所取之象或為半象或為本卦所無由爻變得來支離穿鑿不合正軌而所謂于字不字弗字其字勿字无字大概皆為語助辭漢人用象若虞翻可謂密矣然皆不及於語助等字誠以是等字无象之可言也是蓋習聞易辭皆由象生故拘執不通若是又韓氏於易理太疏所取之象既泛浮不實而於易理背馳與否概不計及故取象愈密愈无足觀至末後卮言祇言易无一字不由象生然亦无切實發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擬易无卷數 快書本

明張武畧撰武畧不詳何人據其自序謂嘗讀易至天山遯地山謙深繹其義無非戒占者以退讓謙下之道為明哲保身之機其理淵微難於訓詁偶閲舊史有以退忍默恕為卦說者爲取天山遯之爻象配退以畫卦蓋取天在上而行健山在下而形高行健而能退處高而能卑此人情所難必忍人之所不能忍者斯有之故又廣之以忍畫卦象離取諸中虛能受之道未也或忍于勢而不免動于內則失之矯此能退能忍者又當處之以默默之道静畫卦象坤取諸順以承之道噫由退而忍而

默則性理静定物我忘機昇至乎聖賢恕已功夫一言而可以終身者乎易曰乾者健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恕諸己者無往而不利即君子自强之道也故以恕畫卦象乾亦取諸天之大也無所不容云云其全書之大旨畢見於是故其所擬祇四卦一曰退二曰忍三曰默四曰恕以退擬遯以忍擬離以默擬坤以恕擬乾卦有卦辭爻有爻辭亦有彖傳及大象小象然易之為書有象有數有理三者俱備无所偏廢即後之擬易者若太玄潛虛之流亦皆象數義理俱備兹篇所擬惟擬其辭以寓憂危惕厲之意至於象於數皆无根據似此之文直作箴銘可耳又何用擬易乎斯蓋皆明人摹擬剽竊之陋習固无當於大雅之所為也篇末又附莊語十餘條類似講學家之語錄其中頗有善言然於易亦無與也

刪訂來氏易註象數圖說 光緒間刊本

清張恩霨刪訂。恩霨字慧元，官永定河南岸同知。按明來知德著周易集註十六卷、卷首卷末各附圖說，甚多頗涉繁碎，其間亦有支離不經者。恩霨官永定河時，駐金門閘防汛，公餘之暇，研究易學，以為來氏易註，高氏、凌氏合刻，異於郭氏、劉氏前後圖說駁雜不純，來氏原本必不若是，乃重為刪訂，計成三十四圖，其說亦為增減點竄，較原本約存十之二三，註則一字不移，只於眉批旁批，迂腐不經者一概芟除。又恩霨自叙，謂楊氏《太玄》八十一首、關氏《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潛虛》五十五名，皆不知而作者，蔡氏《皇極》八十一數未離楊氏之見，亦非知易者也。掃而空之，廬山之面目以真，命曰《刪訂來氏易註象數圖說》，上下二卷。下卷讀易之法，上卷窮易之原，久道人事之故，將於是乎會云云。案來氏窮居深山，伏處村塾，不盡覩遺文秘措，不盡聞老師宿儒之論，前人已譏其私心自智。其所著圖說，誠有可刪者。惟其書通行已久，自明季以來，信其說者即多。恩霨必謂其圖說駁雜不純，非來氏原本，未免過為來氏護短文飾。又《太玄》、《洞極》、《潛虛》、《經世》諸書，世既不能毀棄，則來氏所附諸書之圖，自亦可存之以備參攷。恩霨何故必欲掃而空之，殆所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宗經齋易圖說四卷 咸豐刊本

清姚炎中著炎中字嵩廬江西萍鄉人其所為圖凡六十二而附以說又所為說凡十一而未有圖大抵薈萃宋元以來儒者圖說間附以己意第一卷為太極圖河圖洛書等圖凡二十圖說凡二十三第二卷為先天八卦順逆等圖凡十六圖凡二十一說第三卷為配卦節氣圖卦爻直日圖共十六圖十六說等圖第四卷為卦氣人象圖坎離圖物象圖凡十二說凡十四其考訂最詳者為三十六宮圖凡劉牧邵子鄭漁仲方虛谷之說皆備而折衷於邵子朱子謂邵子以三十六宮指反易卦五十六實只二十八加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不易之八卦共三十六卦為三十六宮以鄭漁仲指先天八卦畫說為非最為有識又以伏羲時已有洛書故能則以畫卦九疇自九疇洛書自洛書按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為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姚氏雖未能舉此為證然說與禮緯闇合尤為有見又納甲法自虞翻以來皆云十六日平明巽退辛姚氏獨云十八日平明巽退辛雖未詳其所本然月之生由晦日歷三日出庚則其退也亦應歷三日方見由望日至十八日正三日若十六[illegible]望日太近不能遽見其退象疑六為八之訛姚氏所據獨得其真惟其圖說有太穿鑿者如六十四卦方圓圖圓象天方象地原不象人乃蓋又有人象圖謂六十四卦圓圖下復為尾閭循督脈上升上垢為泥丸循任脈下降其穿鑿頗可哂又以十二辟卦變七十二候卦致周公時訓與卦皆不相應夫周公時訓皆從卦象而來如蚯蚓結值中孚因巽為虫故為蚯蚓中孚正反巽相對於中故曰蚯蚓結復值麋角解因震為鹿艮為角復艮覆在下角墮地故曰麋角解姚氏不知致時訓與卦皆不相應又有義甚淺不必圖及難以圖見者而強圖或圖而與易无涉考皆可删也

讀易義例一卷 嘉慶刊本

清汪德鉞撰。德鉞所著周易偶記、雜卦反對互圖已著錄。此所為義例共六十五條，有與義例皆不相涉者。如言易彖六十有四，言貞者三十有四卦，言不可貞者一卦，言元亨者十一卦，言亨者二十有六卦，言吉者十九卦，言元吉者一卦，大吉者一卦，言利者三十五卦，言凶者五卦，言悔者一卦。又易爻辭三百八十四爻，而言貞者七十一爻，言无咎者九十爻，言吉者九十七爻，言凶者四十七爻，言无悔者二十二爻，言厲者二十三爻，吝者二十爻，亨者四爻，利者四十一爻，不利者十爻，言咎者一爻，

有孚者十七爻。此直總簿計耳，於例旣无涉，若其義皆在本卦本爻中，於總數亦无涉也。至其他所舉之例，皆不注明某卦以申明其義，令人閱之多不知其所指。如云易初上无位而即以為賤者，易中四爻有位而有時以為賤者，易有以二爻為一類分上中下三等而觀之者，易有以中二爻為一類合上下四爻為一類而觀之者，按之諸卦皆不合，說不得其所指，抑有誤耶。書內如此者甚多。只易剛柔皆應者八卦，而其應有取有不取，知其指否、泰、咸、恆、損、益、旣、未濟八卦而言。又云易五上二爻多有相首尾者，知其指乾、泰等卦而言。又云易有全體取象為一物者，知其指大壯之羊、漸六爻之鴻而言。又云易大象傳多有與彖爻之義不類者，按大象傳義有與卦義相反者，有引以為戒者，有推擴卦義者，有相成者，先儒皆未言，茲云與彖義不類，可補前人所未發，最為心得。至云易有二卦合體相似而名迥不同者，有二卦顛倒而其名義迥不同者，則所見太淺，何待言哉，不足貴也。

周易偶記二卷

清汪德鉞撰德鉞字崇義懷寧人嘉慶進士由庶常改禮部主事終於員外郎所著有七經偶記為桐城姚鼐武進臧庸所稱周易其一也其說易不章解句釋詳於上經略於下經以宋易為宗以義理為主其說之善者如朋盍簪云豫九四取象於盍簪者象一陽横貫於五陰之中也按簪所以括髮而震為髮艮為簪一陽横貫於五陰之中正簪之用乃執者謂朋如何能盍簪而讀為戠為攢為臧豈知易辭皆由象生有此象而不必有此事如執而不通則皆有齋盍缶剝曰貫魚以宮人寵將如何講哉又如釋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云巽為寡有獨立之象然獨立而懼則不可謂之獨立矣兌悅故不懼也巽為伏為入有遯世之象然遯世而悶亦不可謂之遯矣兌悅故无悶也由象取義最得易旨又如說履六三咥人凶云三應在上四虎尾上虎首上來三則虎首反噬故咥人凶也按乾虎之象久已失傳豈知文言曰風從虎以乾為虎也又履彖曰不咥人獨六三曰咥人凶舊解能通其說者甚少汪氏所說獨簡而明惟為義理所蔽一切訓詁淨泛說之蹈宋儒空疏之病又漢人舊訓似皆不知如也即鹿无虞云鹿讀為麓虞翻王肅皆如是讀而汪氏乃引朱子之說謂晁氏鹿作麓鹿麓古通晁氏述舊訓耳非始於晁氏也又書中誤解甚多其書之編次書懷寧臧庸然庸於篇首並无序文又攷姚鼐為汪氏作墓誌惜其早逝否則其經學與事功必不止此亦歎其學之未成則此書之定論也

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卷　嘉慶刊本

清汪德鉞著。德鉞所著周易偶記，已著錄。兹專攻雜卦反對及互圖義者，據其自叙，此篇非漫爲顛倒者，顧自漢以來，終未明其旨。朱子謂自大過以下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今錄雜卦時時玩索，稍有窺測，即錄之於後，以質世之通易者。按汪氏所測，凡一陽之卦六，皆在前三十卦；一陽陰之卦六，皆在後三十四卦。除乾坤二卦外，前三十卦，坤卦凡十二見，而乾只二卦，大畜无妄是也；後三十四卦，乾卦凡十二見，而坤止二卦，否泰是也。而上經除乾坤，自比師至大畜无妄凡十卦，下經自咸恒至否泰亦十卦。按否泰損益爲上下經之樞紐，雜卦以損益居上經，以否泰居下經，而除乾坤不計外，自比師至損益十卦，自咸恒至否泰十卦，與序卦自乾坤至否泰十二卦，自咸恒至損益十二卦畧同。兹云自比至大畜无妄十卦，比至大畜无妄十二卦耳，非十卦也。上經乾只二卦，下經坤只二卦，其次序未必相應也。又云周易上經不變之卦六，餘二十四卦，富十二卦，共十八卦，下經不變之卦二，餘三十二卦，實十六卦，共十八卦。雜卦則前三十卦，只乾坤兩卦，餘二十八卦，反對只十四卦；後三十四卦，不變者六卦，餘二十八卦，反對亦十四卦。又云以互卦論之，互剝復凡八卦，皆在前三十卦；互夬姤凡八卦，皆在後三十四卦。與序卦一陽者六卦，皆在上經；一陰者六卦，皆在下經同。按此義昔人未經道過。惟又云前三十卦，互乾者一卦，互坤者凡三卦；後三十四卦，互坤者一卦，互乾者凡三卦，亦整齊不差。按前三十卦，共互坤卦十四；後三十四卦，共互乾卦十四，不知其胡以只云三卦。至其他所測，多有勉强者，不盡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三墳无卷數　明天啓丙寅刊本

案此書題明新都唐琳訂其本正文與各本均无異同惟有圈點及眉批眉批采録之說凡三家一劉辰翁一茅坤一孫鑛辰翁凡八則坤凡十二則鑛凡十則共三十則案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宋廬陵人少舉進士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宋亡託方外以歸著須溪集坤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人嘉靖進士善古文又好談兵官至廣西兵備僉事鑛字文融號月峯餘姚人萬曆會試第一累官兵部右侍郎加右都御史進兵部尚書今考辰翁評語如連山易爻卦大象條云朱子謂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爻卦文象却何從起又太古河圖代姓紀條云太極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乾鑿度演此歸藏易條云讀此知周易卦象亦是以述為作案辰翁之意既疑朱子謂伏羲以上无文字之說而又以周易及乾鑿度皆出其後似篤信此書不疑其偽而茅氏與孫氏則均極贊賞其文辭如茅氏評伏羲氏皇策辭云此真渾噩之文又云譪譪乎太古之風又評軒轅氏政典云此便留下西漢一脈而孫氏之評伏羲氏皇策辭亦謂文辭質穆洵古之遺評神農氏政典更謂精瑩純粹此開闢以來有數文字風雨石裂吾知其精光有不容致者則其贊賞此文可謂備至是茅孫二氏亦均不疑其偽夫此書偽作昭然若揭而歷代賢士尚有篤信若此者足見世之好奇者之多而前提要謂自宋元以來自鄭樵外無一人信之者其言亦未免過當又此書前有唐琳之序謂文辭古穆駕謨典而上之獨惜前後二序竟亡姓名云云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張商英得此書於比陽民舍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謂毛漸得於唐州則此前後兩序疑出於張商英或毛漸之手而琳未之詳考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墳无卷數　天一閣叢書本

此本題明范欽訂欽字堯卿一字安卿號東明鄞人嘉靖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有天一閣集案三墳之名書見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則偽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據此則古碻有三墳其書然自漢書藝文志以迄隋唐二志並未著錄而周秦以來經傳子史亦從无一引其說者則是書之亡佚蓋已久且據劉熙釋名及偽孔序之言觀之則是書乃書類非易類今此書首曰山墳為天皇伏犧氏之連山易次曰氣墳為人皇神農氏之歸藏易末曰形墳為地皇軒轅氏之乾坤易三墳均有文卦大象由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是顯然以三墳為三易與釋名及偽孔之說均不合又此書六十四卦之後均有傳各小註雙行亦不題何人所撰而山墳末有太古河圖代姓紀一篇天皇伏犧氏皇策辭一篇氣墳末有人皇神農氏政典一篇形墳末有地皇軒轅氏政典一篇皇策及政典之辭大氐摹仿尚書之意太古河圖代姓紀則純是掇拾讖緯諸書雜湊而成如以燧人氏為有巢氏子伏犧氏為燧人氏子等於史實尤多乖謬前提要謂古來偽書之拙莫過於是良非誣䛐之言又此書前後兩序後序无名前序題毛漸正仲撰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張商英得此書於比陽民舍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毛漸得於唐州此本前序題毛漸撰蓋范欽刻書時據直齋之說而加題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圖闓苞受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祇一則，曰：弟感苗裔出應期。見石仲容與孫詒讓書注中，而不言其出何書，殊為不合。

又此二語之意義，亦不得而知。

河圖赤光篇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曰：陽精散而分布為火。只此八字，輯自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九。陽精者，日。言天地間之火，皆陽精所散布也。

河圖龍文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祇此八字見蜀都賦注袁淑詩注石闕銘注按鎮星者土星史記天官書作塡曰中央土主季夏曰戊己黃帝主德其所居國吉其國得土不則其國失土茲曰八方歸德乃得土之驗如湯武是也

圖緯絳象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祇一則曰太行附路之精附路義殊未詳或者是星名其分野直太行山燕太行南北千餘里枕燕趙晉衛四國之地星之分野無如是巨者而天官書天文志皆未見此名圖似又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圖帝視萌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緯攟中注云帝王世紀有此篇名而無其辭。按河圖闓苞受、叶光篇、河圖龍文、河圖考鉤及圖緯絳象等篇，雖得其文，祇一二語，其書之大旨仍無從窺測，備錄其名以備攷，與此同也。

雒書說禾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祇一則，曰倉帝起雨天雨粟青青扶日。按此十字曾見河圖說徵，但倉作蒼，說徵傳寫訛也。倉帝者倉頡，因其創作文字，致天雨粟鬼夜哭。若夫蒼帝，則緯文中皆指伏羲，因其以木德王，木東方之色蒼，猶之神農以火德王稱赤帝，黃帝以土德王稱黃帝，少昊以金德王稱白帝也。釋詳河圖說徵篇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雜書寶命篇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載緯攟中祇一則見蜀志先主傳曰天統地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因有備稱皇語故讖周許靖等以為符命與讖緯相應於勸進表中舉以為證者乎祇此一則也

學易筆談二集四卷　民國鉛印本

海寧杭辛齋著其學易筆談初集已著錄茲蓋其最後之著或釋一句或釋一字一象或平議先後天及河洛諸義隨筆紀錄無後先無次序大抵杭氏易學長於博覽短於切詁華美有餘而樸實不足如解文言歷引舊說皆以為不當而以物相雜謂之文為說謂六十二卦皆陰陽相雜惟乾坤為純體爻不相雜不雜則人將疑為無文故特著文言以明之又乾坤六爻皆兼六子皆非指一卦而言故結以天地之雜也一句雜故文也按毛氏仲氏易云釋文王所言故名文言惠棟云文言乾坤爻卦辭也文王所制故謂之文言二家所釋最為確詁乃杭氏謂彖傳大象皆釋文王所言胡以不謂為文言此真強說无理彖傳祇釋彖詞大象祇釋卦象卦象為太昊所畫豈能概括曰文言致无分別若言則並卦爻詞而統釋之而制此卦爻詞者為文王故釋文王之意曰文言杭氏以彖象傳為例可謂擬不於倫又杭氏言彖傳大象不言小象是信周公作爻詞之謬說故不以文言指文王為然凡諸家說此不當者皆坐此病豈知此為爻詞非周公作之鐵證乎又論雜卦義舊解謂為反對作為王卦作之皆非云序卦分也雜卦合也由分得合復由合而分至

最後仍由分而合按六十四卦至既濟而定定則易道窮故終以未濟使之不窮雜卦者對序卦而言也六十四卦文王序之使其次不亂以成文王之易然易之道貴變變則通通則不窮故又亂其序使損益居上經否泰居下經以明先人後天道之義以成為孔子之易以殿十翼猶未濟次既濟之意也杭氏不知此以分合為言疏淺之甚又論未濟男之窮也云此三字正對女之終而言所重專在窮字紙字男女二字不必重讀按未濟三女雖不當位而皆承陽故不窮男則剛外柔內與否同故窮程子謂三男皆失位故窮其見之幼穉尚足較乎程子固非

杭說尤虛偽至說先後庚甲祇舉其與他卦字面相涉者以為數衍至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卦辭與本卦象之關係情然不知則其謬過於所駁舊說也又說先天卦位之證祇以師比同人大有頤噬嗑等上下卦先後天同位者為證至左傳與乾鑿度之言先天及九家荀爽易注康成月令注之明言先天卦位者皆不能舉出以杜俗儒盲從者之口以是見杭氏於攷訂之學太為疏淺故其說經多廋而少實也

易楔六卷民國鉛印本

杭辛齋著辛齋海寧人其所著沈氏改正揲蓍法已著錄茲名易楔者據其自序楔也者契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故治事察物非契莫決後人治器尚象廣契之用而楔與焉其第一卷說圖書第二卷說卦位卦名第三卷說卦別卦象第四卷說卦數卦氣卦用第五卷明爻及運氣第六卷正辭其攷論圖書以大極圖為始於圖之來歷攷訂綦詳於河圖洛書之平議亦尤當愜心其攷論先天八卦後天八卦及納甲之說雖多前人所已言而

闡發新義惜攷訂少疏不能將左傳乾鑿度之言先天象及漢儒明言先天卦位之經注一一舉出以杜反對者之口耳至釋六十四卦卦名雖不盡當然實前儒所未發至於命卦以爻稱卦名為陽不稱為陰如乾卦祇九三一爻稱名為陽餘不稱為陰即命為謙聲應卦以彖傳用韻平仄分陰陽如坤卦二四陰餘盡陽即坤應聲中孚也按命卦聲應卦二例皆創於周易指每卦取以為例取意義毫無杭氏取此備數未免好奇至於以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為大象以乾馬坤牛等為本象以乾為天為圜等八節為貫象界限分明解釋亦多新義其第四卷詳論

辟卦月卦及京氏月建積算之法則多襲黃梨洲象數論之文而不載月建圖殊為疏漏其第五卷六爻三極圖爻位圖八卦正位圖六爻定位圖六位時成圖六爻往復圖爻數圖雖精理往復然盡端木國瑚所創為杭氏即其說更詳之而不言出於端木殊失著書之體至第六卷所釋皆易之單辭隻字如內外往來之類則每多精理總全書論博洽詳贍為杭氏八種之冠無疑也

讀易雜識一卷 民國鉛印本

海寧杭辛齋著辛齋所著易楔等書已著錄此雜識蓋其最後所輯其自序謂頻年讀易偶有所得輒為札記以其間多為前所未言者不欲散棄復輯錄之首言老子之易莊子之易孟子七篇不言易而深於易末又謂周官皆本於易三禮如王制如月令如明堂太室如朝賀祭祀車服器物之類無不協乎度數無不源于易按易理無所不包如是以求恐天地間之事物事理舉不能外更僕難數中又謂魚鳥相親如月令田鼠化為鴽雀入大水為蛤又如湖州黃雀化為小魚金陵之鳥化為白魚

粵東田中小魚乃化為雀名禾花雀若是者皆震巽二氣有以致之巽為魚中孚豚魚即巽之象郭璞曰魚者震之廢氣故魚實具震巽二象震巽相反覆故魚鳥互化又云姤言魚姤五月卦五日一爻姤二正值五月五日故曰天地相遇南北洋魚汛以黃花魚為大平日南北洋漁船皆四散獨至五月五日則南北洋漁船皆集於大戢山洋面南北四百里之內魚疊聚海中以長篙插入海中能直立不傾南北洋漁船數十萬舉一網而船不能容若是者天地相遇之驗也亦即姤卦氣化之轉移也似皆於易義無涉而強以易辭為文飾又如大珠林參同契子

夏易傳皆見於學易筆談二集中此復重出又漢有兩京房及易論九事采古易五家皆昔人所已詳又子夏易傳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是韓嬰字子夏劉向有明文子夏傳即漢書藝文志之韓氏二篇亦即蓋寬饒傳所引之韓氏易傳辛齋謂崇文總目刪去子夏名以祛疑惑殊為失致又此書所言多與易無關似勉強湊集以足其八種之數者故無甚可取也

愚一錄易說訂二卷 民國鉛印本

原名愚一錄易說衆州鄭獻甫著獻甫字小谷據杭氏序云小谷先生與德清俞樾年齒科名相先後著述亦相等顧僻處嶺南江左以北鮮知其名余客羊城見其全集高可等身遂手鈔其易說二卷或意有未盡逐條疏訂附以拙見以資商榷云爾

按鄭氏易說致訂詳明列舉鴻博雖未章解句釋然舉一義而貫串全經不其凝滯訂其同異模貫詳盡望而知為深于漢學者至辛齋所訂多毛舉細故無所發明如原書謂王注肥遯曰瓉數不能及是讀為飛遯最為精當乃辛齋反謂下文注明作

肥遯不作飛則所見殊淺不知王注義與字不相應之處甚多皆後人所改又如原書論子夏傳或云丁寬作或云馯臂子弓或云杜子夏大都皆漢人異唐人偽作辛齋則云玉函山房所輯者雖非卜氏作尚有古意若通志堂所刻不但非漢魏人作亦非六朝文字偽而又偽者也按子夏傳臧庸據劉向七畧韓嬰字子夏子夏傳為韓嬰作久已論定鄭氏不見臧氏所考仍襲舊說以為丁寬以為馯臂子弓以為杜子夏夫馯臂子弓為商瞿再傳弟子非漢人也辛齋不是之訂而云雖非卜氏作是以原書為卜商也則太疏矣又原書駁扑變云如元妄删句外

來即遯之初三相易皆在內卦非外來也晉之柔進上行即觀之四五相易皆在上卦無所謂進也睽之柔進上行即大壯三上相易柔為下行非上也蹇之往得中即觀之三上相易不得為中也按剝窮上反下是初上可上下故无妄曰剛自外來非遯之初三相易晉睽之柔進上行凡爻在外即曰進曰上行不必自某位進也凡彖傳皆如是也今謂晉為觀四五相易睽為大壯三上相易柔為下行胡能有合至蹇之往得中謂九五得中位也與三上何涉今謂為觀之三上相易則錯詁傳文乃辛齋不訂正其詁經之誤而但泛論卦變之不能盡通其疏陋甚

與鄭氏等蓋兩人易學均无章解句釋之功故究論大義則通達有餘一及字句則錯誤立見以是見說易而避免章解句釋者其內容均有不足也蓋杭氏於攷訂訓詁之學本非所長故其所訂正多浮泛不切也

易數偶得二卷　民國鉛印本

海寧杭辛齋著辛齋學易筆談已著錄此編專演易數蓋辛齋為同文館學生夙攻算數本其所得以與易數相引證又其鄉前輩李善蘭為算學大家於數理發明最多辛齋所言數理迴環往復妙義環生多本之李然皆算學之事辛齋聰明通之於易如謂數皆以天地為本凡演數皆以參天兩地為用及數有順逆是也其說之最精者如謂天地數陽順陰逆然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順數也明來知德氏頗知陰數宜逆行而未得其方式後咸豐間嘉興方氏春水方生易說始發明四二十

八六之序按之河圖一三五七九是自北而東而中央而南而西皆順行四二十八六是自西而南而中央而東而北皆逆行與晉崔覲謂陰數起於四之說恰合其中數皆在中宮又兩數皆相合一四合五三二合五五十合十五七八合十五九六合十五仍皆合五凡陰陽之極數皆在末並創為陽數始一陰數始四兩圖以明其義一順一逆次序天然其難遂通其餘如七九易位時三位四乾始巽齊圓方互容各節皆各有新義而多采之於沈善登惟謂邵子之先天數乃邵子精通數理自能造法若古無是數係邵子創為者則大誤按焦氏易林遇兌即言

二遇震即言四遇艮即言七凡邵子所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八象易林無不用即此八數用之尤多可見此象此數在漢時即有非創於邵子蓋六十四卦尚有卦序八卦當然有八卦之序其序次之位即此卦數也八卦以乾為首故乾數一乾始坤終故坤數八此亦如十干之位庚次第七其數即七也並無其他深奥且其本仍在易革九三云三就離卦數三也損曰二簋兌卦數二也臨曰八月坤卦數八也辛齊不知此為卦數疑有其他神秘妄為鋪張則失攷也

周易通解三卷道光刊本

清卞斌著斌字雅宣歸安人嘉慶進士由刑部郎中簡知府後為右江兵備道其易解頗簡潔無支辭蔓語無空泛之談又深知聖人觀象繫辭之意能以象解易與漢儒合又直抒己見不拘囿前人故瑕瑜互見其解之誤者如說坤六三或從王事云爻等五為王三五同功為從王事按坤消至三否上乾為王故從王事非以三五同功文言說坤六四曰天地變化便知坤消至四為觀觀八月故云變化消至三與至四同耳故知為否此其證也又說需彖利涉大川云爻等五為大三為川三五同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而濟故利涉大川按彖傳云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謂五往坤中也坤為大川也坤水之象雖失傳然往謂五明矣茲謂三五同功三何功之有哉又說訟六三或從王事云聽於二而順於四按從王事謂三承上乾乾為王與坤三同也於二何與又說說卦巽為工云巽精巧為工按巽無精巧之象舊無達詁則當闕疑不宜穿鑿書內如此者甚多其說之善者如讀陰疑於陽必戰讀疑為凝不從義理家陰盛陽疑之說又說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云屯者乾坤之始交震陽交始坎陽交中按乾純陽坤純陰无所謂交屯以乾初交坤成震以乾二交坤成坎為乾坤二

卦後之始見故曰始交茲書獨不從虞翻以坎初二易位之說改正舊解甚爲有功又説彖六三見金夫云三應上上九剛堅稱金夫按艮爲金爲夫舊説因不知此取應爻象又不知艮金艮夫象故岐誤百出茲書獨知此取上艮堅剛象能發前人所未發書内如此者亦待有也閲者棄取之可也

周易通解釋義一卷道光刊本

清卞斌著斌著周易通解已著録茲曰釋義者乃總釋周易大義使六十四卦皆无滯義而不拘於一卦一爻又其所説皆創自己意直抒所見不蹈襲前人深得著書之體如云小畜彖曰不雨爻曰既雨履彖曰不咥人爻曰咥人兩卦爻彖之不同如此者彖明一卦之用爻備六位之占故也按此義爲前人所未知故既雨咥人之故無有通其説者惜所舉祗二卦他若无妄彖曰不利有攸往爻曰往吉損彖曰利有攸往爻曰往凶夬彖曰利有攸往爻曰往不勝易内如此者不可勝數昔之人坐不知此故所釋皆誤卞氏獨能明其義甚爲有功又云易象一爻有吉凶兼及者如无妄六二漸九三未濟六三皆先凶後吉若此者皆兩占之按此義前人亦未及惟无妄六二未濟六三先儒皆謂經文有缺誤難以爲憑獨漸九三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前凶而後利蓋艮爲夫居卦終故不復巽爲婦坎爲孕坎陷故不育而凶然九三下有二陰相附勢衆故利禦寇坎爲寇艮爲禦也此與家人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吝皆按一爻上下視而取義故吉凶不同惜卞氏未能博引以申其義他若釋六十四卦先天八卦後天八卦及序卦雜卦等

篇雖各有新義未能協洽又謂八卦必重者謂耳目手足股肱皆兩乃兌為口則謂口為肱之形訛字殊嫌穿鑿又信虞氏謬說謂大過過以相與故二應上五應初因誤傳文擅改易例殊為大謬獨其釋象能以坤為魚以坎為矢以巽為豕以兌為牛與易林閤合經義藉以復明者多處則殊為有益耳

生齋讀易日識六卷 道光刊本

清方坰著坰字子春平湖人嘉慶舉人官武義訓導平生研求理學以程朱為依歸以鄉先輩陸稼書張楊園為法則其為學大概畧見於生齋文集中茲讀易日識至无妄而止蓋未及卒業而歿其說易皆以易辭證反身克己之功而不在於解易故其所舉易說多以程朱為宗漢魏舊詁從未一引然為義理所拘講章習氣太深中八比之毒剖析之功太細繳戰兢惕厲之言自寬自欺之戒每卦皆有然千篇一律則陳腐不鮮矣故書內一涉經義則十九皆誤如說需初九利用恒云恒於其所即是不失其常要其所以能恒者只在乎有孚故彖言有孚文言用恒夫初九之用恒以二三皆陽為害故不能應四彖言有孚謂五孚於上下陰於初之用恒何涉乃曰用恒在於有孚殊為誤解又如說比原筮云受人比而必自筮然一筮不足又必再筮其再筮也有元善之德而又必長永元且永矣而又必正固不問人之來比與否而於己之當比不當比審之何其內省之嚴密也按原者坤象筮者坎象原筮畧如野筮然二象皆失傳自漢以來訓原為再為先茲從舊詁原不足怪獨其所陳之義皆經義所本無為當時習制義者吹文嚼字之論說雖程朱亦

所恆吉然以說經則浮泛無當又如以閑之於將然防之於未然說蠱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於天行爲不合說無妄初九往吉云誠能動物其理絲毫不爽似未知往吉之義何在不足貴也

易卦圖說一卷 道光刊本

清崔述著述字東壁大名縣人乾隆壬午舉人官羅源上杭知縣平生著述甚富多發前人所未發而致信錄尤爲世所重茲易卦圖說仍自出己意不依附前人如八卦各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圖則以山澤水火雷風天地兩兩對列以重一卦以天地定位節爲方式與邵子之以先天卦次相重其法畧同而形式特爲整齊別成壁壘至奇偶兩畫三重爲八卦圖以陽爻重坤初爻再重中爻上爻以成震坎艮以陰爻重乾初爻再重中爻上爻以成巽離兌而六子生夫乾奇坤偶有奇偶則相交乾坤初爻交生震巽中爻交生坎離上爻交生艮兌先儒舊說不能易也故謂震巽得乾坤初爻坎離得乾坤中爻艮兌得乾坤上爻則可謂六子由初中上奇偶相重而生則義不如舊說之備又謂十二消息卦與月不相應如泰否天地平應當二分爲卯月酉月不當爲寅月申月冬至日短極寒極不當爲復復一陽生應爲丑月不當爲子月至夏日長極熱極不當爲姤姤一陰生應爲未月不當爲午月又乾坤不應當巳亥月應當子午月按十二月卦其見於易者坤上六行至亥乃乾原居亥故與龍戰臨曰八月有凶臨爲丑月至八月則遯未丑未衝故凶其見

於左傳者，晉筮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謂陽氣自北射南也。以復居子也，且無論以寒暑驗陰陽之非，而欲將古聖留遺之定法而改之，亦太過矣。又曰至冬至而極短，極則反，反故陽生，至夏至而極長，極則退，退故陰生。人以二至寒暑已極也，故不感其氣，而物則知之。麋陰獸，至冬至而角解，感陽氣也。鹿陽獸，至夏至而角解，感陰氣也。其他草茹之驗尤多，奈之何欲以純乾純坤當之乎。至於說訟小畜豐井革諸卦，或為前人所已發，均無甚精義。獨駁議唐郭京舉正，精審透闢，而謂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與上中叶，密雲不雨，已上也，上與下亢叶，舉正所改皆失韻，尤為卓識云。

周易客難一卷 十三經客難本 道光刊

清龔元玠撰。元玠字琢山，南昌人，乾隆甲戌進士，銅仁縣知縣。所著有黃淮安瀾編二卷、十三經客難五十三卷，為孫文定公嘉淦所激賞。周易乃客難之一，名客難者，設為問答，以其義惝所據皆王注程傳本義及其他宋易，而止兩漢古注，似未窺目。故所說多疏淺，如以文辭為周公作，而以箕子之明夷為據謂碎卦合河圖，而以二四六八十合天一為復，以一三五七九合地二成姤為說，皆勉強不安。又以復天卦位不始於文王，仍伏羲所定，最為卓識。惟其所據則謂伏羲畫卦，並造書契，雷頭艮腳為震，居卯辰之間，二巳共為巽，居巽女巳位，禹佳為離，居未雀午位，土申為坤，八兄几為兌，一九二十藏田為乾，穴土為坎，丑頭木火腳為艮，凡地支皆互見於八卦中，故非文王所作。此無論其所據之非，即丑頭木火腳為艮，諸說尤穿鑿鄙俚。至其說經多以史事相比附，說磐桓云沛父老欲以劉季為沛令，季數讓，磐桓也。隱芒碭山，居貞也。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利建侯也。又以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象項羽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類齊景公魯昭公，以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象類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潰，多浮泛不切。至解經而誤者，象初六

用說桎梏以往吝云本義謂以往為觀其後王安石謂縱之以往則吝道也王宗傳謂說其桎梏不豫以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此數說以王說為優按以往吝因往遇險四无應故不宜前自為一義與上文不相屬本義及二王皆以以往為以後並以讀他經之法強與上文相屬龔氏不知其大誤而取之陋已他若以輿尸為衆主以壯趾為壯盛夫衆既得主尚何言凶趾既壯盛尚何征凶雖義理家多如此詁從而不疑則其識可知矣

易講會箋一卷乾隆刊本

清茹敦和著敦和會稽人字遜來乾隆進士所著周易二閭記周易象考等書已著錄茲所謂會箋者會萃羣說互相駁詰以明其是非如甲箋以為是乙箋非之丙箋又非乙箋丁箋又非丙箋故曰易講會箋其所講皆易理不為義理所障蔽而為浮泛庸偽之談又精於象學深識聖人觀象繫辭之義最為正軌惟焉信漢人卦變之說有時而過如謂革何以為革革卦之四也革兌以為坎則成既濟按革者改也上水下火言水火更代用事也凡寒暑往來日月代明無非水火二氣之更革今乃謂革卦之四爻以成既濟其義何其狹乎如必謂革四爻以成既濟將屯之三明夷之五蹇之初需之二家人之上皆必革之以成既濟而後可然何以爻辭皆未言乎則說不協也又謂屯二五為正應而其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者以三為之隔也三不變則既濟不成故十年乃字而其卦為屯猶蹇初不變不成既濟而其卦為蹇也按屯二陰三四亦陰陰遇陰則窒故應五難茹氏謂二為三所隔是也謂三不變不成既濟非也既濟者終止非吉卦也又謂屯彖傳雷雨之動滿盈而九五乃曰屯其膏因五雖居中得位而互剝實為羸陽按五之屯其膏因坤

民三分之二為初所有四亦應初五實無一民故膏澤無所施
如以為互剝將何以解於此乎且爻辭祇明爻義不能強與彖
辭同故无妄彖辭曰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一爻有一
爻義胡能與全卦同况彖傳乎此書推鑿幽隱詳人所畧期無
滯義最為有功然不免有罅漏如此等是也

兩孚益記一卷 乾隆刊本

清茹敦和撰敦和字遜來所著周易會義已著錄此名兩孚益
記者以比初爻益五爻均兩言孚為一例又讀四孚初家人之
上孚三陽孚陽為一例故曰兩孚益者從而廣之也大抵貫穿
各卦使無滯義以甲卦證乙卦又由乙卦推丙卦丁卦如水銀
瀉地无孔不入雖浪用爻變穿鑿附會之處甚多然能詳人所
畧其說之精者仍不可掩如云睽之言見者三曰見惡人曰見
輿曳曰見豕負塗睽也者兩目不相視也上卦一離二三四又
又互一離于是此見其所見彼亦見其所見也按卦之得名與

卦之爻辭往往有關係自序卦訓睽為乖後來易家漸忘睽之
本訓於是二爻三爻上爻爻辭皆莫詳其故豈知睽之為乖必
有其故說文睽目不相聽也聽者從也兩目不相從則一目見
如此一目見如彼故三上諸爻見象各異而其所以睽之故仍
原於卦象卦上離為一目下兌為半目一目睛不全故與上目
所見各殊也宋易家多談空不足數清易家極力復古亦無一
人見及此者獨茹氏以說文為本以卦象為說使三上爻義豁
然而解足徵其象學之精惟仍釋文之誤改聽為視為少疏耳
又說復上迷復云坤曰先迷後獲主以終有慶也今後之為卦

也。以一陽為之初。則先得主而後迷矣。故於復上曰迷復也。又以坎為虎。以大明為日。以艮為終。為成。以家人之上為嚴君。說皆精當有理。至謂隨四孚初。家人上孚三。皆以陽孚陽。則大誤。隨四下乘重陰。有孚謂孚於二三。非孚初也。家人上九。居家人之上。為全家所錋戴。有孚指下五爻。義不在應。又謂益九五有孚惠心。孚指初九。誤。按坤為心。為順。惠釋言云順也。有孚惠心。謂下三陰皆順五也。順五故有孚。於初陽何與哉。書內之誤若此者頗多。分別觀之可也。

讀易日札無卷數 乾隆刊本

清茹敦和著。敦和所著兩孚益記等書。已著錄。茲讀易日札。約有數萬言。然無卷數。亦无次序。无先後。蓋每日讀易。隨有所得。即隨筆錄之。蓋茹氏所著說易之書。其名目雖多。其體例如一。茲書之大病。主張卦變爻變。而太過。虞氏用卦變。原以卦无是象。變為某卦。以求其象。茲書則象為本卦所有者。而亦用卦變。如云困之致命。乾命也。卦雖互巽。而其變自咸來。咸互乾也。困乾象不成。故曰致命。按困三至五互巽。巽為命。乃上卦巽震。故曰致命。非以乾象不成為致命。又云旅五射雉一矢亡。何也。曰雉者離。旅上之離。本否上之乾。乾變而離。於是否五下居三。故曰一矢亡。按離為雉。伏坎為矢。故曰射雉。乃坎伏不見。故一矢亡。非以否五下居三為矢亡。否五雖陽。安得即為矢乎。書內穿鑿如此者甚多。其說之得者。如云中孚之三曰得敵。敵者何。四也。三四二陰。其情不相能。三互震。故鼓。四互艮。故罷。按荀爽注此云。三四俱陰。故稱敵也。四得位。故鼓而歌。三失位。故泣而罷。誠以陰遇陰。陽遇陽為敵。艮傳所謂敵應不相與也。荀注可謂透闢。而王弼注似是而非。程子竟以上為敵。朱子舍荀注不從。竟從與易理背馳之程傳。致經義永不能明。茹氏雖未悉俱陰

柄敵之理。然曰三與四情不相能，大旨與荀汪闇合，可糾正程朱之誤。又如謂離有征伐象，明夷之九三曰南狩，得其大首，既濟九三曰伐鬼方，未濟九四亦曰伐鬼方，皆上離也，而離上亦曰王用出征，晉上亦曰維用伐邑，按離為甲胄戈兵，故為征伐，經茹氏一一證明，其義愈著。他若謂離三互巽亦互兌，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謂姤變皆象乾，乾之為巽，則祇之羸豕之故漏也。皆有新義闡發，易學書內如此者亦多，則瑕瑜不掩也。

周易玩辭一卷 同治刊本

清王景賢著。景賢字子希，閩縣人，道光己亥科舉人，咸豐間舉孝廉方正，平生服膺理學，以朱子為宗，故所為易說，不章解句釋，每一卦祇為一畧說，六十四卦畢，總數千言，或僅說卦之大義，以與其身心性命之理相比附，如說乾云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是為天德，聖人之學，孰不在此四字得來，乾象乎天，天無不包，萬理之原，皆從此出，說坤云乾剛健，坤柔順，君子既當法天，猶宜效地，剛柔合德，不可有所偏，至說屯云乾坤之後，天地既分，人事始焉，故曰君子以經綸，然仍本四德以為參贊之資，說泰云陽在下而升乎上，陰在上而降乎下，陰陽相交，萬象開通，故名為泰，然陽德雖美，而不容太過，故二爻曰中行，四象曰中心，皆於經取義，而意不在於解經，故雖浮泛而無所責，又或取卦中一二字，以發抒其朝乾夕惕之功，如說訟云，訟言惕中，此即戒慎恐懼之學，師象曰容民畜衆，何其分量之廣大，比曰有孚盈缶，大象下一親字，親亦孚也，何等親切，損下之貢獻於上，分所當然，不得謂之損，然自上觀之，則以為有損於下，此聖王所以使後世顧名而思義也，蹇彖傳往得中，往有功，未嘗以往為不吉，而爻辭皆言往蹇，彖義爻義固互相發，按往得中，往

有功謂五往坤中也卦互重坎初前遇險三四亦前遇險故皆曰往蹇彖有彖義爻有爻義无妄彖曰不利有攸往初曰往吉非互相發一爻之義固與全卦不同也由是證王氏玩易辭祇以成其性理之學其於易解固多未能明也

河洛精蘊九卷 乾隆甲午蘊真書屋刊本

清江永撰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歲貢生永所著書前提要多已著錄此書乃永耄年所著據其自序時年已七十有九全書凡九卷分內外兩篇內篇三卷外篇六卷內篇為河洛之精外篇為河洛之蘊計第一卷自河圖起至圖書八卦餘論止共十三條第二卷自論後天八卦未必始于文王起至圖說止共十七條第三卷自大衍之數五十說起至變占餘義說止共九條是為闡明河洛之精者第四卷自河洛未分未變方圖起至總說止共二十五條第五卷自變卦說起至總論止共二十四條第六卷自勾股原始起至六乘方至十一乘方圖止共二十二條第七卷自呂律聲音本於河圖洛書說起至五十音應大衍之數圖止共十九條第八卷自河圖為物理根原圖起至紫白洛書說止共三十條第九卷自納甲說起至傷寒傳足不傳手說止共十六條是為闡明河洛之蘊者蓋亦潛心宋儒之學而篤信朱子故從朱子以十為河圖以九為洛書又本周子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之語故名其書為河洛精蘊其自序有言余思之易前似有易陳希夷之龍圖是也易中復有易中爻之十六互卦是也易後又有易焦贛之易林及後

世人珠林占法是也更舉圖書卦畫同源而共流旁推而交通者若算家之勾股家方樂家之五音六律天文家之七曜高下五行家之納甲納音音學家之字母清濁堪輿家之羅經理氣擇日家之卜筮奇門以至天有五運六氣人有經脈動脉是為醫學之根源治療之準則者亦自圖書卦畫而來信乎天地之文章萬理於是乎根本聖人之文章萬法於是乎權輿精圉精也亦何蘊之非精哉云云故其為書內而卦畫方位蓍策變占一一說河洛而抉其精外而天文地理人事一一從河洛而闡其蘊其中如大衍之數五十說參天兩地以倚數說揲蓍說變

占說占法考互卦說卦變說卦變考卦象說等篇均抉擇精詳論列允富足以津逮後學其他各篇雖其所論閒或失之廣泛庬雜然亦藉此可以悟術數之所自始而得萬法之權輿圖非殫見洽聞學殖深邃者不能為也

三易註畧四卷三易讀法一卷 嘉慶四年刊本

清劉一明撰一明係道士自號悟玄子又自號素樸散人其先晋人中年慕道游學三秦棲隱於金縣南棲雲山巔號其洞曰自在窩據其自序有乾隆庚辰歲西游幸遇吾師龕谷老人打開先天寶藏指示易理源流之語則其學傳自龕谷按蘇寧阿所作序龕谷係廣東人蓋亦道士又按自序有細辯圖卦之蘊深索經傳之義將圖卦可拆可合處悉為提出或一圖分為數圖或數圖合為一圖或於本圖所藏之秘別立變圖以明圖為活圖卦為活卦不得按圖說圖按卦說卦又於義易文易孔易

分為三易而註之以明三聖各有其易不得以文易為義易以孔易即義文之易如其說則是一明所著有圖有註而註且分義易文易孔易三部今考此本除卷首附三易讀法一卷外祇有上經兩卷下經兩卷各載卦爻詞解註而無一圖說并一語及於十翼則此本殆一明所謂義易文易之部而孔易之部并所有圖均闕其為殘本無疑矣今姑就其殘本及讀法所見論之一明之學純以圖書為主故其言曰易即圖書圖書即易學者欲知卦理須玩圖書圖書者易之根本易者圖書之發揮易所以演圖書之秘藏云云按宋人所謂圖書者乃五行數及九

宮數易之理原於象象原於數圖書者數之根故宋人以圖書為易本推一明實未知此義而徒以圖書錯綜之說相糾纏而其所謂錯綜乃有謬誤不可勝言者如於上下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畫下均註錯字綜字或錯綜二字尋繹其例則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綜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為錯然有時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亦有為錯者如遯之九三坤之上六是也亦有時陽爻居陰位陰爻居陽位亦不盡為錯者如乾之九二九四坤之六三六五皆曰錯中有綜是也故其為例果孰當為錯孰當為綜孰當為錯中之綜純以意造毫无標準而強附會之圖書為乎其可况其以錯誤釋錯義以得中釋綜義尤為古今易家之所未聞乎又其書句讀亦多不可通者如訟家作有孚窒句惕中吉句小畜六四爻詞作有孚血句去惕出句明夷六二爻詞作用拯句馬壯吉句若此之類甚多其義皆難通而註中亦无所說明舉此兩端則可概見一明乃一无實學而好立異者至其釋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以月體盈虧為說其義本之魏伯陽參同契吳虞仲翔亦嘗用之固无庸以識方外之一明矣

卦氣表一卷 光緒戊子湘南米署會心閣刊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固始人道光間舉人著有七經樓文集周易鄭虞通旨等書先是湘南著卦氣考二卷載在周易鄭虞通旨中宗惠徵君棟及劉禮部逢祿之說然心有所疑逾十餘年復作此書大意謂卦氣乃歸藏之法歸藏乃黃帝之秝黃帝八年始造甲子作調秝漢志謂之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蓋其時歲在甲子月建甲子朔日甲子夜半甲子時冬至黃帝推步之以為秝首六十四卦中惟中孚之陰陽相合象之因取中孚以為氣首非甲子卦氣起中孚乎冬至以坎主之夏至以離主之春分以震主之秋分以兑主之非即名察發斂乎五日一微三微一著三著一體凡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均統於三百六十爻中以八十分日之七為法非即建氣物分數乎八風調五行正十二律應陰陽消息之節非即定清濁起五部乎上古未有書契伏羲畫卦以象天地人物本名之為象黃帝作甲子秝即取六十四卦分爻值日以紀秝中之節氣故名之為秝象帝堯命羲和曰欽若昊天秝象是也秝象之名在帝堯之前故帝堯得而舉之而秝始於黃帝則所謂秝象者非甲子秝而何秝與象連名非卦氣而何按其言似甚辨然考周

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以歸連與周易並列則歸藏為易書无疑況桓譚明言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掌於蘭臺歸藏掌於大卜而鄭康成亦言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是在後漢之世尚確有歸藏一書而易以道陰陽所謂陰陽之書即易且漢儒均以卦氣為占驗故蔣氏必以歸藏為黃帝之秝殊不敢輒信況揚子雲大玄明係模仿周易而其次序一本卦氣若必以卦氣為歸藏之法則太玄乃模仿歸藏矣又其以歸藏之名本於中孚謂中孚上下四陽中包二陰陰中又藏乾元故名之為歸藏既无舊義可證亦頗嫌近

肊說惟其覆圖為表加入宮度日躔斗建八風十二律以補卦氣圖之缺頗為明備亦便省覽末有卦氣序義多精當又有卦氣証徵引亦翔實可觀固不得以其主張歸藏為黃帝之秝而并譏之也

周易輯義初編四卷 道光八年刊本

清盧兆鰲著兆鰲字桐坡湖南安仁人嘉慶辛酉進士官萬州化州知州署潮州府同知是書據其自序謂宜奉程傳及本義為正宗又謂聲音之道感人最深故六經皆有韵之文而三百篇外周易尤最為活變最為精密故諧其音節備述舊聞一以貫之云云按程傳本義自明以來即為功令所必讀之書謂為正宗原不足怪惟此書所述義理之空疏淺陋大有出乎程朱之外者而其所諧之音節更多无據如其釋或躍在淵云躍淵乃內卦互兌澤有日浴咸池之象猶云樓觀滄海日耳若粘定

龍德說則九二已見而在田何得隔卻九三從新又轉到淵耶按乾卦爻以氣表躍以龍與賢語(本于)潛見飛亢既指龍言則所謂躍者非言龍而何初為地下故淵指初初以四為應故或躍在淵而盧氏乃謂何從轉到淵殆不明初四相應之理程朱無是淺陋也又釋用九云爻无論奇耦總把一畫分出中間左右陽爻則中間實得一分故每爻算三分乾三奇三其三則九此之謂參天陰爻則中間虛卻一分故每爻算二分坤三耦三其兩則六此之謂兩地震坎艮為少陽則兩耦一奇為七巽離兌為少陰則兩奇一耦為八故七八九六之數皆倚參兩而成按七

八九六之數純視揲蓍而定唐僧一行論之已詳以乾久三分坤久二分為說是盧氏並揲蓍之法皆不明程朱亦无是空疏也至其叶音韻之處如乾初九潛龍九二見龍音龍為林九五飛龍則音龍為能上九亢龍則音龍為黎需之有孚音孚為肥訟之有孚音孚為焚泰之其孚音孚為其謙切凡此本皆一字而任意叶韻改作異音又凡經中之龍字疑字年字虞字泥字言字降字能字宜字盧字牛字雷字晝字南字畾字贏字陵字譽字等皆音作黎凡此本異字而任意叶韻改作同音而不知其有可通者有絕不可通者其他任意改叶之字尚不勝枚舉雖朱子詩傳亦元是妄誕夫有清自乾嘉而後經學昌明訓詁音韻閒研尤精即清初崑山顧亭林亦有易音專書乃盧氏於漢魏古注及清儒著述一無所覽而妄著作遂以自示其不學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述翼五卷　藏花盦叢書本

清黃應麒撰應麒字厚菴番禺人道光間舉人嘗主講始興文明各書院前後十餘年皆以易教授生徒因著是書名曰述翼者蓋述孔子附翼周易之意也書凡五卷其次序先序卦傳次說卦傳次上經次下經次繫辭傳次雜卦傳其自序以為讀易者不知乾元亨利貞所由來即講易者必易究乾元亨利貞所由起難矣故為之先序卦傳以編其次說卦傳以廣其象云云按古本周易上下經與十翼各自為篇自鄭康成而後始以彖象之文附於經先儒多有議其變亂篇次然其本通行已久世所共習因而不改猶有可言今黃氏既不遵古本又不同鄭氏而自行變亂篇第殊不足為訓若云學易者宜先知卦序則教人先讀序卦可矣何必移置之乎又其釋彖爻之義謂全彖為彖分彖為爻按之訓詁顯為臆說釋卜筮之義謂以錢卜寵想孔子時已有似不知卜筮之分釋說卦傳除據荀九家增三十一象外又據虞翻增三百二十有二象按虞氏逸象不止三百二十二此乃惠棟所輯之數其後張惠言馬國翰諸家所輯均有增加黃氏不取其多者亦嫌漏畧釋小畜九三之輿脫輻與大畜九二之輿脫輹謂二輻字義異小畜九三則遇當作輻大畜

九二剛中當作賴強吱同義作二解亦殊无當此皆足見其疏於訓詁考訂惟其述說易理則頗有勝人者如論四德謂非元不亨無貞不利而亨利貞皆統於元論用九用六謂凡三百八十四爻有遇三十六策而老陽變者皆以見羣龍无首之義推之有遇二十四策而老陰變者皆以利永貞之義推之不專為乾坤二卦言若乾坤二卦六爻皆變皆有辭義豈乇彖以下六爻皆變遂无辭義耶六十二卦皆變无辭義則此用九用六云云者不獨謂乾坤言釋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謂舊解以得柔為得朋以得剛為喪朋無乃失坤從乾之義又釋乾卦謂乾卦

不專取象於乾猶之坤卦不專取象於坤六十四卦亦猶是凡此等類冥思精索於易理大有所悟能與古易注相契合非空演義理者所能及又觀其註義有不盡每云詳見總論今此本无之倘獲見其全書則其所貫通者當不止此也

河洛圖說四卷 道光七年刊錦官錄本

清李錫書撰錫書字見庵山西靜樂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歷官四川文川蒲江大邑合縣知縣江北同知又三為蓬州知州所著書凡十餘種總名錦官錄河洛圖說乃其一也是書凡四卷卷一論河洛推本朱子之說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凡為朱學者皆同此見固亦无庸置議惟其定朱子所作之圖為古河圖古洛書又從曲沃崔敍述說作河圖圓圖洛書方圖以為河圖之數洛書之文數當從點文當從畫而又自謂未知龜馬舊文果如是點否夫既不知龜馬舊文果如何又何從而分古今

又何從而分點畫是則所謂不知而強作者卷二論先後大之圖皆係後儒因聖人之言而為之圖非羲文舊有此圖按易卦自有方位其方位皆據古注所述古注既未指明孰為伏羲孰為文王漢魏儒者亦无傳說而宋以後諸儒究辨紛紛必以某屬之羲某屬之文原為詞費崔氏此論尚未為无見卷三襍論太極圖卦氣五行納甲諸事謂太極圖為河圖之小像亦為河圖之總像所以狀河圖所以注河圖立說似甚奇誕然言之不能成理不足以証成其說論卦氣亦祗本胡玉齋以二十四節氣分配先天圖不能逮稽漢儒六日七分之舊術亦殊嫌疏陋

卷四標名周易備占首陳筮義十説卜筮尚占第一蓍卦方圓第二大衍之數第三再扐後掛第四參伍錯綜第五參天兩地第六乾策坤策第七初九初六第八用九用六第九爻彖象文言第十凡此十義其九義皆畧述舊説无所是非惟論用九用六謂乾皆以九變坤皆以六變無得七八者故用九用六以占自乾坤以外皆不然按筮卦之法七八不變而九六變任何一卦六爻皆變事所恆有豈獨限於乾坤二卦乎若乾坤二卦六爻變占用九用六之辭則其他卦六爻變豈可无辭以占之乎是不知用九用六純指揲蓍時所得之一爻言並不明用九用六之為聖人以筮例教人也十義之後次列筮儀次列占法最後列古占備考採摭雖未詳備尚頗足資參考要之此書聽説多而攷訂少故瑜不掩瑕又其書命名為河洛圖說實則內容不僅圖說河洛亦未甚恰當也

周易二閭記 南菁書院叢書本

茹敦和著分閭上閭下二篇敦和會稽人字遜來乾隆十九年進士歷官南樂大名知縣大理寺左評事湖北德安府同知平生邃於經學尤善易所著易學凡十一種而以二閭記為最精其書設為二人問答相反覆之詞曰茶閭曰薑閭後李慈銘嫌其不雅易為左右故曰二閭據其自序茶閭居城外二十里之紫洪山薑閭居城外十二里之棲鳧山嘗以易義質之而記其語似是寓言而周易小義自序曰有二老儒為東西閭師敦和從之受易辭則又似實有其人者蓋仍為寓言也今觀其記博引故訓貫穿經史直抒胸臆不蹈襲前人而字必求其真實詁必溯其源本不惟可藥宋儒空虛之病即講漢學如惠棟如張惠言如江藩等之宗主虞氏申述其義不敢違者視之亦有愧色蓋所謂著書者貴發抒己見補前人所未言方為有益如前人已言之而又復述之陳陳相因又何取乎此二閭記之所以可貴也然詳於訓詁而不顧經義如說撝謙云撝揮麾同字書右秉白旄以麾淮南子瞋目而撝之皆是而以撝為却曰撝之正所以為謙夫謙六四體震震為征為行今以撝為却却者退也於易象易義皆不協洽全書類此者甚多又穿鑿太甚而

不免於爻離如說比原筮元永貞云象內坎比外坎于象言初筮于坎言原筮則筮為坎象夫坎為通故為筮此象除易林外先儒先知者茲獨與易林闇合服其樾鑿之功而以一爻變為初筮兩爻變為原筮原者再也訓原為再先儒本有此訓而以再筮為兩爻變則支離无據末又謂左氏以一爻變為占其有兩爻變三爻變者皆謂之不占豈知左傳之艮之八即艮之隨且五爻變而穆姜述其占辭至詳且悉國語之泰之八貞屯悔豫皆八亦皆有詳悉之占辭能謂之不占乎強詞奪理則自是太過也又篤信卦變至理所不能釋則以卦變為解如說剝五

之貫魚曰卦自觀來觀巽為魚豈知坤亦為魚重坤故曰貫魚虞氏舊詁原誤說豐之配主夷主謂豐四本小過之四豐初本明夷之初全用卦變以濟其窮頗與直循相類不可為法至謂解之甲坼為雷雨之動許慎曰甲為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言甲而坼義具謂主鄭者作宅訓宅為根與解義不類無漢學家盲從之習謂麗澤之麗同于伉儷之儷引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圉駑馬麗馬一圉注云麗耦也然則麗澤直兩澤爾他若以節為竹約以中孚為孚卵與易林以震為卵之象合其義皆絕精而震之為卵尤非他漢學家所能知其象

蓋是書之精者直抒己見不蹈故常望而知為宏博之士而支蔓引伸又往往有漫衍無經之病此其大略也

周易小義（周易大衍本乾隆刊）

周易小義上下二卷清會稽茹敦和撰敦和字遜來所著周易二閭記曾著錄小義之名據所自序自明以來科塲擬題有大題有小題科舉之例用其大者不用其小者今之小義乃用其小者不用其大者題小故義小也今觀其書雖祇釋一字一物然旁徵遠引无不該貫以為言易也可以為不僅言易也亦可以為集羣書之義以釋易也可以為藉易以通羣書之義亦無不可其最精於他人者在不拾漢人牙慧精者取之駁者棄之如屯十年不字鄭虞皆以為妊育惟本義據曲禮以字為許嫁為得蓋夫婦既成而後有妊育之事漸曰婦三歲不孕彼婦也宜其孕矣今女子也而責其孕可乎又云屯三之鹿震為鹿也虞訓為山麓豈知詩有之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易曰入於林中是易與詩皆以鹿為林中之獸今曰即山麓胡為乎又乾與震同為龍者以震得乾之初乾與艮並為虎者以艮得乾之上馬融以兑為虎非也九家以艮為虎是也（茹誤以九家作虞翻虎為乳字）然以艮為虎仍不能盡通又云寡髮讀宣髮理謬義紕又以蠱為壞其辨尤博按以孕為妊以鹿為山足以寡為宣鄭虞之說清儒皆承述不敢違茲獨辨其誤而虞翻以坤為虎尤背於風從虎之義至馬融以兑為虎後郭璞洞林雖用之然用之占卜以西方白虎取義非解經也而清儒盲從者稱述之致使易之言虎者其象愈亂而皆不能通茲獨以乾為虎於是以前之誤解皆明且旋之於易而无不當茹雖不本之易林能與易林闇合發前人所未發其有功於易道甚大惟亦有穿鑿通甚者如漸之言鴻據易林巽艮皆有鴻象茹氏不知而以漸至未濟有坎離鴻者南北之鳥卦有坎離故言鴻則說太支離又艮外堅亦為龜與離之取象同乃茹氏不知則以頤損益之至坤為龜則象无此義此蓋智者千慮之一失書雖名小義然通貫經文浩浩落落其致博其識精視清代諸易家隨人俯仰且自稱家法以晦其短者相去遠矣

周易証義　周易大衍本乾隆刊

周易證義上經分上下兩卷、下經上下兩卷、會稽茹敦和撰。敦和所著周易二閭記、周易小義、皆著錄。茲書以六十四卦、證六十四卦、以甲證乙、以丙證丁、而曰義者、說文義騐也、一曰銳也、貫也、蓋取其銳利貫穿之義、今觀其說、雖六十四卦經文及傳文俱備、而並不章解句釋、且亦不窮究卦象、蓋以所有易象、皆具於二閭記小蘇及象致諸書、故此祇言易理、以補其不足、乍視似空疏、又好用卦變、漫衍無經、為焦循之先導、然其所闡發、多為前人所謂言、如說用九用六云、以九六變七八不變、故於乾坤二卦、特著其例、以用為變、以用九用六為文王特著之易例、說為諸儒所未有、又謂坎在上為樂、在下為憂、以證離卦之比樂師憂、以文言之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以證復之反復其道、以艮為光明、兌為幽暗、以謙證履、以履證歸妹之幽人、又以蒙九二之坎為家、以證師之開國承家、能正漢儒之誤解、補昔人所未有、又謂爻當位得中、始謂曰正、然陽得二中、雖不當位、自然得正、以大畜之大正、大壯之大者正、未濟二爻相傳中以行正為證、又謂爻往外曰往、來內曰來、然蹇九五曰朋來、實往外也、而曰來、則以自五言之、當然曰來、而以需之上六三人來為證、若此者尤足以通舊說之窮、杜膠執者之口、其偶有誤者、如以亢龍有悔、證小過上六象傳之已亢、則不知陰无言亢之理、小過之已亢、亢與頑同、亢者下也、虞氏之解、最為正當、又說習坎因說文以鳥數飛為習、便謂飛龍在天、坎有飛象、則說大勉強、若此者亦時有、分別觀之可也

周易辭考一卷、清茹敦和著、其周易象考、及周易證籤已著錄、茲書大致與證籤同、如説夬彖云、揚於王庭揚指上六言、而夬有初至五互夬、故彖則曰過惡揚善亦謂之揚又文言或躍在淵自試也、无妄九五象傳則曰不可試、乾初爲試、其在无妄、五疾而四不可以爲藥、故曰不可試、又同人六二云、同人於宗、謂二五應也、睽二五亦應、故睽六五云、厥宗噬以甲卦證乙卦、後卦證前卦、皆易家所忽略、經茹氏舉出、新穎可喜、至如說泰、四象傳曰中心願也、五亦曰中以行願、渙九二曰得願、中孚九二

象傳、亦曰中心願、謂願象皆因互震而有、純指震之陰爻接願即孚、泰四之中心願、釋不戒以孚也、五之中以行願、謂應九二也、渙二之願、謂孚于三四也、中孚之中心願、與釋孚義也、其語雖在震、非即以震爲象也、又云隨五孚於嘉、遯五嘉遯、革二象傳行有嘉、離上有嘉折首、謂嘉有會義、故文言曰亨者嘉之會、凡二五應必曰嘉、至離上之嘉无應、則曰離坎伏卦、以坎填離、故嘉則穿鑿無理、蓋易之言嘉言慶言善言願、皆兩陰陽相遇而形容其相得、不必苦求其象、以此等字非象所屬也、求其象而不得、至以道家以坎填離之語當之、說尤駁雜、又此書祇六則、似奏疏事者、又所舉各節義意皆與會籤證籤象攷諸書同、又何必別立此名哉、蓋好爲務博之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義說二洪遺稿本

周易義說五篇清洪榜著榜歙人字初堂乾隆舉人無天津召試第一賜內閣中書其兄洪朴乾隆進士官湖北學政順德知府有文釆榜幼與其兄齊名世稱二洪惜皆不永年榜三十五歲而卒故其著述皆未卒業其所為周易義說分明象上明象下二篇又有述贊上述贊中述贊下三篇其明象至損益而止似亦未卒業者其說之善者如山下出泉何以為蒙象蒙者稚也稚養者也泉始出在山下出之則為用矣放之則至於海矣當其未出未至則象人之蒙矣又說天與水違行君子以作事

謀始云君子以其所訟欲其無訟也故曰作事謀始何謂作事謀始立制也均之產之經界正則無訟田者矣質劑明則無訟財者矣故曰謀始又澤中有雷隨何以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曰君子日出而視朝退聽政於路寢既夕則適宴寢息耳嚮晦者既夕之時也君子嚮晨而動嚮夕而息如雷始出地而動震乃隨澤而收其聲以上諸說雖無甚奇異之處然樸實說理皆有可取至說大有云火在天上大有火何以在天上火者宿也心為大火南方朱鳥之宿亦曰大火以火為星宿則拘執而鮮通說山下有雷頤云朱何以頤頤者口車輔之名山常止者也因雷之動以養物口車亦止也因輔之動以養身按左傳云輔車相依注輔頰輔車牙車疏牙車牙下骨之名人欲嚼物或言語則牙車動而上與輔對故曰輔車相依是牙車司動而輔不動注疏甚明又艮六五云艮其輔亦以輔止而不動今謂因輔之動以養身義適相反訓詁太疏矣至其述贊各篇皆空論義理殆致力於程傳泛言聖功天道之概要於經義无關故略而不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象義 乾隆刊本

杜文亮著共十卷文亮江西南豐人字月峯乾隆時貢生於諸經多所論著久困棘闈不得售卒以明經老今觀此書自序曰聖人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曰君子觀其象而玩其辭故名曰周易象義俾知象之與義離之則莫得其解合之則悉會其微象與義並重深得讀易本旨惟其所參攷之書以周易折中周易述義為主又常曰錯綜則亦以來矣鮮為宗主者其首卷述圖書大義及先後天卦位卦變各圖依仿本義啓蒙而加以說明則又以朱子為主不待言矣特本義所列八宮圖乃京房舊法為尋繹世應游魂歸魂之根本乃杜氏不知而名曰八卦合象似以一卦合七卦而成六十四者則不知其義也至其說經如習坎云習為練習水性至險習乎水則溺溺則誤而且俗說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云龍見地上必升雨以生五穀占者无論君民皆以見此大人為利也則陋而見誤說用九用六云乾變坤與本坤不同坤變乾與本乾有異故別立用九用六之辭以占之以見群龍無首利永貞為占辭則卦有七爻說訟之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云訟宜就有德位者決之故利見大人冒險求勝猶涉大川而不利則直不知爻辭本義自造俚說以解經至於用象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凡大川皆不知其象凡漢人所用普通之象亦不盡知由是證其所參攷之書甚為孤陋於漢魏易說似皆未見故言義而不見俚俗言象亦不詳不能副其所命之名也

易經揆一　乾隆刊本

易經揆一十四卷清梁錫璵撰錫璵字確軒山西介休人雍正舉人乾隆十四年與全賡吳鼎同以經學薦授國子監司業歷官祭酒少詹事所著有易經揆一易學啟蒙補各書其易經揆一當時曾命翰林二十人中書二十人寫以晉呈以此書故以舉人遽授以翰林清職當時榮遇可謂無比乃觀其易說全以河圖洛書為本而所用之數於古法常違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亦即全易之根本往來循環如環无端乃梁氏纏綿邵子天根月窟之談四正四隅之舊說連篇累牘約數千言而於元亨利貞之真諦反疏之甚略浮泛不切又謂用九用六為六爻全變而兩爻至五爻變皆未條解蓋以六畫變發兩爻變及五爻變之例援用九用六謂揲蓍求爻若遇七遇八則不變遇九遇六則變乃文王以筮例示人群龍無首吉利永貞則申用九用六之故也純就揲蓍求爻言與六爻無涉宋歐陽修論之詳矣乃復承朱子之誤解則未詳致也又說用九用六云先天陽上為乾其數七陽降為坎其數九先天陰下為坤其數六陰升為離其數八夫陽降為坎謂乾之中爻北交坤成後天之坎豈謂降為西方之坎乎陰升為離謂坤之中爻南交乾成後天之離

豈謂升為東方之離乎於先後天嬗變之理全昧又陽順陰逆故陽由七進九陰由八進六乃梁氏不知謂陰由六升八全違漢儒古法至其訓詁之誤者解訟九二不克訟云二變坤為順坤順故曰不克按不克訟之故由於入淵不由於變坤解訟不利涉大川云訟必見中五之大人然後能決所訟若駕空求勝如涉川然必無利理則俚而且誤解需云需在造化為雲上於天在物象為氣之上還為乳以養其子也不惟語俚且不知養義乳義於卦象何涉凡易言不利君子貞貞丈人吉皆以貞為卜問乃梁氏解屯五之小貞吉大貞凶云變坤為復體剛用柔是謂小貞新王當革命之初皆用小貞若開闢而期文明創業而急圖別是謂大貞大貞必凶按其說且舉九五當位之不能變小貞大貞之解則擬不於倫又說小過六二云三四居二上皆剛三則父四則祖也如此取象則何象不可得統觀全書立說蕪雜雅詁甚少於所不知不甘缺疑所創誤解觸目皆是不知當時君若臣何以矜重若是豈果明易者無一人乎

易註　乾隆刊本

易註十二卷曲沃崔致遠著致遠字靜君山西曲沃人康熙丙戌進士吏科掌印給事中平生好易學據其自序此易註為之凡二十年中間七易稿乃成為之不可謂不久又云從來不知易者皆坐於不知象朱子謂象失傳夫說卦傳即八卦之象全易之中何辭非象何象失傳觀其言似於易象有深切之研求者乃觀其全書於易象疏濶已極凡利涉大川皆以為涉險頤損益之龜象皆不能知不惟不能求失傳之象並漢儒已言之象皆不能致至其詮疏之謬誤者如說復之反復其道云陽消忽反反其常理而復其道以反常詁反字說鼎九二之我仇有疾云初之否疾能汙其實我之仇也以初為二仇說震上六之婚媾有言云鄰為同類姻黨必有戒言可守不去也以婚媾為姻黨以有言為戒言說剝卦雜卦傳剝爛也爛乃爛字之訛爛者一陽措於上故六五取象於宮尤穿鑿無理說乾四或躍在淵云九四在上體之下如能躍起或將進而上於天乎抑仍退而歸於淵乎以躍淵為退歸於淵於經義全背說中孚六三得敵云六三不正有應得其匹敵以得敵為得匹耦尤背經義蓋觀其弁言及其條例崔氏於易不惟不見漢注並孔穎達之正義亦未及讀似專以朱子本義啟蒙及胡廣之周易大全為宗者如云卦變之說始於朱子則不知虞翻之早用卦變又云連山歸藏相傳為夏商之易則不知孔正義之論列已詳又云是編序次悉依漢本夫彖象連經據魏志高貴鄉公傳實始於康成以前費直祇以十翼解易耳仍經自經傳自傳費直外他更無有也而概言漢本則失致甚然則其易註之無足觀蓋有由矣。

義里聽餘編 乾隆刊本

義里聽餘編十卷河南信陽張紱佩撰紱佩字宴亭乾隆辛巳進士以即用知縣分發雲南所至有能名平生嗜易學以十數年之力成此易編今觀其書以圖書為主以宋人為宗雖疏解其略然不鈔襲舊說亦不依傍程朱凡有所解不論是非皆出自己意似能自立者惟識太淺陋謂莊氏不知何人注疏引用甚多朱子以為周竊擬周祖述老氏必不為聖人傳經按莊氏之說孔穎達正義嘗引之王注從無引舊說者不獨莊氏又正義嘗以褚氏莊氏並引褚氏名仲都梁人莊氏蓋亦梁陳間人

而後於褚隋唐志皆失載因並其名亦佚此有何疑者張氏謂朱子擬為莊周朱子何至陋如是乎又云京房十二辟卦夫十二辟卦左氏即言復在北故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又干寶周禮注引歸藏易云復子臨丑以至亥坤皆同又坤上六曰龍戰於野是亦以上六居亥故與伏乾相遇乃張氏皆不能致以消息卦屬之京房又謂左氏內外傳言易不盡與經合夫春秋人言易無一字不根於象其訓最古今張氏因不知其象遂謂傳不合經則陋而且妄矣至其注之謬者如解終日乾乾反復道也謂乾五而反於三則易無此例解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乾如云皤白也人白則馬亦白竊意白馬當為日影日下則影上故如飛翰之疾則俚而且謬說需上六雖不當位云不當位本義曰以陰居上是謂當位茲曰不當其義未詳按既變文曰上則非陰所宜居也明矣以為當可乎夫曰上六何卦无上不得於需謂為變文更不得言陰居上即為不當全書穿鑿如此者不可勝數蓋張氏沈淪於太極通書之說欲特立以追性理之微而識解甚陋畢不足以達其所見故掃象不談自是其是不自知其不合也

讀易一隅 松厓文鈔本

陽湖管幹珍著，分上下兩卷。幹珍字陽復，號松厓，陽湖人。乾隆進士，工書，累官至漕運總督，以清節著稱。惟按陽湖志，幹珍作幹貞，不知孰是也。其說易不按章句，汎論概要，以箴規人事，雖按六十四卦以次立說，而實不解經，每節歸宿，不為聖王經綸天下之根本，即為聖賢防微慮患之功用。蓋曾致力於程傳本義者，屏象數而不談，然於陳邵圖書之說，則亦不及。在談義理者，猶不失為雅正。惟識太漫陋，篇首言秦漢間說易凡二十餘家，其書皆亡，惟京房以卜筮獨存。按西漢易說至魏晉多亡，而孟喜京房至唐尚存，不獨京氏。若云近代，則京易祇存易傳三卷，專言占筮，其解易之書無一存者。又云房以後書存者，惟太玄說，似剏實亦言易也。夫法言擬論語，太玄擬易，在當時即譏之僭，比於吳楚之稱王，何來似剏乎。又云易以太極生兩儀，兩生八，以至六十四卦，參天倚數，玄以一生三，三生九，九九八十一首。知參天而不知兩地，雖以人為八十一首之始，然天地能生人，人不能生天地，斯說也，尤為謬妄。太玄一生三，三生九，九九八十一，以斯為知參天不知兩地，將易一生兩，兩生八，八八六十四，則知兩地不知參天矣。又太玄以中為首，始中即所擬易之中孚也，豈以中為天地中間之人乎。是於玄首命名，尚不能悉，而竟敢侈談，若是是皆因理學家莽大夫三字橫亘於胸中，而妄疑其書之亦陋也。謬妄如是，不惟空疏之無足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雕菰樓易學四十卷 焦氏叢書本

雕菰樓易學四十卷清焦循撰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世居江都黄珏橋分縣為甘泉人嘉慶辛酉舉人一試禮部不第年纔四十即家居不出卓思典籍著述頗多而所撰易章句十二卷易圖畧八卷易通釋二十卷合成雕菰樓易學三書在當時尤負盛名巫為英和阮元王引之諸名公所稱誦蓋循生平邃於天文算學因以測天之法測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而悟得易學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故其易圖略自序云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恒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為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為旁通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為時行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既撰為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為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為八卷次章句後其著書之大旨畢見於是然今考循所破漢儒卦變半象納甲納音卦氣爻辰之非咸能究極其弊至其所自建樹之說則又支離穿鑿遺於情理實有較漢儒諸術過之而無不及焉者譬如循說中孚與小過旁通云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箕子即其子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謂九二旁通小過六五惟小過六五不和中孚之九二而以四之初成明夷故云其子之明夷苟其子與鶴鳴相和則明不傷夷是中孚小過旁通又釋井泥不食云豐四之井初成需故需于泥豐成明夷需二之明夷五為致寇至傳云災在外即豐過旬災之災又釋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云其辭又見於小過六五小畜上之豫三則豫成小過中孚三之上則亦成需以小過為豫之比例以中孚為小畜之比例又釋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云同聲相應謂乾成家人坤成屯同氣相求謂乾成革坤成蹇水流濕謂乾二四之坤成屯承同聲而言水坎也溼下也泥塗沮洳之地震為大塗是也乾二流於坤五而四應之成屯是為水流溼火就燥謂坤五三之乾成革承同氣而言火離也燥為秋金之氣兌是也坤五乾於乾二而三求之成革是為火就燥

此言乾坤之當位行也。若不當位，有溼而無水，則乾四之坤初成復，有燥而無火，則坤三之乾上成夬，復變通於姤，姤二之復五成屯，復下震先有龍，成屯則上有坎雲以從之，故雲從龍。夬變通於剝，夬二之剝五成觀，剝下先有坤為虎，成觀則上為巽風以從之，故風從虎。若此之類，初觀其法似密，實按其義皆非，牽合膠固，殆過於虞翻，違甚而竟不自知其謬，豈非明於燭人而暗於見己乎。英和、阮元、王引之之徒，以故舊之雅，而妄相推許，後儒不察，隨聲附和，獨南皮張之洞撰書目答問以告學者，於循之易取其周易補疏，而舍此易學三書，可謂知所去取矣。

仲軒易義解詁三卷　鈔本

仲軒易義解詁三卷，鈔寫本，卷上首尾不具，中下兩卷均題江都焦循定稿，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世居江都黃珏橋，分縣為甘泉人，清嘉慶辛酉舉人，其家有仲軒，因藏仲長統石刻得名，則仲軒誠為循之軒名，惟按循子廷琥所撰事略，述循先後著作甚詳，其於易則有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易章句十二卷、周易補疏兩卷、易話兩卷、易廣記三卷，獨未聞有易義解詁之說，此其可疑者一。此本既分上中下三卷，宜是完書，實則其中只釋乾坤屯蒙四卦，乾坤各為一卷，屯蒙又為一卷，以下六十卦并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屬皆闕，而標題之字蹟墨色又不與正文同，此其可疑者二。循之易學，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謂易例有三，曰旁通，曰相錯，曰時行，力破舊說之非，故矣序周易補疏，譏王弼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與阿，未見其勝，又易圖略論卦氣云嘗謂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是循于漢儒納甲卦氣五行十二辟之術，以及宋儒先後天之說，皆所不信，而此書於納甲卦氣五行十二辟之術，既屢屢稱述而

於先後天之說，尤篤信不疑。如云邵子詩「乾遇巽時觀月窟」句屬先天，「地逢雷處見天根」句屬後天，羲文兩八卦皆有先後天。又謂乾之利貞二字，包先天三節，元亨二字，包後天三節，並譏來矣鮮讀先迷後得主句，為不識先後天之別，與術素日持論之宗旨，正相剌謬，此其可疑者三。術所著書徵引古今，皆極淵博，訓詁名物，研求尤精，而此書所徵引儒先舊說，在漢魏惟一虞仲翔，在宋明惟程子、邵子、朱子及來矣鮮氏四人，且其釋乾卦之義云，卦名雖作乾，實當讀作乾濕之乾，釋長為元之義云，長即大，大即元，如考試稱榜首為元，釋篁字之義云，篁字上從

竹，下從工，而加以東西兩人字，東西二人者，即震兌也，工讀此震兌二者之兩端，為萬事萬物取中之道，由天地化工所出也。既爾孤陋，而復穿鑿，有似童騃，此其可疑者四。他如牽引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及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二文，繪示諸掌一圖，又以禮樂刑政皆本於元亨利貞，作五音必為十二律所節，始可感動人好善惡惡之心，諸說於禮樂之制度精意，不獨無所發明，且穿鑿附會，令人發噱，與術六經補疏之文，毫不相似，此其可疑者五。依此而言，可知此書乃鄉曲俗士所為，久而殘闕，佚其名氏，作偽者乃嫁名於術以圖射利，明義不足重也。

虞氏易言二卷 張皋文全集本

虞氏易言二卷，清張惠言撰。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終翰林院編脩。於學無所不究，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候一卷、周易鄭荀義三卷、鄭氏易注一卷、荀氏九家義一卷、易義別錄十七卷、易緯略義三卷、易圖條辨一卷，並此虞氏易言二卷，凡四十有四卷。然易言本未成之書，故下經自震以下皆闕。所以謂之易言者，業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二易言篇跋云：初張皋文先生述易言二卷，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而先生沒。

其甥董士錫學於先生，以余言易主虞仲翔氏，於先生言若合符節，屬為補完之。先生吾守師法，惟言虞氏者，執其象變，失其指歸，故引伸文言舉隅之例，一正魏晉以後儒者望文生義之失。於諸著述為最精。又卷九易虞氏五述序云：余既補張皋文先生易言二卷，蓋先生思學虞氏者，執象變而失指歸，參天象而疏人事，故取以言尚辭之義，補其失也。依劉氏之說而推之，蓋知惠言之易，以虞氏為宗，其明章句者備於虞氏義，闡消息者備於虞氏消息，考典禮者備於虞氏易禮，說人事者備於虞氏易事，推時訓者備於虞氏易候，獨虞氏之微言大義尚未有所傳述，故又本乾坤文言之例，作易言以推衍其說，通體舍象變而談義理，雖未知其悉中虞氏之旨與否，要其說理樸實，遣辭典雅，无穿鑿傅會之弊，支離轇轕之習，較其他書特為平正，的能合劉氏補完之說而行之，雖未足以輕視王程，要亦為言義理者所必當取資也。爾

劉瓛乾坤義 漢學堂叢書本

劉瓛乾坤義一卷甘泉黃奭輯列漢學堂叢書中先是平湖孫堂輯之列二十一家易注中名劉氏周易義疏歷城馬國翰輯之列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亦統名周易劉氏義疏至黃輯始分名為劉瓛乾坤義劉瓛繫辭義疏二種按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南齊時徵步兵校尉不拜謚貞簡先生事蹟見南齊書本傳馬國翰云七錄言作繫辭義疏不詳卷數隋志有周易乾坤義一卷梁有周易四德例一卷又別有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唐志並同惟乾坤義亦稱義疏今其書並亡按周易乾坤義集解及正義序所引乾坤二卦之說雖未標其書名蓋即乾坤義之佚文也其陸德明釋文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及李善文選注所引皆繫辭義疏之佚文也今觀其注如說彖云彖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按繫辭云彖者材也材財裁古通用即裁度也茲訓為斷與材義同說文言云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則望文生義浮泛不切說鼓之以雷霆云霆雷也震為雷離為電按京氏云霆者雷之餘氣蓋雷起於震之初陽止於艮之止故曰震之餘氣虞翻云雷震霆艮此最得解與京氏合蓋雷則自下而上霆則自上下擊鼓之以雷霆謂震艮相反覆潤之以風雨謂巽兌相反覆後儒據陸佃埤雅玉篇及穀梁訓霆為電為離象而不知於易不合易以艮為霆與震相反覆若離則與震不反復也劉氏誤也其餘各注亦深切者少循常者多輯之以備一家以存古注可也

周易繫辭明氏注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易繫辭明氏注一卷南齊明僧紹撰歷城馬國翰輯僧紹字承烈平原人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辟鎮北府功曹並不就隱嶗山聚徒立學齊高帝為太傅辟記室參軍不至時其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粮隨慶符之鬱洲齊建元元年徵為正員郎仍稱疾不就高帝甚以為恨竟隱遯以終其易注隋唐志皆不注錄陸德明釋文敘錄載注繫辭者十人有僧紹而不言其卷數亦不及其注語只致文字之異同而已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音智與荀爽荀柔之讀同似較韓康伯讀知者勝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作君子此僧紹一人之讀他無與同者然作君子義雖可通似不如聖人之切以制器尚象等事皆聖人垂創之法至何以守位曰人人讀為仁古人仁可通用故王肅卞伯玉桓玄皆作仁然上文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下文曰何以聚人曰財則位人財三字蟬聯為文以仁守位義雖較長以財聚仁則仁非矣而治漢易者翕然從之於上下文理頗生謬沴若上文作仁下文又曰聚人則又失三字蟬脫之義使上下文不能相應敢斷言其非也後惠棟所刊李氏集解公然改作仁李道平疏纂竟從之不有詳辨且以為定本矣故備論之以解後世之惑

周易繫辭荀氏注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易繫辭荀氏注一卷宋荀柔之撰歷城馬國翰輯柔之宋書無傳亦不見於南史並其字亦佚陸德明釋文敘錄載注繫辭者十人有荀柔之云潁川潁陰人宋奉朝請冊府元龜云荀柔之注周易係辭並為易音馬國翰云釋文列為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不言柔之未知冊府元龜所據而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有柔之繫辭注二卷今佚馬氏據釋文引其三節如繫辭議之而後動作儀之而後動與鄭玄姚信桓玄讀同按詩大雅我儀圖之毛傳訓為度又前書外戚傳皆心儀霍將軍女注心儀即心擬又釋名儀宜也得事宜也詩小雅由儀箋詩傳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是儀又有宜義儀之而後動者蓋幾經審度得其事宜然後動無悔吝較正義本作議之而後動者義實深長後儒皆喜稱述惟下文云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二字皆承上文而來若作擬儀似微不合則亦不能無少疑也至於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讀知為智義亦較優訓扐為別扐馬云指間也此最得解虞翻以揲餘為扐掛一為奇此訓皆不當然祇此三則他无所見欲以此定其注之良否亦難也

周易本義闡旨八卷 嘉慶十七年蘭桂堂刻本

周易本義闡旨八卷清胡方著方字信天一字大靈新會人歲貢生方歿後數十年其書孫拔登始以家藏鈔本示同里觀察使盧觀恒觀恒為編校刊行之書分上下經計卷上經由卷一至卷四下經亦然故凡八卷馬其昶周易費氏學敘錄作本義注六卷者蓋未見原書而誤也是書先列經文次列本義皆大字後列闡旨小字雙行夾註眉目尚為清晰卷首除列朱子九圖八卦取象歌八宮次序卦名卦變歌筮儀之外萃會朱子平日論易之說為易說綱領一篇次筮儀後又錄朱子周易五贊周易圖說及啟蒙補略諸書次綱領後是頗足以窺朱子易說之全體補本義所未備有益於讀者獨惜其於書中之闡旨則墨守本義句梳字櫛無所徵引無所參證故用力雖勤而毫無發明有時淺俗且類坊間之高頭講章如釋大象云此象曰是周公言卦之象若曰是記述之詞小象之象曰是象詞之意若曰是論議之詞釋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云此節與論語仁甚於水火未見蹈仁而死同義釋說卦坤為文為衆云色繁而整為文形繁而整為衆不繁非文衆不整則繁不可辨亦不成文衆也此皆支離無當又如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自定為註

釋之例提撕之例因彖詞而決之之例因爻詞而決之之例釋爻詞正舍之例釋爻詞所以然之例釋爻詞所以未及之例等亦皆強分支配不協經旨蓋方生居窮僻瀹倒棘圍既不獲與通人達士交游又罕覩漢魏易說故孤陋如是也

圓村觀玩集稿二卷 嘉慶丁卯年刻本

清侯起元撰起元里居事蹟均不詳惟據書中屢引及周易折中又凡顒字皆避諱知其為嘉慶間人是書於經傳不革解句釋六十四卦各為一篇文言則只釋數處其餘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屬皆闕其要演繹義理大氐以程傳朱義為宗然有空泛甚于程朱者如釋飛龍在天云孟子願學孔子則其稱大人者就即以九五飛龍尊孔子釋蒙九二納婦吉云不曰后而曰婦愛情少子婦人之性則浮偽不切有穿鑿甚于程朱者如釋小畜六四血去惕出云血謂四惕謂三巽陰木屬肝肝藏血四巽主故以血象三於乾惕龍也釋小畜上九君子征凶云上九之君子若以三不能正室往而正之恐三不免有獅吼之請上亦不免池魚之凶蓋雖閨戶可也釋歸妹六三歸妹以須云須即嬃字九四長男故有須象以三歸之是以未嬃期之少女歸而從逾期之嬃丈夫也則俚而不當又有與易旨全相背者如釋革釋中孚釋未濟諸卦均云某講孚字只以陽與陽孚陰與陰孚為義而不思俱陰俱陽謂之敵應傳有明文既是敵應如何可相孚乎其他訓詁之未審者如謂比原筮為伏羲原有之筮辭不咥人謂咥字从口从至蓋不齧以肉送至虎口若此

之類更不足掛齒蓋易解至斯為最下矣

課易存商一卷 犢山類稿本

課易存商一卷清周鎬撰鎬字懷西號犢山金匱人乾隆舉人官至漳州府知府署汀漳龍道生平敏學至老不衰所著有犢山類稿課易存商其一也是書不章解句釋每卦祇一二條皆先問而後答蓋皆答門人弟子之問難者也全書皆闡義理不言卦象大氐以程傳朱義為宗故於程朱有異義者多為之調和如泰九四有命无咎本義以為天命程傳以為君命鎬則謂天命君命一而已矣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本義謂輟所為之事而速往程傳謂事既已則速去鎬則謂二者相須而足井木上有水程傳謂以木器承水而上之朱子則謂水之津潤上行於木杪鎬則謂程子釋其象朱子釋其義義雖確而於井之象難明象雖粗而于養之義不悖凡此皆為程朱作調人者也間有取他家之說以補程朱所未備者如蒙之義尊信吳澄比卦之義有取王弼亦有不以程朱為然者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程傳之義未見確鑿朱子以二為外未知何據又於頤卦謂傳義之說未可憑離卦謂不必如程傳若此之類尚能无所阿唯可謂好而知其惡者也至其自所發明之論則頗涉虛妄如釋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云知難而不交者佛老是也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弊至于滅倫樂文而忘難者桀紂是也其禍極於亡國釋歸妹
九二眇能視云於文少目為眇昔人譬夫婦於比目魚蓋合則
雙明離則偏視者鰥故書皆不開謂之鰥無妻之人亦謂之鰥釐降
之前舜曰有鰥在下即眇能視之義也若此之論直與易義了
不相關蓋去易遠矣不可以不察也

淮南子周易古義鈔本

淮南子周易古義共二卷長沙胡元儀撰名曰古義者蓋以淮
南子當漢初其說易與後來不同也今觀其所舉如窺於明鏡
者以觀其易也則以易為明與說文引秘書日月為易之說合
日月取其明今以鏡為喻亦取其明也易何以為明按祭義易
抱龜南面是易者占卜之名因以名其官又史記大宛傳天子
發書易謂發書卜也又武帝輪臺詔云易之卦得大過易之卜
之也夫易既為占卜則其為明也必矣易所謂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是也而後世皆不知此義胡氏發之雖所取之證不皆

合亦頗有功濟曰規始於一一不能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和
合而萬物生按陰陽和合而萬物生乃易學之根本故有應予
則吉无應予則凶繫辭云方以類聚陰陽合方為類類則萬物
生而吉又曰物以羣分分則為獨陰獨陽即所謂一不能生也
故凶又坤上六云龍戰於野其血玄黃龍者陽戰者接也即言
陽與陰和合也故九家注此云天地合居陰陽合居荀爽注云
陰陽相和合德而後萬物生又易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必
凶胡以凶一不生也陽遇重陰陰承重陽者必吉胡以吉陰陽
和合也淮南所言是也自東漢以來皆不知此義胡氏所引虞

主為多，故浮泛不切。又胡氏引穀梁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二語，以證和合之旨，而不知以易理為證，則以易理之失傳已久故也。又淮南泰馬班如泣血漣如，與今本合，而漣如異，胡氏謂即蹇四往蹇來連之連，皆有難義。又淮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不作肥遯。胡氏謂與張衡傳利飛遁以保名合，說皆可取。然肥古作巴，巴、蜚同字，即王注亦云增繳不能及，讀亦作飛，必以為古義則附會也。至謂淮南說乾三云終日乾乾，陽動也，夕惕若厲，陰息也，則道家之旨，非易旨也。又胡氏以子夏傳為丁寬所作，不知為韓嬰，則攷訂頗疏。凡虞氏誤解，皆尊信不疑，則易理太淺，故稱引雖多，切當者少也。

漢宋易學解 嘉慶刊本

漢宋易學解不分卷數，首上下經，次上下繫，又說卦、序卦、雜卦。題王希尹著，而不書何處人，祇篇首有法式善一序，式善嘉慶時門人，序稱王君，是作序時希尹尚在，然則希尹亦嘉慶時人也。其易解先言易象，再及義理，意欲冶漢宋為一爐，較之空言義理者遜矣。惟於易象易理所詣太淺，不足以副其書名。所謂漢易者，非第易象也，有易理焉。茲書於每卦每爻，先言錯某卦，綜某卦，以來知德為宗，爻無論當位不當位，隨意令變，以虞翻為主，豈知來氏錯綜之說，後儒以其不當，鮮有從者。虞氏卦爻變以之正為說，乃爻之當位者，虞氏亦常令變，則之不正矣。希尹不知其非，一概盲從，遇象之不能知，則令其爻變以尋其象，義之不能解，則曰某卦綜某卦以就其說，凡象學家之弊皆仍之。至漢儒所謂易理者，概不詳也，如說童牛之牿云以柔止剛，剛不敢犯，故元吉，則於易理全背，舉此以例其餘。至宋儒所謂義理，如說見龍在田時舍也，以舍為捨棄，說大畜何天之衢云何其道達之甚，如天衢也，則襲宋人之說，而訓詁太疏。說六四元吉有喜云少年而能畜德，何喜如之，說六五之豶有慶云五得止惡之道，國家之慶也，則敷演義理，而於易理全違。書內如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一

者十而八九祇於說卦釋黔喙之屬云烏之剛在喙艮剛在上故為黔喙之屬不遵馬鄭以為獸屬能發前人所未發然全書如此者甚少也總此書之大病无論爻當位與否先令某爻變再由變爻而云錯某卦再由錯卦而云綜某卦勉强湊拍蓋易學之氮雜紛亂失其本根至是而極矣

周易通義十六卷 台城山館刻本

周易通義十六卷清莊忠棫撰忠棫字中白江南丹徒人流寓泰州性玄穆好深湛之思少治易通張惠言焦循之學又好讀緯以為微言大義非緯不能通經世業鹽筴方九歲即入貲以部郎候選後又改府同知遭時兵亂功業无所成家又中落以連蹇死年未五十也所著有蒿庵遺集十二卷易緯通義八卷荀氏九家義九卷靜觀堂文十八卷東莊筆談八卷而周易通義尤為平生心力所注自云以待後世子雲按是書分十六卷實八十有一篇篇各有贊初名大圜通義其友仁和譚獻為易

今名蓋忠棫之學以董子公羊春秋為主謂為孔門微言所寄故此書放繁露而作欲合易與春秋為一嘗以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人道之大端爰託始於此而終之以貞下起元則虞氏乾元用九之義也夫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二者之體若相表裏然易之要以道陰陽而春秋之重則在以斷事是二者之用判然不同必欲合易與春秋之道為一則鮮不流為緯候之術此呂步舒所以以其師為大愚而劉子駿所以不滿於其父之贊論也況乎忠棫以孟氏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用納甲世應諸法推驗災異虞仲翔以陰

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上下歸諸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是皆與董子陰陽五行之說相傳近因以孟京虞氏之言陰陽與董子之言陰陽糅雜比附推演成文宣知易之道无所不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昔人謂孟子不言易而无處非易中庸不言易而中庸即易推之於老莊无不然固不祇春秋也忠械所見何其狹乎忠械與譚獻最友善獻於忠械之學傾服備至惟其敍此書則以為憂患之餘而有此言固非經生博士之家法也是在當時已有人明議其非固無俟今之論定已

周易學統光緒刊本

周易學統清汪宗沂撰宗沂字仲伊歙人光緒進士官山西知縣加五品卿銜研精禮經洞悉樂呂著有尚書今古文輯佚管樂元音譜聲譜漢魏三調樂府詩譜曲譜詩說三家兵法三湘兵法及周易學統諸書周易共九卷後附大傳逸文及消息表來卦表其說易以西漢為宗而益之以唐李鼎祚之集解宋周邵程朱之學及元明以來各家之說謂自王弼注易掃除象數波及來卦互卦後人動視為譚空說理之書矯之者輒崇虞翻以與之抗標為漢學而說取道象多臆造其失也與王弼之掃

象同又云復遵三十六宮之說與易緯合與虞氏又合初无漢宋門戶之可分近人力攻邵子為道家不論其于漢之儒說有合與否且于八卦方位之本出說卦傳者亦連類及之豈知先天圖乃道家治易象而作非讖緯乾鑿度言先天即為道家至江都焦氏以算証經援墨亂儒竟无有排之者門戶之見重而是非昧徒啟小生亂經之漸此正孜據家之大惑足為名教之深憂域于門戶愈求愈蔽而欲以會其通可乎其著書之大意如此故其易注首舉西漢易說再旁及各家雖斥王弼及宋人義理之空疏然亦頗采其說蓋說之善者雖宋亦取不善者雖

漢不錄有是非之判斷无漢宋之區別故凡鄭氏爻辰虞氏卦變爻變无一取者誠以鄭虞遇象之不能知理之不能解者不甘闕疑妄以此二法以為解說勉強支離雖初學亦望而知其不合理也一概芟除差為有識惟於易理所入不深故所采之注往往不合如以天地際為三四爻接以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志剛乃武人自忘其分疇離祉疇類也陽以陰為類謂否四下乘三陰陰久離祉也乃汪氏謂與五止為類則由易理太淺也又說師貞丈人吉云丈人應為大人是也惟謂三國志裴注明言古无丈人之名豈知裴注所言乃歸翁无稱丈人者非謂古无丈人之稱論語丈人荷蓧見之久矣則攷訂之疏也

還硯齋易漢學擬旨 光緒刊本

易漢學擬旨一卷清趙新撰新字又銘咸豐進士官至陝西儲糧道所著周易述已著錄茲曰漢學擬旨蓋專以漢易為宗所釋六十四卦不必全爻亦不全釋或釋一二爻或不釋爻辭祗釋象辭有類筆記其所輯之注雖不標人名然十九皆為虞義虞翻於象之不知理之難解者則用卦變爻變以為解歧誤百出茲書於漢注之善者皆未之知祗得虞氏卦變爻變之法以便其穿鑿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虞不知鶴象陰象謂卦自訟來訟五離為鶴坎為夜故曰陰鶴半夜鳴故曰鳴鶴在陰凡虞注如此者无不採之奮漢學之名失漢學之實又偶下已意則謬誤愈甚如說比原筮云比自師來師旁通同人震巽相應受命如謁筮象也豈知坎為通故為筮已不知其象而以師同人為解則迂曲无窮又說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云坤為年位在三故為三年夫三在互坎坎數三故云三年令以位在三當之下未濟九四位在四亦曰三年其何以為說又說繻有衣袽終日戒云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勞衣服敝敗鬼方之民猶或為盜故終日戒也尤淺陋失易理說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云爻例五天子四諸侯坎二變為比有天子親諸侯之象故以樽

蓋為饗夫搏蓋皆禮器享祭則用奚必天子與諸侯說坎不盈衹既平云衹漢易作禔禔安也按衹既平與上坎不盈為對文故虞成作衹作禔者京氏安得云漢易作禔說何天之衢亨云上變成坎坎為亨夫上九蓄極而通自然之理何必變坎又云衢者九交之道天有九道天衢象也又引惠氏說房南二星北二星二星之間為天衢夫易辭若如是拘泥解之將无一可通全書如此者甚多雖知重象說多庞浮於訓詁尤少闡發此書之大畧也

還硯齋周易述光緒刊本

還硯齋周易述四卷清趙新撰新字又銘福建侯官人咸豐壬子進士由檢討歷官詹事贊善又奉命冊封琉球終陝西儲糧道所著有學庸題解參略續琉球國志略周易述易漢學擬言及詩文各若干卷總名曰還硯齋全集其周易述上經衹注二十八卦下經衹注十一卦蓋未全之書其注以欽定周易述義為主每卦先舉述義之說述義號稱漢易故各家序文皆稱又銘說易純以漢儒為宗故所有易內異同文皆不從正義即正義與漢人同者亦不從之必從其與正義異者如盤桓作般桓甲坼作甲宅豈知磐桓作般桓磐亦作盤作槃作般音同通用固无區別甲坼作甲宅宅坼音同故亦通用荀爽云仲春之月草木萌牙故甲坼夫既曰萌牙雷以動之當然為甲坼坼裂也正釋解義設荀作宅陸釋文早言之矣乃今之集解皆為惠棟擅改趙不知其謬引荀注而曰甲宅則太疏矣且馬陸訓宅為根无論宅无此訓即使有甲之與根平列為義與解義何涉乎甚矣其不思他若洗心作先心冶容作野容皆以音同通用凡如此等毫无是非優劣之可言必信彼抑此則適形其陋耳所謂漢易者以其象數以其易理以其訓詁至字與正義本義異

者爻某卦為某宮幾世卦某卦在卦氣圖為某月卦為大夫為諸侯為卿為辟某卦旁通某卦此皆漢易之定例凡治易者皆知之乃趙氏於易理既疏淺而不知於卦象所知尤少不足用於訓詁但知與正義異文者從之至義之當否无一闡發徒列易例於卦首以當漢易此正世所謂述義之漢易也不亦淺乎又虞氏卦變乃因不知其象而為此穿鑿以求其象其說誤尤大趙氏不知往往從之尤是非莫辨

易鏡十一卷附易學管窺二卷 光緒間刊本

易鏡十一卷附易學管窺二卷清何毓福撰毓福字松亭漢軍鑲紅旗進士官山東歷城縣知縣是書依古易本經傳各自為篇上下經兩卷十翼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併一卷只八卷并序例圖說一卷故凡十一卷其要旨在發明五中歸一之說所謂五中歸一者言河圖四方之數歸于中五洛書四正四隅之數亦歸于中五而河洛中五之數又皆歸于五中之一由一而五而四正四隅所謂一本散為萬殊由四正四隅而歸于中五由五復歸于一所謂萬殊歸于一本中五之一即无極即太極即

心即命即性即道即誠即善亦即中亦即鏡凡象數理氣皆昉于此故嘗自謂探原於圖書太極得五中歸一之旨地二之心納乾一之性一六智二七禮三八仁四九義五十信倫叙即由此生五行立命五德為性五倫為道與教萬古不磨之鏡以開此卦所由畫與重彖爻十翼所由作也又謂圖天象也出於河書地形也別於洛以圖餘之五爻書之五地虛承天實也圖與書合中五乃立太極之宗分而二之則誤矣故其註釋卦爻多推原圖書以發揮心性之說按易之義乾坤為本乾坤毀則易不見以乾坤之德言之則為元亨利貞以天地之時言之則為

春夏秋冬以方位之向言之則為東西南北以數目之字表之則為一二三四以五行之性言之則為金木水火以人倫之道言之則為仁義禮智是故元亨利貞也春夏秋冬也東西南北也一二三四也金木水火也仁義禮智也一而二二而一融會貫通天行人道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悉蘊於此誠易理之大要然總言易理可耳若欲盡以此理注釋卦爻辭此蘇軾所謂捫籥扣槃以為日也胡有合乎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古以為天地生成之數亦或謂為五行數戴九履一者大戴禮以為九宮之數至宋儒始强名某為河圖某為洛書究辨紛紛要之於古

皆无確徵夫圖書尚不知為何物而欲指是解以釋卦爻發揮心性不亦疏乎至末所附易學管窺二卷仍發揮圖書心性之說大旨與易鏡同而特詳其所略云

周易補注光緒十有五年

周易補注四十一卷衡陽段復昌撰復昌字嶰桴諸生幼時父欲使之讀以家貧不可乃夜持書就村塾問字晝則以耘耔之暇吟哦於隴畝間會湘潭王闓運隱居石門聞其名徒步造訪與語悅之凡所啟發皆能領悟由是常問學於王後以經學修明為學使吳樹芬所奏保以教諭候選竟坎軻以終其所輯古注除李氏集解外凡史漢及子書有釋易者皆為補入較集解滋多間出己意名曰補注其意蓋以為補前人之所未及又其所輯之注純以漢魏六朝為主不惟宋人講義理者一字不取

即王孔注疏之語亦无錄入者蓋純以漢儒之理教為宗易象為主而擯棄宋人義理之學惟漢魏古注數陳易理固勝於演義理者之汎濫空疏然亦不盡當也茲編所錄雜然並取黑白混淆漫无甄別亦一弊也又自第一卷至第十卷創為周易例表十篇謂周易以元亨利貞為德吉凶為得失悔吝為憂虞无咎為補過外此則有譽艱厲孚往來大川然有五十八卦有元亨利貞及吉凶悔无咎者有六卦无元亨利貞及悔者又有六陽爻有元亨利貞及吉凶悔吝无咎者有六陽爻皆无者作表以明其例按此種研討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惟元亨利貞之四

德具備，秖乾卦足以當之，他若屯革臨隨已不稱，若无妄則凶卦也，而亦具四德，義尤難曉，其餘卦只具二德一德或三德者，更莫明其故，而昔人无言者，後端木國瑚謂元亨利貞即春夏秋冬，卦有春夏卦者以元亨為識，有秋冬卦者以利貞為識，故各卦多少不同，然又何解於无一德者，如睽井艮觀冬夏卦皆有，又何以為說，茲書雖仍莫詳其故，然能表而出之，以為討究，即非庸俗所能，惟所謂例者，以此例彼可通行也，茲尚不知其故，但曰表可矣，胡例之云哉。

讀易劄記 光緒刊本

讀易劄記，清關棠著。棠漢陽人，光緒乙酉舉人，官羅田教諭。記无卷數，只說六十四卦，卦亦不全解，或一二爻或三四爻，又或不釋彖辭，只釋彖傳，不釋爻辭，只釋象傳，以唐史徵周易口訣為宗，輔以程傳本義，而比較其是非，頗能糾程傳之謬誤，如說喪羊于易，云程傳易作和易解，朱子作難易言，忽然不覺其亡，皆非，應作疆場，從食貨志。又王用亨于西山，程子讀亨為享，通不作祭享解，不及本義作享之自然。說需上六雖不當位无大失也，云程子謂陰居上為不當位，於易之通例有違，比之无首訓首為始，尤為牽強，又讀賁其須以須為鬚髮之須，不作待解，覆公餗其形渥，謂形渥當作刑剭，按程傳之演義理，汎濫无拘束，不惟不言象數，不顧易理，失易學之本源，並易之普通常例亦不盡悉，至於訓詁，尤淺陋，視本義尚不如，乃自明清以來，國家功令尊尚程朱，故无人敢議其非，關氏獨能駁之，其識已稍異流俗，又以賁其須為鬚髮，讀形屋為刑剭，按鬚古本作須，鬚乃俗字，形渥刑剭音同通用，易字如此者不可勝數，乃享之為亨，教之為財，人知之，進而曰血即恤，或血之省文，則疑矣，若曰形即刑，渥即剭，庸即墉，則駭怪矣。關氏獨知此，雖甚少，亦足貴也。

惜其於易理不明稍下己意即歧誤不免如說蒙二納婦吉子克家云二剛明能包蒙而吉然必如納婦不失其柔始吉猶之雖克家終當盡子道耳則不識易辭之所指又說需上六雖不當位云當讀平聲謂處己待三雖似不當所處之位然以其能待陽句不致大失夫此句的是注甚明白程子以不知荀注而謬解朱子曰未詳殆亦不見荀注居今日而著書奈之何於古注皆未覯乎則參攷之陋也

易象集解十卷 同治甲戌楸芳閣刻本

易象集解十卷清黃守平撰守平字星階號莅田山東即墨人道光戊戌歲貢是書大氐以明易象為主故所採多漢魏諸儒及清人之說然皆綜合舊注鎔貫成文未嘗標舉名氏自謂係倣高閣汪春秋例於宋儒程朱陳邵兩派則皆所不取故其言曰先儒舊說理有可從概為摘錄不能悉符傳義又曰先天河洛皆因易而作圖乃陳邵之易非孔子之易圖中奇偶乃揲著之法非畫卦之本四庫書目所辨析者甚詳故附會圖書者隻字不載又云朱子釋剛上柔下諸說已與卦變圖不符不若從漢易較為明暢凡此皆顯然不滿宋易其宗旨已可概見夫宋儒之說理動欲以危微精一之訣施之於易藉以發揮其身心性命聖功王道之學誠往往不能免于空虛要其立言之大者間亦有合于洙泗未可偏廢也六七八九水火木金及戴九履一之數漢魏儒者皆知之皆用之特不言其名至宋儒必實指曰此為河圖此為洛書誠為無據然其數墨子即言之大戴禮小戴禮皆用之繫辭亦明言之其名可議其數不可非已不詳攷耳食盲從斯為大患卦變之說蓋緣卦象失傳諸儒求其象而不得故為是紛紛要皆支離穿鑿守平既不取於朱子又何

取乎漢易哉斯皆胸有成見未盡為能持平之論也雖然易也者象也象為易本後儒不識久矣守平獨能奮然自拔以捜集易象為職志則其識有過人者觀其於說卦傳之末廣八卦象除本釋文補入荀九家逸象外又增之以毛西河所采輯於左傳註國語註及漢魏以來儒者馬融鄭玄虞翻何妥干寶蜀才盧氏侯果諸家之象尤夥則其重視易象洞明易本求之晚近實鮮其人斯足貴也

易鑑三十八卷 同治甲子重刊本

易鑑三十八卷清歐陽厚均撰厚均字福田號坦齋湖南安仁人嘉慶進士官至御史以母老告歸主講嶽麓書院凡二十有七年弟子著錄者三千餘人著有易鑑望雲書屋集粵東游艸等書遭洪楊之亂遺稿多散亡唯易鑑以先刊獨存其著書大旨以為大易一書聖人所以垂教於天下萬世者罔不切於人事上自朝廷君相下及於閭巷士民誠能觀其象變玩其辭占大之可以行政治官小之亦足以束身寡過古今來之治法道法盡備於此誠千古之寶鑑也故名其書曰易鑑厚均又以為

易之為書原以致用聖人作易以垂訓將欲使天下萬世无不知所從違故隨人隨時隨事皆可用泥於象數而不切於人為空談義理而无關於行習則易幾為无用之書非聖人所以立教牖民之意故其書既盡屏葉漢魏諸儒所用之象數亦不專尚獨王弼程子所談之義理它如陳摶邵子所傳之河洛先後天諸說亦不闌入一語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文皆引據古今史事以相參証采取於古人者以此其自加案語者亦以此大致蓋與楊誠齋易傳同夫易在明夷之象夫子釋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在復

之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夫子釋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在爻辭亦有箕子之貞帝乙歸妹高宗用伐鬼方諸爻釋者皆以為係上古史事則是以史事証明易理亦未嘗不得易之一義然易之本在乎象故曰易也者象也其要在以明天地陰陽故曰易以道陰陽是故言易者必本象數以發為義理必原天道以推人事言義理而舍象數則為无本推人事而遺天道則為一偏是二者皆未得也況乎厚均專以史事推闡易理則易之用幾與春秋史傳相同聖人又何必于詩書禮樂之外別為一易故朱子嘗言聖人以詩書禮樂教人而不及於易者來

易別是一個道理厚均蓋未達朱子之旨若誠齋楊氏生當南宋之末其書本感憤時事而作故其初自名為易外傳楊氏其亦知徒以史証經非說易之正宗矣是以陳櫟駁之於前吳澄議之於後今厚均不察尤而效之未為通才達識也

讀周易記 同治十二年刊本

讀周易記六卷清范泰衡撰泰衡字伯崇四川隆昌縣舉人官萬縣訓導據其自述在萬縣時所見僅本義一書每有於此可解於彼不可解者思之數月忡怔疾作遂廢棄不為後其子守鳳陽說養署中卒成此書於每卦不章解句釋僅言大義蓋以宋人為宗宋人之中尤以程朱為重然能糾其失如說乾二五利見大人云先儒皆言二利見五五利見二讀象傳文不然五曰大人造二曰君德大人即二五也二曰德博而化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利見非二五相利見也按二利見九五之大人九

五利見九二之大人說始於鄭玄宋程朱皆采其說夫利見者利於出見也二五不相應如何能相利見程子覺其不安乃又造為同德相應之說益違易理范氏能覺其非稍異流俗又說黃裳元吉云程子以坤為臣道婦道居下則元吉居尊則大凶如羿莽如女媧氏如武氏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以黃裳為戒而不盡言此等義理之解直不識易為何物且以女媧氏為女主其陋亦甚矣徒以明清以來國家功令尊尚程朱无人敢議茲書駁之雖不盡當然使後學尚知其謬亦不无小補惟全書解說浮泛空滑不惟捨象數不談於易理尤欠明了其六十四

卦徒糾纏於宋人束身寡過防微杜患之陳言已屬无味至解說文言上下繫說卦雜卦等傳尤支離附會違背經旨蓋范氏參攷之書除宋人外至注疏而止兩漢古注皆未寓目故中義理之奪淺陋如斯也

篤志齋周易解三卷 同治十年南皮張氏刊本

篤志齋周易解三卷清張應譽撰應譽字伊知南皮人歲貢生著篤志齋經解五卷內易三卷而春秋二卷易解卷一釋上經卷二釋下經卷三釋繫辭及說卦其書不全列經文祇於所釋之處標舉其文而注其卦名於下每卦或一二事或三四事亦有一語不釋者故上經无師比履同人四卦下經无大壯睽蹇夬困巽兌節八卦而十翼亦惟文言繫辭說卦略有解釋其餘皆闕然不備其言大氏宗尚義理之學而淺陋虛妄特甚如釋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云此二句是文王隱語明己之不克

畜紂也直是妄語釋隨上六王用享于西山云賢人者山靈之所結誠於隨賢若此山神其喜之矣釋咸九四憧憧往來云憧童心也童心何知惟喜熱鬧而已皆淺俗可哂又如釋說卦乾為寒為冰云春秋書无冰皆朝政縱弛所致乾之在人者苟失之而乾之在天者亦不能不病是以君子不憚于自克務使心常如寒泉而清正之氣凛若冰霜此孔孟之所以嘆想伯夷也釋為大赤云大赤之色著于人顏面之間自古貴之矣關壯繆之面如重棗與包孝肅之笑比黃河清皆乾象也釋坎為溝瀆云世之用人者將使人馳驅四方以成己之事而不能使其无

內顧之憂。與夫妻身事主者。將以天下之事為己事。而家累之關心絕不䍐為區處。皆修禹跡者之所笑也。釋艮為小石云。石雖小。亦從山之全體分來。故山為巨鎮。而小石亦為一事一物之鎮。今村俗童子名壓傚石為鎮紙。其義可思。書中若是之類。不勝臚舉。不獨庸妄。而且淺俗。不類士夫語。蓋自明以來。士之習為制藝者。惟知捃摭經中一二語。以為作文之用。而寔不知經為何物。於易尤甚。若應謩其尤甚者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風易注 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風易注四卷。明諸生魏閣撰。閣字明閡。漢陽人。崇禎甲申後。棄諸生服。隱於湖濱。足不入城市。康熙初。巡撫張朝珍舉禮聘之。不赴。後許以黃冠相見。為築大易閣於清風橋。學者稱清風先生。所著有元代鑑統。焦氏易林解。清風易注。及詩文。都散佚。惟清風易注尚存。至光緒十八年。邑人劉崇彬等。始集資刊之。今觀其注。不惟置象數不言。並普通易例。亦皆不詳。似皆高頭講章。八比制藝之語。如說天德不可為首云。其受病全在為字。人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則皆八比咬文嚼字之陋習。說亢龍有悔云。悔當作炙。悔作悔悟者非。觀文言可見。夫悔作悔悟。除高頭講章或有此解說。餘无有也。何須深辨。說純粹精。旁通情云。撇言之曰精。顯言之曰情。情是精之理。不可直指。故曰旁通。是於易之普通名詞。尚不能解。而情是精之理語。尤陋俗。說乾道乃革云。乾道指曆數言。曆數至此。乃可革而不疑耳。於傳旨全非。又說象四獨遠實云。實謂九二陽。人皆近之。四獨遠而不親。故謂曰獨。非鄙之。乃振之。實寧不兼上九亦可。按獨遠實。謂三得陽為應。五亦得陽為應。獨四无應。故曰獨遠實。今謂實指二不指上。則獨字何來。是於應予常例。尚不嫻熟

書內如此者十而八九。盡鄉里冬烘習制義者之常談。於漢魏古注概未之覩。不知後人之重之者。以其人清高可敬。遂並重其書。不忍湮沒歟。抑明易者鮮。竟不知歟。甚矣易學之晦也。

讀易隨筆 同治刊本

讀易隨筆三卷。清吳大廷著。大廷字桐雲。咸豐舉人。官至臺灣兵備道。所著有桐雲六種。其讀易隨筆。章解句釋。祇就卦義爻義。觀玩吉凶。而尤重易時易位。謂自官京師。以及奉檄從軍。交遊半皆賢俊。而守正理以與周旋。每枘鑿不相入。及讀易既久。乃大悟向之所如不合者。理非不正。守非不堅。時與位俱失故也。乃益就程傳本義讀之。而貫穿以夏峯之說。條記其大旨。以為省身寡過之助。又云意在推尋卦畫。闡明人事。即象數以明其理。今觀其說。大抵以程朱為宗。以義理為主。其參解卦辭概不詮解。乩命數演。雖未若楊誠齋之明以史事為證。然其所言皆有所指。如是則亂生。如是則免禍。固程朱之嫡系也。純為義理之學。至所謂易理者。篇內概未之及。尤異者自言即象數以明其理。乃六十四卦之論說。無一語及於象數者。蓋自王弼掃象以後。以空理說易。盛於唐。極於宋。已不知象數為何物。迄於明清。八比盛興。凡以義理說易者。無不以八比之法。聯絡經義。學者知有象數之名耳。至何者為象數。已不能知。乾嘉以來。講宋易者。其自序無不云兼重象數。實無一言象數者。固不祇此書。蓋程傳本義之流弊。至斯又極。觀夫大廷自序云。若欲參[illegible]

表異以炫惑學者則非謫芳所能伊所謂矜奇表異蓋即言象數言易理而不專言義理者其宗旨從可識矣

易說二卷 宣統二年重刊本

易說二卷清周韶音撰韶音字諧伯沭陽諸生是書上下二卷皆隨筆體例无甚次序共計一百一十一條大致在闡明義理然於程朱之說頗多駁議如程傳謂元亨大亨有二例韶音則謂元為善長長即大大之與元非有二義以程子為過又朱子謂元亨利貞文王之意但作大通而至正孔子始以為四德韶音則謂如朱子之說則是孔子之意與文王之意有二不幾示人以惑深不以朱子為然又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取孔疏而駁程傳臨六三甘臨无攸利取折中而並駁程傳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程傳義同孔疏則以為皆非升九三升虛邑謂程傳之說未合帝出乎震一節譏朱子詳所不詳而不詳所當詳而於朱子所用卦變尤深致不滿若此之類似能不溺於世俗所聞見然韶音祇能指摘古人之非亦不言如何為是所有議論皆演空言不著邊際偶下己意則淺陋難免如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云洋船互市火德為災舉國若狂幾无不俾晝作夜者此開闢未有之奇事蓋陰陽之令于是而大悖矣禍福无常惟人自名昏天下而反易天明則其他亦何所施而不可毋惑乎其舍昭昭而即昏昏也如韶音之說是欲令

日世界之人入夜盡息滅燈火而不事事然後與嚮晦入宴息之義合不亦太謬乎又如贊周易折中謂其卓識偉論超越前古則其識從可知矣

周易研幾 同治己巳刊本

周易研幾一卷清豫師著豫師旗人字錫之道光間進士官至川東道博洽能詩後失明罷官爲八旗名宿其所著周易研幾蓋取繫辭聖人極深研幾之義實皆言占筮共爲卜三圖說十六篇其所演皆火珠林之術與坊間所售卜筮正宗增删卜易無以異而妄附會於易辭如謂參伍以變云伍者五行參者三合也即申子辰爲水局亥卯未爲木局巳酉丑爲金局寅午戌爲火局而土則寄于四行之中五行得三合故曰參伍以變夫參伍以變者謂易數也故下云錯綜其數蓋古人起數之法始於三才故爻數至三而終過三必變乾四云乾道乃革是也終於五行故爻數至五而盈過五必變乾上有悔泰上城復于隍是也豈謂水生于申王于子墓于辰木生于亥王于卯墓于未金生于巳王于酉墓于丑火生于寅王于午墓于戌之小數乎況坤爲土亦爲水易於水土不分故術家謂土之三合與水同用之而驗安得謂土無三合乎又曰八卦每宮所屬之七卦其五行悉從本宮如乾金也則姤遯否觀剝晋大有七卦亦皆屬金云云夫八純卦於五行各有專屬餘五十六卦皆八純摩盪而成或上火下水或上土下木各自不同胡得强與本宮同隸

師蓋以六親皆由本宮五行而起遂誤以八宮所屬之卦其五行皆與本宮同豈知五十六卦之六親皆因其所納之支與本宮五行生尅而定京氏所謂生我為父母我生為子孫尅我為官鬼我制為妻財同氣為兄弟也專以所納言豈謂其卦乎又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云八卦列八方彼此對待愛惡生焉故象在其中此尤不知傳語所謂傳語謂三畫卦成凡天地間事物之象盡包括其中耳於愛惡何涉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六十四卦即八卦之六爻也是仍不知爻義蓋三畫卦有畫無爻爻者交也重為六畫始能初與四交二與五交三與上交豈

謂八卦之六爻乎八卦除乾坤外餘六子及五十六卦皆乾坤所積而成而云八卦之六爻變為六十四卦其誤不亦遠乎又謂近而不相得則凶即爻變回尅之謂此更不知繫傳之所謂徒巧於附會影射耳實陋甚也

易隱

易隱八卷署粵東遊南子曹九錫輯卷首无序文故九錫不知何時人其所演皆火珠林占法而尚及於易辭如云六爻安靜者以本卦彖辭斷之一爻動以動爻占二爻動取陰爻為斷若同陰同陽取上動之爻辭斷三爻動以中爻辭斷四爻動取下靜之爻辭斷五爻動取靜爻之辭斷全動占用九用六若彖辭爻辭不應所占之事然後取動變一爻各配生尅斷其休咎法猶近古與今世坊間通行之卜筮正宗增刪卜易諸書專用納甲與卦爻辭全行脫離者異又冬至後初爻升陽大寒後二爻

雨水後三爻春分後四爻穀雨後五爻小滿後上爻夫所謂升陽即京氏易傳所謂龍德在子也夏至後初爻升陰大暑後二爻處暑後三爻秋分後四爻霜降後五爻小雪後上爻夫所謂升陰即京氏易傳所謂虎刑在離也又論五行納音法云先布大衍數四十九在地以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數四範圍先天數除之餘一為水水生木則所納為木二為火火生土則所納為土三為木木生火則所納為火四為金金生水則所納為水五為土土生金則所納為金簡而明確而易記為各本之所無黄宗羲象數論

謂甲子乙丑金者甲九子九乙八丑八積三十四以五除之餘四故為金曰餘準此推之丙寅丁卯火一一能合鈐眙矣柄坐不知此也總之此書在習火珠林術者猶為近古大致與斷易大全相同而詳于大全然惟其近古故不能通行於市肆俾俗流皆喻也

易學闡元　花雨樓叢書本

易學闡元三篇清姚配中著配中字仲虞安徽旌德人諸生治經長於易嘗本鄭氏義著周易姚氏學為阮元所稱許晚年乃著易學闡元無卷數分為贊元釋數定名三篇鎚鑿幽深頗多與語其贊元云元者一也元不可見終亥出子故虞氏謂復初為乾元復初陽始來復天地之心也又漢書律呂志云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故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云始著為一云究極中和為萬物元則其所謂元非初九明矣此則大誤姚氏蓋泥於乾初九潛龍勿用之言而元則萬物資始非不用也故謂元自元初九自初九豈知復初即乾之初九乾元在初子勿用息至二則用矣即推而至於四躍五飛仍此元也與初九不異也繫所謂周流六虛也奈何欲析而二之乎又云乾鑿度云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鄭注云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而疑七變九八變六非陰變陽陽變陰是尤謬誤夫乾鑿度所云變七之九變八之六皆就揲蓍言揲蓍三變成一爻兩耦一奇則為七乃三變皆奇則七變而之九矣兩奇一耦則為八乃三變皆耦

則八變而之六矣故鄭注云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不變動謂兩奇一耦兩耦一奇之七八也九六爻之變動者變動謂三變皆奇皆耦而為九六也至爻已成九則變陰故左傳蔡墨曰乾之姤曰潛龍勿用是乾初爻變陰成巽也爻已成六則變陽成季之生筮得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是大有五爻陰變陽故成乾也胡言非乎姚氏又云宋衷注革九五虎變云九者變爻若如常解變而之陰則五失位夫革之卦為彖象皆革之九六所變而成及其既變於本卦革何涉乎是皆因不知用九用六文王以筮例示人而求之過深故有此疑誤也至第二釋數云易本於一一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十仍一也故易始於一終於一又以龍戰於野為乾坤接不釋為戰爭其識與惠士奇相同至第三定名謂易道周普周流於萬物周匝於四時故曰周易以周禮賈疏說為是以孔穎達釋代號為非其神農黃帝所以有連山歸藏之名者乃因其易而名猶之明農即稱為神農也一歸宋以來俗解非深於易理者莫能道也其見重於後學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周易解簡要 嘉慶二十一年刊本

周易解簡要六卷巴陵張矩撰矩字濂方乾隆乙卯舉人官乘陽訓導矩教學者必先治生通知稼穡之務不專意於科名官祿然後可以有為學者稱之今觀其易以朱子本義為宗後列其解若為本義作疏者本義無注者則本程傳及諸儒論說為解其義意必與本義相符然後採錄以免相歧又本義遇彖傳言剛柔往來上下者多用卦變謂某卦自某卦來此本虞翻舊法凡彖之不知義之不能通者則謂卦自某卦來或強命某爻變成某卦以就其說本義主之本為不當張氏以當時方尊朱注不敢倡言其非則本御纂周易折中謂剛柔往來上下為虛象非論卦變不從本義俱作虛象解免惑初學於尊朱之中能糾正其失較世之盲從者有間矣惟攷訂疏陋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故謂周易夫周公作爻辭西漢以前並無是說至東漢馬融王充之倫始據箕子之明夷王用享於岐山等辭謂文王不稱王又不及見其子之明夷強謂爻辭係周公作以為易重此本極陋之見朱子雖從其說後已大明不宜仍而不改又周者普遍之名元亨利貞周而復始故曰周易鄭玄及賈公彥周禮疏論定已詳不宜仍作代名解又謂隋唐已後王注孤

行為其能破互卦納甲飛伏之陋夫互卦左傳已用之前甲後甲前庚後庚巳日乃革經且一再言之何陋之有又云易之為書實根於象數但自焦贛京房以來穿鑿太甚云云自李氏集解已不能集焦氏易說京房章句所錄已微從何處見其穿鑿是皆於漢注並未涉目故失言如此也

讀易經肖巖經說本

讀易經一卷清趙良霨著良霨字肅徵安徽涇縣人號肖巖乾隆進士官內閣中書性孝友立身先行誼不務科名有讀易讀詩讀禮讀春秋諸書及肖巖文鈔其讀易至乾文言其唯聖人乎而止據其姪紹祖後跋讀易未終而病亟遂輟筆而卒時為嘉慶丁丑故其書祇一卷不若讀詩禮春秋之多今觀其說乾元亨利貞云伏羲始畫此卦已具有大通而正之四德文王繫之以辭括四德為兩義恐後人筮得此卦樂其大通而未知不正者之難於通也故以元亨鼓舞之而以利貞申戒之此則不合利貞在他卦誠有為戒辭者而在乾則確為四德是以太玄釋之為春夏秋冬擬之為罔直蒙酋冥四德循環往來不窮天時如此人事如此莫能逃莫能外蓋文王觀象繫辭知非此四字不足以賅括乾天之德故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固正解也若以利貞為戒辭則於乾德不合矣又以利見大人為二見五五見二仍朱子之解弗知其誤惟謂用九為示人以占筮之例則獨具卓見不隨流俗為昔人所未言又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一節為明用九之道不獨為亢元言能詳昔儒之所略蓋文言原以釋經置用九不釋是未畢也乃解

易者十九，不知以為仍說亢義，豈知知進復知退，知存復知亡，即用九也。惟趙氏但知敷陳義理，不談象數，宗主宋人，漢魏易注，似未寓目者，亦一蔽也。

讀易集說　嘉慶丁丑刊本

讀易集說，不分卷亦無篇數，清朱勳輯。勳字晉齋，號虛舟，江蘇靖江監生，官至陝西巡撫，值川楚匪亂，籌辦防剿地方，以安，後坐事降官。所著有周易集說、四書通等書。今觀其集說，純取宋人，以程傳本義、邵子觀物外篇、周子通書、張載橫渠易說為主，不惟不及漢人，即王弼、孔穎達之說，亦概不取。餘則東萊呂氏之讀易紀聞、誠齋楊氏之易傳、白雲郭氏之傳家易說、朱震之漢上易集傳及叢說、廣平游氏之易說及中庸解、兼山郭氏之易說、易傳、童溪王氏之學易記、龜山楊氏之易說、蒙齋袁氏之學易記、南軒張氏之學易記、溧源雷氏之學易記、司馬溫公之學易記，又有誠齋楊氏之學易記、歐氏之學易記。凡周、邵、張、程、朱子之說，皆高一格，知以此五家為宗主，其餘諸說，皆低一格，似附於後，以備參考者。除說卦外，無及於卦象者，專取空虛之說，乘漢上重易象者也。凡以象解易之處，概不採錄，蓋宗主性理，忽視象數，既與春秋士大夫及兩漢儒者易說有違，而所舉之書名，如學易記有八九人皆同用此名，而目錄家皆不載，不無可疑。總其全書，皆以宋儒為宗，宋以前不取，以後亦不取，若易道至宋而止者。書內從無案語，篇首亦無序例，姑測

其意如此，不足重也。

周易經義審 嘉慶十七年刊本

清盧浙著。浙，江西武寧人。字讓瀾，號容犇。嘉慶進士，由戶部主事累擢工科給事中。其請禁緬捕，請以湯斌從祀孔廟二疏，傳誦一時。後遷太僕寺卿，卒。有周易說要、春秋三傳評註、讀史隨筆、三惜齋詩文、周易經義審等書。周易經義審者，抹其自述，以御纂周易折中詳於義理，畧於象數。及今上欽纂述義，義理象數，粲然皆備。乃以二書為標準，後採諸家之說，一斷於經傳。其於經傳合者錄之，違者擯之，故名經義審。今觀其書，無論是非，多自書已見，尊信程朱，而能正其非。用漢儒之象，而不泥於漢儒。在經說中，頗能自立。惟其弁言，重視象數，而普通之象，皆不能舉。如剝言林，不知艮即為林，而以身之所處為解。頤大象慎言語，節飲食，以震為言語，震為口，經有明文，故以震為飲食，而正履皆震，有訟意，有爭意，故曰慎，曰節。乃盧氏謂言語、飲食於頤名卦之義無涉，則緣不知夫子別立大象之義。又謂頤中虛為離，損益亦中虛，皆至離象，故皆言龜。不知離為龜，以其外堅。艮外堅，故亦為龜。焦氏易林久有此象，即清儒亦間有知之者。又說輿說輹，皆不能指出輿象、輹象。大畜、无妄，皆以艮為牛，乃盧氏於无妄則謂震艮合離為牛，於大畜六四則謂初九止於

下宜為牛是皆不知強說彖甚明而皆不舉全書類此者甚多然則謂詞從彖出者盧氏蓋知其如此而不能用實與宋儒之空說虛理者无異也謂彖象連經始於費氏費氏祇以十翼說經耳並未以彖象連經彖象連經始於鄭玄魏志高貴鄉公傳有明文乃謂朱子為纂節所誤更因天一地二以下三章皆言卜筮遂指周易為卜筮之書夫天一地二以下三章之言卜筮祇本義用程說强改古本次序古本天一地二在子曰夫易何為者也上豈在大衍之前乎則致訂之疏也又謂陽順陰逆萬不可從夫自乾鑿度以來即謂乾自子左行陽時六坤自未右行陰時六天道左旋地道右遷然後相交統漢儒皆如此言而謂為不可從則於易理太疏矣惟說童牛之牿謂牿為牛馬牢本之說文又以書淫舍牿牛馬為證說積豕之牙謂以杙繫豕謂之牙本之埤雅訓詁既新又與艮象義合又說何天之衢何當讀為荷程子以為誤加何字本義以為發語皆非則能正程朱之其失他若據春秋傳執事順承為臧逆為否以釋師初六否臧凶義則明晰的當不可移易書內可取若此者亦有分別觀之可也

周易介 嘉慶丙子刊本

周易介四卷清畢維著維字宗四號濰村山東高密舉人篤行誼尤重實學與族叔作哲讀書精微觀人罕見其面於經史子學悉探奧蘊與李長麟王立性等結詩社於李氏南園後司德州訓導遷濮州學正卒於官著有周易介行世今觀其書祇釋上下經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皆无注以宋儒義理為宗而間及於象然漢儒所用易象十不能舉二三疏畧已甚且誤者甚多如解屯即鹿无虞云坎為鹿夫屯下震上互艮皆有鹿象先儒互用之獨未有以坎為鹿者茲云坎象鹿臆造无據又說履虎尾云互離為虎離雖有文然以象虎則漢魏人所未見又說否之苞桑云艮木堅多節故為苞桑苞桑者柔桑陸績有明訓且皆以互巽為桑若艮在下互與五无涉書內如此者每有則取象之不審也至其解說之不當者如解泰初象志在外也謂君子志在天下故曰志在外此宋楊萬里之誤解凡清儒言義理者無不襲之從俗不改將內外應與之謂何矣又說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云五為丈夫乃於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則又謂丈夫為四夫六二與六三之丈夫原皆指四四艮體艮堅故小過以艮為祖隨以艮為丈夫六二為六三所隔故係小子失丈夫六

三為六二所阻故係丈夫失小子純指初四言茲謂丈夫二指五三指四此程傳之誤解不宜再襲又說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云西南兌離皆陰卦皆坤類故(得朋)剝東北震艮坎皆陽卦與坤非類故喪朋是不惟朋字類字皆失詁而陰陽相求相得之根本大義亦失矣且何以解中孚六三之得敵艮彖之敵應及頤六二象詞之行失類乎統觀全書病在襲用程傳太多程傳不論象不尚易理自謅其所謂聖功王道之學雖以朱子之尊信晚年尚駁(指)其非不加揀擇而盡從之故歧誤如此也

周易恒解六卷 致福樓重刊晚年定本

周易恒解六卷清劉沅撰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群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博洽所著有周易恒解六卷書經恒解六卷詩經恒解六卷周官恒解四卷儀禮恒解四卷禮記恒解十卷春秋恒解八卷四書恒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及其他雜著若干卷卒年八十有八先是沅父汝欽善易學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天實天啟聖人以明道化不僅

在數術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艮止坤藏之義即大學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沅因本其父說而著周易恒解曰連山首艮艮止也天地之化不止則不能蓄生機人心之神不止則不能養元德文王繫詞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夫子傳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正謂此也歸藏首坤萬物皆致養於坤土天地之元亦惟中黃胎育是二者皆示人以天人合一之義然特以其致功之要言之實則天地未嘗有為而靜存動察內外本末之功亦非二卦所可盡也故文王首乾坤

按連山首艮艮先天西北歸藏首坤消息卦坤西北周易首乾後天乾西北西北者氣之終生之始故三易皆首於此豈謂以此三卦盡易理乎又周易坤雖次於乾不得謂坤亦為首是皆謬說无理劉氏又云詩書名象悉由繼起窮神知化必有心源易故為文字之祖王功聖德之全而歷代諸儒或偉說玄虛或徒求術數顧此失彼聖人之教不其隱乎是從襲理學家客氣之談而無實際總觀全書雖不廢象數實全重義理既以玄虛為不可尚而稱王弼之功甚偉程傳本義與王註雖皆淪空理義義實各別乃劉謂程朱皆行王說似是實非又謂用九用六

乃承上九上六而言以先儒通釋全書九六說為非又謂不得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人若此之類既與前儒相違抑亦不協經旨而沉自謂不必沾沾求合於傳註唯期不謬於聖人徒為大言不足重也

河上易註 道光元年刊本

河上易註十卷清黎世序著世序河南羅山人字湛侯嘉慶進士知南昌縣在官五年治狀為一時最累官至南河總督以東水攻沙蓄清敵黃為務渫汩冀靜一洗靡俗為治河名臣卒諡襄勤有河上易註蓋皆其治河時所著故名河上黎氏蓋以義理與象數宜並重深以程傳本義空演義理不求象數為非而御纂周易折中以程朱為主即御纂周易述義名宗漢易仍於象數甚畧黎氏蓋深以為非託言折中述義二書聖訓精微凡講周易者皆莫能外而不敢明引以蹈不敬之愆揆其宗旨蓋

欲取漢宋二家治為一爐甚正當也其特出者如蒙比皆言筮以筮為坎象夫坎之為筮除焦氏易林外自馬荀鄭虞皆不能言其象清儒獨茹敦和知之他皆不知黎氏雖少後於茹未必見其書可謂發前儒所未言又比之原筮晉干寶據周禮太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訓原為卜後儒不察其誤往往從之否則訓為先為始沿誤至今无有知者黎氏獨訓原為田謂原兆為龜坼之紋下坤為田上坎為筮故曰原筮取象既確說理愈通由是千餘年之誤解得以復明又以大畜積豕之牙訓牙為繫豕之杙於象於義皆協勝於舊解又說

否之苞桑以苞桑為叢生之柔桑不取堅固之俗說然後與其亡其亡之義相應他若頤象為正覆震亦正覆艮中孚二至五象亦然故頤象曰慎言語中孚曰其子和之皆無上覆震而言此其義除焦氏易林外二千年无論者故解皆誤獨黎氏於頤曰震艮同體而一俯一仰如兩人然於中孚則以三至五為覆震故曰其子全易如此者雖不[illegible]發然亦足見其探討之深矣惟誤解亦多以大畜九三象辭之上合志為合君上之志謂剝五之貫魚下變坎為魚以頤之靈龜為坎象是皆臆說無據又謂卦須皆變成坎離使陰陽平均合聖人用中之義此本虞氏之正之說六爻正三陽三陰即平均矣乃黎氏襲其意而變其貌曰六十四卦須皆截為三陰三陽俾損過就中於是无論卦爻之當位與否概使變成坎離以就其說皆古法違易例莫此為甚則此書之大病也

湘鄉漫錄 道光刊本

湘鄉漫錄四卷後附易經集說一卷北平查彬著彬字伯埜乾隆進士官皖豫間三十年最後擢申州知州卒所至有循聲百姓遺愛數十年不衰在官未嘗一日廢書早年著采芳隨筆行世詞賦家咸嘆其雅贍又著湘鄉漫錄於易詩書春秋三禮皆有述作其於易尤勤以六十四卦參證經史不章解句釋按象傳及六爻之義以次徵引故事以明其吉凶是非其悉忠奸之成敗及其起因使人憬然悟毅然興起所謂通經致用者最為得之大致與宋楊誠齋之易傳相類惟誠齋釋及章句此則渾言大意微不同耳然參證古今得失俾學易者有所會歸獨為親切則較誠齋有過之而無不及與晉干寶易註之強以某卦之辭謂指殷周間某事者迥不同也惟所詁易理皆以宋人為宗凡宋人疏漏者皆仍而不改如說乾道乃革不知乾四自午午五月夏至一陰生代陽終事故陽氣極於巽已革於離午但以四爻為上卦之始宜改革為言說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云陰陽爭君臣戰兩傷故稱血夫龍戰於野九家謂天地合德荀爽謂陰陽和合皆訓戰為接不得為戰爭即清儒如惠氏定宇父子亦皆遵荀九家定訓不宜襲王弼及宋人之誤解全書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者甚多。謂此書以經證人事可，謂為解經則太疏矣。至末卷之易經集說，多取之宋儒，間及于漢魏，而所取亦多不當。如蹇六四往蹇來連，連亦難也，四居上下坎之間，故往來皆難，乃不取馬融解，而取荀爽來還承五之誤解，則昧於蹇名之所由來。旅初六斯其所取災，以斯為廝，取鄭京之說，豈知斯者析也，離也，斯其所即離其所，離所故取災。廝後來俗字，即作賤解亦不必從人。蓋查氏所宗多正心誠意之說，故於訓詁往往不當，如是也。

易考二卷　亘古齋鈔本

易考二卷，清李榮陛撰。榮陛字真基，號厚岡，江西萬載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進士，歷官雲南永興、峨嵋、墨首等縣知縣。著有易者、易續考各二卷，周易篇第四卷，又有尚書考、尚書篇第四書解、細論、地理考、厚岡文集、詩集等書。易考全書皆筆記體裁。卷一多載圖說，內有定位圖說、序卦平較圖、序卦相錯圖、序卦相合圖、序卦右旋圖、雜卦歸乾圖、序卦分段說、雜卦分段說及爻辭通屬文王考、繫辭傳錯簡考、易傳子曰考三則，引徵皆有根據，論斷亦得其平。如考爻辭通屬文王，歷引易緯乾鑿度、史

記日者傳、法言問神篇、漢書藝文志、魏伯陽參同契及三國志管輅語、晉書紀瞻語，以折馬融、陸績、孔穎達諸家生加周公而謂父統子業說之謬。如考繫辭傳錯簡，歷舉前漢律歷志斯元為元包，以申程朱之說。又考易傳子曰為夫子之假辭，別端以祛歐陽修輩之疑，皆㩁然有見，不徇流俗。卷二彙考古易及後人易本，以明歷代易本之沿革，而有取乎費氏，謂其使於學者尋省。脅革朱說，推闡經旨，以明卜筮不足以盡易道，謂本義、啟蒙等書，其中亦多朱子未定之論。又如駁毛奇齡釋女子貞不字、莧陸夬夬，必尊漢儒而薄宋元之非，及譏惠棟改荒為康而康

義仍歸於荒，改庶為遮，而遮義仍歸於庶，改坼為宅，而宅義仍坼，則何不直就經文荒、庶、坼立訓，而故迂煩其讀，為此紛紛乎。斯皆於先儒无所稱祖，亦能不失持乎，獨其尊信顧炎武太過，竭力引伸其卦爻无别象之說，以明易无互卦，夫互象明見於左氏傳，左氏之說若不可信，則其他先儒更無足言矣，此一蔽也。

周易訓故大誼鈔本殘闕

周易訓故大誼殘本共四卷，清羅汝懷撰。汝懷字念生，湘南湘潭人。道光拔貢，官龍山訓導，有綠漪草堂詩文集、褒忠録等書。其周易係舊鈔本，祇五卷，至坎離而止，中又缺第二卷坤卦屯卦，說皆亡，實祇四卷，蓋殘書也。書名訓故，凡易字皆訓其原始及其後來，凡實字及動辭字固皆釋，按說文詳其源流，即下至於字、乃字、而字、其字、哉字、或字、於字等虛字，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數，皆按字書詁其所以然，无一遺者。又所引之註，漢魏人居多，似意重尊崇漢學，然漢魏人言易皆言象，此書所採，凡

漢人言象者無一及焉，又易說兩歧者，多无所是非而並存之。乍觀之，似主漢易，實以王弼為宗，蓋羅氏長於小學，疏於易理，又於易象少有知者，如謂干寶說比之原筮，引周禮三卜一曰原兆之文，訓原為卜，豈知原兆謂兆文坼裂如原田，能辨干氏之非，識頗高於昔儒，惟又謂胡以舍玉兆、瓦兆，而獨取原兆乎。武比下坤，坤為田，為坼，干氏獨取原兆者，以與坤象相合，乃羅氏不知，而反怪其舍玉兆、瓦兆，不言玉兆、瓦兆於卦象何涉，此於聖人觀象係辭之旨，太為疏畧，然異同之字，則檢擇頗精，如謂頤虎視眈眈，眈當從說文作眈，又謂坎卦險且枕，枕宜從古

文作沈險且沈者言遇險而且沈溺也於是則於下句入於坎窞相合又謂其坎當作襲坎不宜從註作便習人豈有諳練於險以行險者又謂易義多實少虛辭以本義訓比之後夫凶以夫為語助為非若是者說皆詳善可取羅氏又詳於韻學謂頤之虎視眈眈與下逐逐不韻若以古音求之逐釋文云蘇林音迪此乃古音而眈從冘古當讀如的正與迪音相協又云坎六四簋貳用缶與損卦之二簋可用享同貳為借字非爲副貳酒缶牖咎為韻相協舊讀以簋字斷句失韻不協則又發前儒所未發惜其說祇上經下經遺失為可惜

惺園易說葆淳閣集本

惺園易說二卷清王杰著杰字偉人號惺園一號畏堂乾隆間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累官東閣大學士以疾乞休耿直清介持文柄十二次不敢干以私卒諡文端有葆淳閣集惺園易說今觀其易卦不必全注如乾卦只注初九九四二爻咸卦只注九三一爻惟睽蹇解三卦六爻全注此外皆不全注又上經只注十卦下經只二十五卦序卦雜卦皆无注繫辭說卦雖有注而甚畧其說以宋人為宗而析表於御纂諸書漢魏古注无一取者故於易象所取不能盡當如說解九二得黃矢云坎為弓輪其於木也為堅多心故曰得黃矢夫坎即為矢非取象於木之堅多心更非取象於弓輪弓雖用以射然於矢象迥不侔義此取象之疏也又說損初九之已事遄往讀已為紀謂視君事若私事故遄往以赴之按已即古文祀字古人最重祭祀故曰遄往本義讀已為已事之已謂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程傳謂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為功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義非損己益上也是又讀已為紀茲讀與程子同而義與程子異然愈迂曲失經旨與程朱等蓋王氏習於程朱義理之學兢兢焉不敢違而不若宋儒之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象不該如睽上九字字皆以象求視空虛說理者則善矣以此爻無理可說也又以明夷六四之入于左腹以九二夷于左股例之當為夷於左腹以夷字篆文下半似入上半或殘缺傳寫而訛此雖創解甚為有理而先儒無言者抑足貴也

讀易寡過 蛾術堂本道光夏刊

讀易寡過一卷 清沈豫著豫字補堂蕭山諸生平生好學攻研經史所著有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提要二卷讀易寡過一卷周官識小一卷左官異禮畧一卷群書雜識一卷讀史札記一卷秋陰雜記一卷芙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總名為蛾術堂集其易說所采多漢魏人宋儒甚少然不言象亦不言訓詁偶於諸卦取一二句釋之並多證以人事然於易理所入甚淺故其說往往歧誤不合或俚而且陋如說乾道變化云朱子曰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晦翁此說深得惟變所適之義

夫乾道變化乃說天時惟變所適乃論卦爻上下變化義絕不同豈可並論又說蒙卦見金夫云初二四五上皆言蒙而三變其文曰女女為陰類近小人猶滕更曹交之紈綺廁列門牆而不屑教誨終不得與于蒙之列故曰見金夫不有躬以金夫為聖賢是直不解易辭為何義而妄言其說之陋者如飲食必有訟云自古莫大之禍每起于燕衎沛公之鴻門吳王之魚腹易早垂戒夫訟者爭也謂有飲食即有爭端彼沛公之鴻門食吳王僚之被刺乃爭天下國家者與飲食何涉尤可笑者謂說卦以乾為天坤為地下六子分列見一陰一陽之謂道无獨有偶

夫盈天地間人不知教京域而男不聞有皓首而鰥女不聞有至老而處者男女雖參差不齊而終能各如其配以是知乾坤之妙則說俚而識陋全書類是者甚多不惟無創獲之解且少精實之論於寡過之義渺不相關蓋沈氏困於科舉久不得售欲借著述以自顯而經學淺甚故所著皆庸俗無足觀易其尤甚者耳

周易篇第四卷 正古齋鈔本

周易篇第四卷清李榮陛撰榮陛有易考二卷易續考二卷已著錄此書專論周易篇第首舉要次上經次下經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其著書之大旨見于舉要謂古易經傳別卷註疏家逐卦分爲八節各以彖象傳附之於文義多梗不便習讀求其折中之法莫如取法費氏漢費直本逐卦先經後傳不乖兩聖綴文之旨其法具在正義乾卦今從之於每頁轉箭首行窮羲皇卦畫分書貞悔以次書文王卦爻辭書孔聖彖象傳皆易行其後空白備採書集義按榮陛以費氏易本即今正義乾卦式其說本之晁說之晁氏於考訂未疏不讀高貴鄉公傳謂始變易制者爲費直大亂者爲王弼弼用鄭本耳非作俑者至費直班氏明言其无章句班氏所本皆劉向向最重費易謂其與中古文同可見費本仍十二篇也設有變動向早言之其明證也然費氏有易本而无解說故班志有三家章句獨無費氏章句且無從何處知其亂經乃李氏不知晁氏之陋而反從之且以阮孝緒七錄爲據七錄只記費氏章句四卷殘缺耳亦緣言其經式如乾卦是皆徇俗不詳攷之過也故夫改六十四卦式盡如乾卦俾小象韻語協適无礙原无不可謂本之費直則

非矣。又其釋乾元亨利貞，以元亨為亨之首，嘗四德，乃占家恒言，穆姜先述之，夫子亦不遺之，因而議文言乃易之外篇，非正解也云云。斯則執于一說，而不知乾健之德不可名言，非再三釋不能畢其義蘊。苟必以文言為非正解，則彖傳之訓宜若可從。然彖傳以萬物資始釋元義，以品物流形釋亨義，以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釋利義，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釋貞義，是亦四德平列也。而崇陛膠于舊解，謂彖傳與文言異體，過矣。至於繫辭上下傳之分章，先儒各不相同。故上傳正義從周氏分十二章，下傳正義從莊氏分九章，朱子本義上下傳均分十二章，而先儒於上傳又或分為十三，或分為十一，蓋無定則。崇陛又分上傳為六，下傳為五，要皆各安其意，無關大義也。

周易精義四卷　嘉慶八年刊七經精義本

周易精義四卷，清黃淦撰。淦字緯文，號綺霞，杭州人，乾隆庚子舉人。所著有七經精義，易其一也。是書不列經文，不章解句釋，只就各家之說，擇其可取者分條列舉，而註其姓名于末，無所論斷，亦不參襍己見，蓋純是集說之體例也。大旨以宋儒為主，故其自序有言：善乎康節邵子曰畫前原有易，深得不傳之秘，至程傳朱義出而易理益明，予此編博採群書，而于胡雲峰先生釋傳尤心折焉云云。按雲峰者，元胡炳文也。炳文之祖方平著易學啟蒙通釋，父一桂著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炳文又著周易本義通釋，一家三世皆為朱子之學。淦心折胡氏，則其亦為朱學無疑。故其書所集，盡宋元明人之說，唐以前古注蓋不及百之一。淦所謂博採群書者如是而已。原委著書之意，要不過為科舉時代士子學制義者綴文之用，故其夫蕭山王宗炎為之序，有吾懼夫世之菲薄制義，訓詁號為明通，而支離轇轕，飾櫝衒玉者之祇見委襮也之語。觀宗炎之所論，則其書之價值亦可想見矣。

易經輯說 道光丁亥年刊

易經輯說五卷杭州徐通久著通久號抱真道光間為陝西中部縣知縣其所集易說以朱子本義為主凡本義篇首所列各圖及其注一字不遺本義之後雜採孔正義程傳胡炳文俞琰朱子語類晁說之真德秀邵雍周頤諸人之說間亦及於王弼而程傳為最多自謂素無師承去易道遠甚不敢稍出己意有玷聖經而其間有諸家講解各異者兼存其說以俟極深研幾之君子而折中焉故其書始終無一案語無一己注然觀其所采以程朱為宗與周易折中十九相同程朱以外之說亦大

半為折中所有凡漢魏諸儒象數之學周易本原之在所在不惟不錄似亦不知者直讀折中可矣又何貴此書乎又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釋卦辭也朱子以此處象字當小象言注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朱注本不甚分明而徐氏直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為周公所繫之辭著之篇首定為易例則並朱注尚未能盡悉歧誤如斯尚何易學之可言乎

大易觀玩錄 民國九年重刊本

大易觀玩錄四卷清胡澤順撰澤順字梅坪涇縣附貢生官訓導屢試棘闈不售遂絕意進取專肆力於經史義理性命之學咸豐間洪楊軍起澤順以鄉兵守涇城陷被害著有四書一得錄大易觀玩錄等書皆散失後其孫樹棠於民國九年得大易觀玩錄復補刊之行世其首卷謂包犧始作八卦乾當為圜形餘七卦皆為半圜形因而重之乾作六圜餘七卦皆由半圜合成渾圜以意改造其所引古文諸說皆與其所創之卦形渺不相涉可謂好怪矣又云說易者未能通天地人之由析義則適

於虛泥象則滯於實而易道遂晦及觀其易象說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云埤雅云鹿性喜林入於林中則鹿為得所按惟入於林中謂田獵无所得空入林中也豈謂鹿入林中乎又說履虎尾不咥人云左傳楚令尹子文初生棄於夢澤虎乳之赤子初生不識不知有悅應之象故乳於虎又謂虎尾取象於乾上夫乾上若為虎尾從何履之是皆於易說易象之最淺近者尚不能通而强說之致支離如此其卷二卷三則皆易表有正未四有別表八凡卦象卦德天時人事鬼神十幹十二支之屬及日月星辰之躔次奇形怪狀之事物無不分列於表中謂易道

廣大悉備无所不包无所不納實究其說雜亂无條理其第四卷學易自訟說似又以義理為宗而所見皆膚淺少精當之論在易說中可謂至駁者矣

易續考二卷亘古齋鈔本

易續考二卷清李榮陛撰榮陛有易考二卷已著錄先是榮陛著易考未成而卒其子九霞光宸為之編定凡已脫稿者定為易考其未脫稿者則名為易續考以草本字別之即此書也書凡分兩卷所考者八事曰重卦明重卦者之必為伏羲也曰生著明太極兩儀以下俱以揲著言也曰立卦明六畫出于三極之自然不能增減也曰說卦明說卦為羲皇遺書非古家後出者也凡此皆在卷上者也曰羲圖總考明先後天方位之皆出于伏羲也曰河洛考明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曰定位圖考明

天地定位之為先天也曰出震圖考明帝出乎震之為後天也末附河圖左旋右旋等九圖反覆以明聖人則圖立卦之義凡此皆在卷下者也是書本係未定之稿故往往臚列舊說論而未斷然其徵引有據提撮得要不為門戶之見不為苛刻之談學不分漢宋人不論今古惟其是者而從之可謂虛心自立之倫至如論說卦謂羲皇僅發其凡以一反三存乎其人又謂伏羲說卦僅局此百十餘物是八卦不能盡之物尚無算矣謂文王繫辭仍局定說卦諸物是書不盡言之意尚未通矣惡足以窺兩聖日新富有之宏旨哉若此之論蓋已深知卦象之重

及說卦之不足以盡易象矣。惜其書未成而卒，致未能於易象有所發明也。

周易通義十六卷 道光十六年刻本

周易通義十六卷，清嚴廷英撰。廷英字育之，任邱人，嘉慶六年辛酉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是書排除象數，專闡義理，忽略天道而重人事。故其自序謂聖人教人之法，惟具於四子之書。大易一書，實即四子之書之所自出。故易言健順，四子言仁義；易言元亨，四子言誠明，名不同而實同。又謂漢後儒者注易，或主象數，或主義理，然皆與四子之學不能歸一。廷英中年以後，始因讀陸王書，有得於孟子本心、大學中庸慎獨之旨。自是之後，讀易則惟以四子之學求之，遂斷定易皆言切體之心切體之人倫日用，以求其致用之實。十年之久，乃覺易與四子之學渾合為一，無纖毫之可疑者，至是乃敢筆之書云云。此蓋書之大旨畢見於是。原廷英之學，既以陸王為主，故遂斷定易皆謂聖人指示心德，教人以盡心盡性之學，故不獨不取漢魏儒者之說，即周程張邵朱諸家之論，亦在所不取。夫易原本象數，發為義理，苟舍象數而談義理，則易與詩書禮樂何以異？聖人又何必獨為此艱深怪奇之詞？易之理原本大道，以明人事，必謂其專言人事，則天行也勢先甲後庚之語，皆為無稽，聖人又何必為此駢枝贅疣乎？斯皆執乎一端而未達乎全體者也。至於易之推衍極致，則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道，殆無所不包，即周程張邵朱固亦不能謂其毫無異

絜何元于四子終必謂大學之言與四書之說渾合為一者人則執
三綱八目是與詩理學門户之見也而未嘗平心而細閱之可望江心否
姚姝同而未見其所淺而已

九家周易集注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九家周易集注一卷平湖諸生孫堂曾輯之得一百四十六條載漢魏二十二家易注中後甘泉舉人黃奭復輯之增七條共一百五十三條除荀虞外古注存者是為最多隋唐志皆云十卷且皆稱荀爽九家集解陸德明釋文敘錄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敘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九人夫既不知何人所集胡以名之曰荀九家而亦九家之一耳胡得云為主釋文之言不可信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而荀爽嘗為之集解以九家為西漢易師以集解為荀爽所輯依陳氏之言則名與實符矣此雖不知陳氏之所本然以九家注證之其言頗可信三十一象最為重要釋文所列九人雖散冒然加入說卦之中即加入亦必說明其義而何以皆无則九家注之古可見矣一也坤上六其血玄黃九家云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故為其兼于陽也九家曰陰陽合居故曰兼陽夫曰乾坤合居曰陰陽合居九家皆未明言義本消息而爽則採其說以解龍戰于野云消息之位坤在于亥下有伏乾而荀蓋恐人不知合居之故用消息卦故曰消息之位則用九家說而加以說明又九家注同人曰乾舍于離同而為日而

爽採其說亦曰乾舍于離相與同居因而注陰陽之義配日月云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是因九家乾南之說而又推及坤北則九家注之古為前所宗顯而易見二也又乾河坤水艮虎及乾南乾日之象秪焦氏易林知之東漢人無知者九家注蠱利涉大川云泰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大川也是以乾坤為水獨與易林同說頤虎視眈眈云艮有虎象又說同人以乾為南為日亦與易林同則九家確為西漢易師三也說泰上六城復于隍云國政崩也山亦復曰崩以泰三至上艮山象復也說重門云艮為門從外示之上亦艮重門

之象也震復象東漢人知之至虞氏復易即於震復象取義陰易林外无知此者九家獨知之復朋來无咎京房作崩來益興之同疑仍京義四也說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云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起復成巽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說姤天地相遇云謂乾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于巽既成則轉舍于離坤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乃後人謂乾成於巽[illegible]九家於[illegible]早曰乾起[illegible]成巽成巽乃後[illegible]之[illegible]為易之理本而九家實首發其端司氏蓋畧知之而不能竟其義觀

其注龍戰于野云下有伏乾弗明詁戰義是于九家合居之旨未盡悉也夫曰合居則戰之為交接明甚乃司爽不知仍讀兼陽為嗛陽則其注之古為易家所不能盡喻五也他若說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云陰陽合物之始陰陽離物之終合則生離則死義深語奥說刳木為舟掞木為楫重門擊柝各章與不本於易象細切入微管輅謂何晏易美而多偽由其說攷之其王弼以來野文家說固无不有此病其言象者虞翻可謂密矣然象不識則用爻變義不知則用卦變作觀似密實按皆非則偽而亂矣獨九

家注樸實說理原本易象无虛偽之美誤與卦變之悉習猶不失春秋古法又統觀九家注前後純一不襍其口吻皆若一人似非萃眾說而成者此難為不知者道也故夫陳氏之言較為可信故詳論之以見漢注之精莫過於是也

費氏易一卷　玉函山房本

費氏易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中。攷漢書，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費易既亡章句，故李氏集解無有費說，陸氏釋文亦某字古文作某字，亦未言費氏。徒以劉向云以中古文易校三家，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大曰與古文同，明費氏非古文也。同者言其字之多寡同於中古文，無脫誤也。其校尚書亦舉重脫簡，豈謂其字皆從古文乎。如費易字皆古文，凡東漢馬融、荀爽、鄭玄皆習費易者，胡為其讀不盡同，且不盡用古文乎。今馬氏悉依釋文及晁氏古易所列古字，悉以屬之費氏，其不當可知矣。然尊其捋全易古文輯録無遺，如坤古文作巛，凝古文作疑，恤作卹，墉作庸，砥作仫，趾作止，場作易，狩作守，冀作其之類，共百三則，彙萃成篇，檢查甚易，故過而存之，以便後學焉。

京房易章句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京房易章句一卷，清甘泉黃奭輯，列漢學堂叢書中，其所輯九家易、王肅易，曾著録。京房字君明，頓丘人，元帝時仕為東郡太守。易學受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傳自孟喜。喜事田王孫，獨得陰陽災變，嫡傳為施讎、梁丘所不及，故焦、京亦深於陰陽災變。觀漢志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又有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知京之學同於孟喜。其白生、翟牧不肯京易為孟氏者，乃自高聲價，嫉姤之私，世輒以梁丘賀師亦名京房，疑漢志所録或為前京房者，誤也。智之易尚不傳，何有於其師。截阮孝緒七録有京房章句十卷，隋唐志同，今皆佚。歷城馬國翰輯之，除雜世卦外，得三十九條。平湖孫堂輯得八十條，後黃奭復輯之，增七條，共八十七條。今觀其注，如復朋來无咎，朋來作崩來，山覆曰崩，剝窮上反下，謂艮山下覆為震也。覆象人知之，至象覆易即於覆取義。繫辭如困之有言不信，以正覆兌也。兌震之婚媾有言，以正覆震也。泰城復于隍，以三至上艮覆為震也。頤之慎言語節飲食，以正覆震相對也。中孚之鶴鳴子和，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以正覆艮震也。凡如此等易辭，漢魏人說之无不誤者，獨其師焦延壽知之。易林屯之蒙云山崩谷絶，蒙二至四艮覆，故曰山崩，又蹇之屯云作室山根，人以為安，一夕崩顛，屯初至四亦覆體艮，覆為震，故曰山崩顛，然則朋讀為崩，自其師

已如此。又京氏以无妄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蓋无妄亢陽在上，艮火在下，巽為草莽，為禾稼，而巽為枯，為隕落，故曰萬物皆死。自巽枯巽隕落，及艮火之象失傳，故虞翻不知京氏之所謂旱為俗儒，豈知易林復之无妄云：騎牛傷暑，不能成畝，草萊不闢，年歲无有。又无妄之革云：枯旱三年，草萊不生，皆以无妄為大旱，故京氏承其師說，盡與之同。昔劉向目京氏為異黨，蓋焦京所用之象在西漢儒者已不能知，至用覆象，如明讀為崩之類，尤為駭怪，而不知其象與其義，無一字不本於經。自經義不明，後之人不於經求其象，昧厥本原，第見焦京所言不與衆同，也目為異黨，何足怪乎。觀

焦氏易林，自漢迄清，无一人知林辭用象，盡本於經，即可知其故矣。且劉向本非易家，班氏不知其言之謬，勳採其說以為定評，斯亦過矣。他若據四時不忒，忒讀為貸，張頭作擒頭，震為昇足作柔足，異讀尤多，足徵古義，固不僅无妄能存失傳之象，以覆艮為山崩，能存全易用覆象之妙旨也。

荀爽周易注一卷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本

荀爽周易注一卷，乾隆間平湖諸生孫堂輯。大都皆採自李氏集解、陸氏釋文二書，與玉函山房馬國翰輯略同，惟馬輯多大有明辯晰也一條，採自漢上易，此輯無之；此多蒙上九繫蒙一條，採自晁以道古易，馬輯無之。又屯象此本從釋文作君子以經論，馬輯從孔正義作經論，異同如此而已。又馬輯以上經為一卷，下經為一卷，繫辭以下為一卷，共三卷，此輯雖作一卷，亦裒然成帙。除虞注外，義莫多於是矣。爽字慈明，穎川潁陰人，官至司空。荀悅稱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

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義，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書雖佚，賴李氏集解、陸氏釋文所採，獨多彙而成帙，仍斐然可觀。其注之最要者，如坤龍戰於野云：消息之位，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荀九家云：乾坤合居，故言天地之雜，夫曰和曰合，則所謂戰者乃交接，非戰爭，知侯果謂窮陰薄陽故戰，干寶謂君德窮至于攻戰者，非。凡月幾望，幾皆作既，知荀以兌為月，以巽為十六日也。中孚六三得敵云：三四俱陰，故稱敵也。易同性者為敵，艮傳云：上下敵應，不相與，是也。此實全易之大綱，凡陰陽爻之吉凶，以此義求之，無或有爽。大過以初六巽為女

寘，以上六兌為老婦明經用象不盡與說卦同，與焦氏易林合若符契，知虞注最安，又注同人云，乾舍于離相與同居，注陰陽之易配日月云，謂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居是乾南坤北之光大象，荀爽獨知與九家同讀明夷六五之箕子為荄滋，蓋真知灼見，此其子與彖傳之箕子絕對不同，乃此類要義與全易所關至鉅，在當時既無能識其旨，而申引之自宋迄清更鮮有通其說者，於是荀氏之微言大義遂湮沒不彰，而誤解百出矣，故此二本之所輯雖為集解釋文所載有而不能不重視，況其多自足成書，與他家之祇得十數條或三五條而

不能成卷者，迥不侔乎，然二本之中以孫輯為尤善，蓋荀氏易異同之字甚多，後儒多莫能詳其義，獨孫本於通借之字盡能援引傳經疏證通明，如謙之捊多益寡，賁六四賁如波如，剝滅貞凶，離六五出涕沱若，睽九二其牛觭，始肥，有魚，萃君子以處戎器，震九四震隊泥，漸婦乘不育，豐六二雖均無咎，渙六三匪弟所思，繫辭言天下之至嘖不可惡也，六爻之義易以功，雜卦大有終也之類，雖奇文怪字無不疏解明明，一望而知，若此者不惟有功於荀氏，其津逮後學實甚大也，而獨緣而傳之。

陸績易述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隋書經籍志陸績易注十五卷，吳志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官至鬱林太守，加偏將軍，注易釋玄，皆傳於世，其原書久佚，隋志祇言易注，釋文序錄則云陸績周易述十三卷，由是後之輯陸注者，皆以周易述為名，其始輯者為明姚士麟，士麟海鹽人，字叔祥，博覽群書，名為考據，其所輯周易述一卷，載鹽邑志林，朱彝尊經義考，謂係抄撮陸氏釋文李氏集解二書為之，四庫目錄已著謂凡百五十條，後歷城馬國翰復輯之，得一百零四條，載玉函山房中，又嘉慶間平湖諸生孫堂字步升，復就姚本補輯之，得

二百零五條，校姚本增四分之一，載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中，阮元為撰其傳，洽為序，弁其首，至道光間甘泉縣人黃奭字右原復輯之，校孫輯增先心一條，歸妹女之終也下增補遺六條，共增七條，餘盡與孫本同，載漢學堂叢書中，聖人以此洗心條云釋文說陸作先，此以可疑，釋文正文洗心下明云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并不及陸，況陸注云受蓍龜之報，應決而藏之於心也，決者絕也，釋洗心之義也，若作先，虞翻等皆以乾為先，於決義似不合也，大抵陸注之最要者莫過於巽為風，注云，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故為風，由陸說則坤本為風，易林訟之

剝云烈風雨雪大壯之剝云乘風駕雨皆以剝下坤為風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即謂坤從乾陰從陽也此象知者甚鮮故風從虎句詁者無不誤獨易林與陸注獨合其有裨於經學甚大至卷末黃所增六條雖非甚要然較各家所輯此為最多故錄而存之

孫輯虞氏翻周易十卷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本

虞翻周易十卷平湖諸生孫堂所輯載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中堂字步升其所輯荀氏易已著錄疏證博洽為阮元所稱虞翻字仲翔吳會稽餘姚人初為孫策功曹孫權時為騎都尉數犯顏諫權不能堪又數有酒失徙交州十餘年卒事具吳志本傳凡周易論語國語老子參同契皆有注其易注隋唐志作九卷釋文作十卷今皆亡賴李氏集解采錄獨多張惠言曾輯之以為虞氏義九卷成一家言堂仍以集解為本輔以釋文漢上易等書所引仍為十卷凡漢魏人易注存者莫多於是

翻奏上獻帝易注云家世傳孟氏易前人通講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祖父鳳先考故日南太守歆世傳其業為之最密頗以荀諝號為知易乃解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馬融復不及諝者北海鄭玄南陽宋衷雖各立注皆未得其門頗高自稱許今按其注以致其言孟喜易於陰陽災變獨得其傳焉施梁所未及而焦延壽親問易於孟喜凡易林所用之象如坤為水為風為疾病艮為月為華為老婦艮為龜為牛為鳥為夫坎為夫為矢及以正反先正反震為有言與易極有關之象何以虞氏皆不知世傳孟易之言寧足信乎易象至東漢多失傳象失故易多不能解先儒遇

此闕疑不解易說疏淵醜是之由翻則反是於象之不知者則強命某爻變以就其象如利涉大川易本以坤為大川陽遇陰則通故曰利涉乃虞翻不知坤水象必以坎為大川坎陷坎險胡能利涉然如需訟謙卦有坎猶可強以此為說他若蠱頤大畜益卦無坎象則強命某爻變成坎以當大川否則用卦變如頤以艮為龜翻不知艮堅在外亦為龜則謂頤從晉來晉離為龜中孚以震為鶴翻不知震鵠象則謂中孚從訟來訟互離為鶴夫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於象所不知詁所不解者若盡以卦變當之而何求而不得尤異者虞全專主變以之正為說也乃家人漸二爻本正而亦命之變使之不正又大過困不知巽兌為少女兌為老婦之象令初應五二

應上以便其私惡例一開厚視為方便於是言宋逸清治易者雖號稱復古如李鼎祚朱震鼎以道毛大可惠士奇惠棟張惠言姚配中俞樾等人無不用之而焦循尤甚於是易象易理之混雜虛偽其害遂遍於王弼之掃象矣以上所舉特見存虞注中千百之一二以焦氏用象攷之十之六七皆強不知以為知不強命某爻變不曰某卦從某卦來不能解也試觀其法除此二例尚能自主乎翻自謂其法密於前人愈密愈亂耳又虞氏於全易之朋字類字皆失詁頤六二象曰行失類復彖曰朋來无咎以陰陽相遇為朋為類也乃虞以陽遇陽陰遇陰當之陽遇陽陰遇陰艮彖傳所謂敵應中孚六三所謂得敵也不朋不類也而皆不知故夫虞氏讀焉荀解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及大過二五爻之不當失焉荀識不當然尚未至引參同契納甲之法以兌丁解得朋震庚解喪朋予定例以二應上初應五之數於妄言如此也蓋易學之晦厥有二因一虞翻不知說卦之象畧引其端又不知經之取象與說卦常相反不知而不闕疑盡恃爻變卦變以為解後之人以其方便利無所不通遂相率祖述之而易象失真一王弼掃象以空虛說易唐宋人以其易也學遂風行有此二因人遂不知易為何物矣今錄之者一則因其注古古訓尚存一則因其注多惡學者不知其謬妄而惑之故詳為論辯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肅易注　漢學堂叢書本

王肅易注，甘泉黃奭輯，載漢學堂經解中。奭所輯陸績易述已著錄。肅字子雍，歷官侍中，遷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事蹟具見魏志本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子邕，東海蘭陵人，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又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易傳，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作十卷，崇文總目作十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是其書至南宋已亡。清馬國翰嘗就

正義、釋文、集解、文選注、御覽諸書，輯周易王氏注二卷，又以釋文序錄云為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定王氏當另有周易音，因就釋文所引王氏音訓，別作周易王氏音一卷，均載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然其書實甚疏畧，較之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中之王肅周易注，不逮遠甚。蓋堂所輯較馬氏多二十餘事，所引據之書亦多二十餘種。復甘泉黃奭復就孫本輯之，而又據一切經音義、鄭剛中周易窺餘、熊過周易象旨決錄、陳士元易象鉤解、四書增補考訂，故尤密於孫堂。孫堂云：北史儒林傳稱鄭玄易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河南儒生講王輔嗣所注經訓，蓋寡由斯而言，肅雖不好鄭氏，而其易學固異於輔嗣，而不遠於鄭者也。今案肅注如噬嗑九四云：四體離陰卦，骨之象，在乾肉脯之象。剝六四剝牀以膚云：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睽上九後說之壺云：三五離大腹，似壺。中孚乘木虛舟云：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既濟六二云：離為翟茀。皆本象以立說，且不廢互體，與左傳合，較輔嗣之掃象廢互，只演空理者，區以別矣。至其書之文字與各家異同者，

就今所見，且四十事。如乾文言上其唯聖人乎，聖人作愚人；需雲上于天，作雲在天上；比六三比之匪人，人下多凶字；觀盥而不薦，不薦作觀薦；益六三告公用圭，用圭作用桓圭；漸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也；又繫辭上傳迄於雜卦，皆有傳字；說卦巽為臭，作為香。是其義往往勝于各家，不獨足資考訂已也。

周易施氏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施氏章句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叢書中。按漢書儒林傳，施讎字長卿，沛人，與孟喜、梁丘賀同受易於田王孫，所謂施孟梁丘三家易也。永嘉亂後，梁施二家皆亡。故李鼎祚集解無錄其說，陸德明釋文偶引之，皆作三家，不能確指。馬氏或據五經異義，或據蔡邕石經，輯其佚說，仍云三家，既如孟家對童無咎康我利用禦寇、無妄得臣、無家寬陸、夬夬、得其齊斧、聖人以此洗心、嘉德足以合禮、遺世無悶，皆係音皆與梁丘家同。況所明無字，皆據漢碑用易之辭，漢碑從俗作無耳，馬氏遂定為施義，殊未必然也。其為施氏所獨有者，祇靴升及鼎折足二條，其以允為靴，訓靴為進，與許氏說文引易同，較諸家訓允為信者，過之遠矣。故夫古注雖一字亦可珍也。

周易梁丘氏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梁丘氏章句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中。按漢書儒林傳，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與孟喜、施讎同受易於田王孫。得田何嫡傳，西漢所謂施孟梁丘三家易也。晉永嘉亂後，施梁丘二家皆亡，獨孟喜尚存，故集解、釋文有時引之。施梁二家集解無一條，釋文偶引之，但作三家，不能指為誰也。故輯易注者，如孫堂、黃奭之流，搜羅廣博，於施梁二家，獨付缺如，誠以其不能輯也。馬氏勉輯之，或據蔡邕五經異義，或據漢碑，或據石經，共得十七條，除童蒙來求我等九條與施義相同，不能確指外，餘多據王莽傳及蔡邕碑文，強定為梁丘易，皆不可言。歎馬氏好古之篤，用心之勤，而所獲之少也，故辨明之。

周易韓氏傳二卷 玉函山房輯本

周易韓氏傳二卷。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中。韓氏者，漢韓嬰。嬰燕人，官至常山太傅，事蹟見漢書儒林傳。嬰以詩著名於漢初，與齊魯二家並立於學官，而亦精於易。本傳云，亦以易授人，推易義而為之傳。故漢書藝文志易十三家，有韓氏二篇，注云名嬰。此即韓氏易傳也。後儒謂韓氏易傳漢志不著錄者，非也。而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據是，則子夏為韓嬰之字，恐人不知，誤以為卜商，故向云子夏韓氏嬰。設為卜子夏之書，向能曰韓氏嬰乎。文理甚明，無待三復。然則子夏確為韓嬰之字。孫坦周易析蘊以為杜子夏，鄧趙汝楳周易輯聞，徐幾易輯，以為鄧子夏、彭祖者，皆妄也。蓋劉向所云易傳子夏，即荀勗中經簿、阮孝緒七錄，及隋唐志所錄子夏傳，同一書也。班固及荀勗蓋不知嬰字子夏，故漢志從其實，曰韓氏二篇，注曰名嬰，而不著子夏之名，以啟後學。荀勗疑丁寬所作，張璠疑馯臂子弓所作，皆不以為卜子夏所作，蓋與班氏意同，而不知韓嬰即字子夏。七略有明文，乃馬國翰既知七略所云，謂子夏傳為嬰之所作，與丁寬同，卜易之贊于丁，韓猶卜詩之蘭于毛、鄭也。可謂憑虛臆測，不待事實矣。故其所輯仍與所輯子夏傳同。

惟篇末多蓋寬饒傳中所引韓氏易傳五帝官天下八語。韓氏易傳即子夏傳，漢志祇云韓氏二篇，不云傳也。如以為韓氏二篇非子夏傳，則此韓氏易傳可又為一書乎。必不然矣。乃輯子夏傳者，皆不列入，可異也。又月幾望，子夏傳作近望，晁氏云，古文讀近為既，此當作既。既望者，十六日，十六日異月過半，小畜互兌，兌為月，上巽，正既望也。故孟荀皆作既。孫堂及黃奭於此條下皆引晁說，謂近當作既，馬輯無之。又中孚六三得敵，子夏傳曰，三與四為敵，三陰四亦陰，遇陰則相敵而不相友，頤六二所謂失類也。此於全易所關甚大，孫堂及黃奭所輯皆遺之。此輯及之，而不能申明其義，則為益亦尠矣。又所輯皆子夏傳，則不宜名曰周易韓氏傳，即名韓氏，應用漢志舊名，或本蓋寬饒傳，曰韓氏易傳也。

馬融易傳　二十一家易注本　玉函山房本　漢學堂叢書本

馬融易傳。平湖孫堂輯者。名馬融周易傳。載二十一家易注中。歷城馬國翰所輯者。名周易馬氏傳。載玉函山房中。甘泉黃奭所輯者。名馬融易傳。載漢學堂叢書中。馬輯分爲三卷。孫黃所輯皆作一卷。然較馬輯畧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官至南郡太守。爲東漢中葉時大經師。盧植鄭玄皆其弟子。凡詩、書、三禮、三傳、孝經、論語及易皆有注。鄭玄三禮注。蓋卽受之於融。其易注據文序錄載有十卷。今皆佚無傳。孫馬所輯皆以集解釋文、孔氏正義三書爲主。荀悅漢紀謂融著易解頗生異說。今觀其說。如謂卦辭文王。爻辭周公。文王演易。而漢儒者皆言之。未有言周公演易者。融蓋以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濟東西鄰。及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及周之所以王爲說。豈知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易林以箕子爲孩子。孩子謂紂。與書微子我舊云孩子同也。論斷作演子孩子謂紂。與五位恰合。故象傳推及于文王箕子。今謂武王觀兵。微箕子始被囚。爲文王所不及見。夫箕子不用於紂久矣。豈至殷將滅始明夷乎。其誤一也。凡易稱帝稱王侯。皆因其象。而不必有所指。卽有所指。王亦謂殷王。紂能囚文王。獨不能亨于岐山乎。况王用亨于岐山。正文王冀王而來。以見服事於殷之意。今謂文王不合自稱王。其於易理殊遠乏極。其誤二也。既濟之東西鄰。乃因離東坎西。謂二陰不如五陽也。今謂東鄰爲紂。周公之時。胡從與紂爲鄰乎。其誤三也。韓宣子知周公之德。乃由觀魯春秋知之。如周之所以王。乃由觀易象知之。蓋文王之憂勤惕厲。備見於易象之中。故知周之王業全基於文王。豈謂周之所以王由于周公。周公實演易乎。其誤四也。明夷六五之箕子。在西漢從無詁作紂臣者。自融始以爲紂之諸父。亦知其不安。而曰箕子演嘆。德可以王。故以當五。豈知爻辭若爲箕子。象傳能引爻辭爲說乎。尤爲謬妄。荀悅所謂異說者。殆卽指此。至於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讀血爲恤。云恤憂也。豫六二介于石。讀介爲扴。云觸小石聲。蠱初六有子考无咎。讀考爲孝。絕句。全文孝考當通用。有子考卽有子孝也已。如此類雖甚精密。然病其少無關大義。故簡論之。

周易丁氏傳二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易丁氏傳二卷，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叢書中。丁氏者，丁寬。寬字子襄，梁人。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事蹟具漢書儒林傳。寬受易於田何，又從周王孫受古義，傳同郡碭田王孫。傳稱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藝文志易家丁氏八篇，隋志不著錄，蓋佚已久。國翰因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子夏易傳下引荀勗云丁寬所作，謂丁傳必本子夏而成，式如毛萇之於詩傳，故既輯錄子夏傳，又以子夏傳謂丁氏易傳。今掌釋文於子夏易傳引七畧云漢興韓嬰傳，文苑英華載唐司馬貞議云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明嬰字子夏，故曰子夏。韓氏嬰以別於卜子夏。又漢書藝文志易十三家有韓氏二篇，注名嬰，是韓氏二篇即子夏傳。故臧庸拜經日記據七畧、漢志，斷為韓嬰撰。荀勗晉人，時代遠後於劉向，乃國翰不從向說，徒據荀勗一語，遽以子夏傳屬之丁氏，殊為未審。況張璠嘗云子夏傳或馯臂子弓所作，又可以子夏傳為馯臂子弓易乎？又唐司馬貞謂今秘閣有子夏傳，載薛虞記，推國翰之意，又可以子夏傳轉屬之薛虞矣。捨西京大儒之說而不從，反從模糊影響，雅揣測之語，亦徒見其孤陋而已。觀孫堂所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及黃

奭漢學堂叢書所輯易注，於西漢秖輯子夏傳及孟京，皆不及丁氏，誠以其无可輯也。无可輯而強以子夏易傳充之，抑何可笑。國翰字竹吾，歷城人，道光進士，輯宋以前佚書五百八十餘種，為世所重。獨此丁氏傳及周易韓氏傳頗涉虛妄。周易韓氏傳嘗已論列其不當。丁氏傳尤甚，恐悮後學，故并辯而駁之。

干寶周易注一卷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本

干寶周易注一卷清孫堂輯堂所輯荀九家易注一卷已著錄寶字令升新蔡人晉元帝時為著作郎領國史出為山陰令始安太守王導以為司徒右長史散騎常侍事蹟具見晉書本傳其易注十卷見釋文序錄隋志又有周易爻義一卷又云梁有周易宗塗四卷亡冊府元龜又載周易問難二卷周易元品論二卷並干寶撰今皆散佚元時有屠曾者始輯其佚明正德間其孫勳重訂其書刻在鹽邑志林即今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所據而補訂之本也明時姚士粦又別輯干常侍易解三卷清歸安丁杰補訂武進張惠言釋入易義別錄歷城馬國翰甘泉黃奭又據而參校習刊之載玉函山房輯佚書漢學堂叢書中孫馬黃三家輯本互有詳略然馬黃多者二事孫多者七事較其得失孫本為優史稱寶好陰陽術數留心京房夏侯勝之傳故其注易盡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為象而稱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謂易道猥襍實自此始張惠言更發揮其說以為干氏之易非京氏之易斥其以干支納卦爻而生五行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之說為顛倒乖舛又斥其比附周家之事則是以易為讖數之言妖妄之絕詞甚為嚴峻平情論之干氏之注如以蒙初爻戊寅當平明之時識為尾離然納甲為漢儒所通用五行坎水離火坤土震巽木象家且明言又經文於泰言帝乙於蠱巽言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於革言己日是以干支五行說易未足為干氏之病惠言所斥不為盡公獨其擇言不雅遇卦則比附殷周故事怪誕支離浮泛少當除以專為花朵恰合震象與易林相同外餘可取者甚少也

翟子元易義　漢學堂經解本

翟子元易義，清甘泉黃奭輯。奭所輯陸績易述、王肅易注均已著錄。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荀爽九家集解有翟子玄，子玄不詳何人，爲易義。張惠言云李鼎祚集解有翟元，翟元蓋即子玄，李書諱玄爲元。鄭玄字亦如此。馬國翰云古人多有名與字同者，如韓伯字康伯之類，或元字子元，歟依張、馬二氏之說，以元名子元字。然九家於京房等皆稱名，不應元獨稱字，似亦不協。惟九家次第翟在姚信之後，則元蓋亦魏晉間人也。至其書卷數，自隋唐已不能詳，清儒皆就釋文、集解二書輯其遺說。張惠言所輯載易義別錄，孫堂所輯載漢魏二十一家易注，馬國翰載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所輯載漢學堂經解，較諸家優劣，惟黃本能據鄭明中周易窺餘、熊過周易象指決錄、魏濬易義古象通諸書增補考訂，所獲爲多。子元之生平既不詳，而其書又早亡，無由觀其會通，第就今所見言之，說隨象「君子嚮晦入宴息」云：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其義最精。餘如說「終朝三褫」云：羣陽爻爭得，以不讓故，終一朝之間各一奪之。說「革言三就」云：言三就，上二陽，乾得其有信，據于二陰，故曰革言三就。皆俚俗無理，棄之亦無可惜也。

褚氏易注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褚氏易注一卷，甘泉舉人黃奭輯，載漢學堂叢書中。先是歷城馬國翰曾輯之，載玉函山房叢書中，共十五條，名曰褚氏講疏，仍隋唐志舊名，蓋為博士時所講述也。隋唐志皆作十六卷。黃輯較馬輯多三條，名曰褚氏易注，而疏證定義則詳於馬氏。褚氏名仲都，吳郡錢塘人，梁天監中為五經博士，見梁書孝行褚脩傳，脩其子也。今觀其注，如說蒙六五象辭順以巽云，順者心不違，巽者外迹相卑下也，最為明審，為正義所宗。又以蠱為損壞，最與象合。蠱下巽，易林每以巽為腐為爛，雜卦云剝爛也，爛始於巽也。今風止山下，風止則氣不通，氣不通則敗壞。諸家皆從序卦訓蠱為事，然伏曼容引尚書大傳云五帝之蠱事，若必依序卦，則為五帝之事事矣，尚可通乎。今褚氏以蠱為惑，惑故敗壞，敗壞之義，創於褚氏，前此未有也。至若說乾九二利見大人云，利見九五之大人，八月有凶云自建寅至建酉，訓豶豕之牙為除其牙，義皆不當。黃氏謂以蠱為敗壞諸條，皆申述王義，然則仲都或以王弼為主者歟。

周易周氏義疏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周易周氏義疏一卷，陳周宏正易注也。宏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官至尚書右僕射，事具陳書本傳。其易說，本傳云講疏十六卷，隋志卷數同，而謂疏作義疏。陸德明釋文敍錄云，近代梁褚仲都、陳周宏正並為易義，並知名，蓋亦梁陳間大師也。今全佚，歷城馬國翰輯得十六條，後甘泉黃奭復輯之，增四條，共二十條。今觀其注，見於釋文者四，餘大半皆從孔氏正義攈得。正義不標其名，祇稱周氏，蓋以時代近，人人皆知也。大抵梁陳之間說易者，皆染王弼餘風，義尚空虛，辭多浮誕，魏管輅所謂美而多偽也。故宏正之說，李氏集解無一條錄，如以易為不易、變易，以先甲為用辛，取自新之義，後甲為用丁，取丁寧之義，皆襲舊說，否則敷演空理，無一及象數者，故正義偶取之也。至如序卦正義云，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以乾坤否泰為天道門，以訟師比為人事門。夫上經以乾坤暨坎離為首尾，中以否泰為樞紐，上經是天道也；下經始咸恆，終既未濟，中以損益為樞紐，是人事也。宏正所言淺而未當，且所謂往攝者，甚不類儒家語，直異端耳。正義取此，識陋甚矣。乃馬黃等猶復窮搜其說，所謂嗜古之過者非乎。

向秀周易義一卷　漢魏二十一家易注本

向秀周易義一卷，清孫堂輯。堂所輯荀爽易注已著錄。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秀嘗注莊子，莊子復注易，今所注莊子，郭象竊為已有，世傳郭象莊子注是向之本書，而易則晉傳隋唐志皆不著錄。張璠採二十二家易為集解，依秀為本，亦入傳者絕少，唯正義釋文及李氏集解間有徵引，堂輯為一卷。其書採拾精審，較之馬國翰所輯周易向氏義殊勝。蓋馬氏之弊在貪多務得，故往往不免濫取，如謂凡諸引張作某字者蓋即向本，故亦復向義中，此何足據。又如解益卦注誤引正義語作向注，尤為紕繆。其後甘泉黃奭漢學堂經解輯本用孫氏而舍馬氏，可謂知所去取矣。按晉書稱秀清悟有遠識，雅好老莊之學，今觀其解大畜棟橈云：初謂善始，末是令終，終始皆弱，所以棟橈。益利涉大川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其說頗類王弼，故於象數之學獨少發明云。

薛虞易音注　無卷數　漢學堂叢書本

薛虞易音注，清甘泉黃奭輯。奭所輯陸績易述王肅易注已著錄。虞字及里爵均無考，亦不知為何代人。晉張璠於子夏易傳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歷城馬國翰據是定為係漢魏間儒生，其說未為有徵。其書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均不著錄，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其說亦不詳其著書卷數。正義引子夏傳下又言薛虞記，如今注疏之例，似其記原附子夏傳內，而釋文各引之，又似子夏之傳、薛虞之記判為兩書，當是其書在唐已佚，釋文正義第從何所徵引者間採之，其詳不可得聞矣。初馬國翰嘗就釋文正義二書所引得十一節，輯為一卷，名曰周易薛氏記。奭又就熊過周易象旨決錄等書增輯，凡得十三節，較馬氏多離大耋之嗟凶及井九三井渫不食兩節，稍為加密。今觀其注，剝牀以辨云：辨，膝下也，似優於諸家之望文生義；以杞苞瓜言杞柳可以為栝棬，以盛瓜，而薛謂杞柳柔韌，似匏瓜，則誤矣。易音注之名，蓋本之釋文，惟胡一桂啓蒙翼傳誤引此書作虞薛周易音注，朱彝尊經義考又誤據胡氏而别列虞薛一家，馬氏辨之甚詳，茲不復贅。

周易何氏解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何氏解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中何氏者魏何晏崇虛無尚清談官至尚書王弼之顯達及其易注之見重何晏之力爲多人皆罪王弼掃象破卷秋人古法不知其專以附何晏管輅稱何晏注易美而多偽此雖六代人通病晏實爲首倡晏注論語名曰集解故馬氏仍名之曰周易何氏解共得四則皆無精義而說風雷益云六子之中皆有益物獨取風雷者取其最長可久之義也按六子之中水火不能須臾離山澤篤古不易豈獨風雷乎管輅所謂偽者此亦可窺見一斑矣不足重也

周易統略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統略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書書中統略晉周鄒湛撰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仕魏爲太學博士晉太康中至少府事具晉書本傳隋經籍志周易統略五卷晉鄒湛撰新舊唐書作三卷今佚祇釋文引二則拔茅茹訓茹爲牽引用王弼說與虞翻之訓茹爲根同一誤解而謂箕子之明夷荀爽讀箕爲荄子爲滋漫衍無經此誠以其昏暗譏人昭昭者荄滋之讀原於趙賓趙賓受之孟喜爽用其說耳且六五之箕子若爲紂臣象傳絕无引史辭釋經之例且何以象傳之箕子无一人異讀乎是祖述王弼而又下之弼尚讀爲其茲也由是以觀則湛之說易概可知矣宜其佚也

周易大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大義一卷梁武帝撰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考隋志周易大義二十一卷梁武帝著唐志作二十卷今亡馬氏輯得七條皆无特殊之義獨以文言爲文王所制與衆說不同識出諸家之上蓋乾坤卦爻辭皆文王所制故曰文言言文王之意如此耳與彖曰象曰同例自王充馬融創文王制卦辭周公作爻辭之說後儒如陸績等皆惑之於是劉瓛謂文言乃依文而言其理姚信謂乾坤爲門戶說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孔正義從之豈知姚劉說已浮泛姚說訖於文字義无關等於不說是皆惑於周公作爻辭之妄測故不敢謂文爲文王獨武帝知其不然謂文爲文王可謂卓然不惑者與帝姓蕭名衍受齊禪即皇帝位事具梁書及南史

周易姚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姚氏注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姚氏據隋志名姚規其易注共七卷而不詳其何代人然經籍志次姚規於伏曼容朱异之下殆亦齊梁間人今佚馬氏所輯祇得一條其注大有元亨云互體有兌兌在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收成大富有也語語說象且不廢互左氏所紀春秋人說易正如是耳是最古之法也以六代人之浮華崇尚空虛尊信王注能採原易象語不離宗者如規者殆六代人所僅見也由是以推其餘其能刋落輔嗣之野文推求左氏之遺象无疑也不知是李氏所採胡爲祇此一條則不得其故矣

周易張氏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張氏義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張氏名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張耳十七世孫，涼州刺史。五胡亂華，軌常率千兵勤王，事具晉書及崔鴻十六國春秋。張璠集解有張軌易義，列二十二家中，而隋唐志均不著錄，蓋其亡已久。惟陸氏釋文引旅卦得其資斧云：張軌云：齊斧蓋鉞斧也。以資作齊，尚與王弼異耳。馬國翰云：考蔡邕太尉橋公碑云：亦用齊斧。又黃鉞銘云：齊斧罔設。是張氏黃鉞之義與蔡邕同，甚為得解，惜太略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沈氏要略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沈氏要略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德南齊書，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徵聘皆不就。史稱其高尚，其所注易禮書老子要略數十卷，故馬輯其說以要略為名。集解錄其注潛龍勿用云：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說頗精賅，能補崔憬、馬融、干寶、荀爽諸家之所未備，而集解即取之，可見李氏採輯之精。然祇此一條，他無所取，得毋其說多華而不實，以王弼為宗主者歟？不然，李氏不能遺美也若是之多也。

周易崔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崔氏注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中輯佚叢書中崔氏者崔覲隋書經籍志云周易十三卷崔覲注得其名矣而不詳其時代里居殆亦齊梁間人馬國翰疑即北史儒林傳內之崔瑾瑾覲同音傳寫各異然無明作覲似亦非也馬輯得二則其說文言純粹精也句曰不雜曰純不變曰粹剖晰明審與褚仲都之解順以巽云順者心不違巽者外適相卑下也皆能破經師申命之病發前人所未發惜太少不知果何如耳至據孔穎達正義序所引說周易一則皆仍襲舊說無新義不足貴也

周易傳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傳氏注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按隋書經籍志有周易十三卷傳氏撰唐書藝文志有傳氏十四卷啟蒙翼傳亦云十四卷皆言傳氏不知何代人馬國翰云隋志在盧氏上唐志在何胤盧氏下殆亦齊梁間人其注今佚陸德明釋文引三節音訓皆與今易異如泰卦拔茅茹以其彙傳云彙古偉字美也賁古斑字文章貌萃一握為笑一握作一渥握萃下坤為水九家及蜀才皆如是象傳氏或亦如之故取象於渥未可知也總觀其說似不鈔襲前人能獨立為義者惟太少不得知其究竟耳

周易 宋巾箱本

右周易乃宋刊巾箱本九經之一，衹有正文，無注亦無音義。凡貞恆桓等字皆缺末筆，知為南渡後本矣。凡二十二葉，每半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七字，字細若游絲，行楷竪如界畫，而結體寬裕，點畫分明，若綽乎有餘者。故目錄家多珍之。其篇次悉依王輔嗣，惟無有卷數，其字則悉依孔穎達。世謂孔穎達本即王輔嗣本，非也。孔衹篇次依輔嗣，至王注往往與經文不相應，如地勢坤，王注作地勢順；如頤六五拂經，王注作拂頤，孔疏則仍作拂經，如孔本非王本也。此本正文無一字不與孔本同，蓋宋人最重王注，故經文悉依之。程傳及朱子本義無一字不與之同，而不知其為孔穎本，非王氏之舊矣。故此本剞劂雖工，徒供板本家之摩挲賞玩，於經生求學無多裨益也，存之而已。

周易三卷 九經白文本

九經白文，無錫秦氏巾箱本內周易三卷，衹有正文，無注。題錫山秦鏷訂正，首列孔穎達正義序，次程傳序，次朱子正義序，次上下篇義及朱子啟蒙先後天等九圖，分上經為一卷，下經為一卷，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為一卷。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上有橫闌附注字音，字結體端整森秀，視南宋巾箱本半葉二十行者固不逮，然亦其亞矣。鏷蓋專宗義理者，而以掃象之王弼為主，復能推大王學者則孔穎達也，故以其正義序冠於篇首，以示程傳本義淵源之所自。自元明以來，學者承南宋之餘風，以程傳本義為學易之正宗，而於周易大本大源象數之所在，反忽忘之，乃漢儒所言易象易理不知可也。左氏內外傳春秋人說易者，無一字不根於象，凡學者皆誦習之矣，乃茫然不知其所謂，殊可怪也。然則鏷之所為，又何怪乎。惟宋本白文無一訛字，此本則不然，略為校閱，如坤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疑訛凝；復天卦位圖震作坤；師卦下坎作巽；隨卦下震作坤；小過九四象曰弗遇遇之，位不當也，位不訛仁；豐上六闚其戶闃其无人，及象辭闃皆訛闌；歸妹大象君子以永終知敝，永訛未。若再重校，其訛誤恐尚不衹此。夫白文經而訛字甚多，尚何貴乎。盧抱經云：九經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錫山秦氏本又不

南宋本今之翻秦本又不及焉而未言其有訛字易有訛其餘八經皆同也莫友芝云秦板以附小學者為真蘇書上有音義不知莫氏所謂小學即此否莫氏秦本十四行此本十三行與莫氏所校不符然若為翻本則必依原式方可亂真且字畫挺秀有力似非原本疑莫氏或誤作十四行也

周易王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叢書本

周易王氏注一卷王凱沖撰清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凱沖不詳何人隋書經籍志不著錄唐書藝文志有王凱沖注十卷疑凱沖或是隋唐間人其書久佚李鼎祚集解所引凡四節其說顯諸仁藏諸用云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為藏諸用也又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新盛德云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甚有理致又天玄而地黃云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遺二則亦演義理馬國翰謂其蓋宗王弼而衍暢其義殆可信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王氏義一卷 玉函山房叢書本

周易王氏義一卷王嗣宗撰清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嗣宗不詳何人徧考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以及宋明諸史志均无嗣宗易注之目祇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其數卦音訓三節於日昃之離云日昃王嗣宗作仄音同又出涕沱若云出勑類反又離王公也引梁武帝云離方智反王嗣宗同以嗣宗與梁武並稱疑嗣宗或是齊梁之閒人惟馬國翰謂張璠集解序二十二家有王宏字正宗弼之兄晉大司農贈太常為易義疑嗣宗或正宗之別字弼字輔嗣或緣此取義亦無確徵姑存之以備一說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朱氏義一卷 玉函山房叢書本

周易朱氏義一卷朱仰之撰清馬國翰輯仰之之名見於李氏集解而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无其目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載九家集解注內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仰之是否即其人疑莫能明也今觀集解所錄二則其說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云人謀謀及卿士鬼謀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與能以鬼謀為謀及卜筮已高出諸家又解說卦傳其於地也為剛鹵云取金之剛不生也剛鹵之地不生物故為剛鹵也以兌之剛鹵為不生物深合毀折之義較之許慎虞翻以鹵為鹹者其說殊勝蓋剛者地不柔和鹵者磽确皆不生物左傳襄二十五年楚子木使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釋名地不生物曰鹵又焦氏易林讀鹵為魯仰之之說悉與之同許虞誤也惜祇此二則耳故表而出之使學者知此零詞賸語於經義所關有極重者且以見李氏集錄之精焉

費氏易林一卷 五函山房本

費氏易枚一卷，歷城馬國翰所輯，載玉函山房叢書中。考費直隋志有費直易林二卷，注梁五卷。唐志有費直周易林二卷。今佚不存。大抵謂林者皆占驗之書，焦氏易林、崔篆易林、管輅易林、郭璞洞林等書可考。凡著者或作爲占辭，以爲讖者觀象玩之某爻，詩其辭以斷吉凶，如焦氏易林是也。或綜筮案，以紀其占驗之實，如郭璞洞林是也。費氏易林當與此二例比，如焦氏易林下立又占某某辭者，按焦氏萬不能爲一卦作一林辭。其附注者皆隋唐以前者，不知依附其名林下，以備參攷，在

當時必有據證。傳鈔日久，遂莫辨矣。其附注者，即費易林，自崔易林之辭也。乃馬氏不詳此例，以焦氏易林篇首費直序當之。此序乃宋人以來即疑其僞。况其序曰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撰。延壽爲京房師，年當長于京房。房死於元帝時，年已四十。而以延壽爲王莽時人，語已不倫。况進湘曰王莽時，其序作於王莽後可知。豈費直到東漢猶存乎？乃國翰不以爲妄，竟以此序當易林，可謂渺不相涉矣。其餘震主庚子午六語，雖見於禮記月令正義，可引詳其語意，乃說明六子納甲之法，震於日納庚，六位乃子午，此易林篇首未附之語，示人以占筮之大略，唐

宋人只據易林者皆焦氏易林也。今亡之耳，乃馬氏以焦林無此語，强輯入費林中，也不可信矣。亂後學故詳辨之。

周易異同商十卷 舊鈔本

周易異同商十卷清無名氏撰卷一總論首辨本義九圖之非斷為非朱子所作次辨京氏分宮卦象次序之不足以解易次辨王輔嗣不取互卦及坎五陽一陰則陰為主說之非又次論古易十二篇之數及爻辭之不宜屬周公末又有大象辭當別為一編說中孚不泥定二五說正字不專主當位說易經貞多訓當當多讀平聲說乾統六十四卦說等五篇駁議既多切當發明亦符經旨自卷二至卷十則皆注釋

經傳之文然不章解句釋每卦隨條標舉或三五事或十數事前後頗多顛倒條貫亦不悉具蓋猶是未定稿本大氐於卦爻辭多異義者取一說以為正解其餘各家襍說亦兼採並蓄附存異中以待讀者抉擇間亦畧加按語辨正其是非所謂異同商者以此其中如說利見大人取朱當之說謂只是大人見猶春秋書龍見同駁鄭康成孔穎達程子九二利見九五九五利見九二庶人利見九二諸說之非釋用九用六獨取歐陽修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

不謂六爻皆九六也之說而辨衆家之未審釋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據象辭及禮記注之意疑則當為不字之誤凡此皆異識力不為羣言淆亂至若釋乾九三夕惕若厲必從惠氏易依說文改厲為夤而謂人夤淵天叶韻而不知易卦爻辭間雖用韻而不必句句皆韻苟必以乾二四五各爻皆叶而三不宜不叶然則初上兩爻皆不叶又將何說且前乎許氏者淮南班固張衡之徒皆作夕惕若厲又將何以解之乎又如釋坤九三謂霜方章囊裳黃

六字為韻謂直方大之大字為衍文且謂陽大陰小坤不宜為大象辭文言亦俱不及大若經果有大字聖人釋經豈有反將坤德遺漏者乎而不記彖辭明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謂光大者非說坤德而何聖人何遺漏之有文言明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豈經文既衍大字而文言又從而衍之乎此何異于程傳讀主利為句而疑後得主而有常之脫利字乎他如釋元字取易見之說必從文言訓元為長譏朱子釋元為大之謬夫元固有長義亦

未嘗无大義苟必從文言以元為長謂大哉乾元不能釋為大哉乾大果如其説然則文言亦嘗釋亨為會釋利為和釋貞為幹豈可讀坤彖辭為坤長會和牝馬之幹乎若此之類又未免膠固鮮通亦宜分別觀之

易義原則七卷易義附編五卷 道光丁亥刻本

清張瓚昭撰瓚昭字斗峯湖南平江人嘉慶辛酉優貢道光乙未舉人官東安訓導所著曰經筍質疑有易義原則易義附編書義原古等易義原則六卷並卷首凡七卷易義附編四卷並卷首凡五卷瓚昭為人説僻好異而自謂不甘為古人所愚故於羣經諸傳罔不妄肆詆毀如易義原則中云讀其書期知其人豈説卦象而不述羲皇本紀譏太史公為未之思遂採皇甫謐世紀司馬貞補本紀羅泌路史等書參以卦象作羲皇本紀冠之於首而不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太史公且不取豈反取乎牛首蛇身神異諸謬説以傳伏羲氏此正所謂好學深思者而瓚昭識之妄矣瓚昭又以伏羲葬於平江天岳山世遠而人無知因作天岳皇壇圖及圖説次於本紀之後又以古經傳所謂帝所謂上帝者皆指伏羲作上帝考黃陵廟記所稱黃龍助禹治水其龍即伏羲氏以龍紀官之真龍作黃龍考次圖説後又以十翼中惟繫辭説卦非孔子高弟不能作其餘彖象文言諸篇語

既淺滑意亦含糊皆非古易所有乃貴直輩所偽託並謂古今文體唯時文為尤得卦體凡八股與八韻試帖皆取諸八卦又以繫辭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圖者即乾坤六十四卦之卦象書者即卦爻辭因于六十四卦卦象上各冠一圖字彖辭上各冠一書字其所言所為誕妄不經皆類是附編卷首全載五行圖說卷一卷二曰天文類謂周易卦象與星象同因以卦象附會星象卷三卷四曰地理類謂包犧畫卦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故經義在輿圖因以

輿圖文飾經義又凡醫經方伎術數之學罔不援引比附濫厠於其間蓋其人學無家法又師心自用故涉獵愈多而其書愈見駁襍而無當云

周易本意五卷 光緒間刻本

周易本意五卷清何西夏撰西夏四川夔州萬縣人名字皆不詳唯據魏元烺張鏻劉伯蘊黃琮黃雲鵠高廖恩等所作序跋知其為道光間隱君子足不履城市閉戶著書者數十年所著有易本意春秋傳說詩書禮釋及大象穀語四書論中庸註等總名西夏經義有子曰貞幹孫曰佩馳又有裔孫曰紹先以諸人皆稱西夏先生則西夏或是其號故姑題何西夏撰是書卷首載易經圖說凡圖十篇說十篇曰立象

說明伏羲之本象也曰命象說明八卦之取象也曰爻例說明爻位之義例也曰筮占說明筮策之數也曰應辰說明十二辟卦與十二辰相應也曰居方說明八卦之方位也曰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所以相次之理也曰河圖說明十為河圖也曰洛書說明九為洛書也曰易義說明周易之大義也凡此十篇述說尚為明晰唯立象本圖畫作七圈層層包裹內一圈象太極其餘六圈分左右陰陽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蓋本邵子六十四卦次序橫

圖居折而為圓謂為伏羲氏易象之本斯為臆造不足憑耳又其書篇第不以彖象傳附經故經文分兩卷卷一上經卷二下經傳文亦分兩卷卷三彖象文言卷四上下繫並說卦序卦雜卦案其意頗欲復古易篇第然古易十二篇經兩而傳十篇則彖傳與象傳各分篇別上下今以彖象上為一篇彖象下為一篇且參雜而行使十翼僅有八篇則復古而不盡失所據矣至其註釋經傳之辭大氐推闡義理而証之史事說理尚為平實援引亦多切當蓋宗法程傳本義而益之以李光楊萬里之說者歟

陳氏易說四卷附錄一卷 光緒丁未刻本

陳氏易說四卷附錄一卷清陳壽熊撰壽熊字獻青又字子松江蘇震澤諸生其學兼綜漢宋不務表暴於易用力尤深所著有周易集義讀易漢學私記讀易啟蒙周易正義舉正周易本義箋及明堂圖考考工記拾遺詩說靜遠堂文集等以罹兵燹頗多散亡其弟子凌淦家存獻青治易稿一種就注疏本蟻書之眉列旁行冗雜複沓又就疏文而節乙之羼以散稿塗改漫漶不可辨次淦因請其友長洲諸福坤等為之編次福坤以其中正駁注疏之言與節乙疏文為一類即正義舉正其餘釐次繕錄去複存疑訂為四卷上經一卷下經一卷繫辭上下傳一卷說卦序卦雜卦傳一卷又別為附錄一卷題曰陳氏易說即此書也書中大旨以推衍虞翻變既濟定之說為主故其釋乾彖云乾元交坤而亨凡爻位未當者皆裁制得宜以歸於正而利於凡所貞問之事又云乾與坤必表裏相錯而反覆以爻變乾二交坤五四交坤三上交坤初則陽爻居初三五陽位陰爻居二四上

陰位而乾坤皆成既濟六十四卦莫不皆然也又云彖辭以變既濟總明卦義而六爻辭以變既濟別爻變之宜否凡此皆發明虞氏之正之說蓋其書之體例略具于此然虞氏之易於消息卦變之外間有用覆象者如繫辭蓋取大壯注巽為長木反在上為棟是惟不多見耳至壽熊乃大暢其論如釋乾云震反則為艮今六爻反覆皆得取震象者凡反覆不變之卦皆顛倒取象又釋坤云震之上反即艮門之闢也按此明震艮相反覆也又其釋大過云卦反覆取兌

澤巽木象楊在澤之木而見滅于澤則枯故二五皆言枯楊按此明巽兌相反覆也他如釋豐之九四云體震下反則為艮又釋中孚九二云卦反覆體巽句且與五迭互震為善鳴故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若此之類蓋已深明乎象覆而辭即于覆中取義之意駸駸乎與焦氏易林取象之消息相通是不獨為能紹述虞氏之義抑且發揮而光大之矣惜其書破碎不完雖經諸福坤輩之苦心整理其條貫仍不悉具福坤嘗疑此書即周易集義之稿本不知信否世倘得其完書則其見重當不在惠棟張惠言之下可斷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靜修齋易經解 鈔本

靜修齋易經解清仇景崙著景崙字嶰伯甘泉人其時代莫可考然注中謂近世惠氏云云則乾嘉以後人也其易解無卷數自上下經以訖雜卦按次注釋首舉漢宋舊說不厭其詳末以己意為斷其所取宋注大抵以程傳本義為主而時病其空疏駁斥者多尊崇者少其所取漢注大抵以荀虞為多而時虞其駁雜是之者半非之者亦半然无論漢注宋注可取不可取必旁採博收以廣聞見羅列衆說而揚搉其是非蓋易注之最詳悉者其用力之勤參稽之博治易能若此者亦少也惜其於易象太疏所取不盡當所下己意時有謬訛如說用六云六謂六爻也則不知六九為何義說柔履剛云以兑之柔履乾之剛蹋之而進得解矣而從虞氏說以坤為虎不知乾即為虎說比原筮云公羊傳曰求吉之道三故易有初筮再筮之文以原筮為再筮按公羊僖三十一年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並未有初筮再筮之文此宋林粟之所加巽以證成其以原為再之解豈知原者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原筮者野筮坎為筮坤為原也說月幾望云小畜歸妹中孚皆有兑巽月望於乾兑乾左為上弦巽乾右為下弦上下弦皆去望不遠故言月幾望云云按幾荀九家皆作既幾既音同通用既望者十六日兑為月十六日平明巽月退辛三卦皆有兑巽故皆云月既望豈以兑巽近乾為幾望乎書內謬誤如此者蓋不可勝數又論焦氏易林乾之豫云禹鑿龍門通利水源東注滄海民得安存於豫卦何涉豈知豫震為帝王故曰禹震為龍艮為門故曰禹鑿龍門互坎為水坤亦為水震出故曰通利水源震為東坤為海為民艮為安故曰東注滄海民得安存無一字不從豫卦象生與易之觀象繫辭同也而曰於豫何涉其於普通易象皆不能知可斷言也此所以捃拾易說至繁且多而瑕瑜互見然初學得此本則莫善于是矣

讀易筆記 光緒三年刊本

讀易筆記二卷桐城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以諸生參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府積勞爲直隸棗强縣知縣歷十年多政績後告歸閉户著書後爲安徽學政貴恆所奏保賞給五品卿銜所著有讀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學庸孟子等書筆記各若干卷宗誠蓋致力於理學以程朱爲依歸者故其讀易筆記專明義理純以程傳及朱子本義爲宗以易辭爲行己處世之指南以陰陽剛柔爲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準則如此則吉如彼則凶末又雜引古人之事以爲徵驗以爲勸戒吾人讀聖賢書所爲何事正當如此耳然此係以易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通鑑則可謂之治經則不可也以程傳本義爲法則而述其緒餘俾程朱義理之說爲世所重則可謂義理之學即爲易理而觀象玩占程朱所説得聖人作易之本心則不可何言之方氏謂程傳專明義理豈知義理與易理无涉聖人不如是也謂朱子本義兼言象數豈知朱子本義之不言象數其晚年常悔之自謂枉費多年工夫備見於語錄豈空言謂其兼言象數乎且本義固在可覆按也是恐不知象數爲何物矣故是書空言義理之處皆正大可風偶爾解經便爾歧誤或迂曲不合如謂乾九二之大人必待九五之大人九五之大人必與下卦中之賢輔咸有一德夫二五不相應何待之有是襲程朱之誤解而不顧易理也又如說不耕穫不菑畬云言非爲穫而耕爲畬而菑也乃先難後獲之義則數演義理而迂曲難通故云謂之治經則不可也

讀易偶鈔 鈔本

讀易偶鈔一卷篇首署曰樗菴蔣學鏞樗菴蓋其字兼无序文故其里居時代皆不能攷然書内引黄宗炎說而不及惠棟張惠言諸人則後於宗炎而前于惠張蓋雍乾閒人所鈔易說漢宋各家皆有所取而以己意論其是非然秖攷覈易之源流篇第而不及經文大體如孔氏正義篇首之八論其所引至為廣博而是非頗陋如以周易周字為代名取孔穎達之說云文王作易於羑里其時猶是殷世故題周以別於殷云云夫以文王之小心翼翼況又在囹圄之中自題周以別於殷斷无此事鄭玄云周徧也備也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賈公彥周禮因之最為有識凡三易之名皆因首卦而有連山首艮艮上艮下故曰連山歸藏首坤萬物皆歸藏於地故曰歸藏周易首乾乾元亨利貞即春夏秋冬循環往來周而復始故曰周豈為代名乎至於易字許氏日月為易及陸佃蜥蜴蝘蜓守宮為易之邪說是矣而鄭康成簡易變易不易之說雖與乾鑿度同然皆易之用而非易字本詁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謂發書占卜也又武帝輪臺詔云易之卦得大過易之筮之也豈得以字之用違為字之本詁乎又謂周公繫爻辭之說不見於經今檢爻辭如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指武王發紂也箕子之明夷指箕子為奴也則爻辭非文王作甚明云云夫武王發紂自西而東故牧誓逖矣西土之人非南狩也箕子趙賓讀為荄茲劉向荀爽讀為荄滋焦氏易林則以為孩子即最後之王弼蜀才尚讀為其茲而彖傳之箕子以之則无一人異讀者讀為箕子誤自馬融誠以六五君位故以孩子況紂之昏猶書微子篇之刻子即孩子皆指紂也紂為君故明不可息若作紂臣之箕子已晦其明矣有何不可息則攷數大疏之過又謂圖書不可信先天卦位之必无似皆隨聲附和漢學家之緒論而已乏主張故鈔撮雖多可取者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六十四卦經解鈔本

六十四卦經解一卷元和朱駿聲集注駿聲字豐芑道光中舉人黟縣訓導時詔海內文學士獻所著書駿聲呈所撰說文通訓定聲賞國子監博士銜旋升揚州府教授著述甚多今觀其易解皆集舊注首彖傳次象傳低于經一格次雜採各家易解又低于彖象傳一格瑕瑜並列而无所是非間附己意則用小字注于中惟題曰六十四卦經解今祇一卷至需訟而止並乾坤屯蒙祇六卦耳其為殘本無疑然可見

其梗概朱氏蓋好奇立異者如云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周者言易道旬普无所不備也三易之易讀若覡周易之易讀若陽按易即陽字漢書地理志交趾郡曲易縣師古云易古陽字是明明讀周易為周易而又採日月為易蜥蜴能十二時變色為易及彖之義出于豕象之義出于象凡說之奇異者備著之而不釋其義不中其是非又注自强不息云人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動天行十萬里則以息為呼吸如所言不息則人死矣如何能適一卷之內類此者頗多則過於好奇用九用六乃文王以筮例示人乃採集三皇五帝禮讓不自尊及周公負扆南面復子明辟諸浮說又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戰者接也交也故荀爽注云陰陽相和九家注云天地合德夫曰相和曰合德則戰非戰爭明甚乃解曰戰鬬也窮陰薄陽所以戰也則全襲王弼及宋儒之誤解大失經旨統觀所注六卦凡稍異之解必錄无遺如乘馬班如釋文祇曰鄭作般耳餘皆作班般班音同通用文雖異音義皆不異也朱氏則必取說文

作驙之說驙邅俱張連切其音既同其義俱為難行乃上文方作邅如此又作驙如義複矣可決許氏之非乃朱氏不從同而必從異何取乎其餘若乾卦六爻盡錄干寶舜居側陋文王羑里諸說則見其識之不足然朱氏蓋精於小學祇訓詁字義獨為真切為可取耳

周易究光緒三年刊本

周易究四卷徐梅著梅字詠華又號有離子浙江嘉善人其易首卷列象本上傳注下傳注三項其說甚怪皆不能解如乾亢會兌坤會震雷及蒙初筮吉坤牛兌口等語爲自來說易者所未見而莫知其所指其所謂上傳注者乃釋上繫下傳注者乃釋下繫其怪奇與前相等如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云在天震巽乾三卦吉離卦凶在地離卦吉乾震巽三卦凶成象成乎坎卦也天也成形成乎艮卦也用也其義皆

與常殊其第二卷有天星選擇天德月德貴神水運地運室位連臣名算數道大諸篇謂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有日道有帝王道有山道有水道有物道有鬼道三三而九此之謂九經之道包羲以是傳之神農神農傳之黃帝黃帝傳之堯舜堯舜傳之禹禹傳湯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歿鍾離子郭璞袁天罡李淳風楊筠松陸子立邵堯夫劉基各以其道發明之劉子歿遂不得其傳其語甚不經其卷三有琴說瑟說音律卦韻干支音韻諸篇更有人命篇凡易之言命者皆言人命之吉凶也宮室篇凡易之言門戶宮室者皆相宅之吉凶也更有錫寵宗廟墳墓篇亦皆以易辭附之尤近於市井術數之爲其第四卷則分列昔人宅墓圖訣謂爲演術則皆以易辭爲附會語焉不詳謂爲解經不惟不及易辭並不及易理而其自序謂天之與人以道甚難彼夫將相公侯能貴人富人能殺人而獨不可得道今天既以道與我是天將信用我也我知之我不言之使人明而用之是我負天也隱然以得道自負而於書之本旨无

一語及之意其人抑鬱不得志故憤而爲此放誕之論也

易學一得錄 光緒四年刊本

易學一得錄四卷清胡澤漳撰澤漳湖南益陽人字少珊諸生胡文忠公林翼之族人林翼為湖北巡撫時湘人士輻輳門下爭自表見澤漳獨不攀附閉門研經以布衣老蓋捐介之士其說易以邵子朱子為宗間附己意故曰一得錄首卷辨河圖洛書與八卦之相通及邵子所傳先天圖後天圖六十四卦方圓各圖與河洛圖之方位第二卷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義例及圓圖中方圖移易之氣機文王序卦義例

文王序卦亦具元會運世之數復見天地心說第三卷論雜卦義例朱子變卦義例注家得失卦候卦氣京房錢卜之法末更附論奇門起例正誤天乙貴人陰陽義例統觀各說謂為術數則无一能詳者謂為解經則為河洛所糾纏卦變所束縛置易象而不論況以五十五數為河圖四十五數為洛書在宋以前並无此說故後儒有謂河圖為五行數者有謂洛書為九宮數者此名不敢謂其確當然徵之於古較為有據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尚未正何論之有乃胡氏並不加攷察襲啟蒙之說以河圖配先天卦以洛書配後天卦陳陳相因於經何補至卦變之說虞翻用以解經凡經之不能通象之不能知者概用卦變以取象一爻變象不能得則命二爻變二爻變仍不能得則命三爻變易學之已已於此也朱子不知虞氏卦變專以濟其窮視為天經地義亦往往曰某卦自某卦來其无情理後儒早已非之乃胡氏謂朱子之卦變密於易林特未作繇辭易林之繇辭雖以為占實演卦象易借以明其取義與朱子之卦變判然

不同且易林亦變四千九十六卦耳朱子胡能再多何疏密之有又所論注家得失祗邵程以後作者以前則云卦變則有焦京卦氣馬鄭爻辰楊子雲太玄關子明洞極其卦變不免補綴太玄何來卦變則不知而強說又以左傳專之渝攘公之羭及鳳凰于飛之卜辭為易辭疑其出自歸連全書之陋如此者多不足取也

易理象數合解 道光元年刊本

易理象數合解二卷 清聶鎬敏撰。鎬敏字豐陽，號京圃，湖南衡山人。嘉慶辛酉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安徽學政，轉兵部職方司郎中，嚴州府知府。所著有松心居士詩文集、賜書堂試帖律賦、京圃詩文請經心得等集行世。此合解蓋欲以易理與象數兼明，矯漢人重象數不重義理、宋人言義理不本象數之弊。其實宋人如程傳本義所詳者義理，非易理也。義理者乃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之事，如程傳動云某爻之才

皆借易以演其內聖外王、治人治己、經世涉世之務，而於易理多不相涉，且多相背之處。本義大體以程傳為本，然義理之中兼顧易理，故優於程傳。至於象數，自王弼掃象後，歷唐迄宋，舉不知易象為何物。朱子晚年始悟其非，謂程子云吾所治者辭，辭明而象自得，豈知辭由象生，先識象，然後能明辭，吾枉費多年功夫。是宋人雖不重象，然能識象為易本。若夫漢人重象乃春秋古法，春秋士大夫言易，无一字不從象生。繫辭云聖人觀象繫辭，是易辭皆由象生。漢人若非，則左氏亦非矣。至漢人所言之理，乃為易理，非義理。聶氏憎然莫辨，將程傳等書之義理與易理混而為一，烏乎其可？況聶氏所演者，首為太極圖，次為河洛圖及邵子先天方圖各圖，以為此乃易理易數之根本。至於易象全書无言者，不知其所謂合解者所合為何也。又敢於自造法制，說四營云第一營分二，第二營揲四，第三營扐奇，第四營掛一，謂繫明曰再扐而後掛，故掛一當在再扐之後。夫再扐後掛之掛，自京房以來皆作卦，卦者挂也，謂三變成一爻，宣

布此一爻於版也，豈謂再扐之後而方掛一乎？此考訂之疏也。又創為十二月卦，以晉為九月卦，萃為十月卦，皆與卦氣相反，而不知。又謂十二辟卦創於漢儒，夫復居正北，早見於左傳；龍戰於野，易亦以純坤居亥，是皆隨聲附和黃毛之誤說，而不究其本。又謂易无互體，王弼、鍾會發之，後程子、王介甫、張南軒成之，真能掃易學之蕪穢，而不知左氏亦先言之，耳食肓從，尤為疏陋。

學古堂日記 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學古堂爲蘇州書院名創始者爲江蘇布政司黃彭年至光緒庚寅遂刊學古堂日記若干卷皆堂内高材生所著其日記有周易二種一爲元和顧樹聲所記樹聲字九皋附生其日記祇十則大致以鄭氏爲宗而說多支離破碎如說直方大云以象象傳祇言直方不及大字遂疑大爲衍文並以霜方章囊裳黃協韻爲證夫六爻識協韻然直方大與含章可貞同耳豈得以章爲韻便謂可貞爲衍文象傳釋經只舉其概畧耳以此爲據烏乎其可是皆泥於虞翻乾直之說故迂曲而不通豈知文言云直其正也正謂二得位中正也彖傳云含弘光大大謂坤坤載萬物當然爲大直與大皆謂坤方者地之體大者地之用而又當中正之位故曰直方大彼夫正義本義所釋固不誤也特未能以經解經破虞翻等乾直之說耳陸德明時漢魏六朝本皆在從无謂大爲衍字亦无謂大下有闕文者經不得解疑經文有闕誤便欲改字或刪字者皆非也又觀卦上九觀其生生謂民見九五

象傳茲曰觀其生觀九五之民也故象曰志未平乃顧氏謂觀九五尤爲失詁他若謂其形渥宜從鄭作剭則前儒早已論定斯其所云宜從仲氏易訓斯爲析謂與同行者較量彼此必至分析其處夫斯其所爲離其所釋言斯離也離其居處故其災毛氏所釋較作語辭者進矣仍未得也一爲許克勤克勤字勉夫浙江海甯人廩貢生所著有論語古注集箋經義雜識等書今觀其讀易日記亦以鄭氏爲宗者然皆抄撮舊說隨聲附和无獨裁之見如以周爲普徧非代名是也夕惕若厲從許氏作夕惕若夤夤與厲皆惕懼而文言則作厲並以危釋厲義注莫古於十翼捨此不從而從許氏又如冶容誨淫必從鄭陸作野容豈知冶野音同通用易字如此者甚多且冶野皆修飾容儀表見於外信彼抑此无味已極又如惕號莫夜謂宜從鄭訓莫爲无无夜者非一夜也夫莫暮古通用而古書用莫者多暮者反少暮夜與无夜何者爲順似无容深求矣又何必以爲鄭說而必中之此皆心鶩漢學之名失其已見故不論是非失其平也

周易輯義續編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周易輯義續編四卷清盧兆鼇著兆鼇號桐坡湖南安仁人嘉慶辛酉進士官萬州化州知州署湖州府同知其說易屢稱來注蓋以來知德為宗而不掃象惟於象學所見甚淺故每多迂曲之談又浪用卦變故瑜為瑕掩如說君子終日乾乾云乾為純陽日稟陽精故乾有日象內卦至三乾象已成故稱終日此發先儒所未發最為卓識而說亢龍有悔云本卦上與初變大過過於剛則亢夫上九居卦之極窮極致

災自然之理又何必變為大過以過中亢義乎說龍戰于野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故天地不交則萬物不通是謂坤為生物之本物何以生則由於天地交以戰為交甚當也乃下又云自履霜以來陰已不无可疑至於上六遂以為陽所疑而窮窮故戰戰故不免於血夫陰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何相疑之有疑凝古通陰凝陽正相交也即生物之本也乃盧氏前說與後說不同則雜採舊說而莫能皁白又如說鳴鶴在陰云鶴為澤鳥夜深長鳴是採虞翻以半夜為陰之說乃又曰艮為卯陵峻峯之下礀谷之間是之謂陰則又以艮山之下為陰而莫衷一是豈知艮納丙為山陽二至四艮覆則山陰矣易林說中孚云能罷豺狼在山陰陽正釋此也又之正之說創於虞翻命爻之不當位者變而之正此卦變爻變之說所由來在虞氏因易象失傳不知卦象故命某爻變以為釋夫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此通融又何解而不得況虞氏往往命當位之爻變以遂其說是之不正矣原不足法乃盧氏不知其故但見歷代

易家恆言爻變視為天經地義云某爻變為某卦无論變與不變宜就變爻取義若有所泥即不免癡人說夢云云至所謂以其昏昏笑人昭昭者已

易學提綱咸豐元年刊本

易學提綱清胡先矩輯先矩字懷仁涇縣人諸生據篇首自述先君子嗜易實深恒彙聚口講而指畫之為近科鄉會闈易藝之用故其書无卷數无上下先列河圖洛書及先後天圖先天河洛配八卦後天河洛配八卦各圖說以及十二辟卦氣起中孚虞氏納甲鄭氏爻辰鄭氏以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說來矣鮮之錯卦圖說綜卦圖說宋子卦變九家逸象虞氏逸象何為彖辭何為彖傳何為大象何為小象何為

大象傳何為小象傳何以爻名九六並錄程子之上下經篇義來氏易之上下經篇義大概為周易大全所已具而其是非臧否无一已意雜其中蓋全為應試者作八股採用當科舉未停時士子無論曾讀易與否能知易有如此雜說如此故事如此條例而用之已如高岡鳴鳳翹然異人百不有一又鄉會試二場有經義五篇易題居首最為重要又雖四書題亦可專以易理為文藉醒耳目博科第故此書末後附列易經題八股文十篇以為準的更附列四書題而專易經者八股文一篇以為搏取科名者之捷徑其用心良苦其為術至善又何怪南河官廨幕友見之羣促其付梓如河道總督趙書升所言乎識利器也第觀其所選八股文有用易象而誤者有誤易理而非者有說至卦源本左氏駁宋人謬說而至當者瑕瑜並收蓋皆中式之文目為至善而不知其不然然則其所輯先儒易說其是非悉不能辨更不足責矣

香草校易 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香草校易五卷于鬯著鬯字香草江蘇南滙人其於諸經皆有說旁及三傳國語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說文等書皆有校語共六十卷其校易祇五卷蓋以漢易爲宗者其說之善者如謂地勢坤坤本作巛巛當讀爲順此坤字也惟取俞樾之說順從川聲爲少誤巛即川字順之川仍坤字故順從坤而得聲推之訓馴巡紃皆然非從川也又謂乾卦當從干寶說以初九爲十一月九二爲十二月九三爲正月九四二月

九五三月上九四月坤起五月至十月而何妥則用閒爻之法左行陽時六以乾初九爲子月九二爲寅月九三爲辰月九四爲午月九五爲申月上九爲戌月二說相較干氏爲優俞蔭甫不宜抑干而信何椄干氏之說本之消息卦陽至巳而極故曰亢龍故曰盈不可久若從何妥則上九當戌月於亢義盈義皆不合然何妥之說亦自有據文言云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謂陽革於午陰代終也故何妥以子寅辰午申戌爲釋以見文言之另一義坤則何氏未之釋俞氏申何義謂坤當初六六月六二八月六三十月六四十二月六五二月上六四月此俞氏不知乾順坤逆之理妄以六八十十二順行爲序且坤上六直四月於龍戰于野之義全背矣于氏駁之宜也又謂繫辭盜之招也招與的同以呂氏春秋萬人射一招爲據則確切有理其大誤者謂繫辭上傳日月運行日月當爲乾坤否則上文鼓之以雷霆蜀才云霆疑爲電日月若謂離坎則離爲電上下複矣豈知雷自下起霆從上擊正震艮象也虞釋不誤也雷霆言震艮風

雨言巽兌皆演正覆卦象下日月言坎離則演對象皆言六子之用舍虞注不從而從蜀才之謬說誤矣又謂包犧氏必不親作罔罟世本曰芒作網宋衷曰芒包義臣以此爲據若然則黃帝堯舜垂衣裳必親縫紉乎又謂瀆則不告告當爲梏其亡其亡爲亡禹資斧當爲資布若此者篇內亦甚多其善全爲所掩矣

周易淺玩道光十三年刊本

周易淺玩二卷臨川李宗瀚撰宗瀚不見於縣志而宋李瀚亦臨川人疑宗瀚之族人也上卷上經下傳下經云仿程傳只釋六十四卦不及彖象傳及文言直抒己見不盡循舊詁在經說中頗能獨立視抄襲舊解陳陳相因一望而生厭者區以別矣其最善者謂同人伏戎于莽以互巽為伏戎巽為伏人知之巽為寇盜除焦氏易林用之外无知者茲不本易林能與易林闇合說賁其須云在口曰髭在頰曰髯在頤曰須獨遵千注不以須為待最為創識夫初九曰賁其趾此曰賁其須原與上為對文若釋作待於義何取乃李氏獨悟其非於經義所裨甚大說鼎九二我仇有疾云仇匹也上應於五是為我匹二為三四所隔故不我能即夫陽遇陽則窒之義失傳久矣故易辭如此者无不誤解如夬初九曰往不勝九四曰其行次且姤九三亦曰其行次且大壯初九曰征凶及此舊解皆不知其故在陽遇陽茲曰二為三四所隔得其故矣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惟祇於鼎卦發其義至夬姤之其行次且則又不能本此為釋似偶然幸中又說賁其須云在頤為須賁三至上正為頤象而二綴其下正附於頤也乃謂二祇附三則取象本切者而反不切又說中孚六三得敵云三與上應有應則不能自主而憂樂皆係於物鼓罷泣歌即明其不能自主夫得敵者以四亦陰陰遇陰故與三為敵至鼓歌則為震象泣罷鼙則為艮象艮震相反而三居其間故有此象非謂有應也說全誤也又其自序謂易在畫卦時祇有奇耦未有名也自聖人繫辭而後命之曰乾曰坤繫辭之人以為大王謂乾坤之名皆文王所定又謂周公作爻无初二三四五上之稱疑初九初六等皆漢儒所加豈知乾曰用九坤曰用六經文若不言初言二則九六之字不見於經經曰用九用六誰復知其所謂又謂文言繫辭有子曰者為孔子外皆漢儒所作則皆不揣其本之言又卦爻辭无韻者強叶使韻尤不足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擬象道光刊本

周易擬象六卷黎曙寅著曙寅字健亭汝州人乾隆年舉人六安州知州據其子中輔所序是書自乾隆戊戌至己酉越二十年而始成凡十數易稿剞劂初竣板燬於火至道光十年復刊行世首列鄒子河洛及先後天諸圖並啟蒙諸說卦變各圖書名擬象乃觀全書无一爻以卦象立解者實與名甚不符又其自序云易之大綱曰象曰數曰理理不合於象數不能得易之理也須由象數以通理憑理以參象數論

頗中王弼以來掃象者之病藥程傳之虛浮不知其注與其言絶不相應以空理為說蹈襲宋儒之陳言而間出己意无不支離如說羣龍无首云剝復相尋如環无端故曰无首文言云發卦爻之文而為言用六以大終云大字指乾謂坤能以乾始為終非變為陽說黃裳云黃謂五裳謂六說盤桓云初居下位輕不足以展其長如柱石之重器未可輕動皆失經旨他若陰疑於陽必戰云疑似也六陰盛滿疑似於陽不相從必戰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陰之於陽陽之於陰方相求相應之不暇胡有爭戰荀爽云陰陽相和九家云天地合德相和則相接合德則相薄而相交皆所以釋戰義胡疑忌之有乃黎氏於此等古注似皆未閱目者又如節者符節節而信之序卦有明文天地節而四時成即天地信而四時成也苦者窳也苦節不可貞言節苦不能久用也乃黎氏謂節為制以苦為過既濟九五東鄰謂離西鄰謂坎即不知先天卦象者亦以離日出東為東鄰坎月生西為西鄰從无異詁而黎氏則以九五為二之鄰謂東鄰

為坎六二為九五之鄰謂西鄰為離謂受福者二非五諸如此類書内甚多惟說龍戰於野云陰極不從陽陽躁不和故戰自有此戰而長男之胎已肇於一元之復識以陰必凝陽於亥然後復震生於子是說也忽又發前人所未發甚為可珍然上文云陰不從陽不從陽即不相合長男胡自生自相牴牾似又掇取他人之說而不了其義也

周易無忘錄道光七年刊本

周易無忘錄上中下三卷清蔣珣撰珣字少泉浙江餘姚人嘉慶舉人官瑞安教諭著易義書義詩義春秋等經無忘錄其易義上卷論卦爻及彖象傳之微旨中卷發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諸傳之精蘊下卷推演河洛及後世說易擬易諸家之梗概旁搜博采比事屬辭頗欲包羣書而集衆其然其選擇不精每多誤解如謂坤為實以蹇四當位實鼎九二鼎有實六五中以為實蒙六四獨遠實為證謂皆指坤豈知蹇

六四曰當位實實指坎坎中實而四上下皆坎故往蹇來連言往來艱難之故由上下當坎也鼎九二鼎有實以二之前皆陽故象曰慎所之言二陽遇陽所之不利實皆指陽不謂五六五之中以為實言五居中位得實為應故利貞實正指二尤不謂五蒙六四獨遠實言初三五皆近陽獨四不近實指二上更非自謂此語較鼎之鼎有實蹇之當位實尤淺顯易解乃亦誤焉由是證其於易辭大半皆不能明其第二卷以說卦解為最詳盡而卦象有不能解者如巽為工此不能解也乃謂引繩之直以制曲故為工又如坎為耳痛蓋以一陽剌入坤虛故耳痛乃曰聽勞則耳痛聽勞如耳痛將視勞則離目痛行勞則震足痛巽股痛矣其誤可知又如序卦物不可終離故受之以節節合符取信其用在合故與離對大乃謂渙則躬約束以節則不知節為何義其第三卷則撮鈔黄宗義象數論挨次敘說河洛諸圖及太玄皇極經世潛虛等擬易之書簡而不明無所可否尤不足貴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周易明報三卷　光緒壬午家刻本

周易明報三卷。清陳懋侯撰。懋侯字伯雙，閩縣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越四年己卯，視學四川，旋丁內憂，服闋入都，乙酉襄順天鄉試，戊子主試湖南，辛卯補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明年卒於官。是書係懋侯丁內艱時所著，謂之明報者，蓋取繫辭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語意，以易之為書，固為五位失得而發，孔子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分繫得失於句下，自謂使讀者兼正句讀。其例如乾元亨利貞，注云得。初九潛龍勿用，注云失。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注云得，此則一卦爻辭自為得失者也。亦有一卦爻辭而得失互見者，如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句，注云得；夕惕若厲句，注云失；无咎句，又注云得。坤彖辭元亨利牝馬之貞句，注云得；君子有攸往先迷句，注云失；後得主句，注云得；利西南得朋句，注云得；東北喪朋句，注云失；安貞吉句，又注云得。大體皆如此類。夫易之句讀難分，離經以明句讀，使學者其法未為不善。至若失得之報，則似宜隨其卦爻時位而易，非可執一而論。是故視其辭吉，則為得，凶則為失，或先吉而後凶，則為先得而後失，或先凶而後吉，則為先失而後得，此固宜然。惟如在乾之初當潛，在二當見，當潛而潛，則潛者固未為失也；不當見而見，則見者亦未為得也。失得之故，既以其時，又以其位，純視其變化而云為，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苟必以潛為失，見為得，世豈无貴乎遯世无悶者矣。是未可為恒例定論也。全書訓釋簡略，大氐在明義理，不取象數。故卷末所輯易義節錄及讀易要言十九皆取宋元明理學家之說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知非齋易注三卷 光緒戊子家刻本

知非齋易注三卷。清陳懋侯撰。懋侯有周易明報三卷，已著錄。先是懋侯於光緒辛巳視學蜀中，丁亥憂回里，閉門謝客，著成周易明報，取繫辭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語意，板既鋟行，或有慮經注過簡，人不得解，且恐學者誤會明報二字，以為類於佛氏因果之說，服闋入都，乃取舊注略加刪潤，改名知非齋易注，即此書也。書中於各卦爻下，仍逐句注失得字，與明報體例同。明報卷末附有易義節錄及讀易要言兩篇，此書改易義節錄為綱領，移置卷首，讀易要言則散附注中，不另名篇。所注較明報略詳，然其中頗多謬說。如釋用九云，此發五宜用九，不宜用六之例。又釋用六云，五位用六，陽失其正，變九居之，久於其道。如懋侯之說，則是易乾坤二卦所以贊用九用六云者，乃本扶陽抑陰之意，純係示人五為尊位，只宜九居，不宜六居，而不知易之道雖以教陽抑陰為主，然非所以論用九用六也。用九用六，乃聖人教人以筮例，因易之本為六七八九，故由言用九，明不用七也；由言用六，明不用八也。周易用九六，與二易用七八異，故不得不於乾坤發其例。此中並无其他深意。倘必以為專用指示五宜用九不宜用六言，則聖人只言用九可矣，又何必贅曰用六。且何以解左傳國語艮之八、泰之八、貞屯悔豫皆八諸辭，可謂不思之甚。又經中所謂應與者，其位皆指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而言，且必陰陽相配，方為應。若俱陰俱陽，則必為敵應。而懋侯釋同聲相應云，九上五下，陽與陽應，所謂剛中而應也，以陰居五，則為敵應。如其說，則是以畫之奇耦與位之陰陽為應與，且必俱陰俱陽方相應，是直可謂與易之義例完全剌謬。他如坤彖傳明言至哉坤元，而懋侯謂元不得屬陰；屯彖利建侯，明指初九，而懋侯獨謂五為君位，利用九為君，若此之類，不可勝指。原其過則似皆泥於扶陽抑陰之旨而來，豈其生當同光之際，親女后之專橫，惕惕嗣君之幼弱，有激於中，而欲藉經義以寄意歟？不然，何其傎也。

知非齋易釋三卷　光緒戊子家刻本

知非齋易釋三卷、清陳懋侯撰。懋侯有周易明報、知非齋易注已著録。此書將蓍之象辭義意、故訓名物、分類解釋、其體例頗類爾雅。卷上七目、曰釋象、曰釋辭、曰釋位、曰釋名、曰釋義、曰釋得、曰釋失。卷中三目、曰釋天、曰釋地、曰釋人。卷下四目、曰釋身、曰釋物、曰釋鳥獸、曰釋草木。凡共一十四目。分類尚无不當、然其義有不分析者、如釋象篇、不能廣說卦之義、依卦定象、徒以陰陽分屬、如云陽火陰水、陽雨陰雲、陽富陰貧、陽木陰草、陽鳥陰獸、陽首陰足、陽氣陰血、陽信陰疑、陽喜陰憂、若是之類、或

與說卦取義相違、或離卦本明晳、而此反囫圇、又有不賅括者、如釋名篇云、蒙陰蒙也、豫疑亂亂恐也。此雖得立卦之一義、仍不足以賅其全體、不如說卦襍卦原釋之簡當。又有不切合者、如釋義篇云、隨宜維不宜拘、賁宜白不宜飾、漸宜橘不宜木、斯皆卦无其義、而強為支配、浮泛少當。亦有謬誤者、如釋辭篇、謂坤陰不得為元、明與坤彖傳至哉坤元之語觝觸。謂乘剛者、乃乘五位之剛、非乘下爻之剛、明與夬卦卦象不合。謂陽爻陽位謂之得朋、陰爻陰位謂之喪朋、明與復朋來无咎、解朋至斯孚之義相違。又謂剛中而應、乃五剛中而九應之、非謂二五應以爻之奇耦與位之陰陽為應、尤與全易義例不符。凡此皆其所蔽也。至如釋天地人、釋身物、釋草木鳥獸諸篇、分析故訓名物、雖无所發明、而訓義解詁、大氐祖述先儒、无多臆造、則仍不失為有本之學焉、固未可以一例非之也。

周易圖說述四卷 康熙刊本

清王弘撰著弘撰字無異一號山史華陰人監生康熙中舉博學鴻辭以病辭不赴工書能文精金石之學居華山下著有華山志砥齋集周易圖說述汪琬稱其文馳騁今古悉有依據非苟作者其易說凡四卷其第一卷首言易之本義云乾鑿度所謂簡易不易變易三說其簡易不易皆於易无當秘書云日月為易日月變易者也故易特取變易之義若有取於不易豈尚以易為名乎按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謂發書筮也又武帝輪臺詔易之卦得大過易之筮之也然則易字本詁為卜筮簡

易不易變易皆易後來之用非易之本詁王氏必以變易為是簡易不易為非似仍未得次論河圖伏羲既則以畫卦而未必即今所傳之河圖今之河圖疑為後人所作特其數有妙理故以當之按今所傳之河圖數見於墨子見於月令及大戴禮而太玄與鄭注生數成數言之尤詳但皆未舉其名然墨子在春秋時已言之王氏疑為後人所作亦不然也又謂聖人既明言則河圖洛書以畫卦畫卦者伏羲則洛畫不得為大禹時物洪範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言洛之龜與大傳言聖人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以畫卦不言河之馬同按王氏此言可謂善疑特又謂天一地二節文即河圖參伍以變即言洛書不能畫一其說又所繪河圖必使象馬旋文洛書必使象龜坼文尤迂拘可笑其第二卷則為邵子所傳伏羲先天八卦圖及六十四卦方圓各圖而加以說明又將六十四卦大圓圖自初爻至上爻析為六圖其初爻西方全陰東方全陽則子午以西為陰儀以東為陽儀其第二爻自卯酉線以南為陽以北為陰合初爻而四象成由是而八而六十四其神妙皆顯而先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數絲毫不紊然則是圖是否為伏羲不敢言然非聖於易者不能為也則斯圖以顯之也其第三卷則太極圖卦氣圖

及邵子元會運世之圖純述舊說第四卷純論卦變及卦變圖皆宗述舊說無甚闡發

政餘易圖說六卷 乾隆乙丑刊本

清劉思問撰思問字裕菴河北趙州人（原書題慶源人按慶源即河北趙州）雍正十三年乙卯舉人官陝西扶風知縣改山西馬邑知縣是書題曰政餘易圖說實則圖說祇一卷其自卷二以下皆注釋經文者亦蒙圖說之名殊嫌未當又此書計卷至卷六而止實則卷六以下尚有一冊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不計卷數不識何故其著書之大旨備見於自序序云觀象以繫辭揲蓍以用卦易之能事盡乎此矣而要皆源于河圖先天八卦之方位河圖之四面也八卦所由生河圖之中宮也後天八卦則河圖奇偶之大進太退揲蓍則河圖生成之小進小退又云能細玩先後天卦圖則易辭不難說能細玩河圖則先後天卦圖揲蓍皆不難說故學易者于河圖尤當孜孜蓋劉氏之重河圖如此夫河圖之爲何物自古无能言其狀者既不知其狀則聖人所以則之之意實不可見不可見則不能強說而宋人所謂之河圖者乃五行生成之數耳非真河圖也今乃強以五行生成之數充河圖而又以聖人所以畫卦生蓍以及先天後天種種之數皆原于此已屬誣妄之甚而其所爲河圖太極圓圖河圖太極方圖卦圖太極圓圖卦圖太極方圖因畫卦圓圖因重卦方圖等

等立名取義即已无稽所圖又非圓非方或白或黑有圈有點或以圓合數或以方包圓種種方式奇形怪狀令人觸眼幾不辨爲何物其注釋經文亦毫无古義可言說義理則皆襲取宋元人膚泛不根之談偶及象數又多竊來知德舊說而已皆无所發明生乎有清雍正乾隆之世而說易若此蓋寥寥无足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學啟蒙補二卷 嘉慶刊本

清梁錫璵著錫璵曾著易經揆一已著錄茲曰啟蒙補蓋補朱
子周易啟蒙之所未備惟有與啟蒙複者如大極圖六十四卦
大圓圖內包方圖啟蒙已詳茲復圖之名曰八卦相錯圖不已
贅乎有圖仍舊而說誤者如首列啟蒙之河圖洛書謂河圖圓
洛書方圓者天方者地也朱子河圖正方茲本邵子之意改為
圓形而圓形內仍包方形按河圖究為何形古无明徵即是陳
邵果是其外形亦祇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各數列為圓形則形
圓列為方形則形方方圓由人意无所謂宜不宜至中央之十

數上列五數下列五數今忽於其邊作直線下垂俾成方形尤
屬人為不得以為象地又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節文謂此言河圖其數由一至十其象外圓
中方圓者天方者地則之為卦而六十四卦圖亦外圓中方夫
聖人則之者則其意以畫卦也豈畫此六十四卦之方圓二圖
天一地二節文詳言天地數耳無形之可言梁氏忽謂其象外
圓中方更為謬妄有不必圖而強作圖者如序卦圖雜卦圖八
卦五行圖及時行圖物生圖是也其有可取而觀覽較便者如
將邵子之六十四卦大圓圖分為六層其外層皆一陰一陽至

第六層則東半純陽西半純陰其第五層則南半純陽北半純
陰蓋乾坤即子午子午線以東為陽儀以西為陰儀其第六層
正與此相應而離坎為卯酉卯酉線以南為陽以北為陰其第
五層正與此相應於是二至二分之原理益為明晰便於初學
他若啟往者順圖以天地定位節當之謂定位通氣相薄不相
射皆數往也知來者逆圖以雷動風散雨潤日暄艮止兌說乾
君坤藏為知來皆逆數亦頗為前人所未言蓋梁氏熟於圖書
之學故能即舊圖而生新義惟考證頗疏不考圖書究為何物
遽以十九兩圖當之深信不疑則誠宋人之易學也

河圖洛書考无卷數 樂山堂説緯附刊本

河圖洛書考无卷數清王崧撰崧字伯高號樂山雲南浪穹人原名藩字西山嘉慶己未進士官山西武鄉縣知縣請書淹傳尤長於考據深爲阮元所器重延總纂雲南通志年八十有六而卒著有滇南志畧十六卷説緯二卷此書附刊於説緯之末大意謂自漢至唐言易之家於河圖洛書但懸空立説而未覩見其狀五代宋初乃有流傳二式曰河圖曰洛書並以白點黑點分奇偶之數一爲五十五點其數自一至十一爲四十五點其數自一至九朱子本義首載入經而未言傳自何人因據東都事畧儒學傳宋史隱逸傳道學傳儒林傳漢上易傳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諸書首考定二式並傳自陳摶次又據左傳大戴禮乾鑿度太玄漢書五行志律麻志周易鄭注論語孔傳及参同契孔氏正義諸書推定唐以上言卦畫圖書者皆與陳邵所傳不合而其所言五行生成數位及太乙下行九宮之法則具合陳邵二式之義因斷言陳邵二圖之所從來固有所在以駁清儒錢澄之黄宗羲宗炎毛奇齡胡渭沈起元惠棟諸儒動以陳邵所傳出於僞造之非引據博洽立論亦无所偏倚推末段斷定此圖既非陳邵僞造亦非易傳所稱之圖書乃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帝時之河圖以凡陰陽麻算納甲飛符太乙壬遁占候相地兵法方脉神仙修養龍虎丹竈一切方技術數无不本於圖書即无不祖夫黄帝其以之説易而亦可通黄帝之學後世流爲道家故輾轉而至於陳摶云云按古圖書祇聞其名至其形狀究若何從无確徵夫其形狀尚不能明而欲以陳邵之圖屬之伏羲屬之黄帝其無當等耳存之以備參攷可也

周易經典證畧十卷卷末一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何其傑撰其傑字俊卿山陽人同治甲子舉人官至内閣中書委署侍讀此書凡例自謂純以他經解此經或藉證子史諸集皆與易義詞異而義同者或時有採輯解易各家注釋則列入夾注中又謂引易之書以左氏爲最古亦最富編中謹列全段庶可以觀其象而玩其辭蓋凡經傳子史之文其零詞片義有關於易者此書所輯夫畧俱備頗便檢覽然其中有與易義毫无關聯者如需九五需于酒食引春秋傳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按此文見左昭二十年乃晏子對齊景公語非論易需于酒食之義引之何用又訟上六終朝三褫之引尚書大傳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按此乃尚書夫傳及洪範五行傳之文謂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其凶咎其與易以訟受服終朝三褫亦風馬牛不相及刪之不損引之无益他如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引公羊傳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泰九四翩翩不富引洪範毋偏毋頗遵王之路據九四朋盍簪引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坎六三險且枕引詩角枕粲兮内則斂枕簟褰九五大蹇朋來引洛誥孺子其朋夫司徒五曰聯其朋解六二負且乘引夏本紀至于負尾姤九五有隕自天引穀梁傳星隕如雨旅六三旅即次引詩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兌商兌未寧引孟子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引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序卦兌者說也引詩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凡此所引經典十餘條皆與易義了不相涉无證可言而何氏徒因其辭有一字與易辭相同便連累而及實與凡例詞異義同之旨大背蓋何氏之意亟欲炫博故爾貪多而失斷制若是至春末所附卦氣起中孚納甲值月候爻辰消息四圖則尚簡明切要然亦人所共知也

易經圖說一卷 南浦王塗卯刻本

易經圖說一卷清何西夏撰西夏有易經本意四卷已著錄此書所載凡圖十篇曰易象本圖曰命象表曰大衍數曰筮策象數曰十二經卦應辰曰八卦居方曰周易上篇卦序曰周易下篇卦序曰河圖曰洛書立象本圖畫作七圖層層包裹內一圖象太極其餘六圖分左右陰陽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蓋本邵子六十四卦次序橫圖屈折而為圖謂為伏羲易象之本斯嫌臆造不足依據命象表將兩儀四象均畫作圖形大衍數以四十九點圍作一圓置虛一於中央是二者於古亦為无徵十二卦應辰即漢人所謂十二辟卦也八卦層方即宋人所謂後天方位也上下經卦序及河洛二圖則本啟蒙无所變更圖之後繼之以說說亦十首曰立象說明伏羲之本象也曰命象說明八卦及六十四卦之取象也曰爻例說明爻位之義例也曰筮占說明筮策之數也曰十二經卦應辰說明十二辟卦與十二辰相應也曰居方說明八卦之方位也曰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所以相次之理也曰河圖說明十為河圖也曰洛書說明九為洛書也曰易義說則明全易之大義也此十篇中如命象爻例應辰諸說論述尚為明通然立象之說既屬不經而河洛二圖命名之無據尤未能有所駁辨君子无取焉爾

周易人事疏證 宣統庚戌排印本

清章世臣撰世臣字裔非號芻鄉望江人以諸生舉孝廉方正選繁昌縣訓導遷太平府學教授生平致力於經學尤好易疏證正編凡八卷續編四卷然分上下亦八卷也世臣自謂仿宋李光楊萬里而作按李光讀易詳說誠齋易傳皆以史事徵引易說而誠齋易傳二十卷所引尤繁多而於經義之訓詁及陰陽消長易理原本所在反畧而不說然亦有本晉干寶說乾初潛龍勿用云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九二云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九三云此文王反國大釐其政之日也九四云此武王觀兵孟津而退之日也九五云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至元龍有悔文武事皆難比附李鼎祚遂以放桀南巢湯有慚德當之此等附會之談久為學者所非議然偶然以人事指點不必爻爻如此也楊萬里等遂援以例逐卦逐爻徵引史事而於卦爻辭之所以然不詳也推而言之如大學如中庸如論語孟子孔孟之所言無不可以史事說之胡獨於易茲編又襲李楊之例擴而廣之然多李楊所已言者章氏謂誠齋易多有李說少見故不嫌複夫著書者以前人所未言故我言之若前人已言我又何必複述之況義不相屬強為附會如說睽上九云李氏兆賢曰佩漢壽亭侯印何常污而益德以為受曹操官是見豕負塗也孟尤背劉歸曹之事而以為信有之是載鬼一車也始不開門相納是張弧也後來古城聚會是脫弧婚媾遇雨也所言關張事皆三國演義語不惟於經義無涉其陋俚亦甚矣舉此以概其餘至說說卦兌為口舌祇以古人慎言事當之如此數演雖汗牛充棟不能畢其說而續編所舉各事尤為勉強尚不如正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觀象反求録 雲南叢書刊本

清甘仲賢著仲賢字應芫雲南姚安人光緒二年丙子舉人觀象者觀六十四卦之大象也蓋以夫子之大象或曰君子以或曰先王以或曰后以皆即卦象而反求之人事因解釋其義而曰反求録其緒言云有物必有象象著而物之理亦著小象解一爻之義大象釋全卦之旨而聖人之釋大象尤注意於修己治人之君子時或稱引先王亦示人以則古昔之意前聖人觀象以立卦後聖人觀象以繫辭學者即觀象以反求近取遠取皆有益於身世故於彖辭爻辭小象皆不及而專攻大象首說其義次推論人事次求上下象及上下互象謂大象之語言互象者尤多按象辭每言互象先儒知者甚少甘氏每卦必求互象可謂語不離宗惟有誤者如說大有象辭遏惡揚善云上互兌兌毀折則惡生上卦離明照之有遏惡之意下互乾下卦亦乾乾元者善之長也以上卦離明照之有揚善之意豈知遏惡揚善皆言伏象比坤為惡互艮為止則遏惡矣乾為善陽居五得位而尊則揚善矣若本卦則無此象也穿鑿說之胡有當乎又說賁象无敢折獄云賁之所以无敢折獄者文飾耳深文刻覈為折獄之大忌夫无敢折獄者正以火在山下失其明耳敢雜卦謂賁无色豈以其文飾乎況卦互坎坎為隱伏而明不足故不敢也又謂剝象厚下安宅云山在地上本高聳今傾頹附於地剝之象也夫所謂剝者以陰剝陽非艮山傾頹於地山若傾頹至地是窮上反下變為復京氏所謂崩來无咎也豈剝之謂乎又說萃象除戎器云兌秋肅殺五行兌金故有戎器之象豈知兌為斧旅九四有明文故巽為爨兌即曰喪斧而艮為手故除戎器非取兌秋之象又以麗澤兌為附麗按麗與儷通麗澤者上澤下澤言非一澤若作附麗失兌義矣獨以井象勞民勸相訓相為勉則與爾雅合能知舊注訓相為助之非甚為有功然篇內如此者不多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變通解六卷 同治刊本

清萬裕澐撰裕澐字澍辰湖北黄岡舉人官崇陽教諭巽名變通解者蓋取繫辭變而通之以盡利及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及上下无常惟變所適之義其說易全宗主漢人然无漢學家盲從之病力闢顧炎武等謂邵子之先天圖爲宋人僞作之非曰左氏風行而著于土山嶽則配天及川壅爲澤震之離亦離之震皆以先後天卦位合言巽先天位西南坤亦西南故曰風行而著于土艮先天位西北乾亦西北故曰山嶽則配天坎兑同位震離亦同位故曰川壅爲澤震之離亦離之震此見于左氏者其見於漢注者荀氏注家人謂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之謂也注同人云乾舍于離相與同居注陰陽之義配日月云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於坎配月而居九家注同人亦曰乾舍于離同而爲日又注大明終始謂乾起坎而終于離坤起離而終于坎坎離者乾坤之家按萬氏所舉左氏之先天證雖尚有遺漏然山嶽配天風行著土其證尤爲明確而昔人皆未知至荀及九家注之乾舍于離相與同居乾若不在南胡以與離同居又坎離者乾坤之家尤乾南坤北之確證萬氏爲漢學宗漢易獨敢反顧炎武黄宗羲毛奇齡之謬說不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惠棟等之盲從發前人所未發其有功於易學甚大真能求諸己獨立爲說者也惟篤信卦變爻變之說太過凡卦无不變爻无不變甚至八純卦亦曰自某卦來夫五十六卦皆八卦相盪而生者也是五十六卦皆自八純卦來顛而倒之焉乎其可卦變在漢人莫過於虞翻翻於家之不知義之難解者輙曰某卦自某卦來以尋其象以濟其窮如謂中孚自訟來以取鶴象陰象是也不卦卦如是也萬氏則无卦不變又虞氏爻變謂某爻失正以之正爲說如解利涉大川不知坤即爲水必取失正之爻變爲坎以當大川是也萬氏則无論當位不當位皆使之變其爲法雖與焦循不盡同然漫衍無經則與之等至經中本義反畧而不說則茲書之纍也

周易卦象六卷 光緒十五年刊本

清張丙嘉著。丙嘉字龍西，萊陽人。光緒乙亥副貢，官清苑知縣。著有禮記集腋、月令集解、新疆紀畧、雪塞行吟、續康吏傳及周易卦象六卷、占易秘解一卷。其周易名曰卦象者，據其自叙，朱子曰：學易須會得道理，然溯流以觀，卻須先見得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實證，虛理易差。乃覩其所著本義，詳於理而畧於象，雖曰象數在其中，而不求卦爻以實之，正所謂事无實證也。按張氏此書，首列朱義，可見其說理仍本朱子；次列按語，必指實卦象以求實證，殆以補本義之所未備。在

清末治易者，允為罕有。惟於易理仍述朱注或程傳之義為多。如臨卦上六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朱注即不釋志在内之義。張氏謂身雖在外，志未嘗不在天下國家，以天下國家當内字，又襲舊解訓敦為厚，豈知敦與屯通，屯與頓通，敦者待也。内謂三，上應在三，臨本陽息卦，言稍待陽息，即至三，上有應也。此與復六五之敦復義同，復亦息卦，五應在二，言稍待陽息至二，五有應也。朱子以三无應，疑而不釋；張氏補之，而益非矣。又大畜九三象：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上謂四五，四五皆陰，陽遇陰則通，故曰上合志。此與升初六同，升上謂二三，二三皆陽，陰遇陽則有喜，故亦曰上合志，而皆非上爻之上。朱子疑大畜上亦陽，无應；升上亦與初无涉，而皆不釋。張氏於大畜之上合志亦不釋，於升則謂上為上三陰所補益，非。又井上六：井收勿幕。收，成也，象傳甚明。乃朱子謂收為汲取，又采晁氏之說，以收為鹿盧收繘，張氏以為不安，謂井繩之在下者，井上无有，是井收也。於象傳益悖。是皆盤旋於宋易，捨古注不攷之過也。全書雖言象，而於易理太疏，故程朱誤說仍者八九，偶有駁議，當者甚少。惟其卦象論謂易爻辭及傳皆言互卦，所舉皆合，足見於象學所究已深。又謂易言倒象，如豐上六體震，即為倒艮，艮為屋、為家、為

門戶，則與虞氏及荀氏詁重門之說合。又謂中孚六三之或鼓或罷、或泣或歌，震為鼓歌，震之為艮則罷而泣矣，此尤發前人所未發。惜其所舉太少，知中孚六三，不知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及困震之有言，皆言覆耳。

占易秘解 光緒十五年刊本

占易秘解一卷清張丙嘉撰丙嘉著周易卦象已著錄茲所輯筮案自左傳國語以及歷代筮案之見於載記者凡四十四則而為之詳解並謂朱子啟蒙所定筮例按之於古多不能合如朱子謂六爻俱靜占彖乃秦伯筮遇蠱晉侯筮遇復皆不占彖朱子謂一爻動則占本卦變辭不及之卦乃畢萬筮得屯之比莊叔遇明夷之謙崔杼遇困之大過晉文遇大有之睽皆之遇並占至三爻變朱子定前十卦後十卦之例以卦變圖為準六爻全變乾坤占二用之尤為歧誤無理朱子蓋惑於左傳蔡墨

之言豈知墨引易以證有龍非筮於易按張氏所駁朱子之說皆引古筮案以證其非所議皆平允非故為攻擊之論雖朱子見之亦不能不謂其是足見張氏於古筮法攻研之精審惟所釋筮案往往有誤如成季生遇大有之乾即離變乾離南乾亦南故曰復（同）于父敬如君所所者位也言人敬離位同于乾位也此正乾南之證之最古者乃張氏釋之謂同復于父者同于父也捨復字不釋敬如君所者敬如君同也不言所義與杜注同豈知杜注不知先天象故于復義所義皆不知其所謂奈之何講宋易而亦誤解乎又晉侯筮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夫陽起于北南行推陰陰消陽息坤為國故南國蹙而離與乾皆在南離為目乾為王為元元首也陽氣南射故離目與乾元皆傷杜注不知乾舍于離祇謂離受咎不知乾亦受咎張氏所述與杜注同而謂伏離為侯為目為矢豈知震即為射易林屢用之震即為南見于升象不必如是穿鑿也他左氏之卦所釋亦多未安然自杜注即如是亦難以責之張氏矣

易學贅言二卷 光緒七年刊本

清謝珍撰珍字賓裔一字瑞周江蘇武進人幼好學然不以科名為念性耽易理終身誦讀不輟父為入貲捐丞倅性不喜仕進卒不就所著有踵息廬粹語易學贅言其說易純以宋人義理為宗其稱述皆先儒舊說如云乾起坎而終于離坤起離而終于坎離坎者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此荀爽釋乾彖之語也又如自復至咸凡三十卦八十八陰九十二陽自姤至中孚亦三十卦八十八陽九十二陰此吳草廬解卦氣圖之語也而皆不舉其名據為己說篇內如此者十蓋六七名曰贅言蓋紀寔也其說之善者如謂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即春夏秋冬即金木水火此非融會貫通於易理且研討太玄有素者不能作是語也又云繫辭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傳也久其間失墜而增加者不能无也其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當文王與紂之末世周之盛德耶若此者雖欲曰非聖人之言可乎其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若此者雖欲曰聖人之言其可乎按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乃說卦語非繫辭然此語實有可議非祇謝氏也又以聖人則河圖洛書為不然是不信圖書也乃篇內發明圖書數之異同及其配置至為詳悉又曰伏羲則河圖畫卦是天不愛寶又似甚尊信者則是非不能一也其言之誤者如曰不節若則嗟若節儉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按節者合也古合符取信故序卦與離對文訓節為信今以節為儉則古无此說又云无妄足以立誠誠者成也按妄望古通故古皆作无望史記春申君傳是其證至吳虞翻始作虛妄解是无妄者信也然彖傳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右行矣哉天下豈有信實之人而不利往又豈有信實之人而天命不右者哉是作虛妄者非也謝氏從之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周易標義三卷 雲南叢書刊本

清李彪撰彪字星海雲南彌勒縣人據其後敘壬戌歲夏秋之交避天地目凡得談易八卷又取全書逐節逐畧標其義以便晨夕之稽攷今按其注甚簡畧不談象數純以易理為宗而於每卦下按先天位并邵子所傳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先標下卦之位曰先天位某方而不及上卦次標曰幾之幾如水雷屯則曰先天位東北四之六如澤山咸則曰先天位西北七之二再次則序卦其說之善者如說用九用六云凡筮例遇陽爻用九不用七遇陰爻用六不用八因七八不變九六變故隨指一爻而言也用九則陽變陰剛變柔用六則陰變陽柔變剛說頗明晰而謂隨指一爻而言尤發前人所未發故其說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云坤變為乾故以大終順而健也簡而明較空數衍大義而實不得經旨者有上下牀之別又說井初六象上合志也云上二陽汲引之也以二三為上獨得其解可正漢宋以來舊說之誤揩其於大畜九三之上合志謂陽與陽同志又悖易理其說之戾者如說隨六二云小子初也丈夫五也及說六三則又以大夫為四三係四而失初豈知六二六三之丈夫皆謂四不謂五艮為夫為堅為壽故曰丈夫其以六二之小子為五六三之小子為初者乃虞翻之謬說茲與之同又說頤六二象行失類云初上非二之類按六二為陰三四五亦陰行不遇陽故曰失類初上正二之類但行不遇耳此雖因類字自漢以來失解然各家多闕疑不說不應顯背易旨如此又說蹇利西南云五往得中絕不知坤居西南五往居坤中得位故利西南又說離為龜為蠃云蠃取善麗龜取文明豈知離外堅凡蠏蚌龜鼈之象皆取其外堅非取其文麗全書歧誤如此者甚多其善者殊不足相敵似生居荒僻見書甚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說二卷 光緒間排印本

清蕭德驊撰。德驊字滌凡，四川富順人。光緒辛卯舉人，陝西候補知縣。爲正定知府蕭施本之子。是書前後无序跋，亦不著撰者名氏，惟前有一疏，上慈禧皇太后及德宗皇帝，論隱憂大害大法三事。稱具呈人舉人蕭德驊云云，因知爲德驊所撰。全書不章解句釋，每卦推總論大義，自云意在匡時，辭取淺近，異於經生著作家言，故通體皆藉經義以識切時事，以建議治法。如說嘉會足以合禮云：前之哥老會，今之革命黨，皆不善合羣，將來開國會，結社會，我國民務體嘉會合禮之意。釋匪我求童蒙，謂今日學堂之無起色，皆我求童蒙之故。釋武人爲于大君，謂庚子之變，自履於危。此藉經義以識切時事者也。釋泰翩翩不富以其鄰，謂此意以清國債爲去否來泰之道，因建議欲强國須先清國債。釋同人類族辨物，謂此意即書平章百姓，因建議分姓而治之法。釋蠱教思无窮，謂非推廣學堂不可，因條陳辦學之法。釋容保民无疆，謂非變通警察不可，因臚舉訓警之方。釋噬嗑之利用獄，則謂此即改良監獄之議。釋坎之設險守國，則謂此即言海防之患。此藉經義以建議治法者也。夫援禮說易，康成偶啟其端；以史證經，令升畧衍其說。至宋李泰發、楊誠齋始專以史事證經，論者固已譏其徒資文士之觀瞻，已越窮經之軌轍矣。然鄭干所言不廢象數，李楊之論尚關義理。若蕭氏之書既舍象數不言，亦于義理不合，徒摭拾易之一二字以詐議時事，發揮政論，已極不當。乃更有荒謬怪誕者，如釋泰云：姤次夬，象言施命卦詞女壯，姤字女后，隱寓武后制字臨朝事。泰次履，大象言后明擊泰字，乃今日議禮開泰之證。釋城復于隍云：此殆隱寓庚子之變。釋晉如愁如，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云：以福字蒙晉，上隱寓福晉字，爲本朝之王妃制。夫羲文生千載之上，而能預知千載下之有武后制字臨朝，慈禧議禮開泰與夫庚子之亂，福晉之制，豈非夢囈？若此之類，直視易經同於符讖，誣經蔑聖，可謂極矣。而猶詡詡然自謂爲秉經翼聖，抑何慎也。

周易集義八卷 高林劉氏求恕齋刊本

清强汝諤撰。汝諤字眺原，溧陽人，廩貢生，官震澤縣訓導。少承家學，與兄汝詢、汝諶齊名。是書大旨宗尚程傳，以闡明義理為主。凡漢儒互體、卦變、五行、飛伏、爻辰、納甲、卦氣、值日諸術，皆所不信，而宋儒邵子所傳先天後天加一倍諸法，亦所不取。於元以後之儒，獨取明來知德之言錯綜，及清王夫之之釋繫辭。其他有清一代鉅儒，如惠棟、張惠言輩之號稱漢學者，汝諤尤深致不滿。夫漢儒之術，不无可議，然先庚後庚，先甲後甲，己日乃孚，木道乃行，明見于經，不可謂不涉五行納甲也。七日來復，八月有凶，得朋喪朋，龍戰于野，非皆衍文，不可謂无與卦氣消息也。且漢學家又何嘗不言理也，惟所言易理多，義理少。汝諤殆不識易理為何物，故妄言如此耳。邵子皇極雖云別派，然先天之位，明見左傳、九家、荀爽，亦有確徵，是邵子之學非無本也。且也來氏所謂錯，即漢儒之所謂旁通；來氏所謂綜，即漢儒之所謂反對。汝諤既不取漢儒象數，何獨有取來氏錯綜，是豈非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乎？船山王氏之易，其可取者正以其生乎明末空疏說易之後，獨能稍為徵實之學，畧考漢魏古義。乃汝諤不取其徵實，而尚其理論，是猶舍和璧而寶武玞也。況乎汝諤既不取互體，而教人學筮占，則謂當觀左氏。夫左氏之言互體，明見於遇觀之否，既信左氏，何又不信互體？凡此所論，具見其前後矛盾，惶惑多歧。蓋衛道心切，故多客氣之談；義理念深，則考古之功自疏矣。惟其一意欲效法乎程傳，故于夫極无極之紛紜，河圖洛書之繳繞，以及近世一切聲光化電之新學說，尚能无所沾染傅會，在近人易說中，雖曰空疏，猶未畸衺也。

學易筆談 民國八年排印本

學易筆談四卷杭辛齋著辛齋海寧諸生幼好學易清末常主持報社入民國為國會議員四年以反對帝制被捕入獄自言在獄中遇異人傳授京氏易故於易所入益深邃所著者有易學筆談初集四卷二集四卷易楔六卷易數偶得二卷讀易雜識一卷愚一錄易說訂二卷沈氏改正揲蓍法一卷民國九年卒茲本乃其初集其說易不章解句釋不分漢宋謂門戶之見最為誤人然於宋程朱之易每多微詞謂後世所以有宋易之名者以邵子能發明先天各圖創前此所未有故有漢易宋易之名若程朱等易仍不出王弼之範圍至論三易之源流及漢魏晉唐易注之派別得失及宋元明清之漢宋兩派之易說博洽詳盡足見其於易注搜羅之廣涉獵之富而能詳人所不能詳者唯在易數如一生二二生三及二與四三與五用九用六諸說皆能自發新義貫通透徹與端木國瑚之周易指後先媲美而卷三中之象義一得尤精微奧妙合易理與數術揉而為一發前人所未發為近代罕有之易家惟其考據頗有疏畧如說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云宋儒改守位曰人之人字為仁按陸德明釋文明言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是自魏晉多有作仁者豈宋人所改乎又論先天卦位不始於邵子云荀慈明之升降虞仲翔之納甲細按之皆與先天方位相合他若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即先天四正卦又祭義祀天南郊祭地北郊朝日東門夕月西門亦先天位之證按荀爽注同人云乾舍於離同日而居天與日同居則乾亦南又荀注陰陽之義配日月云乾舍於離配日而居坤舍於坎配月而居是不惟乾南并坤北亦如之又左傳大有之乾即離變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所者位也乾若不在南離如何復其位又筮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乾若不在南祇射離目可矣胡為並乾元乾王而亦射之又乾鑿度以乾南坤北釋天地定位節尤詳而杭氏皆不引所引皆不足以閒執人口則考證之疏也至第四卷以十字架及化學各氣以證易理夫易本無所不包以是言易則不勝其說矣

周易繫辭桓氏注　玉函山房本

周易繫辭桓氏注，晉桓玄撰。歷城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玄字缺避諱。國龍亢人，桓溫之子，後篡晉，僞號楚，僭登皇帝位，事蹟見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有周易繫辭二卷，晉桓玄撰。唐書藝文志云三卷。其書久佚。陸德明採注繫辭者十人，引有桓玄三節。按桓玄在當時與諸名士擅詞競藻，裁答牋賀，往往爲劉慶義世說新語及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所稱。慶義、孝標皆距桓玄甚近，是其人雖僭竊不足稱，其然其所憑藉者高，其所交遊皆一時俊彥，故其文學實有足稱，如二劉之所述。今觀其注，如說八卦相盪，盪訓爲動，按巽震相往來，即震動爲巽，巽動爲震，震盪巽爲恒，巽盪震爲益。八卦相盪則六十四卦成，而其功皆在於動，較馬融之訓爲除，韓康伯之訓爲推，則善矣。又議之而後言，作儀之而後言。按釋名云：儀者宜也。又前漢外戚傳皆心儀霍將軍女，注：儀即擬心儀，即儀之也，語即本此。若作議，不惟義淺，解亦不通。此雖鄭、姚等所同，然亦足見其所從之善。至何以守位曰人，以人爲仁，此雖與王肅、卞伯玉、明僧紹等同，然下文曰何以聚人曰財，若作聚仁，則不成語，獨此條未爲得之。

易象妙于見形論　玉函山房本

易象妙于見形論一卷，晉孫盛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爲桓溫參軍，從入關平洛，以功封吳昌縣侯，出補長州太守，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事蹟詳晉書本傳。盛著述宏富，今三國志注所引晉陽秋、魏氏春秋，藻采華瞻，評議平直，推盛筆也。一時名流無與爲抗。嘗著易象妙于見形論，簡文帝使殷浩難之，終不能屈。今其書已佚。歷城馬國翰從世說新語注輯其遺說，并孔穎達正義序中所引之說，並爲一卷，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今觀其論云：聖人知觀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圖應於著龜，圖應不可爲法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其所言實與聖人畫卦之原本相合。又云：六爻周流，惟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夫六爻周流，惟變所適，即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義也。易之道貞夫一，故微一則失之。易之象原以類萬物之情，故繫器亦失之。繫器者滯於象也，滯於象則坎爲水爲月，則坤水兌月之象而不知矣；繫於器則坤爲大輿，離爲甲胄，震爲車，艮爲甲胄，而不知矣。漢魏諸儒之病，皆在此也。所惜者以說經之言不爲莊論，而出以清談之語，習尚清談，而雜以玄旨，有傷大雅耳。至正義所言重卦之人，孫

咸以為夏禹純為臆說毫無根據孔氏已駁之茲不具論

蔡氏易說一卷　玉函山房本

蔡氏易說一卷漢景君撰歷城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景君為名為字及爵里均未詳祇虞翻注稱彭城蔡景君說由是證景君漢人在翻前故及引其說馬國翰云漢書藝文志有蔡公易傳二篇注蔡公衛人事周王孫意景君即蔡公殆衛人而官彭城虞氏稱其官號如南郡之稱馬融長沙之稱賈誼歟按馬說皆臆測難以為信今觀其說謙五剝上來之三為虞氏所引虞氏解經專恃爻變卦變豈知爻在外即曰往在內即曰來故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如必內卦之爻來自外爻某爻則訟曰剛來而得中謂九二也九二果自外卦何爻來乎不可通矣餘若漢上易所引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云六子皆從乾坤相易而成夫乾坤者陰陽陰陽相遇則相交乾坤初爻交成震巽上爻交成山澤中爻交成水火文言所謂各從其類也乃不曰交而曰易於相索之義相何矣至於某卦自某卦來皆誤讀彖傳而強為之說後儒駁之者多矣茲不具論

周易新論傳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新論傳疏一卷，唐陰宏道著，歷城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中。宏道新舊唐書皆無傳，祇新唐書藝文志云陰宏道周易新傳疏十卷，注：顥子，臨渙令，宏或作洪，崇文總目云洪道世其父顥之業，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而鄭樵通志藝文畧亦載是書，則作宏道與新唐同。馬氏云晁說之易詁訓傳及引其說，而晁易亦不傳，元董真卿周易會通載呂東萊古易音訓多用晁氏，尚存宏道佚說二則，玩其體例，與陸德明釋文畧似。今觀其說，謂朋合簪之簪與撍同，埤蒼云撍疾也。按釋文簪子夏傳作簪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京作撍，蜀才依京義從鄭，是子夏鄭云皆作簪，義則疾速亦同，京作撍，蓋未釋其義，故蜀才依京而義從鄭，後儒槪謂周代無簪名，謂二撍為傳譌，侯果作簪之非，今得陰氏所引埤蒼證之，撍與簪音義并同，後儒槪不知其義而妄有是非者，皆誤也。又姤繫於金柅，柅字九家及虞翻皆晁命釋之，不詳為何物，今陰氏引蒼頡篇云柅作檷，與說文同，說文云檷絡絲趺，後儒仍不知為何物，陰氏云絡絲之檷，今關西謂之絡垛，梁益之間謂之絲登，其下柎即柅也。按絡絲器，燕趙之間謂之絡車，其下有橫木以防倚趺，即說文之絡絲趺，即陰氏所謂其下柎，繫於金柅者，即以絲絡於金柅之上也。巽為絲繩，故曰繫於金，故曰金柅，金柅即絡車，絡縛也，以絲縛金柅，即止於金柅之上而不動，巽易不欲陰動消陽，故以為喻，千秋賸義，得陰氏之說一旦而明，其功豈不偉哉。馬氏云陰氏所引倉頡埤蒼皆小學高品，為後人所罕見，殘膏賸馥，亦足資人沾丐，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故表而出之。

周易新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新義一卷唐徐鄖撰歷城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書書中徐鄖字里皆佚其周易新義新舊唐書藝文志亦均不著錄其書蓋佚已久惟唐會要記太和元年六月直講徐鄖上周易新義三卷按太和元年為文宗元年韓愈此時為吏部侍郎然則徐鄖與韓愈同時故其書孔正義釋陸釋文李鼎祚集解皆不及採錄惟宋呂祖謙古易音訓及晁氏引之馬氏所輯本之二家者為多間及於房審權周易義海今觀其書皆辨證文句脫誤及經字多寡且坤卦履霜陰始凝也无堅冰二字責天文也上脫不喪匕鬯四字習坎上缺坎字井象改邑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震彖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出上脫不喪匕鬯四字皆與郭京舉正同然則徐氏自言為新義恐亦未必然也馬氏云書名新義未知於古有據否姑依採錄以見易學之一變夫徐鄖所言其當否尚難遽定即使果當於易義有何關胡變之有哉太重視矣

呂子易說 道光年刊本

呂子易說無卷數首列河洛等圖共三十一圖解次列上經三十卦說次下經三十四卦說次繫辭說按呂子名嚴字洞賓唐進士下第後入山學道不返俗所稱呂祖者也據篇首曾燠序云惜廬山石室書出太晚前輩皆未之見而近時人得書者偶列道藏及呂祖全書中予謹摘出刊布壽行又書見許承宣跋云易說藏於廬山之玉松已久歷年所今庚戌冬廣陵淨虛同人乃梓而行之是易說原有刊板藏廬山石室中見者甚少至嘉慶時曾燠重刊之燠字賓谷江西南城人世傳駢體文鈔燠所選也此本許跋稱庚戌冬按道光三十年為庚戌則又後於曾刊矣今觀其說如云伏羲之圖八卦方位也外此而補圖也圓圖也即皆邵子之圖也又三十六宮圖將邵子天根月窟詩全首錄出豈呂子預知百餘年後宋有邵子其人邵子而必作天根月窟詩乎其偽託可立辨也今觀其詮易之處空虛浮泛无一實際蓋義理之流弊至斯而極已不知易為何物矣此經學之蠹也故辨明之

壽山堂易說　咸豐刊本

壽山堂易說即呂子易說，其篇目已詳呂子易說中。惟此本首列呂子自叙及許承宣序，而曾燠序則無之。又書尾有袁白崇芳跋，云同治丙寅，偶過濟南趵突泉道院中，見樓下庋新板，詫甚多闕。主者乃前任東阿縣知縣汪君南金寄存呂子易說之板，因補其缺，與濟南府太守蕭君質齋等共醵金若干，印刷多部，以廣其傳。並云原板藏虞山玉松，兵燹後有無不可知。續刊之汪君已謝世。按同治丙寅爲同治五年，此本殆即其年所印。而汪君刊板之時，爲咸豐無疑。是呂子易說初刊於虞山，再刊於曾燠，再刊於許承宣，至汪刊已四板。蓋世之信奉呂子者多，故梓力廣其傳，以企福利。至經說之如何，皆懵然莫明也。惟自曾刊即名呂子易說，茲名曰壽山堂易說。壽山堂之名，許承宣序即言之，而未詳其故。抑壽山爲呂子所居之處歟。至其易說，已詳呂子易說提要中。

鄭氏易譜十二卷　道光丙戌鄭永謀刻本

鄭氏易譜十二卷，明鄭旒著。旒字承袞，廣東順德人。崇禎庚午歲貢生。其書前有崇禎六年御史梁元柱、司勳郎李廷龍二序。梁稱其童年即有易癖，篝燈面壁者幾四十年，是編壽梨梓而易無餘蘊。李稱其生平著作如易髓、詩文章、太平中興略、袁窮彰民賦、楚辭、白及素問圖鏡諸書，皆大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而易譜尤爲理道之大原，百家之鼻祖。君子謂其尤精博云云。又有自序一首，及道光丙戌梁廷枏一跋。跋稱易髓、中興略、楚詞、白素問圖鏡皆佚，惟易譜尚行世，文孫永謀重刻之，即此本是也。全書多設青松問、環中子答，故書名或著錄作青松問。凡十二卷。卷一述河圖洛書及龍虎五運諸圖。卷二述伏羲八卦次序及氣圖數略，附蜀傳天地自然圖。卷三述伏羲八卦方位及月體明魄潮水應月諸圖，並及內鍊之法。卷四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及互卦歸根圖、邵子三十六宮詩。卷五述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及羲皇全圖、氣朔正閏定象、世運治亂定局、四層包裹圖、四角圖、先天六十四卦直圖等。卷六述文王八

卦次序方位互乾知坤作仰觀俯察諸圖卷七論周易象辭卦變來歷舉陳希夷傳授李挺之圖以參正卦變又總說易象分卦名卦德卦體卦象爻象五略卷八論正體象互體象變體象似體象及占法卷九論蓍龜策數卦變次序及上下繫餘卦諸說卷十述邵子經世術易以推算歷代帝王即位陰陽應驗互及算帝王國祚長短例算事物成敗聲音起卦例卷十一論連山易曆法京氏卦氣圖納甲飛伏以及丹家坎離升降火候諸圖卷十二

則載其用河洛範圍數驗內分爻辭神驗易象類驗二類中間惟卷七五略卷八四體條象頗合經旨外其餘諸卷立義膚淺鑄詞鄙俚舉凡先後之位河洛之數推算之法爐火之術以及日月之運行江海之潮汐莫不濫厠其間因而演為黑白方圓圖為縱橫順逆之觀之莫不疑為異譜算經又立怪誕名目如參兩數貝見天地影子神關轉鬼鬼關轉神人間大古今艮中玄秘易道在人一轉之類蓋易書之悖妄乖繆至此而極矣而其書卷首列參訂姓氏乃至百五十餘人若孫慎行顧錫疇劉宗周黃道周史可法方以智黃宗羲諸君子皆在其列豈鄭氏自知其醜陋而欲引並世名賢以自重耶梁元柱李廷龍二序既為妄嘆而元柱之孫廷枏為之跋始則譏為歧中之歧謂不知當時諸先達何以取此末又謂其別生枝節終以為可刪烏虖若廷枏者真可謂篤論君子哉故其書雖以易名仍退而列之術數中焉

萬蓮堂易蔡　明崇禎刊本

明諸生蔡鼎著無卷數以上經爲上篇下經爲下篇又以上繫爲上篇下繫爲下篇次則說卦序雜二篇皆无注釋鼎字無能福建閩人倜儻奇偉曾佐孝高陽軍幕著續榆關崇禎末國愈亂屢上書政府訖不能用曉遂注易名曰易蔡猶詩之有毛韓書之有歐陽夏侯也其於易卦上必顏曰羲卦辭上曰文文辭上曰周彖象傳上曰孔蓋謂易乃羲文周孔四聖所作夫周公作爻辭古傳記曾无一言乃自漢末亮馬融以來即有此謬說原不足怪獨其說易以程朱爲宗末附以己意錯謬甚多如說玄黃天地之雜云處陰陽而爭之時尊卑未分貴賤未定是天地之雜也然君子出之名不可清故結之曰天玄而地黃以拈和題之伎倆用以解經則直不知經義爲何物又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即六爻旁通情之旨以龍戰爲爭戰而傷傷而血全書謬妄如此者十蓋六七也蓋明代學者皆以程傳本義爲正宗敷衍義理及其末流淺偽虛妄直於易无涉而自謂於世道人心有裨也可不哀哉

易義選參二卷　翠微峯易堂刊本

易義選參二卷清寧都三魏著邱維屏評選三魏者魏伯子際瑞叔子禧季子禮是也際瑞初名祥字善伯明諸生有伯子文集及祥祖禧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庭明末棄諸生結屋翠微峯下與兄際瑞弟禮皆以文章稱而禧才學尤高康熙中舉博學鴻詞以疾辭有詩文集及左傳經世禮字和公性慷慨工詩文有季子文集維屏字邦士亦寧都諸生爲易堂九子之一而三魏之姊壻也精泰西算法有周易剿說易數及文集初三魏於易各有論著維屏因綜合採輯而爲是書且加評點稿未刊行至光緒二年魏氏之孫言謙字松園者始爲鋟版行世其書僅上下二卷祇釋六十四卦卦辭而十翼之辭則闕焉其注頗留心易象惜未能根據說卦及漢魏諸儒所傳逸象往往以臆推測致漫衍无經如伯子釋履虎尾云互離爲虎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云互離爲公爲墉萃初六若號云變震故號豐上六豐其屋云離爲宮又叔子釋屯六三即鹿无虞云坎象鹿訟上九或錫之鞶帶云乾圜爲帶比九五失前禽云坎爲禽大畜六五豶豕之牙云震爲決躁故有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象解上六田獲三狐云震爲獲困九二朱紱方來云離爲
朱井改邑不改井云離爲市邑未濟六三利涉大川云互離
爲舟以及李子釋訟九二三百戶无眚謂離戶象釋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謂震木校象上九何校滅耳又謂離木
科槁枝象困六三困于石謂兌剛鹵有石象皆不言
根據信口臆造不惟與說卦違與漢魏諸儒所言易違
象亦无一能合又每因求象不得而使當位之爻變以成
其象蹈虞翻之故轍斯皆于易義爲未審者蓋易
自元明以來皆空談心性循至流于狂禪其能鉤稽

學者自吳澄熊過陳士元來知德魏濬數家外鮮知
窮究三魏兄弟極知其弊而思有以匡正之其用意則
可嘉惜其用力太淺耳至若叔子釋蒙利用刑人爲
利用可儀型之人伯子釋剝牀以足蔑貞凶以貞爲楨幹
之楨斯雖偶出新義要无悖于故訓又其于損益否泰
之際吉凶悔吝之詞往往闡發義理抒其憂動之意
變之誠斯蓋志士之用心抑亦文家之能事也已

劉子易餘五卷 明刻本

劉子易餘五卷此書祇題劉子易餘而不著其名字官職惟
前有一序書萬曆庚辰冬十月辛亥弟伯燮頓首書知
其爲明末人劉伯燮之兄又據序所述而知其書爲伯燮之子
彥所筆錄本係未竟之書所以謂之易餘者取其可行
之意案此書明史藝文志不載惟傳是樓書目云明劉
伯生撰張仲炘湖北通志卷七十七藝文一經部云伯生安
陸人文學有傳注云案是書孝感志作易餘兼言安陸
志作易餘辭言幾莫辨其當何屬惟傳是樓書目云劉

子易餘五卷列易類論說門其兼言辭言亦各自爲書列子
部儒家雜家兩類今考此書書名卷數皆與傳是樓書目
相符當爲劉伯生撰无疑又案湖北通志卷一百五十一文學
傳云劉伯生字大鶴孝感人（原注安陸縣志亦載之今據太學題名碑定爲孝感人）嘉靖
乙丑進士授上蔡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以母老乞歸讀書養
親著述日富初與弟伯燮同舉於鄉云云又卷一百三十五列傳
三云劉伯燮字元甫隆慶戊辰進士爲御史有直聲萬曆
間出爲雲南提學副使遷廣東按察使以母老不赴子彥
字子原性慷慨好周人急後貢太學不仕所言皆與序合

益足以證為伯生所作矣其書不列經文祇有講解論說自卷之一至卷之四釋上經三十卦及下經十二卦至益而止以下各卦並繫辭文言說卦序卦襍卦之屬皆闕與序中稱未竟之言合其末一卷則雜論太極陰陽奇偶易象卦爻並同人无妄諸卦之義襍亂无次似湊集以充卷者全書多設問荅大氏演繹義理於心性理氣之學略有窺尋若於易則空泛虛浮少當于經旨蓋自王弼掃象以空談演易至唐而揚其波至宋而極其弊宋元以後學者漸不識易為何物根本既差浮偽愈甚故易縕自始至終无言

象數者斯乃風氣之使然末流所必至也所幸劉氏空言義理尚未哆口參禪如明人之放縱无忌耳觀伯爽之所序隱然以程伯子兄弟相比擬蓋宗仰程氏而不得其正者歟

易問二卷 九公山房顏稿本

明郝錦撰錦字絅卿號于菴六安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江西豐城令內陞福建道監察御史侃侃稱諍臣已而謝病歸結廬九公山下有薦者力辭之有九公山房集毛詩偶釋尚書家訓九公山房帖及易問行世易問上經為一卷下經又為一卷至繫辭說卦序卦襍卦之屬皆闕蓋如任天成序所謂有問而後有荅卦不必駭爻不必備隨其所問而荅之之意也全書演繹義理大氏以程傳為宗然閒有言象學而取古義者如云泰不富指六四說坤中虛為不富此本虞

翻說大有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云乾為大車此本集解盧氏之說震六二億喪貝云坤為喪三動成離離為贏蚌為貝亦本虞翻說此其未明言者也其已明言者如釋大有威如之吉引九家易云六五為卦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案集解此本侯果說郝氏指為九家不知其何所據釋復爻六五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云能自考者則動不失中順之德故敦復无悔也自言主侯果說此足見郝氏不拘拘于一先生之言也郝氏又明于陰陽為朋友及陰遇陰陽遇陽則阻塞之理如釋損六三云陰陽

偶合使得其友陰不疑陽陽不疑陰陽與陽疑陰與陰疑
釋節初九不出戶庭云二陽蔽于前雖欲出而不能此皆
通乎陰陽感應之故發前儒所未發者也至如釋鼎
彖云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其製
作形模法象尤備說與來知德同顛為可取其不可
取者如釋蠱初六幹父之蠱謂初應四而四柔柔非
父也故以艮為父困有言不信謂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坎遇
兌而成困則二體居不相謀之地故兌有言而坎不信
夫艮之為祖焦氏易林每用之至為父則漢魏諸儒所

未有不宜臆造也又易之言有言不信者非一何獨困
卦兌有言而坎不信是不可盡通故分別其是非而
詳辨之

周易本義引蒙 康熙刊本

周易本義引蒙十二卷清貢生姚章撰章字青崖山東濰縣
人據劉淇序及自序書輯於康熙乙亥自序云自幼學易以
朱子本義為正宗然本義之妙未能盡悉後得蔡虛齋蒙
引讀之始悉本義象占之說無不自卦畫中來乃以蒙引為
主并採輯衆家為書十二卷今觀其注如解品物流行云品
物得雲雨形形色色如水之流而不息以流形為形容辭說
先迷後得主利云務本以濬利之源節流以宏利之流則財可
致而用不窮以主利連文且以利為財貨說武人為於大君云

剛云志剛則好自用以志剛為剛暴不知其為承陽他若說訟六
三或從王事无成云陰柔質弱苟或出而從王事亦无有成功則
襲朱子之誤解以成為成敗若是者尤多皆无覺察蓋自明初
學者以胡廣之周易大全為正宗而大全以程朱為主體不知象
數為何物而鄉曲之士見聞孤陋幾不知程傳本義之全以好尚
有其他易解虛憑支離無足怪也

通宗易論 無卷數 唱經堂才子叢書本

通宗易論，清金人瑞著。人瑞，長洲人，本氏張，名采，後改氏金，名人瑞，又名喟，字聖嘆。爲人狂傲，評點演義小說，頗爲世俗所稱。清初以抗糧哭廟案被誅。是書凡六篇，首篇題曰易鈔引，有訂定卦位歌一首，先師大哉至哉結制解制圖一，首圖之上題曰富饒學者，篆書大至二字，注大須曰真至是曰徹，大中曰悟，至中曰證，大至之左爲其靜也專，其靜也翕，右爲其動也直，其動也闢。圖之下題曰第十六坐講座語既竟，唐至謂乾內一筆爲電光三昧，坤內一筆爲首楞嚴三昧，凡怪誕謬妄。次篇論義例，謂羲文例在乾坤二畫，圖以從在用九用六，孔子例爲陰陽剛柔仁義，其言尚近於理。至謂易中有樓閣卦，有光影卦，沐浴卦，則又不知其所謂。第三篇論五十二數，謂五十合丁卯是世尊胸前卍字輪。第四篇論乾坤之義，謂讀圖南名南，而說事畢。第五篇論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否泰損益咸恒既未濟十六卦之義，謂大雄氏有十六觀經，尚書有十六字，妙法蓮華經有十六王子，其義一也。末篇謂屯蒙卦達磨遇神光時也，需卦香嚴辭溈山時也，又謂達磨大師東來，只爲得一屯卦一部五燈會元，都是羹粥飯氣。凡此各篇，時或引詩論語孝經以相參證，時或引佛書禪學以相比附，支離膠轕，語無倫次，苟非病狂者，決不至此。知其罹于刑辟有由矣。其書本不足論，恐俗士不識，詫爲奇妙，故具詳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逸亭易論 元參數 通九叢書三集本

逸亭易論一卷徐繼恩著繼恩字世臣錢塘人逸亭其號也是書凡八篇首曰河圖說明作易所以取河圖之義也次曰洛書說明作易則乎洛書之義也三曰先天八卦圖說明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方位乃卦象之自然者也四曰後天八卦圖說明後天八卦乘河圖者也自第五篇以下至七篇止則皆卦序說明六十四卦相次之序也末曰策數說明策數有體有用也大旨在闡明邵子之學而頗多穿鑿穆說如云作易者取則于河圖其說安在孔子不云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四象八卦未有不知者也太極則從乎不知所指者觀河圖而得之夫太極者中五也依徐氏之說是以河圖中五為太極聖人則河圖即則其中五之太極聖人果如是乎徐氏又言洛書陽當定于四正陰當處于四隅明以八方者示八卦之義聖人作易因而圖之此取則者也是徐氏之臆又以聖人作八卦乃則洛書之八方也亦有是理乎他如論卦序謂天地定位故首乾坤天一生水坎宜繼者也屯次水雷蒙以山水皆水也云云說雖巧合仍無當于經旨蓋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極深研幾幽贊神明而後作卦爻垂象數河圖洛書亦其取則之一耳至其所以取則之方殆不可知後儒必欲紛紛推測要之非誣則妄如徐氏皆亦其一也至如六十四卦相比次之義序卦言之已詳而徐氏又欲文飾傅會以神其說不亦索隱行怪為大雅所弗尚者乎是不可以不辨也

王育易說 婁東叢書本

易說一卷明王育著載婁東叢書中王育字莊溪太倉人精小學有說文引詩辨證等書其易說祇解釋六十四卦卦義字義而不及於經文及彖象傳大抵說卦義皆就舊說敷衍故空泛者多精實者少說字義則頗有可取者如說乾云乾從乙執聲乙屈也天不滿西北故從乙按易无妄无字爲各書所无說文无奇字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譏以无天字末筆屈也乾亦天也說頗與漢王育相合而育不引殆以同名乎乙曲之訓出京房易傳又說需本古文需字而能潤物故序傳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故需當以需養爲義不當以待爲義又說夬云夬古決字決體中斷卦五奇在下一偶在上象決之形故曰夬又說中孚云孚卵也卦體中四畫有卵形以上諸說皆新穎可喜惜其不諳易象不能究竟其說夫夬下乾爲圜爲玉上兌爲缺玉圜而上缺正玦形也乃以五奇一偶當之而然能獨立爲說不爲故訓所拘不爲義理所縛在明代象學大亡野文極盛之時能刊落浮辭若此者亦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分野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分野一卷漢費直撰歷城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馬氏云案羅泌路史費直易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今其書佚唯晉書天文志引其十二次所起度數稱費直周易分野唐開元占經亦引之稱名同茲據輯錄姑依晉志所引題作分野至其配卦之例莫可稽考云云按十二辟卦與十二辰十二次皆相應路史所云十二篇爲必以十二辟爲主再由十二辟與地域相配而地域皆與十二次相配今觀費直所云壽星起軫七度至氐十度則夬辟也以卦氣圖效之其域在辰方其宿爲角亢其卦起豫之四爻歷訟蠱革夬至旅之三爻據漢書地理志其分野爲韓其云大火起氐十一度至尾八度者則大壯辟也其域在卯其宿爲心房氐其卦起需之四爻歷隨晉解大壯至豫三爻其分野直爲宋其云析木起尾九度至南斗九度則泰辟也其域在寅其宿爲箕尾其卦起小過四爻歷蒙益漸泰訖需三爻其分野爲燕其云星紀起斗十度至須女六度則臨辟也其域在丑其宿爲牛斗其卦起屯四爻歷謙睽升臨訖小過三爻其分野爲吳粵其云元枵起女六度至危十三度則復辟也其域在子其宿爲危虛女其卦起未濟之四爻歷蹇頤中孚復訖屯三爻其分野爲齊其

云諏訾起危十四度至奎一度則坤辟也其域為亥其宿為壁室其卦起艮四爻歷既濟噬嗑大過坤至未濟三爻其分野為衛其云降婁起奎二度至胃三度則剝辟也其域在戌其宿為婁奎其卦起歸妹四爻歷无妄明夷困剝至艮三爻其分野為魯其云大梁起胃四度至畢八度則觀辟也其域為酉其宿為畢昴胃其卦起坤四爻歷萃大畜賁觀歸妹三爻其分野為趙其云實沈起畢九度至東井十一度則否辟也其域為申其宿為參觜其卦起恆四爻歷節同人損否訟巽四爻其分野為晉其云鶉首起東井十二度至柳四度則遯辟也其域為未其宿為鬼井其卦起鼎四爻歷豐渙履遯訖恆三爻其分野為秦其云鶉火起柳五度至張十二度則姤辟也其域在未其宿為張柳其卦起大有四爻歷家人井咸姤訖鼎三爻其分野為周其云鶉尾起張十三度至軫六度則乾辟也其域在巳其宿為軫翼其卦為起旅四爻歷師比小畜乾訖大有三爻其分野為楚馬氏未詳改耳二十八宿分野在地理十二辟與十二次相配其六十卦依十二辟卦相配皆在卦氣圖費氏之法雖未窺其全其配卦之例固莫能外此也然不有馬氏之輯則卦氣圖祇言某次配某宿耳其起訖度數莫得而詳其功亦大矣

周易元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元義一卷唐李淳風撰歷城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淳風岐州雍人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歷算陰陽之學官至太史令事蹟具舊唐書本傳其所著周易元義唐宋史志皆不載惟鄭樵通志藝文畧著錄三卷今佚按八卦六位圖為火珠林所引馬氏從而錄之今覩其圖如乾於日則下卦納甲上卦納壬於辰則初爻納甲子四爻納壬午而甲為陽日之始壬為陽日之終子為陽辰之始午為陽辰之終初爻在子四爻在午乾主陽內子為始外午為終按消息卦乾起於子成於巳至午而革故曰午為陽辰之終乾文言於九四云乾道乃革即謂四貞午午五月夏至一陰生陽始消故曰革茲曰午為陽辰之終與文言同也又坤於日下卦納乙上卦納癸於辰則初爻納乙未四爻納癸丑云乙為陰始癸為陰終丑為陰辰之始未為陰辰之終坤初爻在未四爻在丑坤主陰故內主未而外主丑也按乾順行坤逆行故以四爻丑為陰辰之始初爻未為陰辰之終其序則未巳卯丑亥酉也自右而左也乾鑿度云天道左旋地道右遷故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此其義昔人已言之後儒不察輒謂納甲為焦京

所剏者非也。他若震於日納庚，巽納辛，是所納則與父母同。以震為長子，巽為長女故也。又甲乙與庚辛東西相對也。艮於日納丙，兌納丁，艮則艮始於丙辰，終於丙寅；始於丁巳，終於丁亥。坎於日納戊，離納己，坎則坎始於戊寅，終於戊子；離始於己卯，終於己巳。凡陽卦皆左旋，陰卦皆右還，與乾鑿度古法仍同，與京房易傳積算法皆合。淳風在唐代以數術名，猶漢之焦京，魏晉之管郭。今觀此圖及其易說，於八卦精奧，卜筮本根，洞明詳悉。雖未窺其全書，亦可得其為學之大概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古五子傳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易古五子傳一卷，無撰人名氏，歷城馬國翰輯，載玉函山房輯佚叢書中。馬氏云：劉向別錄云，所校讐中古五子書，除複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漢志亦十八篇，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隋志不著錄，書佚已久。攷漢書律歷志引傳有曰有六甲辰有五子之語，下又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注云：易傳也。按漢書藝文志古五子十八篇，即劉向別錄亦祇稱古五子書，均無五子傳之稱。馬氏據律歷志引傳有曰有六甲辰有五子之語，謂傳為五子易傳，又據律歷志引易九戹，孟康注易傳也之語，而定為古五子傳，殊屬無據。又按藝文志易類有易傳周氏二篇，下注云：字王孫，是孟康所謂易傳為周王孫之易傳，而非古五子。又律歷志所引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汎言為傳，恐為古傳記之語，不惟於古五子無涉，亦於易無涉矣。馬氏強謂為古五子傳，庸有當乎？又觀馬氏所引各語，皆陰陽災變之學。周王孫與丁將軍同受易於田何，後丁將軍又從周王孫受古義，古義者言非孔氏十翼，即陰陽災變也。高相專明陰陽災變，自言出于丁將軍，其證也。然則馬氏所引易傳，皆周王孫之易傳，周王孫固冢於

滄陽說愛之學者也馬氏所云周易五子傳誤也又律歷志所云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云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甲寅無子者以日數至癸而終于丑盡故曰無子此語易通儒所莫解故說明之

大般涅槃經玄義二卷 金陵刻經疏本

唐釋灌頂撰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今江蘇宜興縣祖徙臨海之章安今浙江臨海縣也七歲為攝靜寺慧拯弟子拯師厭世沐道天台研得觀門頻蒙印可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領能持者唯頂而已是故智者文疏皆是頂所隨聞墨記智者示寂奉遺書并諸信物往致晉王仁壽二年延入京師闡宏法華後遣還大業七年治兵涿鹿復敕延至行所仍送還台寺貞觀六年八月二日終於國清寺春秋七十有二世稱章安尊者為天台宗第四祖焉事蹟具詳續高僧傳

本傳大般涅槃經者扶律談常為顯本之極教智者弘經但疏法華未及涅槃章安依智者義意作涅槃玄義及疏玄義中初序王竟亦依天台例開為五門一釋名二釋體三釋宗四釋用五釋教釋名中又有五科一翻名者列無翻五家有翻十家亦有亦無翻一家非有非無翻一家而處難開善四解正以理智用三大性圓方便三識實相智事三度釋名三大即三身三識即三解脫三度即三般若也二通名者通十法界安樂名意皆為涅槃三無名者列舊解三家同肆肇師涅槃無名論謂是約通教說廣以四教十六門明無名義四

假名若明假名利益五絶名若約四教明絶名義釋體章先出舊解一一難破而約性淨法身一諦不生正性五種明體但不生一節今佚其文釋宗章中謂有三種初破無常修業次以大涅槃心次第行常三即無常而修於常雖三不同意以常爲因歸宗常果也釋用章中先破本用舊解有三當用舊解有三燕境之用舊解有七不思議用舊解有七皆約四計破之而正以不可思議用二爲便旋用善惡邪正便攝用三種明用也釋教章中以一乳主譬半滿二字常樂我三修及四教五味以明教兼述經疏緣起蓋作於大業十年云

周叔迦

大般涅槃經疏三十三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灌頂撰釋湛然再治

灌頂所撰大般涅槃經玄義已著錄此疏釋南本涅槃即慧嚴慧觀再治者舊稱文句題云智者大師說弟子灌頂集蓋是章安推功歸師之意至湛然治定改稱爲疏直題頂法師撰間於諸文之下加私謂之詞則荊溪新意也古作十卷宋時開爲十八卷明代南藏作二十六卷北藏作三十三卷疏中判經不用序正流通三分之例而科爲五章一名請涅槃緣即初從如是訖流血灑地是二闡演涅槃施即從純陀訖大衆問是三示現涅槃行即從現病訖德王是四問答

涅槃義即從師子吼訖品是五析攝涅槃用即從迦葉訖經是其釋經大意謂涅槃之教爲五時終極味屬醍醐宗歸秘藏體稱常住以爲如來施化非生現生而畢竟無生法王示寂非滅現滅而常住不滅不遺墻壁瓦礫之倫以明佛性一貫藏通别圓之衆而說真常俾夫天台所談三智三德本乎此經之旨朗然大顯是以荊溪云妙法秖是一心三德又云若了三德在一心中則大經一部居於方寸則此經此疏之要可以据拾群機拔斷末世保持法身綿延慧命矣頂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五載其勤慎也若此所以疏成烈火焚

之不藝大智者於止觀法門中果證起教歸趣三章皆不說
必欲明之則果證在華嚴起教在法華歸趣在斯經是故世
之習天台理觀而欲知止觀歸趣者能無探求於此疏乎

周叔迦

觀心論疏五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灌頂撰 灌頂所著大般涅槃
經玄義及疏已著錄觀心論者天台智顗禪師所撰約諸法
不自生義立三十六問以驗一家門徒觀心入道之淺深得
失實天台一宗之如意珠也灌頂師詳爲委釋於序分中初列
律法禪三師各有十過次廣述如來令四衆依四念處修道依
戒而住之要及末法不修念處不依戒住之過能翻此迷斯
成解行次說不知觀心則三慧四三昧皆不成而有存名執
相之失無慧之禪無有所見懺罪不滅煩惱不離不能益他
次說邪觀邪定之非事相修禪之倒事法用心之失次說禪

法律三師及誦經知事外道富貴貧賤之得失次依三師之
計執釋正說中依摩訶止觀義例判三十六行偈爲十章一
圓理二二惑三四教四四三昧五二十五方便六十境七十
乘觀法八果證即四十二位之行德及如來百四十不共法
等九起教即嚴淨佛土莊嚴道場降魔成道轉法輪示涅槃
化儀四教化法四教法界普門四土依正等十歸趣即一心
具一切法平等法界畢竟虛空言語道斷也智者於止觀中
末三章不說是以此疏亦釋至第七十乘觀法而止即前十
一偈其後三章凡二十五偈未釋也義旨大略與摩訶止觀

相同而簡明過之習止觀者能不以此為圭臬乎

周叔迦

天台八教八意一卷 揚州藏經院本

舊題唐釋灌頂撰頂所撰大般涅槃經玄義及疏觀心論疏已著錄天台八教大意者為習天台法華維摩玄義文疏之前茅也初略明化儀四教謂頓漸秘密不定也文極簡畧次明化法四教謂藏通別圓也即為四段每段皆初明當教三乘行位之相次明當教十乘觀法卷末有跋文數行末云天台釋明曠於三童寺錄焉今本刪去此句竊謂非是此卷之文皆自智者大師維摩玄義四教義中錄出日本玄日法師天台宗章疏云明曠述東域傳燈目錄云明曠撰教觀統紀云灌頂撰宋四明尊者天台教觀目錄亦云灌頂撰但註云闕本是四明未嘗見此書也大唐內典錄中頂師述作無有此目蓋明曠為頂師弟子其錄此文非出心造故仰尊德稱頂師之撰涅槃疏而題集智者大師說也此卷以少文而攝多義大綱既舉細目可尋由此深而求之執鑰洞闕從略知廣亦可為初學之心要矣

周叔迦

國清百錄四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灌頂撰。頂所著大般涅槃經玄義及疏觀心論疏八教大意已著錄。斯錄前有宋紹聖釋有嚴序及頂師自序，末有宋淳熙釋戒應後序及所撰智者年譜事蹟。蓋初沙門智寂編集未周而歿，頂師續更撰次，成為斯錄。凡集智顗禪師與陳宣帝、少帝、隋文帝、煬帝以及陳隋諸王宰匡往返書疏及示寂以後煬帝與徒衆文啟，共一百篇。一本作一百四篇，前後次第或有不同。以煬帝於智者歿後為之創寺於天台，名曰國清，故題云國清百錄。其中來甚多，顗禪師文纔十七篇耳。卷初立制法、敬禮法、普禮法、請觀音懺法、金光明懺法、方等懺法、訓知事人篇，尤為重要。蓋自晉道安法師制立僧尼軌範，條為三例，天下則而從之，其文今不傳。下屆隋唐，因時變遷，其所損益亦不可考。至唐百丈禪師立禪寺清規，而律教制度蓋漸弛廢。更經元代之亂，禪律各寺規模蕩然無遺矣。今時各寺沿明代之積習，殊未能盡合道法。國清寺久已易教為禪，無復舊日憲章。是故此錄不僅足以考證當時僧寺文獻之一隅，後世有志弘道中興天台教觀者，必有取於斯文乎。

智者大師別傳一卷 揚州藏經院本

唐釋灌頂撰。頂所著大般涅槃經玄義及疏觀心論疏八教八意國清百錄已著錄。此傳乃開皇二十一年因開府柳顧言之問，編集見聞，成為斯傳，約有萬言，詳載智者始終化跡，所以略示盛德於後昆也。頂師國清百錄序中稱智者事蹟，備諸宮法論、會稽智果、國清灌頂等三傳所載。宋四明沙門曇照所作大師別傳註，更有終南山龍田寺法琳所紀，今餘三本自宋以來久已佚亡，唯斯傳流行於世。百錄中有大業元年僧使智璪對問一篇，敕云欲為先師造碑，有若為行狀，對云弟子灌頂記錄為行狀一卷，內在山內，蓋即指此傳。以因柳顧言作，所以國清寺碑亦敕顧言為之也。唐梁肅有天台智者大師傳論，顏真卿有天台大師畫讚八十八句，流傳東瀛，齋忌之會歌讚無缺，皆本於斯傳焉。頂師尚有南嶽記一卷，天竺寺真觀法師傳一卷，今不傳云。

周叔迦

四分律疏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智首撰。首姓皇甫氏，初為智旻弟子，旻乃北齊僧稠之神足也。後聽道洪律師講，玄思厲勇，迥冠群宗，未至五年，頻開律府。隋初隨師入關，更開講肆。諸部方駕於唐衢，七衆同歸於貞觀者，首之力也。道宣律師，世稱南山律祖，即首公之高足。貞觀九年卒，春秋六十九，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初北齊惠光弟子道雲奉光遺令，專宏律部，造疏九卷。又光門人道暉畧雲所製為七卷。曇隱著鈔四卷，洪理著鈔二卷。時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又律師洪遵參聽雲暉二公，著大純鈔五卷。今皆不傳。首公因雲疏括諸部同異，定其廢立，續定為疏，兩倍過之，凡二十卷。今所存者卷第九而已，始自三十捨墮中過前求雨衣過前用戒第二十七，訖於九十單提中僧不差教誡尼戒第二十一，即釋四分律卷第十後半至卷第十二終也。釋波逸提法，初有七門料簡：一配三業，二自作教人不同，三性遮之義，四持犯差別，五僧尼差別，六諸部不同，七汎論持作方便進受具戒犯不犯義。後明九十中有九種修相，皆能標宗控會，釋然大觀。傳稱首嘗考定經律，商畧古今，對疏條會，著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開散叢隱。洪理二鈔詞義雖張，綱目合成四卷，當時所在咸誦，今並佚之。則斯卷之存，不啻滄海之一珠，昆山之片玉，文雖殘闕，能無寶諸。

周叔迦

四分律疏二十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礪撰。礪俗姓李氏，趙人，家於相，今河南安陽縣。初歸靈裕法師爲弟子，後從靜洪律師諮考四分，又從恒州洪淵聽集大義。末往江南，遊覽十誦。唐初得慧休法師相與擊揚，符彩益彰。貞觀九年卒，春秋六十九。事蹟見於續高僧傳本傳。礪疏開拓素業，廣其異聞，故其詮釋與南山所承慧光、智首等解多所差異。慧光、道宣皆判四分律宗義當大乘，而礪云唯是小乘，又依成實有部受體便陳，故懷素律師斥之曰：相部無知，則大開量中得自秋大小行也。疏中先以三要開發經題，一謂舉宗攝教，二知教指歸，三釋律初題也。先畧辨竟，後更廣釋教之宗旨。其唯受隨詮就行二門詳論，緣體受緣有八門料簡，受體有四門料簡。判前偈及第一章經至如來自知時爲序分，從爾時世尊在毘舍離已下爲正宗，五百結集以下爲流通分。釋正宗初懸談綱要，先以五篇七聚方便持犯四料總解戒相，後以門別解初篇。以上共爲二卷。自第三卷以下釋二部戒，自第十三卷以下釋二十犍度，自第十九卷後半釋流通分。釋戒律中一一篇戒，皆先總料簡，然後釋文。唐世稱此疏爲舊疏，釋懷素疏爲新疏。以礪居相州日光寺，故又稱礪爲相部宗，又稱西塔宗，以對懷素之東塔宗。又稱爲疏宗，以對南山之鈔宗。然終唐之世，新舊兩疏遞承傳授，各擅專門，執見殊異，數興諍論焉。

破邪論二卷　揚州藏經院本　唐釋法琳撰琳姓陳氏穎川人遠祖移居襄陽武德初年太史令傅奕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高祖下詔徵問琳即激切陳對奕奏既未施行奕乃多寫表狀流布遠近於時道俗揮毫成論奏陳佛理者非一皆不能證成邪正琳乃述斷論表上之并啟太子諸王家及公卿其事因之致寢貞觀十三年冬黃巾秦世英陳琳謗訕皇宗罪當罔赦據法推勘因從益部僧寺翌年卒於延春秋六十九事蹟具詳釋彥琮所撰法琳別傳及續高僧傳本傳論前有虞世南序及武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法琳上論啟論中卷上先列武德四年四月二十日傅奕啟每段文下加以箴辯次為武德四年九月十二日法琳上秦王啟次引傅奕疏文一節即所上十一事中第八事之文次為法琳對引道經師敎佛文孔書稱歎佛文及自漢訖元魏佛法通流大略卷下初摘錄傅奕所上十一事文然後每條詳其誣妄文極流靡推便徵引博廣此虞序中所謂典致深備指約周悉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者也釋道宣嘗刪節斯論載入廣弘明集中唐書傅奕傳稱上書事在武德七年蓋誤云

辯正論十卷　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琳撰陳子良注琳所著破邪論已著錄此錄蓋即踵前論而作續高僧傳本傳稱論凡八卷前有陳子良序亦云八卷子良吳人武德時官右衛率府長史為隱太子學士貞觀六年卒全唐文中有其文六篇此論凡十二篇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三教治道篇第一十代奉佛篇第二佛道先後篇第三釋李師資篇第四十喻篇第五九箴篇第六氣為道本篇第七信毀交報篇第八品藻衆書篇第九出道偽謬篇第十歷代相承篇第十一歸心有地篇第十二於中十代奉佛篇內列述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唐十代君王公卿通儒信佛者名氏略述其人品學識造寺度僧之跡唐太宗事述至貞觀六年冬而止此論當成於是時也十喻九箴二篇乃因黃巾李仲卿十異九迷論貶量佛教故為十喻以曉之九箴以誡之出道偽謬篇中列舉道經中剽竊佛經名稱文句考證精確歸心有地篇中錄梁武帝捨道敕梁邵陵王捨道啟及法琳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啟信足以騰釋門之茂聲闡庸俗之偽情矣按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三年以蔡國公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四年三月以疾卒然啟中已言及破邪論事破邪論作於四年四月以後疑

周叔迦

本紀年月或有訛誤也子良序中譏斯論云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信夫其風韻文思誠可謂希世罕嗣而子良之註亦能廣徵博引輔證至教且多今世佚典寔為文學之士所不可廢也琳所撰更有青溪山紀三教系譜釋老宗源大乘教法及詩賦讚頌碑表箴誡記傳章議合三十餘卷今皆不傳惜哉

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法順撰

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年十八出家依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行化隋唐之際感通幽顯聲聞朝野太宗欽仰神德引入內禁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坐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而卒春秋八十有四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世尊為賢首宗初祖焉此篇凡述三種觀門一真空觀二理事無礙觀三周徧含容觀各有十門真空觀十門者一會色歸空觀四句二明空即色觀四句三空色無礙觀一句四泯絕無寄觀一句初二種四句皆揀情顯解第三一句解終趣行第四一句正成行體也理事無礙觀十門者一理徧於事門二事徧於理門三依理成事門四事能顯理門五以理奪事門六事能隱理門七真理即事門八事法即理門九真理非事門十事法非理門周徧含融觀十門者一理如事門二事如理門三事含理事無礙門四通局無礙門五廣陿無礙門六徧容無礙門七攝入無礙門八交涉無礙門九相在無礙門十普融無礙門嗚呼此三十門觀行全篇不過二千餘言而攝賢首一宗四法界五教六相十玄之旨概括無遺清涼禪師註云久探玄鏡注想華嚴此之一觀久而究盡則

此觀之要而難階可知矣非上根利智多劫熏修孰得而相應耶。

周叔迦

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法門一卷 續藏經本

舊稱唐釋法順說順所著華嚴法界觀門一卷已著錄此卷亦名華嚴五教觀門蓋是晚唐時人所依託就小始終頓圓五教立五種觀法一法有我無門二生即無生門三事理圓融門四語觀雙絕門五華嚴三昧門法有我無門中開兩種我執一即身執我二離身執我但破初門就根塵識十八界各各有名事體相用用六重成一百八病多用唯識義至於對治之法言之甚略生即無生門中先假立問答以簡名相次明無生無相二觀事理圓融門中立心真如門心生滅門語觀雙絕門

中用維摩默然無言義華嚴三昧門開三種方便一徵令見盡二示法令思三顯法離言絕解證之杜順和尚所述華嚴法界觀門所立三種觀法各有十門以顯法界緣起重重無盡之宗蓋覺此篇立言之膚淺且多用百法明門大乘起信等論義其風度純是賢首下至圭峯以後之意味況卷端題終南山文殊化身杜順說卷末題華嚴杜順和尚略出記杜順行化神異甚著雖驗知是文殊應現然道宣續僧傳中不載此語賢首之華嚴經傳記中但稱神僧至清涼之華嚴懸談圭峯之注法界觀門始用斯說今卷首尾如此題識絕非

周叔迦

通人所爲又續藏經中有法藏和尚遊心法界記一卷亦闡五門與此大意相似而文加詳蓋同爲一流人所僞作無疑其中雖無謬妄然文意粗淺以之爲初學之方便未嘗不可若與法順法藏等述作旨趣淵深意味悠邃者相較則不啻霄壤矣

八識規矩頌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舊題唐玄奘撰奘所撰大唐西域記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卷凡七言頌四章章十二句初章頌前五識次章頌第六識第三章頌第七識末章頌第八識但唐人著述及宗鏡錄中皆未曾引及惟元雲峯之唯識開蒙卷上八具心所節中引用之其後明普泰爲之補註憨山爲之通說明昱之相宗八要直解智旭之相宗八要解皆有之憨山通說云但窺基舊解以論釋之學者難明然今窺基舊解已不可得且其所指當時實別有窺基解耶抑誤以普泰增補之註爲窺基解耶普泰序中明言爲註之人不書其名則非窺基可知今疑頌與舊解實出於一人之手爲晚唐時淺學末識之流所作傳及後代失其人名遂歸之奘公耳其第八識頌中云去後來先作主公夫識但有生滅而無來去隨世流布於廣說中假說來去未嘗不可今於攝要頌中立此方便之言反易滋後世之惑執殊非所宜奘公決不忽略若此也

周叔迦

六離合釋法式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舊失撰人名明清藏經皆附於明普泰撰八識規矩補註之後但有正文而無註釋明昱之相宗八要直解智旭之八要解選入此篇各為註解但其文不類初唐人之作其文中有云若單一字名即非六釋而唯識述記則云言無為者此非六釋云云是則一就字之單複言一就義之單複言兩說不同矣又此文云如子取父名名為依主父取子名即名依士所依劣故而俱舍光記則云依主依士名異義同是則一謂義異一謂義同矣然則此書與玄奘之學派不同自非中原人所作但所依劣故之說宗鏡錄中則有之初唐時實無此解考玄奘而後法成於燉煌大譯諸經盛弘法相今日所得於燉煌石室者有瑜伽師地論分門記等此文與八識規矩豈皆法成門徒所作展轉傳鈔流入中原遂失其姓氏歟

周叔迦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十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宣嘗居終南山為智首律師之弟子世故稱為南山律宗之初祖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此鈔乃武德九年製貞觀四年重修或云八年古本作三卷凡三十篇卷端有自序及十門括例初卷十二篇為自行德用之綱領中卷四篇為正戒持犯之體相下卷十四篇為自他兩成之毛目所述唯以方軌行事為宗本四分以明戒義運成實而論戒體依大乘而立宗極於諸部律外更廣引大小乘經論決持犯之重輕建比丘之軌範五乘並駕七衆俱霑攝僧護法之文橫提綱要日用所須之務曲盡規猷而文中所引真諦明了論疏梁武帝出要律儀靈裕寺誥同為佚典逸文可貴所云刪繁補闕者一事之下廢立意多諸師所存情見繁廣則皆刪略止存文證故曰刪繁其有古師隨己執見暗於教部行事未通時宜則皆約義准文補令詳備故曰補闕是故篇中於愚師妄引偽經行事違反律文則明辯嚴斥至於會通諸部異同徵詰諸家廢立則但懸指如義鈔及疏謂四分律拾毘尼義鈔及四分戒本疏也中卷隨釋戒相篇中盜戒釋之最詳末猶云恐不肖者謂繁余心實未言

盡識以此戒末世行人最易違犯是以深致意焉宋元照律師南山撰集錄跋云得意在乎行事故首述事鈔統四藏括兩乘區別異同搜駁衆說實維持之宏綱發趣之要徑是以智圓仁岳允堪諸師所撰南山律祖禮讚文皆禮弘慈垂範隱居撰鈔之身所謂肥遯終南揚律藏刪繁補闕異羣宗者也則此鈔為南山一宗最要之典可知矣。

四分律拾毘尼義鈔四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今已著錄。此鈔貞觀元年所撰，古本作三卷，唐末散佚。會昌五年左神策軍侍御李元伏附新羅金舍人求於彼國，大中三年新羅沙門自相玄靈寫校寄還。至宋時復佚其下卷，今刻本就上中兩卷開為四卷。古或名析義鈔，或名集義鈔，蓋集諸師章疏以成文體，所引但通標昔解又解等。唯智首大疏獨顯其名，稱曰首解，用簡諸師，以示師承也。南山之撰此鈔乃所以助釋行事鈔者。行事鈔直舒正範，義鈔廣攬群義，是故事義兩鈔表裏相資，非事鈔則行無所憑，失乎教末；非義鈔則解無以發，昧於來詮。二鈔雖同以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四法為宗，而此鈔獨以會諸家之異同，以區可否，列展轉之難問，用闡深疑為用。今上中二卷，統一十六段：一毘尼藏大綱有六門，二起戒差別有十門，三十三難有七門，四不學無知漸摘有四門，五轉業變根有七門，六破僧大意有五門，七時非時有四門，八四波羅夷有七門，九十三僧殘有七門，十二不定有五門，十一三十捨墮有三門，十二九十單提有六門，十三四提舍尼有四門，十四衆學有四門，十五七滅諍有

六門十六四諦有五門前七章與行事鈔上卷相當後九章與行事鈔中卷相當也

周叔迦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拾毘尼義鈔今已著錄此書乃宣律師於貞觀八年撰二十一年重修緒示僧衆和合作事之軌範梵語羯磨此云作業也凡有十篇集法緣成篇第一諸界結解篇第二諸戒受法篇第三衣藥受淨篇第四諸說戒法篇第五諸衆安居篇第六諸自恣法篇第七諸衣分法篇第八諸罪懺悔篇第九雜法住持篇第十考之西竺戒律有五部不同即僧祇十誦四分五分迦葉遺是也自漢明帝時佛法傳入中國漢人出家但剃髮披

赤衣以示殊俗而已未有受戒也至曹魏高貴鄉公時曇柯迦羅始請梵僧立羯磨受戒于時康僧鎧出四分雜羯磨一卷曇無諦出曇無德羯磨一卷是為東夏戒律之始而中華受戒遂依乎四分始終一貫至符秦劉宋之間廣律既譯諸部羯磨從緣互異陳隋而後說執繁廣是故宣律師初撰行事鈔具列種類雜相畢陳料揀出納興廢是非更復銓關諸部撮略正文約法被事援引証據別成此書以利行用其有諸部所無別理通決例第一篇中束八種羯磨為三科共有一百八十一法而下九篇所述纔百二三十法耳蓋但錄當

周叔迦

時僧衆日常機務所要之文餘則以畧貴乎臨機有用行事無疑而已耳卷下之末附有乞畜杖絡囊文與畜杖絡囊文十誦律三十九夜文受殘夜文僧祇律二十七事說文結小界文六則南山自撰本疏唐人寫本及宋人諸記皆無之殆是後人補附焉耳

四分律删補隨機羯磨疏四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拾毘尼義鈔隨機羯磨今已著錄此疏於貞觀九年初撰只二卷後於貞觀二十二年重修增二倍餘成為四卷世簡稱云業疏卷一之端先以義門開解等若玄義凡有四門一教興本意二顯名定體三辨緣成四廣明非相然後逐篇廣釋初一篇判為序分諸界結解篇訖懺罪篇為正宗分末一篇為流通分南山一宗立化行二教神通說法憶念三輪經律論雜四藏出家修奉之務即是行教所收律藏所攝正以憶念輪為教體然化教之中更開三觀一性空觀謂俱舍成實諸論所言析法空之小乘教二相空觀謂般若三論等所說無相大乘權教三唯識觀謂華嚴深密等所說中道大乘實教行教之中更開三宗一實法有宗以色法為戒體二假名宗以非色非心為戒體三唯識圓宗以心法為戒體是以疏卷三中云故作法受還熏妄心於本識成善種子此戒體也乃至隨心動用還熏本識如是展轉能靜妄源即是唯識圓宗義也疏中更立沓婆迴心施生成佛識了塵境相召佛子捨財用輕等五義以明大乘宗極一切小乘戒法皆成三聚圓融

大戒更無別相純一圓極凡此諸章皆南山一家旨趣所寄是故此疏最為樞要而釋諸戒受法篇尤為心髓也

周叔迦

四分律含註戒本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羯磨業疏今均已著錄此本乃道宣於貞觀八年出永徽二年重修本一卷後為二卷卷端有自序當時戒本各宗師傳更改者衆或依梵本或寫隸文或以義求或以緣據得失互見紛諍無已是宣公專依律本具錄正經仍從佛解即為註述每戒立目以示綱領各戒緣起隨文類引本律繁廣因之而易求斯經簡約由是而易授識可謂博要適機講通準的大士宏律之善權來裳習戒之捷徑矣唐時釋智昇圓照皆習東塔律律是故開元貞元諸錄並不載南山諸作晚唐北宋南山獨盛雖獲流傳終以未得入藏元明雖佚渡海者無舟楫入門者失管鑰七百年來戒律之衰實基於此南山一宗以行事鈔義鈔業疏戒疏尼鈔為五大部而羯磨戒本尤為止作二持滅惡生善之要用習四分者所應熟誦而深思也今燉煌唐人寫經卷中有兩本不同一本與今刊本不同處甚多未能與疏記合或是貞觀八年初出之本歟一本與今刊本大致相同但據四分大律隨意改寫亦多與疏記等未能脗合反不及今刊本之善大約此註宣公先後改定非止一次而

周叔迦

今之刊本其定本歟。

周叔迦

四分律含註戒本疏四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含註戒本，今已著錄。此疏作於貞觀八年，永徽二年重修本為三卷，後增為四卷，世簡稱云戒疏。卷一初通敘教本略分為四：一教興所由，二攝教分齊，三解開名義，四釋今題目。釋文之中科判敬偈為總序，分和合僧集以下分廣略二教戒經序，至七歲諍竟為廣教，七佛略戒為略教，復各有序正流通三分，流通偈為總流通分。自古傳律情見不同，十有餘家，解釋多違。宣律師集其大成，於此疏中斥奪謬妄，和會異同，言教則唯歸律藏，語行則專據戒科，可以為萬行之通衢，三乘之正軌，豈虛語哉。卷端有自序，末有後序，總述出家以來撰述始末。所舉有五：一行事鈔，二集義鈔，三羯磨及業疏，四含註戒本及戒疏，五尼鈔。是故此五稱為南山五部。義鈔又尼鈔，後世律學未嘗記釋，通標但三大部焉。彼律宗之要在乎二持，行事鈔與義鈔皆雙明止作，前者多述事相，後者多辯理體。業疏為作持之修，行戒疏為止持之行，相尼鈔別顯尼聚二持。此五者其猶食之五味、樂之五音，而不可偏廢者歟。

周叔迦

四分律比丘尼鈔六卷 經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含註戒本戒疏今已著錄此鈔乃貞觀十九年撰前有自序立章三十勒成三卷今大開為六卷曰歸敬篇釋尼篇結界篇集眾篇足數篇受欲篇十戒篇學戒篇畜眾篇具戒篇六念篇受衣篇受盂篇尼說戒篇安居篇受日篇對治篇師徒篇致敬篇道戒篇匡眾篇勸淨篇受藥篇訃請篇住寺篇懺悔篇送終篇二衣篇雜要篇昔者佛姨母瞿曇彌白佛願聽女人出家三請而佛不許瞿曇彌便大啼哭自剃髮等乃至佛為說八敬方聽出家以度女人出家正法五百歲不住由世尊制此丘尼行八敬法故正法還得千年八敬之中第六云尼於半月從僧中求請教授人是故此鈔非僅以訓尼眾一切大德曾眾皆應通達所以與行事鈔等同稱為五大部也序中自云今所撰者用四分為宗斯文不具更將諸部補闕易簡為義誠如所言施身口之關鑰識持犯之龜鏡者也戒疏後序中稱貞觀中曲沁州歸省母氏同法相隨一夏言說出尼註戒本一卷又宋元照南山撰集錄中又有四分律刪定尼戒本今並不傳而此鈔之所會通尤為可珍矣

刪定四分僧戒本一卷 經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刪定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含註戒本戒疏今已著錄此本乃貞觀二十一年於終南山豐德寺刪定備世誦習前有自序一篇昔姚秦時佛陀耶舍譯四分律六十卷又四分僧戒本一卷後還罽賓于時十誦盛於關中僧祇傳乎江左四分雖譯實絕維持元魏孝文時法聰律師始弘四分道覆紹聰遺緒始纘文疏齊世慧光親承於覆提振戒綱重纂戒本廣流於世隋世并州沙門法礪鄴光所出宗理爽文更寫戒心通被汾晉宣律師叅互三本校讎通會更成此本遂有四本至睿宗時太原寺沙門懷素詳檢律藏抄出正文別為一本是以開元錄云四分僧尼戒乃有數本流行而皆不依正文委生增減今留耶舍譯本及太原祖師依文纂者餘皆簡棄不載錄中智昇學宗東塔去取因以重輕然自唐大中而後下届宣和宣公此本流通最盛南宋以後此本散佚明清以來但用耶舍譯本今細考此本有四蔽一要所謂四蔽者一與廣律及耶舍戒本宣所錄會註戒本之文每不盡同文字多所簡略殊不及含註戒本之周備二含註戒本作於貞觀四年此時久已抄行何必

更作三戒疏之末，有宣公自跋，不言有刪定僧戒本事。四戒本而含註乃宣公弘律之善權，今刪定戒本不應自廢其佳猷。由此觀之，宣公此本非為鏡曉義相、洞達戒規之用，唯期文句簡便，易於熟誦，半月說戒，臨文無謬而已，此所謂一要也。然今刻本據續藏中日本元祿二年沙門慧門光刻本，增入戒疏之目於經文之間，匪特有違南山之舊式，且失其要用矣。

量處輕重儀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含註戒本、戒疏、尼鈔、僧戒本，今已著錄。此儀乃貞觀十一年於隰州益詞谷中撰，乾封二年重修。前有自序，專明亡五衆物量處輕重，以入常住、現前二僧也。考之行事鈔二衣總別篇中立制聽二門。制門分三：謂三衣、坐具、漉水袋也。聽門分四：謂百一諸長、糞掃衣、檀越施、亡五衆物也。於明亡五衆物中，更張十門：一制入僧，餘處不得；二對亡者分法不同；三同活共財不同；四囑授是非；五負債還否；六定物重輕；七具德賞勞；八分物時節；九正分；加法十雜明受物。今此儀中初引行事鈔文而字句不同七八互易，蓋是行事鈔初出之本，此儀因之專明第六斷割重輕之條緒。初引四分律卷四十一衣揵度文，准相約斷十三之別，依類廣釋。十三別者：一僧伽藍，二屬僧伽藍園田果樹，三別房，四別房物，五瓶瓮斧鑿燈臺，六重物，七牀褥，八氍氀，九守僧伽藍人，十車輿，十一澡灌錫杖扇，十二雜作器具，十三衣鉢坐具鍼筒也。次約位就人，四科條理：一局限常住僧物，二四方常住僧物，三四方現前僧物，四當分現前僧物。更用義門收束，大要有三：一制令畜物入

輕二制不令畜物入重三聽開畜物通輕重然後總收諸類三例分之一性輕性重二事輕事重三用輕用重於是述悟兩開始終俱照明乎此者庶可以執物案文隨機抒軸遣過除愆足純規猷矣

釋門章服儀一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

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戒本戒疏僧戒本量處輕重儀今已著錄此儀乃顯慶四年於西明寺製凡有十篇制意釋名篇第一立體拔俗篇第二勝德經遠篇第三法色光俗篇第四裁製應法篇第五方量幢相篇第六單複有據篇第七縫製裁成篇第八補浣誠教篇第九加法服議篇第十深慨夫末世沙門蠶絲被體非華綺無以肆其心柔茵仰藉非輕輭無以安其虛衣之而述斯儀詳明衣體慈忍為宗肉食之與蠶衣隨機開制損生之與害命終期頓斷也感通傳中律師自答天人所以述此儀之意由諸智論見佛著粗布僧伽梨因懷在心及聽律後便見蠶衣縱得已成斬壞塗埵重增景仰至於當時三衣妄施綱紐相量顛倒兩覆肩上左右掩之大細結束以為頭陀江淮則禰裲正背關河則偏袒倚支裁翦尖斜同諸俗服甚或縫帶長垂鉏鉤現聽佛制卍字條條間施在尼師壇坐坐成罪尤為逞貪競之情喪道德之府是以薄示形服之規猷以使章儀有據幽途重朗所以此儀之成靈神感喜也

釋門歸敬儀一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戒本戒疏、尼鈔、僧戒本、輕重儀、章服儀，今已著錄。此儀乃龍朔元年撰，凡有十章：敬本教興一，濟時護法二，因機立儀三，乘心行事四，寄緣真俗五，引教徵還六，約時科節七，威儀有序八，功用感通九，程器陳迹十。第二章中立四種三寶：一一體，二緣理，三化相，四住持。第八章中具解敬儀有十一位：一南無，二稽首，三敷坐具，四脫革屣，五偏袒，六五輪著地，六頭面禮足，八右膝著地互跪，九一心合掌，十右繞，十一曲身瞻仰。又

述勸那摩提七種禮法之文。第九章中立十行相：一禮拜，二讚歎，三發願回向，四觀佛相好，五專念修慈，六三歸十善，七發菩提心，八讀誦經戒，九供養舍利造佛形像，十修行正觀。原夫行事有缺則心觀不成，是以歸敬明則三寶之典禮制定，則典型不墮。今此儀十篇，規模三業，憲章上弘佛道，下攝自他，真俗所歸，毫釐不紊，實常徒之箴銘，救時之樞要也。

周叔迦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注解二卷 [illegible]

吳康僧會撰。會本康居人，世居天竺，以赤烏十年初達建業，道振江左，孫權為立寺，號曰建初，以由是始有佛寺故也。事蹟具載高僧傳。所譯注諸經，詳隋唐各經錄中。此經注解凡有三家：初吳康僧會，二晉釋道安，三晉謝敷。三家經序皆見出三藏記集。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唯載會、安二家注。自開元釋教錄，一切疏釋悉並刪之，而古德撰述乃盡散亡。今此解所以獨存者，蓋以歷代釋藏皆以注文錯入經中，不復可分別也。經首有僧會序，言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同受業於會，此解乃陳慧

注義，而會助斟酌，是經言調息守意入禪之法。因佛在王舍城獨坐，行安般守意九十日，遂廣解入息出息守意之義。凡有六事：謂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也。靜坐數息，自一至十，周而復始，莫過莫減，謂之數。息與意相隨，謂之隨。注意鼻端，謂之止。還觀自身不淨無常，謂之觀。攝心還念五蘊皆滅，謂之還。纖欲嶽盡，其心無想，謂之淨。此六事成，則合於三十七道品，為行成也。隋天台智者云此六成就，既發三乘無漏，故於瓦官寺出六妙法門一卷，以為內行之根本，三乘道之要逕。宗元而後世尚圓頓，鄙夷漸次，不肯修學，遂令此

周叔迦

法久湮其傳。惜哉。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陰持入經注二卷[illegible] 麗藏題陳氏解并序。案序中自稱名密，不詳何代何地人。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誤作吳陳慧撰。慧為康僧會弟子。高僧傳及內典錄皆謂會有安般經法鏡經道樹經注解。不言有陰持入經注。出三藏記集釋道安注經錄有陰持入經注二卷。並載安公撰陰持入經序云。太陽比丘竺法濟并州道人支曇講陟阻冒寇。重爾遠集。遂與析槃暢礙。造茲注解。又高僧傳釋道安傳云。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今此注義例與安公人本欲生經注相同，文中多稱師云。疑是安公述支竺之學云爾。高僧傳竺道法潛傳云。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為竺道潛之弟子，不言姓陳氏。經首陳氏序亦不載出三藏記集中。此經乃漢安世高所譯。似節錄毘曇諸論而未周備。故安公云世高所出殘經也。淵流美妙。至道直逕也。名雖曰經。而首無如是我聞等文。曰佛經行示教誡皆在三部。據此文句。應是論藏所攝。言陰持入者。陰謂五陰。持者十八本持。即十八界。入者十二入也。是經初言陰持入三部名義。若從慧知為無常苦空。從斷知愛欲已斷。所以成四諦理也。次言十二因緣及有九絕處為一切惡行合部伴從流行。有九絕

周叔迦

處今一切淨法部蘊聚合。所以成四正信也。總有四十五法。最末言九次第定第一禪捨五蓋。而不及其餘禪支。此安公以為文來去未竟也。注中凡引經論十三種。道地經安般經為安世高譯。法鏡經為安玄譯。了本經大明度經老毋經慧印經維摩詰經佛迦沙經為支謙譯。七真經不見傳本。法句經中心經文皆與今釋藏諸本不同。不知誰人所譯。所引安般解。疑即是所佚安公安般解也。

周叔迦

人本欲生經注解一卷（[illegible]）晉釋道安撰。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縣也。為佛圖澄弟子。石趙之末。展轉晉豫。遂至襄陽。符堅致之長安。深加禮敬。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所注經及雜錄凡二十五部二十九卷。隋智者[illegible]云。佛圖澄道安慧遠三葉相承。若日月星之麗天也。蓋漢晉之間一人而已。于時般若異解。六家七宗。紛紜不同。具如隋吉藏中觀論疏卷二唐釋元康肇論疏宋釋文才肇論新疏所述。而安公一家立本無義。以明性空之宗。謂一切諸法本性寂故。其說允符方等諸經。最為真實。每惜晉土禪業替廢。故於禪經事

數尤所致意。此經乃漢安世高所譯。即長阿含經中大緣方便經同本說。十二因緣四諦五陰七識住八解脫等法。出三藏記集安公注經錄云。人本欲生經者。九止八脫之妙要也。為注撮解一卷。經首有安公序。所注亦謹嚴精要。詮明句義。與西土釋經諸論及後代疏鈔。廣徵博引。綜會顯圖標宗定趣。貫攝羣經者不同也。

大乘大義章三卷 續藏經本

是書亦名問什師大乘深義。晉釋慧遠問，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答。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今山西崞縣也。少為諸生，善六經莊老，初欲度江依范宣子。以石虎死，中原寇亂，被阻。往聞釋道安講般若經，遂出家受業，後隨南遊樊沔，符丕寇襄陽，安公乃分張徒眾，遠遂入廬山。刺史桓伊為建東林寺居之，與貞信居士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後世奉為淨土宗初祖，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遠聞羅什入關，即遣使通好，什答書偈，遠重與書，略問數十條事，今此章即是遠公所問大乘經中深義，及什師一一問答，凡十八事。其中問遍學有十番問答，餘事皆一番問答。案出三藏記集中陸澄法論目所載，釋慧遠問什答，亦有八事：法性集有三事，問如法性真際，問真法身，問分破空；法身集有七事，問法身，重問法身，問真身像類，問真法身壽，問法身感應，問法身非色，問修三十二相；解脫集有一事，問法身佛盡本習；定慧集有一事，問念佛三昧；雜行集有四事，問遍學，重問遍學，問羅漢受問，住壽；色心集有一事，問後識追憶前識；物理集有一事，問四相。今此本次序不依法論，且缺問法身非色一事，又併重問遍學入初問，增問受(問決)問造色法二事。什師所答，文多有妙義，如法身念佛各有三義，極微假名等甚為精要。然法論列在遠公著述之列，大唐內典錄亦云，釋慧遠撰論三十餘卷，所列九種問什師大乘深義亦在其中，則當時所重，尤在遠公之問能鉤深致遠也。東域傳燈目錄作大乘義章三卷，羅什造，蓋以亦為三論宗章疏云爾。此書中土久佚，幸於續藏中得之也。

維摩詰所說經註十卷（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姚秦釋僧肇撰。肇長安人，以傭書為業，乃歷觀經史，每以莊老為心要，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因此出家，方及冠年，名振關輔。羅什至姑臧，肇遠從之，隨入長安，助譯經論，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此經先後凡有七譯，三存四闕。初後漢嚴佛調譯，名曰古維摩詰經二卷，今闕。二吳支謙譯，名曰維摩詰經二卷，今存。三西晉竺叔蘭譯，名曰異毘維摩詰經二卷。四西晉竺法護譯，名曰維摩詰所說法門經一卷。五東晉祇多蜜譯，名曰維摩詰經四卷，今並闕。六姚秦鳩摩羅什譯，名曰維摩詰所說經三卷。七唐玄奘譯，名曰說無垢稱經六卷。今並存。維摩詰者，此云淨名，毗耶離城之居士也。示現有疾，佛遣十大弟子四菩薩等往問其疾，皆辭不堪。文殊受教而往，問答妙法，深談實相不二法門。借座燈王，請飯香積，手接大千，室容海嶽，以顯不可思議解脫道路。為三論及天台二宗之要典。此註即是羅什於弘始八年出維摩經時，肇預聽次，條記成言，以為註解。今世有廣略二本，廣本凡有四家之說，曰羅什、竺道生、僧叡、僧肇。然高僧傳竺道生傳云：關中僧肇始註維摩，世咸玩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則道生之註在肇註既成之後，且肇註作於長安，生註作於江左，什、叡亦各別有註。高僧傳什傳云：作實相論二卷，並注維摩。大唐內典錄亦同。僧叡有毘維摩詰經義疏，其序見出三藏記集中。東域傳燈錄，僧肇等註，亦名淨名集解。又唐關中資聖寺沙門道液所撰疏，亦題曰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疑此本乃後人删彙四家之作，故亦名集解，實非肇師之舊也。其略本不但無生、叡二家之文，並什、肇之註亦不備，明清釋藏皆取略本，惜哉。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叔迦

肇論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姚秦釋僧肇撰。肇所撰維摩經註等已著錄。此卷乃合其先後所作四論，首加總序，題曰宗本義。釋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五名一義之旨。物不遷論第一，謂有爲之法，當處生滅，刹那不住，非從過去流至現在，不從現在往至過去，所以動而常靜，速而不轉也。不真空論第二，明萬物之自虛，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歷破心無即色本無三家異見，廣釋諸法不有不無，真諦以明非有，謂之空，俗諦以明非〔無〕謂之不真。於諦則二，於物則一，故名不真空也。般若無知論第四〔三〕，論中所明即無分別智也，以知自無知故，有九番答難，後附劉遺民難及肇答。難中初問第三番以緣求知章，次問第四番無感取之知章，末問第五番無是無當以徵聖心之異。肇答廣申中論八不之玄義，次第以答三問。涅槃無名論第四，前有奏秦王表，論有十番答難，分爲九折十演，折者徵難，演者答釋也。初番演曰開宗，第二番折曰覈體演曰覈體，演曰位體，第三番折曰徵出，演曰超境，第四番折曰搜玄，演曰妙存，第五番折曰難差，演曰辯差，第六番折曰責異，演曰會異，第七番折曰詰漸，演曰明漸，第八番折曰譏動，演曰動寂，第九番折曰窮源，演曰通古，第十番折曰考得，

周叔迦

演曰玄得，綜觀全篇，皆有〔明〕餘無餘及大小乘不有不無無智無得之義，以高僧傳〔卷〕之般若無知論作在最先，當弘始六年既出大品之後，不真空論物不遷論中多引中觀智論之文，當作於弘始十一年既出中論之後，涅槃無名論作於弘始十五年什師既歿之後，此四論名皆見於出三藏記集所載陸澄法論目中，尚有丈六即真論，今不傳。大唐內典錄亦僅列此四論，文獻通考作四卷，〔新〕唐書志及通志有光瑤注，日本諸家目錄有略疏一卷，東山矩作，抄三卷，文句圖一卷，皆牛頭山慧證撰，略出要義并序一卷，靈興撰，疏三卷，元康撰，科文一卷，私記一卷，失撰人名。高麗義天目有法一卷，失名，夾科二卷，疏三卷，皆元康作，光瑤注三卷，光瑤等三注三卷，好直注三卷，淨源之中吳集解三卷，科一卷，今摸鈔二卷，今所存者元康疏淨源解之外，有宋釋遵式疏，元釋文才新疏遊刃，明釋德清略注而已。

周叔迦

寶藏論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姚秦釋僧肇撰。肇所撰維摩經註十卷。肇論一卷。已著錄。此論初唐以前諸家目錄咸不載。日本圓珍目錄始有之。高麗義天目錄有法滋注三卷。通志及宋史藝文志皆作三卷。蓋是分論三品為三卷耳。入藏始於明代。全論不過萬言。分為三品。廣照空有品第一。述衆生由真起妄之原。佛教離妄合真之道。以其妄空。故其真恒有也。離微體淨品第二。述法身體絕名言性相常住。非色非心謂之離。而色而心謂之微。離者涅槃。微者般若也。本際虛玄品第三。述一切衆生無礙涅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由無為生二有為。是為內外。從二有為乃生三界。通達真一。萬象非殊也。夫什師出三論。以重重二諦中明絕言之旨。其後北齊惠文讀中論。創立三諦。一切圓成。此天台宗所以異於三論者也。然此論三品大旨。初品即是天台方便淨槃之義。亦即假諦之義。所謂一假一切假。無空無中而不假也。第二品即天台圓淨涅槃之義。亦即中諦之義。所謂一中一切中。無空無假而不中也。第三品即天台性淨涅槃之義。亦即空諦之義。所謂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也。然則天台之與三論。異派而同源。於此益顯矣。

周叔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一卷 續藏經本

姚秦釋僧肇撰。肇所著維摩經註十卷。肇論一卷。寶藏論一卷。已著錄。此卷端有日本釋敬雄序。作於寶曆十二年。當清乾隆三十七年。云是慈覺大師釋圓珍於承和中入唐齎來。當唐開成年中。按慈覺大師入唐求法目錄中並不載此註。高僧傳亦祇稱其作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物不遷論。并注維摩。及製諸經序。什亡乃作涅槃無名論。大唐內典錄亦然。不云有金剛經註之作。考其文字。則十之七八與天台釋智顗之金剛經疏完全相同。較天台疏約少三分之一。疑是後人刪節天台疏而為之。然廣宏明集載李儼金剛般若經集解序云。秦世羅什等俱為注釋。此豈即是什師之作而天台引申之耶。今世所傳宋楊圭金剛經十七家注本。有僧肇說十餘則。並不與此註相同。而所集若訥師說中。引僧肇註二句。又見於今本。豈宋世又別有偽肇註行於世耶。既別無可考證。以漢晉註解傳世者希。聊復存之而已。

周叔迦

妙法蓮華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宋竺道生撰。生本姓魏，鉅鹿人，今河北省平鄉縣也。為竺法汰弟子。初入廬山，幽棲七年，鑽仰羣經。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數年還建業，以謂一闡提人皆得成佛義，見擯於衆，乃投吳之虎丘。既而復入廬山，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卒。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稱其所著有善不受報論，明一毫之善並皆成佛，餘受生死之報；頓悟成佛論，明金剛後心頓成佛，餘者皆名不覺。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內典錄所載亦同。出三藏記集所載陸澄法論目，不列諸論，別有涅槃三十六問、釋八住初心欲取泥洹義、辯佛性義、答范伯倫問、答王休元問，五篇。通志及宋史藝文志有竺道生十四科元贊義記一卷，不註撰人，今並不傳。考法華經凡有八譯，四存四闕。初吳支謙譯佛以三車喚經一卷，乃此經譬喻品異譯。二吳支疆梁接譯法華三昧經六卷。三西晉竺法護譯薩芸芬陀利經六卷。上三並闕。四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十卷。五西晉失名譯薩芸芬陀利經一卷，乃此經寶塔品提婆達多品少分之異譯，疑即第三譯之殘本。上二並存。六東晉支道根重譯方等法華經五卷，今闕。七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七卷。八隋闍那崛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乃就秦譯改定字句，添藥草喻品之半，以陀羅尼品次神力品後，囑累品移在卷末而已。上二並存。昔什師答慧公問云：法華經是諸佛秘藏，蓋佛將入涅槃前三月，於清淨衆中演說此經，明唯一佛乘，決定成佛，乃至舉手低頭，皆成佛道，無復二乘三乘之別。此正生公善不受報所本。今世通行什師譯本凡有二十八品，其中提婆達多品於譯初成時，長安宮人請入禁中，淹留在內，故江東所傳止得二十七品，至梁陳間始補入。此卷自稱以元嘉九年春作於廬山東林，唯有二十七品。隋釋吉藏法華疏所引生公諸義，及唐釋澄觀稱生公立教有四輪，並今本相符。卷端略判教相，次逐品但弘玄旨，不復詳解句義。隋唐人釋經之能妙悟卓見，發隱洞幽，實以此為先導。高僧傳又稱生公有維摩經註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今唯此疏傳於人間，信可謂瑰瑋之珍矣。

周叔迦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宋釋僧璩撰。璩姓朱，吳國人，今江蘇吳縣也。為僧業弟子，業從什公受學，專功十誦。璩於宋孝武世嘗為僧正悅衆，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昔漢魏之時，戒律未傳，出家者只剃髮赤衣以殊俗耳。至曹魏末，康僧鎧、曇諦東來，諦出曇無德部羯磨一卷，鎧出四分雜羯磨一卷，集十梵僧羯磨授戒，二人既皆宗四分，故東夏相沿至今，皆依四分受戒。然當時猶有受而無持，道安慨然乃立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天下則焉。未久而廣律競傳。律學於是崛興，羅什首受十誦，故與弗若多羅、曇摩流支先後共出十誦律六十卷於長安。佛陀跋陀羅與法顯譯僧祇律四十卷於建業，是故關內多宗十誦，江左多弘僧祇。良以斯二大師為當時宗主，天下靡然向風。雖受遵四分，而持隨別部。同時佛陀耶舍出四分律六十卷，竟不得行，宋世復有佛陀什出五分律三十卷，亦未通行。元魏之末，二部浸衰，四分乃昌。彼諸律者，佛滅後百年，小乘分為上座、大衆二部，上座部更傳至三百年初，分出薩婆多部、雪山部，由薩婆多部出犢子部，由犢子部出法上、賢胄、正量、密林山四部，又由薩婆多部出化地部，由化地部出法藏部，至三百年末，由薩婆多

部出飲光部，於四百年初，由薩婆多部出經量部。中土所傳皆上座部流派。十誦律者，薩婆多部律也。僧祇律者，犢子部律也。五分律者，化地部律也。四分律者，法藏部律也。飲光部律，但傳戒本。經量部律未有傳焉。或云薩婆多、犢子、化地、法藏、飲光五部，同為西土第四祖優婆毱多弟子，以末代凡夫根鈍，不能具受大毘尼藏，故各自簡擇，取捨不同，是故五部一時並興焉。十誦典籍今多不存，傳稱璩有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此殆其上卷歟。凡有二十章：一受三歸五戒文，二受八戒文，三乞畜衆羯磨文，四受沙彌十戒文，五受六法壇文，六大比丘尼壇文，七入大僧中受具足壇文，八受大戒壇文，九結小界文，十結大界文，十一結不離衣界文，十二解大界文，十三差比丘為僧執事文，十四受安居文，十五受七日文，十六受三十九夜文，十七一人心念口言布薩文，十八三人二人三語布薩文，十九四人以上廣布薩時與清淨文，二十至僧中說清淨文。皆依十誦律本成文，略出者。出三藏記集云景和年中所撰也。

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宋釋法穎集。穎姓索，燉煌人，今甘肅燉煌縣也。為法香弟子。宋元嘉末南至江左，孝武時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齊高即立，復勅為主。建元四年卒。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所撰有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此卷元明藏及大正新修大藏經皆作法顯集，然法顯初居道場寺，譯出僧祇律，後至荆州，卒於辛寺。法頴居京師多寶寺，每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是故此卷云長干寺沙門，正與傳合，蓋以字近誤為顯耳。所集凡八波羅夷，十七僧殘，三十捨墮，一百七十八單墮，八向彼悔，一百零六衆學，七滅淨，共三百五十四戒，與四分律相較，初三篇相同，捨墮篇以下條文互有增損，若僅以數論，則唯衆學篇中多八法耳。近世燉煌經卷中鳩摩羅什譯十誦比丘尼戒本與此微有參差，其衆學篇有一百十法，凡三百五十八戒也。

大沙門百一羯磨法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舊題宋失譯。案此應即齊釋法頴所撰。頴所撰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一卷已著錄。高僧傳法頴傳稱撰有十誦戒本并羯磨，出三藏記集云十誦比丘尼戒本一卷，十誦律羯磨雜事一卷。宋明帝時律師釋法頴於宋都撰出。應即是此本，以其名異，故舊題失譯。出三藏記集失譯有本錄中無大沙門百一羯磨法之名，但失譯闕本錄中波羅提木叉一卷，大沙門羯磨一卷，名稱相次，波羅提木叉應即比丘尼戒本，大沙門羯磨應即是羯磨雜事，時人習用展轉抄錄，簡稱有異。祐公既依正名著錄，此簡稱者局於方土，未遑考訂，故列之失譯闕本中耳。開元釋教錄遂以大沙門羯磨法列於宋代失譯。波羅提木叉則以為別生而刪略之。法頴所譯但列比丘尼戒本一種，未為審也。考此卷所集標章亦未明析，次序殊嫌雜亂，或廣述戒緣，或但錄白辭，卷端註云單白羯磨二十四，白二羯磨四十七，白四羯磨三十等文，以其義例證之，决為中土律師所撰集，而非自天竺傳譯者也。十誦律學久失其傳，然唐人習律咸皆精通諸部，鈎稽異同，以為止作之準，則此篇之要，未可輕也。

統畧淨住子淨行法門二卷 北京刻經處本 齊蕭子良撰唐釋道宣統畧子良為齊武帝第二子封竟陵王敦義愛古與文惠太子並好釋法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賦食行水躬親其事招致大德講說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隆昌元年薨時年三十五謚文宣事蹟具詳南齊書本傳出三藏記集中有文宣王法集目凡十六帙四十七種合一百十六卷又雜抄摩經凡四十三部二百九十八卷今皆不可復見就大唐內典錄所載法集之中存者尚有注遺教經注優婆塞戒淨住子雜義記四種又三寶記十卷不見法集目中此淨住子原書凡二十卷亦在法集中唐釋道宣隱括略成二卷載入廣弘明集第三十三三十四卷中然舊新唐書藝文志並有淨住子二十卷蕭子良撰王融頌統畧淨住子二卷釋道宣撰則是北宋之時全書尚存而統畧之書亦復別行也淨住者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也所言多明勸誡凡有三十一門初明佛德發願歸誠由彼三業之惡六根之垢四苦之患故應退檢自責省察三業訶詰四大深信出家多諸功德在家多諸罪過繼言唯以三毒久淪地獄是故出家應捨慳除穢清淨一心在家應崇善順道修諸齋戒知三界之無安欣出離之大樂以如法行成諸相好不以得喪憂患而生疑惑發重慚愧念報羣恩蠲除嫉妬謙遜說法親近善友歸憑淨戒末言應自慶八難之未遭堅忍五濁以集福超脫塵境努志菩提以修禮佛敬法拜僧勸請隨喜回向發願之行王融於三十一門末各為頌一章章各十二句四言者十章五言者十章七言者十一章今總附卷後別為一卷融字元長瑯琊臨沂人今江寧上元縣也文集今不傳明張溥有輯本有法樂辭十二首見樂府詩集蓋即和子良新唄者也年二十七以故賜死事蹟詳南齊書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唐貞觀中居終南山習四分律為南山律宗初祖所撰律戒集傳甚富均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般涅槃經集解七十一卷 府藏經本 舊題梁釋寶亮等集

卷端具列十法師名道生法師僧亮法師法瑤法師曇濟法師僧宗法師寶亮法師智秀法師法智法師法安法師曇准法師然解中十家之外復有曇愛曇識道慧慧朗慧誕智藏明駿七師之說及法蓮敬遺二人述僧宗記案道生所撰法華略疏已著錄僧亮即宋北多寶寺道亮不知何許人於元嘉末被徙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至大明末還止京師太始中卒年六十九隋釋灌頂涅槃經疏稱為廣州大亮所引其說正與此解文義相同也法瑤姓楊河東人居吳興小山貫極羣經尤通具部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宋元徽中卒曇濟亦河東人居莊嚴寺為僧導弟子讀成實涅槃述七家論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今陝西鄭縣為法瑗弟子晚又受道於曇斌曇濟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講近百徧齊建武三年卒寶亮姓徐氏居東萊掖縣為道明弟子年二十一至建業居靈味寺講大涅槃凡八十四徧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至九月二十日訖梁武親為製序其年十月卒智秀姓裴京兆人居冶城寺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般

若天監初卒法智事蹟未詳法安姓畢東平人今山東東平縣七歲出家為慧光弟子年十八與道慧同聽曇斌講試今慧覆涅槃安述佛性序渴無遺於是顯譽講涅槃維摩十地相繼不絕撰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齊永泰七年卒年四十五名列於寶亮法師後者以其少於亮十歲也曇准姓宏魏郡湯陰人今河南湯陰縣為智誕弟子善涅槃法華齊時南渡止湘宮寺天監十四年卒此十家者殆皆有涅槃疏記者也曇愛事蹟未詳隋釋灌頂涅槃經疏稱為白馬蓋白馬寺僧也曇亦齊時僧為文宣王子良所敬解中或作曇纖道慧姓王餘姚人今浙江餘姚縣為僧遠弟子後受業於斌猛二法師以齊建元三年卒年三十一梁時有兩慧朗一住莊嚴寺肌貌霜潔時人目為白朗優講衆經頗能入倒一為僧旻弟子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述今此解中多有朗所述法瑤僧宗曇識之義殆即僧旻弟子歟慧誕明駿法蓮事蹟未詳敬遺亦齊時僧居靈基寺與法安同寺智藏姓顧氏具人住開善寺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毘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十法師中道生道亮法瑤僧宗寶亮智秀法安道慧皆於高僧傳中有傳曇濟於名僧

傳抄中有傳曇准智藏於續高僧傳有傳曇纖附僧鍾傳敬遺附法安傳慧朗附見續高僧傳考隋釋灌頂涅槃經疏多徵莊嚴光宅開善三家之義是乃梁世三大法師應各有涅槃疏記而此解中引智藏之說僅有一則蓋此解集於梁初三家尚未成名之先而寶亮於所撰疏成月餘即卒則此解决非亮公所集也續高僧傳法朗傳云天監七年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釋寶唱奉別勅兼贊其功綸綜終始得成部帙大唐內典錄云大般涅槃子注經七十二卷天監年初建元寺沙門釋法朗注見寶唱錄日本東域傳燈目錄亦云大般涅槃經集解七十二卷梁楊都沙門釋僧朗奉勅註則此解正是法朗所集以目錄皆別為一卷故為七十二卷也然解中諸師皆稱某某曰而明駿獨稱謹案則明駿實為當時負責纂修之人可知寶亮疏序為梁武御撰故明駿冠之於諸序之首後世遂誤為寶亮所集耳徵之六朝隋唐諸經疏注莫不融會羣經廣徵異部而此解皆僅就文敷義雖多發揮之辭殊鮮引證之文殆是集者刪節其繁詞而非復各家之舊全書約四十餘萬言而寶亮之解不過五六萬言以傳稱十餘萬言較之所刪當及其半然六朝經注

存世者希此解乃備十餘經師之遺說宋齊治經之宗趣及教義之沿革於此皆可得其端倪信可寶貴特以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故於齊世此數師說如僧柔等之作均未選載亦遺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迦譜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梁釋僧祐撰祐初投定林法達法師既而受業於沙門法穎大精律部齊竟陵王每請講律墍梁武帝尤深禮遇天監十七年卒春秋七十四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所撰集凡有八部弘明集十四卷四庫全書已著錄釋迦譜十卷出三藏記集十五卷皆見於釋藏此外尚有十誦義記十卷法苑集十卷世界記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雜記傳銘七卷此五種今不傳出三藏記集中有僧祐法集總目具載諸部詳目是書所記釋迦如來胤裔託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凡為記三十四篇總集經論三十七種每篇末綴以跋文此譜蓋作於齊世故文中梵華名義皆作齊言云云夫如來應跡天竺事記散載群經宗乘有大小之分傳譯有新舊之具究尋每困於曠博邪謬恆滋夫雜亂此記獨能傳證經律疏比源緣會通同異一貫始終誠為生信之本化俗之基然自隋世闍那崛譯佛本行集經六十卷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之後此譜流傳漸寡而歷代釋藏均收入為中土撰述之要籍焉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梁釋僧祐撰祐所撰弘明集已收入四庫全書釋迦譜已著錄此集意在訂正經譯凡有四科一撰緣記記西土結集及新舊名義異解凡有五記為一卷二詳名錄載歷代經師出經目帙以及失譯疑偽等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分為十七錄總為四卷三總經序載出經記經序及經註序等凡百二十篇總為七卷四述列傳敘歷代名經師及大德事蹟凡有三十二傳總為三卷自序云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詮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蓋自漢魏兩晉之降經卷稍多而其時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自晉釋道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而後衆經有據然猶患太簡此集名錄全依安公經錄而增補之是故疑經錄序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序全用安公原作考大唐內典錄所載歷代經錄古有二十餘家今皆不傳蓋或競舉一方或偏敘一代求其體例完備唯此集為最故能與隋唐諸錄並傳於世而總經序一科尤為切要後世諸錄鮮續為之者如所載陸澄法論目之類法論既不傳賴此可知兩晉宋齊佛法論議之盛又

周叔迦

所載弘明集目錄為十卷全無梁代諸作如難神滅論等文蓋此集所載至天監九年為止而祐公卒於天監十七年集中所載當是昔於齊代所撰弘明集之目於此集既成之後又增益之成十四卷耳

經律異相五十卷 毘陵刻經處本 梁釋寶唱撰唱姓岑氏吳郡人為僧祐弟子居莊嚴寺事蹟具詳唐釋道宣續高僧傳稱梁天監七年敕莊嚴僧旻纘眾經要抄八十八卷開善智藏纘義林八十卷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唱並兼贊其功十五年武帝又敕令唱總撰眾經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為三卷又敕唱鳩聚續法輪論七十餘卷法集一百三十卷重撰眾經目錄四卷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蓋唱逢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參翻譯博聞強記之功當時無兩焉又嘗搜括僧錄撰名僧傳三十一卷考歷代三寶記載唱所撰集凡八部一百七卷其中眾經諸佛名三卷所以建福禳災者也眾經懺悔滅罪法三卷即今之慈悲道場懺法所以禮懺除障者也眾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所以饗接神鬼者也眾經擁護國土諸龍王名錄三卷所以祭祀龍王者也此外則眾經目錄供聖眾法名僧傳經律異相四部大唐內典錄增出要律儀二十卷開元釋教錄增比丘尼傳四卷而前九種中唯載經律異相五十卷是其目五卷已闕廢矣是書乃總集經論所說十法界中一切依

正二報以及如來並諸弟子本生本事之文分為四十部天地有三部佛有四部菩薩有四部聲聞有六部人趣中國王夫人王子王女長者仙人庶民等凡有十八部鬼神有一部畜生有三部地獄有一部各部復有子目凡有六百五十六目而子目之中或復有科目焉凡集經論二百七十種間有佚經之文而震旦感應之緣不預焉所以明因果崇敬信此書為最所謂可以興可以勸者也

慈悲道場懺法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梁釋寶唱撰 唱所撰經律異相已著錄此卷端有慈悲道場懺法傳謂此懺乃梁武為皇后郗氏所集郗氏以嫉妬六宮死而為蟒帝乃撰此懺文為之懺悔郗氏乘此功德乃生忉利天此文自梁已來已數百年云云考梁書郗后傳郗氏卒於齊永元元年時武帝方為雍州刺史不得云嫉妬六宮又南史郗后傳云化為龍帝於露井上為殿祀之若上生忉利者何為復祀於井上耶此傳殆宋人附會妄誕之作不可信也夫懺悔之法肇興於劉宋唐道宣續高僧傳興福篇論云藥師行事源出宋朝蓋釋

慧簡由東晉譯大灌頂經錄出別行又北涼譯之金光明經明懺悔之法當時弘通亦甚盛及畺良耶舍譯觀藥王藥上菩薩經曇摩蜜多譯觀普賢行法經皆與懺法有關故廣弘明集悔罪篇序云普賢藥上之侶分衢而廣斯塵也齊竟陵王所撰淨住子淨行法門亦即懺法之一梁初有方廣懺法源在荊襄本以屬疾祈誠悔過疑即偽經中之大通方廣懺悔滅罪成佛經也至於梁武所製凡有兩本一曰六根大懺此乃帝所親行故文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本今佚二曰六道慈懺事在歲終方行此禮乃授僧衆行之者皆見續高

僧傳興福篇論中其後懺法繁興如涅槃大品金剛般若天王般若法華方等虛空藏等懺法簡文沈約江總之流咸有悔文之作今存世者唯有此本殆即道宣所謂六道慈懺者也大唐內典錄云衆經懺悔滅罪法三卷天監中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等總撰集錄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云云是此懺古分三卷第一卷即今之第一二兩卷有六章一歸依三寶二斷疑三懺悔四發菩提心五發願六發回向心第二卷即今之第三四五六卷有四章一顯果報二出地獄三解怨釋結四發願第三卷即今之第七八九十卷有五章一自慶二為六道禮佛三回向四發願五囑累後人分自慶為三分為六道禮佛為二十三分回向為二凡為四十章總凡禮佛一千二百七十五尊初雖衛佛等七佛善住等十佛出分別功德經金剛不壞等三十五佛出決定毘尼經普光佛等五十三佛出觀藥王藥上菩薩經寶海等百七十佛出稱揚諸佛功德經拘留孫佛等千佛出三劫三千佛名經第二卷果報地獄等文廣引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及雜藏經文既包括幽奧詳略古今遵斯祈求多感感靈所以千餘年來流傳不絕可稱為大乘律宗此土撰述之要籍滅罪之明燈悔

過之通軌也

周叔迦

周叔迦

比丘尼傳四卷（金陵刻經處本） 梁釋寶唱撰

唱所撰經律異相、慈悲道場懺法已著錄。此傳古目不載，自開元釋教錄始增入，新唐書藝文志亦載之，宋史藝文志作五卷。起晉咸和，訖梁普通，凡六十五人。蓋此土比丘尼始於晉种令儀等四人。令儀早寡，建興中初從西域沙明智山受十戒，升平中浮舟於泗，從大僧釋道場等受具戒，即檢淨尼等是也，因以為首焉。所以浮舟於四者，為成結界也。至宋世景福寺尼慧果等以此土先未有尼，那得二眾受戒，乃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從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所記頗可補諸傳之闕。如晉咸康中沙門僧建於月支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於洛陽譯出，諸家目錄咸不載。又宋明帝太始二年，敕寶賢尼為都邑僧正，法淨尼為京邑都維那，則宋世二部僧官各別設也。然檢淨尼傳所記歲月疑有乖舛。傳云曇摩羯多立戒壇，釋道場以戒因緣經為難，云其法不成。戒因緣經譯於秦建元十四年，當晉太元三年，上距檢淨尼發心之初建興年中已六十餘年，其時檢淨當已早卒，那得從之受戒耶。

名僧傳抄一卷（續藏經本） 梁釋寶唱撰 日本釋性空抄

唱所撰經律異相、慈悲道場懺法、比丘尼傳已著錄。此書原本三十卷，序目一卷，分為九科：一外國法師，二中國法師，三律師，四外國禪師，五中國禪師，六神力，七苦節，八導師，九經師。而外國法師中別有神通弘教一門，中國法師中別有高行隱道二門，苦節中分為兼學、感通、遺身、求索、尋經法、造經像、造塔寺七門。始於漢明，終於梁初，凡四百三十五人。其序略見於續高僧傳本傳中。新唐書藝文志及鄭樵通志尚載此書，文獻通考則不及之，是亡於南宋間也。性空為日本笠置寺僧，於文曆二年，即宋端平二年，抄出彌勒感應之要及餘要略，凡有三十九條。卷首具載原目，卷末附名僧傳說處。所抄雖不周備，亦頗足補慧皎高僧傳之闕文。他傳皆直稱名，而僧行傳獨稱和上諱僧行，豈寶唱為僧行弟子耶。又所抄第十三卷有關三乘漸解實相事、關無神我事二則，不註誰氏之言。目中此卷有慧靜傳，高僧傳稱靜有文集十卷，出三藏記集陸澄法論目中有慧靜佛性集、命源論，今此二事所論亦為實相佛性之文，殆即慧靜之作歟。又所抄卷第十八有禮法事一則，亦不標誰氏之言，所論乃律分五部大義。此卷

為律師傳意者原傳每科各有通論此即律師傳論之略文歟

妙法蓮華經義記二十二卷（全改刻經處本）　梁釋法雲撰雲姓周氏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孫也為僧成玄趣寶亮弟子又從中興僧印謝寺慧次受業講經之妙獨步當時梁武令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為四十二卷勅為光宅寺主范縝著神滅論勅令雲答之雲於法華研精累思義理始果照覽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時人稱為雲法華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此記原本作八卷金陵刻經處本經記會合作二十二卷全記釋經以一乘因果為宗前段為因後段為果科判大章初序品一品則是序段開為通別二序第二從方便品以下訖分別功德品中彌勒說偈以來凡有十四品半經為正說段開前十二品為開三顯一以明因義後二品半為開近顯遠以明果義第三從分別功德品中彌勒說偈後長行盡經凡有十一品半經為流通段開長十品半為化他流通後一品為自行流通其釋題曰妙者一乘因果法也待昔因果感體狹位下用短故粗今教因果感體廣位高用長故妙蓮華因果必俱譬此經雙辯因果唐東陽永安曠法者法華疏評之曰自梁陳已來解釋法華唯以光宅獨擅其美後諸學者一概雷同雲師雖往文籍猶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吾錯仰積年唯見文句紛繁章段重疊尋其文義未詳旨趣本傳亦云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功今考此記科判雖細尚不足云繁文字較之智者文句纔三分之二不足云多竊疑隋唐流通別有雲公之疏記而此記乃是雲公弟子所述別本其證有三一卷端釋名竟云此意是光宅法師今述而不作也其後文中處處有光宅法師解云若是雲公所撰文中不應自稱光宅法師也二智者法華玄義文句所敘光宅之文此記中或有或無或同或其章安所記雖取大義然不應有闕異也如釋題中因果粗妙文此記有兩解不同而章安只記一解此記云因妙者體廣位長用高果妙者體廣位高用長而章安記光宅釋因果同為體廣位高用長又方便品中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此記判為因一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等為教一而章安記光宅判前一節為教一後一節為因一又藥草喻品其中眾生悉是吾子下嘉祥法華疏有引光宅解一段而此記無之如此之類不遑縷述也三此記多有與章安記中所述舊解相符合者則此記非全本光宅也然以闕無提婆達多品及普門品重頌證之決為梁代雲公弟子所述

蓋梁末滿法師陳初慧思禪師時提婆品已增入矣考續高僧傳僧詢傳云從光宅法雲諮稟經論凡所聽聞悉為注記同學門友莫不傳寫或即此本歟智者講此經雖廣雖光宅只為後世執文疏者義多偏略故破析之而雲公講經瑞感天華燈明佛時已講此經因果之旨深可遵崇所謂蘭菊各擅其美後生不應是非諍競者也

五分比丘尼戒本一卷毘陵刻經處本

梁釋明徽撰。徽事蹟未詳。此戒本最初見於大周衆經目録，云普通三年於建初寺出。見寶唱録。然麗藏本徽作徵，又聖語藏貞元釋教録中徽作徵。考續高僧傳有明徽傳，從釋僧祐受學十誦，住建初寺，遍研四部，校其興廢，當律辯莫有能折，普通三年十二月卒。然則徽也，徵也，無從證之矣。是卷全依佛陀什譯彌沙塞五分律及彌沙塞五分比丘戒本。凡有八波羅夷法，十七僧伽婆尸沙法，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二百一十波逸提法，八波羅提提舍尼法，一百衆學法，共三百七十三戒，缺無七滅諍法。會之應為三百八十戒也。波逸提法中第七與未受具戒七人同室宿過三夜波逸提，五分律作過二夜，又麗藏五分律中作二百零七波逸提法，蓋麗藏佚第三十六戒故尋（？）畜生命一條，併第一百四十四五六七戒自作教他誦治病經方及治病以為生業為二戒，併一百五十九六十戒畜髮及髮長為一戒，併第一百九十二三四戒自作畜衆鍻磨自作二歲學戒鍻磨自授二歲學戒為一戒，又有三處誤數，九為十，遂成二百零七法耳，非此戒本有誤也。閱元釋教録云：檢此戒中衆學之後無七滅諍律本，雖畧准義合安，豈可尼僧有諍不殄，祇律正文與僧同有，故彼律卷第四十云：衆學法中唯除污草及水，七滅諍法隨順法偈並同比丘，彼師不安，理不通也。考七滅諍諸部尼戒本並有，而此獨缺之，智昇之論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僧傳十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梁釋慧皎撰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縣住嘉祥寺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戒等義疏今並不傳承聖二年避亂湓城三年二月捨化春秋五十八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是書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於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所記有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每科各著讚論一篇卷末附有王曼穎書及慧皎答書又僧果記王書云僧祐成簡

唱集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又皎公自序云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今省名音代以高字蓋譏唱公名僧傳多溢美也但自序及歷代諸藏皆作傳十三卷序錄一卷自清藏始改作十六卷分第六七八屬第十一二三各成四卷考皎公之序當時所存晉宋諸家僧傳凡十有八種則貫通古今不妨謹密降及今日諸家傳記皆不傳每恨不能得唱公全作而讀之而嫌皎公此傳之略也要其義例甄著文詞約婉自為名世之作其傳之不朽亦宜也夫

陀羅尼雜集十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舊題梁失譯書中凡總集諸陀羅尼始自晉代終於當時合一百七十一種二百六十八首始見於隋法經衆經目錄大乘別生錄中雜咒集十卷云既未見經本且附斯錄大周錄卷一末有陀羅尼集一部十卷一百八十七紙一名雜咒經宋代沙門智嚴譯開元元釋教錄梁代失譯中並有陀羅尼雜集十卷開元錄云尋其文句非是遠代故編梁末以為梁代失源云則此集為梁代之作古亦無精確之憑證也考此集既雜抄有晉宋齊梁所譯諸經其為此土學人隨自意好於諸經中抄集成書而非

自天竺譯出者可斷言也況麗藏本第五卷中有佛說咒土陀羅尼一首內有青龍白虎六甲急咒如律令等文註云是偽經集咒者不知妄集在此則此土之作尤可證也又卷十有日藏經中除罪見佛陀羅尼及除瞋恚陀羅尼日藏經是隋那連提耶舍譯梁時人不應得見之也且隋時法經只知其名未見其本則書成未久流通未廣可知考續高僧傳那連提黎耶舍傳云耶舍以天保七年屆於鄴都文宣請為翻經三藏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達摩闍那及居士萬天懿傳語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神咒冥救顯助

之功多矣又萬天懿傳云善梵書梵語兼工咒術今考此集所錄晉代諸譯與原經文字全同齊隋所譯則與經本多有音同字别者又所述持法式及咒功能間有經中所不載者自非精通梵語而又親承法師者不能辦也此集殆萬天懿所撰歟

華嚴經論一卷 續藏經本

元魏釋靈辯撰是論原本一百卷今僅存卷第十釋晉譯華嚴經卷第六光明覺品辯未詳姓氏太原晉陽人今山西太原縣也嘗頂戴此經入清涼山清涼寺行道求文殊哀護攝受開發義解遂歷一年足骨盡現披卷思惟豁然大悟以後魏熙平元年正月起筆至神龜三年九月乃畢以正光三年正月卒時年四十有六事蹟具詳唐釋法藏華嚴經傳記此論初傳汾晉未流京洛至唐永淳二年始至京師帝輦髦彥莫不驚抃繕寫流通焉夫華嚴注釋今行於世者唯賢首三葉之搜玄記探玄記疏鈔及李長者之合論而已今見此論獨自一番經綸不落通常科臼詞既清肅理亦高暢探賾索隱妙盡興隅雖僅存一卷若與疏論相校讀之益可見古人之覃思研精超超入神之趣矣昔隋之慧遠唐之慧休皆博贍宏富振古罕傳而於此經之理莫能窮照自非大聖冥加孰能敷弘幽旨哉

少室六門集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舊題元魏菩提達磨撰達磨以梁普通元年自海道西來由廣州至揚都謁梁武帝不契乃北至魏九年不知所終事蹟具詳續高僧傳及禪宗諸錄是為禪宗初祖也是集所謂六門者第一門心經頌就心經逐句為五言頌三十七章章八句所依心經乃唐釋玄奘譯本頌句亦淺陋其為唐人僞造無疑第二門破相論問答觀心要義凡有十四番末附七言偈一章八句考敦煌經卷中有觀心論一卷文句與此論大致相同唯末無頌文獻通考藝文志中有觀心論一卷鼂氏曰魏菩提達磨撰蓋此論原名觀心論後人以其與天台智者之觀心論名稱相混改作今名耳頌亦後人附益之者也第三門二種入述理入行入二義末附四言偈一章八句此篇又見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名曰大乘四行觀前有弟子曇琳序論末無頌第四門安心法門初申述辭之分次有三番問答末附長短句頌一章此篇又見宗鏡錄卷第九十七末亦無頌第三門頌及此頌皆見宗鏡錄卷三云是達磨大師作蓋贈楊衒之之作後人附於此二篇末也第五門悟性論廣申述悟之本末有夜坐偈一篇七言四十句又廻文真性頌二十字悟性論不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他書夜坐偈中有一念歷三千之語此乃天台教旨其為唐人僞造可知真性偈見人天眼目云是達磨所造翻復讀之可成四十韻第六門血脈論發明心體有八番問答末附五言偈一章八句前四句是傳法偈末四句是答楊衒之讖句考唐書藝文志有達磨血脈一卷宋史藝文志有釋慧可達磨血脈論一卷今綜覩六門除心經頌夜坐偈為僞造者餘論或大師親說或門人所記皆可依遵但論末諸偈與論文竟無關涉皆後人隨意增附之可悉移於集末別為一篇也又敦煌經卷中楞伽師資記云四行是達磨禪師親說餘則弟子曇林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磨論也菩提師又為坐禪眾釋楞伽要義一卷有十二三紙亦名達磨論此兩本文理圓滿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僞造達磨論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今此集中破相悟性二論即曇林所記歟難以證明矣達磨依楞伽經傳佛心宗當時習者號楞伽師至五祖開東山法門漸稱禪宗降及五代玄要君臣料揀之法繁興而禪宗之神妙益非凡庸所能窺其端倪矣殊不知達磨之法平易近人根無利鈍唯發菩提心者能入耳四行安心二篇固為此宗之法要餘三論所言與此亦不相遠不可廢

也

往生論註二卷（北京刻經處本）

元魏釋曇鸞撰。鸞不詳姓氏，雁門人。今山西代縣。因注大集經而感疾，乃至江南造陶景求長年術，得仙方十卷以歸。至洛下，逢菩提留支，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即燒仙方，頂戴受持，自行化他，流靡宏廣。魏主重之，號為神鸞。興和四年卒，年六十七。蓋未林遠公之後第一人焉。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蓋佛在王舍城及舍衛國說阿彌陀佛莊嚴功德，即無量壽佛經及阿彌陀經是。世親菩薩傍經作願生偈，復造長行重釋，名曰往生論。魏菩提留支譯梵為華。此論明五念門：

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觀察門中又復有三：一觀察十七種器世間莊嚴成就，二觀察八種如來莊嚴成就，三觀察四種菩薩莊嚴成就。鸞公之註，真俗圓融，事理無礙。舉凡後世一切淨土典籍，無有出此範圍之外者。特引申之而已。精要之義，略舉數端：一、諸經皆說極樂國土有聲聞，而此偈獨言二乘種不生。鸞公和會之曰：安樂國不生二乘種子，但他方二乘來生，佛以本願不可思議神力攝令生彼，生其無上道心。二、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譬如火從木生，火不能離木，以不離木故，則能燒木，木為火燒，本

即為火也三釋十念往生不取時節不必須知頭數但明事業成辦耳四明往生彼土是彌陀清淨本願無生之生非如三有虛妄生也如是等類妙解無窮句句璣珠信淨土之綱宗修行之圭臬厥世之行者咸能三復斯篇也

略論安樂淨土義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元魏釋曇鸞撰

往生論註已著錄是書凡有六番問答釋極樂世界名相初番問答明安樂國土由阿彌陀佛別業所得非三界攝第二番問答據世親無量壽經論以十七種器世間清淨十二種衆生世間清淨釋安樂國莊嚴之事第三番問答依無量壽經明三品往生因緣第四番問答明安樂國中胎生者不受快樂惟憶出離第五番問答明彌陀四智以破疑惑謂佛不思議智故十念念佛能滅繫業便出三界佛不可稱智故智絕相待佛大乘廣智故度一切衆生而實非度非不度佛無等無倫最上勝智故得一切種智第六番問答釋如何成十念相續然第三番明往生因緣中以發菩提心專意念佛發願往生三事為通因緣上品者更能出家修道修諸功德中品者但多少持戒立塔造像飯食沙門供養沙門自是依大經如此若依觀經以三種淨業為次第者則不如此彼經三種淨業者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三業具足斯為上品但於第三業中有上中下之別具初二業斯為中品但於第二業中有上中之

別唯具初業為中品下生反此三福成三惡業為下品生而以念佛回向發願為通因緣也

讚阿彌陀佛偈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元魏釋曇鸞撰鸞所撰往生論註二卷略論安樂淨土義一卷已著錄是卷初有十四偈頌十二光佛名次有八十三偈半分為三十六段頌極樂莊嚴每段頌偈多寡不等殊不適於禮讚之用蓋依無量壽佛經而作也唐釋道綽安樂集前後引有十五偈名曰大經讚云曇鸞法師正意西歸故傍大經奉讚又唐釋迦才淨土論往生人證門云注解天親菩薩往生論裁成兩卷法師撰集無量壽經奉讚七言偈百九十五行并問答一卷流行於世即今所流通三種也然續高僧傳稱鸞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是以龍樹有十二禮讚阿彌陀佛文道誤以鸞作為亦十二偈又誤以往生論註為安樂集是道宣律師未嘗見此書也開元中釋智昇作集諸經禮懺儀集龍樹天親彥琮善導往生禮讚偈而獨不及鸞公之作豈唐時此偈未流通於京洛間耶

四阿含暮抄解二卷 見陀刻經處本 晉釋道安撰安所注人本欲生經已著錄此卷舊不題撰者姓名但稱苻秦沙門鳩摩羅佛提等譯列於西土撰述小乘論之類然原論與東晉僧伽提婆譯三法度論同本依天竺名應云四阿含暮抄復云解者自是指此土人所增釋而言卷端有序一篇亦稱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為注其下時復以意消息者為其章注則明指所解為此土所增此序又見於出三藏記集亦云未詳作者細考其文定其道安法師之作安公與法和於苻秦時提倡傳譯最為有力時復潤文序云余以壬午之歲八月東

省先師寺廟即是省視佛圖澄之塔寺也卷端題下云道安為斯題此即安公自稱若他人傳述當時安公德為物尊不合直稱名也此抄為小乘入門之典以三法層層說善惡無記之法善法謂之德即道諦是也惡法謂之惡即集諦是也無記之法謂之依即陰界入等苦諦是也若能熟讀此卷於小乘綱宗可以瞭若指掌原譯文字艱澁質直不可句讀安公之解略有引申不能詳盡也出三藏記集安公注經錄亦不載此解者蓋以其意旨皆訪諸譯不欲專美故不載爾

起信論一心二門大意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梁釋智愷撰愷俗姓曹氏住揚都寺後往嶺表依承真諦三藏於天嘉四年對翻攝論翌年更翻俱舍皆纂成疏釋凡百餘卷光大二年卒於廣州年五十一事蹟附見於續高僧傳法泰傳考大乘起信論乃真諦於梁承聖二年在衡州始興郡所譯於時智愷筆受論前有智愷序此卷即述起信論中依清淨法界之一心立真如生滅之大義真如門者不可說不可念即一切法真實性也生滅門者有覺不覺即一切法染淨相用也智愷總攝其義立為流轉還源二門依一心之真如而有生滅依

生滅而有境界煩惱謂之流轉眾生也依紛紜萬像而顯佛性依佛性而證真如法性謂之還源聖也然今世頗有疑大乘起信論非西土所傳非真諦所譯者以為智愷於天嘉中始隨真諦於嶺南故傳稱真諦有吾早值子綴緝經論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之歎是殆不知此言所指智愷攝論序云愷昔屬安業己少滌沈弊伏膺未久使致睽隔今重奉值倍懷舞蹈則愷於天嘉之前曾與真諦相遇而真諦所謂吾早值子綴緝經論即指昔年相佐筆受之事今無恨矣乃欣今日之重逢更出大部也智愷起信論序云京邑英賢

慧顯智韶智愷曇振慧旻與假黃鉞大將軍太保蕭公勃以大梁承聖二年於衡州始興郡建興寺敬請法師翻譯斯論一卷，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如是證信。時主處衆，無不分明，何可不信？所謂智韶即續高僧傳警韶，其傳云會外國三藏真諦停豫都，為翻金光明、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與序正相符合。雖未列起信論名，既云等者，明尚有多也。蕭勃見南史蕭景傳，承聖中為廣州刺史，紹泰元年春詔為司徒，翌年冬進太保，皆與序合。惟蕭勃以反誅於始興，是故此論陳代流通甚審，此隋法經錄所以入於疑論也。費長房三寶記所載譯論年月地名與序不合，然費氏之書舛誤甚多，不可為據也。今以此本可證智愷實預夫起信論之翻譯，則智愷之起信論序益可信矣。

周叔迦

傅大士集四卷（清抄本） 原書亦名善慧大士語錄。唐進士樓穎輯定為八卷，宋紹興十三年浙東安撫使樓炤刪為四卷。傅翕，東陽郡烏傷縣人，今浙江義烏縣也。生於齊建武四年，卒於陳太建元年，春秋七十有三。嘗作白書於梁武帝，自稱當來解脫善慧大士，言上中下善，居恆教人捨身布施，警齋修福，所有言句皆以般若為宗，明心為趣，不以名相為拘。是集第一卷為本傳，第二卷為語錄，第三卷為詩偈，第四卷為附錄，凡徐陵傅大士碑文、惠約傳、嵩頭陀傳、慧集傳、慧和傳五篇。然本傳所載諸人如慧集之捨身、慧和之[illegible]，皆不見於高僧傳遺身義解諸科，可怪也。文中不無唐宋時人附會增益之處，然而自梁代以還，一轉前朝依語之風，而依於義，下啟隋唐燦爛之輝光，寶誌、梁武暨大士之力也。其詩偈中有頌二首，其一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其二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及心王銘、心王頌，皆宗門提倡之極則，凡欲研明心性者，必玩味於斯篇乎。清世祖御選語錄，立見甚高，歷代禪師前集序中述傅公諸偈，以為可以接引初機，啟發疑情，然亦祇到得脫凡情執着見耳。樓穎事蹟不傳，樓炤於

周叔迦

宋史有傳宋李忠定公梁谿集中有雙林善慧大士錄贊并序稱是右文殿修撰龍津居士羅公所受除潤色不言卷數豈宋世有兩本歟

周叔迦

金剛經頌一卷 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舊題梁傅翕撰翕有集四卷已著錄此頌舊無單行本僅宋楊圭輯金剛經十七家註及明曾鳳儀金剛經宗通中引之此經頌會本乃是燉煌唐人寫經卷本凡五言頌四十九篇每篇八句唯般若頌十六句經題後有頌一篇卷末有遍計依他圓成三頌不在四十九頌之數前有序一篇云梁武帝題大士此頌於荊州寺四層閣上又云其閣既被焚燒則此頌之源殊無本可據也細考大士言偈多不用教相名句此頌處處用遍計依他圓成諸名況此三名乃唐玄奘三藏新譯所用乎又末頌列星翳燈幻泡露夢電雲九喻然梁陳之際江南承習皆用羅什譯本只有夢幻泡影露電六喻雖北魏菩提流支譯本有九喻時未流通及於江南殆唐玄奘重譯金剛經後人始習知九喻則此頌為唐人假托無疑與少室六門集中之心經頌殆出於一人手筆一以附之達磨一以附之傅翕耳考傅大士集稱大同五年與帝論真諦息而不滅義之後帝請講金剛經大士陞座揮案一拍便下座再請講大士索板陞座歌四十九頌便去正與燉煌本序中所述相同但續藏經本善慧大士語錄無此節豈唐末人據此頌傳本增入耶此說即為唐

周叔迦

人所常道則此頌附會之作要在初唐之末也

周叔迦

華嚴經義記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北齊釋惠光撰

是記原本四卷今唯存卷第一之中段釋光明覺品初章耳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今河北滄縣也為佛陀禪師弟子會佛陀勒那初譯十地經論光乃命章開釋獨最其功光每以正教之本莫過華嚴乃撰疏四卷立漸頓圓三教以判羣典以華嚴為圓教自其始也涅槃維摩十地地持勝鬘遺教溫室仁王並有疏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仁王七誡僧制十八條文旨清肅為時所尚今皆不傳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光雖綜冠終古然時四分律宗草創基玆審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竭磨戒本咸加刪定弟子咸奉光遺今專宏律部故續高僧傳列於明律焉案華嚴經光明覺品佛放兩足輪光始照一佛國乃至遍增終至百千億世界一切處見佛坐華座大眾圍繞文殊等十菩薩各各從十世界十佛所來一切處文殊說偈凡有十段此記乃釋初段長行文義然光師嘗從辯公參學經論辯公所造華嚴經論百卷今所存亦是釋此品文而此記所釋多論文所略者是知光師乃綴述所聞以補記耳理尚高華文存風骨所存不過七百餘言亦足以為萬載宗轄矣

周叔迦

華嚴經文義記一卷 續藏經本　北齊釋靈裕撰裕所撰華嚴疏及旨歸合九卷今所存乃卷六釋經卷第四十九至卷第六十蓋即疏之末卷也卷末有題識云天保十年沙門靈裕在寶山寺集記鸞供養寶山寺乃裕所經始而齊安東王婁叡為施主也裕姓趙氏定州鉅鹿曲陽人今河北省晉縣也為道憑弟子憑即親承慧光律師者也自是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新異時號為裕菩薩焉以大業元年卒春秋八十有八所撰華嚴疏并旨歸之外自餘內外章疏傳記等五十餘部總百餘卷事蹟并著述目詳續高僧傳本傳今詳此記僅就經幽奧處大略為科判闡於義解僅就自他解行方便成就豐用諸科反復配釋之於方廣之致未能多所發揮較之靈辯之論慧光之記誠為遜色而斷句判章閒有獨到之處探其用意凡此記所詳多是當時他人文疏所略者欲闡研華嚴者此記亦不可廢也所釋自第十知識彌多羅尼終於第四十三知識普賢菩薩蓋摩耶夫人後九知識原為晉本所無當時日照三藏始齎梵本增入故所序知識之數僅有四十三也

笑道論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北周甄鸞撰按廣弘明集及續高僧傳釋道安傳所載周武帝於天和四年三月十五日集僧儒道士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量述三教議者紛紜不定而散其月二十日再集四月初更集是非更廣乃敕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偽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鸞乃上笑道論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其論首有上武帝啟一篇云五千文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為道臣輒幸下士之見為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啟末自稱前司隸母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啟考鸞之事蹟不詳於正史然魏梁之世甄氏為中山母極之盛族今河北省無極縣也從梁宣帝之居襄陽好內典甄玄成素誦法華官至吏部尚書則甄氏固世信佛教者歟開國縣伯魏官三品也論之末篇云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凡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鸞引宋人陸靜修目止有經書藥方符圖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中無雜書諸子之名今考廣弘明集中阮孝緒七錄序外篇神仙道錄亦只有經戒服餌房中符圖四百二

十五種一千一百三十八卷內篇別有道部彼所增八百餘卷乃取漢書藝文志道家諸子並爲仙道之經耳可道家與神仙家之合流實始於周宗之世也唐書藝文志輯此論三卷今世無別行本此卷乃從廣弘明集中錄出蓋亦道宣刪節之本也

二教論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北周釋道安撰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今安徽阜陽縣也擁志經論旁觀子史周武帝御雕輦殿禮安爲敕住大中興寺既周武惑於讖緯云黑和當有天下張賓衛元嵩交相扇惑欲廢佛教以厭之天和四年三月乃敕召儒道士百官齊集親量三教優劣廢立五月再集安慨時俗之混并乃作二教論上之當時遂寢至建德三年竟廢佛道二宗安乃刻遁潛蟄林藪事迹具詳續高僧傳本傳此論文則一卷凡分十二歸宗顯本第一儒道昇降第二君爲教主第三詰驗形神第四仙異涅槃第五道仙優劣第六孔老非佛第七釋異道流第八服法非老第九明典真偽第十教指通局第十一依法除疑第十二於三教異同優劣辯之可謂精審言二教者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又道無別教即在儒流即易之謙謙故云二教也所引典籍儒家則以六經爲宗道家則用張魯蜀記爲證史冊則依史記兩漢爲據而所引孝經說晉書禮樂志文雖不多皆佚典也蓋道安文藻才華榮達當時故所作高雅若斯惜世久無別行本唐釋道宣收入廣弘明集中其第四五六七八等篇較餘篇五分不及一疑道宣有

所刪節原本既不可得難以考證矣

大乘止觀法門四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陳釋慧思撰

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今河南上蔡縣也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爾發心尋修禪支依北齊嵩山慧文禪師從受正法營僧為業經冬歷夏未有所證來夏長坐始三七日發少靜觀倍復勇猛發本初禪忽起祥障四肢緩弱乃觀業性本空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放身倚壁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及特勝背捨便自通徹以齊武平初領徒南遊止大蘇山至陳光大二年入南嶽陳主迎下都止棲玄寺後還山合居山十年臨終告衆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其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因遂命終時太建九年春秋六十四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世奉之為天台宗第二祖焉所著書有八種大乘止觀無諍行門隨自意三昧法華經安樂行義今見存釋論玄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四十二字門今闕本大乘止觀中土久佚續高僧傳本傳中即不載其名是初唐已不傳宋咸平中釋遵式得之於日本僧寂照是書凡分五門曰止觀依止止觀境界止觀體狀止觀斷得止觀作用依止者謂以意識依止於心以修止觀也

初破小乘人執次破大乘人執境界者謂分別依他真實三性也體狀者約染濁清淨二種三性以修止觀斷得者約三止三觀之除障得益作用者謂證甚深法性之體起法界無礙之用也依止門是開止觀之解後四門是示止觀之行依此而修者初心行人由名字入觀行依自性清淨心以為依止觀照自性息滅幻魔圓伏五住煩惱進而粗煩惱斷入相似位由此再進豁爾心開入分證矣斷三障證三德莫不由此南嶽大師自言位居鐵輪此書乃師以大慈悲心披示自行法門其後智者廣之說摩訶止觀唐荊谿尊者復申之以

輔行文豐義富然求其綱領條末褒括始終則以此書為勝識可謂定門之摩尼行者之甘露也卷末附有釋佛止觀食時止觀大小便利時止觀等法尤為初學入門之要途云

隨自意三昧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陳釋慧思撰思所撰大乘止觀法門已著錄是卷凡有六品明行住坐臥食語六威儀中止觀法門一一具足六波羅蜜初行威儀中詳六波羅蜜竟因廣論觀未念欲念心破人法二我執及未念心滅欲念心生等四句皆不可得未明身心皆空因果不失觀中道第一義空道理得首楞嚴定入菩薩位第二住威儀中首述先觀兩種三性後觀假名但只解釋第一種三性觀法先觀色出入畢竟空寂次觀心不可得次觀色身空寂以色真觀法觀色觀影現虛空觀次第得具足六波羅蜜第三坐威儀中先

以跏趺坐具足六波羅蜜次總明內觀六根外觀六塵內外觀六識皆不可得得一切智慧次別明根塵識六門觀法次明意識與前五識差別末明第六七八識差別此中以為轉一切生死惡業皆由第七識凡夫生死隨業受報用第六識而第八識凡聖齊平此義極精蓋是北地學派也第四臥威儀中明臥中眼義觀法具足六波羅蜜義第五食威儀中明受食中回向法界衆生施與法食具足六波羅蜜義第六語威儀中明語時回向法界衆生具足六波羅蜜義此卷所述如何念如何思如何修皆依中論破析宗旨一心具足空假

中三觀明義乃南嶽大師自受用之三昧法華經安樂行義中說不動忍謂如隨自意三昧中說此卷初亦說學法妙蓮華三昧應先學隨自意三昧是南嶽教授次第以此為入門之徑也初唐道宣續高僧傳中尚稱此書名會昌之厄乃就喪亡吳越求諸海外始復歸來宣和間釋了然大乘止觀宗圓記尚引隨自意三昧之文至南宋釋志槃佛祖統紀載南嶽存佚諸書已[illegible]失此名是再佚矣今幸於日本續藏中得之頗多錯簡釋印光詳加校訂刊版流通焉

法華經安樂行義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陳釋慧思撰思所撰大乘止觀法門隨自意三昧皆已著錄此卷釋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之大義蓋思大師教人修習法華三昧恒以安樂行為方便故特詳解之法華經中有四要品散身譬喻品者開佛知見教一故也安樂行品者示佛知見行一故也壽量品者悟佛知見人一故也觀音普門品者入佛知見理一故也安樂行品既為乘乘之法是故思大師尤專致意焉大意可分為三段初畧說法華經玄義及安樂行玄義以持戒忍辱精進三行導成身口意誓願四種安樂行義次則攝頌以五言偈攝略說義後則廣解先解法華經玄義次解安樂行玄義其解安樂行復有二節初以三法釋安樂行後以四念處釋安樂行三法者一切法中心不動故曰安於一切法中無受陰故曰樂自利利他故曰行此三法者無量甚深徧攝一切法門廣長無際莫可言宣也四念處者色受心法四念處也夫天台教迹最堪簡邪正曉偏圓破塵勞詮真常今歷觀思大師諸作要言不煩旨義深遠其猶醍醐味中上味乎智者之法華玄義法華文句世之所宗仰而其幽奧實啟於斯篇歟

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二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陳釋慧思撰

思所撰大乘止觀法門隨自意三昧法華經安樂行義已著錄是卷初讚禪定功德略說身本與眞心及身身與心數之差別次章廣說三乘一切智慧皆從禪生及修禪之益不修禪之害第三章說禪有無量名字四弘四無量心四攝一切種智十八不共法十力十號五根八背捨十一智三十七道品六波羅蜜九次第定六通八解脫等皆禪也第四章說身念處不淨觀九想十想反觀氣息法上卷不分品下卷初即身念處觀如音品次受念處品說斷除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法觀受念處得入四禪廣度衆生因便問答法華三變穢土及諸天人置於他方之義次心念處品說觀心性空得入四禪次法念處品說觀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中心性眼性意性謂十二因緣十二入五陰四大三毒悉在其中以無始空破根見得盡智無生智觀塵觀識亦然以心空故一切業空得入諸禪誓度衆生也四念處隨以一念處為主三十七道品悉在其中矣是書洵可為菩提道之鴻漸也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陳釋慧思撰

思所撰大乘止觀法門隨自意三昧法華經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已著錄此文乃於陳永定二年在南光州齊光寺造金字摩訶般若經所發願文初述今生以來處處弘宣般若所逢留難因發大悲造此金經次有二十七願初十願願於彌勒下生時及十方世界以此經及自身種種方便護持般若利濟衆生次十六願願當成佛果末有一願願令生因行次有重頌思大師所作多喜用偈語考續高僧傳本傳稱思於孝元傾覆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瑠璃寶函莊嚴炫燿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弟子智顗嘗諮詢師位思曰吾是十信鐵輪位耳若圓教十信與別教三賢位齊進入十住與別教初地齊便於佛前發大誓願取佛國土救拔衆生則思禪師之立誓願不亦宜乎文前廣說當時惡論師毒害之事正是憐愍之意非以惡心嫉妬心也文末云擇擇擇擇即法智慈雲所云末陵四擇者也謂道俗供養者强勸令講者學士詐親者國王判利者如是四類皆須擇之也而此四擇宋元禪德多喜拈頌又禪宗稱思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山教化衆

生日視雲漢作歷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則因緣亦為古今所拈頌然誌公卒於天監十三年思禪師生於天監十四年何從相傳語此為宋人所附會無疑也

受菩薩戒儀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陳釋慧思撰思所撰大乘止觀法門隨自意三昧法華經安樂行義諸法無諍三昧法門立誓願文皆已著錄此儀悉依梵網經蓋自姚秦羅什大師出梵網經北凉曇無讖譯菩薩戒本經大乘律宗乃有兩途而受儀則咸宗梵網也初告誡方便次觀五法三興三願四發四弘誓五請戒師六敬禮七歸依八問難九懺悔十問遮十一正受戒法十二說戒相十三明戒利益十四白佛請證十五禮敬諸佛十六回向十七發願歷考唐宋諸家受菩薩戒法無及此儀之周密完備者尤以第二觀五法第三興三願推廣大悲平等之心第八問難十句斷一切邪見邪業因緣第十三明戒利益生起歡喜信重之誠最為得授戒之妙義而為他家所未嘗及者至於正受戒法則以三番羯磨觀此戒體流注身心唐宋諸家戒儀亦然迨至清代律宗諸賢始以三番白佛請證即為三番羯磨正得戒體恐未必當也

肇論疏三卷（續藏經本）舊題陳釋慧達撰考是疏亦名肇論義記亦名肇論異中集解作者初不可知卷末有日本曆代題記五則一為神龜三年即唐開元十四年也二為寶龜二年沙彌慈晉題即唐大曆六年也三為文永三年三論宗智舜題即宋咸淳二年也此三皆不言疏為何人撰四為康永三年即元至正四年記云此疏惠達師撰未詳之五為貞和四年即元至正八年記云仙光院肇論述義中多引惠達言其文悉合此疏惠達撰無疑哉夫唐宋人所不能知者元時人何由定為惠達撰耶仙光院肇論述義今不傳作於何時

未可知要未足為定憑也今世流傳肇論前有小招提寺慧達序唐釋元康疏稱為陳時人而此疏之前無斯序也況其序曰聊寄一序請俟來哲是明言僅作此序而未嘗註解也序中又云僧肇法師所作宗本不遷等四論末云建言宗旨標乎實相開空法道莫逾真俗所以次釋二諦顯佛教門但圓正之因無尚般若至極之果唯有涅槃故末啟重玄是明以宗本義為第一物不遷論為第二不真空論為第三般若無名論為第四涅槃無名論為第五矣其次第與今通行本合而此疏則不然無宗本義一篇以涅槃無名論為第一波若無知論為第二物不遷論為第三不真空論為第四物不遷論疏云上明佛果此下二論明生死因果相對又境智對上已明智此後辨境今此二論先觀入真故不遷明俗不真明真也是此疏立義與慧達序旨全不合其非慧達所撰明矣疏中稱秦則曰偽秦則撰者為江南人可知所引經論有魏代所譯十地論寶性論等所引諸師之說則有梁之僧旻法雲智藏等則撰者為梁末陳初時人可知於肇論註解之中此為最古所引多隋唐久佚之書釋典如支道林物有玄幾論竺法溫心無義釋道安般若折疑略什法師實相論釋

慧遠法性論竺道生頓悟義而於遠公文集所引尤多世典如鄭玄孝經注王肅孝經注梁簡文帝老子序等且多存古義如釋易十翼則以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仲尼之七翼伏羲之卦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是云十翼與陸德明音義之說當同一源是可珍也惜今本錯誤脫簡之處甚多其最要者則以不真空論疏誤入上卷末涅槃無無名論疏之後及波若無知論中答第三難文有三百五十二字錯入答第四難文中至於發揮肇師奧旨雖多可取間亦有牽強附會之處如釋演位體文今本論云其為稱也因應而

作跡迹為生疏中稱字作物字釋云丈六是法身之外故是物矣夫應化豈可謂在法身之外耶法身而有内外則法身有所不徧矣又演位體末今本論云痾癘中逵壽極雙樹盡竭天棺體盡焚燎是正指如來示現涅槃之謂而疏中天棺作天冠釋云寺名此皆古寫本偶有訛謬未及深思因強為之辭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起信論義記一卷 續藏經本　隋釋曇延撰延俗姓王氏蒲州桑泉人今山西臨晉縣也少為僧妙弟子專習涅槃每云佛性妙理為涅槃宗極足為心神之遊翫也進具以後更聽華嚴大論十地持佛性寶性諸部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及寶性勝鬘仁王等疏今皆不傳周武滅教隱於太行隋文創業延奏請度僧開皇四年勅立延法師衆開皇八年終奏秋七十三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是記凡二卷中土久佚續藏經中唯存上卷卷末有日本安永八年僧快道跋即清乾隆四十四年也云依天平十三年寫本寫之讎校下卷同海本疏故不寫之天平十三年當唐開元二十九年海東疏者唐時新羅僧元曉所述曉與法藏同時今考海東疏下卷多引瑜伽師地論等唐代譯文為延所不及見者疑是當時誤以二疏上下卷互易未及深考年久散落遂令延記失其下卷惜哉起信論為陳真諦三藏所譯然自魏晉本初佛陀扇多譯攝大乘論於洛陽後三十二年而真諦重譯攝論於廣州於是講次銷釋遂有南北之分延既身居北國所習皆佛陀流派故其所記多不與真諦原旨合如釋立義分中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此乃一篇之綱骨而法界之總體蓋真諦

實立第九識為菴摩羅識則衆生心者實是阿賴耶識此為真妄之樞機延記乃以為即是六七識心彼以第八識為本識則衆生心者乃屬於妄故謂為六七識自是當時北宗之說如此佛陀之學自慧光以傳之法上所言隻字無有存者今得此記庶可測知一二云爾但續藏經本於釋第三大段生滅相中有四百一十字前後錯簡是舊寫本之誤也

大智度論疏七卷 續藏經本

隋釋慧影撰影俗姓江氏巴西人為周釋道安弟子於隋世為二十五衆主事蹟附見於續高僧傳釋道安傳及大唐內典錄然皆不詳盡影所著尚有傷學存廢厭修三論皆不傳大智度論疏據大唐內典錄作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今所存者疏卷第一釋論之卷一疏卷第六釋論之卷十九至二十一疏卷第十四釋論之卷三十二三疏卷第十五釋論之卷三十四五六疏卷第十七釋論之卷四十至四十四疏卷第二十一釋論之卷五十九至六十四疏卷第二十四釋論之卷七十五至八十二凡七卷卷第一六十五均首尾不完卷第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四首稱蜀地幢州還善寺沙門釋慧影抄撰又卷十四末有日本承仁五年賴瑜及安永八年慈忍題記即元大德元年及清乾隆四十四年卷第一第六所釋均甚詳明科判亦甚周密卷第十四等以下則甚簡略每品之初大部科分處處但注當釋而已疏中於法數多引心論之義間有成實毘婆沙之說大乘經典於羅什所譯諸經之外多引曇無讖菩提留支所譯者考之釋道安傳稱安性無常師聞道而至進具以後崇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宏道之

周叔迦

基安為北地人而涅槃乃曇無讖所譯故安雖盛揚智論不可謂為三論宗之傳承其解經大要仍以法相為歸而又與慧光法上所承佛陀之學不相謀引道憑師說而不以為是憑為光師弟子意者安其為菩提留支之裔派歟其釋藏識義云法性義據受熏佛性義據能熏即是阿梨耶識聲聞但得轉識不得阿梨耶識以彼聲聞依生滅智慧除四顛倒則是轉識依不生不滅智慧除於生滅此是菩薩以阿梨耶識滅轉識也其釋十地恒以二乘共十地與菩薩十地相較以解謂是菩提留支引神吉論釋如此也

周叔迦

維摩詰所說經義記十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慧遠撰遠姓李氏燉煌人為華陰沙門僧思弟子後隨閣黎湛律師往鄴又依法上大統為和上順都為闍黎光師十大弟子並為證戒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末乃專師上統用心太苦遂成勞疾乃學數息止心於境一夏學定就證於僧稠周武滅法潛於汲郡三年誦法華維摩等各千遍開皇之始返僧服七年召入西京置淨影寺常居講說十二年卒春秋七十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其釋此經以不思議解脫為宗就會分別為三一菴羅會二維摩室三重會菴羅初之二會偏明如來淨土因果第三會中偏明如來法身因果此法身淨土因果即不思議解脫之行也其於全經科判多就身土因果權實行願真俗邪正魔外自分勝進自利利他斷德行德以及體相用信解行法報應三寶三業儷偶以分別之與此齊釋靈裕之華嚴文義記相似裕初依慧光與法上為同門蓋其師承一家解經例如此也本傳稱遠之注四分律也頗能洞簡精粗差別軌轍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以此記證之信然雖不能迺天台智者之文疏條分縷析綱備目張而於六朝疏記之中可稱最為迥洞至理

周叔迦

奧拔微與宏敘玄隱曲盡幽賾者矣疏中於染淨法數五蓋義十纏義菩提心義回向義等凡三十餘義均云廣如別章此應具說即指大乘義章也

無量壽經義疏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慧遠撰遠所著維摩經義記已著錄淨土經典之傳譯始於漢靈帝時支婁迦讖講說宏傳始於西晉竺法曠蓋由來久矣自東晉廬山釋慧遠結蓮社以修淨業而此法門乃大盛自是以後道行之士莫不以西方為歸宿此經新舊凡有十一譯四存七闕歷代疏家皆依曹魏康僧鎧譯本為第四譯而疏之存於世者以此疏為最古其釋曰此經以宣說無量壽佛所行所成及所攝化為宗故判正宗為三大段所行者謂無量壽因地所修行願所成者謂無量壽果位所得身土所攝化者謂無量壽現在所攝眾生也其讚極樂國土有四第一三莊嚴四第一者莊嚴第一眾第一處第一樂第一是也三莊嚴者事莊嚴法莊嚴人莊嚴是也往生有五益一得神通益二得受記益三得不退益四起菩提願益五廣供多佛起行益也其釋四十八願文義要唯三一攝法身願二攝淨土願三攝眾生願初二是願所成後一是願所攝化歎佛之中恒就三業行德斷德自利利他以讚此一家判經例如此也釋見佛聞法悟無生忍以為是證七地蓋據仁王經五忍之義疏中於六通義三苦義三三昧義菩提心義四空義三佛義淨土義五眼

義皆云廣如別章此當具釋謂如大乘義章所述也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義疏二卷 北京刻經處本　隋釋慧遠撰

所著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義疏已著錄此疏玄義及釋序分與無量壽經義疏相同而略蓋以既詳在彼故不多及是此疏之作當較在後也疏意雖判是經為頓教法輪尸據為凡夫說不從小而入大為言其釋題中言今此所論是應身觀之始門粗淨信見而已故於實相觀境圓融無礙之旨無所宣述釋題中明真身之觀妙絕衆相圓備諸義無差別相而相徧法界用眼為門一切相好觀土衆生莫不趣眼立義甚精其不能據於此義以申經宗惜哉判夫要以三種淨

業為散善十六觀門為定善十六觀中初七為觀依報後九為觀正報以華座為依報與往生論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臺為衆生世間莊嚴者不合其釋第八觀中諸佛如來是法界身一節義判為釋觀佛所以不作觀真身解釋第九觀中佛心者大慈悲是一句云[依地持維]大小各有衆生緣法緣無緣三種義頗精到釋九品往生觀為他生觀觀他人往生之相先有六門總分別義為此疏最要之處釋明觀利益據仁王經五忍之說以無生忍為七八九地故上品上生即是證於七地也所引諸經於無量壽往生論之外有涅槃維摩勝鬘地持

仁王地論法華論等皆北地諸師根本所習者也疏中於八戒齋義十善義三歸義菩提心義淨土義三佛義回向義六通義八解脫義俱云廣如別章蓋指大乘義章也

周叔迦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義記一卷 精藏經本 隋釋慧遠撰遠所著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義疏觀無量壽經義疏已著錄勝鬘經古亦略稱夫人經凡有三譯一為晉安帝時北涼曇無讖譯名勝鬘經今闕本二為宋元嘉中求那跋陀羅譯名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三為唐菩提流志譯名勝鬘夫人會載入大寶積經中今此記釋宋譯經凡一卷別為十五章記應是三卷今惟存上卷釋初至四章此經以一乘體用自利利他為宗與楞伽解節同為齊梁之際南北學唯識者所遵經中勝鬘夫人發十弘誓願廣歎如來真實第一義功德夫受大願攝受正法入一乘如來藏法身空義及自性清淨心廣說大乘了義及二乘不了義以不出變易生死不斷無明住地唯一佛乘一歸依一實諦為了義耳斷一切疑決定了義入一乘道唯此經為簡要記中釋如來授記文中說淨土有三一法性土二實報土三圓應土及釋十受章中忘失正法有其六階初失佛果二失十地行三失初地心四失解行心五失種性心六失種性前善趣位中淨信此六階者即是遠公所立行位之階漸也又以教行義三分別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之淺深如是

諸義皆可謂精通玄極妙盡教源信足以剪萬古之磐根明千年之暗室者矣

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義記一卷 精藏鈔本 隋釋慧遠撰

所著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義疏觀無量壽經義疏勝鬘經義記已著錄此經今釋藏皆稱漢安世高譯考之出三藏記集隋代衆經目錄大唐內典錄皆云是西晉竺法護譯其文亦與安世高所譯不類遠公判此經為大乘菩薩藏中趣小入大漸教所攝以經中說洗僧果報或為菩薩發意治地功成志就遂致作佛也安世高為小乘譯師必不譯此經自開元釋教錄沿襲費長房三寶錄之誤以為安世高譯又據聶道真及僧祐錄以為竺法護第二譯闕本實為訛謬相承

至今未能改正惜哉經中佛為耆域說溫室浴僧法用七淨物除七垢得七福七物者火水澡豆蘇膏楊枝淳灰內衣也如是浴僧有大功德記中釋洗心之果有四一為世間五欲果報二為世間離欲果報三為出世小乘果報四為出世大乘果報而以為第三小乘之果經中略而不辨信可謂有燭幽之明者矣夫浴僧功德六朝之際近信之士多所依行下至唐世猶然燉煌經卷中有唐人疏釋二種可見此經當時盛行宋元而後奉行者稀人民福德日漸減損良可慨夫

周叔迦

大乘起信論義疏四卷北京經本　隋釋慧遠撰遠所撰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義疏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勝鬘經義記溫室經義記已著錄今世所傳南北朝人關於大乘起信論之著作於釋智愷之一心二門大意及釋曇延之殘疏之外唯有此疏而此疏義旨與延疏大相逕庭蓋遠為法上弟子乃佛陀扇多之流派而延為僧妙弟子宣菩提留支之傳承歟卷端稱馬鳴依楞伽經造起信論以八識常住為體修行趣入為宗習六七識妄故修盡拔衆人等執究根源釋八九識真故湛然示迷方類趣入處也其釋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者此是通理如此理者諸法中體其後處處以第八識釋心以第七識釋妄念以為生死諸法從忘念生此與曇延之以第七識釋衆生心不同也其釋阿棃耶識為無失沒識性不失故又名宗識妄所依故又名藏識備有一切諸淨法故此又與後世之釋藏識者不同也其釋隨分覺云初地以上位以初地中六識解惑悉盡猶有七識照緣無漏所得法身及與真識緣起法身眼耳等識用此見聞覺知也釋題中引妙法師說釋熏習起淨法不斷中引遠法師解然此記為遠公所作不應自引己說豈此記為遠公弟子所記耶遠公其他諸疏於一切染淨法數皆云廣如別章此應具說而不具出蓋指大乘義章而言此疏今獨不然於二障義郁執義均詳述之與大乘義章完全相同若非弟子依大乘義章錄以補足則此疏又似作於大乘義章及一切他疏之先也續高僧傳本傳中列遠公撰著凡種而無此疏之名然宣公於古德論疏多不詳載匪獨遺漏於疏也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義章二十卷於藏經本

隋釋慧遠撰。遠所著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勝鬘經溫室經涅槃經地持經十地論起信論等義記均已著錄。此章乃辯諸法數，分為五聚。一教法聚有三門，二義法聚有二十六門，三染法聚有三義頌義有三十門，諸業義有十六門，苦報義有十四門，四淨法聚有二法，因法有一百十三門，果法有十八門，五雜法聚文佚不傳。續高僧傳稱遠撰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佛法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以其科數與今本較之，蓋闕雜法聚二十九門也。

周齊之際，傳持之要首重義門。是以魏釋道辯有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章五十卷，曇無最有大乘義章未詳卷數，齊釋法上有增一法數四十卷、大乘義章六卷，靈裕有大乘義章四卷，智脫有釋二乘名教四卷，陳之寶瓊有大乘義十卷，隋之智顗有法界次第初門三百科，唐之窺基有大乘法苑義林章七卷，並皆開剖章途，解散詞義。今諸家所撰，於智顗窺基之外，惟此獨存。夫齊梁之世，講人說法，造論尋宗，多用成實法類之名，以補大乘闕員之義。是以三乘四含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鈐鍵，先賢不決，時哲共疑，而遠獨能博尋舊解，穿鑿新奇，精爽宏贍，理相兼通，判貫二乘，綱領備舉，所以拉引宗歸，彌綸終始，誠可謂之義海也矣。自隋智顗靈山親承，大蘇妙悟，發揮妙音，幽特上乘，堪與匹敵者，唯遠耳。遠公之學如果園，燦爛繽紛，目不暇接；智者之教如果市，品級高下，有條不紊。若論其本，果園為源；若論其用，果市為切也。釋道宣義解篇論云：齊運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即陳講議，伏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豈徒然乎。

菩薩地持經義記四卷（續藏經及大正藏經本）　隋釋慧遠撰遠所著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義疏觀無量壽經義疏勝鬘經義記溫室經義記已著錄此記凡五卷各分上下今所存者卷第三下卷第四上下及卷第五下而已續藏經中有三卷為卷第三下釋經第五戒品之餘至經第六禪品卷第四上釋經第六慧品至經第七菩提分品云何菩薩菩提具卷第五下釋經第九住品明諸住展轉上功德至經第十末大正新修大藏經中有一卷為卷第四下釋經第七菩提分品云何菩薩摩訶衍所攝修習三十七道分至經第八相品末菩薩地持經與菩薩善戒經同為瑜伽師地論本事分菩薩地之異譯故古亦名菩薩地持論為大乘毘尼藏攝麗藏經文與宋元明藏異同甚多尤以卷第七第九為甚此記所牒經文皆與麗藏合也記中釋戒品據勝鬘經判四重為攝善法戒所收以律儀戒但是七衆戒判四十二輕戒初三十一是攝善法戒即是六度後之十一是攝生戒即是四攝又廣辯三十僧殘中大小乘同不同所以釋禪慧品法數乃至十力等處處廣釋成實毗曇之義釋般若云能覺心名上般若所覺真實名上般若第一寂處釋性品云菩薩一一住中皆悉具攝十二

住德義皆精要釋供養習近無量品中說四無量義住品中說聲聞十二住法如菩薩次第皆為遠公處處釋經所依也此經南北朝有疏釋多家自唐釋玄奘譯瑜伽師地論而後傳習此經者殆絕今唯此記傳於世間信可珍也

十地經論義記二十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慧遠撰。遠所著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義疏、觀無量壽經義疏、勝鬘經義記、溫室經義記、涅槃經義記、地持經義記已著錄。十地經者，即華嚴經十地品異譯也。世親造論釋之，魏永平中天竺三藏勒那摩提及菩提留支譯。當時習者稱地論師。遠公之言曰：十地者，蓋是集一切種一切智智功德法門。記初以十門階別，總釋經論玄義，釋文之中，不唯解論，兼疏經本。原作七卷，各分本末，或作十四卷。今只存一至四卷，釋至第三地，末續藏經據日本安政二年刊本作八卷，即清乾隆五十五年。前

有沙門典壽題云：圓光大師淨土初學鈔、圓超法師五宗章疏目錄並云十地論疏七卷，淨影大師作。是知當時全書尚存，而今所存止四卷，可惜已。圓超為日本延喜年時人，當梁乾化四年。但續藏本第八卷末有承曆四年、承保元年跋，即宋元豐三年、四年，是北宋時已佚其後三卷矣。金陵刻經處據續藏會入論本，作二十四卷。遠公一切經論疏釋之中，以此記及涅槃義記為最詳贍宏富。唐釋法藏華嚴經傳記稱菩提留支與勒那摩提於洛水南北各譯一本，其後僧統慧光請二賢對詳校同異，參成一本，是則慧光於此論最為精熟。

其弟子法上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輪次相續，並著文疏。遠公承三葉之淵源，集華梵之義解，其義記之廣博精深，不亦宜乎。歷代釋華嚴者無不以此論為龜鏡，唐至相之搜玄記、賢首之探玄記、清涼之疏鈔於十地品皆廣引之，則學者之欲由斯論以通華嚴者，豈可不於此記覃思精研乎。

大般涅槃經義記二十卷續藏經本

隋釋慧遠撰遠所著維摩經義記無量壽經義疏觀無量壽經義疏勝鬘經義記溫室經義記地持經義記十地經論義記大乘起信論義記均已著錄遠所撰述以十地經論義記及此記為一家最精要之作其他各疏皆但申己義而此二記中往往過出異解廣為辯詁但絕少與梁釋法朗集解中相同者蓋皆當時北土諸師之說惜不標明何人之解耳釋名中以滅訓涅槃謂有事滅德滅應滅理滅四義理滅為本由見相空成事滅由見真空成德滅依德起用有應滅訓般為息亦有三義一息生

死有為之用趣入無為二息修契實三息化歸真謂此經偏明性淨之果以為涅槃稱南本為多品經北本為少品經記依北本而分章間有據南本處文字異同亦不列舉唯於經第二佛答純陀請住偈列舉三本不同釋五十七頌偈依佛毘婆娑義甚契當為法朗集解灌頂之疏所未及判云何得長壽偈為學法學行二章云學法外國名為正法實義分學行外國名為準法修成分又學法外國名為法性虛空分學行外國名為智慧大海分此四分名不見於元魏達磨菩提所譯涅槃經偈論開元釋教錄云復有論三卷亦題達磨菩

提譯尋文乃釋前論或疑是人造詒即其中之文今不傳惜哉遠公之解諒嘗得之於外國法師不然尠於梵語不能如是明晰如釋悉曇章及先陀婆一名四實謂先陀山名出好鹽器水馬皆為他人所不及知者聖行品初述外國所判聖行師子吼迦葉三分之名與今本涅槃偈論合釋經十三中二諦義立四宗一立性宗二破性宗三破相宗四顯實宗乃隋曇衍法師所立衍亦慧光弟子與法上為同學也釋如來性品四諦章明無作四諦釋三歸章明一體三歸釋高貴德王品聞聞聞不聞不聞聞不聞不聞及生生生不生不生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生不生二種四門義詳辯德體皆為入佛教海之津梁也遠公雖宗習地論然據涅槃立半滿教凡所宏宣每以此經為準的其所本住之清化寺祖習涅槃至唐未絕而領徒者三十人並為大唐之稱首是故此記亦其萃精薈神之作況今世所傳涅槃注解不過三家一法朗集解其時經論未大備法數或不周二灌頂疏專依台教重在觀心理觀雖詳教義或略取其文豐義富者此可謂集大成者矣

周叔迦

大隋衆經目錄七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法經等撰

歷代三寶紀大唐內典錄并云開皇十四年勅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大德撰楊化寺沙門明穆區域條分指蹤綋絡沙門彥琮覼縷緝維考校同異法經事蹟不見於僧傳續高僧傳闍崛多傳稱開皇之初於大興善置十大德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此十人者殆皆參預此錄之撰歟全書凡為九錄四十二分初為大乘修多羅藏錄小乘修多羅藏錄大乘毘尼藏錄小乘毘尼藏錄大乘阿毘曇藏錄小乘阿毘曇藏錄此六錄中各有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僞妄六分凡三十六分次佛滅度後抄集錄佛滅度後傳記錄佛滅度後著述錄此三錄中各有西域此方二分凡六分都九錄合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是錄刪簡可否總標綱紀皆極謹慎略有參差便入疑惑如仁王經大乘起信論之類而撰修採輯頗多遺略如金剛經只有羅什留支二譯而無真諦譯無量門微密持經闕無求那跋陀羅譯至於當時闕本之經全無記載尤為大失是故以供考覈隋代現存經典非無所益而於歷代經目之中隋錄殊非重要也

歷代三寶紀十五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費長房撰

長房成都人初出家周氏滅釋因從白衣開皇之譯預翻經學士事蹟附見續高僧傳達摩笈多傳長房以歷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初帝年錄三卷始於周莊王六年佛生訖於開皇十七年錄成但今世傳本或紀至隋亡或列干支至唐癸亥只有武德年號不注貞觀永徽年號亦無事略疑是長房於武德初更補足耳次為譯經錄九卷始於後漢訖至於隋所出經律戒論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三為入藏目二卷於大小乘中各分經律論三藏每藏又各分有譯失譯凡十二分合[illegible]千七十六部三千二百九十八卷四為總目一卷即前十四卷之總目并歷代衆經目錄按費氏此紀最為蕪雜難可憑證釋道宣所謂瓦玉糅雜真僞難分得在繁富闕於甄異者也蓋其所紀於大乘部別生及同本異名者皆列入翻譯正數如漢安世高所譯據出三藏記集開皇錄下至仁壽錄唐靜泰錄皆不過三十餘部四十餘卷而費氏紀中乃增至一百七十六部一百九十七卷其他如是之類難可枚舉誠不足以盡信也

衆經目錄五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

此錄作於仁壽年中大唐內典錄作隋仁壽年內典錄引京師延興寺玄琬傳云文帝勅大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學士披檢法藏詳定此錄總為五分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僞第五乃就開皇錄併省而成賢聖集傳中不載此方撰述末附闕本錄亦就開皇錄中有目而無經本者別為闕本一卷仍非歷代以來有譯無本錄也都合二千一百九部五千五十八卷與開皇錄互有詳略如仁王般若經起信論等皆入正藏金剛經真諦譯亦復採入開皇年中所譯經論亦皆增列別生疑僞校之開皇錄多一百三十餘部六百餘卷入藏及闕本較減一百餘部一百餘卷又缺此方撰述二百餘部六百餘卷總計少一百四十八部二百五十二卷也按隋代開皇仁壽二錄之體例均由出三藏記集中之銓名錄刪略而定遠不及銓名錄之完備於經典之考證不能作重要之根據然自古迄隋諸家目錄三十餘部今所存者不過三四部是以不能不珍惜之也

妙法蓮華經玄義二十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字德安俗姓陳氏祖籍頴川人晉世移荊州之華容父起祖仕梁元帝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開國侯年十八依法緒出家北詣慧曠律師復入大賢山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二旬而究竟修方等懺勝相現前乃往大蘇山依慧思禪師誦經至藥王品因入法華三昧發旋陀羅尼自是慧觀無礙禪門不壅說法人中為第一矣出金陵停瓦官八載大建元年初開法華經題後入天台少主敦請復出金陵陳敗西次湓城晉王邀奉為菩薩戒師奉師號曰智者事訖仍西至荊州開十三年於玉泉說法華玄義晚歸台嶺開皇十七年示疾弟子智朗請問所證曰是五品位耳其年十一月卒春秋六十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及釋灌頂智者大師別傳蓋自北齊慧文因智論一心三智之文依而立觀口授慧思思授智者發揮光大規模宏備世遂稱為天台宗尊智者為三祖其教法也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總括羣經筵敷八教引五時五味以次其說使漸頓有序始終相循以十法界十如是三世間明心念以四不生四悉檀三諦明觀法三惑以示迷六即以昭位自佛法東漸以來立綱陳紀為萬

世法者斯為上首矣此書與法華文句摩訶止觀同稱為天台三大部以五章釵經玄義六譬表佛本迹示真實之妙理歸廣大之一乘蕩化城之執教圓一期之應化文周義備五章者一法喻為名二實相為體三一乘因果為宗四斷疑生信為用五無上醍醐為教相也卷端略辨緣起然後以七番共解五重別說釋五章義七番者一標章二引證三生起四開合五料簡六觀心七會異也五重者一釋名二辨體三明宗四論用五判教也釋名中先釋法字廣明衆生法佛法心法次釋妙字廣明本迹各具十妙迹妙之中第一曰境妙廣明因緣四諦二諦三諦一諦之境辨體之中開有七條明宗之中分為五別當夫齊梁之際諸賢輩出盛演法華五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義衆旨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而智者以智論為指南以涅槃為扶疏引方等以增信集經論以助成觀心為經諸法為緯盛破光宅偏難四宗遂使餘家望風而靡進退失據從此暢演圓宗若大海之呑流羣派之朝宗矣。

妙法蓮華經文句二十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所著法華玄義等經疏十六部一百零九卷論集二部四卷止觀等禪法十五部三十六卷均著錄灌頂始於陳禎明元年從智者聽受法華於金陵光宅寺至唐貞觀三年補治方竣謂以疏句分節經文名為文句以別於玄釋經題焉經文二十八品分為二分初十四品約迹以開權顯實後十四品約本以開近顯遠各有序正流通序品總冠兩門迹中有三周說法方便品作三乘一乘說名法說一周上根得悟譬喻品作三車一車說名譬說一周中根得悟信解品草喻品授記品是也化城喻品明宿世結緣事竟重作三百五百由句說名因緣說一周下根得悟五百弟子受記品授學無學人記品是也迹門正宗齊此法師品示通經軌則寶塔品證前集後提婆達多品引往昔宏經持品有受持勸持之分安樂行品有身口意誓願之別此五迹門流通也從地涌出品為本門發起如來壽量品及分別功德品彌勒說偈以前為本門正宗分別功德後半品明現在四信滅後五品隨喜功德品明初品弟子之因行法師功德品明初品弟子六根清淨之功德常不輕品引信毀罪福神力囑累正明囑付流

通藥王妙音觀世音陀羅尼妙莊嚴王約化他以勸普賢品約自行以勸此十品半爲本門流通此智者通經之畧也於二十八品中方便品明圓乘之因安樂行品明乘乘之法壽量品明圓乘之果藥王品明乘乘之人此四品尤爲通經之門即教行理人四一也方便品中十如是及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乃一經之玄綱衆義之淵府法師品中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乃宏經之通途行道之要軌也文句之中於諸處皆廣加闡發習天台宗者所應致意者也處處皆有因緣約教本迹觀心四種釋義於一經大義深固幽遠無不契其源而宣其妙誠可謂仰合佛心俯逗羣機之作也矣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玄義二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

門人灌頂記顗所著法華有經疏十六部一百零九卷論集二部四卷止觀等禪法十五部三十六卷均著錄此玄釋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義自昔曇無讖遊化北涼依沮渠蒙遜有疾以聞於讖讖云觀世音與此土有緣乃令持誦所患即愈於是此品久於部外別行亦稱觀世音經故此義亦簡稱觀音別行玄義以別於法華玄義也亦以五章明義初以人法慈悲福慧真應藥珠冥顯權實本迹緣了智斷十義通釋觀世音及普門之義有列名次第解釋料簡四科次以境智因緣別釋觀世音境智有思議不思議之分思議復有理外理內之別一一各有天然相待因緣絕待四種不同觀世音從不思議境智得名世音是境觀即智也觀有次第三觀一心三觀之差先歷教釋後觀心釋以十普別釋普門初以六義明門一列門名二示門相三明權實四明普不普五約四隨六明觀心次歷十義解普即是慈悲普弘誓普修行普斷惑普入法門普神通普方便普說法普供養諸佛普成就衆生普也釋慈悲普中廣顯百界千如之旨後四重玄義謂以靈智合法身爲體感應爲宗慈悲利物爲用流通醍醐

味為教相也法華文句云此品是當途王經講者甚衆今之解釋不與他同有私記兩卷是此義之成在法華文句之先也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義疏二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 門人灌頂記

智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灌頂見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法華經中有四要品一方便品二安樂行品三壽量品四此品是也於法華經為本門流通約化他勸隨聞法處應生佛想也品中無盡意菩薩初問以何因緣名觀世音如來以應三業機聞音救音為答口業機中明七難意業機中明三毒身業機中明子女次問云何遊此娑婆為衆生說法如來舉觀世音三十三身十九說法以答文中七難為疏家之癥結同異之辨今古紛然智者之疏於一一難初約因緣次約觀解因緣之中列舉事證觀解之中具述報業煩惱三障之難及機應之行詰舊解云常途釋七難止解得救人中苦失二十四有及變易中苦止得如幻三昧少分合失二十四三昧廣大之用釋三十三身中於菩薩現佛身而為說法句約身約土辨之甚詳處處明一切相一相寂滅種種行類相貌唯心所轉非空非有依之觀行則事理圓融自在無礙任運流入薩婆若海矣欲知十方三世佛佛道同開示悟入佛知見者捨此莫由矣此品古無重頌重頌乃隋闍那崛多所譯智者之時此頌未行故闕無解宋釋遵式有補

科一卷云

周叔迦

維摩詰所說經玄義六卷　揚州眾香庵本　隋釋智顗撰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準法華文句記云淨名前玄義總有十卷因為晋王著淨名疏別製略玄義乃離前本為三部別立題目謂四教義六卷四悉檀兩卷三觀義兩卷此玄義即是為晋王製略本也晋王於開皇十一年依智者受菩薩戒十三年請開教義再讓方許往返書疏具載國清百錄初在荊州送義疏一卷及出金陵乃述玄義既竟而晋王入謁乃東歸台嶺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十七年至佛道品成三十一卷有疾不能復前因囑弟子抄寫進之且云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是此稿刪治非一次也始末具詳遺晋王書中大旨以五重玄義顯不思議謂不思議人法為名不思議真性解脫為體不思議佛國因果為宗不思議權實折攝受為用不思議帶偏顯圓為教相初通釋五重有六意共為一卷一通標五義名二辨次第三引證四明總別五約觀心六對四悉檀中復有七科即四悉檀義二卷之略文今廣本既佚唯此半卷可知大要也次別釋五重一釋名中以此經有二名一名維摩詰所說二名不可思義解脫故次第釋此二義釋

周叔迦

初義中即有四科一翻譯名字以二三觀解釋此有一卷三四教分別此有兩卷即三觀義四教義之刪略也四淨名本迹後三科中各有七意次釋通名有五意釋不可思義解脫有七意以上為一卷出體開為七明宗辨用各開為五判教開為四以上為一卷第五釋通名中和通有翻無翻段此方字訓句自方字訓起至第四歷諸法明經段三塵不得是經者句三塵不得四字止凡六百零一字日本舊傳本誤列入第五約觀心明經段四明觀心即是善語教者句即是善語四字下蓋因古寫本錯簡耳審觀智者此義申明四教最為深切

著明備偏圓漸頓之義盡方等生酥體之天台教旨淵博精深難窺其涯際而此書獨能舉夫天台一家之大旨言簡而要使於初心智者以遺晉王有以夫

三觀義二卷續藏經本　隋釋智顗撰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亦智者析廣本維摩玄義而成凡二萬餘言今之維摩玄義中三觀解釋一科較此不過二分取一耳中土久佚宋慈雲大師天台教觀目錄云叅入大部蓋當時未見原文未能校其詳略聊指玄義以示梗概爾續藏經中前有日本大明戊申僧正智顧海序即清乾隆五十三年序云四教義從觀出教依教開解三觀義融教入觀依解立行足目相扶殆困俱治之二書蓋闕一不可誠哉是言也是書先分別境智謂四種十二因緣

所生之法次正解釋中開為七重第一辨三觀名謂出瓔珞經第二辨三觀相謂別相三觀一心三觀第三對智眼謂三智五眼之果第四會乘義謂別相三智開三乘一心三智成佛乘各歷十法以成觀第五明攝法謂攝理惑報智行位教七法即攝一切佛法第六釋成淨名義第七用三觀釋維摩經義夫摩訶止觀雖具明圓頓觀法章安記其概荊溪闡其要文義浩繁末法鈍根每興望洋之歎此書以觀為經以教為緯綸貫始終行慧大旨妙盡於斯嘗海一滴徧飲衆河然後廣討玄文深入秘藏助開涅槃甘露法門實始進者之鴻

漸深入者之奧藏也

四教義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撰

智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等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書即維摩經玄義之初章。智者既為晉王別製略玄義，乃離析廣義而別行。凡六萬餘言，今世流通維摩玄義中四教分別一章較此不過三分取一耳。智者於緣起中云：能達斯旨者，則如來權實信矣，無方至人本迹淵哉。難究，況復此漸頓不定秘密之蹤，皆無滯矣。文開七重：第一釋四教名，第二辨所詮，第三明四門入理，第四明判位不同，第五明權實，第六約觀心，第七通諸經論。但宋元藏經皆缺，無後三重義，麗藏則與有之，

分為十二卷。其文與維摩玄義大致相同，無多增損。宋元明人遂略去之，誠為大失。玄義中無第三明四門入理，別立第七銷此經文一重，開章次第既不相同，文義自然差別，不可因彼而廢此也。釋四教名中有五意：一正釋四教名，二覈定三引證，四料簡，五明經論用教多少不同。此有半卷。第二辨所詮中有四意：一約四諦理，二約三諦理，三約二諦理，四約一諦理，復各有明理明教明經論三科。此有半卷。第三明四門入理有五意：一略辨四門相，二正明四門入理，三悉檀起四門，教四約十乘觀法成門義，五信法兩行四門不同。此有

半巻第四明判位不同有六意一約三藏教二約通教三約別教四約圓教五約五味六約經論多少此有四巻半第五明權實有三意一明權實二明格位三明興廢第六約觀心就四教為四意第七通經論對諸經論及此經為二意也夫智者以五時八教判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化儀四教全攬化法四教為體故藏通別圓乃教之綱而析空體空次第一心四觀乃觀之綱是故草十二分教之大成明三千心性之交融其在斯乎

維摩詰所説經文疏二十八巻 續藏經本 隋釋智顗撰顗所著法華玄義等經疏十六部一百零九巻論集二部四巻摩訶止觀等禪法十五部三十六巻均著錄顗因隋晉王廣之請為撰維摩玄義六巻進解經文至佛道品因疾而止凡三十一巻弟子章安灌頂續解六品益以三巻凡三十四巻後人合以玄義仍依三十四巻之數遂重釐定文疏為二十八巻耳是疏文古義幽旨淵趣博精探教門辨明觀道以扶翼宗旨抉擇述綱三觀三德一念三千性善性惡自行化他一切若正若助權實之道無不備舉依正相在之義心外無境

之談統説四種該括五科依因不唯圓頓宗眼盡於此疏淨土法門亦由斯而究竟矣自經初至寶積説偈為序分從寶積請問佛國因果至阿閦佛品有十一品半為正宗法供養囑累二品為流通正宗之中初佛國半品即佛開宗自説佛國因果從方便品至香積品九品是淨名説佛國因果菩薩行品阿閦品是如來復宗明佛國因果也淨名説中方便品前半是形益方便後八品半是聲益方便聲益之中從現身有疾歷弟子品菩薩品是室外彈訶折伏有有為無為自體法界三種緣集問疾以下六品是室內引接攝受略廣三番

明權實二疾此智者通經之大畧也中土自唐釋湛然因學者病其繁廣也而删略之成略疏十卷於是廣本罕有傳者至宋時其本雖存宋慈雲大師天台教觀目錄尚載之但奏請入藏不列其名元明遂佚明末蕅益大師與張中柱書云維摩疏久錮海東億仗鼎力復睹此地乃千古奇事日夜祝之續藏本前有日本寶曆辛巳沙門本純守篤及寶曆十一年遵觀王之序即清乾隆二十六年及三十六年也

金光明經玄義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等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是經凡有五釋一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四卷十八品二梁真諦譯金光明經七卷二十二品三北周闍那崛多譯金光明經更廣壽量大辯陀羅尼經七卷二十品四隋釋寶貴合前三本名合部金光明經八卷五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智者以五重玄義釋北涼譯本初釋名中有五意一通別二翻譯三譬喻四附文五當體譬喻立十種三法橫竪徧攝一切法門而无以第五當體得名意旨最幽宋時慈雲大師曾與四明尊者往返檢討以明圓理文見四明教行錄中但宋景德前光明玄義初從日本返傳此土有廣略二本廣本於當體釋後有十法觀心錢唐慈光晤恩作發揮記謂廣本之十法觀心乃後人擅加其弟子奉先源清靈光洪敏共搆難詞二十條輔成師說共廢廣本於是四明法智知禮作扶宗記專救廣本十種觀心梵天慶昭孤山智圓撰辨訛以救發揮法智撰問疑書詰之慶昭作答疑書以復法智復有詰難書之徵慶昭構五義以答法智復作問疑及覆問書責促之慶昭乃作釋難往復各五綿歷七年法智乃

總結前後立十義書又設二百問質之孤山智圓乃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由是宋時台宗有山家山外二派矣玄義觀心釋名之後又依眞諦三藏義謂明下應依梵本有常王二字更爲解釋與唐譯經名懸合也辨體中以法身法性爲體明宗中以佛果爲宗明用中以滅惡生善爲用判教相中謂方等滿字教約五味則生酥攝約四藏則雜藏攝天台四三昧金光明懺居其一是故此經與觀經般舟方等普賢觀請觀音同爲台宗行法之本源也

金光明經文句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疏古作六卷金陵刻經處會入經文作十卷與玄義合刻歷代疏釋此經三分科判盈縮不同智者之科以序品及壽量品天龍集信相菩薩室爲序分自壽量品四佛告說及懺悔讚歎空三品半爲正宗以下十三品爲流通正宗之中壽量明常果爲宗懺悔滅惡讚歎生善空品導成爲用尤以懺悔品及空品爲宏經之綱骨五悔法門經即金光明經懺悔品別譯爲西土行人晝夜六時行道之通軌是故受持此經者應先諦了此疏識懺處及懺悔正助之法明知作法取相無生之法若通若別事理節級對障次第淺深之相然後詳尋空品明五陰生法本性空寂依四諦十二因緣修生法二空觀觀成證果二德圓滿導成無量空義即法性實相也至於闡於教理者如釋經序中佛住處約四教中之通教佛明合身尊持之義爲他疏所未嘗及釋遊於法性云入遊法性出叙經王釋壽量中立六能義皆此疏中精奥之處昔智者居天台時臨海內史計詡請講此經漁者聞法皆好生去殺合江溪篦梁六十三所三百餘里俱成法池開皇十

四年自荊東歸過岳州學士曇捷請講此經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捨殺業智者解此經之善巧無礙可知矣國清百錄中有金光明懺法為智者依經所立行法宋釋遵式有金光明懺法補助懺實菩提之正道神觀之良資也南宋以後人王祈福護持國家遵修不替焉

阿彌陀經義記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記釋姚秦鳩摩羅什譯阿彌陀經智者所說經疏以此為最略總凡不過二千餘言卷初雖列五重玄義聊聊數言文字斷續若不相接智者之釋淨土十疑論據此經功德莊嚴釋不退義而此記亦無所申述疑是後人刪節之本宋釋遵式奏請天台章疏入藏流通目中雖有彌陀經義記一卷實未嘗刻入孤山智圓淨覺仁岳咸以為是附托之文亦疑之過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疏一卷 揚州藏經院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是經為東晉竺難提譯以三呪治三障十念數息以息心六字總持以證道為六妙法行行慧行二門之要疏中初以五重明義從人法以為名靈知寂照法身為體感應為宗救危拔苦為用大乘為教相從經初至全得無患為序分從爾時佛告至生諸佛前為正宗分從佛說是經已訖經末為流通分所以冠攝全經實唯消伏三用三用者一事二行三理也事消伏用約果執行人滅事毒行消伏用約前三教行者滅行毒理消伏用約圓教消伏法界無礙無染而集即理性之毒也宋時四明以為理毒即性惡此之消伏乃全修即性之意而孤山作闡義鈔以為性惡不可消伏四明曾作釋消伏三用及對闡義鈔三用十九問以難之咸潤作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而駁四明淨覺乃引疏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述止疑以扶四明之說宋時台宗山家山外有四諍論一金光明玄義二即此經疏三觀經疏鈔四十不二門指要鈔義解幽邃於斯可知摩訶止觀中勸進四種三昧於請觀音法特詳明之國清百錄有請觀音懺法宋釋遵式有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實甘露之門涅槃之因欲淨三障會三德事理感通得大解脫斯為捷徑乎

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智者釋此經云心觀為宗實相為體心觀淨則佛土淨故生善滅惡為經力用大乘方等而為教相二藏明義菩薩藏收漸頓悟入頓教所攝托彼彌陀為所觀勝境由依報以見正果述化主以兼徒衆疏中多談事相少示觀門所以務彼初心咸露法益也唐宋之際人希淨報故此經疏流通甚廣講說甚多記文不一唐法聰記云一念三千依正必具境觀不二六即殊途宋知禮鈔云託境觀佛佛相乃彰全心是佛全佛是心終日觀心終日觀佛皆此疏中之要旨也然天台釋經用五重玄義名體宗用教相與為次而此疏卷端緣起中先宗後體經題觀佛而疏曰觀心以及寂光有相無相五逆約定散二善得生不生皆諸家聚訟之由學者應善知抉擇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疏釋姚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經文前不立五重玄義但略廣二章解譯經題於略釋中簡明五義而已謂法譬標名若知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為體實相為宗破諸相惑顯出功能為用疏中多引大品仁王涅槃大論百論世親之釋叡師肇師之說判全經為實智方便二道各明體名用三空無所有方便道明體空中約受假名假法假受假中又約因空果空化他空疏文甚略未嘗有約教約心之解良以此經直顯實相以此一本究達萬殊挈綱以舉目詮合而義從故得稱為堅利也亦可智者但約通教理解是以不廣扶疏也宋釋智圓仁岳以為與小彌陀經義記同是依託之文亦疑之過甚矣經中須菩提問頗有衆生未來世生信心不佛答非衆生非不衆生一節文六十二字為秦譯所無疏中所不解今世流通秦譯經本乃取魏譯補入耳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疏五卷（破楊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

門人灌頂記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陳至德元年少主請智顗出都四月於太極殿開仁王般若經題還寺就講百座居左五等居右其年冬復詔云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少主幸光宅寺捨身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此疏殆作於斯時疏前有宋晁說之序述此疏佚存始末甚詳蓋自唐末此疏播於日本而中土不可復得宋初乘到凡有二本衆斥其僞四明尊者因日本信禪師以求之中流墮入

海遣強記二僧往讀復死於日本至元豐中海賈乃持來四明老僧如恂得之始傳布於世初以五重玄義明吾謂人法為名實相為體自行因果為宗權實二智為用大乘熟酥為教相初品為序分中六品為正宗末品為流通正宗之中觀空品明護佛果菩薩教化品明護佛因二諦品明護因果所依此三是內護護國品是外護散華品明報恩供養受持品明弘經相貌護佛果即自利行明實相觀照文字三般若教及依教發觀護因即利他行明五忍觀行二護所依即不二門也外護中以晋明請護法師說偈明無常苦空無我之理

為護國之要用此其大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梵網菩薩戒經義疏二卷 縮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昔陳時智者居於瓦官寺。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俱服戒香日飡法味。及移天台。陳永陽王出撫甌越。與眷屬同禀淨戒。少主請出金陵。太子淵奉請為菩薩戒師。隋煬帝為晉王時。總管揚州。從受菩薩戒。易名總持。因贊師號。稱曰智者。今國清百錄有太子淵晉王廣請戒疏。是知智者戒德清淨。智讚自在。隨定具足也。此疏釋姚秦鳩摩羅什所譯梵網經下卷。天台疏經例有五重玄義。今釋律部畧有不同。疏前只有三重玄義。一釋名。二出體。三料簡。釋名之中。初明菩薩。次辨戒義。後明階位。廣說四教階位不同。出體之中。初明無作戒體。次明止行二善。料簡之中。一信心。二三障。三法緣。此中廣說受法有其六本。一梵網本。二地持本。三高昌本。四瓔珞本。五新撰本。六制旨本。所述源流及受法同異甚詳。歷代釋藏中此經文字頗有異同。疏中所牒經文足以校正後代之訛誤。釋第三婬戒云。五眾互邪。俱制二眾。但制邪婬。而賢首菩薩戒疏云。莫問在家出家。俱絕婬欲。是故文中不簡邪正。一切皆斷。此天台賢首開遮之異。以戒法論。賢首為正。而天台為帝王百官師表。不得不開斯權便以逗機宜耳。

法界次第初門三卷揚州東香庵本　隋釋智顗撰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智者著述多是弟子章安灌頂所記智者手著不過四五種此其一也前有總序云撰法界次第初門三百科裁爲七卷智者撰此用意有三一爲讀經尋論者示其名數二爲習聖教者知法門淺深次第三爲習學三觀者於此諸法名相義理一一歷心而作觀也但始得三卷而止先凡夫染汚苦集之法次及菩薩因行定慧諸門終列如來果德凡六十科諸門之中初總辨體次一一別釋其相但直出正解至於是非異同之辨則不多及言簡而要誠爲初學教觀者所必讀也至於觀解無礙一念心中通達一切佛法則非上根利智孰能企及哉

淨土十疑論一卷揚州東香庵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論前有宋楊傑序末有陳瓘序又廬山蓮宗寶鑑有元釋普度序夫淨土之道至智者而益彰釋維摩之明四種佛土釋觀經之明三種佛身摩訶止觀中勸進四種三昧中常行常坐兩種三昧皆念佛三昧而立故楊傑序云贊輔彌陀教觀者其書山積唯有此論最爲首冠蓋能普令衆生斷疑生信也所謂十疑者一釋求生淨土無大慈悲疑二釋求生乖無生理疑三釋偏求生一土疑四釋偏念一佛疑五釋具縛得生疑六釋得即不退疑七釋不求兜率內院疑八釋十念得生疑九釋女人根缺不生疑十釋作何行業得生疑文中多引華嚴維摩瓔珞金剛涅槃無量壽小彌陀十六觀鼓音聲王隨願往生彌勒上生等經及智度十住毗婆娑中論等論但宋釋澄彧有註一卷論前有敘引一段約三百餘字述智者大師略舉十疑之意并引唐玄奘譯稱讚淨土經又第八疑末辨上古相傳十念成就作別時意之非引攝論雜集論而雜集論亦唐玄奘譯殆皆唐人所補註後人誤入本論耳

摩訶止觀十卷天津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顗所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是書乃智者於開皇十四年在荊州玉泉寺一夏所敷揚門人灌頂記為十卷乃天台禪法之綱骨而圓頓佛乘正行之大體也凡有十章一大意二釋名三體相四攝法五偏圓六方便七正修八果報九起教十旨歸後三章闕而未說大意中有五略發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網歸大處正修中先立十乘觀法一觀不思議境二真正發菩提心三善巧安心四破法徧五識通塞六道品調適七對治助開八知次位

九能安忍十無法愛次明十種觀境一陰入界境二煩惱境三病患境四業相境五魔事境六禪定境七諸見境八慢境九二乘境十菩提境十境之中次三不說也一部正意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宗趣無相真寂之妙旨巍乎成功煥乎有文歟唐梁肅止觀統例云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所以不思議者依三諦立三觀破三惑證三智成三德也三諦三觀出於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及大品經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而法華之本迹顯實涅槃之扶律談常尤為文體所歸以成一大事因緣括萬物於一心闢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可行緣起中述圓頓義云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真實繫緣法界一念心中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己界及佛界眾生界亦然陰入皆如無苦可捨無明塵勞即菩提無集可斷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無苦無集故無世間無道無滅即無出世間純一實相實相外更無別法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雖言初後無二無別是名圓

頓止觀信夫依此修習遣一切解一晌之間可以智斷難知神解莫測矣若能詳考其根源頻研其出沒則一部之中解行俱陳義觀兼舉可為行人之心鏡巨海之明燈欲識佛法意必由天台欲明天台教道此為其極歟唐釋湛然作科文五卷以明始終為輔行傳宏決廣弘解說作搜要記十卷專扶理觀又作止觀義例二卷以破異談止觀大意一卷以撮綱要翰林梁肅有刪定止觀及道邃之異義夫名之科節宋法照之讀教記從義之補註有嚴之助覽皆所以扶宗光法者也

周叔迦

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十卷 揚州藏經院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若錄此書乃顗於建業瓦官寺說大莊嚴寺法慎記未及治定而殁章安灌頂刪定為十卷云是略出要用若取具足可三十卷也書中開為十章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門四詮次五安心六方便七修證八果報九起教十歸趣修證之中又開四別一世間禪二亦世間亦出世間禪三出世間禪四非世間非出世間禪出世禪中復有二一對治無漏二緣理無漏自緣理無漏以下皆闕文昔南嶽思大師因讀妙勝定經讚美禪定乃遍歷齊國諸大禪師學摩訶衍恒居林野經行修禪及在衡嶽弟子請業亦以禪觀為要如顗及慧成皆先發三昧後證總持又有僧照得定最深是故天台所傳止觀凡有三種一曰圓頓謂解行俱頓即摩訶止觀是二曰漸次謂解行漸即今文是三曰不定則解頓行或頓或漸即六妙門是此三止觀對根不同行相雖殊依圓理而為宗本一也所言次第禪者初從數息乃至奮迅超越三昧等行行諸禪始自五停心乃至十智等行慧諸禪從淺至深一一分別依按綸緒而辨名相為顯般若故辨諸法故赴機緣

故隨善樂故為知般若生處故嚴飾般若故資益般若故明助道故為學無所畏故為度眾生故為遍通諸經論故為明中道故次第禪門有如是益然摩訶止觀唐宋注解多種此文尚無講述可見後世學者徒誇文言而疏行用偏談圓頓蓋習漸次殊不知自非上上利根孰能不以此為安心法要耶

周叔迦

禪門章一卷 續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録此章乃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之詮解也釋禪波羅蜜為大師於建業瓦官寺說大莊嚴寺釋法慎記有三十卷章安灌頂禪師治定為十卷前有題記云今略出前卷要用流通此本是故此章疑是法慎所記而章安所删之原文其中多有問答名義之處是法慎所記不僅於講次採録必有於宴居覲承者既為個人之情慮無關於理觀之宏旨是以章安删之意在別行以備參考故其中標目釋第二卷釋第三卷皆與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合當今末世衆生根性闇鈍知見偏雜則此章之裨益亦復匪淺所惜者只詮至釋禪波羅蜜卷第三分別前方便中驗善根性而止其後無文蓋佚之矣自日本傳教大大師最澄於唐貞元中録傳於東瀛至會昌之厄中土遂佚故四明之天台教觀目録稱為闕本自元明以降習台宗者皆重在判教而略於觀行即圓頓之文亦僅為通經之助況此漸次法門世人尤所輕易宜夫此章千年久佚萬里歸來而鮮研究者也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撰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録此卷亦名童蒙止觀亦名小止觀乃顗為其俗兄陳鍼所出顗父名起祖為梁教騎常侍益陽侯鍼其長子也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從顗咨受修習夙夜不怠天台止觀最通行者凡有四本此其一也初叙大意次列十章具緣第一訶欲第二棄蓋第三調和第四方便第五正修第六善宿第七覺魔第八治病第九證果第十前五在摩訶止觀為第六章方便在釋禪波羅蜜為分別前方便第六次四在摩訶止觀為第七章止觀在釋禪波羅蜜為修證第七後一在彼二部無文以彼二部後三章果報起教旨歸皆不說故也是故此卷乃大部之梗概入道之樞機也統攝夫圓頓與漸次兼利夫久學與初心依斯修證聖果可階智者自稱示初心行人登正道之階梯入泥洹之等級若能善取其義而修習之可以安心免難發定生解證無漏果是故欲明天台道者必自此始矣宋慈雲大師於天聖二年列奏夫台教觀入藏流通其目中稱坐禪法要一卷闕本越七十年至紹聖中芝苑律師始作小止觀序鏤板傳世居士陳瓘亦有記云

禪門要略一卷 精藏經本 隋釋智顗撰

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其中止觀凡有八本一曰摩訶止觀二曰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三曰六妙門四曰四念處五曰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六曰禪門章七曰禪門口訣八曰禪門要略以此為最簡要約僅二千三百餘字先明方便後明止觀明方便中先列二十五方便與摩訶止觀釋禪波羅密小止觀同但具五緣中衣食具足列為第一持戒清淨列為第二行五法中解釋之文約圓教義與他本不同頗為精妙次明通塞及簡邪正即釋禪波羅密及摩訶止觀中之十種發心也明止觀中初明三止及中道正觀大意與小止觀相同而文句互有詳略次明禮佛中修一心三觀及問答一心三觀功用此卷文雖少而義極備誠可為習止觀者經中之經初習天台教者應於此文熟讀而精思之也考日本傳教大師最澄及智證大師圓珍二家請來目錄均載此卷之名而宋慈雲懺主所撰天台教觀目錄及佛祖統紀中山家教典志均稱禪門要略一卷闕本是此文宋時中土實佚之矣

周叔迦

禪門口訣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智顗說

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卷乃門弟子雜記智者平時教誡及問答之辭凡二十二則約五千餘言皆說六妙門中調息治病之事為摩訶止觀禪波羅密及小止觀中所不及者夫坐禪者由觀陰惑激動四大偏用心失所則動四百四病是故須善識病源善知坐中內心治病方法一旦動病方法或內觀力或術或醫若不知治病方法一非唯行道有障且於生命有慮摩訶止觀中說病有六緣一四大不順二飲食不節三坐禪不調四鬼神得便五魔所為六業起禪波羅密及小止觀中說三種病緣一四大不調二魔鬼所作三業報得此訣中說病有五種一身作二鬼作三魔作四不調息五業障於第五業障病說之最詳匪獨習次第禪者所當知一切修禪學慧者不可廢也阿含經中有治禪病秘要法以觀想為主此訣以調息為主後世武術中之運氣原始出禪門於此可徵也此訣自宋天聖中慈雲奏入大藏流通元明相承至清代龍藏遂汰去之末代學人不能善知病相不解調治故於此訣亦不知重視此習禪者所以成就者少也又大唐內典錄稱釋灌頂有修禪證相口訣未知

周叔迦

卿此本否耶

周叔迦

六妙門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撰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卷乃陳尚書令毛喜請出喜字伯父陽武人善草隸陳書中有傳從智者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研習不因事廢昔智者稟受南嶽思禪師三種止觀一曰圓頓即摩訶止觀是二曰漸次即釋禪波羅密是三曰不定即今文是六妙門者謂數隨止觀還淨六門乃五停心觀中數息法門自漢安世高譯大安般守意經嚴佛調譯菩薩內習六波羅密經即盛行此土為一切禪法之鎡基今言不定者謂隨其根性六門互修

漸頓迭進取益為斷故名不定也卷中初叙大意次列十章第一歷別對諸禪六妙門第二次第相生六妙門第三隨宜六妙門第四隨對治六妙門第五相攝六妙門第六通別六妙門第七旋轉六妙門第八觀心六妙門第九圓觀六妙門第十證相六妙門初六門是凡夫二乘共行前二次第證為藏教果後四互證為通教果第七門獨菩薩所行證則旋轉是別教果得旋陀羅尼第八第九二門乃大根性人不由次第所行證則圓頓有初中究竟之別初則初住中則二住乃至十地究竟則佛位是圓教果也

周叔迦

四念處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顗所著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卷依涅槃經生生門生不生門不生生門不生不生門立藏通別圓四教稟此四教述四念處義即為四卷每卷闡為三章一大意二五停心三四念處夫天台止觀凡有三種一圓頓二漸次三不定此書與六妙門同為不定止觀所攝六妙門為行行禪門之始五停心為行慧禪門之始也南嶽思大師撰諸法無諍三昧釋四念處云三十七道品一切佛法悉在其中智者廣之說四念處大意中各約理教智斷行位因果以釋四教四念處中各有二初約十乘觀法以明次第次約性共緣三種念處以明淺深修圓執五停心觀成得六根清淨修四念處或進發十住銅輪位矣夫四念處者乃道品之初門祛戲之妙藥聲聞經中但說破凡夫迷於生死有為法執為常樂我淨之倒為念處若摩訶衍中更說破二乘迷於涅槃無為法執為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之倒為念處也故大品經云若能深觀四念處則為坐道場昔者釋迦如來臨涅槃時阿難請問依何行道依何而住佛言依四念處修道依木叉而住是故念處理含攝一切法門皆盡四念處以慧為性是行人之目是智慧莊嚴是觀照般若是圓淨涅槃是了因佛性依是修道則非榮非枯歸於大寂涅槃住於如來三德秘密之藏豈唯習天台教觀者宣奉此典若寶筏一切行人皆當尊重如獲甘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心論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隋釋智顗撰

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論亦名煎乳論智者於將順化之前年謂弟子云商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乃口授此論隨語疏成不加點潤夫智者之造此論凡有二意一者為諸學徒隨逐累載空無所獲者令絕言置文觀心入道二者為外諸四衆脱能信受亦可傳之故云若於觀心答此無滯者當知此人即是五品弟子中初隨喜品人若不能答此問者即是天魔外道眷屬方處三界牢獄未有出離之期也論初有序以問答明造論意答中有六十五行偈述十六因緣須造此論次因問引中論初釋不生偈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但約觀初一念自生心起三十六問凡三十六偈初有一偈問圓理二有兩偈問見思二惑三有四偈問四教四有一偈問四三昧五有一偈問二十五方便六有一偈問十境七有一偈問十乘觀法八有七偈問果證九有十四偈問起教十有四偈問歸趣前七門可依摩訶止觀隨文作答後三門為諸論中所未嘗說自非於止觀有真實修證者不能言也

五方便念佛門一卷 揚州藏經院本

隋釋智顗撰

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卷乃四三昧中常行常坐兩種三昧所攝依五門禪觀一凝心禪二制心禪三體真禪四方便隨緣禪五息二邊分別禪之次第開念佛五門一稱名往生念佛三昧門二觀相滅罪念佛三昧門三諸境惟心念佛三昧門四心境俱離念佛三昧門五性起圓通念佛三昧門先叙五門來意次叙入方便次第卷末問答一行三昧及畫像觀禮所依聖教又約四教明念佛義問答中引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十六及卷第八十九即梁曼陀羅仙譯文殊般若經及元魏月婆首那譯摩訶迦葉經但此二經乃唐高宗時菩提流志三藏對勘梵本新舊合譯編入大寶積經中隋時此二經既別行不合稱大寶積經名卷數也疑是唐人傳寫為易了知故易斯名或云此後二則為唐人習台宗者所附記也此五門義清涼華嚴疏鈔已引之但云古人已有不稱是智者所作蓋清涼約五教為言既別立五門所以不欲顯稱智者以啟後世之疑也宋慈雲大師天台教觀目錄中有五方便門一卷註云闕本是宋時嘗佚之矣

方等三昧行法一卷 天津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

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卷前有宋釋遵式序云唐季已佚宋真宗咸平六年日本僧寂照齋至梭摩訶止觀勸進四種三昧一曰常坐即一行三昧二曰常行即般舟三昧並九十日為一期三曰半行半坐即方等三昧七日為一期又法華三昧三七日為一期四非行非坐即隨自意三昧如請觀世音三昧四十九日為一期金光明三昧七日為一期昔者南嶽慧思禪師嘗躬行七載其法依北涼法衆所譯大方等陀羅尼經是經雖為密部經典而在法華後說故亦是法華流類行法目中凡有六門具六緣第一識遮障第二禁法第三內律要訣第四修行第五受戒第六而篇中只有前四後二不載蓋行法備在國清百錄及摩訶止觀受戒則具出本經也百錄中所載方等懺法略出五意勸修第一方便第二方法第三逆順心第四表法第五蓋智者之制有依堂别行二衆依堂之僧一日之間六時行道四時坐禪别行道場精進勤修四種三昧行法竟三日即應依衆此諸行儀皆當時别行衆所習行也智者别傳稱智者長兄陳鍼年五十張果相之死在晦朔智者令之行方等懺遂延壽十五年學士法喜常行方等懺堆來索命不得信知此法為滅罪之良方而當時傳習甚廣也唐釋道宣亦有行儀一卷今不傳見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華三昧懺儀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撰

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詳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録此儀乃智者依法華普賢觀及諸大乘經意撰此法門夫天台宗自北齊慧文依中論明三觀義傳之南嶽慧思思九旬完滿法華三昧豁然自悟是故教人恒以法華為宗將順世時誠門人云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然當時實以安樂行為主及至智者初詣大賢山日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及謁思禪師於光州大蘇山二七誦經入法華三昧初方便發旋陀羅尼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於是始依法華經普賢菩薩品而立懺儀是故唐人亦有稱為天台普賢懺者凡有五章勸修第一前方便第二精進方法第三正修行方法第四略明修證相第五正行中有十法一者嚴淨道場二者淨身三者三業供養四者奉請三寶五者讚歎三寶六者禮佛七者懺悔八者行道旋繞九者誦法華經十者思惟一實境界懺悔章句多用普賢觀經意證相中有上中下根之別當三七日為期一心精進當得戒定慧根清淨若不得者當復加功也宋慈雲懺主序云破障壞魔入佛境界與夫文殊普賢並驅實駱遊方至極者實惟斯漸矣唐釋湛然有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宋釋知禮有修懺要旨謂止觀一部即法華之荃第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圓頓大乘究竟於此是故此儀實為台宗第一行法後世諸經行法無不依此以為規則惜乎末代奉行之者惟重禮念不知理觀遂致有教無觀之誚有由來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覺意三昧一卷 江北刻經處本

隋釋智顗說門人灌頂記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等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書凡有六章辨法相第一釋覺意三昧名第二方便行第三明心相第四入觀門第五證相門第六辨法相謂心性空也釋名義者覺名照了意名諸心心數三昧名調直定於世間出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三昧中得七覺意是有六種一因聞二修行三會理四起方便五入法行六圓極也方便行者謂六度方便也明心相者謂一切煩惱一切施為皆有未念欲念正念已念四運心相也

入觀行者謂於行住坐卧作作言談及見聞嗅嘗覺思十二觀境隨所起處觀於心意也證相門者謂如是行者必定當入外凡十信位中因是信故得入內凡初發心住也智者於摩訶止觀述行大行中勸進四種三昧一常坐謂一行三昧二常行謂般舟三昧三半行半坐謂方等三昧法華三昧四非行非坐謂隨自意三昧覺意三昧隨自意三昧乃南嶽思禪師所述此卷大意與隨自意三昧同摩訶止觀中釋此三昧有歷諸善歷諸惡歷無記三門此卷惟詳述歷諸善義習此法者應與止觀互參攷也又止觀中云四種三昧三門方法多發助道法門又動障道隨自意三昧既少方法少發此事若但解方法所發助道事相不能通達若解理觀事無不通又不得理觀意事相助道亦不得成得理觀意事相三昧任運自成若事相行道入道場得用心出則不能隨自意則無間也是故以行法論方等法華為主合當此卷入觀門中所謂總觀初心行人未有大方便力者之所修習先於道場照了心意也以理觀論則此文為主所謂歷別亂方便善巧行害一切處悉觀心意也

觀心食法一卷 揚州藏經院本

隋釋智顗說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等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法亦四三昧中非行非坐三昧所攝說食供養出飯受食之法供養者散田出飯者悲因此二助道受食者正觀觀彼舊食是無明煩惱從毛孔出新食是般若長養法身以觀心食時具足空假中三觀之意文不過三百餘言而極精要昔南嶽思禪師於隨自意三昧中說六威儀中觀心之法謂行住坐臥飲食言語是而智者釋覺意三昧入觀門中說行住坐臥作作言語六境觀法是故別出食法亦為立制訓治晚學然以

白文既詳在南嶽隨自意三昧中是故此卷僅畧出要用受持之者須與南嶽隨自意三昧中食法共行也

觀心誦經法一卷 揚州藏經院本

隋釋智顗說顗所述法華等經疏論集禪法凡三十三部一百四十九卷均著錄此法與觀心食法同為四三昧中非行非坐三昧所攝文僅六百餘言初示身口儀則次示正觀先明境智即空假中三觀後明具法即六度權實三因三德末示流通謂誦經竟回向之意荊溪釋云依觀誦功得相似六根若離法愛進入銅輪昔者南嶽十年常誦七載方等方依文師九旬究滿一時圓證智者進具之後專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及依思師二七誦經至藥王品豁然入定因發總持照了法華若高暉之臨幽谷

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也是故五品功德一隨喜二讀誦三說法四兼行六度五正行六度則讀誦之功南嶽天台因斯發習後代學者因斯入道所以荊谿尊者攬彼廣文十乘觀法為之記釋以為其十觀十境不減大部則此法者其亦天台宗之肝髓乎學者不可以其文畧而忽之也

阿彌陀經不思議神力傳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未詳作者

附錄傳中列晉僧叡僧顯宋慧崇慧通後周僧實玄景等往生西方叡顯崇通四師事見高僧傳實景二師事見續高僧傳然實傳但言卒時西北異香妖衆不言往生景傳言欲見彌勒佛豈經本誤陀為勒耶次述唐道綽禪師撰安樂集不言其往生是卷作於綽師生時綽自大業五年發講專弘淨土於貞觀十九年卒又述晉慧遠法師立社事次群述道珍禪師往生事珍師事亦見於續高僧傳末述往生淨土神咒傳譯及耶舍三藏於天平寺口受持法利益耶舍於齊天保中譯經於天平寺入隋於大興善寺更出諸經開皇九年卒事蹟亦見於續高僧傳云

華嚴經遊意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

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世避仇居南海因家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時梁太清三年也童時父引之見真諦而乞名因名之曰吉藏父後名道諒年七歲投興皇寺道朗法師出家朗為攝山法朗之再傳而僧詮之高足也其年朗公年四十九至陳光大元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太建十三年朗公卒年七十五藏公依之二十七年矣開皇十年陳亡藏公年四十二東遊會稽止嘉祥寺十五年智顗禪師返天台翌年往依之從灌頂禪師學十七年智顗禪師卒開皇末召入仁壽元年置日嚴寺延住居之唐武德初住實際定水二寺齊王元吉屆住延三年李安遠造宏法寺又延居之六年卒春秋七十五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當陳隋廢興之際江南陵亂藏乃往諸寺但是文疏並皆收聚故目學之長無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高僧傳嵊山法度傳稱弟子僧朗華嚴三論最所命家續高僧傳興皇法朗傳云於僧詮法師餐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並華嚴大品等經所以華嚴大品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皆指擿義理微發詞致由是可知攝山一家實以四論為宗骨而以華嚴為扶疏也是卷初開化主

化處教門徒衆四然後别明初明化主中又據此四門破南人定執舍那釋迦是一北人定執舍那釋迦是異而申舍那釋迦非一非異之旨二明化處中申華藏娑婆非一非異四句明迹及二土相開不相開義引什法師及影生叡師淨土義辨一貫異見中破成論師地論師及異三論師解又破結隆哲師不思議一一名正性義第三明教門中謂二佛一教所謂因果法門也二佛同明因果各有差别無差别無差别差别義因便判此經初舍那能化依正二果謂十佛國土即依果十佛世界海即正果而不明能化因次十信十地等五

位是所化因大小相海是所化果為初一周明所化因果後離世間因得入法界果為後一周明所化因果中間性起品為結前生後結前一周還歸不因不果一正性義生後一周從體出用義也然無釋第四徒衆門蓋是殘佚不全第三門文恐亦未竟也文中處處皆用四句例以申宗破執多引師説即興皇説也以第二門為最詳約過此卷之半焉賢首一宗以華嚴為根本而其傳承多依北地慧光之流派即法相宗義至以三論宗義以釋華嚴此為唯一之作雖僅玄義亦可謂獨開逕徑況華嚴後為嘯山一家所最擅長者乎是故

此卷為習三論宗者所不可廢也

淨名玄論八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已著錄其所釋淨名凡有三種一曰淨名玄論二曰維摩略疏三曰維摩義疏此論卷一首無名題疑闕序引之文卷五題云慧日道場沙門胡吉藏撰蓋是開皇末年煬帝為晉王時延居慧日時所作仁壽元年置日嚴寺別教延往居之矣初三卷釋名題中三卷釋宗旨末二卷釋會處釋名題中初敘名本後釋本名敘名本中有十科一教廣三門即以言泯法借言止言假默除言三階也此中約三根三慧三位三忍三病三法三句三絕攝法以釋三門二會三為二謂說默二觀也三會二歸一謂不二也四泯一歸絕五同異廣辨天竺外道諸師異宗世間塵識或單或複種種四句六迷悟七釋八門八攝法九體用十共釋皆廣明不二之義釋本名中先總論眾教有五科後以釋人法釋人釋法三科別釋此經釋人中初釋名次辨立名有因無因三明維摩德用四論現生釋法中初釋不思議次釋解脫末釋法釋不思議中有標意釋名辨體釋多少四章體即真俗二境權實二智及二諦教也多少即開不開及大小通別本迹內外五門不思議釋解脫中有名體因果考得失會教同異五章第二大段釋宗旨

中初總定宗旨謂正以權實二智為宗次別釋二智有十一門一翻名二釋名三境智四同異五長短六六智七開合八斷伏九攝智十常無常十一得失前十門明權實是至人之觀心得失門明真俗為眾聖之妙境是以得失中又開十門文云二智為眾聖觀心法身父母此義若通則方等眾經不待言而自顯又云真俗之本若成權實之末自顯是以此十一門為斯論之綱骨而自宗之菁華也第三大段釋會處中初就會處化主徒眾教門四科以辨所謂教門者四會同明不思議法現疾法二智因果二法三輪二行復束四會為三章次釋淨土先牒經中佛國品中三章大而解釋後論報應淨土有無二行二諦一質異見等義昔者羅什法師譯斯經而自註釋之弟子生肇融等皆各撰疏解是此經實為三論宗之根本經典此論之作正是初入長安法化大行之時是詞旨鋪發注辦渦然太宗慰令曰藏法師惟懷宏於般若辯圓包於解脫信矣夫

維摩詰所說經略疏五卷 增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撰華嚴遊意、淨名玄論已著錄。此疏作於仁壽中。卷端有日本文祿戊寅釋道空會疏叙例，即清康熙三十七年也。藏公於仁壽煬帝居東宮日，延居日嚴，神解飛玄，望重當時，初習者示寂。以所著維摩疏遺奉王。仁壽二年，令慧日道場僧慧莊嚴論二師用智者疏講釋淨名，事見國清百錄。又續高僧傳智脫傳云：下令講淨名經，沙門吉藏命章元座，鋒辯難抗，蓋玄儒脫即引據徵勘，超拔新奇，仍與道莊共談玄理，賓主稱揚，王因請脫更述淨名疏，便即繕書，更參錄勘，遂而藏公別有維摩義疏六卷，中云仁壽之終，奉命撰於大疏，辭有闕略，是當時法會中諸上座皆承王命各撰文疏，所以藏公此作，較之義疏辭義嚴密，釋序分中數菩薩德云：有師約位釋，闕中諸師直摘句釋，今所明者此中數不出二種：一即鉤瑣相生，二即當句而歎。相生者，前句生後句，後句釋前句；當句迥生者，即不然也。其下釋文皆用此例。此言誠可謂檢討一切經義之準繩矣。其詮釋全經，以權實二智為經宗，所謂實相為入道之本，不思議神通為化物之宗。釋方便品中明破於八夫之見，釋弟子品決擇行於小道之非，釋菩薩品呵於大乘之見，以二智釋文殊問疾品，謂是能緣觀教，以生空及大悲釋觀衆生品，謂是所觀教緣，依體出用，不二而二，釋香積佛品標宗控引，咸有斷類。誠可謂含玉嚼珠，鉤深索隱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維摩詰所説經義疏六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撰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維摩略疏已著録此疏世通稱廣疏卷端題長安弘法寺沙門吉藏續高僧傳靜琳傳云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造弘法又此疏卷二云余以簡皇之不因於身疾自著玄章仁壽之終奉命撰於文疏是故維摩三作此疏最晚日本東域傳燈目録具存三書三論宗章疏中闕無玄論高麗義天教藏總目唯載此疏云十二卷或六卷此疏與略疏較約增三分之一所詮詳簡互有不同科文分章立言指義全無一合蓋略疏中所已說者廣疏中不復及之矣如入不二法門品略疏有詳釋及興皇大師兩種二三種三之説三十三菩薩各説不二法門僅釋第一第三及文殊維摩文甚詳餘皆不釋此疏中初僅略釋品名三十三菩薩各説不二法門則一一具釋而文殊維摩章甚簡略疏中嘗破開善智藏招提惠琰義琰依僧旻者也又多引什法師註細考兩疏十有六七用智者義雖不用其四教觀心之釋但採其一句一言之音而發揮其義理然其論淨土有五種一淨二不淨三不淨淨四淨不淨五雜淨土之中更開四位一凡聖同居土二大小同居土三獨菩薩所居土四諸佛獨居土彼

所謂不淨淨者言如娑婆穢土彌勒興時轉成淨土淨不淨土反是此說大違三論宗義以土為常而說古佛今佛相致豈非物有達耶又凡聖同居土謂如彌勒興時凡聖同在淨土亦如西方九品往生為凡復有三乘賢聖此亦不然彌勒佛時凡聖同居土亦是衆生緣世間福業所現不可謂之淨土若就極樂而論既往生已便是三乘中數不可別有凡夫是故藏公撰述中明貫相理體則精辨鋒遊雄辯河傾言談縱逵剖斷飛流貫為當時第一至若敘列事境未必悉皆平允上遊淨影天台下採慈恩賢首矣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寶窟十五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書續藏經本前有日本元祿十六年沙門道空序即會維摩略疏者也卷首題唐慧日道場沙門釋吉藏撰此唐字當是道空重刊時所加藏公於開皇之末召入慧日仁壽二年別敕延居日嚴此疏當時隋開皇時所作也初以五門略明玄義一釋名題二敘緣起三辨宗旨四明藏不同五論經分齊謂以人法為名使稟教之流識大乘法為

緣一乘為宗於頓漸不定三教之中此經是無方之教以七分二章三段科經也釋名中解一乘義藏記義菩薩義佛子義明教中論諸家得失皆指如法華疏讚此經云通大小包法華與涅槃齊極蓋法鼓楞伽與此經於梁魏陳隋之間盛行於世凡欲明如來常住真我識性者無不依行釋正說分初以六門總釋一鈎瑣相生二章段次第三通機前後四重相攝五以言無言六如說行此乃藏公為學之方通經之軌也釋十受中釋大小乘戒同異云如涅槃疏一乘章中釋斷威義云如地持疏今二疏皆不可復得矣疏中所引經論凡

四十餘種古代師說多用古注觀師注林師疏古註疑是遠慧所删道猷之注僧叡見高僧傳慧觀傳住道場寺醴泉人專精義學注勝鬘經林師疏中或稱曇林或稱無臂林見續高僧傳惠可傳云在鄴下盛講勝鬘並制文疏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三部經即法鼓勝鬘楞伽也遂破江南靈味琮師溫師中興鍾師表師中寺安師及莊嚴旻師開善藏師於當時大德如淨影遠公疏義皆稱有人言而不名蓋遠公於隋初為海內英華所宗仰不欲顯有所諍也靈味琮師者其即藏公之父道琮歟

金光明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

藏所著華嚴遊意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疏卷首不題寺名，但稱沙門吉藏撰。藏公少於智者十一歲，隋定百越，止會稽嘉祥寺，有與智者啟三通，及請講法華疏，見國清百錄。啟云窮此性命，逮至來劫，頼來加被。開皇末名居慧日，仁壽移日嚴，入唐居定水、真寂、延興、宏法等寺。此疏無寺名，蓋猶是陳時所作也。藏公於陳隋廢興江陰陵亂之際，入諸寺中廣收文疏，是故入隋之作注引宏廣，此疏僅一二處引法華智論，於諸師

異說毫無所述，真諦重譯金光明經撰有義疏，亦無所徵引。祇直敘綱敺，不存條，不具科判，釋義全不與智者疏同。如釋四佛東南西北，智者以常樂淨我如次表釋，今疏以常我樂淨如次表釋，其為少年之作無疑也。藏公七歲依興皇道朗法師出家，年十九而處衆覆述，精辯鋒遊。此疏詮解文句雖簡而極精嚴，科判章門能細而極周密，名解著功於此可知矣。

無量壽經義疏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吉藏撰

藏所撰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疏不過一萬三千餘言，卷端玄義僅數百字，未開章門，但略釋經題及約壽量以判教，立二種教，一次第，二偏方，以法華為次第教，此經為偏方別教。次釋文句，中釋經初通序較詳，約有全卷八分之三，自別序以下僅科判訓詁而已，殊鮮精要之義。末有日本釋知足跋，作於延寶丙辰，即清康熙十五年，云得之於一僧人。考歷代諸家目錄中均不載嘉祥有無量壽

經疏，且嘉祥立三教，而此疏立二教，嘉祥諸作皆徵引廣博，而此疏獨無片言中述六朝諸師遺說，是可疑也。然疏中凡梵音皆稱胡言，仍是六朝人語氣，然非嘉祥之作，亦可珍也。

觀無量壽佛經義疏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疏全卷約一萬八千餘言，初以六門明義：序王第一，觀名第二，辨宗體第三，論因果第四，明淨土第五，論緣起第六，凡約四千言。次復以此經與彌勒下生經合辨，及釋經題，亦約四千言。然前序王、觀名中皆稱觀無量壽佛經，而後合辨及釋題中又稱無量壽觀經，皆云不得稱觀無量壽，何其前後自語相違也。次釋文句，約有萬言。前六門明義中皆稱無量壽經為雙卷經，而釋文句中則直云無量壽經，前後語勢亦不相符。然六門次第既與彌勒遊意同，而釋題中亦云雖合辨二經，前稱無量壽，則前後又似出於一人之筆，且與彌勒遊意合行矣。釋經義中科判頗有不依文勢處，如十六觀中以前一觀半為作觀方便，自見瑠璃地下逮第三觀為地觀；又第八觀中分前諸佛如來是法界身等三行餘文為觀法身佛，自一心繫念下為觀應身佛，雖不無此義，然觀法諸經皆以事觀為主，依事法界得入理事無礙法界，中此觀前數行經文只是釋即應而真之理，若判為二別，殊嫌淺薄，不唯不順圓宗，且違中觀之義也。至於釋別序中明感思義，第三觀中明瑠璃義，第四觀中明清淨實處義，皆可深知三論宗旨趣。文中多述江南師、北地師解而不定名，破成實師、數論師者各一則。又云大峯律師聞犬吠得無生，雖不詳其事蹟，則頗與後世禪宗機緣相似矣。

彌勒上生經遊意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吉藏撰。藏所撰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卷凡有十章：第一序王，第二釋名，第三辨經宗體，第四論因果，第五出世久近，第六成道真應，第七辨三會人多少，第八論與釋迦同時涅槃，第九明教大小，第十雜料簡。皆汎論彌勒上生兜率兼諸天情狀及將來下生成道國土人民之事。但釋名中唯舉觀彌勒上生經名，意謂上生經以大乘為宗體，下生經以小乘為宗體故也。然考藏公諸作皆賅博詳明，敘致暢達，此卷文句頗艱澀，間有訛錯不可句讀處。且第八章中言釋迦於周莊王廿年降生，至契合傳一千二百四十年，契字應是梁字之誤，以其數考之，正是梁元帝承聖二年。適宣續高僧傳云：吉藏於唐武德六年卒，年七十五，則承聖二年時藏公年方五歲，何能有此作？又復處處雖破地攝成毘諸師，而獨以中假為宗。道續高僧傳興皇法朗傳稱：詮公弟子慧勇居禪眾，玄辯住長干，法朗在興皇，慧布仍棲攝山，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吉藏正為朗公弟子，故所撰法華、仁王諸疏恒譏中假師之失，何得於此卷中反以中假為宗耶？續高僧傳云：在昔陳隋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而藏獨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及平定後挑簡，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此卷或是長干之作，後人以嘉祥所收錄，遂誤為嘉祥所作耳。然中假師說因此而傳，如云一家義宗法無非經，色表非色，香衣非香；又云成佛之體，有識之者皆是其體，凡有心者悉得菩提；又云成有真應二種，實行因果謂理真成，迹行因果謂應迹成等。由此可略知中假之宗，所謂本謂之中，迹謂之假，具斯二者名中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品經遊意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集三部九卷，均著錄。大品經者，即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也。自曹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朱士行既從曇柯迦羅集梵僧羯磨受戒於洛陽，講道行般若，歎為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西求大本，於于闐得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歸。至晉泰安五年，竺叔蘭、無羅叉譯為晉文，名曰放光般若。於是義學之侶，莫不志歸般若。宗中本無、支孝龍講之，帛法祚注之，安惠則寫之，康僧淵誦之，哀帝請竺道潛、于法開、支道林先後出京講放光經。道安居襄陽十五年，每歲再講放光經。羅什入秦，重譯道行，名曰小品般若；重譯放光，名曰摩訶般若，世稱此二為大小品經。馬又譯龍樹道摩訶般若經釋論，名曰大智度論。江南與三論並傳，世稱四論。梁武帝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而靡。是故南北朝此經疏解甚多，今皆不傳。此卷首不題撰者名氏，但前有大品經目，注云胡吉藏撰。以五重釋義：第一釋名，第二辨宗，第三會教，第四出部儻，第五明緣起。釋名有五，即明摩訶，明波若，明波羅密，明修多羅，明序也。辨宗有五，即明體，明宗，簡因果，明長短，辨遠近也。會教有二，即會教及五家味相生也。廣劉異解，上自符秦，下屆梁末，凡十餘家，皆是江南師說，不及北地諸師。出部儻中所述部類，亦與普通所明不同。是故此卷殆是陳時少年之作，或即於興皇座下纂集聽聞而成，所以引集多而闡發少也。又第五緣起文不竟，誤以卷端序文重錄於後，蓋是古傳寫時之訛錯。卷末有日本正安元年聖然題記云。

大品經義疏十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疏卷一首端題胡吉藏撰開皇十五年正月二十日記餘卷但題胡吉藏或沙門吉藏撰卷八末有日本久安六年珍海題記卷十末有日本嘉元二年佚名題記即宋紹興二十年及元大德八年也卷一為玄義以十門分別第一釋經題第二序説經意第三明部黨多少第四辨開合第五明前後第六辨經宗第七明顯密第八辨教第九明傳譯第十依文解釋所解全不

與大品遊意相同卷第二佚七卷第三自釋習相應品始疏文多依傍大論自支道林作道行指歸竺僧敷作道行義疏而後般若之風大盛道安有光讚折中解放光折疑略放光起盡解什法師既譯大小品而道融撰大品義疏道生撰小品疏宗之法珍慧道梁元智藏僧遷陳之寶瓊皆撰大品義疏而梁武帝有大品疏五十卷真諦有玄文四卷今皆不傳日本安遠律師三論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皆云藏公有大品經略疏四卷廣疏十卷此疏卷第五釋辨才品中莊嚴發趣乘乘義云常有三解如別疏是知略疏在前作凡略疏中所已述者義疏則不復及藏公之撰維摩略疏維摩義疏其例也而今略疏亦不存惜哉夫般若經者境一切見破一切執以無得為究竟以真空為指歸乃三世之佛母實行人之良御而空空之趣幽奧難明自非達學鮮得其門羅什之譯大智度論自第二品以下但略取其要開解文意不備廣釋義學之侶猶患其遼隱今得此疏誠可以貫經論之旨而足為實教之憲章覺乘之方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義疏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疏續藏本作四卷題云胡吉藏法師撰前有序旦一篇卷一為玄義有十重一序說經意二明部儻多少三辨開合四明前後五辨經宗六辨經題七明傳譯八明應驗九章段十正釋文所釋為姚秦鳩摩羅什譯但所牒經文有數處與今本不合一者今經云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而疏中所牒文須菩提上有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一句二者今經云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而疏中牒云於意云何釋曰文帶儀牒疑情及問善吉次善吉奉答與今經之善吉問者不合也豈秦譯古本有異耶抑藏公於此二處取魏譯義耶其科判全經為序正說流通三分各分二段謂通序別序廣說略說佛說究竟時衆奉行也正說之中釋須菩提問取論義為四問一問發心二問應住三問修行四問降伏廣說中開為般若體門信受門格量門三大章初門有二答問以明因斷疑以辨果信受門有二遮無信明有信格量門有三外施內施釋迦往因三番格量自須菩提重問發心應住降伏下開為十五章鉤璅相生大數取論義而破菩提留支十二分之科謂是八情穿鑿若經若論全無斯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疏八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吉藏撰

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疏卷初云天台智者於衆經中澗明五義兮於此部例亦五門分別然以人法為名五忍十地為體緣生正觀為宗外內二護為用半滿教中大乘滿教所攝與天台仁王經疏大異而此所立體宗用皆為智者疏中所呵智者於陳至德元年因少主請於建業屢講斯經疏當成於此時今此疏稱智者此稱乃隋開皇十一年晉王廣從受菩薩戒時所尊師

號是此疏之出甚晚則天台疏中所呵當是興皇朗公之義而藏公祖述云爾其釋序品科判解文十有八九皆依天台疏中因緣義釋觀空品不用智者科判而釋義猶多用之至釋菩薩教化品則全不用天台義蓋天台多約四教以釋行位是以不得不別為解也然藏公於開皇十六年廢講散衆投足天台自此以後所述多用天台義今此疏顯然與天台異其趣者當是開皇十五年以前所作興皇宗法唯以實相理境為觀解之資而此經雙照真俗兼通權實是以藏公此疏解文不能如天台疏之圓融而天台之金剛經疏不能及藏公疏之恢廓也

法華玄論十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凡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凡卷均著錄。藏公闡於法華之著作凡有四種，一曰法華玄論，二曰法華遊意，三曰法華義疏，四曰法華統略，而此論最在前作。續藏本但題胡吉藏撰，此京刻經處本題曰隋吳州會稽縣嘉祥寺沙門吉藏撰。卷一明翻譯緣起中有云：梁得四十四年，然梁代實為五十五年，而言四十四者，蓋是興皇於大同十一年講經時語。又云：從梁至今五十年，即是從大同十一年至作論之日，正是開皇十五年，是時適居嘉祥也。論中凡有六重玄義：一弘經方法，二大意，三釋名，四立宗，五決疑，六隨文釋義。第一弘經方法，凡半卷，有七意：初釋法師義，次就安樂行品明弘經方法，三明失義，四論弘經難義，五明翻譯緣起，六明講經緣起，七明所弘之經。第二序說經意，凡半卷，說經緣起別序，釋佛說此經之意。第三釋名，凡半卷，初釋妙法，次釋蓮華。第四辨經宗旨，凡半卷，列舉古來十三家異說而彈斥之，獨以無得中道為經宗。第五決疑，有二卷，先會智度論中五處文明法華意，即是以法華與般若、淨名、華嚴、涅槃等經相較，次明一乘及二智之義，凡有十七章。第六隨文釋義，有六卷，不列科判，不解文句，但就各品要義玄釋數重而已。所解者凡十六品，即方便品、譬喻品、信解品、藥草喻品、授記品、化城喻品、安樂行品、法師品、寶塔品、提婆達多品、壽量品、分別品、隨喜品、法師功德品、觀世音品、妙嚴王品是也。其中安樂行品釋在法師品前，亦足異也。論中博采眾說，篤守師傳，一以三論宗旨為歸。藏公晚年學說屢變，而此多存關中叡朗舊義，為治三論宗者所不可廢也。但藏公所著法華統略云：昔在會稽著此經玄文二十卷，而今文只十卷。又釋火宅中云：法華玄心述悟義一科，窮深溢廣，無數不統，無理不攝，無視不照，無累不忘，宜遊之在心，諷之在口。而今本無此文，殆今所傳豈唐人之節本歟。

法華遊意二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吉藏撰

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書即法華義疏之玄義，蓋作於開皇仁壽之際，即在慧日及日嚴道場時也。續藏本但題胡吉藏撰，金陵刻本題唐延興寺沙門吉藏撰，非是。藏公所撰法華統略云：中居京兆，錄其要用，裁為七軸，即指此游意二卷及義疏十二卷。隋唐人寫經卷多反正書，而以本末別之，故稱七軸也。凡以十門分別玄義：一大意門，二旨歸門，三釋名題門，四辨教意門，五顯密門，六三一門，七功用門，八弘經門，九部黨門，十緣起門。初大意門中略明說經有十意。第二明宗旨歸門中，破斥當時盛行三家之說，謂一以萬善因為經宗，二以果為經宗，三以一乘因果為經宗，而主以無得中道為經宗。然一乘因果為宗，乃天台師說，但天台之玄義文句，於貞觀三年灌頂補治始竣，是以藏公不及見之。此殆得之傳聞，遂有此斥，實未能盡天台意也。第三釋經題目中，更闢七門，末中以一乘釋妙意。第四辨教意中，略破南方五時之教、北土四宗之論，而論法華偏一切教。第五明顯密中，又開四別。第六論三一之開會，凡有十門。第七明功用中，述十事奇特出衆經之表。第八弘經方法中，引法師品慈悲忍辱法空，加以不懈也，又明十種法師。第九明部黨，第十明講經緣起，則略述大概而已。藏公晚年更著法華統略，於此疏頗有不滿之言，是故此疏所彈呵，不可以為藏公之定論也。

妙法蓮華經義疏十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

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按藏公所著法華統略云余少弘四論末專一乘即是指法華玄論及此疏也蓋玄論中多承襲興皇師說即三論宗義藏公於開皇十五年以前之學說大底如此遊意及此疏則專以一乘為釋經綱骨乃藏公於開皇十七年投足天台而後學說為之一變既入京師居慧日日嚴時諸作是也及文業中寫二千部法華造二十五尊像昏晚相仍竭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躬對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此事見於續高僧傳本傳是故入唐以後之作解說益臻圓極是又一變也此疏既作於京兆蓋是開皇仁壽之間是故統略中於此疏多有不愜之言如釋方便品初云昔雖誦講常怏怏其言若如舊判凡有二失一者不足二者辭煩又釋譬喻品大宅大車之譬則曰余昔不觀前後依舊通文多謬又釋譬喻品諸子索車之文則曰昔言隱昧是故此疏既非藏公定稿又非一仍三論宗舊貫也是以不及玄論及統略之精審也

周叔迦

妙法蓮華經統略六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

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凡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疏之作最晚其科文釋義與法華玄論法華義疏多有不同藏公於卷初自敘其意略有六端一二本所無今文方有如四土之說及七會之文即釋序品竟釋正宗初述四土七會義四土者初在穢土說法即初分經二在淨土說法見塔品去是也三住淨土普為十方淨穢人說法即神力品四還在穢土說法即囑累品去七會者一會說無量義第二會說乘權實法門第三會說身權實法門即見塔品已去第四會說法界遣順大用即提婆品已去第五會說壽權實法門即涌出常不輕品第六會現五種神力總說法華即神力品第七會說一切菩薩行法門即藥王五品去也二全廢舊運用今新意如合大車大宅之譬謂義疏中但約一乘明譬今疏凡有四意一約菩薩二約開示悟入三約菩提涅槃四約中道也三新舊兩用可適時而說如六序及十方便之例謂義疏釋序品爾時世尊四衆圍繞說品未開為六序統略中蓮下方便品開為十方便也四昔言隱昧今則顯明如釋妙四門索車七意

周叔迦

謂遊意釋名題中，以佛乘為果妙，佛性為因妙，言繁而義冗，今統略中初釋經題，以果人所證名為果妙，因人所行稱為因妙，又開果妙為所乘法妙、能乘人妙、壽命妙、國土妙四種，言簡而意該也。又義疏中釋譬喻品諸子出宅白父索車之文，以大乘機發為索車，說一乘為賜車，今統略中作七義釋之，文周理盡也。五大宗乃一兩轉，勢不同，二本雖明，今須重述，謂前後諸釋雖有差別，而以無得中道為經宗，則一也。六改舊分章，依今科約，如方便品六雙之例，謂義疏判方便品初長行與偈為略開三顯一，動執生疑，而統略中判為十方便第七，稱歎方便，以總別、權實、因果、理教、人法、師資六雙科文也。如是前後三疏差異之處甚多，此數端者斯為最要，故藏公特於卷端述之，可謂為藏公晚年之定論也。

周叔迦

大般涅槃經遊意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卷首題但作沙門吉藏撰，不注寺籍。全篇凡有六段：一大意，二宗旨，三釋名，四辨體，五明用，六料簡。大意之中，依興皇大師開為四段：一凡聖，二常無常，三隱顯，四半滿。宗旨之中，謂宗即是體，以不可思議無所得為經宗。釋名中略出無翻四師、有翻六師，而以滅為正翻。又釋絕名義，以法界、法性、法身、般若、佛性況釋涅槃，又明人法，謂涅槃非人非法，亦人亦法也。辨體中就一二三四法明體，謂妙有也，二諦也，色心，無作，三聚，善惡無記三性，法身、般若、解脫三德也，常樂我淨四德也。明用中謂照境用、發智用也。料簡中略說雙卷、六卷之異，疑文未竟。末有道融題記云，於會稽遊學，聞彼大德等云，吉藏法師涅槃疏記等，百濟僧並將歸鄉，所以此間無本留行。而日本安遠律師三論宗章疏有涅槃義疏二十卷，吉藏撰；東域傳燈目錄亦同；高麗義天錄作十四卷。而此卷初序引中云，昔經注錄文疏，零失因茲，講明聊復疏之，是藏公在日，其疏已不存於中土。續高僧傳灌頂傳云：智者來旋台岳，吉藏法師

周叔迦

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晰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宏演蓋是開皇十六七年間事其疏既是早年所作故自廢除此卷當成於開皇仁壽之間故多取天台圓頓義也

三論玄義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論題云隋慧日道場沙門吉藏奉命撰蓋是開皇之末晉王初延入都居慧日時奉命之作也總序宗要開為二門上卷中通序大歸下卷別釋衆品通序大歸中有二一曰破邪謂摧外道即天竺之四計震旦之道流也次以十義折毘曇以十義排成實就五時二諦呵大執也二曰顯正謂八不法正也別釋衆品中有十門一經論相資二經論能所絞絡三造論緣起四諸部通別五衆論立名不同六衆論旨歸即智論以實方便二慧為宗中論以二諦為宗百論以權實二智為宗十二門論以境智為宗也七四論破申不同八四論用假不同九四論對緣不同十別釋中論名題然羅什門徒通稱三論師而山一家兼通智論故江南多稱四論今藏公述攝嶺之言故題名三論玄義而皆總就四論明義然第七九兩章中又別有就三論申釋之文要恒以中觀論為主也

十二門論疏四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吉藏撰

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十二門論者龍樹菩薩造乃中論之提綱也姚秦鳩摩羅什法師譯與中論百論同稱為三論此疏作於大業四年夏時藏公居長安日嚴道場乃維三論玄義而作故入文之初曰有玄義已入大科也卷初先釋傳叡十二門論序次以釋名次第根本有無同異五意釋斯論大旨其關章大要前後兩異玄義中謂初有三門求有法不可得名為空門次有六門求相無蹤為無相門後有三門求起作無蹤即無作門入文之初又云初三門明於空門次四門明無相門後五門明無作門然其正判則有六雙最為切要所明宗趣則謂中論正申於大傍申於小此論但申大乘不兼申小所以示三世諸佛為諸菩薩顯說甚深之法而唐賢首國師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引僧叡說云百論廣破外道門論廣破小乘中論具破內外智論解釋大乘是藏公之義與古三論師說異也然宗致義記中云三論玄旨派流於九壤又云雖復譯在關河然盛傳於江表則興皇朗之功也蓋什師既宗之三論其後習法性者東皆稱三論師而人各異說駁而不純自攝嶺之派興始宗歸一致詮公四友雖亦差殊興皇之辯獨稱無礙是以慧布寫疏亦遣請講說藏公依止數十年故所造疏玄氣挺暢清穆易曉此疏雖不及中觀論疏之廣博而精微則過之欲通三論者首讀此疏矣續藏經本作六卷金陵刻本會入論文作四卷又觀有果無果門初舊佚失數紙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叔迦

百論疏十六卷（金陵刻續藏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百論者龍樹弟子提婆菩薩造凡二十品品各百偈故稱百論天親菩薩釋之姚秦鳩摩羅什法師譯前十品凡五十偈釋論仍稱百論焉此疏作於大業四年十月蓋是十二門論疏既成之後初釋僧肇百論序次有破塵品要觀一章歷破外道毘曇成實三家此乃藏公述已終身翫味之旨與唯識之異同除惑執之偏要故列於篇首焉次以明品偈釋偈義辨多少釋相生釋品名簡捨破六章開釋玄義其科判大略分為三段初敬讚三寶請威加護次與外道論義顯正破邪末廻邪入正請求利益三段各二初文二者一敬讚三寶二與外道諍三寶真偽次文二者初捨罪福品序如來漸捨教門辨於顯正二破神品以下九品說外道人法明乎破邪後文二者一明利益二辨益相自唐以前習法性者惟以三論命家藏公後派承攝嶺學依興皇況除此疏外別無他疏存行於世是故嘉祥三疏為習三論者之宗典也續藏經本作九卷金陵刻本合入論文作十六卷云

周叔迦

中觀論疏二十六卷（金陵刻續藏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中觀論者龍樹菩薩所造之頌凡五百偈有二十七品破凡小之愚迷申不生之正理青目菩薩釋之鳩摩羅什大師初學小乘後從須利耶蘇摩諮稟大乘專務方等誦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此三論既為什師入道之源故入秦之後次第譯出而盛弘之此論四卷為中土法性宗之基礎然在西國性相二宗咸奉龍樹本頌為圭臬注解之多至數十家傳於東土者有分別明菩薩釋唐波羅頗密多羅譯名曰般若燈論十卷安慧菩薩釋宋惟淨譯名曰大乘中觀釋論十卷三本偈頌多寡參有異同焉什師既譯斯論弟子曇影僧導各參成義疏下至宋齊梁陳南北諸師之釋今皆佚之唯藏公此疏存焉續藏經本作二十卷金陵刻本合入論文作二十六卷題云唐京師延興寺沙門吉藏撰然此疏實作於隋大業中十二門論百論疏既成之後居日嚴道場時也第一卷中釋僧叡中論序釋因緣品初先以通別正名釋名破申同異五門明玄義然後論章開合其科判大意前二偈牒八不明教體美

周叔迦

人法。前七品略破人法，明中道觀行。次十品廣破人法，明中道觀行。次一品明得益。次三品重破邪迷，明中道實相。次四品破出世人法，明中道觀行。次二品破小乘迷執，辨小乘中觀。末二偈明大乘觀行，推功歸佛。卷二釋論初八不偈，下迄皆望三種方言。此為攝山一家之心髓。卷三四五釋青目重牒八不偈，以十門義釋云。仁壽三年因智泰請作此十門，可謂為三論之綱領，較之藏公所作三論玄義，尤為切要。全疏所引六朝諸師異說、古德佚著甚多，深研此疏，不唯能通三論家言，且可考知有隋以前學派同異焉。

周叔迦

妙法蓮華經論疏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論乃世親菩薩造。凡有二譯，同題云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其一為元魏勒那摩提譯，僧朗、崔光等筆受。其二為元魏菩提留支譯，曇林筆受并作序。今序不傳，然考曇林所作諸經論翻譯記，凡十三部皆於興和三四年及武定元年中，其般若流支及毘目智仙二人所譯之作，未嘗共菩提留支譯。且貞元錄稱菩提留支譯經迄天平二年而止，則第二譯果為菩提流支譯耶？抑後世誤般若為菩提耶？末由證之矣。先後二譯文字殆全相同，但勒那摩提譯本卷初無歸敬頌，流支譯本卷初有五言歸敬頌十四句，而宋元諸藏於勒那摩提譯本前亦增入此頌，實為非是。此論古不盛傳於世，疏釋甚少，蓋以文句簡略，科攝重疊，釋經未竟，尋意難周故也。藏公所撰法華之疏凡有三本：初法華玄論，則用關河敘朗舊宗；次為法華義疏，則依龍樹提婆通經大意；末撰法華通略，則採此論綱領以為詮釋。故於撰疏既竟，更釋流支所譯之論，欲藉以破江南五時、北土四宗之說，謂法華教佛身無常，不明佛性，正同之執也。

周叔迦

大乘玄論五卷(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吉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論大章有八：第一二諦義十重，第二八不義六重，第三佛性義十門，第四一乘義三門，第五涅槃義三門，第六二智義十二門，第七教迹義三門，第八論迹義五門。於卷第四二智門初云：昔在江南著法華玄論。則此論作於長安可知。又論迹門初云：大師讀此論遍數不同，形勢非一，乃至有時明四論宗旨，釋中觀名題云云。所謂此論者，即指中觀論，則大乘玄論即中觀論之玄義矣。三論玄義為奉命之作，當在此論之先。百論十二門論疏作於大業四年，並云玄義已入大科，蓋指此論也。是故此論當作於仁壽大業之間。又二諦義中有十重，而藏公所著二諦章初云：興皇說二諦凡二十餘種勢，對開善二諦有十重，故一一重以離正故道此義，即指此論也。然此文與二諦章多有不同，彼立三種二諦，今立四種二諦，於第三重下更立三皆是世諦，不三為真諦，謂三是教，不三是理也。彼但明四諦絕名，今有三門分別，前立名，次絕名，末借名。就八不明中道中，述興皇三種方言，與中論疏略釋八不偈文義相同，而較略。就二諦明中道有三重單複，為二諦章所無。八不義有六科，亦為中論疏所未備。蓋此論皆是記興皇各種方言，居京兆時訂正弘宣之耳。

二諦章三卷（續藏經本）

唐釋吉藏撰

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章凡有七段第一明二諦大意第二釋二諦名第三明二諦相即義第四明二諦體第五明二諦絕名第六明二諦攝法義第七明二諦同異義考藏公所著大乘玄論中亦有二諦義文字與此章有相同處而較略亦有此章所未及者考其文句當作在此章之先又大乘玄論教跡門初述興皇大師講中論形勢不同略有十條其三云先疏解二諦竟即釋論文明佛說二諦以表正道今論以二諦為宗雖功有在也藏公傳稱講三論一百餘遍是故此章應是藏公講中論時所述以為懸談者也明大意中依中論說謂諸佛依二諦為聖凡說空有法及其得失利益立三種二諦第一有為世諦無為真諦第二有無二為世諦非有非無為真諦第三二與不二為世諦非二非不二為真諦釋名中明二種二諦一教二諦二於二諦以隨名釋因緣釋顯道釋無方釋四種解之明相即中引涅槃大品淨名三經明二諦相即義並破諸家之解明體中略破三家謂二諦一體異體及中道為體義而正以非真非俗為二諦體明絕名中有四句例明攝法中破開善攝法盡莊嚴攝法不盡義謂是方便之說不可執也明同異中先約涅槃大品明同異次明諸家釋同異實相理教最為難明文字般若此章為極矣習三論者不可不精研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三論略章一卷 經籍本

唐釋吉藏撰。藏所著華嚴遊意淨名玄論等經疏十八部九十五卷，中論疏等論疏五部五十一卷，大乘玄論等撰述三部九卷，均著錄。此卷舊題胡嘉祥法師尊義之要，凡有十六章：第一二諦義，第二智義，第三般若義，第四真應義，第五涅槃義，第六佛性義，第七二河義，第八二種次第義，第九正像義，第十金剛三昧義，第十一生法二空義，第十二涅槃義，第十三真應二身義，第十四常無常二鳥義，第十五半滿義，第十六佛性義。於中真應涅槃佛性三義雖先後各有兩章，而文義不同。全章文字除二種次第義正像義與法華玄論末二種次第釋妙莊嚴等品正像義論佛入涅槃三科完全相同，此外更無與藏公他作相同者，則非摘錄他疏可知。如釋涅槃義，大乘玄論中立無翻四說，有翻六家，涅槃經遊意亦列無翻四家，有翻六家，但所舉不同。此章中則有三門，謂無翻三說，有翻七家，但有義訓而不可翻三家也。殆是藏公中年依興皇時諮稟指歸雜集諸義之作。正像義中答佛滅度以來已得一千五百九十六年，若以周昭王二十四年佛降生，穆王五十二年入滅推之，當是唐貞觀二十年；若以莊王十年降生，匡王五年入滅推之，則是宋太宗端拱元年，而藏公示寂於唐武德六年，不應乖錯至是。若非後人改易，則是傳抄有誤也。

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一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戒本戒疏尼鈔僧戒本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今已著錄此儀乃貞觀八年製永徽元年重修凡有二十三法行相總四百六十六條其目曰入寺法第一在師前立法第二事師法第三在寺住法第四在院住法第五在房中住法第六對大己五夏闍梨法第七二時食法第八食了出堂法第九洗鉢法第十護鉢法第十一入衆法第十二入堂布薩法第十三上廁法第十四於六時不得語笑法第十五入溫室法第十六見和尚闍梨得不起法第十七見和尚闍梨不得禮法第十八看和尚闍梨病法第十九敬重上座法第二十掃地法第二十一用水瓶法第二十二入聚落法第二十三夫威儀乃律行之表威儀有缺則勝行不威戒品難圓所以東夏於戒法未傳之先威儀先至後漢安世高譯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東晉劉宋之代各有沙彌威儀之本同傳於世此本殆集諸威儀之大成以誡新學若能住持自然增善免惡資成道業矣文中入堂布薩法云具如鈔文及菩薩儀此不備述菩薩儀今不傳當於行事鈔中檢之可也

周叔迦

淨心誡觀法一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戒本戒疏尼鈔僧戒本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行護律儀今已著錄此法乃在隋州興唐寺夏安居時所撰以付弟子泰山靈巖寺慈忍者也凡三十篇其目曰釋名篇第一序宗篇第二五停篇第三校量篇第四自慶篇第五善根篇第六破戒篇第七邪命篇第八誑佛篇第九造過篇第十解脫篇第十一食緣篇第十二沈轉篇第十三不動篇第十四過患篇第十五心濁篇第十六二報篇第十七結使篇第十八緣生篇第十九安般篇第二十相資篇第二十一因果篇第二十二止劫篇第二十三二諦篇第二十四心行篇第二十五菩提篇第二十六教化篇第二十七佛性篇第二十八福田篇第二十九受持篇第三十於中除首末二篇外餘篇各有長行偈頌而五停解脫教化三篇較為詳盡蓋五停乃淨心之行而斷德之基解脫乃淨心之證而智德之端教化乃淨心之用而恩德之萌前二自利後一利他解脫篇中專說女人十惡良以一切衆生皆以婬欲而正性命解脫生死梵行為首教化篇中畧說四諦十二因緣十善六度之化餘如二諦佛性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篇明理極安般篇明行本乃定慧之樞機止觀之軌轍統觀全書一一諸篇簡而要約而該若能依誡起行自然道業成辦矣

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一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

宣所撰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所撰四分律行事鈔義鈔羯磨業疏戒本戒疏尼鈔僧戒本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行護律儀誡觀法今已著錄此圖經乃乾封二年撰凡有十一篇元結教興第一立名顯號第二形重相狀第三高下廣狹第四大界內外第五結法先後第六集僧遠近第七作業成敗第八受時儀軌第九功能遠近第十贊述辨德第十一蓋是乾封二年二月八日於長安南郊澧福二水之陰清宮鄉淨業寺創築戒壇爰集此文多據別傳第四篇中有祇洹圖總叙院所曰云余所撰祇洹圖上下兩卷條緝所聞極有蹤緒然考其圖與今傳本祇洹圖經大相逕庭戒壇之作當在天人感通之先所指祇洹圖當是初纂而未定之稿所以此書始終未言及天人事也十一篇中以形重相狀高下廣狹受時儀軌三篇為最切要結界集僧作業等已詳行事鈔及羯磨故此中不多述也又第三篇中云是年九月中印度大菩提寺沙門釋迦蜜多羅尊者來向五台禮敬文殊還來郊南見此戒壇大讚喜因為述烏仗那國東石戒壇之事此節當是是年冬季補入卷末戒壇儀中云東迴北轉此為右繞第八篇

中亦同此言未知何據西土之俗右繞為致敬左繞為輕侮右繞吉祥左繞衰損而東迴北轉實是左繞何以乖誤為右耶。

周叔迦

大唐內典錄十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述今存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其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今均著錄此錄乃麟德元年於西明寺撰自唐以來編在釋藏都分十錄第一歷代衆經傳譯所從錄有六卷凡十八代總二千四百八十七部八千四百七十六卷第二歷代翻本單重人代存亡錄有二卷第三歷代衆經分大小乘入藏錄有一卷總八百一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第四歷代衆經舉要轉讀錄有一卷第五歷代衆經有目闕本錄第六歷代道俗述作經解錄第七歷代諸經支派陳化錄第八歷代所出疑僞錄第九歷代所出衆經錄目序第十歷代衆經感應興敬錄合一卷第一卷初有序例各錄更有別序考歷代經目體例以梁僧祐之出三藏記集又此錄為最佳所最要者歷代道俗述作他目皆不載獨此二錄存之宋元明藏皆有續大唐內典錄一卷亦題道宣撰實即此錄首卷之稿本卷初多續大唐內典錄讚序一篇而其文字顛倒錯誤不可句讀其序例與此錄同總序只有前六行凡歷代字皆作續代不知何謂例中所列十八代經數卷數亦較此錄為少漢代中闕安

周叔迦

清支讖安玄佛朔等錄失譯中亦雜亂無條理不知古時何以據此一卷稿本重複入藏且名之曰續錄亦大奇矣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

宣所撰述存於今者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於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者今皆著錄此書前三卷龍朔元年撰第四卷麟德元年撰自唐時編入大藏流行新舊唐書經籍志皆著錄所述漢明帝吳大帝北魏太祖宋文帝北魏明帝梁高祖北齊文宣帝周武帝靜帝隋文帝唐高祖太宗高宗凡十三帝於佛法興滅信毀之迹都三十則所引多佚文逸典如曹植之辯道論孫盛之老聃非大賢論老子疑問反訊等然曹植之辯道論疑與抱朴子所引之釋疑論同是一篇大旨言丹術可以益壽療疾而駁無神仙二家各取一章以證己說耳考宣公所作廣弘明集有龍朔二年之敕三大詔議及麟德二年之西明寺鐘銘是成於此書之後所以此書所載什五皆重收於廣弘明集中卷四末附西華觀道士郭散大夫郭行真造佛像十一面觀音并大乘經發願文十六篇高宗之世數使三教論義故能使彼李宗竭誠釋氏也

釋迦方誌四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述存於今者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於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今均著錄此誌乃永徽元年作或作二卷凡有八篇其目曰封彊篇統攝篇中邊篇遺迹篇遊履篇通局篇時住篇教相篇封彊統攝二篇但畧釋佛土及大千界義中邊篇內以名里時水人五義定天竺為中國義遺跡一篇最詳有二卷餘先述自唐入印有東中北三道東道約畧言之玄奘法師西赴印度去時由北道歸時由中道此篇所述中北二道即節取奘師大唐西域記間有慈恩法師傳及當時傳聞或取證他記者西域記只有一百三十八國此篇末云略舉突厥以南三海所內一百五十國是增十二國也遊履篇中列漢張騫至唐玄奘諸西行者十六輩通局篇中雜記如來應迹佛像靈感聖寺顯瑞凡十則時住篇中云佛法三厄一大夏即赫連勃勃二魏武三周武也教相篇總記東晉至隋帝王立寺譯經度僧之數如來遺緒靈相瑞影綱猷備具淨信君子可以考鏡焉

釋迦氏譜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述存於今者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於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今均著錄此譜或作二卷亦名釋迦略譜乃麟德二年九月於西明寺撰凡有五科一序所依賢劫二序氏族根源三序所託方土四序法王化相五序凡聖後胤於中第三科中又開六義徵名約量辨時從勢藉勝考文是也第四科中又開八迹初處兜率天二降閻浮提有三相三現生靈誕有十相四集藝舉能有五相五出家尋教有七相六乘時成佛有二相七轉法悟物有十五相八遷神化掩有八相第五科中亦開二十緣初二兩科即是僧祐所撰釋迦譜中始祖劫初剎利相承姓等三譜而增詳所引經論亦較博贍第三科與釋迦方誌內中邊篇以五義定方厥中義同而文益辯第四科即僧祐譜中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五即當僧祐譜自調達出家緣記以下二十四記此二科即就祐譜刪節成之故較祐譜為略而謹嚴過之自羅云出家緣以下兼存祐公業語釋迦竹園精舍緣前有遺迹遠近緣五字麗本註云闕文明藏註云十元闕皆誤此目乃指以下十緣總立科名耳以

僧祐譜校之可知後人無知以為予目而闕文不亦陋乎。

周叔迦

中天竺舍衛國祇洹寺圖經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

宣所撰述存於今者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於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今均著錄此圖經乃乾封二年撰定初據隋靈裕法師之寺誥聖迹記等搜採群篇特事通叙而未定稿後因天人感靈遂即肅然躬寫天人者南天王八大將之一也所述祇樹園中總有六十六院大門之東東門之西自分七院東門之東自分九院大門之西分七院西門之西分六院正中佛院之內有十四所繞佛院外為僧院三方繞院中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門之左自分五院開為七院佛院之東自分六所大院西巷門西自分六院寺大院四角內各一院寺大院東大路之左為供僧院院所繁廣不在此數焉宣所撰戒壇圖經云余所撰祇洹圖上下兩卷修緝所聞統收經律討讎諸傳極有蹤緒但戒壇圖經中之祇洹圖與此圖經所記大有乖舛如大門之東西各七院彼記在佛院之東西佛院中門內之九鎮蓮池彼記在三層閣之東西等以理而推戒壇圖經所繪在先乃纂集諸錄而成此書所記在後乃天人指示改正者也宋元照律師南山撰集錄中云未見而所撰行事鈔資持

記中云圖經近日本將至是晚唐北宋之間此書嘗佚失元照晚年始得見之歷元明清而又佚今刻本乃得之於日本續藏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宣所撰述存於今者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於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今均著錄此錄古作三卷今本開為六卷乃麟德元年六月於長安南郊終南山北澧福二水之陰清官鄉淨業精舍集自唐編入大藏流通凡有三章初明舍利表塔有二十緣次列靈像垂降有五十緣後引聖寺瑞經僧又闡三節初明聖寺有十二處次明靈教有三十八則後列神僧有三十則然初章目中雖只載塔緣二十文中尚有舍利感通

十四緣及仁壽中分布舍利感應目中不載夫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法身感應神通示現可以抑誇強摧偽慢使兇銳歸降塵紛潛伏幽通而揚化本極變以達神源則此錄所紀為敦初信情在悟宗豈可以恒人之耳目而遠擬於由來之道哉南宋之後精多浮濫盛飾靈相反墜淫邪所有記載遠在此錄下矣。

律相感通傳一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

宣所撰述存於今者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於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今均著錄此傳作於乾封二年戒壇圖經祇洹圖經淨廚誥終南山靈感傳終南山化感寺制皆同時所作後三今佚然藏經中題道宣律師感通傳又曰宣律師感天侍傳麟德元年撰考是年在長安西明寺撰大唐內典錄又集三寶感通錄古今佛道論衡二錄名相似故誤耳又有磚橋刻經處本譌訛特甚案此傳中天人所述於塔寺之外多關於輕重儀章服儀事輕重儀作於貞觀十九年乾封二年重更條理後附天人交迹勤勤囑累事與此傳相合法苑珠林云道宣律師乾封二年仲春逐靜修道遂感冥應於是律師既承靈屬扶疾筆受隨聞隨錄合成十卷宋高僧傳亦云口傳偈頌號付囑儀十卷則此傳乃是刪約之本珠林卷十卷三十五所引皆今本所無者也所遇天神有王璠羅天費天姚天荀天陸玄暢韋將軍等所言佛事則周穆秦穆之世已有佛法感造塔寺及羅什從毗婆尸佛以來譯經等今之伽藍設韋天像以為三洲護法肇始於此但恒以韋將軍與韋馱天相混韋馱天見四卷金光明經大方等大雲經涅槃經等金光明經鬼神品云大力勇猛常護世間晝夜不離唐譯作吠率怒天此云固非三洲護法姓韋名琨如此傳所載者也

南山文腧三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宣撰

宣所撰述存於今者四分律行事鈔等律儀十四部五十五卷大唐內典錄等傳集十部八十七卷於中廣弘明集已見四庫全書餘今均著錄其文集入佚宋釋元照輯南山撰集錄云南山文集十卷未見此本乃今人徐顯瑞所輯由全唐文中錄出二十七篇更採正續藏增補文十篇詩三篇勒成三卷文中論有二啟有四文有一儀有一銘有二序有二十五狀有一以其為十卷之墟餘殘膏賸馥故名曰南山文腧其中妙法蓮華經弘傳序最為精要歷代釋藏皆載於法華經首夫法華一經最為尊上宣公獨能擬其幽玄成斯極要且南山一宗以大乘教義律以乘戒相一以貫相法印為宗本全得之於此經是故此序為宣公義學之提綱焉此集第一篇題云大慈恩寺經玄奘傳論讚是續高僧傳翻譯篇論續僧傳凡有十篇各有論讚全唐文取其一而遺其九且謬誤其名此本因之亦未覺之不當也且宣公諸撰集中當於經序之外更立別序古德撰集尚可採此宣公事蹟載於李寬之行狀既原之本碑今皆不可得見唯宋僧傳中語焉而不詳要其才識雄辯於此可窺其略焉爾。

佛說阿彌陀經義述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慧淨撰

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年十四出家從志念論師習雜心婆沙居紀國寺大業中續述雜心玄文三十卷俱舍文疏三十餘卷貞觀中屢挫道士于永通蔡子晃秦世英於義從高宗為太子時延為普光寺主復撰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法華經纘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盂蘭盆上下生各出要纘又搜採近代藻銳撰詩英華十卷並盛行當世今悉不傳事蹟具詳續高僧傳本傳此述其簡要其立宗以彌陀經者乃勸生淨土不退菩提者也以顯因行果為經趣致經開三分一由序二正體三流通三分例二由序二者一通序證信二別序發起正體二者一安樂淨土因果二彌陀法身因果流通二者一如來說此經已二大眾歡喜信受此判最為精覈理臻玄極諸家多以此經為無問自說故無發起淨師獨以為如來自發起即佛告舍利弗從是西方已下為發起別序從舍利弗彼土何故下方是正宗而正宗之文又有略中廣三種科法略則為二中則為五廣則為十文中釋義依廣法判文極綺密理入精微包括群宗籠罩眾說文中有數處字跡殘缺難無關乎弘旨終非完整惜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淨撰

淨所撰阿彌陀經義述已著錄此書據續高僧傳本傳謂因學士潁川庾初孫請乃為釋文舉義鬱為盛作窮真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秘要遐邇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摇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為之序其文與今本所載正同所釋為姚秦鳩摩羅什譯本文中但分章段而無科判文筆簡潔理味深雋名相之聚備探沖奥觀照之義務盡幽賾夫淨為志念弟子念從道長法師習智論從道寵法師習地論從慧嵩法師習毗曇成名之後智度襟心雙演頻弘是故淨師此作能卷舒性相之長剖判大小之乘其申釋大綱由三因而請問住四思而發心離三障以行施淨三輪以除相達人法二空成取捨兩行初周立菩薩行體後周斷菩薩行障所以顯此經體是真流為滅惑之本一切情疑無不除遣三輪之教化三身之體用三佛性之圓滿皆能數其指歸明其真趣斯經註述信為稱首矣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淨撰

淨所撰阿彌陀經義述金剛般若經註疏已著錄此疏甚詳盡立五種般若一實相二觀照三文字四境界五眷屬唯立正宗十門分別第一初入觀門緣起分第二了蘊虛空度厄分第三空色一如無二分第四垢淨唯真無妄分第五十二入中如幻分第六三處體同名異分第七三乘境觀俱空分第八舉勝明空離障分第九大智乘因至果分第十發難流通神咒分謂此經廣明五蘊十二入十八界空色生滅垢淨增減狀同龜毛但有語言實無相貌乃至三乘觀境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聲聞緣覺菩薩人法皆空也每分終述七言四句偈一章為結第十分末無偈亦無結句蓋文未竟也咒後有四大天王名卷尾題云開元三年九月於台州大雲寺揮殆日僧入唐得之於台因以流傳東域耳細考其文扶疏靈礴與淨師彌陀經義述金剛經註疏之簡潔者迥不相侔所釋為奘師譯本而奘師譯[illegible]心經在貞觀二十三年[illegible]淨傳稱貞觀十九年淨春秋六十八心疾時動或傳法兩則心經譯時淨師是否尚在不可知且淨師為初唐詩僧第一人與李義府等宰貴名臣相唱和顧此疏中結頌亦殊平庸卷端又但

題慧遠法師作而不云紀國寺蓋江左更有同名者耶要其立言窮理盡性尋摳討源為可貴也

安樂集二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道綽撰綽俗姓衛氏并州汶水人今山西文水縣也年十四出家講大涅槃二十四遍晚事慧瓚禪師承昔曇鸞法師淨土之業居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即鸞法師立口誦佛名曰以七萬為限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勸人念彌陀佛名用麻豆等物而為數量或穿木欒子以為數法卒年不可考事蹟具詳高僧傳本傳夫淨土法門自東晉廬山遠公依般舟三昧結蓮社元魏曇鸞法師依十六觀經以立觀至綽禪師始兼用小彌陀經教人手各掐珠口同佛號持名之法於焉始盛流傳至今蒙益者衆其所著論道宣稱曰統談龍樹天親邇及僧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蓋斯集所據經論三十餘部而以龍樹智論天親淨土論為主也集中凡有十二大門皆引經論證明勸信淨土而求往生第一大門有九番料簡明淨土教義第二大門有三番料簡明發菩提心第三大門有四番料簡明穢淨難易第四大門有三番料簡明古德行訓第五大門有四番料簡明此彼比校第六大門有三番料簡明十方比校第七大門有兩番料簡明取相方便第八大門有三番料簡明舉經勸信第九大門有兩番

料簡明苦樂壽夭第十大門有兩番料簡明回向西方第十一大門有兩番料簡明臨終作意第十二大門有兩番料簡明結勸往生也第一大門明教興所由中述韋提希啟教之意辨諸經宗旨中云今此觀經以觀佛三昧為宗故知此集正為觀經作玄義也第六第九大門中引須彌四域經普王皇帝尊經法句經等諸疑偽經白壁之瑕良可惜哉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記六十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智儼撰

儼姓趙氏天水人年十二從神僧法順學順以付上足達法師令其訓誨年十四薙緇衣從釋法常聽攝大乘論進具以後聽四分迦延毘曇成實十地地持涅槃等經又廣學於靜琳法師所後從至相寺智正法師聽受華嚴傳光統律師文疏遇異僧謂曰汝欲解一乘義者其十地中六相之義慎勿輕也因即陶研於焉大啟貞觀二年時年二十七遂立教分宗製華嚴經疏總章元年卒春秋六十七世尊為賢首宗第二祖所撰義疏解諸經論凡二十餘部今唯五部存焉事蹟詳釋法藏華嚴經傳記又續高僧傳附見法順傳中按華嚴經世有晉唐兩譯此記解晉譯本原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搜玄分齊通智方軌今略稱華嚴搜玄記又云華嚴經略疏原本離經別行為五卷每卷分上下續藏經本闕卷第四上即釋經卷第二十六之十地品第六地至卷第三十佛不思議品初段之文大正新修大藏經本為全本今刻本會合經文依經作六十卷卷端五門分別一歎聖臨機德量由致二明藏攝分齊三辨教下所詮宗趣又能詮教體四釋經題目五分文解釋依光統立漸頓圓三教漸中有經律論三藏

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之殊華嚴則頓圓二教所攝宗趣有教
義境行理事因果四門教體有其五種所詮分齊即是十玄
百門如釋文擧義有其八義一二乘三乘分齊二具應三回
三入一四空有五凡聖相由六常無常七三乘同門八辨法
邪正八會科判有十義別一化主二辨處三菩薩四生疑五
集衆六入定七佛加八出定不出定其九動地雨華十結會
平等以為此經通則三身皆有局則報佛所說綜觀全疏但
撮經文每章玄義為立科目標判分齊示人以通經之軌則
智悟之方隅而已非廣委釋也彼晉譯華嚴四十餘萬言而

記纔十四萬字僅及經文三分之一是以法藏興新羅義湘
書云和尚章疏義豐文簡致令後人多難趣入也

華嚴孔目章八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儼撰 儼所撰華嚴搜
玄記已著錄此章原題華嚴經內章門雜孔目蓋釋華嚴經
中諸會名相文義分齊凡有一百四十八門卷端目次中誤
作一百四十一門又漏業稠林章誤合三聚行稠林章成就
章為一目最末有華嚴經一部音義一目而文中無之自稱
證明華嚴所依經論識法華勝鬘梵網瓔珞本業入如來不
思議等經十地攝論瑜伽雜集如實等論又云有疏章鈔問
答雜孔目所謂疏章鈔當是靈辨所撰疏十二卷鈔十卷章
三卷此三今皆不傳問答則儼師所撰華嚴五十要問答雜

孔目即此章也文中多云餘義如別章殆指搜玄而言又嘗
云具在問答中釋是此作在搜玄問答之後也辨為曇遷弟
子後與儼公同依智正法師此章中明性起章後附錄曇遷
正是非論以為順乎性起而儼公之學涯異派之衆流集羣
宗之所於焉可知矣第一章料簡經意立漸頓圓三教第二
章顯教分齊又立五教蓋開漸教為始終二教益以小教而
成五耳第三章釋三種五衆種三乘及諸乘住位開賢首
一乘教義分齊章之先河卷終以同別二門融會三乘決顯
一乘之妙趣又依瓔珞本業梵網顯華嚴教乘分齊首尾

呼應正是此章之旨歸也釋第二會中禮佛儀式章甚切要禮敬諸佛為普賢行願之首行人不可不深思也五陰十八界十二處諸章明辨融通立八種無為即是百法中六種無為據五性開真如無為為三耳卷二中以十門立唯識章卷五中以七門明往生義尤為詳明精要明唯識謂如來藏為阿賴耶體心緣為末那體文中引瑜伽雜集顯揚攝論而不及成唯識論至相之談法相異於慈恩有矣大餘如釋第三會解行損益釋第五會順善法數秘密真如釋第六會十地十願三聚戒十惡業四靜慮八禪煩惱業習氣果德自在相海釋第七會明智釋第九會回心賢聖四十五知識皆言正而理顯於攝論幽奧多所申述傳稱其華嚴攝論尋常講說則儼公立教之本源於斯可尋焉

華嚴五十要問答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儼撰儼所撰華嚴搜玄記華嚴孔目章已著錄此書為顯一乘文義分齊故建立五十要問答以明之問題不依經文先後大義先釋果德次明心識修行法則最後論之皆約小乘三乘一乘釋會衆說使無乖諍也書中引成唯識論論譯於顯慶四年而儼公卒於總章元年則此書成於龍朔麟德之間歟其中精要如第十九釋轉四識依四智義謂四智並從意識而成引佛地經及無性攝論兩種不同文以無性攝論別轉四識依成四智之說為隨義顯法又引成唯識論以為是三乘初教義也第二十五釋心意識義中和會起信論真如無明相熏及瑜伽無有熏習之別兼述三種能變識大要第三十六釋心數及心所有法義中立十大煩惱即是開邪見為五見也又以三門分別一釋名二對諸門三約自乘對諸門中又分為五即乘性識假實也約自乘者六位四十六法通大地有十善大地有十小煩惱大地有十大煩惱大地有五不善大地有二使有四經有三加覺觀為四十六也第四十二釋四尋思義建立五門一列名二釋義三對性四明深淺五辨位地尋思位地在煖頂即十信十解如實智位在忍世第一即

十行十回向第四十三釋如實因緣義中明有無四門第四十八釋普敬認惡義中普敬有八種佛法認惡有十二種類例及佛性義蓋儼公之學遠承佛陀扇多慧光道憑靈裕靜淵智正次第相傳以至於師後入奘公譯場考證西土衆說於法相義淹博貫通而一以法順和尚法界緣起之宗為歸趣其立言圓明詳瞻雖無著世親無以過也

華嚴一乘十玄門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儼撰

儼所撰華嚴搜玄記華嚴孔目章華嚴五十要問答已著錄此書題云承杜順和尚說蓋儼公於大業九年年十二依杜順和尚出家其時順公年五十七貞觀十四年順公入寂時年八十四而儼年三十九儼公於出家後次第依法常靜琳智正諸師學至年二十七而撰華嚴略疏此書殆撰疏之先諮承杜順和尚之作即是貞觀初也首明一乘緣起自體法界義立因果二門果門不可言說因門之中立舉譬辨法二章舉譬中以十數為譬以顯異體同體二門各有一中多多中一一即多多即一兩義辨法中立十玄門一同時具足相應門者性

也二因陀羅網境界門者譬也三秘密隱顯俱成門者緣也四微細相容安立門者相也五十世隔法異成門者世也六諸藏純雜具德門者行也七一多相容不同門者理也八諸法相即自在門者用也九唯心迴轉善成門者心也十託事顯法生解門者智也各有教義理事解行因果人法境位師弟主伴體用感應十義華嚴大教闡揚十玄門者此章為始矣其後賢首仍之作華嚴一乘教義章及作探玄記改易諸藏純雜唯心迴轉二門為廣狹自在主伴圓明二門華嚴指

歸中又省記事顯法而增相入無礙下至清涼作疏鈔又復此章及教義章之舊貫但次第先後互有不同耳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儼撰

儼所撰華嚴搜玄記華嚴孔目章華嚴五十要問答華嚴一乘十玄門已著錄此疏於文首先以五門分別一教興所由二藏攝分齊三所詮宗趣能詮教體四釋經題目五分文解釋所釋為元魏菩提留支譯金剛般若經也科判甚細解釋甚簡而能使全經大旨昭然若揭此慧光靈裕諸師釋經家法固如此也其料判以四疑為綱骨以解行為次第四疑者謂云何發心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心住即實相般若行即觀照般若降伏心即文字般若是故此經以三般若為宗趣唯識真如為體也藏攝分齊中述大般若經部帙大般若經譯成於龍朔三年則此疏之成當在麟德乾封之間耳金剛一經中土疏解何啻百十徧邪者無論矣正當明允者嘉祥之辨真空慈恩之申妙有智者之精嚴慧淨之高雅皆可為當鋒領袖而廣略適中融會性相交參理事得無著世親之正者此疏其首學歟

說無垢稱經疏二十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基字洪道姓尉遲氏鄂國公敬德之猶子考諱宗九歲丁艱貞觀十九年玄奘法師自西域還二十二年見師秀朗度為弟子時年十七或云基初強拒曰聽我不斷情欲葷酒過中食方誓出家奘師許之故行駕累載聲色行厨關輔語曰三車法師顯慶元年年二十五應詔譯經麟德元年奘師卒基公從之十七年唯識因明教為命家上生法華二疏一生精力所寄永淳元年卒春秋五十一撰述甚富世稱百本疏主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本傳維摩經凡有七譯三存四闕此疏即釋最後譯本奘師所譯也作於咸亨三年冬因講羅什舊譯制作此文以贊玄旨至五年秋重定以六門分別一經起所因二經之宗緒三明經體性四叙經不同五科品所從六釋本文義立三教八宗三教者一有教即小乘是二空教即性宗是三空有教即相宗是亦名三時教也八宗者一我法俱有宗二有法無我宗三法無來去宗四現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六諸法但名宗七勝義皆空宗八應理圓實宗前六小乘後二大乘此經即後二所攝依勝義宗清辯師義以空為宗依應理宗護法師義俗諦通空有勝義唯有為宗也叙經不同中應舉羅什法師經品意譯之差科品大略初品為序分次十一品為正宗分末二品為流通分正宗中前九品是菩薩境次菩薩行品是菩薩行觀如來品是菩薩果菩薩境中前四品是利行處不高議品是威力處觀有情品是所化處菩提分品不二法門品是真實義處香臺品是菩提處前四處是二利行後一處是二利果疏中處處有依事依理二釋依理之中又有據空理義應理義兩種解釋於舊諦多所指摘於六度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四無量四攝三十七道品十善業道佛土八解脫義廣以諸門分別法苑義林章中佛土義即全錄此疏之文八解脫義則此疏錄自義林蓋義林章之成非於一時乃先後就各疏中摘錄彙集耳六度等八義為義林章所無可以補其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勝鬘師子吼一乘方便經述記四卷金陵刻經疏本　唐釋窺基說門人義令記基所撰述存於今者就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此經凡有三譯初宋求那跋陀羅譯第二北涼曇無讖譯第三唐菩提留支譯北涼譯闕本唐譯編入大寶積經第四十八會此記所釋為宋譯本乃咸亨中於界部寶國寺初編儀鳳二年重搆卷末有義令記文內咸亨訛作咸享此經魏隋之時盛行於世中唐以後講習者希古德疏解唯存三家一淨影二嘉祥三即此記也經文凡十五章記中科為三分第一章前半為說經由致

分內有通序別序次為加持廣說分有二一自利有十三章半二利他有一章自利之中前十二章半明法後第十四章辯人明法之中如來真實功德十受三願攝受四章明行一乘章明果無邊聖諦如來藏法身空義一諦一依顛倒真實自性清淨八章明教理行者有漏無漏行或世間出世間行或自利利他行也初以法身解脫般若三德讚涅槃次十受中初五明律儀戒次四明饒益有情戒後一明攝受善法戒三願者正智說法護法是為歎願攝受正法一章為定願一乘有二一出生大乘名曰大乘二攝入大乘門出生大乘者大外無小小外無大世出世亦爾故大乘為生為依也攝入大乘者因即戒定慧三學果即菩提涅槃三身三寶也無邊聖諦如來藏法身明理宗本空義隱覆真實者釋如來藏一諦一依諦法身也無邊聖諦如來藏一諦一依顛倒真實五章經文起止與窺藏及嘉祥疏文不同記中有二處破清辯義一在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下二空亂意眾生下此記既是義令所記所以不及窺基他作之辯且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阿彌陀經疏三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説無垢稱經等疏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此疏據東瀛刻本乃唐大中七年九月福州開元寺常契和上捨與日本智證大師圓珍者因以流傳彼土日本寬政四年沙門興寺又梓行之金陵刻經處據以重刊而删去題記及興寺跋疏初序王竟以七門會别一叙佛身二叙其土三叙不退轉四叙徧讚之心五叙體性六叙部類宗趣七判釋文義叙佛身中謂往生者登地菩薩見佛受用身地前菩薩凡夫二乘見變化身叙土中述四種淨土義登地菩薩見他受用土地前生者見化土又會通女人不生及攝論别時意之説叙不退中明四種不退緣一地勝二緣强三時長四無間位則正指初地得生法二忍所以不斷惑即往生者以能伏惑轉無始惡業成無量功德生到後地漸漸斷煩惱也叙徧讚中謂令衆生專心有在又勝地故也叙體性中謂以唯識智爲體又以佛自在無漏心爲體又是佛大慈悲願無分别後得智爲體叙部類中一觀經以定散二善爲宗二無量壽經以淨土爲宗三此經以斷疑證實爲宗四鼓音王經以轉業證難爲宗釋文之中於道品三寳劫濁四義皆云如别章

然今之法苑義林章中只有三寳章餘則佚之矣疏中所引經論八十餘種所引玄奘譯品皆貞觀中所譯叙部類中不列奘師稱讚淨土經而於釋菩薩名及六方佛下言及之稱讚淨土經譯於永徽元年即是基公出家之第三年疑此疏即是基公於譯稱讚淨土經時在譯場中隨文纂義之作也

阿彌陀經通贊三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此贊據東瀛乃日本祐世僧就於宋元豐元祐之間入于中華求歸彼土而流通者有日本大安五年廣祐僧就釋詔顯題記即宋元祐四年也又有康和四年題記即宋崇寧元年謂是因宋人柳裕傳語高麗王子義天求索傳來者又有嘉歷三年源覺法師寫經記即元天歷元年金陵刻經處據以重刻諸記悉刪去贊前序王竟以六門料簡一總叙源由二別明宗旨三彰經體用四翻譯時人五論於頓漸六正釋經文初叙源由者為酬本願而說諸經此經起由為後無常不淨苦三輪也明宗旨中先述先德四宗之說次立三教八宗之教此經即第八應理圓實宗收即淨土為宗也又大乘與菩薩藏攝十二分中無問自說教也彰經體用中體有五門不同用則彰穢顯淨又顯實證真也翻譯時人中列羅什求那跋陀羅玄奘三譯及後秦偈又述此土五家西天二宗判教之別此經即非空非有教也輪漸頓中此經即頓教所收釋文中立序正流通三科正宗分六一標淨土因果二明極樂之因緣三諸佛證明四三生發願五教尊讚歎曰希有六我佛叙陳彌稱難事釋有世界名曰極樂下以七門料簡淨土釋五濁中以五門分別皆今義林章所無釋如是云結集之緣如藏章記即今義林章中諸藏章也又釋念佛中明三種念十種功德四句分別釋願生中明淨土十勝天宮十劣皆極精要釋釋提桓因云修行因緣如宗輪疏然宗輪疏者乃龍朔二年基師隨翻受旨所編贊中所引經論不過三十餘種而奘師所譯顯揚瑜伽無性攝論成唯識俱舍等皆引及之則此贊當是奘師卒後隨緣講說之作所以與基師幼年所撰彌陀經疏料略互異也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四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此疏古作二卷，所釋為劉宋沮渠京聲譯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亦名觀彌勒菩薩般涅槃經。疏前敘王竟，以五門分別：一佛成權實，二慈氏所因，三時分有殊，四往生難易，五問答料簡。第一門中述法身變用自變化身成佛，及初地乃至十地所見淨土，以證上生是化。第二門中引賢愚經及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經，明彌勒發心往因。第三門中言劫有多種，如別章。但述賢劫諸佛，以彌勒當賢劫第五佛故也。第四門中辨淨土與兜率文別，以為念彌陀彌勒功德同得不退也。第五門中明此經及下生經皆為大乘經，及問答彌勒發心成佛前後一生補處獨居兜率，釋迦滅劫彌勒增劫等義。釋文科為三分，初說經因起分，二發請廣說分，三聞名喜行分。初中有通別二序。釋如是二字，具引二十六種不同之釋。釋廣說中處處皆約事表法，以明所謂理事無礙也。按贊寧宋高僧傳中稱基公遊五臺感異夢，又於寺中經軸放光，探之得上生經，因援毫撰疏，後獲舍利，是故此疏為亦名上生經瑞應疏，可謂基公精詣之作

周叔迦

為時亦較晚。初門明如來藏言，如幽贊說，又明降魔及釋文明說法處，皆云如理趣疏可知，或在諸疏之後也。

周叔迦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讃六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著述今見存者就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玄奘法師所譯大般若經凡十六會般若理趣分者第十會也此分為顯密二教之樞機密教收入金剛頂經第六會名曰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為宋施護譯更有略本前後四譯一唐菩提流志譯實相般若波羅蜜經一卷二唐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三唐不空譯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麼耶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一卷四宋施護譯徧照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顯教既攝在大般若經又是最初譯玄則法師序云理邃寰中趣冲域表者也疏譯者有不空三藏之理趣釋二卷及義述一卷至於理富辭贍義周句備詮金剛之慧闡圓鏡之智標般若之規明庶行之府指悟迷津搜奇密藏者唯有此讃耳初引瑜伽論讃佛五相說法十相聽法一因增至十因繼以四門解釋一敘經宗旨引清辨之掌珍論彌勒之中邊頌具述性相二家之宗二顯經體性立五種般若四種教體三彰經勝德準名義別有十四種功德四釋經本文立序正流通三分通序中別說教主數德九句經文

周叔迦

有三種釋一約正宗十四段以釋二約佛地論二十一德以釋三約數三身以釋言簡辭溢義豐旨之宗歸綜法義之理緒斯誠神慧正宗中科十四段經為三章九節初二段明體境三四段明行境五六段明果境此六明境也七八段明依實相行九十段明依觀照行十一二段明依二法行此六明行也十三段明自利果十四段明利他果此二明果也初段經文最詳科釋為五節初有十句明菩薩五種修果次有九句明俗諦本性空次有十六句明真諦本性空次有一句總明二諦本性空後有五門明染淨本性空往往具述清辨護法二家義即性相二宗差別但顯德體性中立五種般若言如閒題中已略顯示而今本無閒題之文古昔別行歟今有闕佚歟是不可考矣

周叔迦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著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此贊釋唐玄奘釋心經先述有情計著空有引掌珍論偈辨中邊論偈申空有義並申兩端以贊經旨故每段釋文皆先述勝空者言後述如應者言勝空者性宗也如應者相宗也但勝空文略如應文廣立五種般若釋彼岸中於教理行果上增一所知釋經行深般若句廣詮行法初明二種姓次明五位五位之中先明四種發心具十勝德起三妙觀次說略廣二種修行略中明境行果三法行即五重唯識觀也廣中明所學處修學法能修學三法所學處有五種修學法者一信佛二求法三制三業四修六度五修四攝六供三寶七近善友八修無量九修慚愧十修堅力十一觀五濁十二修四依十三修多願加行位中修三解脫四嗢陀南四尋思四如實智乃至十地修十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能修學即十三住也此即略攝瑜伽菩薩地竟釋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下具顯勝空如實二家之諍擧凡三性三無性有為無為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八識十二因緣四諦二取十善巧觀五怖畏七例四理槃三身百四十不共法四總持十法門等法相之義於此贊中無不備釋是故此經既甄綜精微纂撰綱蹟而此贊亦足以探瑜伽之廣又標唯識之貞心津法相之格言擬自宗之恒範矣。

周叔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贊述四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著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金剛般若經為大般若經第九會古今凡有六譯玄奘於未譯大般若經之先即重譯之為第五譯而此贊所譯為姚秦鳩摩羅什譯本為第一譯所以不釋玄奘譯本者贊中記云貞觀二十三年太宗違和欲崇功德奘師乃於一夜翻譯即了帝索讀之遣所司寫一萬本既不重潤詞句遂疏後欲重譯改採無由然奘師於顯慶五年譯大般若至龍朔二年始畢金剛般若既編入大經倘有舛異能無修正且此贊所引於法華涅槃勝鬘攝論之外玄奘所譯唯有佛地論無垢稱經唯識論而不及大般若唯識譯於顯慶四年是此贊作在顯慶之末大經未成之先其時基公年纔二十八九耳此贊主要之意在融通和會世親無著二家之論以世親為主而無著附之於論外無多發揮對於菩提留支譯金剛仙論一再斥為偽妄云南地吳人非真聖教又云此方凡情浪作圖度不可依據考嘉祥疏中亦斥此論十二分科不合經旨特未斥為偽耳

妙法蓮華經譯為為章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此章釋法華經中為字不同之義凡有五門第一彰數定聲謂一部都有六百一十八為字其中二百九十一字平聲三百二十七字去聲第二依聲定訓謂平聲為字有九訓即由求當得定被作是名九義也去聲為字有三訓即以與助三義也第三聲訓次第第四就經分釈即將全經所有為字依品句次第遂標全文一一註明義訓第五通申作意謂古人只訓作被二義不體餘釋故作此章以定佛語之要耳考其所釋與基公之法華玄贊多不合如序品常為諸佛之所稱歎玄贊曰為者使也被也而此章訓得是此章為基公少年之作撰玄贊時已不復用之矣

妙法蓮華經玄贊四十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著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均著錄考之本傳基公隨處化狹獲益者衆東行博陵印令定縣有請講法華經者遂通此疏於中有櫟無垢稱經疏處是知為基公晚年之作中唐流傳頗盛律宗亦兼傳習此贊古作十卷今本開為四十卷贊初序王竟以六門料簡一敘經起意有五義二明經宗旨三教之中非空有教八宗之內應理圓實宗也依他誘讚開以歸於大名為之漸依塵數衆生發善提心可成頓教而正以一乘為宗也三解經品得名四顯經品廢立考訂提婆達多品有無囑累品先後普門品重頌也五彰品之次第六釋經本文大科有二解第一解者初一品為序分次八品為正宗正說一乘授三提記餘十九品為流通第二解者初一品為序分次十九品為正宗於中前十二品名一乘境安樂門涌出二品明一乘行如來壽量品下五品明一乘果餘八品為流通贊中處處兼用此二解每品之初以來意釋名解妨三門懸釋大意然後解文大唐時習法華者所宗有三一天台二嘉祥三慈恩然此疏專主五種種姓有定性二乘及無種姓又詳張名相廣開章

敍至於大事因緣義觀行要鮮所涉及故為他宗所拒然一宗判經遂以境行果三門為例境即所觀行即能觀果則觀果數頌慈恩不依經立觀即特其觀法與天台之隨文觀心之法有別耳要在習之者能神會之也至於此贊詞藻訓詁頗為博雅就中摘引遺文墜簡藉存什一所引見存各書字句往往別異當是唐初舊本足為小學校勘家之考證猶其餘事焉

維摩詰所說經廣疏記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湛然撰。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荊溪嘗刪節智者維摩文疏，號曰畧疏，通行於世，梁肅曾為之序。今此記仍釋智者原作，蓋是成在畧疏之先。文中恒牒指云法華疏記、止觀記，是又在三大部完成之後也。此記明清時久佚，日本續藏經所收為三卷本，近於趙城廣勝寺得金藏本，為六卷本。佛祖統紀於荊溪本紀中載記三卷外，更有廣疏記六卷，當是錯誤。其山家教典志中即不載記三卷，但云廣疏記六卷也。三卷本者，首卷釋疏卷一至卷九，次卷釋疏卷十至

卷十六，末卷釋疏卷十七至卷二十八。文雖簡絜，不過八萬餘言，纔及廣疏四分之一，而釋疏中難文要義，精揀教門，辨明觀道，以扶翼宗旨。於三諦三觀三千之理，一性一心一念之法，無不深顯明示，善解方便。下卷中明性具法門，尤為貽然，良足以啟後學之睿思。宋釋智圓撰維摩疏垂裕記，以解畧疏，多引用其文。續藏經本有日本元祿十四年秀雲序，元文二年清求序，三年亮潤序，即清康熙四十年、乾隆二年、三年也。

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四十卷 杭州昭慶寺本　唐釋湛然撰。然所著華嚴骨目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書釋隋智者法華玄義。原本十卷，明百松尊者會入經文玄義，釐為四十卷，與法華文句記、摩訶止觀輔行合稱為天台三大部，允推傑作。卷端自序云：昔於台嶺，隨諸問者籤下所錄，不暇尋究文勢生起，亦未委細分節句逗。晚還毗壇，輒添膚飾，裨以管見，是故名曰釋籤。又前有代宗廣德二年普門子序，其時然公年五十四，書殆即成於斯歲。普門子姓何氏，父諱偘，為然公弟子，事蹟見宋釋從義三大部補註所引唐蔣防普門子文集序。

詳覽斯作，於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佛乘，無二亦無三之說，佛之知見，得此開示，了無餘蘊。其於天台教觀，發揚光大，破邪申正，厥功甚偉。天台宗自智者上承慧文、慧思，下授法於灌頂，頂傳智威、慧威，百年之間，明道若昧。逮左溪而稚興，說釋至然公乃廣製章記，乘此寶乘，煥然中興。當時談法界、闡名相、尊實性者，盛於長安，各修其學，自名一家。講華嚴者唯尊我宗，譜唯識者不許他經，習三論者但明勝義，或蕩於空，或膠於有。是故荊溪不得大啟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

語默以還源別偏圓簡邪正明止觀雙弘定慧圓照一乘三大部之記釋猶五經之正義焉解疑釋結貫道達微無以尚矣而此中釋迹妙之末立十不二門以融會觀教尤為精妙自古多錄出別行講說頗繁一家義宗若非荊溪精簡圓義永沈矣

妙法蓮華經文句記三十卷 揚州藏經院本

唐釋湛然撰湛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均已著錄此記釋隋智者之法華文句原本十卷明釋紹覺會入經疏釐為三十卷以於晉陵妙樂寺所講故世亦稱妙樂記夫智者立五時八教判釋群經以法華為極談諸經為兼暢殆至盛唐之際慈恩賢首三論諸家門庭施設其端非一台宗圓義將近晦蒙是故荊溪揭屬法流祖述章句明決前疑開發後滯而有釋籤妙樂輔行三大部之作夷考其中申宗旨者如方便品中釋權實十法十如是及四一義譬喻品中火宅譬之法喻

法師品分別功德品中之論戒行提婆品中論龍女權實義持品中忍辱義安樂行品中論止觀行壽量品中明界內界外義修性三因義藥王品中明往生義辨曲直者對賢首則如論四佛論階位雖識但明別位華嚴住後兼別法華非漸頓諸說對慈恩則如破用攝論四意趣解經定性聲聞不成佛法華但會退大二乘以後得智為方便品體等義對嘉祥則如序品中論無量義名義說法入定緣之有無方便品初論三種法輪諸章考同異者如信解品窮子喻中辨法華涅槃同異涌出品中辨法華華嚴同異壽量品之解法華論十

無上義藥草喻品中判添品法華之剩定品次者如提婆品有無中破嘉祥利涉之說囑累品先後中破慈恩之說凡此諸文皆所甄簡推覈而使一家教觀悉歸於正俊之學者聢知所守唐梁肅贊之曰以文字而廣第一義諦以言說而詮解脫者不其然乎

妙法蓮華經大意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湛然撰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書中土久佚日本續藏經所收乃明曆三年刻本即清順治十四年卷首尾皆題毗陵沙門湛然述各以三門解全經二十八品大旨第一述大意第二釋品名第三入文判釋於初品釋文中總敘大科列二種科法先約序正流通三分科經後約迹本兩門各具序正流通三分科經與法華文句相符諸餘科文亦大致皆合一一品中述大意文雖極藻麗然於四教三觀之義一乘因果之宗殊無多啟發矧況合賢語句悉須融入觀心若徒撮略事相竟何禪夫圓宗譬喻品述大意文末云

十方佛唯有一乘誰存五姓誘人謗法受殃三塗求友求法攀祥於萬代蓋隱對慈恩立三乘為了義及五種姓之說而言歷考諸家目錄宋釋遵式天台教觀目錄及佛祖統紀中皆不載此書日本最澄錄云妙法蓮華經大意一卷荊溪明曠座主述一十紙圓珍錄亦同東域傳燈目錄中法華大意有三家一灌頂二荊溪明曠三如傳高麗義天錄亦云大意一卷明曠述唯玄日天台宗章疏中具列二家一湛然述二明曠述今謂卷端云將釋此一部妙典二十八品多有諸家

今暫歸天台宗每品用三門解說若是荊溪所撰斷不云暫歸然則此卷其明曠所作歟

妙法蓮華經五百問論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湛然撰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論乃破斥窺基法華玄贊之作卷上有一百二十三問卷中有一百四十二問卷下有一百三十四問言五百者舉其拯耳始自玄贊初六門分別以迄文竟凡科判之當否釋義之乖違文宗之乖順一切巨細難易之處皆先設問徵起次舉玄贊之義為答後以難詰破斥證其謬誤若文詞隱晦者則並設兩重以質之義理紛衍搜剔靡遺其中要者如定姓聲聞成佛不成佛之諍一乘三乘權實之諍三車四車之諍法華論四種

聲聞不熟未熟之諍引攝大乘論四意趣釋經之諍壽量品正宗流通分攝之諍等皆與圓宗極相抵觸者然徵問既頻難免瑣屑如卷上百二十問中破法輪境謂四諦十二緣三性等云境為因緣四諦又以三性果得大菩提耶華嚴法界亦必須四諦因緣耶然華嚴經現在四諦品況法法圓具廣說境則無盡略舉諦緣亦復不欠何須固執其卷上第六十五問破玄贊引法華論八句釋序品中欲說大法等五句謂須增句添經云廣如疏記卷下第百二十六問破玄贊謂囑累品在前有八相違十不可云如餘所述皆與文句記適合

夫慈恩玄奘洪博淵精當時傳習莫不崇奉綜觀荊溪破意唯嫌始自經初終極末軸不見一言依經立觀然天台宗法即聞即思即修故須觀心以融文慈恩宗法初聞次思後修故其觀法別有所寄矣必強同若為自宗教眼未明者或眩其說而徘徊岐路故須抉擇借針鋒而作龜鏡若欲恃言辯而爭勝負必使他宗捨其所學以從我恐非論主意也

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四十卷 揚州法藏寺本

唐釋湛然撰。湛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書乃釋隋智者摩訶止觀言輔行傳弘者謂以佛一代之諸教輔翼止觀之妙行以一實止觀之妙行傳弘一教之教旨也原本十卷宋釋遵式天台教觀諸目錄作十五卷明釋傳燈會入止觀之文釐為四十卷夫摩訶止觀者依教起行之門修心復性之道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焉然語約意玄初機難入是故荊溪輯纂教法以宣揚之卷首述此緣起凡有十意十章十觀釐考其根源十境十乘頻研其出沒兼括諸論以潤色傍遮異執以顯宗搜求漸頓以融通折奪儒道以補弊其中要義如釋圓頓中明無情佛性義明四三昧中論彌陀及往生義唯識真如二觀義方便章中論持戒義觀不思議境中論性惡義皆足以探討圓宗之骨目治平觀道之軌徑荊溪所撰三大部之中輔行最初撰次為釋籤次為文句記然後方治定維摩疏記略疏諸作止觀文中法相紛紛傳者異說如卷初釋漸次止觀中無漏總中三之句荊溪謂是兩教二乘是無漏四舉總合開一中兼三故云總中三以七不可破以三觀釋者其後道邃又以三界釋之嘗亦非

荆溪之意為宋釋知禮所斥諸餘文義錯綜教行相資自非資稟於口決抉擇夫親承若荆溪之受於左溪者孰能辨之斯作也雄大深遠細博精微排斥異執開顯幽宗通文義之體勢示觀門之歸趣後世止觀之盛荆溪力也惜會本之科判於輔行原科之外輒以意增補致使條分脉絡或與荆溪異趣雖無妨於大旨要非會文之正則也

摩訶止觀輔行搜要記十卷 續藏經本　唐釋湛然撰　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記乃荆溪晚年還佛隴後之作蓋以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文義廣汎故搜其宗要以備修行卷初自序云洮汰行要除扶觀道及騰文勢諸緣本等一切不書篩成依大文時撥廣令略遂述十種因緣明略彼廣文之意卷一解大意章中發大心卷二解大意章中修大行成大果裂大網歸大處卷三解釋名體相攝法偏圓四章卷四解二十五方便卷五六七解正觀十法卷八解煩惱病患業相魔事四境卷九解禪境卷十解見境正觀文初若來意開章生起互發及章安之十六番私料簡皆刪削不取唯自第二觀陰入界境句始謂是第八依章解釋也是故全文較諸輔行纔十之四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山家教典志中曾著錄此書云止觀搜玄記十卷是宋時猶存而釋遵式之天台隨函目錄不載之蓋當時以是略文研求者寡耳其後遂佚續藏所收乃唐大中八年日本釋圓珍於國清寺寫取流傳東瀛者也

始終心要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湛然撰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文不過聊聊二百八十餘字而概括天台一宗觀心始終罄無不盡文中言三諦三惑三觀三智三德從因至果成就次第而非漸修亦無次第良以在性為三諦迷之為三惑修之為三觀證之為三智成之為三德原同為一法佛說種種名華嚴之法界方等之實相般若之明度法華之一乘涅槃之佛性皆所以闡拓此理的示觀行耳大義雖出於智者金光明經玄義中十種三法順逆次第而所立法不盡同彼章廣攝聖教此文唯約台

宗雖然台宗之有此文殆猶三藏之有心經譬中明珠不輕受與號曰心要者所以示若性若迷若修若證若成皆唯此觀心而已矣宋釋從義有註一卷清釋諦閑有解一卷皆極精審可貴也

金剛錍一卷 揚州衆香庵刻本

唐釋湛然撰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卷明佛性義言金剛錍者錍所以刮眼翳蓋用涅槃經如來性品佛答迦葉菩薩文意題下自注云圓伊金錍以抉四眼無明之膜令一切處悉見遮那佛性之指偏權破碎加之以剛文初通叙佛性旨歸以為世人恒執涅槃經卷三十一迦葉品文謂瓦石無性故依止觀不思議境明剎那心中具三千法剎那既遍佛性遍周明了瓦石唯我心性初借夢見客以興問不開章門以義分之約有八段初立宗旨謂正因體徧無情有性破十種

邪空之計次會異名謂情無情即佛性法界實際實相真性等異名次簡非顯是約外道及藏通別三教比決優劣次出法正體約就佛性無情唯心衆生佛土果成真如譬喻觀行九科為四十六問明法界生佛依正一念具足一塵不虧次辨法攝明一一有情心徧情徧心具性具凡聖因果依正攝盡次顯體所歸謂名體因果互融互即遮照自在生佛所得異故其體雖同而自計異次明觀道師承以二十五法為前方便十法成乘觀於十境十境互發觀時進否為觀道大略末判教所屬明四教判佛性無情有無心造心變具不具義

天觀不思議境須先明佛性宗旨佛性不了悉成思議而他宗言佛性義各有殊途是故不可以不辨欲修觀道應先於此文切問而近思之也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湛然撰

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法華三昧儀者隋智者大師所親撰以啟迪後學破障壞魔入佛境界凡有十科行軌而於第四入道場正修行方法中具出事儀觀想更有十法雖為世所宗然時代浸遠或粗誦文句而不通利或雖運心念而無理觀是故荊溪尊者依彼本文復歷十法結要事理庶使隨言作念隨念成想一一矚視如對目前心情靜定觀行易成為入門之緒為涅槃之因初嚴淨道場二淨身各約喻畧顯三三業供養有二初明總禮三寶觀想意後明運香觀想有七言偈十七句四請佛中有請佛偈七言四句五歎佛畧明運想大意六禮佛中有十一則初有禮佛偈七言六句畧示隨文改易之處末明普為眾生懺悔觀想有四言偈十九句七懺悔中有七則初明運逆順十心有四言偈四十九句次明懺六根文含於逆順十種心相大意次勸請觀想有四言偈八句次隨喜觀想四言偈六句次回向觀想四言偈九句末明發願觀想大意八行道中有二則明行道及三歸觀想大意九誦經十坐禪二門皆無所補益但云如止觀十法成乘等末有畧懺文一則蓋以智

者原作別懺六根夜間時促不及具作故六時行道於初夜後夜則用畧文又附畧法華三昧補助儀并序即選錄前中觀想諸偈以備承用耳此中運香請佛禮佛述晡十心等事偈為後世一切懺儀所取法是故此儀於懺法中堪為憲章矣

菩提心義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潛真撰真字義璋姓王氏夏州朔方崇道鄉人開元二十六年隸名於本城靈覺寺明年納具戒廣德二年置大興善寺大德四十九員真與含光飛錫法崇等同預其選真學通內外性相融明兼承不空秘教入曼荼羅灌頂壇受成佛印顯密二教皆極博瞻不空譯文殊師利佛刹莊嚴經勅真造疏大曆八年疏成結為三卷奏上又述菩提心義發菩提心戒各一卷貞元四年辛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九事蹟詳宋高僧傳其所撰述今唯此卷存焉以五門分別一釋名義二識體性三辨一異四明相狀

五述行願但識體性中云如義府說而無文辨一異中引華嚴虛空藏起信論以明體用明相狀中先明行位後辨功用亦引起信本業仁王維摩華嚴諸經明行願中引顯揚發菩提心維摩等及毘盧遮那經疏文中有云故此佛刹經中虛空王立誓云云然則此義即文殊師利佛刹莊嚴經疏中解菩提心義而錄出別行耳夫菩提心者成佛之本原進修之先導大事因緣莫過於此此文簡明切要所惜者體性一門不出其文耳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疏義私鈔六卷舊鈔本

唐釋明空撰空住揚州法雲寺為湛然弟子事蹟不詳勝鬘經義疏為日本聖德太子於推古天皇十七年製至十九年始竟當隋仁壽五七年間太子名廐戶為欽明天皇第二子生於敏達天皇三年當陳太建六年世傳是南嶽慧思禪師後身推古天皇即位以太子攝政大崇佛法以推古天皇三十年薨當唐高祖武德五年春秋四十九所著有勝鬘維摩法華經疏唐大曆七年日本國僧使誡明得清等八人將勝鬘法華二疏來揚州明空為之略釋日本承和五年釋圓仁入唐即唐開成三年遇此鈔傳寫返國焉疏初略釋經題次判經文序正流通三分正說之中前五章明一乘體言萬善皆為乘體次八章明一乘境言有作無作八聖諦皆為乘境末一章明行乘人明三忍菩薩御此乘而行但提示要領發揮奥旨不拘泥於章文訓詁多引法鼓優婆塞戒涅槃般若法華維摩等經及梁釋法雲之說更有衆多舊釋標云義家本義舊釋云云不能考定何人之說鈔極簡絜多是解釋名相數引無名之說魏齊之際勝鬘經為北地所宗疏記甚衆今世所傳唯有慧遠窺基二家皆法相宗義今此疏鈔皆依天台教觀習圓頓止觀者不可廢也卷末有日本貞觀十三年圓珍建長八年叡尊二跋即唐咸通十二年及宋寶祐四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觀無量壽佛經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聰撰 聰為天台學者事蹟未詳此記釋智者觀無壽佛經疏卷末有元和十二年天台老僧行滿跋滿為荊溪弟子卒於開成中年八十八文中云聰公久於毗壇同聽一宗相承觀物思人悲喜交至然則元和中聰公已先卒唐大中十三年日本釋圓珍入唐於台州開元寺抄傳東瀛記初明極樂娑婆二土依正不同然後通明經意別解題目依文解釋文簡而理明辭約而事備天台妙觀朗焉可識三千空假因果一如之大旨煥然若揭相傳荊溪有觀經疏記一卷而世不傳下至宋代行靖

源清義通皆有記知禮有妙宗鈔三卷智圓有刊正記二卷從義有往生記四卷如湛有淨業記四卷而今唯妙宗鈔傳焉鈔中明色心不二及據乎心性觀彼依正之旨而咸潤述指瑕謂獨頭之色不具三千仁岳上壽量解十諫書雪謗書等謂三千之義秖是心性所具俗諦之法未是中道之本今此記云即十六觀一念心起依正宛然皆空假中無不具足三一相即圓融自在而不一異故為妙觀於記末自跋云若明觀法必取性心然則山家之義懸得聖心千古一轍歟

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圓照撰 照姓張氏京兆藍田人為西明寺景雲律師弟子於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罔不精研曾預般若譯場大曆十三年詔兩街大德十四人於安國寺定奪四分律新舊兩疏是非纂定一本照筆受正字至建中元年疏成累奉贈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卒時春秋八十二法臘五十八事蹟詳宋高僧傳本傳撰述甚富凡二十部九十四卷皆僧集傳記音義目錄之類今存三部三十九卷耳此錄乃貞元十一年所集始自開元十八

年下洎貞元十一年凡四朝應制所翻經論及念誦法并疏記碑表錄集等總三百四十五卷於中經論及念誦法一百九十三卷經論疏記六十四卷貞元新集古今制令碑表記錄并目八十九卷上卷翻經中卷疏記下卷入藏末補入貞元十四年般若譯新華嚴經乃後所加不在卷數之中上中兩卷兼載當時進經表制其後雖更有貞元釋教錄之作其經論念誦法等已收入其中而疏記則未載之是故此錄未可因廣錄而廢也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圓照撰。照所著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今已著錄。此錄乃貞元十五年奉勅修撰。至十六年畢進上。前有圓照序。始自漢明帝永平十年至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凡七百三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一百八十七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賢聖集傳并失譯。總二千四百四十七部。合七千三百九十九卷。開為總別二錄。總錄為十九卷。初奉承恩制錄。叙貞元十五年新譯諸經。許編入目。諸勅凡半卷。次總集羣經錄。叙從漢至唐所有翻述。具出帝王年代并譯人本事所出教等。以人代先後為倫。不依三藏之次。附叙目錄新舊同異。凡十八卷半。別錄為十一卷。初分乘藏差別錄。更有七門。一有譯有本。二有譯無本。三支派別生。四刪略繁重。五拾遺補闕。六疑惑再詳。七僞邪亂真。七門之中二乘區別。三藏殊科。凡九卷。次賢聖集傳錄。更有二門。一梵本翻譯。二此方撰述。凡二卷。即是現行入藏錄也。大致即就智昇開元釋教錄而增補之。現存古今釋教目錄。以此錄為最備。趙宋諸錄久已佚失。近雖得諸趙城金藏。殘闕不全。是故欲於三藏中正源流別同異者。胥唯此錄是賴焉矣。

贈司空謚大辯正大廣智不空三藏表制集六卷（續藏經本） 唐釋圓照集。照所著貞元續開元釋教錄、貞元釋教錄均已著錄。此集乃纂不空三藏師資相承所有書表狀牒勅詔制令以及文詞碑讃歌頌。都一百二十八首。答制五十二首。序中言一百四十四首者誤也。始自至德二年。於時不空三藏年五十三。迄於大曆十三年。即不空三藏歿後四年。不空三藏名智藏。為金剛智弟子。稟受真言於師。歿後還詣天竺。梵本瑜伽皆備披閱。旋歸帝京。宣化於河西關內之間。至德二年收復京洛。承旨建壇為灌頂師。歷承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寵遇。所譯經論一百一千部一百四十三卷。具載貞元釋教錄中。其有師資傳授未曾進上者。散在民間。傳諸東瀛。今得六十三部八十一卷。具如至元錄及日本續藏經及大正大藏經所收。此集中前三卷為不空諸書表狀牒勅詔制等。後三卷為三藏歿後諸弟子表狀制詔文詞碑讃歌頌等。所有表制。具如當時程式。由此可以考密宗授受之源。佛教昌明之迹。微裨部之威儀。覈僧伽之法度。窺李翱之掌故。補唐文之遺逸。有裨於典章文學者殊非淺鮮。今本如序中所稱凡六卷。而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云七卷。疑後更續集一卷。而今

不傳耳圓照所輯更有西明寺制令集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諸制旨集簽定四分律疏制旨集信行集秉如集一行集利言集良秀集僧法三學大德碑記集凡三十八卷今皆不存云

龐居士語録三卷 揚州藏經院刻本

唐龐蘊撰。蘊字道玄，衡陽人。貞元初謁石頭希遷禪師，忘言會旨。後之江西參馬祖道一，問云：「不與萬法爲侶者何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蘊於言下頓領玄要，參承二載。元和初北遊襄陽，州牧于頔問疾，蘊曰：「但願空諸所有，慎無實諸所無。」枕頔膝而化。頔集其詩頌爲語録三卷。事蹟見景德傳燈録。蘊之卒年，傳中不載。然唐書于頔傳稱其於貞元十四年爲襄州刺史，元和初入朝，則蘊之卒不出此數年中。此録上卷爲機鋒語句，與希遷、道一、惟儼、天然、贈師、大毓、法常、慧寂、松山、本谿、百靈、石林、則川、仰山、高峯、谷隱、普濟諸禪德問答。卷中下爲詩偈三百餘篇。大禪宗六祖衣門，以南嶽、青原爲入室上首，開後世五家之源。其教以分別動作即是佛性，念念皆真爲悟信住性，情隨心爲修。龐居士徧參二家，遂得融事境而印本心。今觀其偈頌，若學凡珠體印衆色，處處圓明，閒契玄然，有無一如，性行一貫，如神通妙用運水搬柴，及有男不婚，有女不嫁，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諸偈，皆可謂真心直說，以載淨名之居毘耶，夫何遠焉。

四分律行事鈔搜玄錄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志鴻撰鴻俗姓
錢氏湘州長城下岩人本名嚴志鴻字也為道恆律師弟子
春秋一百有八敕署為長壽大師事蹟見宋高僧傳鴻嫌先
德釋南山鈔商略不均臧否無准捕蝉忘後補萊不完故囊
括大慧靈等以下四十餘家記鈔之玄勒成二十卷號曰搜
玄錄大曆中釋澄觀為之序宋傳稱其解判不無所長科節
繁碎是其短也今但存卷一二及殘卷數段卷一二中復綱
其後末卷一中五門分別初能說教主有六門二明所說教
藏有二門三明結集住持有三門四明翻譯時代有二門五

隨文解釋有二門即是初判後釋先釋題名次明鈔主次解
序文竟蓋據卷首題下注云并序從初盡第六門則是此卷
綱序後列篇目及十門例括述三藏大綱中前六門之記文
也第二卷蓋原無首題自釋十門例括中第七門起首約綱
十餘行即釋第七門標名之文至集僧通局篇第二中總論
二界文若論自然則有不定句止其下殘闕中間復佚失一
二十行釋四種自然界中道行界水界之文次下有三殘卷
初約十餘行未能審定所釋何篇次有半卷自安居策修篇
第十一中三明作法不同之第二科用法分齊始至自恣宗
要篇第十二中迦絺那衣法之第三科簡人差別明持衣
人止後有半卷自隨戒釋相篇第十四中盜戒盜人物未約
六界分別起至僧殘中麁語戒標名止義林浩汗研幾通玄
雖云殘闕亦足為要用之助矣

新集浴像儀軌一卷 精藏經本 唐釋慧琳撰琳姓裴氏疎勒國人爲不空三藏弟子内持密藏外究儒流書引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以補釋玄應之作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元和十五年卒春秋八十四事蹟見宋高僧傳此軌初明浴像大意次明莊嚴道場三明灌佛儀軌末歎此方非法於灌浴儀軌中初灌浴偈次三歸依讚次梵歌灌沐次供養即獻塗香華焚香飯食燈明次稱浴像讚禮拜次灌頂次誦讚行道末奉佛本處考義淨南海寄歸内法傳中有灌沐尊儀一章極言灌沐聖像之要然浴像經典凡有四本六譯一西晉竺法護譯灌臘經言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浴佛陳供之法二西晉法炬譯灌佛形像經三乞伏秦聖堅譯摩訶刹頭經此二同本言四月八日浴像之法四唐寶思惟譯浴像功德經五唐義淨譯浴像功德經此二同本言平時浴像之法六劉宋失譯浴像功德經今闕具本今此儀軌初所錄灌浴偈即義淨譯本中文然禮拜行道浴像妙讚吉祥讚等注云文多不載遂使後世雖欲奉行莫知所由惜哉

建立曼荼羅及揀擇地法一卷 惜藏經本 唐釋慧琳撰琳所著一切經音義浴像儀軌今均著錄此法乃就蘇婆呼蘇悉地五明部大毘盧遮那成佛等經中集出前有自序明建立曼荼羅者須先從阿闍梨受菩提心戒灌頂稟學如法念誦明閑教義方可建立次錄四經之文末纂集儀軌初加持澡淨二啟請偈三禮敬四誦發地神偈五誦地天真言六如來慈護真言八啟請文九本尊真言十占夢相第二日掘土觀察其質味色相次築壇安置五寶五藥五穀五香三以無能勝或大輪金剛加持香泥四塗地五掃地六無動明王辟除七阿字觀淨法界八真言加持九安布聖位也夫曼荼羅者此云輪義譯爲壇其建立儀軌依大日經須七日方得圓滿其中作法支分大日經義疏中言之甚詳此文所說乃第六日夜至第七日夜中法事之儀其中真言可以補大日經疏中所闕良以密乘佛事心契秘傳苟非其人道不虛授所以大日經疏於其事相亦前後間出散非從師面稟無能尋文得旨而於築壇支分亦不出云今此文雖於建立曼荼羅支分具出其次第然臨事委細軌則瑜伽妙觀固非此區區數紙之文所能罄也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略記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遍滿撰。滿事蹟未詳。記亦中土久佚，日本相傳是唐真言宗沙門。然不見於諸家目錄。日本八家秘錄中有建立曼荼羅壇法一卷，注云遍滿。行錄外。然亦與此論今考記中釋梵字每作漢語云某，若是唐時沙門，應作唐言云某，不應稱漢。又謂金剛薩埵為第二祖，龍猛為第三祖，不空為第六祖，此乃日本弘法大師真言付法傳之說，以大日如來為高祖，中土諸宗無有以佛為祖者。況密宗在唐時未曾立宗定祖，李唐釋法雲傳法次第記中，但記師資相承，不列世代，亦無遍滿之名。又記中云，具後印度支那及與日本三密之教，師師相承，拔濟衆生，乃至立義多有與弘法大師說相脗合者，然則遍滿日本國僧，弘法大師之弟子，或唐人東渡往學於彼者也。文極通竭，於顯教義引華嚴涅槃十六觀經，於密乘義引毘盧遮那守護國界主經及一行大日經義釋，於三十七尊義注云具如禮懺秘釋，於阿字觀義注云廣如念誦秘釋，此二書今皆不傳。夫發菩提心乃密乘之本源，發行之初基。此論以行願勝義三摩地三門為菩提心行相，於三摩地中說阿字觀義，極為精要，誠真言行者始進之磯，漸深入之奧藏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玄義一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靜居撰居事蹟未詳此卷初題云皇帝降誕日於麟德殿講大方廣佛華嚴經玄義一部大安國寺沙門靜居謹上卷末題云貞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國寺沙門靜居進上則此卷乃貞元八年德宗誕日講華嚴玄義之文其進上之日是否即講經之日未能考定麟德殿在宮城之東大明宮中大安國寺乃睿宗龍潛舊宅景雲元年勅改為寺以本封安國為名故安國寺僧多入內殿應奉開元中有利涉於寺講華嚴於內殿講論釋道澄於肅宗時有釋子鄰代宗時有良賁於承明殿講

密嚴經撰對御記一卷又如淨奉勅重定四分律新舊兩疏下注憲宗時有釋端甫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論議懿宗時有僧徹每屬誕辰升麟德殿法座講談勅製袈裟其傳中云以十一月十日延慶節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內講論是唐時典章如此今文中初述七處九會品名卷數次略釋經題次述一一會中說處品數一會大旨諸品要義仍以當會歸趣為結九會即為九章末總述九會相承之義融九會之旨入於經題融經題旨入於大佛二字而總明佛法以為結文約二千餘言而一經宗要如示諸掌然則靜居之學殆紹繼夫判教者歟

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 毘陵刻經處刊 唐釋慧海撰海建州人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至江西參馬祖於言下大悟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此論法門猶子玄晏竊出呈馬祖祖覽訖謂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世因號為大珠和尚事蹟畧見於語錄初章論中假間答以明頓悟法門修心為根本心無住處無住心是佛心亦是本身即佛身如是身心以自性見自性淨故無形無分別故不可見不可知湛然自在故了了見具恒沙用故無不知得淨心時不作得淨心想得想無生無住不作得無生無住想見一切像不起愛憎與不見等想一切見而見中不立物不立無物此頓悟門以無念為宗以清淨為體以智為用無所念者即一切處無心乃行一切行即佛行見無所見即名正見即名佛眼知二性空即是解脫知二性不空不得解脫是名為智此門從檀波羅蜜入謂布施卻二性因廣明六度三學五身五眼四智五陰等實相之義其解二十五有謂是十善十惡五陰殊失之附會末言與雜學之徒共住之法有五言偈一章四句六言偈一章二十八句文中數引維摩思益涅槃楞嚴金剛方廣梵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句禪門大律諸經併明道智和尚紹是義解宗師大珠由教而入禪故能處處援據羣經以發明自性寶藏也

諸方門人參問語錄一卷 乾隆刻經處本 唐釋慧海撰海所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今已著錄乃諸宗及禪德問答語句於此中可知當知佛教狀況如參問人中有律師唯識座主華嚴座主維摩座主止觀座主青龍疏座主等自晉隋又立涅槃大論等五眾主講說者各尚專經開後世宗派之原此中唯識座主即慈恩宗華嚴座主即賢首宗止觀座主即天台宗維摩座主疑是三論宗青龍疏座主者慈恩之別派也而大珠所以對答諸宗之言則本於起信維摩諸經論之要旨即事即理全體全用以發明向上一機殺活予奪縱橫順逆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合轍而還源如醍醐味如摩尼光欲得心空者依此修行不墮邪見頓悟自心咸聞佛慧矣雖然其言多質直而少融釋如論儒道釋三教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又答不許誦經喚作客語之問又常云即心是佛及悟道現前身史解脫等澤淨者固能因斯入道而矜撒之輩遂執以錮法昔朱晦庵於應舉日篋無餘書唯有大珠語錄然卒成見自封不能虛懷以悟性是以知馬祖於即心是佛之後又別道非心非佛良有深意而唯懷海智藏普願方堪為入室也

北山錄註一卷 影宋本 唐釋神清撰釋慧寶注清字靈庾俗姓章氏綿州昌明人大曆中年十三受學於綿州開元寺辯智法師年十七即講法華歲滿依梓州慧義寺如法師受具戒習新疏獨明俱舍兼善起信尋詔上都入內應奉暮年歸梓郪城以元和中卒逮開成中北山慎吾之宗不泯清之餘素也事蹟見宋高僧傳其著作九部百餘卷今唯存此錄其名北山參玄語錄以其寺居郪城之北長平山陰故云北山統三教玄旨實而為錄最為南北鴻儒名僧高士之所披覽初天地始篇明儒釋序天地開闢物象始興之事二聖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生篇記釋迦牟尼聖王降生之事三法籍興篇明如來一代時教經律論興建之由四真俗符篇明真俗互依有無相顯五合霸王篇明帝主相承西域漢地沙門遭遇時君興廢等事六至化篇明大覺以悲智之心行至極之化七宗師議篇議經律論禪各有師承宗祖之道八釋賓問篇假設賓主之問答以釋釋氏之疑滯九喪服問篇明沙門喪父母與師五服之等十譏異說篇護責乖正之非十一綜名理篇明七言以取意勿執言而非諍十二報應驗篇明善惡之業報應不爽十三論業理篇徵索三世行業之理十四住持行篇明住

持三寶之規十五異學篇明外學之解助本教之旨歸十六外信篇明佛教於外宗有信不信者其言會粹老孔經術莊列荀孟管晏楊墨班馬之說靡萬其間帙宏辯博約萬歧而趨一正淵略該高卷端有宋熙寧元年沈遵序謂受於南屏梵臻法師臻爲台宗名宿末有無礙禪序請書慧寶事蹟見於其弟子所撰後序惜其首殘缺不知何名云慧寶字光用俗姓王氏梓州玄武縣人精研內外著述甚富凡百餘卷亦博學之雄也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明曠撰曠爲荊溪弟子其梵網疏刪補自跋云旅逕柤關人處荒無唯經唯戒客乎地過末云於台州黃巖縣三章寺記之蓋是台州黃巖縣人事蹟未詳曾於三章寺寫錄灌頂大師八教大意而題記之宋釋志磐佛祖統紀據以爲灌頂弟子上下懸隔將二百年實爲舛誤又云著述甚多今所存者心經疏耳是此疏宋時尚存何以未考今本題云妙樂門人明曠述妙樂寺名荊溪嘗於常州妙樂寺開講止觀故云又有金剛錍私記金剛錍乃荊溪之作故歸爲荊溪弟子殆無疑焉夫心經疏解雖多今之所存其最古者爲慧淨之作次於慈恩宗則有窺基圓測靖邁三家各樹一幟於賢首宗則賢首自撰疏而台宗諸德未嘗詮及蓋以其文辭簡約不明觀心則不能開悉經旨若能深究止觀則無假夫疏釋矣公於卷初自題云今爲念誦觀行之緣略註如左豈非以晚唐之際世俗持誦斯經者漸厭繳繞疏前有小引次唯釋名無復體宗用教四重玄義入文解釋亦唯申明大意無有科判始終留約圓融三歸以達其旨謂三般若即三觀之智是諸法空相即心性自性清淨空寂而具足百界三十諸法無五蘊者為上根人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十二入者爲中根人說無十八界者爲下根人說於十二因緣四諦四呪皆約藏通別圓四教以通之經末呪文亦畧有解釋文雖簡短要爲習天台者所不可廢卷末有日本弘化二年僧義滿跋當清道光二十五年也

梵網菩薩戒經疏刪補三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明曠撰

曠所著般若心經疏今已著錄此書乃因隋智者菩薩戒經疏而增損之耳卷上初有引卷下末有跋引中言以天台爲宗骨用天宮之具緣補闕銷釋旨在狀文則諸家參取天宮者乃慧威爲台宗第七祖然傳中不言有經解之作跋中云圓具纔舉北面於國清又云從師當閣既滿一紀旋返故園末題大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於台州黃巖縣益章寺記之是其年爲曠公具戒後十餘年返於故里之作三章寺名據八教大意之跋作三章寺疏文和序王竟次以七門分別初明名體以三聚三歸釋戒義作戒色心爲體無作戒唯實相心爲體第二明宗用依體受持趣期剋果爲宗身佩聖法威儀行戒制御三藏使物歸信爲用第三明教攝先明四教行位次定此經即別圓教第四明受依瓔珞地持高昌等文又開十二門一聞悟二三歸三請師四懺悔五發心六示相閒遮七授戒八證明九現相十陳持犯十一明廣願十二歎持戒高昌本者據智者義疏是玄暢所撰是唐時猶存也第五明傳譯第六料簡有五問答第七隨事依文銷釋始自經偈我今盧舍那句訖於經末於輕重總別戒相但總標劃意及犯緣

多少。然後順文詮釋，不開章門，以出玄要。於第三十七戒中具出菩薩戒安居布薩之法，於第四十一戒中述懺罪之文，皆切實用，深應依遵。經末偈既未解釋，且不載其文，於跋文之後又補述此經卷下初序分科意，即經誦戒偈前長行之文，是否亦曠公作，未能考定矣。

金剛錍論私記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明曠撰。曠所著心經疏、梵網刪補，今已著錄。此記乃釋荊溪所作金剛錍明佛性之旨，謂眾生正因體徧，及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理，而其修習教法須依此觀不思議境，所明刹那心中具三千法，染淨依正，因果自他，攝無不盡，刹那既徧，佛性遂圓，明了瓦石性，我心性是識，發揮佛旨，擬議圓宗，融萬法於一心，息異端於千古，開後昆之智眼，袪前代之惟疑者矣。宋四明十義書云，荊溪立於無情有性，正為顯圓妄染即佛性，寄遮偏指清淨真如也。唐宋間疏解有十餘家，今存其四，即曠公及宋釋智圓、善月、時舉也。宋時三解皆較繁廣，且多臆測。曠公之學，既親承於荊溪，記文亦簡易明暢，多是科判文句，於幽隱處略申圓旨。論中以四十六問消滯闡解，最為精要，記文於此簡賢以示觀行，若能依之以通諸疑，自能依[illegible]解，依解立行，於心具之宗了無所礙矣。

摩訶止觀記中異義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道邃說乾淑記邃俗姓王氏長安人曾官監察御史辯學通達身以後東從荊溪受止觀輔行為衆開說發明深旨於台宗為第十祖事蹟詳宋高僧傳及宋釋士衡台宗九祖傳末所附乾淑撰邃和尚行迹唐貞元二十一年日本最澄大師入唐為邃門人及傳教歸國以邃為始祖號曰止觀和尚封山曰天台道寺曰國清自是教法大行於彼此卷具題曰鐘錄邃和尚止觀記中異義天台弟子乾淑集乾淑事蹟未詳其所述邃和尚行迹題云大唐天台沙門乾淑述而文末云二十年台州刺史請下龍興寺講法華止觀至今年二月同句當本國教門且暫停耳正是貞元二十一年日本釋最澄闕法之際乃云本國教門則乾淑亦日本國僧所述行迹即以付澄者又云但乾淑隨和上始得十年是其入唐在貞元之初也此卷中所記凡異義二十二則皆對荊溪止觀輔行而言多枝末之見無關觀行宏旨且其第一則釋止觀卷一明漸次止觀中以三界為無漏總中三宗釋知禮於十不二門指要鈔中曾斥其非云邃師暗於止觀之義多有異見與荊溪所釋相違如以三界為無漏總中三諦於三界有漏法上證得無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豈可依遵然邃傳稱其洞悟幽玄無所凝滯不應有斯異解豈集者之過歟

天台宗未決一卷 精藏經本

唐日本釋最澄附釋道邃答還

所說止觀玄中異義今已著錄此中凡有問答十條末題云最澄顯還學求法到入大唐國向天台山宿台州龍興寺極樂淨土院值遇天台座主道邃和尚所學門義決如右最澄并義真等記澄少依大安寺行表學三論戒律禪等日本延曆四年於東大寺戒壇院受具後於日枝山中構草庵誦法華金光明般若等七年建比叡山寺後蒙敕許入唐二十三年遂與譯語義真偕航入唐登天台山傳道邃行滿二師之旨教與音尊就禪林寺翛然受牛頭禪翌年歸通還為受菩薩戒又從龍興寺順曉受傳兩部灌頂更住草堂寺大 等受雖曼荼羅同年歸國請來經論疏記二百三十餘部二十五年南都始於六宗之外更加天台法華宗立遮那止觀之兩業弘仁十年建立叡山大乘戒壇十三年示寂於叡山中道院其所撰述總百餘部賜號傳教大師爲日本台宗之初祖此四所問十門初二門別通接入圓之階位第三門餘經方便圓教具四一否第四門造境即中造字之義第五六門三乘入住義第七八門四車三車義及與賢首四車差異之義第九十門唯識唯心同異答辭極爲簡略殊未能盡圓宗之旨且如賢首四車有別教同教之分分相融攝之殊顯㒀自在非唯對三乘同時而立又唯識之義何嘗存境如斷而辨同異圓難探天台蹟豈唯失於不能知彼亦無以申明自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維摩詰所說經疏記鈔二卷（續藏經本） 唐釋道暹撰。暹天台人。大曆中入京傳教。藏有法作能於虛空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事蹟見佛祖統紀卷二十二。云未詳承嗣。案釋智圓維摩經疏垂裕記序中云道暹法師者乃荊溪之門人。亦嘗撰記。雖解義無取。而援據或當。蓋即指此鈔。今本卷初題律法弟子僧道暹私記。則其為荊溪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釋師是荊溪所治定。智者維摩略疏及荊溪之維摩廣疏記也。疏記原本三卷。各有本末。或作六卷。此鈔亦名維摩經疏私記。書有三卷。見日本釋玄日天台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錄。今所存二卷。題云卷四卷五。是原本三卷亦各有本末。故或題六卷。而佚其卷一二三六耳。卷五末亦有闕文。乃是釋六卷本疏記之卷三後半至卷五前半。當廣疏卷十二初至卷十九前半。即經弟子品之目連章。初說問疾品玄義中第六釋權實兩疾之前半。鈔中凡記文則標記云。釋略疏文則直標其句。皆就疏及記中語意不明義趣難解者。簡約詮釋。但是訓詁之作。於教理觀行無別闡發。台宗教乘融相入性。故其法界似若簡易。而實繁賾。若非親承。順難洞達。是故此鈔乃究習天台維摩疏之良助。而散佚過半。惜哉。

妙法蓮華經文句輔正記十卷（續藏經本） 唐釋道暹撰。暹所著維摩經疏記鈔。今已著錄。今記言輔正者。謂輔荊溪之法華文句記也。日本智證大師請來目錄中作妙法蓮華經鈔六卷。似當即此書。東域傳燈目錄於輔正記外。更有法華經義疏記二十卷。道暹抄。乃釋吉藏疏者。今本題云吳興永定寺沙門道暹述。吳興本隋吳郡之烏程縣。武德四年置湖州。天寶元年改為吳興郡。乾元元年復為湖州。然則記撰在乾元以前。當即於荊溪撰文句記時而承教益之作。是可貴也。凡總判荊溪之記為四。一先略解題目。二從佛出世下。釋章安注文。三委釋下指廣。四序者下依文解釋。於中兼釋經文及智者文句。釋經文者皆標經云。釋文句處皆標疏云。釋荊溪記則無所標。但直牒其文。然其牒文與現世通行法華文句記會本間有不合處。蓋其所牒乃未定之稿。所述文字音訓法相名數皆極親切簡約。而適當。信為習荊溪記者之龜鏡。於慈恩聖首之說。詳辨差異。以申自宗。援據亦極博贍。如法華圓鏡、摩騰對譯錄等。皆今佚典。且多存古師舊說。名曰輔正。不亦信乎。至於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荊溪記文殊簡略。今記中廣為補益。尤為精粹焉。

大般涅槃經玄義文句二卷 繕藏經本

唐釋道暹撰。暹所著維摩經疏記鈔、法華文句輔正記，今已著錄。此書中土久佚，乃日本寛政四年，即清乾隆五十一年，守篤本純得此本，題云大般涅槃經玄義文句一卷，而無撰人。卷末題云大涅槃經玄義抄。以日本釋書日天台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錄中皆有大般涅槃經玄義文句一卷，並云道暹述，定爲是道暹之作，會入灌頂涅槃玄義序文，即依玄義分爲二卷。今考其中有引賢法師說一則，疑是薦福寺法寶法師，有涅槃畧疏十五卷，見東域傳燈目錄。又有澤明說二則，明乃州字之譌，亦即是寶法師。其立小乘、大乘、三乘、一乘佛性之五時教，與寶師之俱舍論疏合。道公所著涅槃經疏私記中，亦數引澤州疏，疑道公之學初出於法寶，後學於台宗，故其所著法華輔正記、涅槃疏記等所聚法相名數，皆能簡要賅明。但此卷什九爲科判，至於訓詁名義，則極率易。於釋教相章增數中五味之來，引他人云譯經時代一節，列舉十四譯本，並是涅槃之派，但依譯經先後爲次，而不區分大小乘異，尤失之疎也。

大般涅槃經疏私記九卷 繕藏經本

唐釋道暹撰。暹所著維摩經疏記鈔、法華文句輔正記、涅槃玄義文句，今已著錄。此記乃釋灌頂涅槃經疏，於經文疏文隨其事義名相中難解者，臚而詮註，即章句訓詁，以榰定教觀之宗旨，文簡而要。間引涅槃集解中僧宗等義，又每引澤州之說。於卷五釋聖行品中引澤州四聖諦章七門分別，以其說多依法相，故頗加指斥。由此可見唐人之習天台，明辨慎思，於一名一義罔弗措心，絕無驕矜龍統之弊。夫天台以法華涅槃爲顯本之宗極，同醍醐，所以荆溪云妙法秖是一心三德，又云若了三德在一心中，則大經一部居於方寸，而智者但疏法華，更益以荆溪之記，既詳且備。涅槃則是章安約龍樹宗旨，用智者法門，依經辨道，以明三德之理，而文高旨幽，言約義賅，後世通習皆求之於宋釋智圓之涅槃經疏三德指歸，雖其雜聖合異，派深析重，亦足以彰教觀之綱目，而其揩模義趣，範疇名文，則遠不及暹、滿二記之足以繩愆糾謬。乃宋世於暹、滿二記反多訾議，以爲不滿人意，浸至於佚失其書，信乎祕襄名實之難爲俗人言也。此記卷一前半文多殘缺，深爲可惜。卷末有日本承保四年僧定深校記，即宋熙寧十年也。

大般涅槃經疏私記十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行滿撰。滿姓氏未詳，萬州南浦人。首造石霜學禪法，後往天台謁荆溪，既止觀，精悟妙旨。因棲止華頂峰下智者院四十年，閒未嘗違離。或謂大士現身事蹟，見佛祖統紀本傳。然紀云開寶中卒，年八十八。考荆溪卒於建中三年，下距開寶二百年。滿師既從荆溪受法，卒年八十餘，何得至開寶中。况釋法聰釋無量壽佛經記後有元和十二年滿師跋文，題云天台老僧，當已年過六十矣。由此可證開寶當是開成之誤。又統紀山家教典志中有華頂滿師涅槃記十二卷，是此書北宋時尚存。而其傳中云嘗著涅槃疏，當亦是涅槃疏記之誤，卽是釋章安涅槃經疏也。文中於經文疏文隨其事義難解者，隨而詮注，皆極簡約。所牒疏文，斷有今本所無者，疑是章安原本，今世疏文乃荆溪再治定者也。所釋但至經卷三十師子吼品而止，當疏第二十七卷末。後有經六卷、疏六卷未記，載之道邃疏記。就文而論，約減四分之一；就義而言，互有詳畧，信爲瑜璵之美也。卷九末有題記云：於豐溪道場夏五月五日抄華滿記，而無紀年。卷六、卷十二有日本承保四年僧定深校記，卽宋熙寧十年，蓋與道邃疏記之校記同焉。

六卽義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行滿撰。滿所著涅槃疏私記，今已著錄。此卷文極簡短，約六百餘字，和有兩番問答。第一明約圓教論判前三教無義，第二判釋卽與六義。次解六卽義，卽爲六段，一一引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初貧女金藏譬文以爲證。末總結云：此依章安疏主用大師義意釋涅槃經，引此一文，六位具足。然今檢灌頂涅槃經疏，於此譬下未曾約六卽義釋，唯於純陀品中有兩處明六卽。一問答衆生卽佛義云：一切衆生卽是理常，聞大涅槃解知佛性卽名字常，知性能修卽觀行常，如夜見杌卽相似常，金錍抉眼三指分明卽分真常，無上大覺卽究竟常。二釋貧女抱兒溺沒生天譬中云：貧病譬理，慈遍行乞丐卽名字，慈止他客舍卽觀行，慈寄生一子乃至俱沒卽相似，慈慈念功德生於梵天道分真究竟，兩慈俱興。今文所述義同而文異，疑是荆溪講章安疏時嘗引申其義，有此一解耳。卷端題云天台僧行滿於國中述，蓋是日本傳教大師入唐時所傳録也。

天台宗大意（續藏經本） 唐釋行滿撰 滿所著涅槃疏私記六即義分已著錄此文約八百餘言畧示心要約可分爲五段初明五時二明八教三明三觀及四教用觀區分四明涅槃法華一異之義五明摩訶止觀大意即是四種四諦簡非六即簡濫四弘發心也卷末題云貞元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同日本求法僧最澄故記蓋此文乃是示傳教大師者記後又有文一節辨華嚴法華同異云華嚴法華同是一乘之伴若論開權華嚴主伴未融法華開漸歸頓名不次第華嚴名爲次第云云然此但是天台之釋華嚴耳若約賢首之釋華嚴主伴何嘗未融何曾次第當智者大師時未曾有約圓義釋華嚴者故以華嚴爲乳味約別圓教以明之生當賢首而後華嚴圓宗光耀宇宙便不應更執別圓之見自障觀行徒啟諍論昔清涼撰述華嚴之初曾歷事荊溪牛頭徑山教禪諸德後之習天台者亦應與懸悉賢首曾洞臨濟諸宗其具甘苦方足以言止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妙法蓮華經義纘六卷（續藏經本） 唐釋智度撰 度事蹟未詳釋門正統但於弟子志中有其名佛祖統紀亦於荊溪旁出世家中載其名云天台智度禪師而無傳此書亦名法華文句義決卷端題云東春沙門智度述初以五十言概括五重玄義釋名之中初畧釋法字次釋妙字有三待絕二妙通門十妙本門十妙三釋蓮華字有四法譬舊解經論正解四釋經字然後顯體明宗明用教相之中初大意次藏部所攝三翻譯時代四教所被機其機即於經文天台之疏荊溪之記執其文句深隱者爲之詮註解釋多依俱舍唯識之學釋疏文處多與荊溪異更往往用法相名義及己見地決擇荊溪記之未穩當又多破嘉祥疏較之道邃之輔正記條則少而義趣多於安樂行湧出壽量三品解釋以嫌較畧釋觀世音普門品中多用智者普門品別行玄義之文品末重頌爲隋闍那崛多譯智者時未有故荊溪記中亦不釋今此書畧加詮解是當時重頌亦補入通行矣此書之流通乃大中八年日本智證大師圓珍於天台國清寺寫取歸國又日本傳教大師最澄將來目錄中有天台第七祖智度和尚畧傳傳教於貞元二十一年入唐則度公之學纘蹤荊溪當時所崇

智者華文句者若能就荊溪智度智雲三家之說旁覈其同
異印證於觀行庶乎其得之矣

妙法蓮華經文句私記諸品要義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雲
撰雲事蹟未詳此書卷端題石鼓寺沙門智雲述故亦石
鼓寺僧難記謂隨其疏文難解處而會其要義非是隨闕難
而闕釋也於二十八品中唯就方便化城喻法師見寶塔提
婆持安樂行湧出壽量分別功德妙音凡十一品中疏文與
義發其隱微而於法師品安樂行品發揮最詳於疏文細爲
科判條理分明分之智文句者莫不依荊溪之記且以荊溪
記事理兼到而特重觀行今詳雲公之記專申教理而權義
方開剖章逐解散詞義亦足以擊揚幽旨影響慧業使圓宗
妙義氐位綱模文中往往云如諸記釋等即指荊溪記按其
時代應亦是曾北面於荊溪者卷末又重出湧出品消文要
義一段與前文稍異且前湧出品章中於消文之義已有重
文雲公既於此反復審正則此書當是未定之稿未曾攜悉
者卷末有會昌元年僧義衆題記及日本延喜十三年僧覺
滿題記即當乾化三年蓋是唐大中七年智證大師圓珍入
唐求得齎歸者也

妙法蓮華經文句私志記十四卷 晴藏經本 唐釋智雲撰

所著法華文句私志諸品要義二卷今已著錄此記釋智雲法華文句而未完唯至譬喻品釋文初止於卷一初注云稱草而已未及詳悉並無未竟之言今第十四卷文字亦較他卷為少疑闕其後半殆是佚失決非未完之作以意度之當有三十卷卷一中釋大科疏文今記從前三段消文下云以大曆末年於天台佛隴寺值遇先輩示一全本添刪本壽此章中乃見前字本是兩字由此知是記作於貞元之際而雲公必與道邃智度等為同輩所釋雖纔及疏文之半而較之荊溪記文約增一倍有半於疏文說字多所考定文中引記云者是荊溪記但恒有徵詞又引全云定云解云等未知何書要之雲公於當時諸家注釋文句之書必盡見靡遺又觀其論元康等說是於三論法相諸宗皆所涉獵故能淵博若斯其序品中釋佛字明六即義於方便品玄義中釋權實十雙八門之義申秘妙之宗及文中釋十如是義約性修之旨及一實五濁等章皆極明達巧智真京慧心懸台義天理窟差足擬焉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澄觀撰

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年十一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十四得度乾元中依潤州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本州依曇一隸南山律詣金陵玄壁法師傳關河三論大曆中就瓦官寺傳起信涅槃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卻復天竺詵法師門習華嚴七年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尋三論十年就蘇州從湛然法師習天台止觀經疏又謁牛頭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貞元七年召入般若譯場生曆九朝為七帝師謝成三年卒春秋一百二（僧臘八十三）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及法界宗五祖略記但宋傳稱元和年（卒）春秋七十餘此疏乃大曆十一年遊五台因慧苑之刊定記文繁義缺故重撰疏以竟賢首遺志就文殊本智普賢本理二聖合為毗盧遮那萬行責通以申華嚴之義初序王竟次歸敬偈然後以十門總啟經義第一教起因緣先因後緣各開十義第二教藏所攝藏則三藏二藏教則四門一大意融合二古今違順此方立一教乃至五教有十五家西域戒性相各立三時三立教開宗則立五教四總相會通則有十門第三義理分齊一所依體事

二攝歸真實三事理無礙四周遍含容各有十門於中第二未出但云如法界觀周徧含容中初出十玄後出德用所因亦提十類第四教所被機非器有五所爲亦五第五教體淺深始自音聲終至海印略明十體第六宗趣通局總收一代時教以爲十宗別明此經宗趣異解有十今以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不思議爲宗四門十義以顯其理第七部類品會本部則自隱之寬有十部品會則九會三十九品支流則別行有十部流類有三部論釋有四家第八翻譯感通先明年代後傳感應第九總釋名題先以十義解經題後釋品稱以上九門宋元或別行號爲華嚴懸談第十別解文義先明十例料判於賢首五分科釋合其初二立四分五周之義於一一品或以四門分別一來意二釋名三宗趣四釋文或以五門謂增問答解妨綜觀全疏以六相十玄發其幽旨以五周四分收其全文分章別義若朗月之照晴空逐句揭宗猶海印之現乾象義無不備事無不周若能於此疏了其章句精熟理觀則契會海印三昧寘疑幾宋釋淨源曾錄疏注經爲百二十卷其本亦收入續藏經中而佚其六十卷但其中分會離合殊未能盡愜疏旨焉。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澄觀撰觀所著華嚴經疏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師既造疏已又爲僧睿等百餘人請造隨疏演義鈔四十卷隨文手鏡百卷其隨文手鏡今不傳而今本釐鈔爲九十卷前有自序卷一二釋疏初序至及歸敬偈於偈中列著述所爲有其十意說卷十六中釋前九門懸談後又釋經序斷序雖題武后之作當亦出賢首手筆故鈔具釋之也然後釋經疏一名一義分章析句廣大精微淵博細密於全經之標準修行之極軌乃至一代時教之範疇無不窮委盡源處處標圓頓之宗示實踐之則所立義門雖有與賢首不同處而其旨綱一以探玄爲主是故欲明大經旨趣捨此無由然此疏鈔自明代始入藏南藏疏四十卷鈔六十卷北藏疏六十卷鈔九十卷嘉興方冊藏與北藏同而於其續藏中又有華嚴經會本大鈔八十卷乃錄鈔注疏清龍藏唯有疏鈔會本作二百二十卷南京刻經處本即據龍藏本是中南藏及三會本疏文皆有刪節鈔文料刊刪節尤多乃至不堪尋讀考明密藏禪師藏逸經書標目云華嚴疏鈔會本明嘉靖間有妙明法師釐關會入成書當即嘉興續藏所收密藏曾深斥

其標曰大續藏經中亦有疏鈔會本附科判十卷末題何人所會以據明嘉靖三十七年杭州昭慶寺本獨為全本嗟乎如是要籍乃入藏又通行者偏多脫落今世講席鮮注意及之賢首宗學之衰良可慨夫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疏六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澄觀撰觀所著華嚴疏鈔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華嚴經凡有九會其第九會在給孤獨園說名入法界品貞元中南天竺烏荼國王吉祥自在適貢梵文詔罽賓三藏般若於京師崇福寺譯成四十卷而清涼亦預彼譯場因奉詔撰疏原作十卷分會入經文釐為六十卷貞元十四年十五年於四月帝誕節請清涼入內殿闡揚新譯華嚴宗旨其文即今疏中序王也其後有歸敬偈四句次啟十門第一教起因緣先因後緣各有十義第二教門權實有四門大意離合古今違順分宗立教總相會通第三所詮義理有四門所依體事指歸真實彰其無礙周遍含容第四辨定所宗一代時教總為十宗此經即是第十圓融具德宗而別以入法界緣起普賢行願為宗更由三門廣釋與善嚴入法界品初明趣文相若即所入則事法界有十無盡理法界有性淨離垢二門無障礙法界有相即無寄俱離三門能入者身入心入能所契合有因果二位果謂如來與十地因則智證與身智各有五重第五修證淺深甚有性相定有漸頓此中唯論漸頓即南北二宗之禪第六彰教體性由淺

至深略明十體第七部類品會部類有十會別有九而此一品更開本末二會攝為五相統貫九會第八流傳感通有三微宗傳譯感通第九釋經名題經題十義品稱有能入所入及入三重此前九門中較之華嚴懸談少數所被機一門增修證淺深一門餘文亦互有詳畧所詮義理中於彰其無礙出相遣不相礙相作三義辨其所以別於義理分齊更為周備第十隨文義較之華嚴入法界品疏文義微有不同立序正流通三分正宗開本末二會本會長科十分末會之初先啟十門較之入法界品增法界義相一門次第亦有更易科文五相初文殊章又開三會於第三攝善財會亦啟十門中較華嚴疏增總彰大意一料但斯經較之入法界品文約增其半而二疏約相等詳於大疏者此中多簡畧明之故習斯疏必與大疏相參考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雪

釋澄觀撰觀所著華嚴疏鈔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貞元十二年罽賓三藏般若既重譯華嚴經入法界品名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凡四十卷清涼時在譯場並奉詔撰疏以其末卷為華嚴關鍵修行樞機故略其廣疏為此別行以備以傳卷端序王及七言歸敬偈與廣疏同次以五門分別第一教起因緣略有十義即廣疏中十因而文簡約攝彼十一耳第二辨教宗旨即為三門一明所入有三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無障礙法界中又有三門一無礙二無寄三俱離中又有十門二辨能入有二一身入二心入即正信正解正行三能所契合有二一果海二因門中又有五門總斷一章為入法界緣起普賢行願之宗第三翻譯傳授有二一徵源明此一卷編收全經之玄妙二翻譯時古今重譯第四釋經題目先以四門解經題總名七字各有十義後以三節明品目解脫境界各有二義不思議有四義普賢有十義入者契合與無寄也第五隨文解釋於供養中辨法供養於懺悔中明事理二懺及逆順十心於回向中明十重三法重頌回向中於淨土成正覺二願所明皆極精妙

夫此經一卷文少義豐實修行之玄樞華嚴之幽鍵五更行者朝夕誦持西域王臣未有不習昔東晉佛陀跋陀羅既譯華嚴而别譯此卷之重頌名文殊師利發願經唐不空亦重譯之名普賢菩薩行願讚誠勗門人(恒)以普賢行願及出生無邊法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息燉煌經卷中又有法成譯普賢行願王經是故經文凡有四譯而清涼之疏貫攝玄樞提持弘綱誠納入海印之要門會歸華藏之捷徑歟

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一卷 大清刊經處本　唐釋澄觀撰

所著華嚴疏鈔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此章中土向無傳本傳稱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此或其中之一章(今)本乃據續藏本翻刻前有日本文化二年沙門典壽序當清嘉慶十一年(任)序中云原本寶永甲申昇堂所寫即康熙四十三年也文凡有二初頌(後)釋頌中前有七言歸敬偈八句次有五言偈十七章釋中有十一第一釋(初)一頌明卷偈處會品義第二釋次一頌明七處義第三釋三四頌明九(之)會義有四門開釋第四釋兩頌半明九會法門義第五釋五頌明九會品數義以晉唐二譯相勘第六釋一頌明十佛義業中六相第七釋一頌(明)十住十行義第八釋一頌明十藏十回向義第九釋半頌明十地義第十釋一頌半明十定十通十忍義第十一釋半頌明能入義即十玄門先立兩種十義然後依門解釋又卷數及九會法門中牒指如聚林及綱目(說)文亦有錄自綱目者全章僅一萬三十餘字所明諸義雖於疏鈔外無(别)發明然纂要提綱文理平易實便初學信入華嚴教海之津梁也

大華嚴經略策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澄觀撰。觀所著華嚴疏鈔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此書凡有問答四十二章，各有標題，於一一題，先錄問文，後述答詞，文極簡麗精嚴。問中恆曰仰答，仰示及以祛疑滯，用遣疑情等句，答文之末皆云謹對。問答既同此讀，謹復名曰略策，疑是清涼解離試問之作，用而自擬條對，若是與太子王臣酬應之說，則隨問立答，不應有題。若謂標題後人所加，而第三十一圓融行布中不錄問文，答詞但云此義已見行位之中，但遍歷一切耳。後人何從安立圓融行布之題耶。其第十五十波羅蜜章中云：十度廣義，備於大疏，故知此作在疏成之後。問答次第隨意為之，不依經文。後先問答之題者，釋經題目，明經宗趣，釋佛名號，處會法主，不起昇天說經時節，經之部類，翻譯傳通，華嚴體相，佳佛交徹，十信圓妙，感障不同，如來十身，聖賢位次，十波羅蜜，說十之由，地獄頓超，二乘聾瞽，普賢悲願，文殊祖師悲智，雙流止觀，雙運動寂，自在事理，相融對其十玄，辯玄所以，法界名體，證入淺深，善財南求，知識別證，圓融行布，果海離言，十定之名，十通差別，十通六通，十忍淺深，佛不思議，十身相海，功無功用，數起須由，三藏二藏，十二分數，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所述仍不外疏鈔所明，而能令華嚴大旨，教理行果，圓頓之宗，粗備於斯。總持少文，而攝廣義，誠初學者之良導也。

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一卷 杭州刻經處本 唐釋澄觀撰

觀所著華嚴疏鈔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是中十八問：初問頓中三昧，二問普賢文殊，三問二乘不聞，四問文殊稱經，五問善友五相，六問菩薩五行，七問福城東遇，八問偏舉善財，九問何要南方，十問趣求不同，十一問謙推所以，十二問先明念佛，十三問海中聞法，十四問海中十德，十五問文殊申手，十六問入普賢身，十七問普賢不推，十八問百一十城即是但於本會及末會中始終各二知識章略顯要義，是中所有問答之義，於華嚴經疏及普賢行願品疏中

皆已明之，而文義與今本或不同。第六問五相為顯菩薩五行，二疏但標名而已，鈔中所釋與今異。第八問偏舉善財之意，則華嚴疏中無之，而行願品疏則詳述十意。是故此問答疑作在二疏之後，雖所答皆極簡略，而與二疏所述亦可以互顯。傳稱曾為相國裴休、僧錄靈邃等先後撰華嚴綱要三卷、大經了義備要三卷，而今不傳，此或其佚文歟。

華嚴法界玄鏡三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澄觀撰

觀所著華嚴疏鈔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此書乃釋唐釋法順之終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卷端有自序云：以西聖之微風，備難明恐妙觀之淪滑，使枝辭之亂轍。又篇末云：余久探法界，想華嚴，此之一觀，久而究竟，不繞方寸，虛角性靈，故名法界玄鏡。時已從心之歲矣。考清涼卒於開成三年，壽一百二歲，則此篇乃元和初年所作，傳稱因南康王韋皋、相國武元衡請，即是敘己所證也。清涼於華嚴疏懸談中論義理分齊，即全約此法界觀門以立言，而於三觀中只用理事無礙

周偏含容二觀，不錄第一真空觀，良以約華嚴義理則圓明普融，不假揀擇，若約觀言則匪持理性為本，抑亦三觀齊致。今釋中於初二觀多引般若及中論，又釋初觀曾引肇論、楞伽，釋次觀曾引淨名、勝鬘，釋後觀則就鏡喻互顯融攝，無所引證。較之華嚴疏鈔中廣引經論，更番料簡者，以互有詳略。而普賢行願品疏更於無礙及含容二觀各出其所以無礙觀之所以，皆用華嚴指歸及教義章、探玄記中義。是故欲於法界觀門解行圓融無間常修者，則必於此釋更參二疏中義趣分齊章，乃至演義鈔，方足以盡玄鏡之旨焉。

三聖圓融觀門一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澄觀撰。澄觀所著華嚴疏鈔等十一部二百二十一卷，今均著錄。此章據傳稱是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文中明華嚴因果緣起觀法。言三聖者，毗盧遮那如來、普賢、文殊二菩薩也。文開二門：一相對明表，二相融顯圓。明表之中，如來為果，二聖為因。二聖法門略有三對：一普賢表所信之如來藏，文殊表能信之菩提心；二普賢表行，文殊表解；三普賢表理，文殊表智。理開體用，智分權實。顯圓之中又二：一者二聖法門各自圓融，因信成解，以解極智，依體起行，由行證理，故二者二聖法門互相圓融，能所解行理智定慧體用皆無二，故如是則普賢因滿，遮那果圓，共合三聖法門以為經目，則普賢是大，文殊是方廣，二俱華嚴，舍那是佛，故此三觀則攝大經，乃至一代時教義無不盡，而總不離此心，以心佛眾生無差別，故依此觀門觸目對境常見三聖及十方諸菩薩，自然三生證果矣。

授菩薩戒儀一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湛然撰。湛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六部，今均著錄。此儀略為十二門：第一開導，第二三歸，第三請師，第四懺悔，第五發心，第六問遮，第七授戒，第八證明，第九現相，第十說相，第十一發願，第十二勸持。昔智者撰梵網菩薩戒經義疏，於中敘授戒方法略出六本不同，其本今無一存者。此儀初云依古德梵網、瓔珞、地持、高昌等文，即是據彼六本，共擇長短，助訂折衷也。於懺悔中明運順逆十心，具如台宗法式。今世所傳古授菩薩戒法凡有八部：一南嶽慧思本，二唐道世毘尼討要中說，三唐慧詔發菩提集中說，四即此本，五唐明曠菩薩戒經疏刪補中說，六唐澄照本，七宋遵式全圖集本，八宋元照芝苑遺編本。於中台宗居其五，其特異之點即是正授戒時加法納體。南嶽本第一羯磨云「十方微妙戒法悉皆動轉」，第二羯磨云「集汝頂上妙可承受」，第三羯磨云「入汝身中清淨圓滿」。今此儀即全用彼文，而明曠、遵式、元照諸本亦然，但文少異耳。明曠為然公弟子，其菩薩戒經疏刪補中所說受戒法亦作十二門分別，與此儀全合，而文互有詳畧耳。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疏十六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元和二年從遂州道圓禪師剃染，時年二十七。其年進具。元和六年詣上都禮觀清涼國師，隨侍講益。元和十一年後著述經論疏鈔凡二百餘卷。會昌元年卒，俗齡六十二。世稱圭峯大師，為賢首宗第五祖。事蹟見宋高僧傳及法界宗五祖略記。昔圭峯為沙彌時，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此經。至元和十一年在終南智炬寺，初出圓覺科文及纂要二卷。長慶二年春，重治圓覺經解，三年冬著述功就，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高麗義天錄及日本凝然華嚴宗章疏皆作大疏六卷，明萬曆刊本作十二卷，今本釐為十六卷。初有裴休序，讚其叙教也圓，見法也徹，釋義也端，如析薪入觀明，如東燭辭極於理，文扶於教。次為目序，然後五言歸敬偈十八句，即以十門分別：一教起因緣，總則為一佛乘，別有十因。二藏乘分攝，藏則有三，乘有六重，分則十二。三權實對辯，叙西域此方五教差別，和會性相。四分齊幽深，依大乘起信論辯染淨本末。五所被機宜，約信解修證，揀是器非器。六能詮體性，文隨相，唯識歸性，無礙四門。七宗趣通局，總立五宗，別約此經以心境空寂覺性圓滿凡聖平等為宗，令修行者忘情等佛為趣。八修證階差，即是分別漸頓。九叙昔翻傳，即叙譯本及古疏四家。十別解文義，初解題目有三門，後釋本文立三分：序分唯有證明，正宗十一菩薩請問，即為十一段，末賢善首菩薩問為流通。後有七言回向偈十六句。全疏多以華嚴、起信為本，文殊章即心真如、生滅二門，普眼、彌勒二章即三細六粗之相。初四章及清淨慧章闡徹南宗頓門，三觀諸輪道場加行，圓備北宗漸次觀門，而威德自在章出三種觀：一泯相澄神觀，二起幻銷塵觀，三絕待靈心觀。尤禪觀修證綱顧焉。

周叔迦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疏鈔二十六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密所著圓覺經大疏今已著錄此鈔卷端有圭峯門人元講序及宋紹興八年沙門義和校定記鈔解疏文大分爲四一總標宗意即自序文二歸敬請加即五言歸敬偈三開章釋文即十門開釋四慶讚回向即七言回向偈於一一門更細科詳解大疏所開章門約有三十六科鈔中廣申要義於序中之明身土已窮此經宗冒文殊章中之菩提章波羅密章普眼章中之二空章八識章彌勒章中之緣生章淨諸業障章中之斷惑章皆發法相之源流文殊章中之真如章無明章如來藏章普眼章中之成佛章則暢法性之本末普眼章中之四大章金剛藏章中之四果章彌勒章中之四禪八定章十善章圓覺章中之安居章乃該律藏之規模乃至普眼章中之法界章現華嚴之旨普賢章中之唯心章普起信之意而尤以二空緣生二章爲啟般若之宗致顯瑜伽之深趣是識如圭峯自序中所云義漸性相釋兼南北使遊刃法教之士解此自通諸部不假更須旁求諸家所述修禪習道之者解此自然內照心性不假更看他面者矣

周叔迦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二卷 揚州藏經院本

唐釋宗密撰密所著圓覺大疏大鈔今已著錄此略疏前有裴休序與大疏前序同文中總舉大略二疏二鈔及修證儀蓋通序諸部也次爲自序亦與大疏自序文同但刪其末判題之文八十五字改云勒成三卷以傳強學然上中下品根欲性殊今將法彼曲成從其簡易更搜精要直注本經庶即事即心日益日損者矣略疏卷五釋此文云疏成已經三年晢學者約有其百覆講者亦有七八乃至傳持不斷故云強學者大疏成於長慶三年冬則此疏乃寶曆二年所撰時年四十七大疏原本離經別行略疏原本經註合文故略鈔云直敘本宗經意以消其文各隨科注於本文之下令覽者易見見別者經本疏本尋求料段矣又首略有略敘義門比大疏十中刪八謂此疏亦以十門分別一教起因緣二藏乘分攝三權實對辨四分齊幽致五所被機宜六能詮體性七宗趣通局八修證階差九通釋名題十別解文義前九門文不及兩千言隨文解釋之中所有開章立科全不錄所刪殆十之三亦略鈔所云但一向尋求經意順理直釋不須廣敘諸家纂述名相又云節節指歸於心令學者每尋事義一一見心也卷

周叔迦

卷附元和六年圭峯於東都遥寄清涼國師書及清涼國師答圭峯覆書，以瞭宗統耳。

周叔迦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鈔二十五卷 揚州藏經院本

唐釋宗密撰。宗密所著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今已著錄。大疏與大鈔當是同時作，大疏鈔卷一云：集數十部經論、數部諸家章疏，課虛扣寂，畢愚為疏。又云：始自元和十一年春，於南山智炬寺下筆科判，及搜檢四家疏義，集為兩卷，私記檢之，祕於學禪之草。中閒至長慶二年冬，草堂寺再修為疏，並閱數十段章門，至三年秋冬方得終畢。參釋起信、唯識、寶性、佛性、中觀、攝論、智度、瑜伽諸論，反覆諸家章疏及諸觀門箴論讚述諸所述作建宗玄義等文卷云云。所有援引證據，今於大鈔中具能詳顯，故知是同時作。略疏作於其後三年，略疏鈔則更繼其後。卷端題圭峯蘭若沙門宗密於大鈔略出，比於大鈔，約纔什伍耳。據裴休序及今本初康定二年思齊序，皆云略疏兩卷、小鈔六卷。然高麗義天錄、日本凝然華嚴宗章疏均云小鈔十二卷，蓋原卷各有上下。明藏編入略疏略鈔，釐略疏四卷，略鈔為三十卷。清龍藏收入大疏，而刪去略疏，遂令疏與鈔不能相符順矣。圭峯雖承清涼法界宗旨，而實以荷澤心印立己達人，故宋傳云：或曰密師為禪耶、律耶、經論耶？則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裴休圭峯碑銘中亦云。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疏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因廣讀之，譏者為不知大道所趣，荷澤血脈久絶，今於圭峯此鈔中可以考知荷澤禪法所以安心焉。續藏經中有大疏鈔科卷中下，佚其上卷，又略疏科一卷，皆圭峯撰云。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十五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宗密所著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略鈔，今已著錄。華嚴經入法界品晉譯十七卷，唐譯二十一卷，皆非全文。唐德宗時，南天竺烏荼王手書梵本入貢，詔譯為普賢行願品四十卷，而此品始全。其末一卷普賢為善財說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最為切要。前兩譯皆缺斯文，清涼既重撰疏解此全品，竟以此末卷為華嚴關鍵，修行樞機，文約義豐，功高德廣，復更作別行疏一卷以解之。圭峯隨疏作鈔，微釋詳備，最便初機。古作六卷，今釐為十五卷，鈔前有科一卷，亦圭峯撰。鈔中先解疏題目及述作人，次解疏文，分為四段：第一總標大部名意，即解疏中序王，廣明一真法界為佛法大宗，評論性起緣起二門；第二歸敬請加，即解疏中歸敬偈於三寶之義；以五門立章，第三開章釋文，於辨教宗旨中所入能入能所契合三門，廣約五教以論一心，乃至隨文廣釋，申義理廣博，遂令藏海洪瀾，究如在目，識入法界之權與，照觀境之鴻漸也。入道之要，舍此無門矣。

周叔迦

盂蘭盆經疏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

宗密所著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略鈔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今已著錄。此經乃佛爲目連說七月十五日設盆供自恣僧，法度其母脫餓鬼苦者。疏初自序，次有五言歸敬偈十二句，然後四門開解：一教起所因，二藏乘所攝，三辨定宗旨，四正解經文。教起所因有四，謂酬宿因故，酬今請故，彰孝道故，示勝田故。彰孝道中兼顯釋儒二教孝行同異。藏乘所攝中就三藏五乘論所攝，謂此經乃經藏人天乘攝。定宗旨中以孝順設供拔苦報恩爲宗，先釋行相，後就孝與順及孝順與設供各以四句辨之。解經文中先釋題目，後解本文，立序正宗流通三分。序中證信發起各有六科，正宗中目連悲陳，如來廣示，後中復有八科，流通有三科。後有明釋孃懷跋，躓全孝道要言以注經，廣明釋門真孝，令學者得報親之方。但南北藏文句不同，依雲棲大師定本刻之。然明蕅益謂此疏以大乘法門判作人天乘攝，是深經淺解。蓋主峯約所救立言，蕅益就能救爲論耳。

周叔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論纂要二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

宗密所著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略鈔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盂蘭盆疏，今已著錄。此書釋姚秦鳩摩羅什釋金剛般若經。初自序及七言歸敬偈四句，次懸敘義門，略開四段：一辨教所起因，總則開佛知見，別顯有五；二明經宗體，總論佛教因緣爲宗，別顯此經則實相般若觀照般若不一不二爲宗體；三分別會處，謂大般若經四處十六會，此其第九會，異譯有六本，西域無著天親成論，三卷約斷疑執以釋，無著造論兩卷約顯行位以釋，今科唯約天親釋義，即兼無着；四釋通文義，先解題目，後釋經文，立序正流通三分。序則證信發起，正宗中初約無着七種義句懸判，後依天親開答斷疑以科釋文，中多取二論之旨，間以魏唐諸釋對勘。釋末頌具述九喻，而會通秦譯六喻，謂取意之妙。又書引大雲肇公疏注。大雲者，圓暉有疏三卷，見東域傳燈目錄。考圓覺經大疏鈔卷一云：由見般若破相是諸佛母，祖師深讚，遂以元和十四年於興福寺採集無著天親二論、大雲等疏、肇公等注，纂其要妙，以釋金剛般若經也，勒成疏一卷鈔一卷。疏即此本，鈔今不傳。以鈔佚故，遂嫌此疏之太簡也。

周叔迦

大乘起信論疏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釋宗密改治。

密所著圓覺大疏大鈔略疏略鈔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盂蘭盆疏金剛纂要今已著錄此論疏賢首原作本名義記唐時傳入東瀛中土久佚元明藏經所載皆此本雖題曰疏唐法藏述實是圭峯改治之本賢首義記原以十門開釋今分爲二以前六門爲懸談義門後四門爲隨文注釋一教起所因原記約五百言今刪存二百餘言二諸藏所攝原記約千言悉皆刪除唯存廿言三顯教分齊原記一千八百餘言辨西國性相各立三時三輪之意隨教而辨四宗今全不用易

以五教乃取清涼華嚴疏鈔之文四教所被機原記一千七百餘言亦全刪除別撰百餘言補入五能詮教體原記作四門今初門之文別撰後三門文但節取其要六能詮宗趣原記二百餘言今於明宗趣前以原記顯教分齊四宗之義增以圓融具德宗而爲五至於七釋論題目八造論時節九翻譯年代皆併入隨文注解初解名題中前二門原記十言刪略其半且改竄數行賢首原云大者就義乘者約用今改云乘者就人謂菩薩等七大之中改第七果大爲業大翻譯年代原記四百言今刪存百言增入實叉難陀重譯事十隨文解釋卷初科判悉刪除別作卷初以五門辨略敘義原記有五百餘言今但存第二敘意大義名目而已既多順己意改易記文間取清涼華嚴懸談海東元曉疏文句科會之處亦嫌割裂太碎語意不貫考是故以梁肅刪定止觀例之實屬題圭峯治定況裴休原人論序及圭峯碑銘皆云圭峯撰起信疏宋僧傳亦稱圭峯著述有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今唯涅槃唯識二疏不傳而起信此疏當時實列在圭峯著述之中後人刪去治之標題便賢首義記反致論晦今幸重得之於東瀛二者對勘則

作者宗趣之異瞭如指掌矣。

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　宗密所著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略鈔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盂蘭盆疏金剛纂要起信論疏今已著錄此注乃解唐法順法師之修大方廣佛華嚴觀門此觀門有二註一為清涼澄觀之華嚴法界玄鏡一即此注兩註所錄觀門本文時有出入疑圭峯於觀門原文有所潤色注解但直敘法界宗旨以消其文各隨科注於本文之下尋求觀法順理通釋不廣申述多是刪節玄鏡之文故較簡明也卷末有凝滯頌一章七言十三句玄鏡既無此頌應是圭峯所作事理無礙觀中第七真理即事門文玄鏡中作凡是真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事必依理理虛無體故清涼解云若但是空出於事外則不即事今以即法為無我理離於事外有何理耶故理虛無體夫諸門處處皆云事攬理成事虛而理實何得今言理虛無體故本文末句理字乃衍文而清涼之解亦智者千慮之失今圭峯於正文末句刪去理字注中全錄清涼之文而刪去故理虛無體句則文義全符謂事虛無體攬無我理而為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答順宗心要法門注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　宗密所著圓覺經大疏大鈔略疏略鈔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盂蘭盆疏金剛纂要起信論疏法界觀注今已著錄此篇乃順宗為太子時以心要遣問於清涼清涼因撰此文以答明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實可以為止觀心印注解但於一一句下略標宗趣原文僅四百五十餘字注亦相埒末有心要法門頌五言十句一一句下又各標四字為注以圭峯注華嚴觀門而作凝滯頌附其後則此心要法門頌並注亦皆圭峯作也言心要者蓋是明心之要雖淨華嚴宗旨實是內照理趣清涼雖習華嚴然博綜三論天台南北諸禪校範融真心於法界會性起於禪源如文初云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實證悟之精微解行之祕要而圭峯稟荷澤心印謂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是以知其入道實有藉於斯篇今此注也集兩祖證了於一文識開心顯性之寶鑰歟

原人論一卷（金陵刻經處本）唐釋宗密撰。密所著圓覺大疏大鈔略疏略鈔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盂蘭盆疏金剛纂要起信論疏法界觀心要法門注今已著錄。此論前有自序，以為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曷知他生所趣，故博考內外，以原自身。文凡四篇：斥迷執第一，破儒道之計，祖父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判為陰陽成天地人，乃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為本。斥偏淺第二，破習佛不了義者，謂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計由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為身根本，進及身原。是空，空即為本。顯真源第三，即佛了義實教，所謂一乘顯性教，頓指一真心體，即是法身，是為真本。會通本末第四，即會前所斥同歸一源，皆為正義。謂不生滅與生滅和合，以明空覺與不覺二義，以明阿賴耶識，自心妄現，以明惑執我相，故業業受報，以明業，四大成根，以明氣也。所論身本，因推原至極。然五教之論本於賢首，今於五教中廢其頓教，立人天教，是圭峯意謂禪宗亦一乘顯性教攝也。而此五教所謂身本，約教則各是其所是，無可和會，約圓則別別皆圓，無假和會，況元氣之說，既是非量，從偏計執生，而必云元氣即四大，又云

元氣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現之境，乃至太極及自然皆是一念能變見分，殊嫌強揉。至於又云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與心識和合成人，一分不與心識和合即成天地，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更為錯誤，適足以強增損之誘圓神哉之計。彼心識所變之境根身器界各由熏習不同所成，彼心識不在內外中間，異有和合不和合耶。若所變與能變有和合不和合異者，則緣起無性之理反成虛妄矣。此論恐是圭峯壯年之作，未可為定論也。全唐文中有裴休華嚴原人論序云：原人道之根本，會禪教之異同，乃至歌詠道趣，門弟子集而編之，成十卷。然則此論原是圭峯文集之首篇，今全集不傳，但此論別行耳。

禪源諸詮集都序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宗密撰。宗密所著圓覺大疏、大鈔、略疏、略鈔、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盂蘭盆疏、金剛纂要、起信論疏、法界觀心要、法門、注原人論，今已著錄。是峯曾纂諸家禪言為禪藏，先錄達摩一宗，次編諸家雜述，後寫一宗聖教，集述百家宗義，十室數過百卷，名曰禪源諸詮集，謂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文字句偈也。初名禪那理行諸詮集，以諸家所述多談禪理，少談禪行，故名禪源。今全集不傳，唯此都序存焉。前有裴休序。卷一中先略釋名題，又釋講相非所以纂集之意，次與三翻問答，初明禪言撮略與佛經開張相順，次明纂集偈句為會通禪教，後明習禪詮而須知經論有十所以。卷二中立三種禪：一息妄修心宗，即南侁、北秀、保唐、宣什是；二泯絕無寄宗，即石頭、牛頭、徑山是；三直顯心性宗，即江西、荷澤是。教亦三種：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顯示真心即性教。初中又有三類：一人天因果教，二斷惑滅苦教，三將識破境教。第三卷中就破相與顯性二教論其十異，然後分別漸頓。第四卷中明迷悟各有十重，迷者輪迴，悟者修證，約心論真妄，開真如生滅二門，約真如論真心妄念，約佛論三大，皆依起信論義大圭峯雖依清涼稟賢首法界之宗，然其證悟全是荷澤禪理，於五教中唯齊頓教，於同教一乘、別教一乘觀門非其境界，於起信、圓覺諸疏中可以證之，而此都序所論尤為明顯。雖然中唐時禪宗文獻傳世者希，今全集雖佚，於此都序中尚可略考其遺迹耳。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叔迦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宗密撰

宗密所著圓覺普賢行願品盂蘭盆金剛起信法界觀心要法門等疏鈔原人論禪源集都序今已著錄此圖乃因裴休問而作和錄裴休問疏及述圭峯答書先敘師資傳正凡有五宗一牛頭宗二北宗三南宗四荷澤宗五洪州宗附承襲之圖始自達磨終於荷澤下三世即圭峯之師以荷澤宗爲正傳以神會爲第七祖次辨言教淺深先略述達磨所傳宗旨後述諸家言教於北宗洪州宗牛頭宗言教後各有評判論其差當既以荷澤宗爲南宗正傳故不評之亦不別敘南宗言

教後以喻定諸宗是非先以珠喻說法辨不變隨緣二義後以夢喻說人辨頓悟漸修二門隨諸宗異闕而衡其差當爲文多與禪源諸詮集都序中同者此中洪州宗者即南嶽馬祖一派然大祖下傳及後世開爲五宗實源於南嶽青原二家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謂石頭與牛頭同爲泯絶無寄宗而分闡中不及青原石頭裴休問中亦未舉及是當時此宗尚未盛及於長安耳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道場修證儀十八卷 續藏經本

唐釋宗密撰宗密所著圓覺普賢行願品盂蘭盆金剛起信論法界觀心要等疏鈔原人論禪源序禪門圖今已著錄此儀依經立三等道場上者一百二十日中者一百日下者八十日初三七日禮懺餘日坐禪儀分三科初道場法事有七門一勸修二簡器三呵欲四棄蓋五具緣六嚴處七立志即是前方便也多引天台小止觀文凡有一卷次禮懺法門有二十五上每上有啟請供養讚歎禮敬懺悔雜法[illegible]旋繞正念等即初三七日禮懺儀軌凡有十五卷次坐禪法有八門一

總標二調和三近方便四辨魔五治病六正修七善發八證相即道場中餘日坐禪法要亦全同天台小止觀而次第不同正修行中就小止觀爲加詳凡有二卷禮懺法中讚歎懺悔之文每上不同讚歎中皆先引經文後以偈述蓋是唐人經變之例亦即後世寶卷之濫觴第一上讚佛法僧三寶第二上述圓頓法及六波羅密懺根本無明事理發願成就始覺之智第三上述一部經大意懺罪業第四上讚懸談十門及序分懺根本無明第五上述文殊章懺三毒第六上述普賢章懺身三口四意業第七上述普眼章懺三惡道第八上

述普眼章我空之餘懺僧罪及爲頭羅刹第九上述普眼章法界觀修普賢十大願王第十上金剛藏章懺疑慢第十一上禮五十三佛第十二上至第十五上述彌勒章依金光明經懺悔品及滅業障品懺悔第十六上述淨慧章依華嚴經隨好光明功德品天鼓因緣品懺悔第十七十八上述威德章第十九上述辨音章第二十上述淨覺章第二十一上述普覺章第二十二二十三上述圓覺章第十七上至第二十三上據水懺懺悔兩文略有增益次第間有更改第二十四上述賢善首章廣讚回向第三十五上依大涅槃經嘆佛涅槃及懺悔縁觀全懺經爲雜亂文亦庸蕪根本之失凡有四端一割裂經文以意刪節二依經述唱重沓喧鬧三引用偽如法句經等四經中深意強說釋人觀誤雜然决爲圭峯撰者有三證焉一禮拜中有圭峯山神紫閣山神二慶讚中云比丘宗密三解釋之意與圓覺疏合蓋晚唐之初佛道寖衰世俗之徒但尚繁瀆不解實際圭峯爲攝彼庸流以熏習善根聊同俗尚是以未堪爲依經行道之用也又續藏本中錯簡有二處一者第十五上中懺悔文前二偈半及長行二百三十四字錯在第十八科偈中二者第二十上中錯入圓

周叔迦

覺經大疏文二百餘行也卷末附有唐裴休圓覺纘釋行定圓覺經頌十四章云

周叔迦

梵網經菩薩戒本記二卷 清藏經本 唐釋傳奥撰 奥姓韓氏

并州祈縣人先業儒風嘗預鄉薦遇圭峯禪師上足滑禪闍梨剃髮受道然其內外典籍皆有章句事蹟略見於宋日新盂蘭盆疏餘義又宋普觀盂蘭盆經疏會古通今記序云石壁尊者叙為之記又云自孤山新鈔出而石壁舊記世不復行石壁即傳奥也是故今記卷端題北京石壁寺沙門傳奥述初序王竟五言歸敬頌八句即為釋文大分為二初釋題目二釋本文初戒起所從分自爾時盧舍那佛為此大衆略開百千恒河沙不可説法門中心地始請為長行而以我今盧舍那等下十一行半偈為重頌與他家唯自頌始者不同二對緣正説分三結勸流通分記頗簡略淺顯於重戒輕戒既不聞章料簡於一一戒制意具緣闕遮輕重全未曾及法數名相亦鮮詮釋但疏通文句而已其自序云古德著疏文廣義豐致令後徒思而不學故於廣疏略此别行夫戒相纖細得失毫釐若不精研何從舉措賢首之疏十軼不易今傳奥乃曰思而不學是其學有所不遠耳此記為初學入門之導尚可裨益若為通經律身之本無所資助也

天台四教儀一卷 揚州藏經院本 宋高麗釋諦觀撰 建隆元年

吳越王錢俶因義寂之請遣使往高麗求天台教籍翌年其國王令諦觀來奉教來觀師既至聞螺溪義寂善講授既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留螺十年一日坐亡事蹟見佛祖統紀卷和錄贊寧通惠錄及通因教苑遺事各一則通惠錄云此書原本二卷上卷明一家判教立義下卷明南北諸師宗途異計然自淑山智圓校勘判行但行上卷於是下卷佚失其文蓋採自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淨名玄義中先示五時八教之名數然後辨五時五味及化儀四教次明化法四教次明修行二十五方便十乘觀法但依圓教略述詞旨簡要極便初學淵教門之要道台宗之引鑰也然志磐佛祖統紀於諦觀傳下述曰此書即八教大意略加修治易以今名没前人之功深為不可細考此書與八教大意互有詳略蓋是同尋廣文各抒己得且二書互證益足使習義觀者明究始末贊翼前賢尊引後學異其没前人之功耶明智旭法華會義寫字譬本註云今人僅讀四教儀一書不知廣習台宗寧知如來大機大用可見宋元以來嚮奉此書為入門之主梁註釋多家以家從義之集解元蒙潤之集註為最

善云

宗鏡錄一百卷 江北刊經厰本　宋釋延壽撰壽姓王錢塘人於吳越時為吏晉納單頌獲從翠巖參公削染習定於天台得德韶禪師決擇所見傳法眼宗為第三世漢南國王錢氏最所欽尚以開寶八年卒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事蹟見宋高僧傳及佛祖統紀此錄集諸經論以及天竺震旦羣賢之言證成唯心之旨辨天台賢首慈恩三家之互有同異而以心法衡準之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故名宗鏡錄卷端有自序闡明宗範次開三章初標宗章立正宗以為歸趣約有半卷次問答章申問答以去疑情約九十二卷餘第四

十六卷以前多明法性會台賢二家卷第四十七以後多明法相以成唯識論為經以禪教諸典為緯而貫通之後引證章引與詮成其圓信凡七卷所引大乘經一百二十本諸祖語一百二十本賢聖集六十本卷初有吳越國王錢俶序宋楊傑序清世祖序以為既悟必讀方踏末後一關未了先觀亦識正宗的旨又後序及雍正十二年諭旨一篇末卷附清釋超海跋一篇夫囊括羣經之要旨廓通三乘之圓詮明宗教律之共貫示聞思修之三學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者斯錄其第一矣匪持義理精微辭亦典贍博雅大

成淪瀚學生莫入若能於智度論瑜伽師地論宗鏡錄三者受持研習其於徹悟真性又何難哉

萬善同歸集三卷 金陵刻經處本 宋釋延壽撰壽所著宗鏡錄今已著錄此集明萬善所歸皆宗實相而指歸淨土以為自力難圓他力易託每卷之初略序宗旨次申問答以決疑執上卷凡四十三番問答中卷凡二十七番問答下卷凡四十番問答末有六言結頌四十二句卷下末總括綱要云此集所陳別開十義一理事無礙二權實雙行三二諦並陳四性相融即五體用自在六空有相成七正助兼修八同異一際九修性不二十因果無差華嚴所宗圓教所攝而其意趣要在融會禪淨良由性起菩提真如萬行終日作而無作雖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行而遍行是以眾善所歸皆宗實相以無所得為方便依實際而起化一切施為無非佛事也卷上廣顯事理齊雙悲智交濟之旨略說方便有四一行根本方便二能止方便三發起善根增長方便四大願平等方便即事相道場中念佛誦經禮拜行道懺悔往生之真俗不二卷中述捨身習定參尋說法以及善惡度生福業等卷下述有相無相有漏無漏有作無作以辨萬行皆從真法界處圓修事理之旨卷上首有宋沈振及清世祖二序謂括諸經論之法言作未覺未知之先範梵苑之權衡宗門之準度也昔永明習定於天台作二

闡一曰一生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七處請禱皆得萬
善圖於是一意專修淨業然則此集乃永明自說所行所證
法門若能得其妙用自必心法雙忘設使涉其籬藩亦可智
愚同濟矣

心賦註

宋釋延壽撰壽所著宗鏡錄萬善同歸
集外已著錄此賦凡七千五百字明絕待靈知之心此一心
門能收一切一道以道即靈知之心也註亦永明自作廣引
經諸賢聖集傳等前二卷明法性之唯心後二卷明法相之
唯識而的的融貫之以示參尋之的謂心為真俗之本生成
萬象任應群名稱正凡聖莫不由斯體則清淨無染用則攝
入羅籠是以處處皆唯識變現境境皆自我緣持因果相循
想念相眾若能忘言絕照深徹法性者則能隨機起用順扚
無生故平等法中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如斷諸者實入道超

塵之本也而闡宗妙觀網萬法於實際離四句絕百非普現
心光徧該識性知三有之冥我會萬物於一己性合於真實
違分乎塵界非有非空不出不在起作而恆是真如虛凝而
常隨物化因理以顯事執體而施用如外無智可知智外無
如可守也遺若忘心絕照無念而知即凡心而見聖當世諦
而明真心既不分法終無答因緣生起不用克角之無正法
施為豈類乾城之有是以唯識一旨體羣經於心輪既依轉
相而起見心則闡現識而陳相稟八萬四千之教乘修三十
七品之道行出迷津而履玄途臨性地而涌真泉十玄六相

融偏雖道，一徹萬通，縱密莫測。十心九識之宗，三細六粗之旨，攸身周土，因本識生，妍醜高低，從分別起。雖達心宗，應使善行勤苦，顯顯志願，啟脫了前塵之無體，任自法之施為。此其大略也。賦末自贊云：可謂覆道之通衢，悟宗之真訣。信夫。

觀心玄樞一卷 續藏經本

宋釋延壽撰。壽所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注，今已著錄。此書中土久佚，自行錄中作觀心玄樞三卷。今本卷首破闕，卷末題觀心玄樞一卷，蓋是殘本，未能知是第幾卷。卷末有日本治曆五年題記，當北宋熙寧三年也。文凡作四十三問，謂若不觀心，何脫境縛，何息分別，何識幻化，何以行施，何以持戒，何以忍辱，何成精進，何成禪定，何成般若，何成方便，何成大願，何以成力，何以成智，何成多聞，何以多慈，何以運悲，何生淨土，何以護正法，何以受持讀誦，何以弘法，何以建立道場，何明法相，何以莊嚴，何以成

菩提，何具道品，何成佛事，何以懺悔，何以滅罪，何以報恩，何以從苦，何以明三寶，何以入四諦，何以明三乘，何以運神通，何成解脫，何明三藏，何以降四魔，何以發六賊，何以辨染淨，何以達二諦，何以稱讚，何以稱肯。若不觀心，皆成疏外，皆成顛倒。於一一句廣辯其義，而末章中云：今得聞此重重要由真實之談，若更不肯信入此總持觀心法門，謂之大失。似為一書總結，疑此本或不分卷，而佚其前半耳。卷末引萬善同歸頌以示綱要，樂佛乘人而未窺者，假斯綱句，助顯真心，當能頓圓無滯矣。

唯心訣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宋釋延壽撰壽所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注觀心玄樞今已著錄此文凡四千五百餘字初標宗旨謂衆聖千途異說無不指歸一心若悟一法萬法圓通次明實相圓融謂萬境齊觀一際平等妙體常住至德遐周是以本末眞俗凡聖主伴生佛因果理事性相無不相攝相資互存互奪悉住眞如寂滅之地盡入無生不二之門次邪正對辨謂何必立其始終方其域業眞序妄厭異欣同心空則天地虛寂心有則國土崢嶸念輿則山岳動搖念默則江河冥謐托慧徒自勞神癡禪但能守縛實謂言思路絕分別意窮纖智倏然神清可鑑然後權實雙遮悲智齊運何得以限量心起分別見遺山趨培棄海存涔次辨邪宗見解略說有六捨離而保持偏正絕分而甘處塵勞認妄而迷附邪宗執權而勞修漸行躐位高推於極聖積德望滿於三祇廣說謬解倒行則有百二十種末勸翻邪修正謂欲知妙理唯在觀心自然不立名相豈有一物當情也卷末附定慧相資歌約八百言明事定理定事觀理觀之一貫又警世文一篇約九百言明生死世間之苦皆為不知一心若能諦了自心以此定慧相應則能不動塵勞便成正覺矣

受菩薩戒法序一卷（北京刻經處本）　宋釋延壽撰壽所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注觀心玄樞唯心訣定慧相資歌警世文今已著錄師有勸受菩薩戒文及菩薩戒儀各一卷今唯存此序疑即是勸受菩薩戒文初總序贊謂菩薩戒為萬善之基但是衆生心更無別法佛法僧戒般若涅槃一是以戒為本入道之要靡越於斯次陳問答以祛邪外之障一問菩薩戒乃文殊菩薩之傳具縛凡夫如何得受二問衆生旣心具佛戒何用更受三問凡夫受戒毀犯益多返遭輪墮四問八關十善漸漸度之能免毀犯五問說法受戒本為超苦何乃却令誹謗毀犯翻墮地獄六問何故犯菩薩戒不名犯而戒性無盡七問云何是菩薩破戒八問何不勸生安養豈損破戒翻障淨方凡此諸問皆是凡夫通常之情執答文大意謂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故未見性人方便發揚令信心戒故設少時持功德無量有受無捨有犯不失故十善化人不免生死小乘開化大乘究竟故佛乘種子無有虧損破戒入獄終有解脫之時不受不破永處泥犂之獄故菩薩戒即唯心心性無盡故捨菩薩願增上惡生失菩薩戒故受菩薩戒發菩提心念佛懺悔萬善熏發定趣蓮臺故以此決疑何

跋不破以此勸發、何願不圓耶、

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自行錄一卷 天津刊經處本 宋釋延壽

撰、釋文沖重編、壽所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心賦注觀心玄樞唯心訣定慧相資歌警世文受菩薩戒序今已著錄、文沖事蹟未詳、今本題云宋永平大雲峯寺沙門釋文沖重編集、宋世永平有二、一在今江西饒州鄱陽縣、一在今湖南靖縣、卷末有道光二十三年釋梅嶼跋、繪藏本多乾隆十年蔣恭裴序及光緒五年跋、錄中紀永明每日晝夜中間總行一百八事、略可束為十門、即禮懺持名坐禪說法誦經持咒禮拜行道發願施食也、禮懺則是法華懺、持名則釋迦多寶藥師彌陀及七如來名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彌勒地藏藥王七菩薩名、所誦經則法華心經淨行品、所持咒則大悲、尊勝、一字王心觀世音本身文殊五字觀音蓮華部心佛頂金輪、金剛般若心中心發菩提心散華七佛滅罪施戒諸佛心中心、彌陀心般若心准提一切佛心智門金剛杵金剛鈴天王心天王護身三昧耶戒懺悔金剛五供養回向往生灌頂破地獄等二十八真言、禮敬者三寶有讚十方十佛釋迦及釋迦身塔分身彌陀多寶藥師諸佛法華華嚴寶積般若涅槃心經等法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彌勒地藏藥王七菩薩、行道則頂

載釋迦彌陀二佛華嚴法華般若三經及觀世音菩薩誠願齒之間修教淨之通行猗歟偉哉末載所著書凡六十一部一百九十七卷今存九部一百十三卷耳

淨土十疑論注一卷 續藏經本

宋釋澄彧撰彧為螺溪義寂弟子事蹟未詳寂之葬彧述銘以識其文學當裴然可觀附見佛祖統紀寂世家其山家教典志中載此書更有光明玄金鼓記一卷高麗義天錄中有心經顯宗記二卷今皆不傳此註前有贊寧序題云大宋太平興國八年於建鶉月序可知其撰述年代注文中釋筏字云南人名簿又云編竹木浮於溪河殆是江漢人歟注中徵引華嚴法華涅槃瓔珞十住毗婆娑智論攝論起信論乃至開元錄爾雅釋名漢書註等其學問博雅於斯可見卷端先明四土三身義次釋論文略疏名目言辭簡絜此論乃隋智者大師略舉十疑以徵妙義往復研覈決問決疑唐人言淨土者莫不崇尚竊基彌陀通贊飛錫寶王論等皆引之此註亦不廣述心性高談理體洽如其論平易而切要但末章答往生所願之行中論言希心起想緣彌陀佛若法身若報身若應身等注中只說有念無念釋之似簡禪淨之分三身觀法未曾言及不特於淨土行門為嫌未備亦止觀嫉法師所不應忽略者也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法衡鈔六卷 精鈔本 宋釋遇榮撰。榮為法琨弟子，於圭峯為四世，事蹟未詳。此卷題云譯經證義講經律論廣演大師遇榮集。蓋釋良賁之仁王般若經疏。賁之學出於慈恩，為三傳弟子，其疏多宗法相義，依經辨理，文富義豐。今鈔於一一名相，皆能考証其出處，援引既極廣博，解釋亦頗詳明，猶存唐代遺風。宋人著作之中，此為第一。而於第六以五門分別緣生之義，一出體，二釋名，三除相，四依世，五染淨，尤具相宗氣概，於銷釋經句疏文不足處，間有增補，是故此鈔不特為通經之助，兼可為習法相之先河。昔賁撰疏竟，仲曉曾撰瑞膺鈔六卷，以釋賁疏，見高麗義天錄，今世不傳，此鈔中偶引其說，且可考知曉乃良賁同時人。榮尚有見聞經律燈抄四卷、無常經直釋義記一卷，同見義天錄，今亦不傳。宋遼而後，學者多以賢首而兼慈恩，榮當殆之矣。此經宋世亦頗盛行，體元、淨源皆撰疏注，各有四卷。根道祇慧辭簡旨要，而今唯淨源注存焉。淨源者，榮師之法門猶子也。

盂蘭盆經孝衡鈔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宋釋遇榮撰。榮所著仁王經疏法衡鈔今已著錄。此鈔釋唐宗密之盂蘭盆經疏。卷前有明宣德四年釋唯實、嘉靖四十三年釋明元二序。首載經疏科文，次錄全經及報父母恩呪，次錄七月十七日盂蘭盆齋念誦式，然後鈔文。分為三門：初釋疏題目，二彰造疏人，三釋疏本文。前二門為卷上，末一門為卷下。其釋題目，中初云經題者，梵語佛陀，依含烏蘭婆拏，門佐羅素吧攬，華言覺者說救倒懸器，盂蘭乃烏蘭婆拏之省，華言倒懸，盆乃門佐羅之略，華言救器也。因廣引儒宗孝行，彰明之事，貫申釋疏文，會通孝道之一貫，燦然備具，故名孝衡鈔。圭峯之疏講席所尚，鈔記多家。高麗義天錄所載，有傳奧、遇榮、智圓、淨源、靈鑑、元照六家，宋日新蘭盆疏鈔餘義序中載普寧律師會粹記、明義大師隨難解、淨覺大師述名義、金山闡梁拾遺，圍四家。今所存者，遇榮、元照、普觀三家耳。圭峯於玄義藏乘所攝中判此經為人天乘，攝在小乘藏中，今記申明其說。孤山亦然之，而元照普觀則破之。普觀盂蘭盆經疏會古通今記序云：石壁尊者敘為之記，孤山法師因循其說，廣演證義，芝園律師亦纘有斯述，自孤山新鈔之出，而石壁舊記世不復行

石壁者傳興也。

註華嚴金師子章一卷（睹殺［闕］本） 宋釋承遷撰。遷事蹟未詳。爲守真弟子。真事蹟見宋高僧傳。稱其從朗師學起信論。依性光師傳法界觀禮演秘闍梨授瑜伽教。蓋顯密兼通者。此卷初題五台真容院沙門承遷註。註文甚略。夫贊首此章爲賢首三要之一。禪叢講席。莫不崇尚。淨源金師子章雲間類解稱云清源止觀禪師註之於前。昭信法燈大士解之於後。近世有同號華嚴者。四衢昭昱法師。五台承遷尊者。皆有述焉。昭信即守真也。高麗義天錄亦載福田承遷昭昱淨源四家注解。今唯承遷淨源二作存焉。遷註較源解爲略。文中叠引清涼之說以爲證。卷端有金師子章序一篇。約千三百餘字。以二十七德贊華嚴經。以十二德贊賢首大師。更贊斯章之文約而義深。言少而意廣。是則破小塵兮出大經卷。約大虛兮置一毛中。然緊其文筆冗拙。與註文不類。不似承遷之作。疑出高麗日本最學之手。附於此註以行耳。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遼釋道㲀撰㲀事蹟未詳據其門人性嘉後序中云字法幢俗姓杜氏雲中人卷初題云五台山金河寺沙門道㲀集前有武定軍節度使陳覺序集中初序五意略叙四門第一顯教心要就賢首五教中取圓教修行開為二分一悟毗盧法界二修普賢行海法界即是真心又就圓教判教以釋其義圓教之中約終頓二教明之普賢觀行又示五門一諸法如夢觀二真如絕相觀三事理無礙觀四帝網無盡觀五無障礙法界觀如夢觀中兼及不淨骨鎖數息人空法空五觀絕相觀中略序禪宗

心要直見性安心發行三門引達磨四行觀文無礙觀中兼述空假中三觀無盡觀中兼述相即相入二觀及三止三觀之義第二密教心要引神變疏鈔更陀羅疏鈔開為二分一持誦儀軌即是准提真言立壇結印觀想法則立壇有息災增益敬愛降伏出世間五法二驗行相文九品相第三顯密雙辨亦有二分一叙述密呪功德深廣復開十門以明自他世出世間利益二問答密法器勝劣有約法約人兩番問答第四慶遇述懷謂已得遇顯密二教及華嚴准提二法末附供佛利生儀供佛有四真言利生有施仙施鬼施水救地獄救亡靈利有情列四生等法考神變疏鈔乃遼釋覺苑撰於太康三年又今第四慶遇門中云末法之中得值天祐皇帝菩薩國土是可略知其時代也

法華本迹十不二門註一卷 續藏經本 宋釋宗昱撰。昱事蹟未詳。佛祖統紀列爲螺溪弟子，但有其名而無傳。此文乃荆溪法華玄義釋籤中之一章，自唐道邃錄出別行，以便講習，多宗尚焉。疏解多家，題名不同，如示珠指題云法華十妙不二門，顯妙解題云法華玄記十不二門，今本題云法華本迹十不二門。夫天台一宗，於宋時有山家山外之分，其所諍著若金光明玄義十不二門中若文若義等。宗昱既爲義寂弟子，乃山家之流，考其所錄正文，與指要顯妙諸鈔同。如色心不二門中遣謂體用句，山外家謂是靈禹體闕文但識一念徧見己他生佛二字。內外不二門中依正色心即空假中，即空假中妙故，色心體絕。山外家謂是即空即中空中妙故，色心體絕，又帝網依正終自炳然。山外家作終日炳焉。修性不二門中籍智起修，山外家作籍知。曰修又見性修心，二心俱泯，山外家作二修俱泯。因果不二門中空虛故迷轉成性，山外家作性成。又空冥寂絕，山外家作空名寂絕。無明即明，三千並常，山外家作三身並常。染淨不二門中法性之與無明，及無明之與法性二句，山外家並無與字。三業不二門中若信因果方知三密有本，山外家無因果二字。凡十一則。今此註釋義悉與山家合，山外之本號曰古本，是故今註特於體用空假中籍智諸文申明己旨，以証古本之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汾陽善昭禪師語錄三卷（續藏經本）

宋釋善昭撰。昭姓俞，太原人。參知識七十一員，喜論曹洞，曾作五位偈示石門徹禪師，掛掌稱善，終疑臨濟別有奇處，最後謁首山省念禪師而大悟，服勤甚久，於臨濟宗為第五世。初遊湘衡，繼抵襄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緇素延住汾州太平寺太子院，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仰慕。天聖元年卒，春秋七十八，夏臘六十五。事蹟見佛祖通載。此錄乃門人楚圓集，第一卷為語錄，第二卷為頌古代別各一百首，後又有代別百餘則，第三卷為歌頌，前有宋楊億序，略述師行迹，又元至大四年清茂德海起予子聰如芝五序，卷下末有建中靖國元年守中題。夫三玄三要四賓主，乃臨濟一宗建立法門，至師而大明。於平日提綱，唯此為要。如示衆三玄三要頌、示衆小參舉三玄語、三玄頌、因摘菊花小參，乃至接初機辨衲僧正令行在乾坤之轉語，著力處轉身處親切處之機句，實參尋之通鑑，為般若之津梁。而三決頌及十智同真頌，尤能融會諸家，關正法眼。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自道盡之矣。

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李通玄撰。通玄所著華嚴經合論、華嚴決疑論，今已著錄。此論前有宋政和五年釋慧洪序。論旨先總明十緣生是迷悟之本，次以十門釋十二緣生：一明一切衆生十二緣生惡覺生死從何所生，謂迷真智不了無性有性，即一切心境總為苦海，若覺悟者即是法門及波羅蜜海；二明十二緣生為是本有為是本無，謂於真於妄計常計無常皆非真解脫，世諦即第一義諦，故不可說言常與無常；三明諸佛解脫智慧為是本有為是修生，謂若定執本有修生則成增益損減戲論，相違四謗，唯於一切法無心，道自現也；四明十二緣生與智慧誰為先後，謂根本大智海中十世平等，不可更求前後之見；五明十二緣生及佛智慧有始有終否，謂無明智慧皆虛妄，故一切法無生無滅無始無終也；六明十二緣生是一心所變，云何受三界苦樂不同，謂由識種，是故修行者大須觀察淨治識種以現智門，而於心境即得自在；七明解脫法中何法有依何法無依，謂二乘依涅槃淨土，菩薩依淨土般若涅槃，中菩薩依一切衆生，唯此一乘佛果十方充滿，皆無所依；八明諸佛解脫皆無體相住無處所，所有功德身土莊嚴為是有常為是

無常、謂如來報身及國土十地菩薩所不能見不可以世情卜度也、九明一切諸佛皆有大願度衆生令盡、如今現有無量衆生、云何無量諸佛已成現成豈不違其本願力耶、謂以衆生宜應所見成佛、又以涅槃而實無出没得證成壞、若於諸法中見有佛成佛者、是無常義、十明十二有支見大生死之源、如何超度、便令迷解同佛大智大悲成大法門、一切智海佛功德海、謂十信中入十種廣大如虛空量念佛門、即是初住、分入海門、圓第二治地住法門、方廣達十二緣生海、成普眼經及成十波羅蜜行海佛功德海入清淨無染大悲蓮

華無垢大智普光明海、以下一一位中互參不同不離初心也、詳夫此論以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為宗、破除行人分別執見、為趣十二因緣觀乃般若之大用入法要旨、莫重於斯矣、

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卷卷大意略叙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李通玄撰、通玄所著華嚴經合論華嚴決疑論十明論、今均著錄、此卷略稱華嚴經大意、乃就八十卷經於一一卷以二三十言撮述大意而已、卷末有日本大永七年快憲跋、當明嘉靖六年也、夫華嚴文義深奥浩博、初學難窺、故諸疏家莫不提要鈎玄、昭示觀境、今世存者若周釋靜居之華嚴經玄義、唐釋澄觀之七處九會頌釋章等、而此卷最略、只可以備翻檢之用、昔長者之撰論也、伏虎負經、神龍化泉、晝則天女給侍、夜則齒光代燭、精誠感通有若此者、唐釋照明決疑論序中

記長者著作於新論決疑論略釋十明論外、更有十玄六相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及諸詩賦、並傳於世、贊寧宋高僧傳沿用其說、今考長者詩賦已不傳、六相一書亦佚、十玄門是智儼作、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皆法藏作、凡此諸書必為長者所常研習、照明遂誤為長者所著、由此可證長者之學實出於賢首、持其所取為五教中頓教理事無礙義耳、

海印三昧論 〔鈔本〕 唐新羅釋明晶撰。晶事蹟時代皆未詳。或作明晶。論初有小引及五言歸敬偈。論初云有大三昧名曰海印。總持一切契經要義，普含一切諸佛功德。次明陀羅尼有法義二種，法有體智用之差。次列陀羅尼印，以二十八句七言頌文，從印中心起，周迴曲屈。讀之仍至中心止。次列頌文大意，明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無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次述此法門利益及修行大要。次述印相，謂此頌文總述華嚴一部要義。印有五十六角，表五十二位及四攝。縱橫各十四字，表十度四攝。頌有始終，表終成佛道。首末皆處中，表因果觀智不異，縱橫四闌循則，表句表非斷常見人所能知。從中得句，表中道正觀。乃知印外無頌，表一道以外更無法。不釋頌中義者，少文中多解，故恐行者逐文。故令衆生生重心，故存其本。旨有五因緣。末述五言偈四句為讚。昔新羅義湘有華嚴一乘法界圖，亦有偈印，為七言頌三十句。縱十四字，横十五字，由中心起，縈迴屈折，仍至中止。然其頌義頗為淵奧，論中解釋亦極精要，自行之緣起，利他之善巧，修行之方便，皆能概括端倪。然其印相，但以世智文字之安立，而欲表妙法之圖，頓虛妄造作，識者不取。況今但有印相而無詮解，且其頌義殊為淺薄，海印三昧者，豈率爾一切相即之所能屢耶。

無量壽經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玄一撰。一事蹟不詳。

此記原本二卷，見東域傳燈目錄，釋曹魏康僧鎧譯無量壽經。今唯存卷上之後半卷，其經前玄義及釋序分之前章皆佚。但自經今日世尊住奇特法始，至經卷上東止。判自經阿難諦聽今為汝說以下為正說分，而是第五，由此可知序分之中凡有四章。記文多解名相，少述義理，多引漢譯平等覺經、往生論、瑜伽、地持、智論、成實、法華論、佛性論等文。於舊解引隋遠、唐窺基、元曉、法位、義積及因、辨、憬諸師義。慧遠有疏二卷，元曉有宗要一卷，今存。法位有疏二卷，因法師有疏一卷，見東域傳燈目錄，而今佚。至於基、積、辨、憬諸師著作不可考矣。新羅憬興有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其中多引法位疏。由此觀之，玄一亦當是新羅人，約與憬興同時。其著述尚有法華、梵網、瑜伽諸疏，淨土三經各有記，涅槃、中論料簡，唯識樞要記等，都三十餘卷，見東域傳燈目錄及高麗天錄，蓋亦唯識宗學者云。

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十六卷 宋藏遺珍本 唐釋玄逸撰。逸姓曹氏，為玄宗從外父，形廁緇伍，事蹟見宋高僧傳。因閱秘藏，慨編簡之倒錯，或止存夏五，或濫在魯魚，加以筆札偷行，校讎喪句，日見乖訛，舜倫設戮，遂據智昇所撰開元釋教錄對勘蒲州共城二邑藏經，字舛者詳義而綸之，品差者蹟理而綱之，綜其科目，有條不紊，勘其紙數，校知多少，縛定品次，頗成倫要，備預不虞。至元法寶勘同錄中曾著錄此書，惜世久佚，近於山西趙城廣勝寺金藏中得其書，而不全，祇存卷三至卷十、卷十二至卷十七及卷十九、卷二十，都十六卷耳。章中於一一經註其譯人、時代、年月、筆受、序跋，乃至卷數、紙數、品數，於一一卷註其品名次第數，云見開元錄，是作在開元十八年智昇撰錄以後，然亦有不依開元錄者，如金剛般若經闕無譯及多譯本，實相般若經列在般若心經後等。其紙數亦大半不與開元錄合，又不註千字文字號。古今諸經錄詳註品名卷數，足以備翻檢者，唯此章耳。

念誦結護法普通諸部一卷 補藏經本

唐南天竺金剛智撰

智梵名跋曰羅菩提善瑜伽三密陀羅尼門開元七年達於廣州迎入京師廣敷密藏所譯經軌二十五部三十一卷於中九部十三卷編入釋藏開元二十年辛春秋七十一事蹟見宋高僧傳言結護者謂結界護身也文云凡欲念誦先須護身結界澄想觀察本尊起慈悲心愍念有情發大誓願迴向菩提方可念誦言普通諸部者謂諸陀羅尼有五部即金剛頂部胎藏部蘇悉地部蘇婆呼部怛唎三昧耶部一一部中復有五部區分即佛部金剛部寶部蓮華部羯磨部今此法通於兩種五部也凡有三種供養次第初怛哩三昧耶念誦法有十七真言一三昧耶二大輪金剛三佛部蓮華部金剛部三昧耶四無動金剛辟除五一切如來擐甲六普供養七淨三業八金剛下方三昧耶謂結地界九金剛四方三昧耶謂結方隅金剛牆界十金剛上方三昧耶謂結金剛網界十一寶車輅十二召集十三獻閼伽十四獻華座十五八方火院十六十方天界三摩耶十七佛眼部母結中總述四種念誦發願解界等次為三摩地供養儀式蓋金剛界念誦法有二十七真言一十力真言與大日經供養法中同二軍荼

利三八供養四百字明五金剛界本尊根本明正念誦及字輪觀出三昧已供養讚歎獻閼伽降三世解界六奉送諸聖加持灌頂被甲禮拜懺悔發願誦經經行七淨數珠八四供養及食法座法修法處九三十七尊八曼荼羅主十方佛如來十號梵名十諸天真言九首十一道場觀與金剛頂畧出念誦經同十二求願觀想法出金剛智譯准提陀羅尼經十三諸曼荼羅時分三種悉地成就處成就相擇地相大成就時節法十四諸部本尊布字色相末述八大菩薩布字色相與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同乘為毗盧遮那三摩地瑜伽供養法有十九真言與金剛頂瑜伽修習毗盧遮那三摩地法同自淨三業普賢三昧耶以下至擐甲被甲歡喜而止中間觀心月輪缺堅固心金剛界金剛身三真言綜觀此卷所記供養次第頗為雜亂良以密乘無相甚深重在師傳恐有盜法之嫌故回互出之苟非口訣不能明也

無畏三藏禪要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天竺善無畏撰畏名輸波迦羅唐言淨師子義譯善無畏為釋迦苗裔甘露飯王之後王於烏荼捨國與兄諸那爛陀寺奉達摩掬多為師受總持瑜伽三密教法以開元四年始至京師傳譯經凡四部十四卷具編入藏開元二十三年卒春秋九十九僧臘八十事蹟詳宋高僧傳此論乃與嵩嶽會善寺敬賢和尚對論佛法或謂敬賢即一行禪師之字文有三章初授三聚淨戒次授無漏真法戒末示三摩地法初中有十一門一發心二供養三懺悔四歸依五發菩提心六問遮難七請師八羯磨九結戒十修四攝十一十重戒第二無漏真法戒乃依金剛頂經說四真言即三昧耶真言發菩提心真言等第三三摩地法初有二真言各誦十萬遍先示持誦印相次明發願三明調氣四明觀圓明月輪五明觀五種心義謂剎那心流注心甜美心摧散心明鏡心也有四陀羅尼於四威儀中常誦末云京西明寺慧警禪師先有撰集今再詳補蓋是無畏於授菩提心戒時所說而弟子所記耳不空三藏所譯受菩提心戒儀亦以禮佛供養懺悔發菩提心為次第各有真言一首而無問遮以下六門一行三藏大日經義釋於入漫荼羅具緣品及受方便學處品中廣明受戒儀軌然其四戒十戒與今十重亦復不同要之受菩提心戒為入漫荼羅根本支分不可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供養次第法疏二卷（武部刊經之本）

唐新羅釋不可思議撰不可思議乃新羅零妙寺僧為善無畏弟子事蹟未詳卷首記善無畏捨國出家事與宋高僧傳善無畏傳不甚相符無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於中前六卷為經本末卷為供養次第法一行禪師於譯場筆受兼撰經疏釋前六卷未及潤飾而卒故此疏即釋經第七卷之供養以四門分別初述大意次說來由三釋題目四隨文解釋立序正流通三分第一真言行學處品為序分科為六段疏中引智論十住論雜心論四分律等以明義入廣明頭陀行義自增益守護清淨行品下三品為正宗於一一品以四門分別謂釋名來意宗趣釋文也初一品中科為十五段先解九方便真言及頌次下六真言全缺一行疏文供養儀式品持誦法則品各科為十段前釋名中立外行理三種供養自虛空藏轉明妃真言以下諸真言義亦全缺一行疏文末真言事業品亦以四門分別科為十段於時新羅僧入唐習密乘者有善無畏弟子玄超惠果弟子惠日悟真義操弟子均諒等而不可思議之名不見諸傳梵語亦阿奈多疑是灌頂持密號非其法名也

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二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道氤撰氤姓長孫氏長安高陵人禮京招福寺慎言律師為師少善屬文為俊禮法師撰西方讚解極典麗玄宗幸雒敕與良秀法修疏為於天宮寺講淨業障經兼撰疏焉於福先寺講瑜伽唯識因明百法等論開元十八年於花蕚樓御前定二教優劣道士理衡著對御論衡一卷大乘法寶五門名數一卷信法儀一卷唯識法華疏各六卷開元二十八年卒春秋七十三事蹟詳宋高僧傳傳中稱此書為御注金剛經疏六卷至元法寶勘同錄云御注金剛經疏宣演六卷名宣演者謂依御注敷宣其意繹演其文是以書中不出御注之文也世久佚其本今於法國國民圖書館藏燉煌經卷中得一卷有半乃是三卷本其卷上前半即是六卷本之卷一為玄義及序分至化主成就止卷一後半及卷中佚失其卷下即六卷本之卷五六自經須菩提忍辱波羅蜜迄經末止頃於山西趙城廣勝寺得金藏本一卷乃六卷本之第五卷也玄宗御注金剛經原作一卷見東域傳燈目錄宋傳稱玄宗注經至若有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乃至罪業則為消滅頓見狐疑詔氤決擇遂續宣氤造疏今詳此中述御注此文有兩

難而無釋疏為之和會焉疏前有七言偈及序文啟五門又各作二一叙教興由傳譯年代二出經體性先出體後明性體有五重謂能詮性用體隱假談實體能所詮顯體攝法從心體攝事歸如體三攝歸宗旨初以藏分乘時會五者辨攝歸次就通別明宗旨通中此先德四三宗說別中立勝義應理二宗四所被根宜初叙一乘五姓三說不同次就三說料簡所被五依文正解先科判後解釋五義多依無着十八住處及世親論中頌文以明教意此書於唐時俗講研習甚盛疏初成於青龍寺講聽者盈千據燉煌經卷本跋文貞元十九年凡聽兩遍元和五年又聽一遍又燉煌經卷中有寶達之金剛經暎三卷高麗義天錄中有遼詮明之會古通今鈔六卷皆釋宣演者也

大乘百法明門論顯幽鈔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從芳撰

芳為京兆總持寺僧事蹟未詳此鈔釋潞府義忠之百法論記原本十卷見東域傳燈目錄今唯存卷一末卷二末卷七末都三卷每卷首尾皆不全日本釋定胤以日本藏俊之百法論本文鈔所引顯幽鈔文證之知為從芳之作蓋原鈔十卷各有本末實有二十卷鈔中引瑜伽顯揚對法諸論及窺基述記智周演秘等文又數舉薦福及沼法記沼是沼字之誤即玄沼法師有百法論鈔七卷今亦不傳卷一末釋義忠疏序自權方孚道凝覺智以闢昏衢起以十地明昏衢今所存文唯自第四地中間起至序王竟止於中以七門辨涅槃義述安慧火辨護法三師釋造論意之不同卷二末自疏以七門分別五位中第一釋名義之別名起即是疏云謂初第一心即是法等訖應言非色不相應行即簡四聖如理應思也鈔先以七難成立唯識今所存文唯自第四難末以後卷七末自疏六煩惱中貪起訖四不定中睡眠末也百法論鈔以此本為最詳廣辨西竺諸論師及此土古德異說今佚其什九惜哉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修註二卷（[illegible]）　唐楊景風註景風為不空三藏弟子事蹟未詳此經乃不空三藏於乾元二年譯端州司馬史瑶執受集不能品序使義繁很廣德二年景風親承三藏修註筆削凡為八品序分定宿直品第一兩十二宮星宿神名及生人命運宿直所生品第二即二十八宿星圖神名立日吉凶生人命運序三七秘宿品以命宿業宿胎宿各有九宿以定行為吉凶序七曜直日品第四即七曜直日吉凶及生人命運秘密雜占品第五即七曜與二十八宿犯直吉凶序黑白月分品第六即黑月白月逐日吉凶序日名善惡品第七即白月黑月所宜吉凶二十七宿所為吉凶及動禁閑法其論吉凶曹土用二十八宿西國除牛宿故為二十七宿七曜直日曆品第八即七曜直日行為吉凶於七曜下列胡名波斯名天竺名景風註多引中國天文之說相對勘於占算之法親承三藏口訣者莫不縷註文下如註云天竺以建卯為歲首據白月十五日夜太陰所在宿為月名等因斯梵本隱密皆得曉然矣徒有裨於禨祥抑亦可考天曆算也

金剛頂經大瑜伽祕密心地法門義訣一卷（續藏經本）　唐北天竺不空撰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幼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為金剛智弟子入金剛界大曼荼羅學瑜伽五部三密法門金剛智示滅更往天竺廣求密藏天寶五年還都傳譯經論一百七十三部二百二十四卷於中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編入釋藏大曆九年卒春秋七十事蹟見宋高僧傳金剛頂經凡十八會其初會經有四品一一品有六曼荼羅共有五譯初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中畧出念誦經四卷二金剛智譯金剛頂樓閣一切瑜伽瑜祇經二卷三不空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四唐般若譯諸佛境界真實攝經三卷五宋施護譯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三十卷今此義決即釋金剛智譯畧出念誦經原本三卷今佚其中下初料判歸敬偈而不釋以今經本校之經中讚毘盧遮那頌多一句缺結德總歸頌二句次述金剛智譯經緣起次判經文為自利利他二門自利門中有三法謂三業四儀淨除業障法入智三摩地諸佛境界實相印法融愚入智成等正覺住大菩提法第二法中又有三段即入智三摩地諸佛境界實相智印法妙莊嚴相

依五佛會法如來神變相祕密三昧法於一一法皆先以五言偈攝頌然後依頌釋經其神變三昧相中三十七尊一一各先攝頌後釋文唯說初阿閦如來四親近菩薩竟也所牒經文與今經本多不同今經乃開元十一年奉敕譯而義訣初述緣起中云是開元七年因一行禪師求灌頂故譯出此經一行筆受日本諸家目錄著錄此經或云六卷或云四卷疑開元七年初譯六卷至十一年重治成四卷義訣所釋乃六卷本即開上中下卷各有本末今所存者卷上本耳

金剛頂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北天竺不空撰空所譯經論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具在釋藏所撰金剛頂經義訣等以非翻譯貞元錄中不載未編入藏故今著錄此卷乃於含暉院承明殿道場說初述經文毗盧遮那如來於須彌盧金剛峯樓閣與四如來四方而坐次言修行者禮四方佛入十六菩薩四波羅蜜菩薩八供養菩薩四大護菩薩三摩地位即是大曼荼羅次入五如來供養即毗盧遮那及四大菩薩次修行十六大菩薩四外供養等供養法即是一印曼荼羅也次說六波羅密義次畧說持誦次第此下六段乃是入道場弟子重問所記故初稱云國師大三藏和上蓋指不空也即畧說三十七尊理趣次說降三世會心要三說護摩法四說三解脫門五說三秘印六說四大印末云已上六段親於阿闍梨所決擇也夫密乘東傳以金剛胎藏二界大法為宗金剛智傳金剛界法善無畏傳胎藏界法不空既從金剛智受五部灌頂更返天竺廣求密藏然金剛頂經凡十八會經末未全唯以初會為持誦准則諸翻譯中詮明初會宗趣者有善無畏譯金剛頂經法身契印不空譯金剛頂經指歸金剛頂分別聖位修證法門金剛

頂三十七尊出生義等此卷述三十七尊偈全出不空所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文字畧有一二不同此經乃天寶十三年在武威譯即金剛頂初會經說毘盧遮那入三昧耶出自心明及三十七尊身形今此卷所說乃持真言行者依彼三十七三摩地修行瑜伽理智相應滿法界心疑是譯經之初於開元寺建金剛界大曼荼羅灌頂道場時所說既而譯經於諸偈頌更加潤飾耳

總釋陀羅尼義讃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北天竺不空撰

空所譯經論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二卷具在釋藏所撰述金剛頂經義決等今均著錄此文乃釋陀羅尼義謂陀羅尼者乃總持義真言義密言義明義一一各有法義三摩地文四種末言若與三密相應不假多劫難行苦行能轉定業速疾易成安樂成佛速疾之道考諸經論多言法義忍咒四種陀羅尼忍者即今三摩地咒者即今文也夫法者為名以立聞故義者為理以釋相故三摩地者為智以入理故文者為詞以除障故以此四種陀羅尼得成法義樂說辯四種無礙辯今此文所釋四種四義一一皆約真言行者觀想而言明解此旨方能於一一真言支分洞達法性所有觀門皆與悉地相應自然疾得無生法忍十六生成正覺位矣不可以其文簡而忽之也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七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良賁撰

賁姓郭氏，河中虞鄉人。學問淵深，辭辯贍。善唯識因明等論。代宗請為菩薩戒師。永泰元年，不空新出仁王護國經，賁筆受，兼潤文。帝為冠序於經首。翌年，敕賁造疏。大曆十二年卒。春秋六十一，夏臘二十九。事蹟見宋高僧傳。此經凡有四譯：初晉竺法護譯，二姚秦鳩摩羅什譯，三陳真諦譯，四即今本。晉陳二譯闕，本唐譯於奉持品中有金剛手菩薩說仁王護國般若陀羅尼一首，不空別出仁王陀羅尼釋及仁王般若念誦法，以明總持及修行之法。今疏中釋真言義，全錄不空解。疏前序王竟，次啟四門：一敘經起意，二明經宗體，三所攝所被，四正解本文。其科文依天台說，以初品為序分，中間六品為正宗，末品為流通。於一一品前以來意、品名、釋文三科分別。其論經體，先體後性，體有五文三義。二文三者：隱假談實，以聲為體；隱實談假，名等為體；假實合論，性用為體。義二者：攝境從心，唯識為體；攝相歸性，真如為體。性即圓成。及有漏無漏所攝中約藏分乘時會五門分別所被，立一乘五姓之辨。凡有三說，皆與道氤御注金剛經疏宣演中所論體性攝被相同，氤與賁同為青龍寺僧，二疏同簡稱青龍疏。然則賁之學殆出於氤歟。夫此經者，理事雙彰，境智俱寂，立五忍行位十三法師，為一切疏家所恒引用。融二諦理，明三假智，乃諸凡行者所當悟入。昔智者撰疏，約法性宗解秦譯；今疏多就法相義以立言。代宗贊之曰：開如來之秘藏，示還有之迷津，貫王辦珠，鉤深致遠，豈虛也哉。

華嚴經文義要決問答四卷 寫本

唐新羅釋表員集。員為黃龍寺沙門，事蹟未詳。黃龍寺為新羅名刹，建於梁簡文帝承聖二年，新羅國王捨新宮為寺，至陳天康元年始成，太建六年鑄丈六像，至德二年建金堂，貞觀十九年建九層塔，天寶十三年鑄大鐘，重五十萬斤，歷朝國王旨於此寺設百高座迎法師講經，元曉即出家於此寺中。此書紀華嚴義門，凡有十八章：一七處九會義，二說經時義，三說經佛義，四六相五數十錢喻義，六緣起義，七探玄義即是十玄門，八普法義，九發菩提心義，十簡除義，十一如如義，十二法藏義，十三一乘義，十四分教義，十五十住義，十六十行義，十七十迴向義，十八十地義。於一一義以三門分別，即釋名、出體、問答也。所集乃隋慧遠、唐法藏、慧苑、新羅元曉、義相及憬法師六家之說，又有靈辨法師、安法師說各一則。慧遠有十地經論義記、大乘義章，法藏有華嚴探玄記、教義章等，慧苑有續華嚴疏刊定記，憬法師即著法鏡論者。然慧苑為法藏弟子，而文中恒以慧苑列在法藏之前，文中明處會以唐譯經為主，晉譯經品但附注其下。[illegible]考慧苑刊定記作在法藏卒後，藏卒於先天元年，而新羅釋梵修齎澄觀義疏歸新羅，今此書不引澄觀疏鈔，可證此書作在開元以後、貞元以前。考三國遺事云天寶十三年新羅國王請大德法海於皇龍寺講華嚴經，海與太賢齊名，或即作於此時，而員或法海弟子歟。

梵網經菩薩戒疏一卷（天津刊本）　唐釋法銑撰銑姓孫氏十五從師依年受具從思貞大師受華嚴菩薩戒起信論天寳六年於蘇州常樂寺續盧舍那像大曆二年於常州講大經越僧澄觀嘗就席決疑撰義記十二卷今不傳大曆十三年卒春秋六十一事蹟見宋高僧傳此疏原本二卷見東域傳燈目錄注云或曰思範門人今唯存上卷而卷端復殘闕多行總是釋經自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始前二十四句頌為初文其疏今闕唯存末四行頌疏下是盧舍那頌我亦如是頌等二十二句為第二彰益勸修文此下長行對機正說文也釋重戒中先以十門解義一犯因二犯具三業道四三時五次第六遮性七犯境八輕重九求報十相攝然後一一戒中先作六門一制意二釋名三具緣四闕緣五對治六通塞然後科文解釋皆為四段一舉能犯人二出所防過三教修對治四明違結犯文唯第四妄語戒末而止義趣不全依賢首疏也

毗那夜迦誐那鉢底瑜伽悉地品秘要一卷（古寺藏本）　唐釋含光撰光乃定國寺僧為不空三藏弟子開元二十九年不空三藏受金剛智遺命返五天竺并師子國廣求密藏光與慧辯等三七人隨往同受五部灌頂大齋經儀於天寶五年還京廣德二年置興善寺大德四十九員首居其次永泰二年敕為五臺山金閣寺功德使事蹟畧見於不空表制集毗那夜迦者此云障礙神即是一切為障者此障皆從妄想心生誐那鉢底此云歡喜以慈善根力令諸毗那夜迦生歡喜心然後呵責令不作障此尊經軌有六一菩提留支譯使咒法經二金剛智譯金色迦那鉢底陀羅尼經三善無畏譯大聖歡喜雙身大自在天毗那夜迦王歸依念誦供養法四不空譯大聖天歡喜雙身毗那夜迦法五即今本六為唐憬瑟撰大聖歡喜雙身毗那夜迦天形像品儀軌彼卷初云我今於含光口傳而今本初云含光法師親從不空智和尚纔受此法然則此悉地品形像品合是一卷皆憬瑟記又陀羅尼集經卷十一亦有此法今卷初列誐那鉢底真言生歡喜心真言調伏他惡真言後二真言詳述其秘相實義次說此三真言之印法三說此三真言之本尊像法四說修法於壇三

部尊真言即大日如來十一面觀音及軍荼利也

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北京圖書館藏刻本） 唐釋飛錫撰錫未知何許人初學律儀後於天台法行一心三觀與沙門楚金棲心研習天寶初止終南紫閣草堂寺後詔典千福寺向三十年代宗初詔參不空三藏譯場仍外研儒墨時多請其論撰事蹟見宋高僧傳此論前有自序畧開二十門以明法華三昧不輕之行念佛三昧般舟之宗上卷七門念未來佛謂念未來速成三昧門嬰女聾盜皆不可輕門持戒破戒但生佛想門現處湯獄不妨受記門觀空無我擇善而從門無善可擇無惡可棄門一切衆生內不得食門中卷六門念現在佛謂念現在佛專注一境門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門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門高聲念佛面向西方門夢覺一心以明三昧門念三身佛破三種障門下卷七門通念三世無不是佛謂念過去佛因果相同門無心念佛理事雙修門了心境界妄想不生門諸佛解脫心行中求門三業供養真實表敬門無相獻華信毀交報門萬善同歸皆成三昧門於一一門皆假客問以興起引諸經論堪稱廣博於古賢撰述引注維摩經遠公念佛三昧序道宣續高僧傳等又有謝靈運淨土詠支道林廣孝敬二讚蓋出僧傳及法華三昧師資傳等皆佚典也文

中極贊天台妙釋自來先德多約淨土而論念佛即極樂世界性相等至於就三昧而論念佛者唯有此論依天台法華三昧以顯圓理及清彭際清之華嚴念佛三昧論依賢首法界緣起以顯玄門耳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疏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崇撰崇為千福寺僧廣德二年置大興善寺大德四十九員崇與同寺僧飛錫曇延同預其選餘事蹟未詳此疏卷上前有大曆十一年敕天下僧尼誦尊勝真言敕沙門來如惠朗謝誦持尊勝真言表并答各一首來如表不載於不空三藏表制集中疏亦名教迹義記卷端序王竟以十門分別一釋其教主二以處表事三顯教被機四見身同異五出經宗體六聽法儀軌七見聞得利八釋經題目九翻譯時節十依文解釋釋文中開三分謂教起因緣分聖教所說分依教奉行分初分有二

序次分有十四段末分有十一段其中真言別以十門科判具釋文義一一句下先注唐言乃不空三藏注義然後解之此經功德救拔幽顯最不思議唐時持誦甚盛歷代經幢什九為尊勝陀羅尼幢經典傳譯亦有多本如今疏第九門所記有三譯即杜行顗譯日照三藏譯佛陀波利譯然釋藏更有日照再譯本義淨譯本實為五譯藏外尚有善無畏不空若耶所譯儀軌六本夫密教自金剛智善無畏不空三德并鑣接武弘傳震旦傳譯雖眾詮釋極寡良以微言密意功用不測必經闍梨口訣而非凡愚能窺今世所傳唯有一行之

大日經義釋、不空之金剛頂經義訣、為能啟定門之祕鑰、握如來之密印、至於顯密圓通理事一如開菩提速疾之門、示解脫吉祥之海者、則良賁之仁王經疏及法宗之尊勝經疏耳。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旨贊二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曇曠撰

曠建康人、為京西明寺沙門、事道氤為師、撰起信論廣釋、後在朔方撰金剛旨贊、寶應二年於涼州造起信論略述、後入燉煌撰入道次第開決、百法論開宗義記、大曆九年又撰義決以釋百法義記及二十二問本等、其書久佚、今於燉煌經卷中始重得之、此贊為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本、大正藏經收編入藏、乃繼道氤御注金剛經疏宣演之作、蓋氤作偏宗無著論及頌意、今序王中云無著天親金剛仙功德施四論若不會融說、何以委贊幽宗、即取諸論意以申釋青龍疏也、以五

門分別、一敘教興由、二述經宗趣、三顯經威力、四明經所被、五贊經本文、宗中立實相觀照文字般若、不取境界眷屬二者、以前[illegible]為經宗兼通文字、趣中立教理行果四般若、以理果正為經趣兼通、教行威力中立十種威力所被中立正因緣因正因謂究竟遠性真如本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成佛、緣因即差別近因五性不同、贊經文中依無著論科正宗為三分、初從時長老至善付囑諸菩薩為種姓不斷、次世尊善男子至願樂欲聞為發起行相、後從佛告須菩提至應作如是觀為住所住處、廣分十八所應住法、文義相攝、勤為

八種以行就位略束為三雖依三地科判然於一一章下仍依十八及八兩種及世親二十九疑以為解釋兼錄頌文依無着世親論以釋秦譯本為唐人研習此經之通途是以下迄圭峯學宗賢首仍有疏論纂要之作然二論乃法相之關樞唯識之鈐鍵不有師承雖得宗源今乃曠諸作近承基沼之緒遠稟二聖之業故能啟迪來茲式揚奧旨千載之下得睹重光不亦盛哉

大乘起信論廣釋三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曇曠撰

曠所著金剛經旨贊今已著錄此釋久佚今於英國大英博物館藏燉煌經卷中得之大正大藏經收編入藏原本五卷今唯存後三卷自解釋分心生滅中明本始覺文云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起而卷四首闕二三行釋中包含事理網羅邪正傍採異說委闢義門引經證成發明宗趣法喻同舉問答析疑無執不除有惑皆遣誠足以張皇教義融會真筌矣其於非究竟覺四位之中解四相義先破異解即業轉現三為生相四惑為住相六煩惱為異相七惡支為滅相殆亦唐人之說次辨正義復引四師獨取業相為生轉現智相續為住相執取計名字起業為異相業繫苦為滅相以一念四相俱時而知辨而通之以四禪釋四位以十門分別四鏡義謂出體性明染淨辨次第約佛性辨因果明大義明淨義顯大喻辨淨喻明同異於三細六粗先作二釋然後消文一約喻顯意二就識明相述敘三家而正取賢首真如能所熏中以三義明成唯識論真如不受熏真如為依一義而不相違法身中以四門分辨謂解名辨體出因顯業所釋雖為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而處處引唐實叉難陀譯文

及楞伽經以為證夫此論古疏闕釋多家廣略殊解是非異途今世所傳僅四五部今得此記不唯可以探本論之旨歸抑亦足以搜唐賢之衆說亦云幸矣

大乘起信論略述二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曇曠撰

曠所著金剛經旨贊起信論廣釋今已著錄此述乃在涼州撰卷端有沙門澄漪序世已久佚今於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國民圖書館所藏燉煌經卷中得之大正藏經收編入藏文中以三門分別一明造論意謂令自他離妄顯真二顯論宗謂以大乘教理為宗大乘行果為趣三解論文義先解題目後述論文初頌為序分中間長行為正說末頌為流通以如來藏釋一心義以梨耶自體分見分不相應心為三細以分別事識釋六粗生滅門中本覺真如非定常一故為無明熏起染

相生滅門中本覺真如內熏不覺令成厭求故有淨用淨熏者真如體相二大內熏為因用大外熏為緣大義皆宗海東賢首二疏曠師於建康習唯識俱舍後遊京邑專業起信金剛然起信與唯識差別多門如四智二覺三身之義真如真智唯識熏習執障行位諸說互乖難以和會今略述中亦專約本論文旨綰攝綱要於唯識異義不復援引融通也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曇曠撰

曠所著金剛經旨贊、起信論廣釋略述，今已著錄。此記久佚，今於燉煌經卷中重得之。大正藏經據英國大英博物館及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本收編入藏，金陵刻經處別據其他藏本刊刻流通。卷端序王，竟開發論宗五門分別：一明所因，謂所依因及所為因，各有五種；二顯所緣，即造論及傳譯因緣；三彰所宗，明十六種外道及小乘六宗、大乘二宗；四辨所歸，約藏乘時分以辨；五解所言，謂題目及文義。釋題目中言瑜伽論有本地分而無本事分，對法論有本事分而不明百法，故立兩釋：一地與事名異義同；二本事廣論未譯。又謂百法明門即是初地菩薩正思正說百法明門，此解殊嫌強為牽合，未必然也。列八識中以十門分別：一釋名顯體，二心所相應，三所緣境界，四諸分行相，五諸量同異，六諸受有無，七所依多少，八所緣具闕，九能所同異，十斷常體殊，皆依唯識論釋。十一色法中有三義別：一釋其總名，二總中別名，三別中別名。於諸心所有法中，雖不開章門，而釋十一善、六煩惱、二十隨煩惱，文義甚繁廣。夫百法論略陳唯識名義，近之可以斷惡修善，遠之可以達俗會真，基解文多闕佚，光疏釋詞簡切，曠記詮敘清晰，以較忠疏，淵廣差堪比擬，精峭似若稍遜，此時代之所限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決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曇曠撰。曠所著金剛經旨贊、起信論廣釋略述、百法論開宗義記，今已著錄。曠公以先於燉煌所撰百法論開宗義記，旨意文幽，學者難究，遂於大曆九年更旁求衆義，開決疏文，使夫學徒當成事業。其書久佚，今於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國民圖書館所藏燉煌經卷中得之，大正大藏經收編入藏。卷端先自序竟，次釋自開發論宗，五門分別：一明所因章，起而疏前序王則別有決釋，乃後時所作，其文別行，此中於釋論所宗及十煩惱最詳，餘心法、心所有法次之，自色法以下，列義較少。釋五位中立諸量以定宗數，引真諦舊說，於瑜伽、唯識外，兼引雜集、無性攝論、阿含、俱舍等。然百法論初總標真俗云一切法無我，自來疏家多於一切法詳辨教義，廣開章門，於後無我義但畧敘梗概，粗顯方隅，遂使中道圓理未能盡彰。曠公義記雖於卷初開發論宗云依圓理勝境，起勝解圓照，而後章記文仍欠周備，至於義決卷末更嫌疎簡矣。

大乘入道次第章開決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曇曠撰。曠所著金剛經旨贊、起信論廣釋略述、百法論義記義決，今已已著錄。此書解智周之大乘入道次第章，世已久佚，今於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國民圖書館所藏燉煌經卷中得之。大正大藏經收編入藏，惜卷末殘闕，唯至第一大門行位修斷中斷障之修習位總斷中間而止。文中要義如釋有漏無漏，謂有漏有二：一者性漏有三，謂欲漏、有漏、無明漏；二者有漏有五，謂五色根、五塵境、惡心品、善心品、無記心品。無漏有五，即五般若。釋五果六果相攝，開為二門：先明五果，後顯配攝。於五果各開二種。釋三種法輪，開為三門：一明體性，有自性、因起、助伴、境界、得果五種；二釋名字，法有二義，輪有四義；三釋轉義。釋因緣、所緣緣之體，各有二種，皆極精審。夫智周原作述大乘教理行果四十二位悟入淺深，信可謂圓攝群經，甄明次第，然文約義著，初學難曉。今此記纂大教之樞要，舉法網之大綱，指示方隅，梗剔幽奧，千載之下得獲指南，不亦幸歟。

大乘二十二問本一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曇曠撰。曠所著金剛經旨贊、起信論廣釋略述、百法論義記、義決、入道次第章開決、今已著錄、此本已佚。大正大藏經據英國大英博物館藏燉煌經卷本收編入藏、然卷首殘闕、其第一問缺其前半、故不著撰人。今勘北平圖書館藏全卷本、前有曇曠自序、文云「況曇曠識業荒唐、學業膚淺」、又云「伏枕邊外、弛懸聖顏、深問忽臨、心神驚駭」、然則此問乃曇曠於燉煌時答代宗所問。第一問菩薩如何令衆生除煩惱、第二問不退入行菩薩內修法門、第三問修三業、第四問無縛無解、第五問佛有餘無

餘涅槃、第六問三身、第七問六度及本性是一切智、第八問發菩提心、第九問十地菩薩幾有想幾無想、第十問菩薩解脫行、第十一問菩薩法身與佛身差別、第十二問菩薩涅槃與輪迴無別、第十三問菩薩不著涅槃不染世間、第十四問智慧方便二種雙行如何起行、第十五問三乘於六塵境各如何見、第十六問三乘初發心相、第十七問三乘涅槃、第十八問三乘是究竟抑方便及得成佛不、第十九問聲聞涅槃如佛無異此是定說是不定說、第二十問一切諸法本來涅槃如何更須修道、第二十一問藏識與大智是一是異、第二十二問佛滅度後分為四部如何是同。如是諸問、皆是初心於佛法中最易生執處。答中言理者、以第六、第十八、第二十二為最詳明、行者以第三、第十六為最要。廣叙諸宗、深明綱要、誠宜人執一編、足以啟信祛惑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願行觀門骨目二卷（成都刻經處本）

此簡稱云華嚴骨目，唐釋湛然撰。然俗姓戚氏，常州人，初為左溪玄朗弟子，以處士傳道，天寶初始登僧籍，從曇一律師受習律範，次於吳郡敷行止觀，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止觀之盛，然之力也。建中三年卒，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四，事蹟詳宋高僧傳本傳。所著華嚴骨目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卷乃摘錄唐譯華嚴經三十九品之要略，百取二三，用擬觀本而已。會處品卷皆先標纇於每品下，先略注大旨，然後撮集經文。於世主妙嚴品始成正覺下注云，即異壽量久成，不同阿含菩提樹下，任運在近，別圓教也。夫華嚴經開諸佛秘藏，顯如來性海，初學者難測其涯，罔識其趣，今茲所錄，所以示全經之方隅，為玄覽之要門，若以之為攝心入觀之綱宗，亦足以明諸佛之果海，衆生之理本，若依之讀誦受持，則非所宜。華嚴大教，金口所宣，大士所集，孰得而刪削之耶。

維摩詰所說經略疏十卷（揚州衆香庵刻本）

隋釋智顗撰，唐釋湛然畧。然所著華嚴骨目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昔隋煬帝為晉王時，從智者受菩薩戒，欲得一經用為心要，智者為之述維摩經文疏，令侍者隨筆錄成，佛道品後章安所補，文頗繁廣，學者辭之，荊溪乃刪裁去取，帶義必存，言繁則翦，三分取二，舊體宛然，不易其本。卷端有自序及梁肅序。自宋時釋遵式奏請入藏，講學之徒皆用略疏，而廣疏寖廢。唐之道暹、宋之智圓皆嘗撰記以釋畧疏。考自荊溪撰法華玄義釋籤、法華文句記、止觀輔行，而世之習天台教觀者，唯以三大部為宗本，殊不知智者之立四教三觀四悉檀義，悉出維摩。摩訶止觀開章為十，後三章中果報寄在華嚴，起教托諸法華，旨歸蓋於涅槃，既全未說，故荊溪於法華玄義文句不得不詳為消釋，涅槃自有章安之疏。然前七章中大意文有兩卷，方便正觀文凡七卷，而釋名體相攝法偏圓四章文纔共有一卷，所以略之者，以其盡在維摩文疏故也。荊溪既於止觀中於此四章已廣弘傳，故於文疏不及詳說，但修止觀必先明悉止觀名體攝法偏圓，方能於不思議境獲得正觀。然則維摩略疏，信為習天台宗者所應首初講學服膺者也。若謂天

台有四大部誰曰不宜。

止觀義例一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湛然撰

湛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錄。此卷以七例解摩訶止觀大意。第一所傳部別例，謂此一部為圓頓佛乘正行之大體。第二所依正教例，謂唯依二經，一依法華本迹顯實，二依涅槃扶律顯常。第三文義消釋例，於詳究文義中謂文義、文相各有十例，於消釋體勢中謂文勢、義勢亦各十例。第四大章總別例，謂十章、十境、十乘離合同異之義，初述十章義，次明十境義，後叙十乘義，凡為五釋：一總釋，二別釋，三橫豎四句釋，此三具如大部；四附文來意，法相釋於一一法中各例五意；五與他所立永異釋。後開總別，總有十條，別則於一一法各具四意。第五心境釋疑例，凡有二十番問答，末一問答中引大師口決中偈一章，謂口決純為治病，此書今不傳。第六行解相資例，謂此十章攝行解始終、自他因果盡也。第七喻疑顯正例，當時於天台宗中有立兩種頓教，謂漸頓、頓頓者，故荊溪破之。於此文中問者荊溪立問答，則異師所答喻者荊溪曉喻。於此可知當時天台之學已漸分岐，而荊溪振興之功為不虛矣。

止觀大意一卷（大津刻經處本） 唐釋湛然撰

湛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卷乃因員外李華之請而作初略明五重玄解十義融通謂修法華三昧應依法華經方便及譬喻二品次即撮述十卷摩訶止觀之文謂初二卷略釋綱紀第一卷中約四弘誓四諦六即以簡偏圓發心之相第二卷中約四種三昧明修圓行約初住明感圓果約化儀化法明起八教約秘密藏明歸三德後之八卷廣明行相第三卷釋名辨體明攝法判偏圓第四卷中明二十五方便第五六七卷明正觀十法即觀不思議境起慈悲心安心破法徧識通塞道品調適助道對治知位次安忍離法愛如是十法上根唯初一法中根唯二或七下根方具十也第八卷明煩惱病患業相魔事四境第九卷明禪境第十卷明見境十種觀境之中上慢二乘菩薩三境未說也全文不過四千言而概括大部三百餘紙之義包籠追盡誠所謂大綱如此網目可尋者矣大部之初釋大意中所開五門曰發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網歸大處今易大為圓又易裂大網歸大處為起八教歸三德以本文十章中第八果報第九起教第十旨歸未說故易其名指寄在此畧示梗概初學可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心誦經法記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湛然撰。然所著華嚴骨目、法華玄義釋籤等十五部，今均著錄。此記釋隋智者說觀心誦經法，初總述大意，次於當文節目，立序正流通三分，指示觀法境智。智有空假中，義則具六度，權實三因三德。次約十乘，以科文依以修行，於理略足，更攬廣文以點宗要，使十乘觀法不出於誦持，所觀十境遍通乎聲色，末藉問答明誦經五意之境，以顯觀心之行。夫智者撰法華三昧懺儀，其修行方法有十，法於中九者誦法華經，十者思惟一實境界，荊溪尊者以世行人但粗讀懺文，禮念軌儀，散情昏重，運想難成，遂依本文總歷十法，結要事理，別撰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一卷，但其中於第九誦經一科運想之儀全無所述，良以寄在此文也。且天台立圓五品，第一隨喜，第二讀誦，第三講說，然則讀誦實為台宗修行中最要之法，與坐禪相為表裏。端坐觀實相，初心行者難以得入，誦經之際因言達旨，遵文入觀，從音聲而起觀照，攝心則易，是故此記為初心行者證修法華三昧之先所應熟讀深思者也。

無得無依大乘四論玄義記七卷 續藏經本　隋釋慧均撰。均事蹟未詳。續藏經本題均正撰，考日本釋光太法師三論真如緣起目中注云慧均僧正作，是均為其名，正乃其官職也。文中於興皇法朗獨加大師之稱，蓋其弟子無疑。原本十卷，今闕卷一、三、四，唯存七卷，凡有九義。卷第二為十地義之後半，即二明斷伏、三料簡兩門及金剛心義。卷五為二諦義，有十門：一明大意，二明釋名，三論立名，四明有無，五辨觀行，六論相即，七明體相，八辨絕名，九明攝法，十明同異。而第八已下三門闕文，蓋原卷殘佚。卷六為感應義。卷七八為佛性義。卷九為二智義，各有四門：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體相，四廣料簡。卷十為三乘義，有四門：一釋名，二體相，三廣料簡，四明五乘。莊嚴義、三位義各有三門：一釋名，二體相，三料簡。通破諸家有所得見，而明興皇無所得中道義。夫興皇初受禪法於寶誌，受律戒於象師，次案南澗仙師成實論，竹澗靖公之毘曇，傳攝山之三論，雖其學者歐為嘉祥，嘉祥著述雖富而既年學說屢變，非復山中之舊觀。今此記純以興皇為宗，且多引舊解，上自羅什、僧肇、道生，下至梁之開善、智藏、南澗，陳之龍光、建初、報恩，凡三十餘家，是故欲考知梁陳之際南北諸

師說賢思墨攝論地論諸宗義者此記真言學版卷五以下諸卷末皆有題記云顯慶三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六日興輪寺學問僧法安為大皇帝及內殿故敬奉義章也日本永超東域傳燈目錄有三論廣章十二卷亦均正撰今不傳云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批二十八卷續藏經本　唐釋大覺撰

覺事蹟未詳此書卷端題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大覺故亦名華嚴記初序王竟次略開六門一教起所因二結集所由三分部時節四律本翻譯時代不同五釋詮宗各異并辨題目六判文解釋凡有兩重初翻之中分四第一釋鈔序第二略列三十篇名即總束為五言偈六句第三釋十二門第四廣釋三十篇之義唯呈標宗顯德篇第一明戒體止始自卷初至此凡兩卷題云四分律鈔識前加行方便蓋是懸談以備別行自卷三初第二翻隨文判釋就中四分第一釋鈔序第二略釋三十篇名第三釋十二門第四廣解三十篇之義以訖卷二十八末前三分文較初加行方便中所說約廣二倍夫道宣律師所撰四分律行事鈔乃律府之樞機行持之關鍵唐代疏釋約四十餘部今存者不過二三家以此批為最古所引多初唐舊解如玄儼道深融濟曇勝大亮恒景法琳志相等說是諸師皆有鈔記見宋戒月行事鈔諸家記標目中今悉不傳然今本凡玄說皆誤作立說據景霄行事鈔簡正記中所引可証也又有法礪法寶及懸碉檗黍象等說既集羣宗之大成覺誠為戒義之瓌寶考其撰

述時代於卷八末題景龍四年卷十四末題云景雲元年卷二十八末題云太極元年而卷十三文中又屢云今大唐開元二年是其纂集綿歷三載既成之後又數潤色述作之勤慎若斯立義之精嚴可知矣

略諸經論念佛法門往生淨土集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慧日撰日俗姓辛氏東萊人遊於西域禮謁聖蹟訪善知識閱十八年開元七年返達長安進佛像梵夾賜號慈愍三藏勤信淨土之業天寶七年卒春秋六十九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此集卷初歸敬偈七言二十句次序大意謂初卷先叙異見以教及理逐遣知非次第二卷廣引聖教成立淨土念佛正宗次第三卷會釋諸教古今疑滯所謂異見者乃是禪宗執空者呵淨土為著相等廣引經論金剛涅槃佛藏思益光明法華維摩華嚴梵網無量壽十六觀造像等經以難破末言懸斷酒肉蓋所存但上卷耳乃據朝鮮桐花寺藏刊本收編入藏者原本每半頁九行每行十七字共四十八頁而其中復缺第六九十十三至十六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一至三十八凡十七頁又其第十七頁第四十五頁乃據日本大屋德城氏著鮮支巡禮行記補入者考宋釋法照芝苑遺編補遺中有上權府朝奉論慈愍三藏集書一首論當時禪德以此集排斥宗門興訟公府事蓋即此書也

神會和尚遺集四卷（亞東圖書館本） 唐釋神會撰會姓高襄陽人初投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出家繼謁曹溪慧能禪師開元八年敕配住南陽龍興寺二十二年於滑臺大雲寺建立南宗宗旨定南頓北漸之是非天寶四年入洛陽居荷澤寺大行禪法天寶十二年被譖歟數黜弋陽又移武當襄州荊州等處安史之亂軍興絕資用裴冕計置戒壇度僧税緡以助軍需肅宗詔會主其壇度上元元年卒春秋九十三事蹟詳宋高僧傳及唐宗密圓覺大疏鈔中此集乃近人胡適集錄法國國民圖書館所藏燉煌寫經三卷及英國大英博物院

所藏燉煌寫經一卷法國所藏三卷中爲語錄一卷凡答雜徵問五十則與日本石井光雄氏藏燉煌本神會禪師語錄略同而先後次第頗有移易石井本卷末有達磨以下六祖略傳及大乘頓教頌一篇（與胡本補壇）壇中所說一行三昧及金剛經義與六祖壇經相表應又菩提達磨南宗定是非論二卷乃開元二十一年與崇遠法師論義而弟子獨孤沛所撰者英國所藏爲頓悟無生般若頌即景德傳燈所載荷澤大師顯宗記也考圭峯於荷澤爲四世弟子其贊荷澤宗云是達磨遠來之本意以空寂知一切攝盡洪州牛頭以拂跡爲至極但

得遣教之意真空之義唯成其體失於顯教之意妙有之義闕其用也又洪州於頓悟門雖近而未的於漸修門有誤而全乖牛頭於頓悟門而半了於漸修門而無虧北宗但是漸修全無頓悟荷澤必先頓悟依悟而修然考曹溪別傳中稱神會答六祖吾有一法無名無字無頭無尾之問曰是諸佛之本源因受付囑而今本壇經則曰也只成個知解宗徒然則荷澤語錄重在表詮與諸家機鋒側於遮詮者永別而其頓悟漸修亦與諸家修與不修是兩頭語者不同且文中多引勝天王維摩華嚴智論金剛經論等諸經教援其旨趣紹

與大珠相近及五家大弘但得本何愁末乃至體用何妨分不分之說盛而荷澤之道衰亦有其由矣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二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道液撰。液事蹟未詳。貞元錄永泰元年不空三藏重譯仁王般若經，資聖寺沙門道液證義。大曆四年譯虛空藏經，西明寺主沙門道液證義。貞元四年般若三藏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資聖寺沙門道液潤文。貞元十四年般若三藏譯普賢行願品時，無復其名，是已先卒矣。日本永超東域傳燈目錄中有淨名經疏五卷、關中疏十卷、關中疏四卷、關中疏料文一卷、關中疏釋批二卷、關中疏釋股二卷，皆注云道液撰。唯四卷疏下注曰具云集解，殆即此書。高麗義天錄亦維摩經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集解四卷道液述，可見唐時傳習甚廣。今此本乃據法國國民圖書館及英國大英博物院藏敦煌經卷本勘定編入者，以原卷為草書，攝錄時字頗訛誤。又有高楠印書館排印本，乃就北平圖書館藏敦煌經卷彙輯勘定者，文雖無誤而字有殘缺，且佚其疏序。據序末云上元元年歲次困頓永泰初祀，又於長安菩提道場夏再治定。卷端題資聖寺沙門道液集，時代寺籍皆與貞元錄合。蓋集羅什、僧叡、僧肇、道生四家之註，而益以料判，補為解釋。今世所傳維摩經集注，亦播維摩經肇註，有廣略二本，廣本十卷，略本四卷，以較今所集

解，往往此猶加詳。焉肇註為習三論者之宗本，今得其完作於千載之下，是誠如原卷體清跋文云：秘藏當闡，廣布真如之理；蓮宮永麗，弘分般若之源者矣。體清乃道液之鑰，見大正藏天台分門圖、東域傳燈目錄。又有金剛辨宗二卷，亦道液撰，蓋記密乘宗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名經關中釋抄二卷 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唐釋道液撰 液所著淨名經集解關中疏 今已著錄 此抄乃據法國國民圖書館及英國大英博物院藏燉煌經卷本 曾勘編入者 卷上卷下首題皆作淨名經關中釋抄 而上卷末題淨名關中釋批 下卷末題淨名經關中抄 考日本永超東域傳燈目錄有淨名經關中疏釋批二卷 道液撰 殆即此書也 初依台宗法式立五重玄義 有廣略兩翻 初略明五重者 以不思議人法為名 不思議真性解脫為體 不思議佛國因果為宗 不思議權實折伏為力用 不思議帶偏顯圓為教相 又明五義次第所以

次廣明五重者 釋名有三 初辯教起所因 次明翻譯前代 後正釋經題 初中又有通別兩門 通[illegible]諸經 別有三意 於中略述四悉檀 別明此經略述四意 翻譯中只列六譯 闕不及東譯祇多留譯 經題中亦開別通二門 別中人約教行理三科 理中先明別名 即定辯八名 後分人法 八即維摩 法即不思議 叙九師之說 而於天台獨詳 明經體中略開三意 一辯體所以 二正明經體 三簡偽顯真 明宗中不開章門 辯力用中亦為三意 一明權實 二明折攝 三正通經文 判教三意 一辯教相意 二明古今同異 三正判此經 次釋肇序及什肇生叡

四師略傳 然於集解及疏文中所有名義 隨要詮釋 卷上說佛國方便二品 卷下始弟子品訖囑累品 於教理多引智論及天台說 於名相多引法相家言 如俱舍 惠沼 崇福等師說 然道液為天台學者 可以無疑 故大正藏中又有燉煌本關中疏料文殘卷 而題云天台分門圖 殆有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二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法照撰。照不知何許人。永泰中自東吳遊於廬阜，便涉衡峯，為承遠弟子。永泰二年於南岳彌陀臺入般舟念佛道場。大曆四年於衡州湖東寺起五會念佛道場，隻得感通。五年入五臺建竹林寺。卒年未詳。於淨土宗為第四祖。事蹟詳宋高僧傳本傳及日本塚本善隆唐中期淨土教中法照傳考。此儀乃據法國國民圖書館藏燉煌經卷本收編入藏。又凡十門，前六門及第七門前半在第一卷中，今佚。今本自彌陀經往生呪始，次叙呪威力、往生靈驗，實為讚是為第七門。第八讚佛得益門，初開啓明益次載諸讚，凡十六觀讚、阿彌陀經讚，此二釋淨遐撰；維摩讚、涅槃讚、般舟讚，此一慧日作；道場讚、無量壽讚、觀世音讚、大勢至讚、出家樂讚、淨土樂讚、諸觀世音讚、六根讚、秀綵法師淨土禮讚、善導和尚淨土禮讚，都十五篇。第九化生利物門，畧明往生之果。第十回向發願門，即天台回向發願文，復總結十門，廣引經論勸信，如維摩、涅槃、華嚴、賢護、觀經、稱讚等文。叙永泰二年於南岳入般舟道場。承遠卷下則自第八讚佛得益門分出，廣錄諸讚。如無量壽觀經讚、阿彌陀經讚，此二法照作；散花供養讚，神英作；淨土五會讚，法照作；極樂五會讚、五會妙音讚、極樂欣厭讚，靈振作；極樂莊嚴讚，法照作；厭此娑婆願生淨土讚，慧日作；歸向西方讚、念佛之時得見佛讚、高聲念讚，法照作；極樂寶池讚、六道讚、歎彌陀觀音勢至讚，法照作；西方十五願讚、極樂連珠讚、歸西方讚，法照作；四十八願讚、隨心歎西方讚，惟休作；西方雜讚、西方讚，善導作；西方讚，慧日作；西方極樂讚、淨土五會讚、西方極樂讚、淨土法身讚，此四皆法照作；淨土五字讚、歌并歸淨土讚，都凡二十九篇。卷末跋云：大曆九年冬初十月於北京龍興寺再述。

劉叔遲

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讚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照撰。照所撰淨土五會觀行儀今已著錄。今本首署叙大意云若廣作法事具在五會法事儀三卷，故讚彌陀觀經廣說由序開合釋并在彼文。是此讚即略彼作法次累叙道場法事次第儀節，及明五會利益。次爲云何梵讚請文莊嚴文歎華文，五會念佛即是持六字佛名，第一會平聲緩念，第二會平上聲緩念，第三會非緩非急念，第四會漸急念，第五會四字轉急念也。次爲寶鳥讚維摩讚相好讚法照法師五會讚法照法師淨土樂讚離六根讚正法樂讚西方樂讚慈愍三藏般舟三昧讚。卷下爲菩薩子讚鹿兒讚請觀世音讚道場樂讚小般舟三昧讚相勸讚出家樂讚願往生讚般若讚小道場樂讚大樂讚彌陀讚觀世音讚大勢至讚文殊讚淨遐法師觀經讚彌陀經讚新觀經讚新彌陀經讚散華讚淨土五會讚極樂五會讚五會妙音讚極樂莊嚴讚序悰法師禮讚文未全，只有十一禮，藏鞠樂父母恩重讚新華臺讚九品往生讚勸修行偈。於中卷上淨土樂讚與卷下文殊讚觀經讚各一首互錯簡。總計凡文讚偈等四十五篇。然而聲韻不傳，雖有其辭，末之何也已矣。

妙法蓮華經玄贊抉擇記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崇俊撰，釋法清集疏。俊爲杭州天竺寺沙門，法清居揚州禪智寺，爲俊弟子，號爲律師。此記原本八卷，今唯存卷一二兩卷。卷端有大曆三年揚州龍興寺沙門藏諸序，稱俊於玄奘所譯經論，遇耳必誦，過目必了。以斯贊玄奧，遂博考舊文，裁撫新義，附于經文，隨而抉擇。門人法清每正釋之餘，常談玄理，展爲八卷，成一家言。考義淨三藏遺書云付弟子門人智積崇俊等，今記卷二中引義淨語稱爲薦福三藏，於文字音訓多作先師云云，於古鈔記唯引智周攝釋，然則崇俊蓋已示寂，而崇俊爲義淨弟子，法清之學又旁承於智周者也。記釋玄贊，始自序王，訖於六門分別中第六釋經本文中同聞衆段。德文止義頗精審。卷二末有日本文治四年題記，即宋淳熙十五年。考日本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有崇俊注唯識論二十卷，凝然華嚴宗章疏有崇俊正理注釋一卷，藏俊錄中又有因明入正理論纂要記義斷記各一卷，注云俊清抄，蓋亦是崇俊撰而法清記者。永超東域傳燈目錄亦有唯識義翼七卷，崇俊撰，法清釋。然則崇俊之新義別章，法清從而暢行之，師資角立之美，聲彩風行之盛，法門之榮也。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廣錄 續藏經本

唐釋道一撰。一姓馬氏，漢州人，剃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謁南嶽懷讓禪師，發明大事，傳曹溪心印，弘禪法於天下。貞元四年卒，春秋八十。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及權德輿撰塔銘。續藏經中有其語錄二本：一本題馬祖道一禪師語錄，即是古尊宿語錄卷一所收。此古尊宿語錄乃宋紹興初頤藏主集南泉以下二十二家示衆機語，刊於福州鼓山，實唯二十家，初無馬祖等語錄。迨咸淳間重刻於杭州，增入一十六家，始載馬祖始末凡開示一則、問答語句一十二則，題云馬祖大寂行

狀下云語錄。一本題馬祖道一禪師廣錄，乃明萬曆間一心傳公所集四家語錄本，初叙馬祖始末，次示衆三則、機緣語句二十九則，皆自傳燈、聯燈諸錄各家參請因緣中集錄者。雖非古作，頗稱完備。南嶽馬祖之傳，乃宗密禪源都詮集序及禪門承襲圖中所謂江西宗或洪州宗者也。述其大旨曰：分別動作即是佛性，以念念皆真為悟，任性情隨心為修。而評之曰：於頓悟而未的，於漸修而全非。然六祖之門若法海之集壇經、神會之定宗祖，皆以金剛經為宗本，得其骨肉耳。若懷讓、行思、慧忠，方真得其髓者。故馬祖示衆仍以楞伽

為印，曰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禪宗正統，捨此而誰？故能開五葉於後昆。今此錄雖晚世所集，欲於言下知歸、瞭明大事者，所不可廢也。

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大照撰

此事蹟未詳。此卷乃採法國國民圖書館藏燉煌經卷本收編入藏者。卷初自序云，居士俗姓李，名惠光，雍州長安人，法名大照，前事安闍黎，後事會和尚。安者嵩嶽慧安，爲北宗神秀弟子。會則荷澤神會禪師，爲南宗慧能弟子也。卷端題沙門大照居士慧光集釋。文中假居士問，而大照禪師答。論真性自性、正智妄念、三乘一乘、凡心聖心，乃至廣明八識、四智、三身、三寶、三毒、六度等義，間引維摩、法華、金剛、楞伽經文。然其言八識，則曰意識分別，薰於末那，丞即執取，轉豐第八，而不知意識之起由於第七，故名意根。第七唯緣第八見分以爲我相，何得執取意識之薰。其言四智，則曰轉前五識爲妙觀察智，轉第六意識成所作智，顯與經論相倒，且復爲解釋。其言一體三寶，雖未的當，尚可彙合，至於別相三寶、住持三寶，則更望文生義，別相乃就自身立三寶，住持乃約弘化立三寶，亦與教理相違。至於談禪理處，唯言息心不起，觀因緣性空，乃至常求無念實相，仍不離北宗窠臼，而雜入南宗泯絕無寄之旨，既自失其指南，終何得夫妙義。聊以唐人遺墨而姑存之，亦使後世知禪人之棼亂教綱由來久矣。

刪定止觀六卷（北京刻經處本）　唐梁肅撰

肅字敬之，安定人，建中初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累轉右補闕、翰林學士，貞元九年卒，春秋四十一。事蹟見全唐文崔元翰梁君墓誌、崔恭梁肅文集序及新唐書文藝傳。肅早從釋氏學，傳天台宗教於荊溪，志在一乘，最爲精博，以天台之摩訶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爲六卷，於興元元年晉事，上元二年方畢，又總而序之，作止觀統例，謂止觀乃救世明道之書。自敘刪定大意云，准項集成此書，不以文辭爲本，或失則繁，或得則野，於是整其宏綱，振其機要，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申之，其義之汙，其辭之鄙，或薙除之，或潤色之。大凡孝疏之意，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考其所刪定，住爭一乘，明彼法體，知心要而達教源，識權實以周境智，一是以立觀，椎行爲本，無葉文繁句之煩，其統簡之功，精矣慎矣。荊溪輔行，綱羅之備，梁氏刪定，綜理之要，識異由而同工。況梁氏之文粹美深遠，雄渾雅健，崔恭頌其制作無以抗敵，釋氏之鼓吹，諸佛之影響，崔元翰謂止觀統例幾乎易之繫辭，是殆義理生知者歟。卷末附智者大師傳論，亦名天台法門議，亦梁氏作也。

瑜伽師地論義演二十二卷 宋藏遺珍本 唐釋清素撰。素事蹟未詳。日本永超東域傳燈目錄中有法華玄贊記四卷、大請問經疏一卷、百法論義聚二卷、成唯識論記十卷、因明入正理論義衡二卷、疏記二卷、纂要記一卷、法苑記四卷，日本平祚法相宗章疏有法苑旨趣一卷，高麗義天錄有成唯識論義鏡鈔十二卷，皆清素撰，無傳者。此疏義天錄作四十卷，至元法寶勘同錄作四十一卷，世亦久佚。今據山西趙城廣勝寺藏金藏本重印，唯存二十二卷，於中完好者僅四卷，計卷一釋論一二，卷四前闕一紙，餘釋論七八九，卷六前闕

三紙，餘釋論十一二，卷七前三紙殘損，釋論十二三四，卷八釋論十四五六，卷十一闕，後半卷釋論二十五六七八，卷十二前闕三紙，餘釋論三十三十一二三，卷十五前闕一紙，餘釋論三十七、九，卷十七前闕二紙，餘釋論四十三四五六，卷十九釋論四十八九五十，卷二十前闕二紙，餘釋論五十五十一，卷二十六前闕三紙，餘釋論六十六十一二三四，卷二十八前闕三紙，餘釋論六十六七八九，卷二十九前闕數行，釋論七十七十一二三，卷三十前闕三十九紙，餘釋論七十五，卷三十一前闕四紙，餘釋論七十五六七八，卷三十二釋論七十八九，卷三十三前闕半紙，釋論八十八十一二，卷三十四釋論八十二三，卷三十五釋論八十四五六，卷三十八前闕一紙，餘釋論九十二三，卷四十後闕三十四紙，餘釋論九十七。卷七、卷八、卷十一、卷十九題大安國寺沙門清素述，卷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四十題覺山明教院沙門澄淨述，餘卷首端殘闕不可考。宋藏遺珍本瑜伽師地論記卷一末有宋李燁序云：真定覺山有其疏本，高麗義天錄有澄淨述瑜伽論科十四卷、中科一卷、大科一卷及因明論義雄鈔七卷，疑澄淨與清素為同學，或其弟子。今本卷一初清素自序

云：大唐貞元中歲次大荒落，皇帝御宇二十有二載，即貞元十七年。宋高僧傳端甫傳云：傳唯識於安國寺素法師。考其時在貞元之初，是此書作在清素晚年，或未及完成，而澄淨補足之耳。釋義雖不及倫記之詳，而料文周密，遍之習瑜伽者之良導也。

百丈懷海禪師語錄二卷 四家語錄本 唐釋懷海撰 懷海姓王氏福州長樂人為道一禪師弟子與西堂南泉同號入室後居新吳百丈山創立禪居不立佛殿唯樹法堂不論高下盡入僧堂設長連牀朝參夕聚飲食隨宜行普請法至今遵行不替號曰百丈清規元和九年卒春秋九十五事蹟詳宋高僧傳本傳此錄乃合二錄而成卷一為百丈懷海禪師語錄凡載百丈始末及機緣語句二十五則於黃蘗問馬祖言語黃蘗虎話黃蘗聞野狐話皆錄溈仰父子拈評之言蓋溈仰為派所集也二為百丈懷海禪師廣錄乃百丈示眾之言文中嘗引三祖信心銘又古尊宿語錄中百丈語要亦由語錄廣錄合集而成語錄所載機緣語句凡二十一則較四家語錄本缺五則多僧問抱璞投真一則廣錄較四家語錄本缺卷末六則餘或同昔仰山賛曰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今觀此錄如再參馬祖竪拂因緣野鴨話野狐話倂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話獨坐大雄峯話黃蘗問從上諸聖何法示人話確乎其為辨龍蛇眼目趨佛祖機謀融治乾坤指揮神鬼機用嗣發錙銖萬類其孰能當之

略授三歸五八戒并菩薩戒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圓照撰 照事蹟未詳此卷端題安國寺沙門圓照讚初授五戒法次授八戒法後授菩薩戒法五戒法中先總序大意次作八門第一說受由序第二請聖證明第三翻邪歸依第四懺除往業第五說法開悟第六正發律儀第七示相護持第八發願迴向引薩婆多論俱舍論最無比經維摩經以明三歸五戒功德八戒法中亦作八門第一說受由序第二請聖證明第三翻邪歸依第四懺除往業此三不出其文注云如前五戒文第五說法開導第六正發律儀第七示相護持第八發願迴向此一亦無文注云法式同前末別出廣陳利益廣示戒相二門戒相中引長爪梵志經遺教經觀經智論俱舍論瓔珞論以明功德菩薩戒法中不開章門初明經述由序次發深淨信次請聖證明次受四不壞信次懺悔次示三聚淨戒引俱舍瑜伽優婆塞戒梵網瓔珞等文謂攝律儀戒者七眾戒及十度攝善法戒者戒定慧三學饒益眾生戒者四無量心也次請師次七遮次發四弘誓願次六度行次發菩提心次誡一心次正授次啟請次示相次勸持末有日本元慶五年圓珍記云是青龍寺法全大師付與者圓珍於大中八年在

唐青龍寺從法全受密法灌頂時照當是貞元元和間律宗大德今世所傳古德授菩薩戒儀尚有多本而唐人授五戒八戒之法唯此一本是可貴也

大聖歡喜雙身毗那夜迦天形像品儀軌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憬瑟撰瑟事蹟未詳毗那夜迦此云障礙神女云常隨魔又名誐那鉢底此云歡喜天象鼻人身為大自在天長子其儀軌有六一唐菩提留支譯使咒法經一卷二唐金剛智譯金色迦那鉢底陀羅尼經一卷三唐善無畏譯大聖歡喜雙身大自在天毗那夜迦王歸依念誦供養法一卷四唐不空譯大聖歡喜雙身毗那夜迦法一卷五唐含光記毗那夜迦誐那鉢底瑜伽悉地品秘要一卷六即今軌於中唯不空譯法編入藏經諸餘經軌并在續藏中然今軌初云我今於含光口傳制此儀軌光為不空弟子其毗那夜迦悉地品秘要前有序云含光法師親從不空智和尚處受此法秘義仍令聊舉略記之蓋悉地形像二品同是憬瑟所受時所錄今品儀軌唯言五種造像法式初明雙身二臂天相名六變敬像次明單身六臂天相左三臂與不空毗那夜迦法所說同右三臂與金剛智金色迦那鉢底經文同此相為修調和法除障難者次依不空奮怒王觀自在菩薩經明四臂天相此經中土未傳次釋天名義次明四方六臂毗那夜迦像末言六而六臂像不出其文但云如經所說此法秘之而已夫障難

者由懈怠起欲自強精進須具慈善根此歡喜天義也

兩部金剛密號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義操撰操乃青龍寺沙門從不空三藏高足惠果受金剛頂胎藏兩部灌頂傳弟子十三人見海雲兩部付法記兩部者謂金剛頂大教王曼荼羅灌頂金剛名號及胎藏教法金剛名號略稱金剛界密號胎藏教法密號初金剛界中為五佛四波羅蜜菩薩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各四菩薩內供養外供養四攝各四菩薩是為內院三十七尊又東方中院南方中院西方中院北方中院各四菩薩是為中院賢劫十六尊及外院十度菩薩六大明王二十天都凡八十九尊之名號胎藏界中為中院九尊西

門第一重七尊第二重十一尊第三重十一尊第四重八尊北面第一重六尊第二重七尊第三重七尊第四重九尊南面第一重六尊第二重七尊第三重七尊第四重九尊東面第一重五尊第三重十九尊第四重十一尊又一重十八尊都凡一百五十七尊以日本玄山寺藏秘藏記胎藏界曼荼羅考之末一重乃東面第三重而文中所謂第三重則第二重也此錄之用乃灌頂時拋花得名之本然亦可藉此考知古曼荼羅之會位次第焉

建立曼荼羅護摩儀軌一卷（續藏經本） 唐釋法全撰。全乃玄法寺沙門，從青龍寺義操受金剛界灌頂，從青龍寺法潤受胎藏界灌頂，傳弟子十三人，日本釋圓仁、圓珍等五人皆從之受法。高見海雲兩部付法記、曼荼羅者此云輪圓，乃密宗傳法灌頂之壇場也。大日經明入曼荼羅具緣次第，要須七日。第七日中修護摩法。護摩此云燒，乃火祀之法，有內外二義。外則立壇焚供，內則以智慧火焚煩惱薪。約法有四種，曰息災、增益、鉤召、降伏。或約召與愛敬則成五，或開增益與延命則為六。令軌初略明建立曼荼羅初六日中作法次第，次詳第七日護摩儀軌。先發菩提心偈，二誓發地神偈，三治地真言，四啟請地神偈，五啟請聖眾偈，六占夢，七掘地真言，八塗地真言，九持地真言，十內護摩，十一明，十二種火，十二明四種護摩，十三息災，十四辟除，十五燃爐，十六奉請火天，十七灑淨，十八獻閼伽，十九護摩供，二十寂災真言，二十一供諸天，二十二增長法，二十三歡喜法，二十四降伏法，二十五奉送，二十六解界，二十七占夢。此本中土久佚，乃日本慈覺大師圓仁傳入東瀛者。卷末有日本元文二年題記，乃清乾隆二年也。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華胎藏悲生曼荼羅廣大成就儀軌供養方便會二卷（續藏經本） 唐釋法全撰。全所著護摩儀軌，令已著錄。此全居玄法寺，故世簡稱此軌為玄法軌。文有二品，初供養方便會第一，初軌王歸敬偈，二九方便，三淨除三業障，四金剛薩埵，五金剛甲冑，六警發地神，七灑淨，八勸請地神，九受持地，各有真言及偈。次秘密曼荼羅法品第二，初入秘密曼荼羅法偈，次大慈力大法螺等二十九真言，次嚴淨結界護身供養等十九真言，次梵讚，次東方一切佛心、虛空眼明妃、一切菩薩等三真言，次北方觀自在等八真言，次東方文殊等九真言，次南方除蓋障等九真言，次北方地藏等六真言，次西方虛空藏等十九真言，次第二壇南方金剛手等八真言，次西方般若菩薩等四真言，次第三院東方釋迦等十六真言，次外金剛部等五十五真言，次遍一切處布字觀門，次祕密八印，次無所不至百光遍照王，次六月念誦加持句解界奉送等。文中無多解釋，故不便於初學。觀行其中梵讚亦名大日大讚，為金剛胎藏二部通用。大日經卷七及略出經卷四譯出前二十句，但略出經首加四句，為今梵讚所無也。中土密宗自五代以後盡失其傳，此本

亦日本慈覺大師圓仁於開成中傳入東瀛者也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蓮華胎藏菩提幢標幟普通真言藏廣大成就瑜伽三卷縮藏經本 唐釋法全撰

全所著護摩儀軌玄法軌分乙著錄此軌世簡稱青龍軌雖有三卷而二卷本玄法軌文字大略相同次第稍異初軌至歸敬偈次九方便次四無量心次淨三業次法界生次金剛薩埵次金剛甲冑次伏魔次警發地神次地神持次作壇次灑淨次勸請地神次持地次悲生曼荼羅次五字嚴身次大慧刀等二十九真言次嚴淨結界護身供養等十九真言次三身梵讚次遍一切處布字觀門次祕密八印次無所不至百光

遍照王次觀音等十真言次文殊等九真言次除蓋障等九真言次地藏等六真言次虛空藏等十九真言次金剛手等八真言次不動等三真言次釋迦等十六真言次外金剛部五十五真言次念誦加持句奉送等昔善無畏譯攝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入蓮華胎藏海會悲生曼荼羅廣大念誦儀軌供養方便會三卷世簡稱攝大軌及大毗盧遮那經廣大儀軌三卷世簡稱廣大軌爲修胎藏軌法之根本法式二軌大致相同而曼荼羅諸會方位有異法全又略攝大軌成玄法青龍二軌此青龍軌中於諸尊真言名句義觀頗多詮

釋學者使之日本慈覺智證宗叡三師入唐皆傳之以歸今
本乃據日本正德二年刊宗睿本清康熙五十一年也

大毗盧遮那經阿闍梨真實智品中阿闍梨住阿字觀門儀
入理軌儀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惟謹撰謹乃古法寺沙門從
青龍寺法潤受胎藏界灌頂潤惠果弟子也見釋海雲兩界
付法記此卷端題云淨影寺比緒院五部持念僧惟謹述蓋
唐時僧衆隨其宗乘別院而居也首題下注云亦名四重字
輪曼荼羅成身觀亦名三重布字成身曼荼羅觀行末題云
依胎藏毗盧遮那經略集字母觀門儀是此一儀而有四名
又卷末題云臣唐闍元年三月中旬五部持念惟謹集闍下
疑脫成字文釋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五阿闍梨真

實智品布字品之文初明阿字觀謂真實心即是阿字是一
切諸佛之母是一切真言生處即是本不生義梵云阿剎囉
亦名不動義不動者是菩提心義乃至觀此字而相應者即
自身同於毗盧遮那佛身亦名金剛不壞之身次明布字輪
觀先明四重謂頭爲初分咽爲二分心爲三分臍爲四分後
明三重謂合咽心爲一分也然經云葬字住於心而此文并
等隨三輪而轉又嚩者沙娑訶乞灑六字經文缺其布字之
法似與經不同文云堪傳灌者方以意想傳之不可文載蓋
密宗之法要須師資口授非可依文旨修文末有日本應德

二年題記，即宋元豐八年也。

答日本國三十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日本釋圓戴問，釋廣修答。戴於開成三年與惠運同船入唐，於大中九年與日本智證大師圓珍同從法全受法，而秩滿歸朝之間，忽遇惡風，海中漂沒。珍生見遺書，贈金兩界血脈圖註。廣修俗姓留氏，東陽下見人，早預還師之門，研窮教迹。而宋晁說之明智禪師塔銘云：修爲行滿弟子，以會昌三年卒，春秋七十三。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此問日本最澄之弟子圓澄所疑，付與圓仁攜入唐以求決者，以當時不許住，故轉付與圓載，見於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而續藏題圓仁問者，誤也。其時爲開成四年，見於維蠲答問中。言三十問者：一問法華爲八教攝否，二問毗盧遮那經何部何教何時說，三四問璅光究用果六義，五問佛果爲生有無，六問圓十二因緣生滅，七問別教四諦虛正伏斷所據經論，八問仁王五忍與大師配位不似，九問圓人初地具諸地德義，十問本佛本行判號，十一問立漸頓不定義，十二問五千退席涅槃中收道，十三問玄義未私錄異同從誰聞，十四問定性聲聞從土得聞義，十五問尸棄爲初禪二釋義，十六問身及六心退義，十七問無情佛性義，十八問苦集爲識道義，十九問六即攝何聖教，二十問唯識

唯心問異，二十一問法華三昧九門證相出何經，二十二問圓頓中道期實報土義，二十三問體相章六師何人，二十四問圓伊三點義，二十五問衆惡何得戒緣義，二十六問痴迷與無明何殊，二十七問五品與十品出入，二十八問二信斷思惑義，二十九問一生證初住者誰，三十問六氣作法文中原問但節要錄之，問雖瑣而切要，答義頗精，六氣作法尤為習禪者所應知也。

答日本國三十問一卷（續藏經本）

唐日本釋圓載問，釋維蠲答。圓載於開成三年入唐，四年費衆疑義，問於廣修，修既答，己五年又問於維蠲，蠲事蹟未詳。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云：國清寺有維蠲座主，尋講止觀，廣修座主下成業。佛祖統紀於坐行學出世家中但列其名而無傳。此答中初載維蠲答台州刺史滕邁書，及奏寫來書，又滕邁與圓載判決列所付經論疏三十部目，然後答義，於一一問皆詳錄原文，答文較廣修答為略，而明晰過之。答廣修第三四問破无宅因果二義，意為第三問以原是一問，故增因果六義與蓮華大學相對義，為第四問，九問廣修未答也。餘問重義亦有與廣修不同者，如答法華為何教攝中，廣修謂化儀唯圓，化法唯頓，今答有二義，一則八教不攝，二則化法圓，化儀漸，法儀合辨，即是相也。又如論無情佛性發修成覺中，廣約一心三觀明之，實較廣修答為精審云。

答修禪院問一卷（續藏經本）　唐失名撰。此卷亦是圓澄付與日本慈覺大師圓仁携來，書求決者。卷端題義真疑問，次列問目。次題答修禪院問，次復述答者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云：寺家未與修禪院未決等，並分付留學僧寺家未與。即圓澄三十問修禪院未決者，即此篇前標義真疑問者，真亦日本最澄弟子，於貞元二十一年隨澄入唐，從天台山修禪院道邃傳四法門，名曰修禪寺決。歸國後，亦建修禪院居之。於日本天長十年春秋五十三。此殆其生前所疑而未決者。圓澄并以錄付圓仁耳。答者雖不可知，要亦是國清修

禪諸寺座主文。凡十三問：一問付法藏人大小乘事，二問付法藏人傳經律論禪事，三問智論從何論出事，四問通教三乘共之十地已上事，五問通別通圓有三根不同事，六問大論七種般涅槃事，七問為空亂即如蟲食木事，八問三執天台約體一章安約名異判事，九問秋收冬藏之文有二義事，十問光音遍淨天新舊譯異事，十一問別菩薩所學藏通別各闕三教別入事，十二問不離貧家女得金即取金有父六事，十三問准西域記崇山四周為外部上茅事。答文頗略，無所發明。此答與道邃答最澄問、廣修維蠲答圓澄問、宗穎答

光定、德圓問，知禮答慈心問，同名為唐決，或彙為一書，名唐決集云。

答日本光定法師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日本釋光定問釋宗穎答光定為日本傳教大師最澄弟子號別當大師日本天安二年辛即唐大中十二年春秋八十宗穎事蹟未詳此卷末題唐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上都右街醴泉寺義學沙門宗穎上然光定未嘗入唐者慈覺大師圓仁於開成三年入唐其年光定年六十矣開成五年仁達長安會昌五年赴鄭審諸州大中二年還國則此問亦是由慈覺攜來質疑者問凡六則一問盧舍那佛所說戒人法權實以智者梵網菩薩戒疏云臺上之佛是別教佛故二問二種唯識謂性唯識與相唯識五種唯識性自性所依所緣分位及八識九識同異三問即身成佛在初住位抑相似已來四問約十法界體層位高用長義得即身成佛否入法華三昧否五問斷惑成佛抑不斷惑成佛即身成佛及草木成佛出何經論六問一乘為實三乘為權經論誠證及法相華嚴諍論是非第二問中唯答八九識義不及二種五種唯識又即身成佛皆約六即明之然其來問實就密宗即身成佛義說以日本台宗慣兼密法故斯答未必能稱其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答日本德圓法師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日本釋德圓問釋宗穎答穎有答日本光定法師問今已著錄此卷初題日本國比叡山延曆寺天台法華宗內供奉大德德圓法師疑問壹拾條考德圓生於日本延曆四年當唐貞元元年平生未曾入唐此問當是與光定問同由圓仁攜來質疑者圓仁於開成三年入唐德圓時年五十四矣文凡十問者一問法華經卷一云六十小劫謂如食頃又卷五云五十小劫謂如半日二問初住心發百佛世界三問生佛不異何度眾生四問圓實報與別實報同異五問就八教大意止觀義例所說建立四教開廢四教同異六問本地釋迦與毘盧遮那同異七問毘盧遮那經與法華前後教部所攝八問即身成佛時無明所成之身捨否九問非情草木成佛說法否十問究竟成佛性惡斷否考日本台宗多兼密乘又以密乘言父母所生身即成大覺位故曆來所問多關於毘盧遮那經及即身成佛義廣修維蠲答圓載問皆云毘盧遮那經方等部攝今宗穎答云第五時圓教攝又無情佛性及性惡義唯深於觀者能了知之故世俗多疑今宗穎於此答簡明切要讀之足以無惑矣

佛說大乘稻芉經隨聽疏一卷 商務印書館本 唐釋法成撰

成事蹟未詳。其所翻譯未曾入藏，世久失傳，撰述亦不見著錄。今於燉煌經卷中得其所譯心經、大乘無量壽經、諸星母陀羅尼經、薩婆多宗五事論、釋迦如來像法滅盡記，皆編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中。考西藏大藏經中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悲心陀羅尼經、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如意輪陀羅尼經皆是法成自漢文本譯爲藏言者，疑是一人。據燉煌經卷跋文考之，蓋是大中時人。稻芉經者，今藏經凡有四譯：初吳支謙譯了本生死經，二東晉失譯稻稈經，三唐不空譯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四宋施護譯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之綱本者，一爲西晉失譯，異了本生死經。今疏所釋之經乃法成別譯之本，爲藏經所未收。疏以五門分别：一立所宗，謂外十六論，內則小乘二十二部，大乘三宗，謂勝義皆空宗，則龍樹提婆所造中論、百論等是；應理圓實宗，則無著世親所造瑜伽、唯識等是；法性圓融宗，則無著及那多羅尸多所造中宗莊嚴等論是。此經爲勝義皆空宗。二明歸乘，謂聲聞緣覺菩薩三乘，此經爲菩薩乘攝。三明歸分，謂十二分教，此經即昌說論議分攝。四明歸藏，謂三藏，此經即阿毘達磨藏攝。五解釋者，初釋題目，二解本文，依瑜伽論攝釋分立五門通經大科，依總攝門七分立判。考西藏大藏經中，此經有龍樹、蓮華戒二疏。蓮華戒亦中觀學者，與蓮華生上師同於天寶七年入藏，是故疏判此經爲勝義皆空宗，其所立三宗，亦爲中土古德所未嘗道，殆得自西藏之傳承。其疏尚玄義，又與曇曠諸疏相近，疑成具曇曠弟子而學於西藏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四法經論廣釋開決記一卷 敦煌佚藏本 唐釋法成撰

法成所著大乘稻芊經隨聽疏今已著錄大乘四法經者釋藏中有唐玄奘譯本而敦煌經卷有異譯大乘四法經又有大乘四法經論題云世親菩薩造皆不題譯人疑同是法成所譯今記中云世親造論智威撰釋而記中所牒智威釋文敦煌經卷中未嘗發見是四法經論廣釋已佚之矣西藏大藏經中有四法經論題云智威造殆即法成傳譯所據記先以五門料簡一明造論所以謂為饒益他故破無明闇故顯無我相故度生死河故顯阿毘達磨諸大論師不傾動故二立所宗謂外宗不出斷常二見內宗小乘二十二部大乘三宗此論唯識中觀宗攝即稻芊經疏所謂應理圓實宗也三解歸乘謂三乘五乘此經菩薩乘收四顯歸分謂十二分教此經是因說方廣應頌論議譬喻五分攝五辨歸藏謂三藏此經是菩薩素怛纜藏阿毘達磨藏攝次以二門釋經一釋經題二釋正經立序正宗流通三分序中又開證信發起二序於證信序以三門明之一起之因由二說之所以三正釋其文在六成就夫四法者乃不捨菩提心不捨善知識不捨忍辱及善調法常住空閑此四者乃趣無上菩提之方便論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記所闡明皆極精切惜廣釋不傳耳敦煌經卷中又有六門陀羅尼經論廣釋論為世親造釋亦智威撰雖不題譯人當亦是法成自西藏大藏經中譯出者也

因緣心論釋開決記一卷（燉煌佚藏本） 唐釋法成撰。法成所著稻芉經隨聽疏、大乘四法經論廣釋開決記，今已著錄。此論古無著錄，今於燉煌經卷中得之。題云龍樹菩薩造，不云譯人。記亦不題誰作。考西藏大藏經中有龍樹之因緣心論頌及因緣心論釋，而記文多與法成稻芉疏、四法經論記合，故知此論爲法成自西藏文中譯出，而記亦彼所作也。記先以四門分別：一明造論主，即龍猛大師，證極喜地；二明造論之因，爲斷弟子疑網故，滅外道僻執故，令未來異生速趣無上菩提正因故；三明所述論爲正量；四辨論所宗，謂大乘有勝義皆空、應理圓實、法性圓融三宗，與法成稻芉經疏同。此論所詮義皆空宗攝也。次釋論題，後解論文。於中先科論頌七行爲廣略二門：廣門五頌，復爲五科，一三攝十二門，二相生無始終門，三法空無我門，四離二邊無轉移門，五還滅門。略中復爲順逆兩科，次釋長行，亦如之。釋初門最詳。夫緣起之法，乃觀行之本，智照之境，如緣起經說十二緣起，讚其甚深；緣起聖道經言佛初坐樹下觀十二因緣流轉還滅，而成正覺；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言以十一種殊勝事歎於緣起初說無明，以爲緣性；大乘緣生稻稈喻經言若於十二緣生而能見了，是名見佛見法。聖鬱楞伽有大乘緣生論，淨意菩薩有十二因緣論，如是經論皆留支、玄奘、不空諸師所譯，編在藏經。今法成既重譯稻芉經而自疏之，又譯此論而撰記，其亦足於因緣甚深之義，可以嘅矣。

瑜伽師地論分門記五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法成述智慧山記

法成所著倫伽手記、隨聽疏、四法經論廣釋開決記、因緣心釋論開決記，今已著錄。此記乃據法國國民圖書館藏燉煌經卷子收編入藏。第一卷釋本地分初十二地，自論卷一至卷二十，題云五識相應地等前十二地分門記，同卷。第二卷釋本地分聲聞地獨覺地，自論卷二十一至卷三十四，題云聲聞地分門記一卷。第三卷釋本地分菩薩地，自論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二，題云菩薩地分門記卷二。第四卷釋本地分菩薩地，自論卷四十三至卷四十六，題云菩薩地分門記卷

蓋闕菩薩地分門記卷一及卷四。第五卷釋攝決擇分五識身相應地意地，自論卷五十四至卷五十七，題云攝決擇分分門記卷二，蓋闕卷一。又卷三以下錄卷於中論卷十九二十之記，據英國大英博物院藏燉煌本校勘；論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六之記，據日本山本悌二郎藏燉煌本校勘。英國藏本分析較詳，且從本題云談迅福慧山本藏本，於每卷論末皆有跋識，或云國大德三藏法師法成述，苾蒭智慧山學，或略云智慧山。蓋是記有兩本，皆當時弟子隨聽所錄，詳略不同。其言分門記者，即是科判。斷論古疏傳世者稀，窺基略纂

之為通倫之記，見之雜且皆粗分章段而已，條理精嚴，應推此記。欲明斷論之章句者，捨此莫由也已。

黄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希運撰

運閩人，幼出家於福州黄蘗山萬福寺，今福建福清縣。後謁百丈懷海禪師，聞了心要，住洪州高安縣，因亦名其山寺曰黄蘗。會昌中裴休迎居鍾陵龍興寺，大中二年迎居宛陵開元寺，以大中中卒於所住，敕謚斷際禪師，塔名廣業。事蹟見宋高僧傳。此兩卷原是二書，上卷為黄蘗傳心法要，乃裴休於宛陵時旦夕受法所紀，前有大中十一年裴休序云，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是其時師已示寂矣。所紀凡十有四則，大旨明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學道人祇怕一念有，即與道隔，但莫於心上着一物，但自忘心，自於法界，使得自在。文中嘗論及化城實所及一精明六和合義，是法華楞嚴維摩等已為當時會通禪講之公據，而淨名默然，善財南求，文殊害佛等，皆作公案觀矣。下卷為黄蘗禪師宛陵錄。宛陵即今安徽宣城，錄乃弟子所記，凡有四十四則，通叙師出家行脚，於鹽官南泉等機緣問答，於中擇菜噇酒禮佛諸公案，尤為世所稱道。仰山嘗云百丈得大機，黄蘗得大用。又溈山舉南泉問師草鞋錢因緣，以問仰山，仰山云黄蘗有陷虎之機。又溈山舉師上堂不道無禪，祇是無師語，問

仰山，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溈山亦百丈弟子，示寂於大中七年。其心折於師者若此。師嗣法門人義玄禪師，振宗風於天下，世稱臨濟宗，豈徒然哉。

溈山靈祐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靈祐撰　明釋圓信

郭凝之編集　祐俗姓趙氏福州長溪人依本郡法恆律師出家從義寗律師受具律科入天台國清遇寒山拾得逕詣百丈懷海禪師頓了祖意住湘之大溈山大中七年辛春秋八十三謚曰大圓事蹟詳宋高僧傳本傳此錄乃明刻五家語錄本初敘溈山行實始末次集機緣語句上堂示衆凡六十三則禪宗師資相承號爲父子譬大死大活續慧命而得繇生身也故永明云須臾即俗歸真莫時盜當頃刻從凡入聖雖報斯恩其中父子濟美者厥爲溈仰當日提倡啐啄同

法王之令共轉全真之輪而溈山於百丈撥火以發悟因踢倒淨瓶而住山示衆之水牯牛話上堂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皆爲宗衆之嚆矢其機緣語句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話摘茶話古來事作麼生話與香嚴之原夢話昼運推移話德麼者多不德麼者少話皆足昭垂後世宗徒令其披大宅而登清涼之山闢迷雲而入光明之海溈山又有警策文一篇勸誡僧徒應遵戒科中流之士未能頓超應於教法留心精擬義理至於參禪者應興決烈之志世多註解別行此錄未載云

妙法蓮華經玄贊要集三十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栖復撰　復

事蹟未詳此集初題鏡水寺沙門栖復集尤自述集意云栖復自太和末罷休講後屢涉京師輒閱經論未行逕曆先輩諸賾隨記得少善言集成一家之說冀其易見云爾考日本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著錄此書作三十卷高麗義天錄云本末七十卷今本三十五卷於中闕卷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三十二凡四卷又卷十七後半有闕文夫法華疏記唐世盛傳厥唯四家即天台紀國嘉祥慈恩而慈恩流行最廣舉世鈔釋殆數十師今多不傳存者五部要集最晚出集諸異說

約二十家其所引舊如指者宗指有疏鈔四卷有者有別糅圓十二卷澄者法澄有翼贊十卷攝者智周攝釋四卷賀者興福寺行賀有弘贊十卷科文一卷略贊五卷潞府者最忠有鈔二十卷沼者慧沼有義決一卷纂要一卷略贊五卷安國者清素有讚三卷記四卷金者金城寺道憲有疏鈔五卷餘自諸師或稱名如永泰相淨秀瑩年謨贊等或稱寺籍如章敬化度慈恩相國等或稱撰述如祿抄簡要等又如湛者明甚感者披記寺德感皆寬基弟子親預講會者如集卷三釋新喝義中說信可謂集大成者矣卷一末有乾符六年冬

弘贊題識卷十八末云座主和尚自會昌初於奉天業學衣撰座主講數遍又大中咸通涉歷三朝習學本經二十餘遍洎歸饒水數唱已徹十二筵嗟乎後學機陋難曉玄微自請家來記此下雖有闕文疑亦弘贊所記猶復行實也

普勸僧俗發菩提心文一卷（全茂刻經堂本） 唐裴休撰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長慶中登第會昌中歷典外郡大中初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年罷為宣武軍節度使復歷昭義河東鳳翔荊南等節度使咸通十年卒春秋七十四事蹟見舊新唐書本傳且稱其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與義學僧講求佛理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法樂圭峯諸作黄檗語錄皆休為之序此文初有圭峯序文中先總叙勸意然後別明凡十七節初明菩提名義次明菩提心體次明悲智願三心次明五誓於天台四弘誓中去斷煩惱一誓增集福智事如來二誓次勸需衿菩提心次勸度脫衆生次勸積集福德次勸修佛法次勸親事諸佛次勸修唯求佛果此上五節即廣明五誓也次勸結菩提通俗次勸通閱兩經典次明一切助菩提法次明菩薩四攝慈法次明菩薩四遠殘法此上三節出悲華經次明發菩提心功德出華嚴經初發心功德品次通凡聖差別疑以為總結休歸心於圭峯黄檗傾誠服膺既通嚴祖心復傳臨教相故其所論精要若斷圭峯讚之云凡歸佛者可為龜鏡然五誓之中不斷煩惱蓋取頓宗煩惱即菩提意而普賢行

稱識海業障乃至虛空無盡衆生無盡而此識海亦無窮盡
明今改云增集福智固不及劉峒懦之親且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山良价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良价撰 明釋圓信
郭凝之編集日本釋玄契增集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少
出家受具戒於嵩山初見南泉禪師後謁雲巖曇晟深領玄
契大中末於新豐山大行禪法後住洪州高安洞山咸通十
年辛春秋六十三謚曰悟本事蹟見宋高僧傳今録第一卷
爲明釋圓信郭凝之編集五家語録本初敘洞山始末次載
機緣語句上堂等九十九則第二卷爲日本釋玄契於元文
三年編集本時當清乾隆三年就之五家語録本約增其半
凡機緣語句上堂示衆等百四十則偈頌書等十三篇又補
遺十七則凡洞山因過水遶渠遂豐巖而妙見無情說法權
開五位善袪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剪情見之
稠林妙叶弘通截異端之穿鑿以君臣偏正回互爲洞上玄
風立功勳五位謂正中偏爲向君位也偏中正爲奉臣位也
正中來爲功君視臣也兼中至爲共功臣向君也兼中到爲
功功君臣合也又立三滲漏以辨驗真偽一見滲漏二情滲
漏三語滲漏示綱要三偈一敲唱俱行二金鎖玄路三不墮
凡聖其演唱提持照用權實機如電掣雷奔鼓以河流海注
直令十方智者一時頓入如來地是識圓證無生法忍獨見

一貫理證者歟。錄中有寶鏡三昧一篇，稱其得於雲巖晟，以付曹山者，見於宋釋慧洪林間錄。然宋釋祖琇僧寶正續傳末附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力闢此文，可為洪所自造而託言朱世英得於古塔主者。謂是意氣之論，洪何為而出此哉。

慈悲道場水懺三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知玄撰。女子陳覺嬋，陳氏，眉州洪雅人，從法泰法師削染，受涅槃經，得具戒於拜貝律師，又從閻律師受俱舍，入都從安國信法師受唯識。會昌毀法，返巴蜀。大中復教，返都，賜紫，署為三教首座。唐明二年卒，春秋七十二。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玄著述甚富，有如來藏無最寺勝鬘金剛心經等疏二十餘卷，今皆不傳。傳悔禮懺文六卷，書見北宋刊殘本作十卷，今通行本皆作三卷。大正藏本均有宋人序，言玄生人面瘡，感聖僧令往西蜀彭州茶隴山就泉水洗之而愈。續玄為袁盎後身，瘡乃晁錯

之冤，因述懺法，朝夕禮誦。考宋僧傳云有一珠自左足流去，菩提萬端係中有晁錯字，因識宿命。既而遊世，不言泉水愈瘡述懺事。今詳此懺，全是由圭峯圓覺經修證儀中錄出。卷上初略明罪相，禮十佛六菩薩，次禮敬三寶，在修證儀卷四第四上；次述七方便，在修證儀卷十一第十七上；次懺三毒，在修證儀卷四第五上；次約諸法數次第懺一切罪，在第十七上之文。又禮十佛六菩薩，次總述懺悔，在修證儀第六上；次懺煩惱障，在修證儀第十八上。卷中初禮十佛六菩薩，次起四種觀行及懺煩惱障，在修證儀卷二十三第十八上第十

九上又禮十佛六菩薩次懺業障亦第十九上之文及別懺殺業在修證儀第二十上又禮十佛六菩薩次懺盜業婬業口四惡業六根業在修證儀第二十一上卷下和禮十佛六菩薩次懺障三寶罪在修證儀第二十二上又雜懺諸業在修證儀第三上又禮十佛六菩薩次懺報障及地獄罪報在修證儀第七上又禮十佛六菩薩次懺三惡道報在修證儀第二十三上然則此懺乃知玄抄錄以備平日行持未必由於底悉也

仰山慧寂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寂撰明釋圓信郭凝之編集寂俗姓葉氏韶州須昌人依南華寺通律師剃染先謁耽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參溈山靈祐禪師提持衷之棲泊十五載師資共相唱和後住袁州仰山世稱溈仰宗大順二年辛春秋七十七謚曰智通事蹟見宋高僧傳及佛祖統紀卷四十二仰山於耽源處得六代祖師圓相九十七個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書云我於耽源處得體溈山處得用傳稱韋宙就師請伽陀乃將紙畫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頭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九十七圓相今不傳明人釋典中或有之出諸後世偽造夫仰山語句機緣超情絕見直指自心實為奇特如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霍山景通到參師閉目坐景通翹右足而語師起打四藤條師卧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云我說不得或問說得的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此禪林所謂仰山指雪仰山四藤條仰山枕子者是於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却覆夢入彌勒內院白槌而當第二座說法陸希聲云因看涅槃經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豎拂云

述簡作殘生入是，皆千古葛藤也。如梵僧之讚小釋迦，羅漢之禮猢猻聖，雖云神異，要未敵及上事也。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簡正記十七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景霄撰

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初在元表之門，後又依表公弟子守言義集。錢武肅王命住南真身寶塔寺，受師號曰清涼。終於所住。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此記原作二十卷。言簡正者，謂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卷端題長慈國長講律臨壇賜紫清涼大師景霄纂。初略叙編集之意，次解鈔文。大分為二：初立章科簡，即為四：一明能說教主，依大小乘以辨三身；二明所說教藏，即經律論之差別；三結集傳持，離分部別；四翻譯時代，制作之由。文凡一卷。次判釋科條，即為二：一略辨科分，二依文廣釋。先釋序題撰人，文亦一卷。次解總序及十門別序，文有兩卷。自下釋三十篇義，所引採者，鴻則志鴻有搜玄錄二十卷，寶則法寶大師玄暢有顧正紀十卷，玄則越州法華寺玄儼有輔篇記十卷，和尚則元表有義紀五卷，雜宗則京兆從志之羅宗記，又有淮南宛陵鏡水諸師及會釋記等，未詳焉。卷三中云景福初，卷九中云天復三年，是撰述之勤，綿歷十載。又續卷末有龍德二年、清泰元年、天福二年志貞、靖安、照遠、志端、皓光、志讓等跋，蓋盛行於唐晉之際焉。

念佛鏡二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道鏡善道共集二人事蹟不詳卷端有宋楊傑序末附善道臨終正念文明釋如賢序及蓮池大師竹窗二筆評語一則文凡十一門一勸進念佛門二自力他力門三念佛得益門四已得往生門五校量功德門六校量齋福門七疑謗得罪門八誓願證教門九廣攝諸教門十釋衆疑惑門十一念佛出三界門第十門中復分六門一對三階二對彌勒三對坐禪四對講說五對戒律六對六度勸信中褒述大行和尚勸信之言得益中引大行和尚念佛十益又云善導闍梨大行和尚在日有數病人念佛總是往生門中云道綽善導懷感大行和尚升濟法會往生齋福門疑謗門中亦引大行和尚說又云大行和尚遺情能忍打罵莫報疑惑門中云大行和尚在日數三階數彌勒業人數禪師皆歸依和尚念佛考新修淨土往生傳卷下有兖州釋大行傳云乾符中於泰山行法華懺三年感普賢現身取彌陀經日夜誦持僖宗召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賜爵開國公往生西方瑞應傳中亦有大行傳作者殆其弟子歟校量齋福中引大雲密藏經齋法清淨經校量齋福利經言齋有寅卯辰巳午之殊此等皆偽經不可信而具引之可見作者

不學之疏也。

曹山本寂禪師語錄二卷（續藏經本）　唐釋本寂撰　明釋圓信郭凝之編集　日本釋印月續集

寂姓黃氏泉州莆田人年十九出家二十五具戒初參洞山既而入室後住臨川曹山世稱曹洞宗天復元年卒春秋六十二謚曰元證事蹟見本錄及宋高僧傳此錄二卷第一卷為明釋圓信郭凝之編集五家語錄本初敘曹山始末次載機緣語句示衆等六十九則第二卷為日本寶曆十一年釋印月集錄慧印校訂者時當清乾隆二十六年與五家語錄本略同稍多三五則耳復附日本釋本光重編解釋洞山五位顯訣逐位頌別撰五位旨訣三種墮四種賴三然燈凡五篇夫曹山之於洞山若瓶瀉水始自去向不變異遂妙唱嘉猷明邁曉日高越太清書獨權之神已周幻有之萬行五三種墮曰類墮隨墮尊貴墮以啟正命之食其機緣語句如父子之恩刀斧所不開話靈衣不掛時曹山好顛酒話見貓兒頭最貴話不斷琢須知好手話聞鐘聲而阿喏阿喏法身應物而如井覷驢皆無碍之妙歸識有孟於圓證至若法身偈四禁偈等亦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明宗達道以為後世宗徒勸者如是夫

雪峯義存禪師語錄二卷（續藏經本）　唐釋義存撰　明林弘衍編次

存姓曾氏泉州南安人年十七依莆田玉澗寺慶玄律師剃染謁芙蓉山弘照大師止其所至大中中北遊吳楚後又歷參九上洞山三登投子遂謁武陵德山宣鑒禪師一棒而桶底脫曾具本彼句遂居福州雪峯傳宗賜真覺師號并紫袈裟閩王王氏推隆其道開平二年卒春秋八十七事蹟見宋高僧傳及年譜今錄有有明萬曆十一年釋明方序十二年林弘衍序云得舊本書付欹劂附余集生居士與黃元公居士書論禪燈世譜以龍潭嗣天王為馬祖旁派之誤及林弘衍跋卷下末有元至治元年比丘悟逸跋附雪峯年譜又續集一卷凡天聖元豐宣德永樂天順成化諸家序跋碑文詩偈而日本元祿十五年花山振別本抄錄者蓋此錄出自北宋舊本卷上為上堂及問答語句卷下為示衆機緣又偈頌四十餘首規制遺誡各一篇無不從性地流出而末最上一乘之妙旨具證了徹直指妙圓攪醍醐於一杓彰大用於三毬如上堂云盡乾坤是個解脫門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闡古純真鉄默昧朴而使人塵銷覺淨達本忘情翻性天於覺軸傳心印於一言者其斯錄也夫

玄沙師備禪師廣錄三卷 續藏經本

釋師備撰。師備閩人，依芙蓉山弘照大師出家，於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與雪峯義存為同學，退而師之，嗣其法焉。閩王王氏奏賜紫衣，師號宗一。開平二年卒，春秋七十四。事蹟見宋高僧傳及林澂撰碑文。此錄參上卿魏兄化三年歲次庚申參學小師智嚴集，前有元豐元年孫覺序及日本元祿三年序，時清康熙二十九年。卷下末附林澂撰宗一大師碑文及日本元祿三年釋玄光復序。蓋是宋孫莘老守福州日仰僧集五六殘本合編為書，而晚近重鋟梓於日本者。玄沙綱宗三句四機，三句者，第一句開方便門，第二句轉位援機，第三句蓋定之門。四機者，應機說法、隨機說法、觀機說法、通機說法也。又上堂云：諸方達道者，忽有人具此盲聾瘂三種病人，於佛法中又作麼生方便接得？若道接不得，佛法斷滅，無有靈驗；若有會處，便請出來，大家理論看。閩藏子而示眾云：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其言句何等朴古，自在純意任真，所謂心不在思惟而善經法界，口不必語言而遍演恒沙者也。閩示第一義，歸最上宗來，使學者不假外求，直下自證。大哉洋洋乎！眾本原附義箋會刪三句四機之語凡十七頁，眾慧淺題斯語錄，呵其瑣論錯謬，故今重刊除去之云。

玄沙師備禪師語錄三卷 唐釋師備撰明林弘衍

編次師備禪師廣錄今已著錄廣錄蓋宋時單行者而元明之際失其傳至清中葉日本據宋本重刊世始流通明天啟中林弘衍留人與雲門湛然禪師等行標五燈會元傳燈錄等大師傳中說法之機句而稱玄沙語錄嘗鼎一臠味海一滴然禪者之渴望而已前有湛然圓澄及林弘衍序各一篇卷上初敘師始末及上堂十則卷中為衆語問答七十三則兼附諸家拈評唱頌卷下為拈古十五則兼附諸家評語末載師臨終及嗣法弟子始末較之廣錄約纔三分之一且其

書句多經五燈會元傳燈傳等刪節改易失其神味傳稱師上堂說法門八集為大小錄今之廣錄殆是大錄而小錄失傳故此錄所集公案拈提亦有廣錄所不載者若能對勘其消說檢覈其血脈則於向上一事亦可有所發明繳清世祖御選語錄歷代祖師前集序中云嚴頭雪峯實乃見過於師然亦未到圓通處較伊法嗣玄沙猶欠百步其推崇為如此

法眼文益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文益撰明釋圓信

郭凝之編集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律師出家受具於越州開元寺往從鄮山育王寺希覺律師究持犯之趣從長慶慧稜禪師決諸疑滯參漳州羅漢院桂琛而發山嶠推江南李氏迎住報恩院顯德五年卒春秋七十四諡曰法眼世號法眼宗事蹟見宋高僧傳此錄初敘文益始末次載上堂機句拈古凡百二十一則末敘示寂行實蓋亦明崇禎中釋圓信郭凝之集五家語錄本也昔文益初明地藏指頭頭見玄沙祖稱萬象撥頭頭有不有是皆心空法

了之言以華嚴六相及三界唯心立為綱宗各有頌一首曾源一滴水而德韶大悟光祖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而修山主頓祛疑說泗州大聖出塔是僧到泗州不到船來陸來覺上座具眼不具眼二僧卷簾而一得一失如何是佛汝是慧超識得卷子闊而有餘如是言語殆如杲日在空迷雲頓淨如清鐘響夜幻夢旋消當能衆之威雄作人天之眼目者歟

宗門十規論一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文益撰。蓋有語錄一卷，今已著錄。此論述宗門指病，簡辨十條。前有自序，謂於無言中強顯其言，用詮諸妄，以救時弊。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為人師，謂心地者如來大覺性，而邪解入魔，濫攝知識，聾瞽後人；第二黨護門風不通議論，謂禪源諸派門庭施設不同，而不原真際，矛盾相攻；第三舉令提綱不知血脈，謂提唱抑揚，機鋒頓挫，作用臨時，縱橫自在，而意根卜度，陰界推求，真偽不分，奴郎不辨；第四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謂曹洞則敲唱為用，臨濟則互換為機，韶陽則函蓋截流，溈仰則方圓默契，而棒喝亂施，同相互出，但脫師承，都乏己見；第五理事相違不分觸淨，謂事依理立，理假事明，而觸淨不分，混說不辨偏正，滯於迴互，體用混於自然；第六不經淘汰，臆斷古今言句，謂知識朋友指路切磋，徵引先代是非，鞭撻未了公案，而肆其狂心，測他聖意；第七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謂承言滯句，便當宗風，鼓吻搖唇，以為妙解；第八不通教亂有引證，謂妄有引證，自取譏誚；第九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謂野談俗語，猥雜戲諧，識者嗤笑，愚者流傳，後名理宗淆散門愈淨；第十護己之短，好爭勝負，謂陵鑠二乘，排斥三乘，反已毀人，矜才傲物。文雖簡而切中末世禪人之病，為宗匠者所應三省者也。

瑜伽師地論隨聽手記四卷 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唐釋法成述

迟福慧記成所著稱平經隨聽疏四法經論廣釋開決記同緣心釋論開決記瑜伽師地論分門記今已著錄此記與分門記簡而加詳分門記中唯是料判此記兼有略釋具本亦是據英國大英博物院藏敦煌經卷收編入藏者唯有四卷釋本地分聲聞地獨覺地目論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又北平圖書館藏敦煌經卷中亦有隨聽手記七卷為大正大藏經所未收釋論卷五論卷十論卷二十論卷三十三至三十七論卷三十八至三十九論卷三十九至四十一論卷五十

五也考西藏大藏經中有德光菩薩等瑜伽師地論註今詳釋去成之料判頗與德光義合間有不同之處亦必有精到之見則成學於西藏師承有自益為明顯若依於分門記手記而復參之以遁倫之記清素義演則斯論大旨可以朗然明矣題云談迟福慧者福慧為人名談迟殆是藏語義云言教傳述者也 [illegible]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義記一卷 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元魏失名撰此記乃據英國大英博物院藏敦煌經卷本收編入藏首缺數紙自釋勝鬘章讚佛偈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起記於經末有題記云慧掌檢正始元年二月十四日寫訖用紙十一紙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寫其左齊正人校了考勝鬘經凡有三譯初為北涼曇無讖以玄始中於姑臧譯其本久佚二為宋求那跋陀羅以元嘉十三年於建業譯三為唐菩提流支以先天中於長安譯此記釋宋本上距譯經此中經年為今世所存勝鬘經疏之最古

者是經本名稱請問經名如來以十五名答故歷來疏家皆科經為十五章於中第七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章分文起此諸家不同今記以如來藏章是如來境界下為第七如來藏章以一苦滅諦雖有為相下為第十一一依章此與敦煌本勝鬘疏合以生死者依如來藏下為第十二顛倒真實章以爾時勝鬘白佛言更有餘大利益下為第十四如來真子章以爾時勝鬘與諸眷屬頂禮佛足下為第十五勝鬘章此亦與敦煌本勝鬘疏合其餘諸章則與[illegible]等疏同也記文但申宗旨不立科判不廣援引而立義精湛

夫勝鬘一經於六朝時傳習甚廣，疏家有江南北土二派不同。江南師說現存嘉祥之寶窟，北土師說現存慧遠義記，而佚其下卷。今於敦煌經卷中更得魏人義記及此疏，雖不能確定其宗傳，要皆為北土師說，且此記更與關中三論舊說相近，尤可貴也。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疏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元魏釋照法師撰。照法師事蹟未詳。此卷乃採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敦煌經卷本收編入藏，卷末題記有照法師疏，延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於京承明寺寫勝鬘疏一部，高昌道人僧受所供養。詳考延昌有二：一為魏宣武帝年號，凡四年；一為高昌年號，其四年當北周保定四年、陳天嘉五年，二者相距五十年。敦煌卷中別有魏正始二年寫勝鬘義記，下距魏延昌四年纔十年耳。且今題高昌道人，是在異國之稱，則此延昌當是魏時，正是勒那摩提、菩提留支初入洛陽之際也。卷首殘缺，其云義及經序分五十餘字之疏文中，但發明宗旨，不引經論，不開章門，而科釋頗詳，大段立科亦頗精當，大致用法相意，殆北土師說也。於此經為十五章，而分之與諸家有異，以聖諦者說甚深義下為第七如來藏章，此與隋吉藏之勝鬘寶窟同；以一苦滅諦離有為相攝為第十一一依章，此與敦煌本勝鬘義記同；以是滅過一切眾生心識所緣下為第十二顛倒真實章；以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下為第十三自性清淨章；以爾時勝鬘與諸眷屬頂禮佛足下為第十五稱歎章，自餘諸章與嘉祥慈恩等疏同也。勝鬘疏盧時知名

者為宋僧從霄靖邁新羅元曉諸家今皆佚失所存者隋慧遠唐吉藏道基日慧記五但存上卷僧護為江南師說所宗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此燉煌本義記及疏可知北土師說所宗亦可矣

三論遊意義一卷 續藏本

陳 碩法師撰 此卷中土久佚續藏經中題隋碩法師撰而日本安遠三論宗章疏云三論遊意一卷碩法師述承撰東域傳燈目錄同皆不詳時代傳燈目錄中又有中觀論疏十二卷亦碩法師述今佚考此卷文多引僧肇慧遠之說而不及晚世明宗中論外道配至成實中假四師而不及北土地論攝論諸師敘時教中但有判乳足觀而善三家引三論師說但有關中影叡二師及山中止觀去師謂攝山僧詮而不及興皇諸人其文筆古拙由此數端可證碩法師為江南義侶梁陳間人殆無疑義或即僧詮

弟子也大正新修大藏經中作積法師者誤其文凡有四重第一明經論遊意有三種一明人論菩薩不同二明諸經論不同三明所化緣利鈍不同第二明四論大歸有二章一明四論意同二明四論意異於中先就三論對釋論明異次就三論自明異是中復有十條第三明中觀宗就中觀論名先離釋三字次合釋三字第四明無方問難有四番問答一問經論二諦同異二問經論中實同異三問理實教實同異引涅槃明十種不有四間二智二慧同異次明頓悟義時教義及涅槃部別足碩法師於四論外兼崇涅槃者也

天請問經疏一卷 北京三時學會刊本 唐失名撰此疏乃據京師圖書館藏敦煌經卷本刊行經為唐玄奘三藏譯乃小乘攝述佛答天人之問凡有九番問答皆以伽陀凡十八偈言粗語含欲瞋恚無明布施受施忍辱智慧邪見持戒犯戒少欲知足罪福無生解脫等利害開示衆生簡而切要此疏闡其奧旨釋經序分及前三番問答之義故不能知作者名氏考日本東域傳燈目錄有窺基靖邁清泰三家高麗義天錄有文軌一家而敦煌經卷中有文軌之廣百論疏有窺基之法華玄贊今此疏文不類窺基疑是文軌之作引智度阿含義實而不及法相宗典立言義味美妙易解是誠引入聖教方便夫小乘經與世罕疏釋古有了本生死人本欲生陰持入安般守意等注從四阿含譯多旨經本不復鈔記間有解者但為入道初機如四十二章遺教無常溫室等是多是宋明人作今此疏宛然初唐風氣習義解者其應以此為初階歟

周叔迦

大乘掌珍論疏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失名撰大乘掌珍論為清辯菩薩造唐玄奘三藏譯凡二卷廣釋真性有為空如幻緣生故無為無有實不起似空華偈破諸異執顯真勝義清辯上承龍樹法性之宗是故論中多述相應師說而駁難之唐人疏釋見於日本諸家目錄者有靖邁文備神泰三家之疏各二卷又道溫疏五卷元曉料簡一卷太賢古迹一卷今皆失傳此疏為日本續藏經所收卷上佚失卷下首尾皆缺以其文考之蓋自釋論卷上卷首攝在十二處中是彼相故修觀行者應如是悟入性空句起以訖論卷下末金陵刻經處本會入論文依論分卷釐其下卷為四分其卷上疏文約五頁字多闕落但附於卷末未會入論文也以其首尾皆缺故於靖邁文備神泰三家中不能定知誰氏之作然其為初唐人親承奘師所撰殆無疑義碩果僅存實堪寶翫窺基於般若理趣分述讚中曾引斯論以為經宗是斯論亦為瑜伽師所崇習成唯識論料簡中亦叙清辯護法二宗義趣以為由法性相粗細有殊故此多門皆不違理而世以為斯論破相應師即是破無著護法破勝義師即是斥清辯因而顓斷論是殆依人執語不了法義詳味此疏則知二宗所申破

周叔迦

旨無殊也

妙華蓮華經論述記一卷（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義寂釋義一撰義寂為新羅義湘門人湘入唐受業於智儼號為海東華嚴初祖門下十大德寂居其一著述二十餘部今存梵網經菩薩戒本疏而已日本藏經注進法相宗章疏有法華經論述記二卷義寂釋義一撰東域傳燈目錄亦同然今本唯存卷上不題撰人卷尾復闕至釋方便品名而止以其名考之當是義寂之書文中數引和尚及藏師基師說藏者嘉祥吉藏有論疏三卷基者慈恩窺基有法華玄贊十卷二者今併釋藥大法鼓中引淨法師說即是慧淨有法華述贊十卷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贊二卷今佚其和上者或是義暾則義一為其門人或是義寂述義湘之說昔智儼觀行雖宗承法順為賢首宗第二祖而其義解實得之於至相寺智正正為佛陀扇多五傳弟子乃北土地論師之宗傳故藉此記可以考知地論師義如上文下文門中立五種菩提如來欲說法時至成就中釋妙花蓮華謂出水喻對治十慢花開顯十種無上以破二明一為此經宗示現大衆現前欲聞成就中立四種德為聖法器釋方便初品詳明故二明一之義皆極精明世傳賢首有法華疏今佚此記雖出智儼再傳之後要其義必有本為習賢首宗

者所不可廢之

註成唯識論一卷 續藏經本

唐失名撰此卷首尾俱闕卷末題云註成唯識論卷十七故不得知誰氏之作釋論卷九始自何謂悟入唯識五位訖於通達位中緣安立有十六心初依觀所取能取別立法類十六種心文末此十六心八觀真如八觀正智句止於釋資糧位中闕失一節當論文此二取言顯二取取訖名所知障凡一百四十四字之註卷末有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佐伯定胤之跋云傳聞此注依御物古抄本實稀代珍籍也書中摘錄述記要文加以補釋疑是東域傳燈諸宗章疏二錄所載崇俊註成唯識論二十卷之殘本

行文酷類法華玄贊決擇釋資糧位末三種退屈文云廣如餘釋殆即牒指決擇考崇俊為杭州天竺寺沙門似是義淨三藏弟子其法華玄贊決擇乃揚州禪智寺釋法清增集崇俊遺說而成今唯存一二兩卷又有因明疏鈔一卷因明義斷記一卷釋窺基慧沼之傳入正理論註釋二卷唯識義翼七卷今皆不傳則俊於唯識因明似有深造窺基述記文頗澀滯今註潤飾頗為明達法海珠墜誠可惜也

唯識三十論要釋（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曇曠撰。曠所著百法義記等，今已著錄。此釋於大正大藏經中無撰人名，乃據英國大英博物館藏燉煌經卷收編入藏。卷端殘佚，蓋關序王及明造論內之初；又次明所緣，即述造論及傳譯，稱基師為慈恩而不名。次明所宗，謂依唯識教理行果為正所宗。次明所歸，謂三藏五乘二時，即菩薩藏與上乘，第三時也。次釋所立，即釋題目及頌文。釋文中大致皆取成唯識論中正之文，益以科判。考曇曠之百法明門論義記，於序王竟，開發論宗，五門分別：一明所因，二顯所緣，三彰所宗，四辨所歸，五解所

立。所因有二：一所依因，二所爲因。所緣有二：一造論，二傳譯。所歸有四藏乘時分，其章法與今釋全符。且於釋心所有法頌中言三信差別，百法疏明；又云諸餘門義，百法疏明；乃至釋煩惱中云：復依性、聲、地等諸門分別，如百法疏已略辨訖。二十隨煩惱中云：諸門分別，百法疏明；又云四緣之義，百法疏明。皆與百法義記脗合，故知此釋定是曇曠所撰無疑。唯識三十論古無疏記，習者莫不宗本成唯識論，而其中破外破小，義辯浩繁，明世諸師雖解斯論，以無師承，難可定憑。今得此釋，可爲習斯論者唯一明導焉。

金剛經義映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寶達撰。達事蹟未詳。此卷乃據日本村山龍平氏藏燉煌經卷本收編入藏。卷端前題云：金剛映卷上，京地清禪道場沙門寶達集，乃釋道氤法師金剛經宣演疏之作。卷末殘佚，始自贊揚經注略啟五門，訖於第三攝歸宗旨中關宗書內辨勝義皆空宗應理圓實宗。文間所言勝義及世俗諦，其相云何句止。考日本智證大師請來目錄中有金剛經義映三卷，注云寶達，乃於福溫台越并浙西等傳得。而今復於燉煌經卷中見之，可知唐時此書流通甚遍。文中偶及慈恩、西明、崇聖、安國諸法師義，蓋

是法相宗師。叙記明晰，援引詳博。宋高僧傳稱道氤造疏，四海嚮風，學徒臻萃，聽者盈千。貞元末及大中中，日本弘法大師、慈覺禪師、智證大師先後入唐，皆攜取以歸，傳習之盛，過於窺基之玄贊。夫以精微論，則宣演不若窺基之贊述；與釋而暢達過之。下至遼道宗時，釋明詮撰宣演會古通今鈔，收於金藏。遼元之際，習法相者，經則法華、金剛、上生，論則因明、百法、唯識，風氣之先，肇端乎此，而寶達之作，尤為通宣演之關鍵焉。

阿毘達磨俱舍論頌補疏一卷（續藏經本）　唐失名疏

此卷於續藏中但題俱舍論頌卷三十，乃是補釋圓暉俱舍論頌疏解俱舍論破我執品者。日本流通本及大正大藏經本皆併入暉疏而不別行，謂是暉作。昔世親法師為衆講毗婆沙義，日造一偈，攝一日所說義，次第六百偈，攝毗婆沙義盡。凡有八品，謂分別界、分別根、分別世、分別業、分別隨眠、分別賢聖、分別智、分別定也。其次第蓋上承法勝之阿毗曇心論，彼論十品，即界品、行品、業品、使品、賢聖品、智品、定品、契經品、雜品、論品。世親以此俱舍論本頌寄與衆賢論師，彼更乞為作長行，世親乃造俱舍論解此偈義，復更破我執一品，以破犢子、數論、勝論之見。衆賢尊者造順正理論以難世親，造顯宗論以申自義，皆不及此品。若非於此品義為所共許，則此品更是後作。唐釋圓暉採集光記撰俱舍論頌疏，唯解本頌，故但就六百偈以文科文，中不及破我執品。古本作六卷，今續藏經本依俱舍論分作二十九卷。其疏盛行於唐世，抄釋多家，今存慧暉之鈔、道鱗之記，本唯至定品而止。此卷疏初畧敘此品來意，及述總宗，開正破、流通二段。正破中更為六分，前三破犢子，中一破數論，後二破勝論。大致亦依光記，而文筆不類暉作，其為盛唐以後人所補作殆無疑義。此品蓋是偈本所無，則與灌頂之補智者維摩疏、慧沼之補窺基因明疏不同，理應別行，稱為俱舍論破我執品疏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義記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知恩撰

知恩事蹟未詳。此卷乃據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敦煌經卷本收編入藏。卷端題金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略贊釋秦本義記，西京崇聖寺沙門知恩集。凡以五門分別：一辨教因緣，凡列十緣；二定經宗旨，立實相觀照文字三般若，而宗唯觀照，依莊嚴論以六義解之；三明處會，謂大般若四處十六會；四敘翻譯，秦魏陳隋唐周六譯；五正釋文，先釋經題，後科文解義。立序正流通三分，序中開證信發起二序，證信序依真諦三藏般若記開為七事；正宗分中不以判分二周為然，依天親論，於如來正答中開答問斷疑二章，斷疑即二十七段，別有三十二疑，於一一疑取論意旨略為標名。文至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止，卷末題金剛經疏卷上，原本應有兩卷，今佚其卷下耳。記文簡約而明顯，偶及無著論、智度論，而不廣引，可以為讀天親論之關鑰，而未足為通經之導輔也。

續貞元釋教錄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南唐釋恒安撰

恒安事蹟未詳。此卷端題西都右街報恩禪院取經禪大德恒安集。其書中土久佚，乃據高麗藏經本收編。前有總序，次列開元、貞元、新續三錄部卷帙數，次載本錄大乘經律論、小乘律及諸經錄傳部卷數目次，為入藏詳目，一一經論各註卷數紙數帙第，先後依千字文目，始自藁字，訖於實字，凡四十三帙，末附進狀，題云保大四年十一月，為南唐主李璟年號，當晉開運三年。前總序中云於天祐丁丑之歲屆於江表，丁丑應是丁卯之誤，即唐昭宗四年，乃朱氏篡唐之歲。又前總目中所載新續部帙，或云一百四十部四百一十三卷，或云一百三十七部三百四十三卷，或云五百三十九部三百七十三卷，或云五百三十五部三百四十三卷，或云五百三十八部三百七十二卷。今詳勘其數，實是一百四十三部四百一十六卷，即大乘經中較其總目所記多三部三卷。先後所稱部卷數目不同者，所言一百三十九部，則除華嚴論；所言一百三十七部，則更除貞元錄及續貞元錄，以續貞元錄附在續開元錄中，故不計卷；所言一百三十五部，則加貞元錄而除千鉢經、佛名經、法琳傳、續開元錄，是誤統計失當，且入藏錄中

周叔迦

佛名經爲兩函二帙當第三十四五兩帙法琳别傳撰續貞元錄同在東帙而皆列在最後亦整理之疏然衆多要籍因斯入藏而得流傳不絕尤以密宗儀軌爲甚其有功於教乘者亦偉矣

藥師如來儀軌一卷 續藏經本

唐失名撰密宗儀軌自唐武宗滅法以後中土多失其傳而日本弘法傳教諸師入唐求法大齎其本以歸藥師如來儀軌中土亦佚其本而續藏經中凡有四本一爲一行撰藥師如來消災除難念誦儀軌二爲金剛智譯藥師如來觀行儀軌三爲不空譯藥師如來念誦儀軌四即今本於中以金剛智本爲最廣此本次之次爲一行本最畧爲不空本此本次第著初欲入道場先加持衣著衣飲水灑淨步向道場至門外灑淨次入道場禮拜懺悔淨三業三部三昧耶次遣除身中毗那夜迦次辟除諸障次

辟除諸物所有諸難次去垢次清淨次光澤次神分次唱禮次供文次稱名次警覺次九方便次護身次大護身次被甲次結髮次結地界次結方隅界次置寶座次普供養次遏伽次部母加持次轉字成本尊次淨治道路次啟白次送車輅次請車輅次召請次示三昧耶次奉遏伽次奉蓮座次結上方金剛次火院次重結大界次奉塗香華燒香食燈次運心普供養次讚歎即佛法僧菩薩金剛諸天六梵讚次稽顙次散念誦次禮本尊及諸佛次淨數珠次誦根本真言次正念誦次誦根本真言次更奉塗香華燒香食燈次運心普供

養次讚次奉閼伽次發願次解界次示三昧及禮拜諸尊次奉送次九方便次回向次三部三昧耶次護身次護本尊次遍禮然後出道場任意經行綜觀其次第大略同金剛智本九方便出大日經是此軌依胎藏界一尊供養法立日本傳教大師所將來其日本台密所依行乎

十二天供儀軌一卷 縮藏本 唐失名撰十二天供者初述供儀次述真言供養初設道場次獻閼伽次獻塗香次獻花次獻燒香次獻粥次獻燭各以本尊真言加持三遍於末句加所求願語真言者東方帝釋東南方火天南方焰摩天西南方羅刹天西方水天西北方風天北方毗沙門天東北方伊舍那天上方梵天下方地天天日天月天是為十二天又附七曜真言二十八宿真言初十天一一各述形相手印真言後四真言但述手印真言壇中本尊為四臂不動明王乃十二天之主也中梵天地天日天地天位置日本諸家記載不同或云壇南向東北隅梵天西北隅地天東南隅日天西南隅月天或云壇東向東方梵天南方日天西方地天北方月天人獻供次第息災法自帝釋天增益法自梵天調伏法自伊舍那天敬愛法自毗沙門天順次供之夫十二天者乃一切天龍鬼神星宿冥官之總主故修大法時護摩時常加修之為助修法故護道場故除障難故其詳見於不空三藏譯供養十二大威德天報恩品云

止觀科節一卷 續藏經本

唐失名撰卷末題云於越中開元寺抄寫此文大中九年二月十日日本國天台闍法沙門圓珍記珍謚智證大師於大中七年入唐依福州遂歷同溫台諸州於翌年九月至越州開元寺謁良諝請開■教九年二月至蘇州北入洛陽長安十年復至越州開元寺從良諝受天台宗旨遂往天台十二年返國則此篇為良諝所撰可以無疑佛祖統紀廣修紀云會昌三年終於禪林後二十三年門人良諝敬文發塔火浴之諝乃諝字之訛墓刻漢三傳著子也其文初自序云輔行科節文勢奢侈不同畧出科文並

數節義自備遺忘豈曰示人也釋題三一意二義三文意即大師說己心中所證義即即五重玄義五略中大意十廣中釋名為名五略中大處十廣中體相皆歸為出體五略中大行大廣中正修為明宗五略中大果十廣中橫豎破遍果報為辨用五略中裂大網十廣中攝法偏圓方便起教四門為教相名者摩訶有大多勝三義止即般若觀即解脫次辨無漏總中三之文次辨漸次不定圓頓三種止觀次明圓頓意有六番問答明生佛相即次辨玄文七重二諦三接止觀五重一接義有六番問答次明非色非心為戒體次明心生十界唯心具十界義以後隨逐文義難解者略申釋之如六即性善性惡一心等數引輔行及記文又引道邃和尚記逐者廣修所師承也

法華經玄贊釋一卷 續藏經本　唐失名撰此卷乃續藏經中所收燉煌經卷本卷末有日本明治四十五年中村不折收卷有殘闕故無經題聊加此稱目中注云疑唐可周撰玄贊評經鈔缺佚闕之事蹟見宋高僧傳云於乾寧四年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鋼鈔遂依疏節成五卷曰評經鈔卒於後唐天成元年然此文中數引淄州并州及靜法師攢法師延法師盈法師太法師諸家之說淄州者慧沼有義決一卷纂要一卷略贊五卷并州者宗哲有疏鈔四卷今唯義決存焉疏中稱義淨三藏作淨三藏故靜即淨法師與攢法師同見稱便玄贊要集[illegible]具[illegible]宗指并州而不名諸經中言[illegible]是[illegible]元和圖之作最晚當在大中之世[illegible]可為確證[illegible]時中原亂[illegible]如何得傳至隴西敦煌耶其文釋法華玄贊卷第一六門分別中第二明經之宗旨始說第六釋經之本文釋至序第二說教時分未止所釋簡明而切要於現存諸家解玄贊者最為平易焉精確誠為不可妙籍惜原本為草書轉寫時多訛誤所[illegible]憾焉耳。

最上乘論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弘忍撰忍姓周氏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依道信禪師出家為東土禪宗第五祖居蘄州東山當時稱為東山法門高宗上元二年卒春秋七十四事蹟詳宋高僧傳及唐[illegible]書神秀傳 此論反覆明修道須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初畧申宗旨謂自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此是本師勝念他佛繼以十四問答反覆申明一引十地經明自心清淨二引維摩經明心不生滅三引論明心是本師四引金剛經明勝念他佛五引心王經明佛照心源故萬樂自歸眾生不識心本故諸苦自現六引維摩經明迷悟之因入不思議分七明守心是涅槃本八明守心是入道門九明守心是一切經宗十明守心是三世佛祖十一明無記心亦是漏修道要精誠內發十二引涅槃經明自念我能即我所心是涅槃中病十三明調心沈散初閑靜身心繼見心識流動終歸虛凝湛住十四明此論顯一乘為宗其言初心坐禪應依觀經修日觀此與密宗觀菩提心月輪相近又云欲得禪者取涅槃經金剛身品維摩經見阿閦佛國品細心熟看則能四威儀中對五欲八風而不失其立意甚精措辭甚淺傳稱幼時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真心早萌其

周叔迦

成現前忍師於文字本非所長但中唐以後禪風大盛縱有明心之侶撰述篇章多依托古德如燦公信心銘忍公此論皆不見於初唐載記繢藏據高麗刊本收入其真膺雖不可決其義則可奉行也

修禪要訣一卷 續藏本 唐釋明恂問佛陀波利荅恂為玄奘弟子居京兆禪林寺曾以攝論俱舍傳之神楷佛陀波利罽賓人以儀鳳元年杖錫五台禮謁文殊因老人示現令傳佛頂尊勝陀羅尼於此土遂返本國儀鳳四年取得經回具以奏聞經譯留於內波利更請返其梵本別重翻出遂入五台之金剛窟既屢有感通則其禪定之功必甚深邃此訣初題儀鳳二年蓋是初至五台將返罽賓時也文中勸勉修禪坐必結跏左脚壓右右壓左俱得半跏法唯是右壓左兩手舒仰亦右壓左閉目合口舌拄上齶行則平坦之地自六十步以外四十五步以來直往直還左手以四指握大指作拳還右手握左手腕行勿太急大緩至界畔遂日迴身向來處住合目少時復行住則如行端身正立卧則右脇著地枕右手掌左手舒置左䏶上兩足相累此四印法應起慈悲心永捨報怨願取菩提廣利衆生祈三寶諸天護衛其身先作要期出定時節然後攝心令住想於鼻端如一滴露次想臍中如沙裏細泉次觀頂上狀如甕口貫身徹地次觀頂上去頂四指漸次得入無相觀慎勿求速速求定者反是懈怠因略明障難及成就之相周齊之際次第禪門大盛於鄴下入唐

以後天台觀心慈恩唯識楞伽明性之教日昌而此道寖衰口訣不傳此篇雖極簡略所示頗為明瞭初學坐禪者可以取則焉尚時譯語者為慧智中印度人父為使臣生於唐故練此方言初唐譯場皆令度語後自譯讚觀音頌一卷見編於藏云

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疏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慧淨撰

淨所著金剛經疏心經疏阿彌陀經疏今已著錄此疏日本永超東域傳燈曾載之而久佚今得於英國博物館藏燉煌經卷載入大正藏經古逸部卷末題釋慧淨撰經為後漢安世高譯卷端序王竟即科釋句義文極華藻卷中有數處破損文字殘闕無從補緝此經自苻秦道安因異僧教令浴聖衆營辦浴具待遠感通故大行於關內講說既頻文疏亦廣今皆不傳所存者隋淨影釋慧遠疏燉煌經卷中唐失名義疏及此疏三帙耳此疏思擇名理總略舊宗以申明浴僧福德因果之義學者若能參究沈隱舉一反三明於罪福報應之由致益當明信實淨業之良導也伊蒲近事求清淨福者尤應奉行惜自中唐以後信樂者希福德檀行嚴辦者寡所以人民煩垢不除衆患滋多是故此經此疏之弘闡實當務之急歟

周叔迦

盂蘭盆經讚述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慧淨撰

淨所著金剛經疏、心經疏、阿彌陀經疏、溫室經疏，今已著錄。此述久佚，日本平祚及藏俊兩家法相宗章疏、永超東域傳燈皆載其名。今得於法國國民圖書館藏燉煌經卷，載入大正藏經古逸部中。卷端序、王前缺數行，科文釋義極為綺密。依佛地經論立教起因緣分、聖教所說分、依教奉行分三科。佛地經論譯於貞觀二十三年，又引玄奘三藏新譯音義，蓋是疏作於貞觀末年。略引報恩、阿含、涅槃、智論申明此經，宣述蘭盆拔苦孝行饒益有情之宗。考今所存此經古疏，唯有晚唐圭峯之作，餘皆不傳，則淨公既名稱高遠，行業著稱於明世，而此疏復藻銳英華，詞義微究，夫玄極其信，為篤古者之瑰寶也歟。氾傳稱淨所著述有袪心玄文三十卷、大莊嚴論疏三十卷、法華纘述十卷，並旨趣宏富，號為巨製，更有勝鬘、仁王、上下生經纘述，今皆佚失。所傳者五部五卷，雖未足窺夫全斑，亦可以懷清致於當年，傳芳徽於李緒矣。

廣百論釋論疏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文軌撰

軌所著因明入正理論疏殘卷，今已著錄。此疏凡十卷，見於日本安遠三論宗章疏、藏俊注進法相宗章疏及永超東域傳燈，而久佚。今得於法國國民圖書館藏燉煌經卷，載入大正藏經古逸部中。所存但第一一卷耳。卷端有自序。釋論卷一即破常品前半。論本為聖天菩薩造，護法菩薩釋，玄奘三藏於永徽元年譯出。論本一卷，釋論十卷。聖天梵云提婆，為龍樹弟子。此疏廣據因明三支立正量以破邪宗，申明論旨，間亦考正舊百論師之得失，以為提婆造論百部，皆名百論，言百聖依遺而行，無越此路也。舊百論應名經百論，而古云論有二十品，百偈，後十品五十偈不翻者，誤也。舊百字論應名字百論。此本名廣百論，更有教化百論等，各置別名以為區分，實足啟數百年之惑。考諸家目錄，初唐此論疏釋有文備、文軌、圓測、元曉四家，今皆不傳。軌疏獨存，斷簡於千載之後，誠義學之幸也。軌公之學，親承奘師，然於慈恩、西明之外別立宗途。軌公撰因明疏，慈恩師資皆深破斥，是勝解之不同，要亦足自成一家之言。昔奘公於西域受廣百論於長年婆羅門，繼廣參於戒賢，其於旨歸，固接紐夫論主，而此疏詮彼真趣，欲

志業於斯論者，必以此為指南正轍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門名義集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李師政撰。師政上黨人。貞觀中為門下典儀。武德七年因傅奕奏請廢除佛教，作內德論三篇，申正斥邪。道宣律師收入廣弘明集中。此集見於高麗義天教藏總目，作法門名相集，而久佚。今得之於法國國民圖書館藏敦煌經卷，收入大正藏經事彙部中。卷端題東宮學士李師政奉陽城公教撰。按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三年封陽城縣男，龍朔三年為相，麟德二年進封廣平郡公。彥悰集沙門不應拜俗議中有祥道議一首，言不應拜。此集蓋是因彼而作。論端有自序，總為七品，凡有一百一十九科。謂身心品有七，過患品有十七，功德品有四十三，理教品有二十二，賢聖品有十三，因果品有七，世果品有十。蓋自梁魏之後，義學之侶，無不廣纘章門，博綜義品，以據量經論，閑闡軌轍，大抵皆繁極難尋，初學者望涯而返。唯智者大師之法界次第初門三百科最為簡明，惜撰集未竟，祇六十科而止。今此集較之智者之作，尤為要略，以之詮暢經詰，固無所取材，若以備初學之鴻漸，亦云巧便矣。夫文不過萬三四千言，而佛法綱宗大抵皆備。大義依梁攝論，身心品中立九識，是真諦舊說也。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疏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慧觀撰

觀事蹟未詳有成唯識論六卷見於東域傳燈今不傳為初唐唯識六大家之一當是玄奘弟子此疏久佚今得於英國博物館藏敦煌經卷收入大正藏經古逸部卷端闕數紙自經初至十二大願疏文皆佚故大正藏經不載撰者姓氏但卷末題云慧觀昔因問道得履京華備筵講席十有餘載遂逢永淳饑饉杖錫旋歸故知是慧觀作唐書高宗紀云永淳元年以年饑罷朝會適當其時也此疏釋隋達磨笈多譯藥師經於斯經為第二譯蓋是唐初舊譯通行耳疏中間引玄奘三藏新經為證廣引唯識瑜伽雜集阿含法華涅槃華嚴四分律智論成實新舊經論二十餘部以明義致廣述事證以啟信解釋如極樂國下以五門明淨土義極精藥師經古疏今但存新羅太賢之古迹記釋奘師新經文極簡略此外則唯有清代兩三家之作如釋續法之藥師經疏鈔據賢首宗義以詮圓融無礙之旨要不能及古疏之平易博洽今得此疏一經妙義可以接紐於千古矣

淨土論三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迦才撰

迦才撰才事蹟未詳日僧撰西方要決科註中云天台迦才蓋是天台人此論端題唐帝京弘法寺沙門考弘法寺乃武德三年李安遠所建神龍元年改名大法寺見續高僧傳釋靜琳傳及長安志論中引往生人證皆貞觀時人所引攝論金剛經皆梁魏舊譯無奘譯新經是此論作於貞觀永徽之間乎卷初有自序及願生偈云近代有綽禪師撰安樂集一卷雖廣引眾經略中道理其文義參差章品混淆乃捜簡群籍備引道理勒為九章一定土體性有十問答二定往生人有七問答三定往生因有三問答四出往生道理有九問答五引聖教證引經十二部論七部六引現得往生人證引道俗往生者二十人七西方兜率對校優劣八明教興時節各一問答九勸進行人有十問答文中皆約相宗立義謂無情非性立法報化三身淨土報土又開實報事用二土化土又開常隨化無而忽有化西方雖具三土往生但約報化化土又有胎生化生之分胎生土二一七寶宮殿中生如無量壽經說二實有父母如鼓音聲王經說化生土三或純大乘或純小乘或大小雜凡夫及學人往生在三界攝以具三界惑故雖名欲界唯有種子欲無

上心欲故唯善無惡無記淨穢二土各有上中下極樂是中淨土無女人故有人天故四緣不退一壽命無量二多善知識三無女人四唯善心又立念行位處四種不退極樂但是處不退以無外境界故證無生忍有緣教得緣觀得證理得約位得四種以淨影遠公判九品往生立位太高今據因判上品上生是緣觀得在十解初心上品中生是緣教得在十信初心上品下生明十信前善凡中品上生在七方便中後四中品中生在前三中品下生明五停心前善趣下品生者一切起惡凡夫也淨土宗意正為未來世一切凡夫為煩惱

賊之所害者故凡夫是正生人菩薩是兼生人凡夫謗大乘斷善根者不生小乘愚法學人不生菩薩不願求生者不生二乘無學一切皆生以穢土中無受生處故發菩提心修三淨業是往生通因持名是別因一念佛二禮拜三讚歎四發願五觀察六回向而念須心口俱念中下之人要懺悔惡業發菩提心專念佛名觀察淨土回向往生也是故淨土為了義教攝論云別時意者謂唯發願而無行也往生論云女人根缺二乘不生者謂種女等定因者也彌勒問經云非凡夫念不雜結使念者凡夫謂不發菩提心雜結使謂緣五欲也

以兜率與西方相較極樂有十優七易兜率劣之有十劣七難七日念佛檢得百萬決定往生臨終十念往生者一此心能引無始善業資助二諸佛名號總萬德成三念佛功德從真心出故知淨土殊勝皆凡夫善因所感若有人言萬法皆空有何理事此是大邪見人也凡此諸義皆後來就法性以談淨土者所不嘗道故具出其大意然亦有拘執名相之失讀者審思之可也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述文記二卷 續藏本　唐釋元瑜撰

瑜事蹟未詳玄奘法師於永徽二年譯俱舍論四年譯順正理論皆瑜筆受順正理論凡八十卷日本永超東域傳燈云順正理論述文記元瑜撰業品以下未成序神昉撰西大寺本有二十四卷元興寺本有二十卷以是考之所釋但至論卷第三十二而止今所存者唯二卷一為記卷第九釋論卷十二初至卷十三前半即辯差別品中心不相應行之初段一為記卷第十八釋論卷二十九初至卷三十終即辯緣起品中後十支及四有三聚之文蓋是二十卷本之殘卷耳卷九末有日本寬政六年林常快道跋當清乾隆五十九年卷十八末有日本文政十一年芭題當清道光八年順正理論無他疏高麗義天目錄中有元裕記五卷極太鈔二卷今亦不傳當極簡略此疏當是譯場纂集所聞之作直解文句兼叙西土諸釋及梵竺細語不及博綜經論考覈異同且原卷當是草書日本繕正刊行之時傳寫舛錯魯魚亥豕其訛實繁讀者切須細審得此竅卻以為批文尋義之資為助匪淺雖云片玉亦自價重連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集沙門不應拜俗議六卷 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彥琮撰

琮不知何許人貞元錄惠立傳云弘福寺沙門而宋僧傳云慈恩寺貞觀末求法於玄奘之門玄儒之業頗見精微沙門惠立撰慈恩三藏傳本竟而卒綜為箋述又撰法琳別傳及大唐京師寺錄後不知所終事蹟具詳宋僧傳世或誤琮為悰與隋彥悰相混全唐文中即離入彥悰文三篇全隋文亦然唐高宗龍朔二年有詔令拜君親恐傷國化令百司詳議于時沙門道宣等共上書啟聞於朝廷衆議異端所司進入帝躬覽下勅罷之琮恐後代無聞故纂斯事并前代故事及先賢對答成為此集前有太原王隱容序書凡三篇故事篇第一載東晉庾冰桓玄兩次致敬諍議之文二十二首此出於弘明集及宋武赫連齊武隋煬致拜之事四首隋彥悰福田論一首議不拜篇第二載龍朔二年勅次錄僧俗議不應拜俗者啟狀等三十二首議拜篇第三載朝臣議兼拜者三首議拜者二十九首僧等質議拜狀奏二首停拜君詔一首僧俗請不拜親表六首每篇之初略申序引篇末綴以論贊集後附以總論議拜篇中諸文考諸故實隨而彈之王序所云縟旨金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揚幽致剛溫冥津者也道宣節之收

入廣弘明集以其堪糟塹法城楷模後世惜乎自宋以後沙門但知循恭儉之躅雖繼譽謗之蹤此玄風之所以墜也

十門辨惑論二卷（敦煌寫本） 唐釋復禮撰禮京兆人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徧涌地婆訶羅佛陀波利提雲般若實叉難陀義淨諸譯場嘗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後代禪德多有繼和清涼澄觀最得其旨禮有文集行世今不傳事蹟見宋高僧傳此論作於高宗永隆二年因太子文學權無二作佛典稽疑十條請釋述以荅之十門者一神力上感門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之疑二應形俯化門釋龍女成佛爲胥爲化文殊爲諸佛師何以不能成佛而龍女彌勒先後當成何是何非三淨穢土別門釋佛說法華五十小劫不聽之人合成灰燼四述悟見殊門釋說法華涅槃時神光寶蓋映覆無邊何以此方不見五顯實得記門釋提婆害佛而得授記善星謗佛生入地獄何重何輕六反經贊道門釋提婆既得受記引是菩薩何以教逆七觀業救捨門釋頻婆幽死何不蒙救闍王逆害反獲延齡八隨教抑揚門釋涅槃經總括羣經何以貶功德處輕於法華般若九化佛顯隱門釋佛將涅槃純陀獻食何以積于梵志月餘方乃報佛十聖王興替門釋佛說法華輪王預聽何以不見金輪東轉詳權學士所稽但出維摩法華涅槃觀經蓋當時文士所習覩聽所述疑情又

為初學之革執於人法拘於事相所恒有禮公之答文出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包括二諦籠罩三乘言淺而窮教源文約而盡秘要信足以誘誨衆首舒暢物情雖一時之解紛實萬代之龜鏡始發心人不可不讀也

肇論疏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元康撰康不詳姓氏貞觀中遊學京師詔入安國寺講三論遂造中百論疏解中觀之理别撰玄樞總明中百門之宗旨今皆不傳後不測其終宋傳義解篇論云究三論極乎瑗康謂僧瑗與元康也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此疏卷上釋慧達序宗本義物不遷論不真空論卷中釋般若無知論劉遺民問僧肇答書卷下釋奏秦王表涅槃無名論其言曰四論四章即明四教第一物不遷論明有申俗諦教第二不真空論明空申真諦教第三般若論明因申般若教第四涅槃論明果申涅槃教明此四法申彼四教釋迦一化理盡斯矣疏中博引典墳披殘訓詁參合教意詳察是非學者可以不違求師覽無滯句旋曉宗源蓋凡三論宗師之作無不吐言包富文藻綺錯對以宮商玄儒兼冠然疏中於中觀無相妙旨未能縷析幽微不足以為康公精要之作所以宋傳中[illegible]不言之此論古疏陳有慧達疏宋有淨源慈雲二家元有文才明有德清其逸者更有唐矩師尤瑤好直慧證雲興諸作瑤為神會弟子直為道一弟子皆見宋僧傳尤瑤註元康猶存文才疏中曾言之蓋中唐以後般若止觀會入禪流而牛頭一支源出三論為尤相近瑗即融師

弟子別元康者殆三論正傳之碩果歟續藏本卷上末有日本天平寶勝六年文永二年永仁二年正安二年諸家題記卷中有保安元年題記卷下有建長三年題記依次當唐天寶十三年宋景定六年元至元三十一年大德四年及宋宣和三年淳祐十一年也

衆經目錄五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靜泰撰泰事蹟未詳此錄初有靜泰序題云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謂自龍朔三年勅令於敬愛道場寫一切經典至麟德元年勅屈味沙門十人參覆校量首末三年則泰乃敬愛寺沙門而錄成於麟德也大致就隋仁壽衆經目錄而增訂之分單本重翻集傳別生疑偽闕本六科都合二千二百一十九部六千九百九十四卷考隋開皇法經錄仁壽錄及此錄皆但是一時經藏目錄於譯事原委無所紀述對於當時持誦之輩不無裨益至於後世考證源流了無資助且三錄之中法經錄以

大小乘經律論三藏為經以單本重翻失譯別生疑惑偽妄為緯西國東土抄集傳記著述別立專科而仁壽錄及此錄則以單本重翻別生集傳疑偽為經而以大小乘三藏為緯失譯者併入單本重翻中疑惑與偽妄不分又不出東土傳記著述其體例雖不及法經錄之便又此錄卷四所載與卷端總目全不相符總目云別生合八百一十部疑偽合二百八部別生已見卷三而錄卷四於此外更有衆經別生四百三十一部疑惑第五合二十九部偽妄第六合五十三部細考乃是開皇法經錄卷四之文蓋此錄卷四久已佚失而誤

以法經錄之卷四移入高麗藏本且以仁壽錄各卷一一附
於此錄各卷之末而稱為一書則更誤矣

金剛三昧經論三卷 大正新脩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姓薛氏新羅湘州人丱髮之年惠然入法海通三學嘗與義湘法師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門至本國海門唐州界悟唯心之旨息心而返未幾示跡疏狂製疏以講華嚴坐禪而仕機宜事蹟詳三國遺事及宋高僧傳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論依高麗刊本編入刊刻年月未詳所釋經乃北涼失譯為法華部攝古鮮注者宋高僧傳稱因新羅國夫人患疾發使入唐募醫於海中得入龍宮授以此經令請元曉法師造疏講釋之夫人疾愈無疑曉既受經謂使人曰此經以本始二覺為因因於牛車造疏五卷王請於黃龍寺敷演先一日為盜所竊乃重錄成三卷號為略疏唐時傳入中華而久佚今此本三卷當即是略本而廣本不可得矣論文略開四門初述大意次辨經宗三釋題目四消文義謂此經可謂無理之至理不然之大然經宗有開有合合則以一味觀行為要開則以十重法門為宗科文大要立序正流通三分初品即序分次六品半為正說末品後半為流通正說中前六品別顯觀行後半品總遣疑情別顯之中有二解約觀行說則六品次第明

無相觀無生行依本利物從虛入實一切行出真性空無量門入如來藏約大乘義說則六品次第明所觀法能觀行心生滅門心真如門雙遣二諦徧收一味又合六品為兩重三門兩重二門以示此經為無量義之宗於晚公著述中起信論疏之外此論最為晚公學說之所寄也

佛說阿彌陀經疏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晚所撰述知名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疏自元代入藏流通文以三門分別初述大意次釋宗致三入文釋述大意者依起信論意明衆生心性無性離相穢土淨國本來一心然迷一之夢去之不易故勸往生今經乃兩尊出現之本意四輩入道之要門辨宗致者此經以超過三界器世界衆生世界二種清淨為宗令諸衆生於無上道得不退轉為致依四種經論立四種清淨一圓滿門唯佛得入如本業經二一向門八地

已上菩薩得入如攝論三純淨門初地已上菩薩得入如解深密經四正定聚門無退者得入如無量壽經極樂世界具此四門今經正示第四正定聚門論說二乘女人不生者決定種性不生故無實女故又會通聲王經說彌陀有父母乃至提婆達多魔王等悉是淨土變化所作此說甚精經云方便以為父慈恩以為母又云般若為三世佛母則極樂化生父母之名與義未可以娑婆之名與義測也入文釋者序分之中有信聞時主處衆六句正說有三一正示二種清淨果二勸修二種正因三引例證成正示之中從是西方至今現

在說法為略標。舍利弗彼土以下為廣解。皆先依後正。廣解中先釋名門開二。後辨相門開四。攝往生論判釋依果中有十五功德說正報中有四功德。自衆生聞者應當發願下勸修二種淨因。又開為四。以發菩提心攝多善根福德因緣為正因。執持名號一心不亂為助因。如我今者讚歎已下為引例證成。亦開為四。佛說已下為流通。卷末有南宋慶元四年比丘宗相跋。謂造疏者有以示方佛已去為流通分。此古嘗聞之。晚學又承用。而此疏不唯以佛說此經以下為流通。且以執持名號為助因。此尤超然拔萃於諸疏之上。今詳此疏。

於諸家章疏中最為簡要精明。立論約嫌高遠。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

無量壽經宗要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知名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書乃釋魏譯無量壽經。略啟四門。初述教大意。次簡經宗致。三舉人分別。四就文解釋。而第四門無文。既但是玄義。故名宗要也。述大意文與彌陀經疏初門大略相同。明淨穢本來一心。方便導歸極樂。簡宗致者。此經正以淨土因果為宗。攝物往生為致。先以四門明果德。一淨不淨門。二色無色門。三共不共門。四漏無漏門。第一門中有四。因果相對則唯佛所居名淨土。引仁王經說。一向與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向相對則八地以上住處得名淨土。顯攝論說。純與雜相對則初地土處名淨土。引瑜伽論說。正定與非正定相對則唯正定聚所居名淨土。即此經所說也。色無色中如前四種門。初一題自受用土。後三說他受用土。自受用土依本業經起信論說則無色。依薩遮尼乾子經華嚴經攝論說則有無礙微妙之色。共不共中外土是共果。內土是不共果。內土有二。一者五陰[illegible]。二者實智。外土是共果。列二種說。一說有情異成。各變同處相似。一說識是別而土相是一。漏無漏中廣以五相四句二門分別有漏無漏相。及淨土漏無漏義。甚為精

要決以二途明因行：一成辦因，無碍種或說法爾本有，或論二智新熏；二往生因，依經三輩十五門，廣論發菩提心為正因。又隨事發心、順理發心相，十念為助因，引彌勒問經、觀經明十念有隱密顯了二義。約人分別者，初引肯性、瑜伽、起信等論明三聚衆生相，又入正定聚位義分齊，後明如來四智，能破尊道心人不了四智而起四疑。晚公撰作，最能和會諸經論及諸師異說而無所違諍，之言精切，不假文雜瑣碎，而事理俱到。初學者得斯一卷，可以探淨宗之玄緒，識藏教之格言，信行之真典，所以得與淨影、嘉祥、憬興三師之無量壽經說同為古疏四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宗要一卷（[illegible]）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全者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本亦簡稱彌勒上生經宗要。文甚簡約，纔六千言，而引述甚富。凡以十門分別：初述大意，次辨宗致，三二藏是非，四三經同異，五生身處所，六出世時節，七二世有無，八三會增減，九發心久近，十證果前後。述大意中廣讚彌勒之德。辨宗致者，謂以觀行因果為宗，觀天依報及菩薩正報而起三行為因，所生四果明。二藏是非者，謂或云此經是小乘教，或云是大乘教，記云菩薩藏攝。三經同異者，謂上生、下生、成佛三經，就所為、所詮、所住三門各辨差別。生身處所者，述華嚴、賢愚及此經三說不同。出世時節者，謂當賢劫第十小劫，廣引諸經論辨劫成分齊，而立一難，引真諦三藏說及瑜伽論以通之。二世有無者，引觀藥王藥上經及智論文，論過去莊嚴劫、未來星宿劫中有佛無佛之義。三會增減者，引菩薩處胎經，謂皆以約小乘而言，大乘無限也。發心久近者，引佛本行經及智論明彌勒因地發心時節。證果前後者，引十住斷結經、因果經及梵網決策明本。還莫測卷末有日本元慶二年釋圓敏題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乃唐僖宗乾符五年時也。

大慧度經宗要一卷（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撰述名稱可考者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大慧度經者，謂唐玄奘三藏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也。文以六門分別，初述大意，次顯經宗，三釋題名，四明緣起，五者判教，六者消文。述大意者，廣讚般若功德，略撮經中利益。顯經宗者，謂三般若中以實相觀照二種般若為宗，因廣明實相般若，先述四師之說，而會通之，正以如來藏為實相般若，引理趣分、實性論、勝鬘經、攝論、佛性論以證成之，次廣明觀照般若，亦述四師說而會通之，末合明二種般若，便辨觀照般若相見自證三分有無之義。釋題名者，先釋大義，次釋慧義，三釋到彼岸義。明緣起者，依大智度論撮要略出六因。判教者，初述五時三時之說，謂以般若屬第二時，攝為不應理。般若經所說同彼華嚴無上無容，應屬第三究竟了義也。消文者，但云依論廣釋而無文，故名宗要爲爾。

妙法蓮華經宗要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撰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此本乃依日本仁和寺藏弘安六年相承本編入當元至元二十年也文開六門分別初述大意次辨經宗三明經用四釋題目五顯教攝六消文義述大意者謂此經乃十方三世諸佛出世之大意九道四生入滅一道之弘門文中有數字闕佚無傷大旨辨經宗者謂以廣大甚深一乘實相為宗開能乘人及所乘法人即一切衆生法有理教因果理則法界真如教則十方佛教因又有二性因

作因果亦有二本有果始起果明詮用者謂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先明開三乘方便門義次明示一乘真實相義後合明開示之用附述五番問答明會三歸一之旨釋題目者以巧勝微絕四妙釋妙法亦以四義釋蓮花明教攝中先述法相宗立三法輪而法華是不了義教次述法性宗立三法輪而法華是了義教即窺基吉藏二師之說次以問答會通二家末以道理判其勝負則法性為勝消文義無文故名宗要文中恒引法華經論為證兼引寶雲經金光明經智論寶性論等十餘種經論之文曉公[illegible]有法華要略法華略述今不傳

而東域傳燈目錄宗要下注云與要略[illegible]對校之是此二本文字或相似傳鈔者異其名耳

大般涅槃經宗要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本乃依日本日光輪王寺藏天治元年寫本編入即宋宣和六年也曉公所著諸經宗要以此文為最詳約二萬五千言文有二門一略述大意二廣門分別於中又四初說因緣次明教宗三出經體四辨教迹說因緣者或無因緣無所說故或有因緣別則無量總則欲顯諸佛出世大意故辨教宗者初叙六師之說或云三十六問為經宗或云四種大義為經宗或云出世因果為宗或云當常現常二果為宗或云圓極一果為宗或云諸佛秘義無二實相為宗次分別涅槃佛性二門涅槃之義有六一名義先翻名次釋義二體相先出體性後簡虛實三通局先小乘後大乘四二滅先明性淨及方便淨後顯有餘無餘涅槃五三事又有四出體相明建立明總別明抉擇也六四德亦有四顯相立意差別和諍也佛性之義亦六一出體先序六說後判是非二因果三見性開究竟不究竟遍不遍證不證三門四有無先就聖位彼約凡位五三世先就法身後約報佛六會通初通文異後會義同明教體者先叙異部後顯大乘明教迹者叙南土五教北土四時之說文中處處牒述經文為證就聖位明佛性有無中依迦葉品立五位前五地為一位六七八地為一位九地十地如來地各為一位總以十事分別五位佛性差別其說甚新也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叔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　６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